

# 唐研究

## 第六卷



北京大學出版社

# 唐 研 究

**Journal of Tang Studies**

第 六 卷

**Volume VI**

北 京 大 學 出 版 社

二〇〇〇・北京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2000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唐研究，第6卷/榮新江主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ISBN 7-301-04721-5

I. 唐… II. 榮… III. 古代史-研究-中國-唐代-文集 IV. K242.07-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0) 第 71336 號

**書 名：**唐研究 第六卷

**著作責任者：**榮新江主編

**責任編輯：**劉 方

**標準書號：**ISBN 7-301-04721-5/K·0286

**出 版 者：**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北京大學校內 100871

**網 址：**<http://cbs.pku.edu.cn/cbs.htm>

**電 話：**出版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4140 編輯部 62752032

**電子信箱：**zpup@pup.pku.edu.cn

**排 版：**北京軍峰公司

**印 刷：**北京大學印刷廠

**發 行 者：**北京大學出版社

**經 銷 者：**新華書店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開本 33.625 印張 520 千字

2000 年 12 月第一版 2000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定 價：**58.00 圓

2001.12.14  
中国书店  
No.9674606

主 編：榮新江

編 委：（以拼音字母爲序）

陳尚君 高明士 葛承雍 葛曉音

葛兆光 黃 征 劉健明 羅 新

妹尾達彦 寧 欣 齊東方 榮新江

太史文 王小甫 閻守誠 張國剛

※ ※ ※

**Chief Editor:** Rong Xinjiang

**Editors:**

Chen Shangjun Ge Chengyong Ge Xiaoyin

Ge Zhaoguang Huang Zheng Kao Mingshih

Lau Kin-ming Luo Xin Ning Xin Qi Dongfang

Rong Xinjiang Seo Tatsuhiko Stephen Teiser

Wang Xiaofu Yan Shoucheng Zhang Guogang





彩色圖版一 唐上清含象鑒天地鏡第Ⅱ式  
(施翠峰藏)



彩色圖版二 唐土清長生寶鑒道符鏡  
(河南省博物院藏)









圖版三



圖版四





1. 第二次發掘西明寺遺址圖



2. 第一次發掘西明寺遺址圖



3. 石佛像



8. 銅菩薩像



4. 赤土泥佛像



# 目 錄

## 論文

### 初唐閻羅圖像及刻經

- 以《齊士貝獻陵造像碑》拓本為中心 …………… 張 總 (1)
- 敦煌文書中的“平等大王”和唐宋間的均平思潮 …………… 嚴耀中 (19)
- 唐代道教鏡實物研究 …………… 王育成 (27)
- 敦煌殘抄本《太上濟衆經》考釋 …………… 王 卡 (57)
- 富岡謙藏氏藏景教《一神論》真偽存疑 …………… 林悟殊 (67)

- 日本唐樂舞“羅陵王”出自北齊“蘭陵王”辨 …………… 葛曉音 戶倉英美 (87)
- 論唐傳奇中諧隱型精怪小說的淵源及流變 …………… 李鵬飛 (109)
- 李涉《井欄砂宿遇夜客》本事考辨 …………… 余才林 (135)

- 北朝隋的“軍人”與隋開皇三年的課役規定 …………… 氣賀澤保規 (139)

### 唐朝與新羅關係史論

- 兼論統一新羅在東亞世界中的地位 …………… 王小甫 (155)
- 試論唐代前期皇帝消費的某些側面
- 以《通典》卷六所記常貢為中心 …………… 黃正建 (173)
- 唐玄宗的鬥鷄與開天朝政治
- 《東城老父傳》讀後之一 …………… 唐剛卯 (213)
- 從敕牒的特性看唐代中書門下體制 …………… 劉後濱 (221)
- “惜訓惡注”與時人心態
- 甘露事件研究之三 …………… 盧向前 (233)
- 從武德使到皇城使
- 唐宋政治變革的個案研究 …………… 趙雨樂 (255)

唐後期五代財務勾檢制探微 .....	吳麗娛 (269)
唐長安印度人之研究 .....	葛承雍 (303)
唐代奴婢的異稱 .....	李伯重 (321)

唐長安西明寺遺址的考古發現 .....	安家瑤 (337)
唐陵園佈局的分類及演變 .....	沈睿文 (353)
吉爾吉斯斯坦阿克別希姆遺址出土唐杜懷寶造像題銘考 .....	周偉洲 (383)
唐長安城東出土的康令暉等墓誌跋 .....	王育龍 (395)
唐李泳妻太原郡君王氏墓誌銘淺釋 .....	杜文玉 (407)
唐商州刺史杜子遷墓誌銘考釋 .....	劉 鷹 唐 群 (413)
唐墓誌二則錄釋 .....	吳敏霞 (419)

## 書評

張沛《昭陵碑石》 .....	陳尚君 黃清發 (425)
《全唐文補遺》第三至六輯 .....	蒙 曼 (431)
程方平《隋唐五代的儒學》、許凌雲《中國儒學史——隋唐卷》、 張躍《唐代後期儒學的新趨向》 .....	劉健明 (435)
章群《唐代祠祭論稿》 .....	雷 聞 (447)
山田俊《唐初道教思想史研究》 .....	劉 屹 (451)
唐代史研究會編《東アジア史における國家と地域》 .....	黃正建 (458)
池田溫《唐研究論文選集》 .....	趙和平 (466)
高明士《隋唐貢舉制度》 .....	寧 欣 (472)
宋大川《唐代教育體制研究》 .....	劉健明 (476)
氣賀澤保規《府兵制の研究》 .....	張國剛 (481)
清木場東《唐代財政史研究（運輸編）》 .....	孫彩紅 (488)
孫修身《王玄策事迹鉤沉》 .....	王邦維 (491)
丁鼎《牛僧孺年譜》 .....	周建國 (495)
楊鴻年《隋唐兩京坊里譜》 .....	王 靜 (501)
尚剛《唐代工藝美術史》 .....	齊東方 (506)

*Chinese Gold and Silver* ..... 齊東方 (511)

**新書目** ..... (516)

第六卷作者研究或學習單位及文章索引 ..... (523)

《唐研究》簡介及稿約 ..... (525)

# Contents

## Articles

- The Drawing of Yama and Text – Carving of the Early Tang Dynasty ... Zhang Zong(1)  
*Pingdeng Dawang*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and Egalitarianism  
in Tang and Song China ..... Yan Yaozhong(19)
- Daoist Mirrors of the Tang Dynasty ..... Wang Yucheng(27)
- An Examination of the *Daoist Scripture for Relieving the Masses*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 Wang Ka(57)
- Doubts Concerning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Nestorian *Discourse on One God*  
from the Tomeoka Collection ..... Lin Wushu(67)
- The Japanese Togaku *Luoling Wang* evolved from *Lanling Wang*  
of the Northern Qi Dynasty ..... Ge Xiaoyin and Tokura Hidemi(87)
-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xieyin* Style in  
Tang Supernatural Tales ..... Li Pengfei(109)
- 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Story in a Poem by Li She ..... Yu Cailin(135)
- The *Junren* of the Northern and Sui Dynasties and the Regulations on  
Taxes and Corvée Labor of the Third Year of the Kaihuang Era .....  
..... Kegasawa Yasunori(139)
-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ang China and Silla  
——The Role of Unified Silla(668 – 935AD) in East Asia ... Wang Xiaofu(155)
- On some Aspects of the Emperors' Consumption During  
the Early Tang Dynasty ..... Huang Zhengjian(173)
- Cockfighting and Politics under Tang Xuanzong ..... Tang Gangmao(213)
- The Central Political System in the Later Tang Dynasty as Reflected  
in the Terminology of Imperial Edicts ..... Liu Houbin(221)

Three Insights into Contemporary Feelings on the "Sweet Dew Story" .....	
.....	Lu Xiangqian(233)
The Evolution of the Capital Security Office and its Organization	
from Late Tang to Early Song .....	Chiu Yu Lok(255)
A Study of the Auditing System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	Wu Liyu(269)
The Indian in Tang Changan .....	Ge Chengyong(303)
The Different Names of <i>Buqu</i> and <i>Nubi</i> in the Tang .....	Li Bozhong(321)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of the Ximingsi Temple in Changan .....	An Jiayao(337)
Style, Developments and Arrangement in Tang Imperial Mausoleums .....	
.....	Shen Ruiwen(353)
A Study of the Du Huaibao Buddhist Inscription from Ak-beshim	
in Kirghistan .....	Zhou Weizhou(383)
New Funerary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to the East of Changan .....	Wang Yulong(395)
On the Funerary Epitaph of Mrs Wang of Taiyuan, wife of	
Military Governor Li Yong .....	Du Wenyu(407)
On the Epitaph of Du Ziqian, a Prefectural Governor of Shangzhou	
in the Tang Dynasty .....	Liu Ying and Tang Qun(413)
Two Tang Funerary Inscriptions Found in Huxian County, Shanxi .....	Wu Minxia(419)
 <b>Reviews</b> .....	(425)
<b>New Publications</b> .....	(516)
<b>Contributors</b> .....	(523)

## 初唐閻羅圖像及刻經

——以《齊士員獻陵造像碑》拓本為中心

張 總

葉昌熾《語石》卷五曾論及一條珍貴的造像銘，即唐貞觀十三年（639）齊士員獻陵造像。此銘特別處是有四條“冥律”。葉氏錄其條文并評說，認為此刻有不類宗教造像而近於漢代美術傳統處。其文為<sup>[1]</sup>：

以我法喻之，釋迦彌勒之類，聖賢象也，此則如杏壇闕里諸圖及與武梁石室畫周秦故事正同。

葉氏的評說精深地注意到佛教美術對中國傳統美術形態的汲收。這些冥律正是陰綫刻成圖像之上的題字。葉氏論其為佛像旁，則不够準確。因為現存拓片出自佛座，所刻圖像恰是一幅罕見的初唐時期“閻羅王審斷圖”。

之所以能辨明這些細節特點，實因此碑記拓本現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部。筆者通過對此拓本的觀閱，不僅比定出此拓中重要的閻羅圖像，還核查出原有數家著錄均不全面并有訛誤。如《藝風堂金石文字目》著錄此條為“齊士員造像并心經”<sup>[2]</sup>，實際此拓之刻經內容為《觀音經》與《金剛經》。《語石》未及刻經等內容。毛鳳枝《關中石刻文字新編》有錄文及閻羅圖文描述，《關中石刻文字存逸考》有碑文及部分考證，亦未及刻經部分<sup>[3]</sup>。陸心源將此拓分為《太武皇帝穆皇后供養石像之碑》與《獻陵造像碑》，錄入《唐文拾遺》，亦未明其間關係及閻羅刻經等<sup>[4]</sup>。《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七八有“上柱國趙文會經刻題名”條，并不知所屬，其實正為此拓的刻經一紙。又此碑拓不唯有關於閻羅演變的重要圖像，內容還涉及唐初陵墓制度、官制及宗教信仰等等，且各金石家均未注意其拓片間與造像關係等，種種唐陵考察報告亦未及此內容。因而，筆者擬對此碑記做系統介紹及初步考察，附以全部造像銘文，以利對唐文

化的研究。

此拓本現編號為藝風堂 20123B 號，存三紙。第一紙高 48 釐米、寬 160 釐米。其中央為香爐與二舞菩薩的綫刻圖，兩側刻文，文與圖十分接近。起首為紀年與齊士員等相關人士造佛殿像刻經之記。文 20 行，滿行 23 字，界格 1.8、字徑 1 釐米。後段題《太武皇帝穆皇后供養石像之碑》，共 22 行（內容未完），字格同上（圖版一）。第二紙高 55 釐米、寬 88 釐米，前段為接上第一紙的碑文，共 11 行，行 20 字。界格 2、字徑 1.5 釐米。後段為綫刻閻羅王審斷圖，上配冥律（圖版二）。第三紙高 112 釐米、寬 89 釐米。共 51 行，行 58 字。字徑同上。全刻佛經，上部殘泐，下部可識，知前段為《觀世音經》，後為《金剛經》（圖版三）。前二紙間內容相銜接，拓片無重複，高度字徑相近，拓片邊角皆損，應為原石邊狀。從刻銘中我們可知齊所造為石佛殿像與刻經等等。

目前對包括獻陵在內的唐陵已有多次調查，但僅有《唐關中十八陵石刻——三百里雕刻藝術館》刊有屬獻陵一石佛龕像<sup>[5]</sup>，此像是陝西省國畫院程征先生 1985 年 6 月調查時發現。經程征先生熱情指點，筆者近日赴實地考察，確知了齊士員獻陵造像尚存，石佛殿像與刻經題記情況及拓本所處位置皆已明瞭。又《陝西省文物地圖集》亦標出此像所在，却只據地名定為張王壩造像碑，已不明此像應屬獻陵。齊士員造像位於獻陵東北一公里、三原縣與富平縣交界處。前置石佛殿，後 5 米處為石座。均南向，三紙拓片出自石座的正面與右側面、石佛殿的右側面（圖一）。石佛殿為仿建築形式，廡殿頂，檐下雕刻斗拱，正面開一佛龕，基座已沉入土中。其通高為 225 釐米，殿頂身正面 109 釐米，側寬 98 釐米。佛龕高 107 釐米，正面刻有阿彌陀佛與二菩薩，頭均殘。坐佛通須彌座高 83 釐米。龕右側還雕有女性跪姿供養人與侍女，龕左兩男供養像已殘。全龕內外還刻有精美的綫畫。兩菩薩外側刻有迦葉、阿難二弟子，龕側沿刻踏夜叉天王。背光火焰紋、二側身二正面飛天，以及須彌座等處之寶相花、蓮紋，龕檐上角龍紋均很精美，與造像同有強烈初唐風貌。殿右側刻經與拓本全符，下部經文尚清晰，但殿後與左側無刻文迹。石座高 63 釐米，正面 164 釐米，側寬 90 釐米。其上面刻淺槽并有抹角，背面為粗痕。座右側的閻羅王圖已極模糊，依稀仍可對證，文字基本無存，正面的刻銘綫圖亦所存無幾。據題銘情況，石座與佛殿同時所造，但石殿有基座，此座較石佛殿身已

小，因此不會是配石殿之下。石座槽上另鑲有物，其爲香爐或碑等，尚難判明。石雕周圍還有不少磚瓦，此處原應與齊士員居所等有關（圖版四）。

現將石座、殿像之碑拓圖文內容，析爲以下五部分，依次隨文介紹：

貞觀十三年齊士員等造佛殿像刻經題記（拓本一，石座正面東部）

香爐與二菩薩圖綫刻畫面（拓本一，石座正面中部）

太武皇帝穆皇后供養石像之碑（拓本一、二。石座正面右部及右側面南部）

閻羅王審斷圖與冥律（拓本二。石座右側面北部）

《法華經普門品》（即《觀音經》）與《金剛經》（拓本三，石佛殿右側面）

## 一、齊士員造像記并香爐菩薩圖

貞觀十三年歲次乙亥正月乙巳朔一日，右監門中郎將、延陵子齊士員，恒州行唐人也。王保府折衝都尉趙伽，頻陽府/田阿女，懷信府果毅都尉獨孤範，天齊府斛律環，長豐府王/修感，頻陽府關文瓚。左右監門校尉，三原縣令，檢校陵署令/崔璧玉、署丞裴珉，內省御侮尉郭元宗

陵寢二所宿/衛人呂村、任村、王村、劉村、朱村、唐祿村、房村、袁呂村、謝村宿/老等，但士員奉 詔，賜以終身供奉 陵寢，許生死/不離宮闕，縱令灰骨喪軀，無能報國。今分割宦祿之資，爲/太武皇帝、太穆皇后，敬造石佛殿一所，并造彌陀像、二菩薩，/師子香爐座，四面爲宮內存亡寫金剛波若、觀世音經各一/部、及一切經目。昔前漢數終□運，長安絕迹三年。後隨歷季/之期，天下分崩累載。軍兵箕斂而給，黎庶折骸而食。皆悲杼/柚之空，咸結頤匡之恨。金符去其王室，玉帛出自私門。四國/是遑，三川若沸。 太上皇應天順命，伐罪吊民。發義晉/陽，除凶京輔。八荒懷服，萬國朝宗。率土來蘇，群生再造。荷斯/□□，建此神功。托聖德以濟橫流，仰慈悲而登彼岸。設使高/山鎖陳，大谷陵移。冀等日月而長懸，同天地之永固。/此報聖上之恩，冀存萬代。但恐無識之徒，輒有輕毀。後若/有人敲打佛像，破滅經字者，願當來世恒墮三塗地獄，世/世不復人身，常值灾窮之報。/

陝西關中有十八座唐朝帝王陵墓。開國皇帝李淵與竇皇后合葬之獻陵位於



三原縣東北四十華里的永合村，規制為堆土成陵，陵上設獻、寢殿，雖不十分宏偉，但石獸雕造却相當出衆，若石犀、石虎，均簡潔雄壯，樸拙有力<sup>[6]</sup>。據調查，此陵石虎獸原來在四神門外各置放一對。佛教殿寺自大同方山北魏文明馮太后永固陵就有設置，但其為建陵時設計造成，位於石雕祭殿之前，有塔基圍牆，是仿塔院式佛寺的“思遠靈圖”。而獻陵有守陵官所造仿佛寺石佛殿像，褚遂良曾有《諫昭陵緩建佛寺奏》<sup>[7]</sup>，說明唐陵也有建寺之舉，具佛教色彩。穆皇后實為追封之號，隋大業初竇氏去世，初葬壽安陵，後歸獻陵<sup>[8]</sup>。獻陵周圍陪葬的妃嬪諸王重戚，凡三十餘人。已經發掘李壽與李鳳墓<sup>[9]</sup>。李壽墓中的壁畫有寺院道觀圖等，還有儀仗出行與農耕圖，其石椁浮雕極為豐富<sup>[10]</sup>。陪葬還有永徽元年（650）左監門大將軍樊興，官職為較齊士員高的禁軍首領，墓碑講述出身皇家隸人的樊興為建唐屢立戰功而受封事，其書法具有褚、薛風範，為初唐佳作。而齊士員像銘更早，仍隋楷法之精。

此造像記為齊士員同十位官員九村宿老在貞觀十三年正月初一日，即新年第一天造殿像刻經的詳細記述。王保、頻陽、懷信、天齊、長豐及下引《碑》文中之潘水六府，皆為《新唐書·地理志》京城百卅一府中未留名者，還提到三原本地縣官、陵署令，內〔侍〕省宦官郭元宗等。題記清楚地反映了奉詔生死不離的守陵官員齊士員忠心耿耿，為報太武皇帝與穆皇后之恩而造石佛殿一所，中有阿彌陀佛與二菩薩的造像，並且刻有佛經。唐初民衆、官吏間的阿彌陀淨土、觀音信仰及供養佛經都得到了反映，記文後段所表達希冀經像長存，為損像毀經者設定了下地獄受窮災，無復人身之報應，從而也為《閻羅審斷圖》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香爐菩薩圖刻在像記後，綫條豐富密集（圖二）。上方有大鵬金翅鳥及兩側坐姿童子，爐上有多顆摩尼寶珠飾嚴，其下又有兩隻龍相盤纏繞，龍鼻很長略似摩竭魚圖紋，但與題盧楞伽作《羅漢圖冊》羅漢所降之龍頗似，所以仍應為盤龍。西安大雁塔（慈恩寺）曾出一石，存綫刻雙菩薩圖，綫條異常精彩。小雁塔（薦福寺）亦出過一石佛座，壺門內有持鉢或合掌的坐菩薩像，綫條亦很靈動。獻陵香爐旁舞菩薩像均踏蓮持帛帶，體態曲動而優美，綫略粗，更有初唐造像之稚拙韻味<sup>[11]</sup>。

## 二、太武皇帝穆皇后供養石像之碑

若夫妙覺誕因，歷幾綿劫。塵磨天地，籌斬灌聚。草木與口壁/同華，日月與丘陵等觀。皆有生滅之趣，無分帝王之果。太武/皇帝，早感樞星，晚逢電影。開基睿右，則天啓聖。昇霞而去閭/闔，橋山而葬衣冠。穆聖后德并乾坤，明同日月。不終十善，早/棄六宮。同寢獻陵，永辭長樂。高陵與靈岳等峻，夜臺共渭水/俱深。陵廟近松楊悲，筵管息人禽思。上柱國延陵縣開國子/齊士員，宿殖善根，家傳妙勝。早悟正覺，共敬育王。義旗同盟，/即沾佐命。心如白水，節等秋霜。悟大品而識大乘，辯大悲而/歸大智。聚沙爲塔，累壁成臺。妻舍生資，夫施象馬。求妙絕之/工，開秘密之藏。初雕玉石，開發金光。爲彌陀像一區、二衛菩/薩。太武皇帝、穆皇后二聖供養，萬劫崇善，梵響長聞，香烟不/絕。金山寶窟，狐兔不栖。淳潭深海，蛙黽不宿。無二之性，即是/法性。心無生滅，即是涅槃。塵滿由旬，衣拂大石。塵消石盡，福/報斯隆。祇闡之山，重逢涌出。無量壽國，宛在目前。其銘曰：/帝膺紫震，後歸真淨。祚興天運，業同主聖。臣悟三空，爲修八/正。萬善修緝，十力雕瑩。無去無來，湛然常定。永安天闕，長歸/法性。

右監門中郎將、右勳衛郎將、檢校左右領府郎將、長/樂宮大監、定州刺史、上柱國、延陵縣開國子齊士員，曾祖常，/□平南將軍、豫州汝南郡太守；祖恩，齊尚食典御；父羨，隨荆/州記室參軍；兄傲，隨廬州司兵參軍；妻呂氏，延陵郡君。世子/小師，右翊衛；息世武，文德皇后挽郎；息世文、世才、世貴；孫/（接第二紙拓片）神感、神法、神雨。世文已下并幼，未登仕。長女潘水府/果毅和宜妻，女娘兒。然士員早承華緒，先人餘福。開/皇之歲，宿衛宮闈。尋配兵曹，以爲品子。久滯武庫，未/聘文房。大業末年，乾綱落紐。幸逢開辟，運屬周旋。立/佐命之元勳，成割地之鴻業。義旗之始，即授正議大/夫、左一軍頭。惟喔之中，決勝千里；陣場之上，身敵萬/人。爵賞既隆，領禁天闕。每承機要三十餘年。太武/皇帝壽極昇遐，即奉 敕於 獻陵供奉，生死不離。/仍於

陵後千步，賜以塋域。既盡君臣之禮，冀申忠/孝之誠。建功業於前，存正念於後。立頌報德，勒石紀/恩。庶使萬古千秋，湛然不朽。/

碑記追述了齊士員的家世與經歷。士員本是恒州行唐（今河北省行唐縣）人。其曾祖父齊常，官魏平南將軍、豫州汝南郡太守；祖父齊恩，北齊尚食典御；父齊羨，隋代荊州記室參軍；兄齊傲，隋代盧州司兵參軍。士員妻為呂氏，其子有世武、世文、世才、世貴；長女為潘水府果毅和宜之妻；其孫有神感、神法、神雨。士員長子世武還為貞觀十年時去世的太宗文德皇后做挽郎，可見其與唐皇室關係之深。

士員在隋代開皇年間（581—600）就宿衛宮闈，做官廷衛士，以後“尋配兵曹”，進入軍中。大業末年“乾綱落紐”，即隋煬帝征高麗失敗，天下大亂時，齊就參加李淵起兵。“義旗之始，即授正議大夫，左一軍頭”，在唐軍中作戰，“帷幄之中，決勝千里；陣場之上，身敵萬人”，建功立業。“爵賞既隆，領禁天闕，每承機要三十餘年”。在李唐成功以後，齊士員得到重賞與高官。確實，齊士員得種種勳官之銜，但職官為右監門中郎將，即唐代的禁軍首領之一。隋朝已置左、右監門府，至唐高宗時改為左、右監門衛，皆是統率親近禁軍的指揮機構，掌宮殿門禁及守衛，職責頗重<sup>[12]</sup>。士員隨高祖直到貞觀九年（635）謝世，又被封為守陵官。還在獻陵之後千步處，得賜陪葬之塋域，可謂生死供奉。

此碑像殿主實為士員，但題為唐高祖與竇皇后所供養石像，是竇冥福的報恩之舉。其阿彌陀佛龕中供養人，很可能為太武與穆后之像。西安著名的七寶臺造像，像主有左監門衛大將軍梁義深、守左監門衛將軍李善才均是禁軍守衛官，餘皆為內侍省的宦官如楊思勗、杜懷敬等，士員造像題名中也有內省官，因而初唐造像體現出宦官與禁軍首領，宿衛禁軍與太監均是造像人主要構成，值得注意。

### 三、閻羅王審斷圖及冥律

王教遣左/右童子，錄/破戒虧律/道俗，送付/長史，令子/細勘。當得/罪者，將過/奉閻羅王處分。比丘大/有雜人，知而故犯。違律/破戒，

及禽獸等，造罪極多。／煞害無數，飲酒食肉，／貪淫嗜欲，劇於凡人。妄  
／說罪福，誑惑百姓。如此／輩流，地獄內何因不見／此等之人。／

閻羅王教遣長史，子細括訪，五五／相保，使得罪人，如有隱藏，亦  
與同／罪。仰長史括獲，并枷送入十八地／獄，受罪訖，然後更付阿鼻大地  
獄。／

王教語長史，但有尊崇三教，忠孝竭誠，及精進練行，／□□□□，  
□庶苦勤。祇承課役，如此之徒，不在括限。／

此“冥律”首條分成四字行與九字行兩段，因而諸金石家誤此爲兩條冥律。畫面主體刻閻羅王身體略側之像，大王頭頂束髮，面容滿是髯鬚，右手伸出，似正斷案之狀。王前置雙層案，案前有一吏曲身遞呈文書。又一吏雙手爲大王執網紋華蓋。王案前有二組罪人被枷戴鎖，由獄吏押扭。一組有着幘頭窄袖圓領袍之吏，押着戴着長枷之罪囚，其枷爲繞頸圓形，前後有棒，有一枷棍伸出特長。獄吏身後又有兩囚，皆着窄袖短衣長褲，頭頸戴着短枷，面容有些隆鼻深目的奇異處，頭髮或披腦後、或短短豎起。此三像都面向閻羅大王。另一組則是兩吏押一囚，吏皆幘頭袍服，囚則散髮着袍服。背向閻羅，似已審斷完畢，正欲離開。畫面側上方，還刻出四位僧人，皆身披袈裟，相依而立。最爲有趣而奇特的就是遍布畫面下方的禽獸。這些禽獸有些脖項上還戴着枷鎖，全都由畫面後側向着閻羅王案前奔來。其中有老鼠、狗、鷹、鹿、虎、野猪、兔、鷄、狐狸、狼、雉雞、羊等等，狀甚生動。（圖三）

從圖中顯示的情景來，戴有枷鎖的人與禽獸，皆奔到或押到閻羅王面前，似正要受到處分與審判斷案。大王案又有一官吏正在稟報案情。從“冥律”所訴，有童子記錄破戒虧律之人，又有長史爲閻羅所派遣，而仔細括查知而故犯之雜人及禽獸等等，要將其送入十八層地獄，而後更付阿鼻大地獄。顯然其中長史之地位特別重要，此審斷之事實際起重要作用的首推長史。長史在唐代官制之中是一個特別職位，在實際職能中起重要作用。冥律之中重用長史，其映顯現實基礎是很清楚的。冥律中還提到了“五五相保”之制，以隱藏者連罪，使罪人不得逃脫。《魏書·釋老志》也曾有“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滑，經歷年歲。令民間五五相保，不得容止”。看來從北魏至唐，此相保之制，對保證僧團戒律清淨，確也起到一定作用。

陝西富平縣曾有一塊樊奴子造像碑<sup>[13]</sup>，碑陰有閻羅王與五道大神之圖像，時在北魏太昌元年（532），是現知最早的閻羅鞠獄圖。位於三原東北方的獻陵實際距富平縣城更近，佛教美術史上兩幅重要的閻羅王圖像，竟在地理如此相近之處顯現，確是有趣的現象。

樊奴子像上閻羅坐帳中，亦為鞠獄狀，面前還有告狀之狗、羊，五道大神前有五道輪回圖像。這個組合在美國弗利爾博物館藏隋石雕法界人中立佛像上有極為相近的表現。近年在山東青州、臨朐等地出土亦有不少雕像身上繪圖的盧舍那佛像，新疆庫車縣新發現的唐阿艾石窟內也有圖繪佛身現諸種形態的壁畫<sup>[14]</sup>。筆者在敦煌盛唐 217 窟內壁觀音經變部分也發現有五道大神與輪回圖景。閻羅王及地獄等等豐富圖像所反映美術樣式的演進與觀念變遷確實值得重視。從北魏樊奴子像碑之閻羅到初唐齊士員碑記，還有龍門唐敬善寺窟口武后時杜法力為閻羅王、五道將軍、太山府君等造像，再至晚唐、五代敦煌本數種十王經圖，無疑顯示了中國十王圖像演進的過程，因而，齊士員造像中閻羅審斷決獄圖，是佛教美術形式衍化中重要的一環，不容忽視。

#### 四、《觀音》與《金剛》刻經

齊士員獻陵碑銘中明確記載：“（師子香爐座）四面為宮內存亡寫金剛波若、觀世音經各一部及一切經目。”現存碑拓中第三紙即石佛殿西側為刻經。雖然上面部分殘泐較重，但下一半的經文尚可辨識，文皆楷書，體現出略具前朝遺風的精到楷書面目。內容與題銘所云之《觀世音經》與《金剛波若經》正相符合，而并非《般若心經》。其經文前有“造佛殿者終南縣人張世基”，前二行下方題“上柱國趙文會”。刻經的前 27 行刻《法華經》廿五《普門品》，即《觀世音經》，文起“爾時無盡意菩薩……”，止於“衆生皆發無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接續為姚秦鳩摩羅什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前面一部分內容。文起“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約至“若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止。此石《金剛經》內容尚不全，題銘中提到的“一切經目”似應在石佛殿背及另側出現，但現存殿背及另側均無刻字痕迹，不知是否未刻完成抑或是在石座上另石刻出。

“一切經目”是所有的佛經之目錄，藏經或稱爲一切經。此處“一切經目”若有，意義與內容必很重要。即使經目未現，其說也值得注意。佛經隨佛教傳入而來，繁富多樣，最早的經目均散錄分記，未成體系。十六國苻秦時釋道安（314—385）開始整理衆經，作出目錄。南北朝至唐，僧祐、法經、費長房、智昇、靜泰等都編有佛經總目，但往往以皇室經藏等爲基礎。

據道宣《釋迦方志》卷下教相篇第八載，北魏道武帝（386—408）曾寫一切經。至獻文帝之子，司徒北海王元詳與司牧高陽王元雍有書寫一切經十二藏之舉<sup>[15]</sup>。南朝時齊明帝曾寫一切經，竟陵文宣王蕭子良則有禮敬一切經之說。《廣弘明集》卷廿七《誠功篇》刊其《淨住子淨行法·禮舍利寶塔門》中有：

敬禮神州大國一切衆藏經典。敬禮易州石經、朔州恒安石窟經像<sup>[16]</sup>。南朝時陳武帝曾寫一切經十二藏，其後陳文帝、陳宣帝亦有令寫經五十藏、十二藏之舉。朝臣徐陵寫經一藏，江總寫一切經共 3752 卷。

魏收所作《北齊三部一切經願文》，描述了造像寫經的盛況<sup>[17]</sup>，並將一切經歸結爲：金口所宣，總勤所寫。北響堂山石窟刻經洞（《唐邕刻經記》）云“一音所說，盡勒名山”，爲同一含義。即釋迦牟尼佛金口所說一音之教爲佛說真經，應刻銘保存。北齊時有孝昭帝曾爲先皇寫一切經十二藏，北周馮熙曾寫一切經十六部，可見當時寫一切經已爲作功德重要之舉，以後此風氣亦很流行。《弘明集·法義篇》還列王褒《周經藏願文》與隋煬帝的《寶臺經藏願文》，王褒文有“奉造一切經藏，始乎生滅之教，迄於泥洹之說”，而隋煬帝《寶臺經藏願文》詳言經藏形成緣由<sup>[18]</sup>。

隋文帝曾敕寫經 46 藏，其卷數達 132086 卷。山東東平白佛山 2 號窟題銘爲：

大隋開皇十季……沙門曇獻……并造一切經人等，在此巉山敬造阿彌陀象一區，上爲皇帝陛下，一切有形，同沾斯慶。

從銘文中“造一切經人等”的文意，似乎這些人先有造一切經之舉，再雕窟開像。但所造爲全經文或僅經目尚不明了。

唐貞觀五年（631）時，太宗曾令苑內德崇寺、宜興寺爲皇后書寫藏經。貞觀九年，又敕大總持寺僧智通、秘書郎褚遂良在苑內寫一切經。貞觀十一年太子李治在延興寺寫一切經。這些活動都距齊士員刻經造石佛殿不遠。此後高

宗龍朔三年（644），曾詔東京大敬愛寺靜泰法師主持“寫一切經典”，修造皇家官藏，因有《東京大敬愛寺一切經目》流行<sup>[19]</sup>。四川安岳卧佛院宋代石刻經之中，有靜泰法師撰《東京大敬愛寺一切經目》<sup>[20]</sup>。大足寶頂山小佛灣經目塔，三層塔身上刻有佛經目錄 510 種，篇幅很大<sup>[21]</sup>。民間流傳做功德，抄刻一切經目即相當於寫刻全部佛經，齊士員欲刻經目應屬此類<sup>[22]</sup>。

總之，衆經、一切經、大藏經，還有一音所說、金口所宣都是指佛典全數。從南北朝至唐初流行之寫經功德，多稱寫一切經多少藏，即全套一切經爲一藏，一切經含義漸漸演成變成了大藏經。

唐初帝王即以附會老子之後，以道教爲上。佛教“則既有武德末年之摧折，復因貞觀文治受漠視”<sup>[23]</sup>。武德四年太史令傅奕曾上書請廢佛，武德九年高祖曾下沙汰僧尼詔。至齊士員造石佛殿像前兩年，太宗仍有《令道士在僧前詔》。李世民對佛教初始不信，曾說：“至于佛教，非意所遵。雖有國之常經，固俗弊之虛術。”（《全唐文》卷八）他從政治角度總結歷代統治經驗，以爲佛道盛行過度于國有害：“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此深足爲戒。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以爲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資治通鑑》卷一九二）

齊士員像銘中反映出佛教深入社會的程度。他早受家族影響而入於佛理中，宿殖善根，以後爲報恩資福造像，順理成章。而大業二年李世民約九歲時得病，李淵則至草堂寺爲其造石佛碑像一鋪，爲其作祈疾<sup>[24]</sup>。太宗貞觀三年亦曾設齋，先後爲太武皇帝造龍田寺，爲穆太后造弘福寺。太宗詔有司抄《佛遺教經》，頒京官五品以上及諸州刺史人手一卷，并敕有司抄寫玄奘新譯經論，賜九道總管。玄奘於貞觀元年出游印度，貞觀十八年歸後請立譯場，太宗初未同意。頒布玄奘所譯，多出於獎掖玄奘個人。晚年太宗有所改變，親製《聖教序》，聽《瑜伽經》大意，論《金剛般若》，還對玄奘說“朕共師相逢晚，不得廣興佛律”，可見玄奘對其的影響。

尚在玄奘歸國前之齊士員獻陵經像，對初唐中下層官民佛教信仰有真切說明。武德九年高祖沙汰僧尼并及道士詔令，在齊士員所刻冥律中深有影響。如詔令中說“有精勤練行，守戒律者，并令大寺觀居住，給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進戒行，有闕者不堪供養者，并令罷遣，各還桑梓”<sup>[25]</sup>。雖因玄武門事

發<sup>[26]</sup>，高祖退位而未行。但其中對破戒虧律僧尼的擯棄、對精勤練行者僧尼的尊重，似正在齊刻“冥律”中得以推行嗎？

總之，初唐時的齊士員獻陵造像碑銘，有多樣的價值與意義。不僅從造像的碑銘可知齊士員身世與造像緣由，也反映了唐代文化豐富性，初唐時佛教信仰的狀況，特別是陰綫刻出的閻羅王審斷人囚禽獸的圖像畫面，是十分珍貴的早期閻羅王圖像。聯繫北魏太昌元年樊奴子造像碑之閻羅王與五道大神像，龍門石窟的杜法力造像及敦煌遺畫中十王經圖等等情況，可以反映出十殿閻羅觀念與圖像的發展演進過程，可以幫助我們解宗教觀念與藝術圖像及社會生活密切微妙的聯結，因而值得特別重視研討。

## 注 釋

[1] 葉昌熾撰、柯昌泗評《語石·語石異同評》（考古學專刊丙種第四號），中華書局，1994年4月。見其中311頁，即《語石》卷五部分。

[2] 《藝風堂金石文字目》卷四。參見《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目錄題跋類廿六冊，19577頁。著錄“齊士員造像并心經，三紙，正書，在陝西三原”。此拓本原為繆荃孫藝風堂所藏，後歸北京大學圖書館。

[3] 毛鳳枝《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一，《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地方類22，16910—16914頁。毛鳳枝原作為《關中石刻文字存逸考》，以後顧燮光將其稿本刊為《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內容更為豐實。毛鳳枝對齊士員像銘中長樂宮、軍頭官名及諸府名稱等略有考證。如唐司農卿下都城宮苑總監各一人。長樂宮為西漢時改秦興樂宮建，東漢廢，西魏復修治，唐天寶以後廢，因而《唐書百官志》中無名。士員曾任的“軍頭”為武德元年改鷹揚郎將之稱。陵署令屬宗正寺卿，天寶十載改稱獻昭乾定橋五陵署令為臺升令。

[4] 陸心源《唐文拾遺》，錄齊士員文後注明出自《非見齋碑錄》，即魏錫曾《續碑錄丙》。見《全唐文》第十一冊，中華書局，1983年。

[5] 參見程征、秦惠編《唐十八陵石刻——三百里雕刻藝術館》127頁。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4年修訂版。國家文物局編《陝西省文物地圖集》（上）三原縣圖，〈下〉451頁，91—D2號為張王塬造像碑《徐木鄉張王塬村西北側·唐代》，西安地圖出版社，1998年。

[6] 賀梓城《關中唐十八陵調查記》，《文物資料叢刊》第3期；劉慶柱、李毓芳《陝西唐陵調查報告》，《考古學集刊》3，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望啓明《唐獻陵踏查記》，《文博》1999年1期，47—55頁。

[7] 《唐文拾遺》卷一五、《唐會要》卷四八。又唐玄宗泰陵附近也有巨大經幢，可能也有佛



寺。

[8]《陝西金石志》載，在武功縣明代在壽安陵旁寺中還發現了古碑，題唐太宗詩，陰刻穆皇后傳（同《舊唐書》），因而重刻碑文與唐帝世系圖等立石。據近人研究，實皇后實際派出匈奴系費也頭種紇豆陵氏。北周時，紇豆陵氏與宇文泰聯姻，實皇后實為宇文泰第五女所生，入唐後實氏假托為漢代名門實氏之後裔。參看石見清裕《我的唐史研究成果與方法》，胡戟主編《唐研究縱橫談》74—75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9]《唐李鳳墓發掘簡報》，《考古》1997年第5期。

[10]《唐李壽墓發掘簡報》、《唐李壽墓壁畫試探》，《文物》1974年第9期。孫機《唐李壽石椁綫刻〈侍女圖〉、〈樂舞圖〉散記》，《中國聖火》，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198—242頁。李壽墓石棺現陳列於陝西碑林博物館石刻藝術陳列室。

[11]倪志俊《西安慈恩寺發現唐代綫刻菩薩像殘石》，《文物》1984年3期。王化民《唐“淨土變相”綫刻畫像石》，《文物》1980年第3期，67、68頁。《中國美術全集》石刻綫畫卷亦刊小雁塔此石菩薩圖。

[12]左、右監門府為禁衛軍指揮機構，隋朝置，設有將軍一員，郎將二員，校尉、直長各三十員。又有長史、司馬、錄事及倉、兵二曹參軍等。煬帝大業三年（607）改將軍為郎將。唐朝沿置。高宗龍朔二年（662）改稱左、右監門衛。

[13]樊奴子造像碑陰的圖像狀況，可見參見拙文《閼羅王授記經綴補研考》，《敦煌吐魯番研究》5，2001年。

[14]《中國國家地理》2000年第9期，82—85頁。

[15]周叔迦《法苑談叢》，中國佛教協會出版，1990年，102—103頁。

[16]這裏所說的“朔州恒安石窟”是指現在的雲岡石窟無疑，但是“易州石經”所指還難以明確。因為蕭子良此著所尊重禮敬，應是南北朝時期較重要的一處石刻佛經。而易州之名是指河北易縣，且定名較晚，因而此“易州石經”仍為值得注意的疑案。

[17]《廣弘明集》卷廿二《法義篇》。魏收《魏書·釋老志》是正史中重要的佛教狀況論述。

[18]寧復深慮，靈像尊經，多所煨燼。結縵繩墨，湮滅溝渠。是以遠命衆軍，隨方收聚。……修葺其舊，惟新寶臺，四藏將十萬軸，因發弘誓，永事流通，仍書頌文。

[19]此後各大寺院都寫了一切經藏，如顯慶四年（659）西明寺也寫成了一切經藏。

[20]彭家勝《四川安岳卧佛院調查》，《文物》1988年第8期。

[21]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四川社會科學院大足石刻藝術研究所《大足寶頂山小佛灣祖師經目塔勘查報告》，《文物》1994年第2期。

[22]有些經錄純是為作功德，經名并不全，且有些象徵意味。如《西天大小乘經律論并在唐國都數目錄》，敦煌遺書S.3565號背面，P.2987號均為此經錄，其中僅錄近40種經，從供養文

稱可知其供養此錄相當於供養一藏經。

〔23〕湯用彤《唐太宗與佛教》，《湯用彤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3年，11頁。

〔24〕《草堂寺爲子祈疾書》，《全唐文》卷三。中華書局影印第一冊45頁。《陝西金石志》卷七注明此疏後記大業二年。河南滎陽大海寺曾出土一批北魏至唐造像。《河南滎陽大海寺出土的石刻造像》，《文物》1980年第3期57—62頁。《滎陽縣志》載，“大海寺在東郭外，唐高祖爲鄆守，因太宗患目疾重建”。

〔25〕《資治通鑑》卷一九一爲武德九年四月，《舊唐書》則是說五月。

〔26〕玄武門事發，高祖被迫下詔“其僧尼、道士、女冠并宜依舊。國家庶事，皆取秦王處分”。因而沙汰僧尼詔即實際被中止。《資治通鑑》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六月。

## The Drawing of Yama and Text - Carving of the Early Tang Dynasty

Zhang Zong

### Summary

Qi Shiyuan was an officer charged with superinten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Xianling Mausoleum of the Emperor Tang Gaozu (618 - 626). He made an Amitabha hall and carved Buddhist texts and inscriptions on the stones to record events occurring in the year of Zhenguan 13th (AD 636). The Buddhist texts he carved included the *Diamond Sutra* and the *Avalokitesvara Sutra*. The inscription tells about the Qi family lineage and the reason religious monuments should be constructed. One interesting aspect is the drawing of Yama rendering judgement in hell. This paper is a first study of three rubbings stored in the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new evidence which not only corrects some previous inaccurate accounts, but also demonstrat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ubbings in understanding the religious situation of the early Tang dynasty, especially in helping form a conception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beliefs concerning Yama and the Ten Kings of he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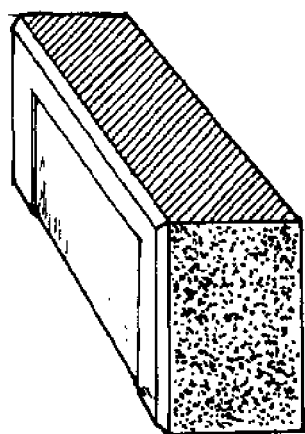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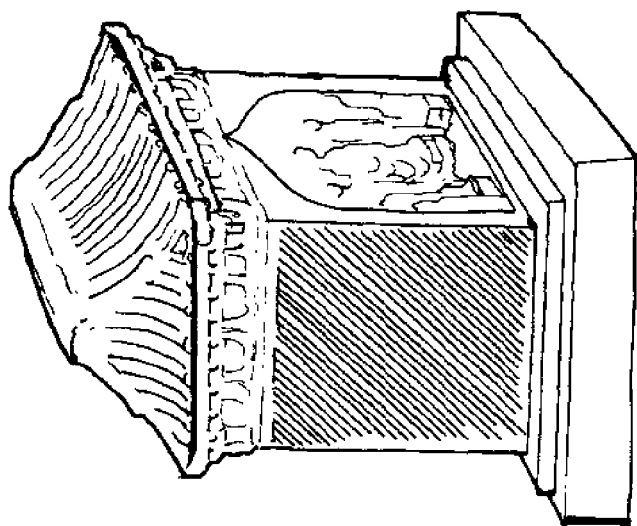
There are three rubbing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e first depicts Qi Shiyuan and other men building up the Buddha and bodhisattavas statues, carving inscriptions and steles with passages from the the *Tripitaka*. In the inscription, a warning is given that if any-

one damages the statues and the steles, he will plunge into suffering. In center rubbing pictures a censor and dancing bodhisattvas. The inscription narrates the experience of Qi Shiyuan following Emperor Gaozu, ultimately rising to become the royal officer charged with protecting and superinten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oyal tomb, and arranging the Buddhist statuary and halls within. The second part of the rubbing continues the former epigraph with a line carving of Yama judging some sinner. In addition, four legal articles are written beside the drawing. The third rubbing's inscription comes from the *Diamond* and *Avalokitesvara Suttas*. Although the rubbing does not list all the names of the Buddhist texts, it mentions that in order to gain merit Qi had copied the catalog of the *Tripitaka*. This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 into contemporary worship Buddhist.

The original stones are located about a kilometer northeast of the Xianling mausoleum. According to author's recent investigation, there is still a two meter tall stone hall and a stone seat. Although it is difficult to read the characters, we can decide the rubbings originally belonged to the face of the stone seat, with the picture of Yama on the right flank. The rubbings of the *Diamond* and *Avalokitesvara Suttas* are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stone hall. There is niche with Amitabha, two bodhisattvas and benefactors images sculpted on the front of the stone hall.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e special significance attached to merit – gaining activities such as setting up Buddhist images and monuments for the dead in the early Tang period. Though historical records tell that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Daoism enjoyed the priority over Buddhism, and Emperor Gaozu issued imperial decrees to prohibit the *Samgha*, the Qi Shiyuan rubbings give a true indic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attitudes toward Buddhism.

In addition, while former views have insisted that the conception of the Ten Kings of Hell had formed in the earlier stage Tang period, these rubbings prove that such conceptions were a later develop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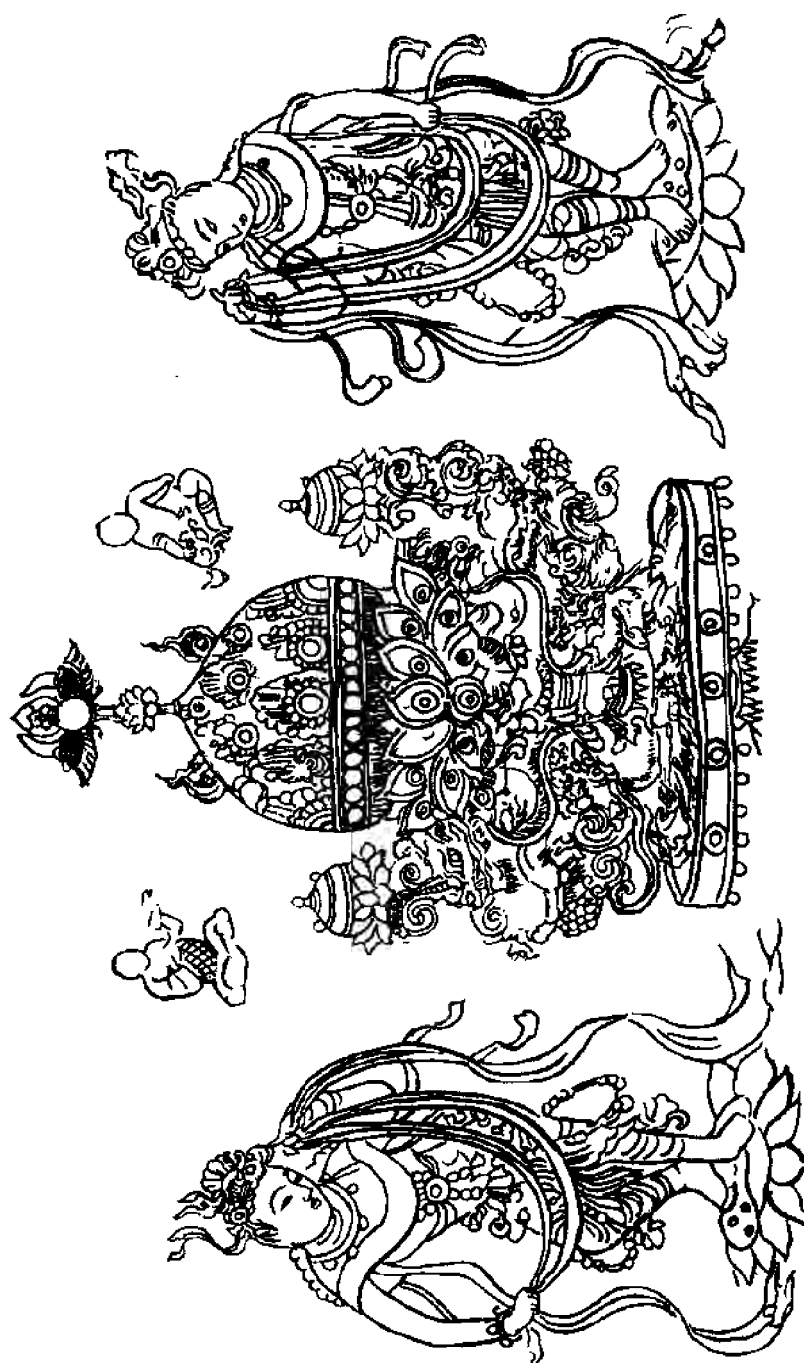


拓本3

拓本2

拓本1

圖一 《齊士員造像碑》拓本位置圖



三尊佛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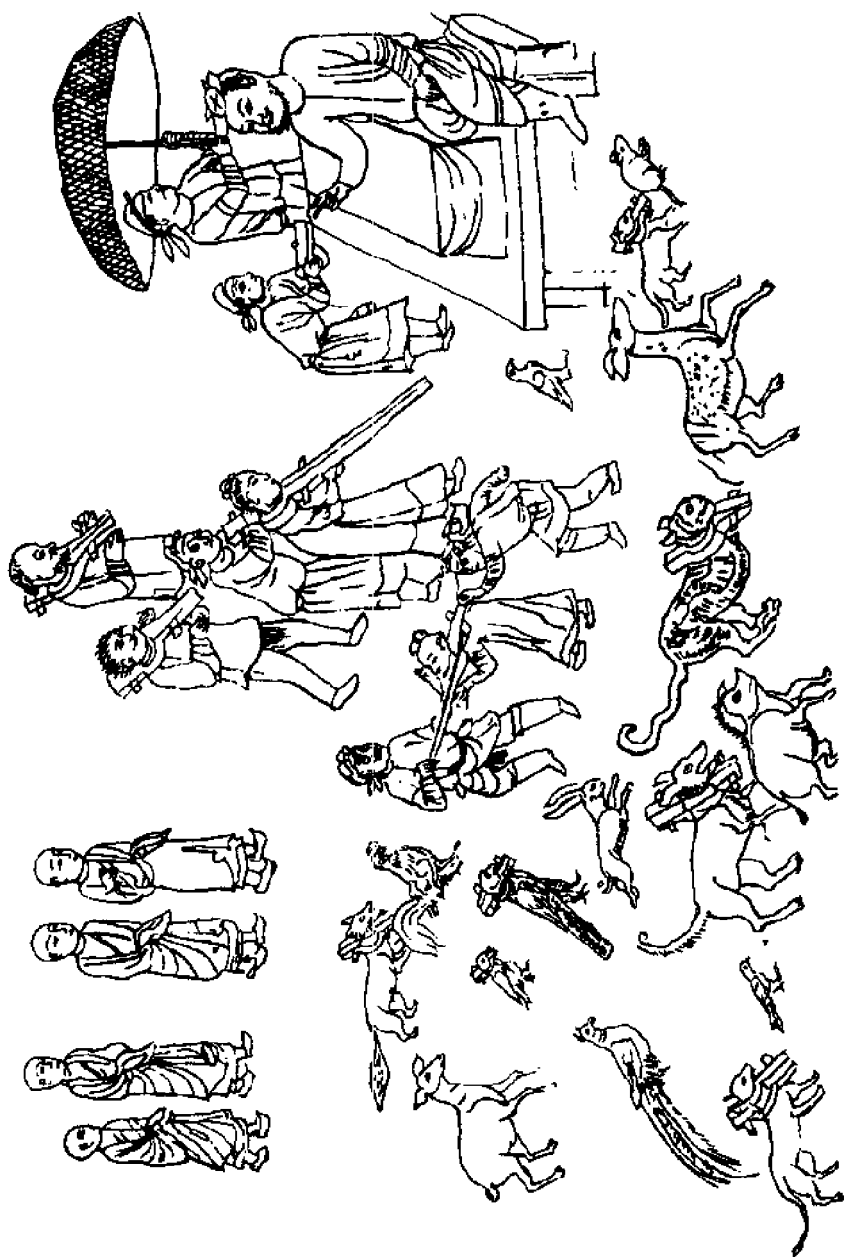


圖 齊士員獻陵造像碑 三



## 敦煌文書中的“平等大王” 和唐宋間的均平思潮

嚴耀中

在一些敦煌文書中，多有列舉當地所奉神祇的，如有名“四分戒”（P.3135）者，係敦煌佛弟子索清兒在病中為求治愈抄錄《四分戒》所寫之序，以明此舉之由來和所願。全文不長，轉錄如下：

乙卯年四月十五日，弟子索清兒為己身忽染熱疾，非常困重，遂發願寫此《四分戒》一卷。上為一切諸佛、諸大菩薩、摩訶薩及太山府君、平等大王、五道大神、天曹地府、司命司錄、土府水官、行病鬼王、疫使知文籍官、院長押門官、專使可官，並一切幽冥官典等，伏願慈悲救護，願疾苦早得痊平，增益壽命，所造前件功德，唯願過去未來見在，數生已來所有冤家債主，負財負命者，各領受功德，速得生天。

《四分》在隋唐時始為律之正宗，最為流行，“時至唐中宗，四分之勢力及於全國”<sup>〔1〕</sup>。西北邊陲地區的佛教徒亦以寫此為功德，是在情勢之中。此段序言雖短，但也反映了當時有關民間信仰的一些信息，如把太山府君、天曹地府等等都混雜進佛教，而且這些神祇的列舉似乎在當地已經程式化了，因為在另外幾份佛教文書裏也有着同樣的神祇排列。如《妙法蓮華經》卷六皇太子李暉題記：“……遂發願寫此妙法蓮華經，上告一切諸佛、諸大菩薩、摩訶薩及太山府君、平等大王、五道大神、天曹地府、司命司錄、土府水官、行病鬼王、疫使知文籍官、院長押門官、專使可官、並一切幽冥官典等，伏願慈悲救護”等等。文式與此相同或相似的還有 P.3668 號文書《金光明最勝王經》卷九皇太子李暉題記，S.980 號文書《金光明最勝王經》卷二皇太子李暉題記、北 0701 號文書《金光明最勝王經》卷八題記，以及 S.6884、天津博 178、北麗字



72等文書。這些都說明佛教信仰已經通俗化和地方化。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卷子中所廁列其間的“平等大王”這個稱號，它不僅是佛教觀念與漢族民間文化的一種結合，而且是均平思潮在唐宋間泛濫的端倪。

“平等大王”之稱不見於唐以前的史籍文獻，它是佛經中國化後的產物和變形。“平等大王”這個神祇是由“平等”和“大王”兩個要素構成，其中“平等”是標明“大王”性質的。鑒於P.3135等卷子中位列在平等大王前後的太山府君、五道大神、司命司錄、行病鬼王等都是屬於“一切幽冥官典”，平等大王也應該有着同樣的性質，即它很可能是由平等王衍變過來的。“平等王”即是民間所謂的閻羅王，其“梵音爛魔，義翻為平等王，此司典生死罪福之業”<sup>[2]</sup>，然而將閻羅王稱之為平等王已經是唐代的事情了<sup>[3]</sup>。爛魔王是陰司“追攝罪人，捶拷治罰，決斷善惡”的法官，然何以用“平等”義譯之，並首見於唐代慧琳的《一切經音義》中<sup>[4]</sup>？此則與當時流行的社會觀念有關，故先從“平等”說起。

在以家族關係為社會基本結構和封建政治體制下的古代中國是不可能孕育出平等觀念，先秦諸子中沒有一家是在講人與人之間有着真正平等的，如“處於‘禮崩樂壞’的春秋時期的孔子，他呼籲‘均無貧’並非提倡絕對平均主義，而是主張治國者必須採取一定的措施調節財富分配狀況，使之與人們不同等級的社會身份地位相一致，祇是相對的平均”<sup>[5]</sup>，這恐怕是因為在血緣關係的理念中是談不上甚麼人人平等的。而平等觀念最可能出自於體現終極關懷的宗教，因為在生與死這二個關係着生命存在與否的人生大關口，人們纔能獲得最大限度的平等。

佛教是講究平等的。這種觀念隨象教西來，流播東土。如漢譯佛經有名《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的。又如較早傳入中國的《法華經·藥草喻品》中宣揚：“佛平等說，如一味雨。”始譯於鳩摩羅什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更是宣稱：“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教教義中原有平等義主要是就本體上的無差別而言，如《往生論》云：“菩薩得證平等法身。”然這種說法一進入注重人際關係的華土後就被視作新義，並往人與人關係平等上聯想，特加解釋。如謝靈運就此注道：“結成菩提義也。人無貴賤，法無好醜，蕩然平等，菩提義也。”唐代的黃蘗禪師見此亦云：“衆生諸佛，世界山河，有

相無相，徧十方界，一切平等。”<sup>[6]</sup>因此這種普及於一切人、一切有情物、乃至一切法的平等思想和傳統觀念中“天下太平”的“天平”，以及通過均田使“有恒產者有恒心”的治民方略，在理念上是完全不同的<sup>[7]</sup>。

唐宋之間佛教平等觀念在民衆中顯露出來是和當時一系列社會變動有關。首先，唐末五代間是六朝以來門閥世家的最後終結。源遠流長的門閥體制的主要社會功用之一，是將人的社會等級合理化和合法化，因能在制度上及觀念上把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變成自然而然的東西，從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避免了因貧富貴賤之間的心理不平衡和矛盾衝突所引起的社會動蕩。這也是門閥制度得以長期存在的一個重要原因。故當已被社會視為理所當然的以門閥為代表的舊不平等消失之際，會對不可避免出現的新不平等特別敏感，並產生逆反思想。

自北宋起，爲了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及保證其實行的數目龐大的官吏隊伍與軍隊，導致了在政治制度上有兩個非常值得注意的動向。一是不立田制、不抑兼併。此舉的好處之一是保障了官府的收入，因為地產在交易過程中是很難向官府隱瞞的。自唐實行“二稅制”以後，墾戶墾田總的說來比以前少了，部分原因亦在於此。二是加強及完善了科舉制，並以此作為補充官吏的主要來源。這大大擴展了統治的社會基礎，也當然為庶民中的精英進入統治階層開辟了一條快車道。這二者施行的結果之一是有有力地衝擊了舊有的社會等級體制，致使平民崛起，門閥消解。當然這二個體制上的動向都可上溯到隋唐，科舉制萌於隋，均田制的瓦解和土地買賣的盛行則在中唐已是事實。

“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這種平民中的快速分化在相當程度上造成了社會觀念的混亂，一方面是舊的習慣思維難以接受非傳統的人間差異擴大；另一方面是對以前田制上所規定的虛假平均無限追思。在此情勢之下，如有某些與此相適觀念的進入，必然會在民衆中引起強烈反響。而在當時唯一具有與此相適並擁有信仰權威的觀念祇有是從印度傳入的佛教平等觀，所以“平等大王”出現在一個佛弟子的祈願文裏也並非偶然。

因緣時會，佛教經義亦於此時在相當程度上輻射到基層民衆，這中間當然也包括着它的平等義。佛教雖在東漢時已傳入中國，但長久以來，由於“漢代人對佛教的態度，不論在理論方面還是在傳教僧人的行動方面，都是以對待中國神仙方術、道教的眼光去迎接這一外來宗教的”<sup>[8]</sup>，它當時的基本宗教形態

屬於被後人稱之爲“道裝佛教”，仍是一種比較初級的信仰崇拜。佛教博大精深的教義直至東晉時纔漸漸地被中國社會所正確認識。東晉時，佛教般若學與玄學的結合，高僧與名士的結合，使得佛教真正的經義方纔開始被中國的士大夫所接受。即便如此，東晉時流行的般若六家七宗就般若正見而言或多或少有些走樣，東晉後期僧肇對它們一一進行了批判，說明華夏士大夫們對佛經中所包含的外來思想理論的正確理解和接受是需要一個過程的。至於一般民衆，接受外來文化中的觀念，那就要更長的時間了。

民衆吸收佛經中外來觀念的滯後，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據文化傳播的通常規律，外來文化，尤其是思想觀念，總是率先被社會精英所接受，然後再傳遞到普通老百姓那裏。這當然有一個時間過程。二是在於傳播技術上的問題。在中國，佛經的主要載體是紙。紙雖發明於漢，但直到三國時，它在文化傳播上所起的作用還是微乎其微，90年代在長沙走馬樓發現的東吳地方官府文書都是竹簡木牘可以佐證。大約也還是從東晉起，紙在社會上的應用開始較爲廣泛，不過南北朝時板書的流行，說明當時紙的使用還有很大局限性，這必然也會妨害佛經的傳播，至於到普通僧衆手裏和進入尋常百姓家就應該更晚些。佛經的普遍流傳還要靠印刷術的廣泛應用，而這更不會早於中唐。

唐中期以後，平等觀念隨着佛經，以及一些低級僧侶將經文化爲俗講，在普通百姓中間廣爲流傳了。這在敦煌文書中也可以找到證明。如有一則《無常文講經文》(P.2305)中宣稱：“不論貴賤與高低，檢甚僧尼及道侶，除却牟尼一個人，餘殘總被無常取。……或貧窮，或富貴，第一身心行自利，無常忽到一生休。”這種用通俗語言宣揚生死面前不分貧富貴賤的宗教平等觀，說明其在當地已經有着普遍的影響。更後來些，在一則宋初“開寶五年(972)”所抄寫的《廬山遠公話》(S.2073)中，一開頭便說：“蓋聞王法蕩蕩，佛教巍巍；王法無私，佛行平等。”這裏，平等作爲佛行的特點，並且作爲話本的主題思想，可見佛教的平等觀在當時當地已經深入人心。在這種情勢影響之下，佛教中地獄之主閻羅王亦由中唐之前的毗沙門天王轉化爲平等王的名稱<sup>(9)</sup>，它可以說是寄托着人們對死後世界平等的一種嚮往。也就是說，“平等大王”之稱在P.3135、P.3668號等文書中出現，就決非偶然的了。因此順便也可以判定，P.3135卷子的繫年當在中唐之後，其“乙卯年”該是代宗大曆十年(775)、文

宗太和九年（835）、昭宗乾寧二年（895）、後周世宗顯德二年（955）等幾個年份中的一個<sup>[10]</sup>，且鑒於五代宋初在當地流傳頗廣的《佛說十王經》（P.2870等）中纔出現“平等王（平正王）”及“佛行平等心”等說，是後面年份的可能性要比前面的大。

從“平等王”到“平等大王”，則可能與敦煌當地情勢的發展有關。如果平等大王確實首先見於敦煌卷子的話，其由“王”變成“大王”，則必然和當地當時流行起“大王”的稱呼相關。在敦煌，當地統治者自曹議金起始稱“大王”，姜伯勤先生認為敦煌卷子驅讎《兒郎偉》（S.6181）所云：“大王是上方菩薩，天配下為神祇”中的“大王”和曹議金等人的稱號有關<sup>[11]</sup>。因此，隨着時間的推移，“大王”之稱進一步折射到其它神祇的身上，如有“平等大王”之類，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事<sup>[12]</sup>。當然，這僅是可能性之一，因為隨着唐宋間俗文學的發展，由“王”變成“大王”，也很符合口語化的趨勢。

平等意識的覺醒，必然會隨之對不平等的現象表露出強烈的不滿，繼而為追求心目中的平等而奮鬥。這種意識的表現之一，便是唐宋之間一系列農民起義所打出來的“均平”旗號，如王仙芝、黃巢起義，王小波、李順起義，以及稍晚的方臘起義，鍾相、楊么起義等等。說王仙芝、黃巢起義帶有均平思想，是因為王仙芝曾自稱“天補平均（或作均平）大將軍兼海內諸豪帥都統”<sup>[13]</sup>。此後這種思想則愈見明顯，如王小波對蜀民說：“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sup>[14]</sup>；鍾相也說：“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我行法當等貴賤，均貧富”<sup>[15]</sup>；而方臘也為“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之說所動等等<sup>[16]</sup>。對這些農民起義中有關平等口號的含義，甚至對這些口號的真偽，在過去幾十年裏已經有了非常多的討論，各種意見往往很對立，但有一點則是一致的，即在唐宋之間的平民百姓中確實產生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平等意識和對平等的追求。不過在那些關於農民起義裏平等意識的探討中，通常都未提及佛教思想的影響，這或許是因為在一些視農民起義為神聖事業的學者們眼裏，說反叛者的平等意識實際上淵源於佛教，未免會使這些崇高口號失去光彩。但更大的可能在於這種意識影響是潛移默化的，當然不被時人所明察，更不會見諸於那些敵視他們的文人筆下。事實上，一些農民起義領袖與佛教觀念多所接觸是無可置疑的。以前不說，自中唐之後仍多有民間利用佛教起義作亂的記載，如唐僖宗時“青城縣妖

人作彌勒會”<sup>[17]</sup>。又如《太平廣記》卷二八七“功德山”條引《王氏見聞》云：“唐黃巢寇將亂中原，汴中有妖僧功德山，遠近桑門皆歸之，至於士庶，無不降附者。”後來這些以功德山為首的僧人被當地官府認為“並是巢賊之黨，將欲自二州相應而起。咸命誅之”。唐長孺先生則認為方臘的“吃菜事魔”“也與傳統的彌勒信仰有關”等等<sup>[18]</sup>。如是，則佛教平等思想與農民起義的關聯就明顯起來了。

綜上所述，敦煌文書裏出現的“平等大王”是一種社會思潮的反映，討論它的意義就在於可據此尋找出唐宋間流行的平等觀念與佛教相連的一些錢索和背景。

附記：本文初稿完成後，榮新江先生閱後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見，我已隨之修正補充，特此表示謝意。

## 注 釋

[1] 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四章，中華書局，1982年，175、184頁。

[2]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五注《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四五五卷。

[3] 閻羅王的譯名首見於南北朝時的《洛陽伽藍記》，當時突出其“地獄主”、“靜息”等義，詳見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卷二“崇真寺”條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79—82頁。因此，閻羅王在唐中期以後有了“平等王”的新名是耐人尋味的。

[4] 據太史文（Stephen Teiser）說，“唐代密教經典將平等王認作地藏菩薩的化身，同時摩尼教經典將平等王列為地下十二個法官之一”，見其 *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 and the Making of Purgatory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t*, Honolulu, 1994, p.177。與他意見類似的還有松本榮一（《敦煌畫の研究》，東京，1937年）、羅世平（《地藏十王圖像的遺存及其信仰》，榮新江編《唐研究》第4卷，1998年）等。即便如此，也有三點是需要指明的，一是用“平等”義翻譯摩尼教義中的地下法官與用“平等”義譯爛魔王的思路和意義是一樣的；二是傳入中國的摩尼教經像多是借用佛像及佛經等外在形式，這在中國底層老百姓中間是很容易被混淆而視同佛像佛經的，而且說一些佛教經像係屬摩尼教或其中包含摩尼教因子云云，是學者們特別是今天的學者考證出來的，對當時絕大多數的老百姓來說，這些都是佛教，至多是有些特別的佛教；三是摩尼教傳入中土，一般認為是在唐武后時，說早到極限也不過是“中國內地可能在四世紀初便已感受到摩尼教的信息”（林悟殊《摩尼教入華年代質疑》，載《摩尼教及其東漸》，中華書局，1987年，46—61頁），要比佛教平等概念的來華晚得多。更何況佛像佛經等對中國社會的影響要遠遠大於摩尼教的。因

此我們認定唐宋間的平等思潮事實上主要是與佛教有關。

〔5〕陳明光《“調均貧富”與“斟酌貧富”》，《歷史研究》1999年第2期。

〔6〕均見朱棣集注《金剛經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240、241頁。

〔7〕從井田制到均田制裏的所謂土地均分，即使在歷史上實行過，也是僅在屬同一社會等級的一般農民範圍之內，諸田制中同時存在着按身份不同的等級佔地，貴族官吏和農民之間得田份額相差甚大，因此並不是真正的均田。祇有後來孫中山“平均地權”的思想纔和佛教的平等概念接近。同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觀念也和佛教平等思想相差甚遠。前者祇是表達普通人也可以做“王侯將相”那樣的“人上人”，就像窮人也可以暴富一樣，本身就是以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存在為前提的。

〔8〕任繼愈《中國佛教史》第一卷《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7頁。亦可參見拙著《中國宗教與生存哲學》第十三章，上海學林出版社，1991年，184—187頁。

〔9〕道世（？—683）所編的《法苑珠林》卷七《典主部》云：“閻羅王者，昔為毗沙國王。”又云：“毗沙王者，今閻羅王。”此當是唐前期對地獄主閻羅王的共識。又，考慮到唐中期是毗沙門天王崇拜的流行期（參見拙著《漢傳密教》第十二章，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因此毗沙門王之稱在地獄主的位置上淡化，變成平等王之稱，至少是晚於中唐。敦煌壁畫中有關地藏及十王（平等王後來為十王之一）的內容基本上都是五代及宋時所畫（參見《敦煌莫高窟內容總錄》，第6、155、176、202、305、314、331、375、379、380、384、387、390、392、456等窟的內容介紹，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也可作為佐證。

〔10〕池田溫先生將此件定為895年，但他在該年份旁打了個問號，表示仍未最後確定。見其《中國古代寫本藏語集錄》，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第437頁。李正宇先生則將此件定為955年，不知何據，見其《唐宋敦煌世俗佛教的經典及其功用》，《蘭州教育學院學報》1999年第1期。

〔11〕參見《沙州雜禮考》，載《敦煌藝術宗教與禮樂文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468—471頁。

〔12〕後來一些道教經卷中，也有平等大王之稱出現，如《太上救苦天尊說消愆滅罪經》有：“百日平等大王，無上真度真君”等。但此經肯定晚於敦煌諸文書，且據蕭登福先生考證，該經“顯然都是由藏川《佛說十王經》所衍生出來”。見其《敦煌寫卷“佛說十王經”之探討——兼談佛、道兩教地獄十殿閻王及獄中諸神》，《敦煌俗文學論叢》，臺北商務印書館，1988年，231、232頁。

〔13〕見《通鑑考異》卷二二引《續資治通鑑長編》。還有說黃巢曾有“衝天太保均平大將軍”的頭銜，但宋家鉅先生已證其偽，見其《關於唐末農民起義領袖“天補均平”稱號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中國農民戰爭史論叢》第1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

- [14] 王闡之《渢水燕談錄》卷八“事志”。
- [15]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三七“建炎四年二月十七日”條。
- [16] 莊季裕《鷄肋篇》卷上“事魔食菜”條。
- [17] 《太平廣記》卷二八九“陳僕射”條。
- [18] 《北朝的彌勒信仰及其衰落》，《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中華書局，1983年，205頁。

## ***Pingdeng Dawang*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and Egalitarianism in Tang and Song China**

Yan Yaozhong

### **Summary**

The name of the Great King of Equality, *pingdeng dawang*, found in some Dunhuang manuscripts, evolved from an epithet for King Yama. It was a reflection of a new egalitarianism in the Tang and the Song dynasties related to local politics. There is no real tradition of equality in Confucianism, which stressed hierarchy, filiality and other virtues specified in the feudal ethical code. When the spirit of Buddhist egalitarianism spread among the ordinary people of that time, the slogans of equality sounded loud and clear in peasant wars.

## 唐代道教鏡實物研究

王育成

一

在中國古鏡的製作歷史上，唐代是繼戰國、兩漢之後的又一個古鏡發展的高峰時期，此時的鏡鑒多以紋飾華美、質地精良著稱於世，受到公私藏家的愛重。如果仔細品味一下唐鏡紋飾的造形特點，人們不難發現它包涵着多種文化因素，道教文化就是其中一種不容忽視的成分。對此學術界早有注意，半個多世紀前梁上椿《岩窟藏鏡》提出：“唐鏡內區文之取材有別開生面，以八卦爲主文，而配以符籙、星象、干支、丹爐等含有道家趣味者。蓋唐代中葉道教已相當流行，製鏡者投世俗之習尚與嗜好，遂採取之入於鏡文。”<sup>〔1〕</sup>十五年後，沈從文先生在《唐宋銅鏡》題記中亦說：“唐代統治者有意把老子奉爲‘玄元皇帝’，把道教當作國家宗教，小說詩歌且善於附會神奇，神仙思想因之在社會中有一定基礎。唐鏡圖案中也有種種不同反映，例如：嫦娥奔月鏡、真子飛霜鏡、王子晉吹笙引鳳鏡、仙真乘龍鏡、水火八卦鏡、海上三神山鏡，……。”<sup>〔2〕</sup>近年，一些鏡學著作也或具體或概括地談到唐鏡的道教文化現象。陳佩芬《上海博物館藏青銅鏡》一書說：“唐鏡紋飾中的道教圖像，集中表現的爲弈棋鏡，圖像有老子與青牛和商山四皓弈棋，復有一人臨曲水和問道的形象，其中人物、山石、花樹等皆作實地細綫，其形態猶爲典型的唐畫。”<sup>〔3〕</sup>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編《歷代銅鏡紋飾》一書認爲：“唐代統治者宣揚道教，神仙思想流行，同時佛教也很盛行，在唐鏡的圖案中也有不同的反映，如具有印度佛教藝術色彩的寶相花紋鏡、飛仙鏡和具有道教色彩的八卦鏡等。”<sup>〔4〕</sup>《旅順博物館藏銅鏡》作者進一步指出：銅鏡“對道教學說多有反映，特別是作爲道教中心內容的神



仙思想在銅鏡紋飾中表現得更為淋漓盡致”；施翠峰《中國歷代銅鏡鑒賞》一書，亦列出專章闡述道教與銅鏡紋飾的關係<sup>[5]</sup>。這些看法和意見，無疑會促進學術界對銅鏡道教紋飾的重視和研究。但是，似乎也有一個難以迴避的事實，即到目前為止，鏡學專家們在探討、論述銅鏡或唐鏡紋飾的道教內容時，絕少引用道教文獻材料進行對比研究，完全沒有理睬道書裏有關銅鏡或唐鏡的記載，致使許多結論性意見始終在“反映”或“受到道教影響”等一類籠統含混的字眼上打轉轉，既缺乏充實的文獻例證，又沒有深層次的開掘。事實上，道教對古鏡或唐鏡不僅僅是影響、被影響的關係，在有關文獻記載中，道士還根據教理教義提出、設計、製造過相當數量的道教銅鏡，最著名的是唐代天照、地照、人照三件道教大鏡。唐昭宗天復二年（902）歸耕子作序的唐代道書《神仙鍊丹點鑄三元寶照法》，曾記述過三鏡的具體情況及功用，書云：

其天照，厚三寸，重七十二斤，面廣三十六寸。背上內象紫微星君所居，外列二十八宿。鑄成，若遇五星失度，慧孛出天，霜雹霖旱。開此照，齋潔虔誠，助威揚德，其災自殄。

地照亦厚三寸，重七十二斤，面廣三十六寸。背上鑄山川、五岳、四瀆、八卦、九州、十六神。發火鑄時，當太陰望中鑄成。若遇地動山川崩裂，蟲蝗稼穡不登，津梁阻塞。開地照，虔誠嚴潔，修德助威，其災自滅。

人照亦厚三寸，重七十二斤，面廣三十六寸。背上鑄璇璣之星，六十甲子神名，天子帝號，本命神君，左龍右虎，國號星辰，分野所屬郡邑。鑄用丙午日，太陽中時鑄成。若遇干戈未偃，兆民疫癘。開此照，潔誠祈祭，灾癘自息。每遇二氣昇降之日，於正殿會群品庶老，開人照臨軒，揚威赫奕，奸臣賊子皆懷懼心。若人照非時，有光突輝出匣，隨其所指之方，必有祿叛之孽，可禦之無能動作，四夷來賓，環宇廓清也<sup>[6]</sup>。

請注意，引文中提到三照背紋有紫微星君、二十八宿、山川、五岳、四瀆、八卦、九州、十六神、璇璣之星（即北斗七星）、六十甲子神名、天子帝號、本命神君、左龍右虎、國號星辰、分野所屬郡邑，其中一部分已在古鏡或唐鏡紋飾中見到，預示出現存古鏡或唐鏡實物與道教鏡有着某種吻合。更值說明的是，唐代道書內還載錄部分道士製造道鑒的鏡式圖案。如唐代著名高道司馬承

禎（647—735）所繪《上清含象劍鑒圖》，即存有三種道教鏡圖<sup>[7]</sup>。福永光司先生曾撰《道教的鏡與劍——其思想的源流》一文，就是以司馬天師的《上清含象劍鑒圖》的鏡文資料立意，對道鏡的思想發展脈絡進行研究，頗多灼見<sup>[8]</sup>。惜由於其重在精神領域的探討，沒有涉及現存道教鏡實物問題，故未能引起以實物為主的鏡學研究者的重視。

司馬氏字子微，號道隱，河南沁陽縣人。二十一歲進入道門，曾居中岳嵩山傳符籙、辟穀、導引、服餌道術，名聞一時。後遍遊名山大川，隱於天台山，自號天台白雲子，世稱司馬天師。武則天聞其名，曾召至長安，降手敕贊美之。唐睿宗景雲二年（711），又召入宮，問陰陽術數之道，賜以寶琴等物。唐玄宗開元九年（721）、十五年兩次應詔入京，留侍內殿。《上清含象劍鑒圖》當是其留京期間向唐玄宗進獻，我疑其與千秋節群臣向皇帝獻鏡有關。玄宗收到後，曾作《答司馬承禎進鑄含象鏡劍圖批》，其云：“得所進照明寶劍等。含兩曜之暉，稟八卦之象。足使光延仁壽，影滅鄴城。佩服多情，慚式四韻。”<sup>[9]</sup>明《正統道藏》洞玄部·靈圖類·國字號，正收有《上清含象劍鑒圖》一卷，題“天台白雲司馬承禎進”字樣，文內也收唐明皇（即玄宗）御批及詩，該批前面已列，祇是《道藏》本比《全唐文》本多一“敕”字，現將《全唐文》未收之詩錄出：

寶照含天地，神劍合陰陽。日月麗光景，星斗戴文章。寫鑒表容質，佩服為身防。從茲一賞翫，永德保齡長<sup>[10]</sup>。

此詩頭兩句前半闕的“含天地”、“日月麗”，與鏡紋內容有關，也即鑒鏡所含之“象”。司馬承禎在介紹設計含象鑒的思想時稱：

夫四規之法，獨資於神術。千年之奇，唯求於烏影。含光寫貌，雖睹其儀，尚象通靈，罕存其制，而鑒之為妙也。貞質內凝，湛然惟寂，清暉外瑩，覽焉遂通。應而不藏，至人之心愈顯。照而征影，精變之形斯復。所謂有貞明之道也，有神靈之正也。捧玩之寶，莫先茲器，既可以自見，亦可以鑒物<sup>[1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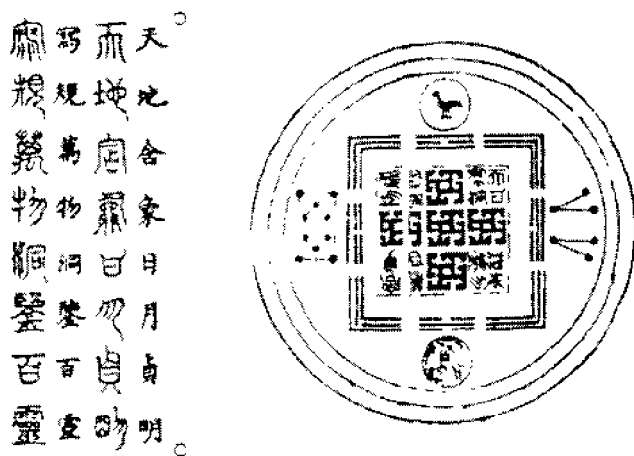
這段話不是虛言，內含典故，且多出於道家及緯書。文首的“四規之法”，見葛洪《抱朴子·雜應》，其云：明鏡“或用四，謂之四規。四規者，照之時前、後、左、右各施一也。用四規所見，來神甚多。”烏影，與我國遠古的太陽崇

拜有關，在傳說中太陽是載在鳥的身上而起落於天地之間，《山海經·大荒南經》云：“湯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於鳥。”在道家學說中，鳥則移植到太陽內，《淮南子·精神訓》說“日中有踰鳥”，東漢高誘注指其為“三足鳥”，緯書《春秋元命苞》稱其為陽精，“故日中有三足鳥，日中有三足鳥者，陽精其僂乎！”含光，見《列子·湯問》：殷帝三劍“一曰含光”。尚象通靈，衍自《易·繫辭傳》：“製器者尚其象”，“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坤靈圖》言“蒼牙通靈”。貞質之貞和惟寂之寂，見於《易》，其《師卦彖傳》“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繫辭傳》“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又見於《老子》，其三十九章“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二十五章“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應而不藏，至人之心愈顯，出自《莊子·帝王篇》：“至人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精變、貞明之道，係據《易·繫辭傳》：“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日月之道，貞明者也”。神靈，據《老子》三十九章“神得一以靈”，《列子·湯問》“神靈所生，其物異形”，緯書《易乾鑿度》“此天地神靈佐助之期，吉凶之應也”，《孝經援神契》“神靈滋液，自寶爲用，用璣鏡出”<sup>[12]</sup>。這種情況表明，司馬承禎製作道鏡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創意之初就含有明確的寓道之心，這就決定其鏡紋的各種物象（包括銘文）必然是表現道教義理的，與一般日常生活用鏡裝飾有很大不同。大約與司馬氏同時，還有一份上清派圖譜《上清長生寶鑒圖》也在流行，內中收錄道鏡七種，每種有一鏡式圖，其中三種鏡紋使用道家篆字、八卦紋等等圖案，另外四種則列出典型的道教大符等內容。顯然，道書中記載的這些資料，爲我們找尋唐代道教鏡實物提供了重要線索，亦是人們鑒定此類道鏡不容忽視的依據。

## 二

經筆者反復核對比較，我們在鏡學研究者提到的唐代銅鏡實物和有關資料中，發現一定數量與道書所錄鏡圖基本相同的鏡子，間有個別雖不見於道書却具有明顯道教特徵的實物材料，其中屬於唐代道教鏡第一類上清含象鑒者 2 種 11 件。

第一種，即《上清含象劍鑒圖》所載首品鏡圖，因該鏡銘文首句是“天地含象”，為與它鏡相區別和行文方便，我們這裏名其為“上清含象鑒天地鏡”。這是以先秦時代有之、道教繼之的天圓地方的宇宙模式為基本紋樣的道鏡，鏡紋以圍成方形的八卦卦象為界，分成內外兩區。內區整體係正方狀，寓地方之意，方內在東、南、西、北、中的正位處，各置一連山紋代表五岳，岳間四角部位，各列 4 個篆書銘文，文序為轉角跳讀，作“天地含象，日月貞明，寫規萬物，洞鑒百靈” 16 字。外區整體是圓形，寓天圓之意，主紋為日、月、星圖，日內有三足之鳥，月內有玉兔搗藥及桂樹，星圖分列左右（見圖一）。<sup>[13]</sup>此種唐代銅鏡實物，見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洛陽博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旅順博物館等單位，按實物紋飾的細部差別，其大體可分為五式，正所謂“玄圃珍葩盛，盤根蔓十方”。



圖一 《上清含象劍鑒圖》收錄第一種鏡圖

第 1 式，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郭玉海《故宮藏鏡》一書著錄，名稱被叫做“日月星辰五岳八卦鏡”，時代確定為唐，直徑 16.5 釐米，重 939.4 克，紋飾細緻精美，是同種銅鏡中最漂亮者。鏡紋亦由八卦方圓分出內外兩區，從右下角按正時針轉讀，各卦卦象分別為：☰（乾卦）、☷（坎卦）、☳（震卦）、☱（艮卦）、☵（兌卦）、☲（離卦）、☴（坤卦）、☴（巽卦）。內區方形，以鈕為中心，按東、南、西、北、中方位，各鑄一連山紋代表五岳，中央之連山

鑄在方鈕面上，四角各有4字篆銘，亦為跳讀的“天地含象<sup>[14]</sup>，日月貞明，寫規萬物，洞鑒百靈”16字，最外層是二道連綿不斷的方繞水波紋。外區圓形，主紋也是日、月、星圖分列四面，但四紋之旁各飾兩個雲頭紋，同時月紋中僅有桂樹而無白兔搗藥（見圖二）。<sup>[15]</sup>該鏡唐代實物的傳世與發現，證明玄宗時（712—756年在位）道士司馬承禎的確設計、鑄造過上清含象鑒，而且比較精緻，雖然不清楚數量有多少，但真有流傳至今者，由此足明道教文獻載錄的道鏡或鏡圖也具有重要的學術研究價值，絕非子虛烏有。



圖二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上清含象鑒天地鏡第Ⅰ式實物拓本

當然，我們也不能過分拘泥道書的鏡圖，因為這些圖繪經歷代傳抄、轉刻，在大樣依存的情況下，也有可能出現某些遺佚、訛誤，上列鏡圖的細部就存在此種現象。如：圖上圍成方形的八卦卦象，多有錯誤。乾卦的卦象三在從不重複八卦裏，竟反復出現三次，左上、右上、右下三角卦形皆為乾卦；離卦三，也在上方正中和左下角兩見；艮、兌兩卦卦形，在圖上頭尾倒置。司馬承禎是唐代著名高道，對八卦卦形這種道家基本常識自然不會弄錯，況且還是獻給皇帝的東西，因此這種訛錯應當是在流傳過程中產生的，最大的可能是抄手、刻工所致。故宮收藏的唐鏡實物，即完全沒有此類錯誤。

同樣，道書鏡圖沒有、故宮實物有的紋飾，也應以後者為準。司馬承禎在

《上清含象劍鑒圖》的有關文字敘述中，曾說到該鏡的紋飾內容，此文可分為兩部分，其一云：

此鑒所以外圓內方，取象天地也。中列爻卦，備著陰陽也。太陽之精，離爲日也。太陰之精，坎爲月也。星緯五行，通七曜也。雷電在卯，震爲雷也。天淵在西，兌爲澤也。雲分八卦，節用四時也。此表天之文也<sup>[16]</sup>。

這是在講他製造的鏡體構形和天區紋飾的物象，文中提到的日、月、星辰、雲彩八朵（即所謂“雲分八卦”），在故宮實物外區紋飾上皆有體現，但在道書鏡圖外區却丟失八朵彩雲紋，顯然不符合司馬氏鏡紋原意。其二云：

其方周流爲水，以瀉四溟。內置連山，以旌五岳。山澤通氣，品物存焉。此立地之文也。詞銘四句，理應三才。類而長之，可以意得。此寄言以明人之文也<sup>[17]</sup>。

這是在講方地內區的紋飾物象，文中說到的瀉四溟的周流爲水、旌五岳的內置連山和理應三才的詞銘四句，在故宮唐鏡內區中鑄製的非常清楚，道書鏡圖內區裏却没有繪出方周水紋，與司馬氏所言鏡紋內容有差。由此可知，明《正統道藏》的鏡圖紋飾在傳世過程中確是有所缺失，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唐上清含象鑒天地鏡實物方是司馬承禎道鏡的本形。

第Ⅱ式，洛陽博物館藏品，館藏名定爲“唐四山日月星辰八卦鏡”，直徑20.7釐米，重1395克，著錄於洛陽博物館編《洛陽出土銅鏡》一書。臺灣施翠峰先生個人也收藏一品（彩色圖版一），定名爲“唐代天象八卦紋鏡”，直徑20.7釐米，邊厚0.35釐米，見著於施翠峰《中國歷代銅鏡鑒賞》（臺灣省立博物館出版部，1990年）。洛陽博物館描述其藏鏡說：

鏡作圓形，四山字紋方鈕，鈕外用單綫分隔爲三層方欄；內層相對飾四塊方枚形“四山”字紋，四隅有篆書銘文，應一隅一字序讀爲：“天地含爲（應作‘象’——育成注），日月貞明，寫規萬物，洞鑒百靈。”中層爲水波紋，外層爲八卦紋。在粗弦紋鏡邊內飾日月星辰及八朵雲（見圖三）。<sup>[18]</sup>

郭玉海《故宮藏鏡》曾將此鏡與故宮藏者進行對比，指出：兩者銘文同，花紋近似，洛陽鏡錢條較故宮鏡爲寬，日中無金烏，月中沒有桂樹，頗不及故宮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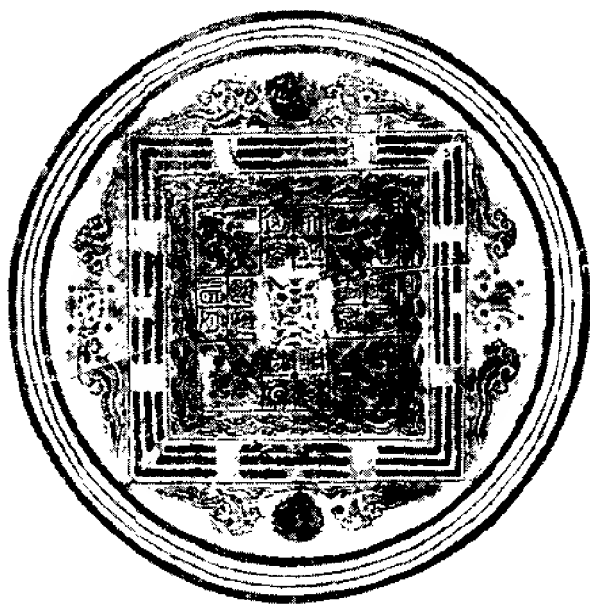
圖三 洛陽博物館藏上清含象鑒天地鏡第Ⅱ式實物拓本

者精緻<sup>[19]</sup>。從紋飾細部的位置上看，兩者還有一些不同。如：故宮鏡日紋在銘文天字上方左側，月紋在含字下方右側，星紋 $\text{☰}$ 在地字右側上方，星紋 $\text{☷}$ 在象字左側下方；洛陽鏡則日紋在象字上方左側，月紋在地字下方右側，星紋 $\text{☰}$ 在天字右側上方，星紋 $\text{☷}$ 在含字左側下方。但是這些細微差別並不影響鏡體紋飾的道教思想內涵，它仍然是外圓內方，取象天地，中列八卦，日月之紋配於離坎之方，雲分八卦，節用四時，方周流水以瀉四溟，內置連山以旌五岳，詞銘四句，理應三才。完全是按照司馬承禎那套道鏡理論製造出來的，無疑為唐上清含象鑒天地鏡之一型，故我們將其作天地鏡的Ⅱ式。

第Ⅲ式，亦為洛陽博物館藏鏡，館藏名定為“唐日月星辰八卦鏡”，直徑25釐米，重1922克，同見於《洛陽出土銅鏡》一書，該書描述此鏡說：

鏡作圓形，山岳紋方鈕，鈕外四出呈十字方枚，其上篆書銘文：“日月貞明，天地含為，寫規萬物，洞鑒百靈。”四隅浮雕松樹山岳與四方枚組成方欄。欄外又有方欄兩層，其內飾波浪紋和八卦圖。在輪弦紋鏡邊內環飾日月星辰和八雲朵及山岳（見圖四）。<sup>[20]</sup>

此文除將符篆字“象”誤釋作“為”外，前兩句句序亦錯，應按該鏡日上下月的形制和《上清含象劍鑒圖》中的16字銘文句序訂正。這件銅鏡的紋飾大體



圖四 洛陽博物館藏上清含象鑒天地鏡第Ⅲ式實物拓本

上與故宮藏上清含象鑒天地鏡第Ⅰ式實物紋飾還是相似的，但細部差別較多，除日無金烏、月無桂樹外，還有四處不同。一、原抽象的五岳連山紋變為具象的山峰連疊的五岳，並且原東、南、西、北正位之岳移至四隅處，峰上亦繪出樹形即所謂松樹。二、原分在四隅的 16 字銘文已移至東、南、西、北四方正中部位，方各有可以連讀的 4 字，不需要一隅一字跳讀。三、原故宮鏡三條相對平行的水波紋，在這件洛陽鏡中變成浪峰突出的波浪紋，且有浪珠雜著其間。四、相對故宮鏡來說，洛陽鏡天區的左、右星圖位置對調，而日、月紋下各自出現明顯的山川之紋。雖然存在如此大的差別，但相對於司馬承禎所述的上清含象鑒天地鏡的紋飾內容而言，卻沒有任何含義上的改變。五座山峰連疊間飾松樹的圖像，與四個山字相交的連山紋一樣，皆可體現司馬氏“內置連山，以旌五岳”的思想；16 字銘文的位置與讀法，祇要不搞錯，一點也不影響“詞銘四句，理應三才”的本意；是浪峰突出的波浪紋，還是三條相對平行的水波紋，皆是“周流為水，以瀉四溟”的表達；居於離位的日紋、坎位的月紋之下，不管有沒有山川，都能解作“太陽之精，離為日也”、“太陰之精，坎



爲月也”，至於左右星圖對調也不會使“星緯五行，通七曜也”的思想產生歧意。所以洛陽博物館收藏的此式銅鏡，顯然就是司馬承禎上清含象鑒天地鏡的又一型式。

當然，筆者知道鏡學研究者對該式銅鏡的時代有不同看法。如：孔祥星、劉一曼兩先生因此鏡出土於河南鞏縣石家莊北宋末 5 號墓<sup>[21]</sup>，故將其列入宋八卦鏡類<sup>[22]</sup>。我們之所以同意洛陽博物館定其時代爲唐，是因北宋前期人說到過此鏡，認爲該鏡是司馬承禎爲唐玄宗所鑄，並且把它進獻給當朝皇帝。記載這件事的是吳及《進司馬天師鑄含象鑒表》，該表寫於北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表文云：

臣聞川岳逢時，猶是顯瑞，草木應運，尚或呈祥。臣生遇昌期，長居比屋，苟有奇物，合進明庭。臣先收得唐司馬天師爲明皇所鑄含象鑒一面，家傳累世，掌秘多年。其鑒外圓法天，內方則地。配坎離於日月，佈雲氣於山川。右則定位於天淵，左則表威於雷電。八卦咸列，四溟克周。包其道於乾坤，震其功於邪魅。故名含象，以應至尊。其圖見祕於玄科，其事顯存於《道藏》<sup>[23]</sup>。

從表文可知，吳及進獻的這面含象鑒不是北宋前期新鑄，而是其家“家傳累世，掌秘多年”的奇物，是“唐司馬天師爲明皇所鑄”，其言與洛陽博物館對該鏡的斷代不謀而合。最有意思的是，表文所述這件含象鑒的紋飾，如外圓內方、配坎離於日月、八卦咸列、四溟克周的物象，在上述故宮Ⅰ式、洛陽ⅡⅢ式銅鏡中皆可見到；唯配坎離於日月句下的“佈雲氣於山川”，在ⅠⅡ式銅鏡紋飾上沒有着落，但在洛陽Ⅲ式鏡上却清楚可見。前二者是日、月旁各有兩朵雲，可見不到山川的蹤影，後者日、月紋的兩朵彩雲之下，各有一片明明白白的山川紋，與雲紋相配，正是一幅“佈雲氣於山川”的景象（見圖五）。這種超乎一般的驚人吻合，標明吳及家此面唐司馬天師爲明皇所鑄含象鑒，即是洛陽博物館藏Ⅲ式鏡這種銅鏡，舍此無它。目前，還沒材料能夠推翻北宋前期的這一認定，故筆者從之。

第Ⅳ式，該式銅鏡鏡紋相對於前三式來講，變化較大，共見到 4 件。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11 件，見著於郭玉海《故宮藏鏡》，定爲唐代物，名作“雙鳳八卦鎮鏡”，直徑 22.3 釐米，重 1421.8 克<sup>[24]</sup>；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1 件，見著於



圖五 洛陽卅式鏡的“佈雲氣於山川”紋飾

楊桂榮《館藏銅鏡選輯》(五),定為唐代物,名作“雙鸞天地八卦鏡”,直徑 20.5 釐米,重 1200 克<sup>[25]</sup>;旅順博物館藏有 1 件,見著於該館編《旅順博物館藏銅鏡》,定為唐代物,名作“對鸞八卦鏡”,直徑 21.4 釐米,重 1195 克<sup>[26]</sup>;梁上椿《岩窟藏鏡》也收錄 1 件,定為唐代物,名作“天地八卦雙鸞鏡”,直徑 21.8 釐米,重 1250 克,曾藏陳介祺之篋齋,後歸陳蓮森<sup>[27]</sup>。該式銅鏡整體構形為典型的唐代八出葵花狀,故著錄者對其時代從無異辭。此 4 鏡紋飾相同,現將《故宮藏鏡》的介紹列出,以作說明:

圓鈕。內區鈕左右各飾一立鳳,鈕上方為三重弦紋構成一圓圈,圈內正中為一“鎮”字,環以日月星辰及八卦紋。鈕下方粗綫方格內飾連續山形紋,週圍水波紋。外區飾銘文帶一週,緣為素寬八瓣葵花形。銘文:“上圓下方,象於天地,中列八卦,備著陰陽,辰星鎮定,日月貞明,周流為水,以名四濱(應作瀆——育成注),內置連山,以旌五岳。”(見圖六)<sup>[28]</sup>

從外觀形式和紋飾佈局等角度看,此式銅鏡似與前列上清含象鑒天地鏡諸式差異很大。如:本式鏡緣為八出葵花形,鏡鈕側裝飾一對相向舉翅的鳳鳥,銘文多至 40 字等等,在其它諸式天地鏡上都沒有這種情況。但如去掉裝飾性的葵花緣和兩鳳,仔細觀察居於鏡中部的上圓下方的主紋和鏡銘,又會明顯感覺該鏡主體內容與前舉諸式天地鏡十分一致。如:居於該鏡鏡鈕上的三重弦圓形,即象徵天,也就是司馬承禎《上清含象劍鑒圖》所云“外圓”、“象天”的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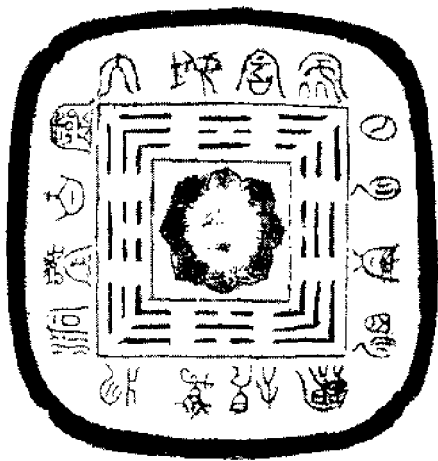
圖六 故宮博物院藏上清含象鑒天地鏡第Ⅳ式實物拓本

圓；三重弦內的八卦，即司馬氏所言“中列爻卦”；卦象二離下的帶點圓形，即司馬氏所言“太陽之精，離爲日也”的日紋；卦象三坎上的帶月牙的圓形，即司馬氏所言“太陰之精，坎爲月也”的月紋；卦象三艮、三巽內側的星圖，即司馬氏所言“星緯五行”；祇是該鏡的圓天中間多出一個“鎮”字，並省却了彩雲紋。再如：居於鏡鈕下的粗綫方形代表所謂方地。方內的多條平行水波紋，表示的即是司馬承禎《上清含象劍鑒圖》的“其方周流爲水，以瀉四溟”；內中的四個連山紋和五個小方點，表示的是五岳，即司馬氏所云“內置連山以旌五岳”，區別僅在於中央的連山紋變成了五個小方點。由此可見，該鏡關於天、地的主題思想和構圖方式，與司馬氏的上清含象鑒天地鏡及上列Ⅰ、Ⅱ、Ⅲ式基本相同，祇不過第Ⅳ式鏡將天、地之紋分置於上、下兩處，而後者是將其重置於一個平面圖內。至於第Ⅳ式的鏡銘，亦與以上事例相同，多是使用司馬承禎《上清含象劍鑒圖》內的論鏡言論，爲說明問題，現將兩者字句列表比較如下：

第Ⅳ式鏡銘	司馬承禎論鏡
上圓下方，象於天地	外圓內方，取象天地也
中列八卦，備著陰陽	中列爻卦，備著陰陽也
辰星鎮定，日月貞明	星緯五行，通七曜也
周流為水，以名四瀆	周流為水，以瀉四溟
內置連山，以旌五岳	內置運山，以旌五岳

五句話中，祇有中間一句表面不盡相同，但實際意思又是一致的：“辰星鎮定”指代表五行之星（辰星、太白、歲星、熒惑、鎮星）的辰星鎮於天中，其與司馬氏的“星緯五行”文意相同；“日月貞明”，見於司馬氏設計的含象鑒鏡圖和Ⅰ、Ⅱ、Ⅲ式鏡銘之中。由此可知，第Ⅳ式銅鏡衍自唐上清含象鑒天地鏡無疑，是該種道鏡的又一品式。

第Ⅴ式，目前僅見一品，係安徽合肥市出土，著錄於程紅《合肥出土徵集的部分古代銅鏡》一文，時代確定為唐，名作“八卦紋鏡”（見圖七），現存合肥市文物管理處，該文介紹此面銅鏡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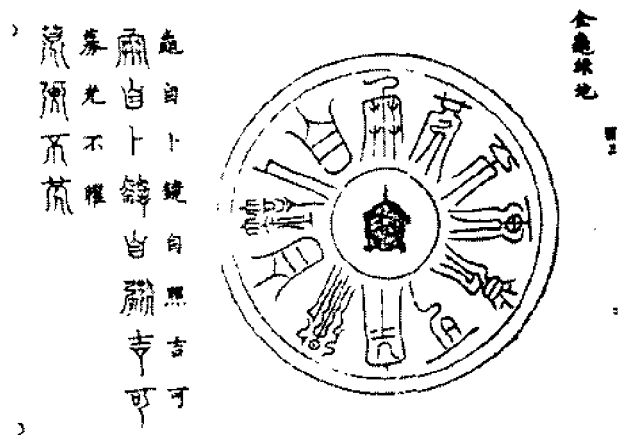


圖七 合肥文管處藏上清含象鑒天地鏡第Ⅴ式實物拓本

亞字形，圓鈕，菱花形紐座，座外為方折環列八卦圖，用雙弦紋框入其內，其外四邊各有4字篆體銘文：“天地含氣，日月貞明，寫規萬物，洞鑒百靈。”素平緣。邊長17.8釐米。此鏡保存較好，鏡面光亮照人。1986年重建包公墓園工地出土。同時出土的有四繫釉陶罐，青瓷斗立碗等器物。應為唐代鏡<sup>[29]</sup>。

銘文第4字釋為“氣”，誤，應作“象”。與前三式比較，該式銅鏡亦當屬於上清含象鑒天地鏡的第一種，主要區別是鏡緣的形態及16字銘的位置，但其主紋“方折環列八卦圖”和四邊的16個“篆體銘文”，則與上述各鏡中的同類紋飾相同，應當是其經過簡化的形式。讀者細觀即明，這裏就不多作解釋了。

司馬承禎《上清含象劍鑒圖》收錄的第二種含象鑒比較簡單，鑒圖主體紋飾分為內外兩區。內區中心鏡鈕的位置為一頭、足具全的龜形紋，龜週留有一定的空白帶；外區是兩弦紋間的銘文帶，有12個道教符篆字，十分明顯突出。鏡圖旁列有鏡銘的篆字及其楷書釋文，作：“龜自卜，鏡自照，吉可募，光不耀。”鏡圖另一側題“金龜綠地”4字，當是指圖中央的龜鈕和鏡地顏色（見圖八）。<sup>[30]</sup>為與前述天地鏡相區別和行文方便，我們這裏稱此種銅鏡為上清含象鑒龜自卜鏡。



圖八 《上清含象劍鑒圖》收錄第二種鏡圖

此種含象鑒實物較少，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一面，見著於郭玉海《故宮藏鏡》<sup>[31]</sup>。徐乃昌《小檀樂室鏡影》卷四亦收錄一枚，造形、紋飾與故宮鏡完全相同，據著錄的拓本測量，該鏡直徑17.6釐米，比前者稍小點<sup>[32]</sup>。現以故宮鏡為例試做說明，郭玉海先生介紹該鏡說：

龜自卜八卦鏡。唐。直徑18.15釐米，重936.5克。龜背紋紐。三區配置，以銘文為主。素地。素緣。內區為八卦紋一週，中區飾篆書銘文，外區飾楷書銘文，銘文內容與中區同。銘文：“龜自卜，鏡自照，吉可貞，

光不耀。”（見圖九）



圖九 故宮博物院藏上清含象鑒龜自卜鏡實物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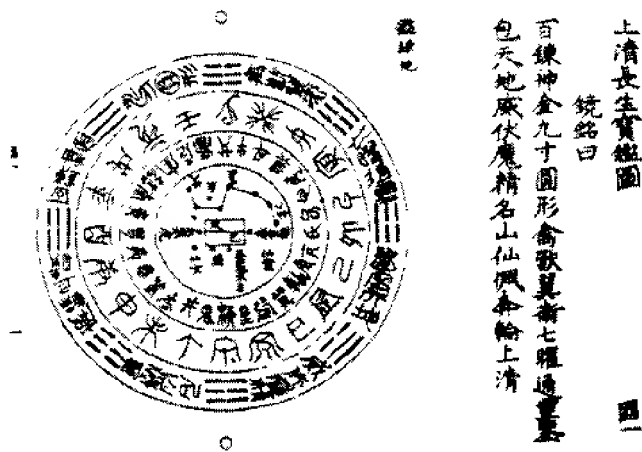
該鏡鑄製規範，銘飾精潔美觀，尤其是中區的符篆，字體端莊，線條勻稱而極具力度，很有點金鈎鐵畫的味道。如將實物與《上清含象劍鑒圖》載錄的鏡圖進行對比，可以看出兩者大致相似，但局部的細微差別也比較明顯。第一，鏡圖中心的龜有頭與四足，實物之龜則是一塊龜腹甲的樣子；鏡圖龜的四週為一片無紋素地，實物龜鈕的週圍，則是一圈八卦的卦象。第二，兩者符篆有多個微小差別。鏡圖“龜自卜”12個篆字作逆時針轉讀，實物的12字則作順時針的轉讀；鏡圖的符篆字是常見的正寫，實物的符篆則是罕見的反體字，這從龜、鏡、照、可4個篆字的寫法可以看出；另外兩者的符篆的筆法也不盡相同，如龜、鏡、照、吉、可、耀等等。第三，鏡圖外區狹而平素無紋，實物外區則是符篆的12個楷書漢字釋文，作“龜自卜，鏡自照，吉可貞，光不耀”，其中的“貞”字在鏡圖旁的符篆楷書釋文中作“鼻”。雖然兩者有如上差別，但並不妨礙人們對該鏡的主題內容的理解。又據前邊我們對上清含象鑒天地鏡第Ⅰ式及鏡圖的比較考證，可以認為兩者的細部差異，皆當與鏡圖的歷代傳抄、轉刻有關，應以遠遠早於明《正統道藏》的唐代銅鏡實物紋飾加以糾正，也就是說實物纔是可靠的唐代道教上清含象鑒龜自卜鏡，儘管它是通過道書鏡

圖提供的線索分辨出來的。

### 三

第二類唐代道教鏡全部見於道書《上清長生寶鑒圖》，可以名之為長生寶鑒類，現知實物和曾經著錄過的實物有3種6件。

第一種，即《上清長生寶鑒圖》載錄的首品鏡圖，為使讀者瞭解該幅鏡圖的內容，筆者這裏稍做解釋（見圖十）。<sup>〔33〕</sup>此圖前有一段文字，為：“鏡銘曰：



圖十 《上清長生寶鑒圖》收錄第一種鏡圖

百鍊神金，九寸圓形。禽獸翼衛，七曜通靈。鑒包天地，威伏魔精。名山仙佩，奔輪上清。”鏡圖以一個小方塊即鈕為中心，用3弦紋分作四區。第一區，鈕為方形，上有“戊”、“己”二字。鈕上為北斗七星圖案，斗口內有一星點，旁列一“辰”字，是標誌該星點為辰星。斗第一星旁有“神人”二字，斗尾六、七星處有“仙人”二字，斗第四星旁標“玄武”字樣。鈕右有一星點，旁標“歲”字，是指該星為歲星，下係“青龍”二字。鈕左有一星點，旁標“太白水”字樣，是指該星為太白星即水星，下係“虎”字，指四靈中的白虎。鈕下部有三個星點，左星點旁無字，下有“仙女”字樣；中間星點稍側下標“鎮”字，指該星為鎮星；右星點側下旁標“熒惑”字樣，指該星為熒惑星，下係

“朱雀”字樣，再旁側是“仙童”二字。據此，知第一區全部都是道教內容，其爲：中央戊己，北斗七星，辰星、歲星、太白、鎮星、熒惑五星與未標爲何物的圓點，此似爲五星加日月的七曜之圖但少一星點；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靈，以及神人、仙人、仙女、仙童諸仙品。第二區，較爲簡單，係用符篆寫出的二十八宿星名，自右向左逆時針轉讀爲：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昂、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轸。除個別符篆外，大多數可用通行的篆書認讀。第三區，是用十天干（少戊、己）與十二地支字混寫的銘文帶，現順時針字序釋出：子、癸、丑、寅、甲、卯、乙、辰、巳、丙、午、丁、未、申、庚、酉、辛、戌、亥、壬。第四區，係八卦與 32 個符篆組成的銘文帶，每 4 個符篆間插一卦象，其爲：百鍊神金☰（乾卦），九寸圓形☷（坤卦），禽獸翼衛☳（震卦），七曜通靈☶（艮卦），鑒包天地☱（兌卦），威伏魔精☷（坤卦），名山仙佩☷（坤卦），奔輪上清☲（巽卦）。鏡圖旁注“鑒綠地”字樣。該鏡圖比較複雜，其中一些紋飾與唐《神仙鍊丹點鑄三寶照法》談到的三照鏡紋相同或相近，如北斗、二十八宿、六十甲子名號、左龍右虎、國號星辰等。

過去這種銅鏡的實物沒有著錄過，但近年則找到一品，1973 年浙江省上虞縣文化站收集。發現時，銅鏡已破裂成兩半，邊緣部分殘缺一小塊，出土的時間、地點及伴出的器物的具體情況，已經無法查出。因該鏡極具唐代風格，且鏡背有天象紋飾，故被定名爲“唐代天象鏡”（見圖十一）。任世龍先生描述此鏡說：

銅鏡的直徑爲 24.7 釐米、厚度達 4—5 釐米（原報導如此——育成注），正面磨光、背面有一長 2.7 釐米、寬 1.6 釐米的瓦鈕。背面所鑄紋飾的佈局，以鈕爲中心鑄出三個同心圓。小圓直徑 16.35 釐米，內佈日、月、金、木、水、火、土星，即七曜，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北斗七星及四仙人像。中圓直徑 18.8 釐米，圓週內鑄出二十八宿的名稱，從東方開始，其順序爲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昂、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轸。“氐”應是“氐”，“觜”當爲“觜”。大圓直徑爲 20 釐米。內鑄天干地支，從正北的子開始，由北而東的順序：子癸丑寅甲卯乙辰巳丙午丁未申庚酉辛戌亥壬，





圖十一 上虞文化站藏上清長生寶鑒百鍊鏡實物拓本

缺“戊、己”。大圓外鑄出八卦圖，銘文一週，其：銘百鍊神金，九寸圓形，禽獸翼衛，七曜通靈，鑒□天地，威□□□，□山仙□，奔輪上清<sup>[34]</sup>。從報導和公佈的實物拓本可知，這件所謂“唐代天象鏡”，與我們前列的《上清長生寶鑒圖》第一品幾近相同，內容則完全一致。一、兩者構形和區劃相同，都是圓形並用三道弦紋劃分為四區，即報道所稱“以紐為中心鑄出三個同心圓”，祇不過各區狹闊不同罷了。二、兩者中心圓區的內容相同，皆是由方形紐、北斗、七曜、四靈（或稱四神）、四神仙組成，區別在於鏡圖標出的是其位置和文字名稱，實物則把它們全部形象化或放大，如將日紋鑄成帶點的大圓，月作雙圓，甚至有白兔搗藥之形（惜原拓不夠清楚）。三、兩者二區銘文相同，都是二十八宿名字，位置亦同，即東方七宿在青龍之側，北方七宿在玄武之側，西方七宿在白虎之側，南方七宿在朱雀之側。區別在於鏡圖之字為符篆，實物之字作稍扁、帶有隸味的楷書。四、兩者三區內容相同，差異也是字體。五、兩者四區也基本相同，皆為八卦圖案與同樣的銘文組成，祇是實物多

出一“銘”字，而其殘缺字完全可依鏡圖對應銘文補出。由此，我們認為上虞發現的這件唐代銅鏡，實際上就是道教上清長生寶鑒的一種，是以道教思想信仰為核心內容而鑄製的道鏡，為與其它道鏡相區別，我們這裏名其為上清長生寶鑒百鍊鏡。需要說明的是，《上清長生寶鑒圖》第一品鏡圖為我們找尋唐百鍊鏡提供了重要依據，但它畢竟祇是明代所刻的示意性繪圖，圖上有明顯的違背道教常識的訛誤，如四區的八卦中的坤卦卦象☷，竟然在該幅八卦中3次出現，而遺離、坎二卦卦象，當係不諳道法的抄手或刻工造成。浙江上虞縣文化站的實物纔是最標準的上清長生寶鑒百鍊鏡。

第二種，即《上清長生寶鑒圖》載錄的第二品鏡圖（見圖十二）。<sup>[35]</sup>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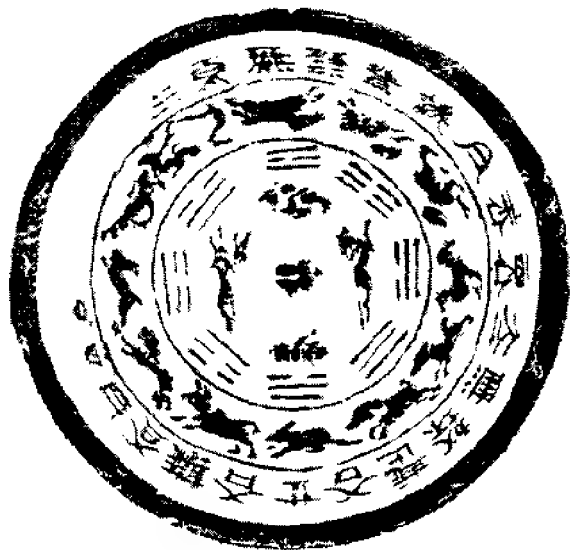


圖十二 《上清長生寶鑒圖》收錄的第二種鏡圖

沒有說明文字，按圖識別，此鏡紋飾有五：四靈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之象，八卦卦象，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酉雞、戌狗、亥豬十二屬相圖，24個難以辨識通讀的道教秘字，兩卦象圖。各紋基本清楚，這就為我們按圖索驥提供了門徑，為研究方便和與它鏡相區別，本文將此鏡定名為上清長生寶鑒秘字鏡。

在有關著錄中，我們見到4件紋飾基本相同的古鏡，依其鏡體形制，可分作兩式。第I式，係3件圓形鏡，2鐵1銅。北宋末王黼《宣和博古圖》卷三十錄2鐵鏡，分別名作“唐八卦鐵鑒”、“唐十二辰鐵鑒”<sup>[36]</sup>；徐乃昌《小檀樂室鏡影》卷四收錄1銅圓形鏡，名作“八卦十二生肖生鏡”<sup>[37]</sup>。三鏡紋飾內容、各紋排列次序完全相同，差異在於有無弦紋和秘字的完缺，故這裏僅以徐氏藏者為例說明。

該鏡拓直徑 17.5 釐米，鏡上道教 24 秘字有殘，僅存 19 字（見圖十三）。實物現



圖十三 徐乃昌舊藏上清長生寶鑒秘字鏡第Ⅰ式實物拓本

存何處不詳，按徐鏡為日人所得之說，似當落於日本。對該鏡年代，我們確定為唐物，因前說《宣和博古圖》所列 2 件紋飾相同的古鏡皆標為“唐”，是知北宋人早已持此意見，故從之。如將該鏡與道書《上清長生寶鑒圖》第二品鏡圖比較，可以明確看出兩者大同小異。皆是以四靈、八卦、十二生肖、24 秘字，構出鏡紋。差異有二：徐鏡兩弦紋分別在八卦、十二生肖外，鏡圖則是在十二生肖、24 秘字外；徐鏡為四靈、八卦、十二生肖、24 秘字四圈紋飾，鏡圖則多出一圈僅有兩個卦象的紋帶。前一點對紋飾意義沒有甚麼影響，可以不計；後一點則很可能是鏡圖有誤，這不僅是因《宣和博古圖》、《小檀樂室鏡影》載錄的實物皆無鏡圖多出的卦象紋帶，而且在鏡圖本身這圈卦象紋就與八卦紋相矛盾，頗顯重複，故我以為鏡圖多出的卦象紋帶亦當與抄手、刻工的訛誤有關，徐氏舊藏上清長生寶鑒秘字鏡第Ⅰ式實物拓本等，纔是該式道鏡的本來面目。

第Ⅱ式，僅見到 1 件，著錄於徐乃昌《小檀樂室鏡影》卷四，是件方鏡，名作“八卦十二肖生鏡”，鏡拓邊長 17.4 釐米（見圖十四）。<sup>[38]</sup>該鏡紋飾為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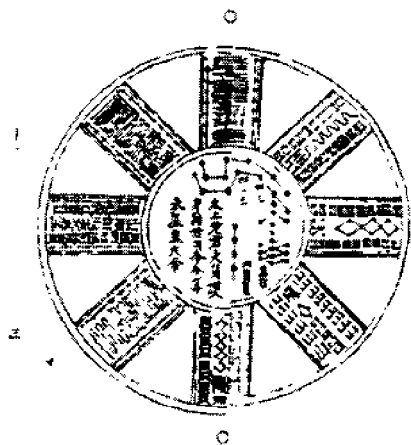
卦、十二生肖、24 秘字，各紋按鏡體作方圍形。與第Ⅰ式相較，除鏡紋呈方形外，還缺少四靈紋，但全部鏡紋皆可在Ⅰ式鏡上見到，明顯衍自後者。因該式秘字鏡不見於宋代，宋鏡中亦無以此種秘字為紋飾者，故我們暫將其列為唐代道鏡。



圖十四 徐乃昌舊藏上清長生寶鑒秘字鏡第Ⅱ式實物拓本

第三種，即《上清長生寶鑒圖》所錄第五品鏡圖。此圖與前述道書鏡圖和著錄實物比較，紋飾顯得十分詭異，其由二弦紋隔開，形成內外兩區。內區由星圖和五行長短不一的銘文組成。星圖最上部是兩個相疊的用綫相連的北斗七星，有可能表示的是道教雌雄雙斗，斗尾之下是一串比較密集的星宿，還有 4 星以直綫相連，插於銘文中，最神秘的是斗星中部下有兩個數目字，右起左行讀為“四三”、“四一三”；五行銘文為：“真君，四員星，太上老君大員護身籍君，司命令箒，參星皇大帝”。外區是 8 道重重疊疊的道教大符，道符內間有符篆化的可識漢字，如上方正中太符裏有“雲陵陰”等字樣，左方正中道符下部有“天堂”字樣，右下角道符兩側分別為 6 個“山”字和 9 個“山”字，中間有“宗”、“曰”等字樣（見圖十五）。<sup>[39]</sup>做為這種古鏡紋飾的符圖結構繁複，《上清長生寶鑒圖》收有四品，其中一品鏡圖旁注有“明鏡圖符”4 字，所指

當是此類鏡紋。



圖十五 《上清長生寶鑒圖》收錄的第三種鏡圖

在實物中，我們也發現一面飾有八通道符的銅鏡，係河南省博物院（原河南省博物館）藏，見著於《河南省博物館館藏青銅器選》一書<sup>[40]</sup>，館藏名稱爲“八方星座鏡”，鑄造時間定爲“唐代”，直徑 14 釐米。著錄者介紹該鏡說：“圓形鏡，帶狀紐。內區飾星座圖並有銘文 6 行 30 字，皆爲道教識語。外區飾八方星座圖，並有道符銘刻若干。”（見圖十六、彩色圖版二）如將這面銅鏡與前列《上清長生寶鑒圖》所錄第五品鏡圖相比較，人們會感覺除個別細部外，兩者有着驚人的相似。如：兩者都是以弦紋隔開分爲內外兩區，內區上部同爲相疊的雙斗，祇是實物的雙斗的最後一星係共用；尾部之下同樣是一串密集的星象，祇是鏡圖直綫連接的 4 星，在實物上已從銘文間移至較爲密集的星群之旁；斗下也有兩組神秘的數字，但實物的數字稍異，一爲“四三”，另一爲“四一二”；實物的五行銘文在除去 5 個數目字外，剩下的 25 個銘文爲：“真皇，四真星白，太上老君大員護人籍君，司命定算，參星皇大帝”，其比鏡圖銘文多“白”字，“真君”作“真皇”，“四員星”作“四真星”，“護身”作“護人”，其 21 字和文句完全相同。再如：兩者外區同爲 8 道重重疊疊的道符，各對應之符的形制、結構也大體相同，前列鏡圖符中的“雲陵陰”、“天堂”、“山”、“宗”、“日”等可識的符文字樣，皆可在銅鏡實物相對應的道符中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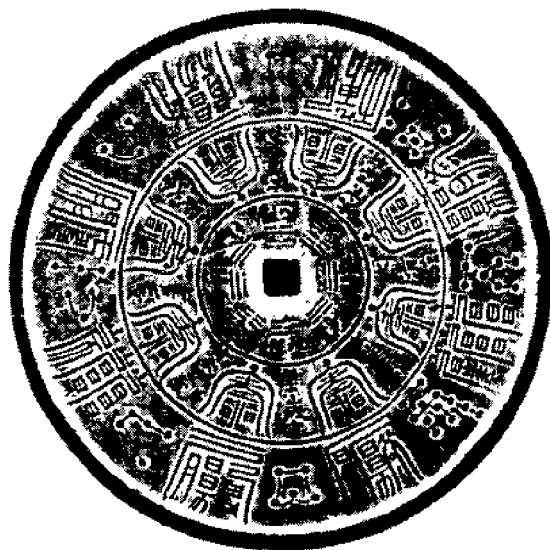


圖十六 河南省博物院藏上清長生寶鑒道符鏡

據此，我們認為兩者表現的是同一種唐代道教銅鏡，本文此處定其名為上清長生寶鑒道符鏡。至於兩者細部的一些具體差別，仍與鏡圖的傳抄、版刻訛誤有關，當以河南發現的道符鏡實物糾正之。

在唐代有關銅鏡中，我們還見到幾種明顯屬於道教鏡系統但不見於道書記載的實物，由於資料限制，本文僅列舉一種。該種銅鏡現存多件，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 1 面，見著於郭玉海《故宮藏鏡》<sup>[41]</sup>；湖南省博物館藏有 1 面，見著於該館所編《湖南出土銅鏡圖錄》<sup>[42]</sup>；洛陽博物館也藏 1 面，見著於該館所編《洛陽出土銅鏡》<sup>[43]</sup>；梁上椿《岩窟藏鏡》亦曾著錄 1 面，惜不知其實物現存何方<sup>[44]</sup>。對於這種銅鏡的命名和所屬時代，鏡學專家們的意見不很一致。郭玉海先生和《湖南出土銅鏡圖錄》、《岩窟藏鏡》兩書，分別稱其為“星象紋八卦鏡”、“八卦符籙鼎紋鏡”、“符籙星象八卦鏡”，確定該種銅鏡為唐代之物。洛陽博物館和郭鳳娥先生稱其為“八卦星紋鏡”、“八卦鏡”<sup>[45]</sup>，認為是元代之物；孔祥星、劉一曼先生稱其為“八卦星相鏡”，也將其時代定為元<sup>[46]</sup>。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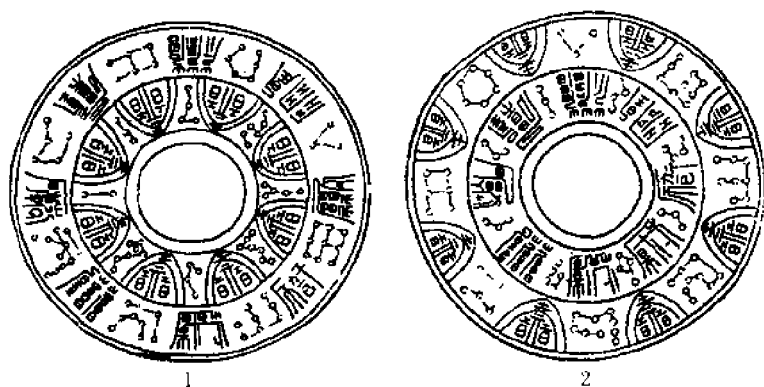
認為唐代說比較準確。就現存實物而言，這種銅鏡較大，也相對厚重，故宮鏡直徑 22 釐米、重 1184.9 克，洛陽鏡直徑也是 22 釐米、重 1135 克，梁上椿鏡直徑 21.5 釐米、重 1200 克，湖南鏡最小，直徑亦達 20.8 釐米，與唐鏡形體較大、厚重的風格一致；其紋飾綫條也比較勻稱精細，與元代鏡紋粗寬的風格頗有不同，現將故宮鏡拓本錄出，請讀者品味（見圖十七）。郭玉海先生介紹此鏡說：



圖十七 故宮博物院藏唐代道教十六符鏡

方鈕。三區配置，以銘文為主。素緣。內區銘文：“（乾）四陰，（坎）陽元，（艮）二陽，（震）三陽，（巽）四陽，（離）花陰，（坤）二陰，（兌）二陽。”中區飾八同形符，符間飾銘文，依次為：“元長父舍，玄凌交度府，太玄禁府，太清館，太華臺，紫薇（應作微——育成注）宮，黃帝大居堂，太素右堂。”外區飾八不同形符，間飾星紋。

該鏡表現出的唐代道鏡內容、風格，與前列唐上清長生寶鑒道符鏡極為接近。更為重要的是，在兩宋古書中，以此種鏡紋為飾之物已存。如：南宋淳熙三年（1176）編定的《古玉圖譜》中，即收錄兩件刻劃同種紋飾的古玉璧，一件符序與鏡紋相同（見圖十八 1），一件符序顛倒（見圖十八 2）。<sup>[47]</sup>是知，此種道符



圖十八 淳熙三年《古玉璽譜》承古玉璽圖

紋飾南宋即存，並且其為“古”矣！表明此類紋飾物品的出現絕不可能晚於南宋。而北宋末成書的王黼《宣和博古圖》正收錄1件以此紋為飾的鐵鏡，名稱作“隋十六符鐵鑒”，其文介紹說：“隋十六符鐵鑒，徑七寸九分，重一斤十有一兩，銘三十四字。”<sup>[48]</sup>以中國歷史博物館所藏宋鑲金銅尺（一尺當今30.9釐米）計之，這件鐵鑒徑24.411釐米；以同館所藏宋三司布帛尺（一尺當今26.95釐米）計之，這件鐵鑒徑21.3095釐米<sup>[49]</sup>。與今所存幾種銅鏡的尺寸22釐米、20.8釐米非常接近（見圖十九）。當然，《博古圖》將其定為隋代之物，證據不明，但其圖所錄皆漢唐舊物却是眾所週知的，至今未見有晚於唐代者。由此，我們認為郭玉海諸先生將幾件銅鏡定為唐代之物是比較準確的，元代說差之太遠，不其可靠，故從唐代說。

這種銅鏡具有濃厚的道教鏡格調，特別是中區、外區的16個符文，各以8通列之，與前面說到的道書《上清長生寶鑒圖》收錄的4種道符鏡意氣相通，故我們採用《博古圖》的提法，定其名為唐代道教十六符鏡。同樣，鏡上的楷書銘文“黃帝大居堂，太素右堂，元長父舍，玄凌交度府，太玄禁府，太清館，太華臺，紫微宮”等名稱，皆與道教信仰有關。黃帝，原為古傳說人物，後來進入道教，成為靈寶派的著名神祇“元始五老”之一，稱“中央玉寶元靈元老黃帝”等等<sup>[50]</sup>，“黃帝大居堂”即道教認為的該神居室。其他太素、元長、玄凌、太玄、太清、太華、紫微之稱，皆如此類，在道書中多可找到他們的蹤影；所謂堂、舍、府、館、宮之名，是指道教諸神居處、府邸或仙所，其





圖十九 《宣和博古圖》的十六符鐵鑑圖

中尤以“紫微宮”最為著名，或為神宮，或為道教經典藏所。如道經《上清金真玉光八景飛經》云：“立夏之日，太極上真三元真人上詣紫微宮。”<sup>[51]</sup>《道門經法相承次序》卷中說：“紫微宮朱霍府，右東明高上虛皇君所居。”<sup>[52]</sup>《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云：“凡諸真經皆結空成字，聖師出化，寫以施行。玉牒金書，七寶為簡，後世竹木縑紙代充，舊經目錄元數，大玄都玉京山上紫微宮有之。”<sup>[53]</sup>這清楚表明，此種唐代十六符鏡為道教鏡的一種無疑。梁上椿《岩窟藏鏡》指出該“鏡文完全為道家者流所作”<sup>[54]</sup>，其言甚確。

以上所述現存或有關鏡學著作載錄的 6 種 21 件唐代道鏡實物紋飾，與一般裝點美化生活的日常用鏡的紋飾，有着明顯而又重要的區別，具有特殊的思想學術意義。從其紋飾內容上看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主要表現的是道教樸素的物質的宇宙觀，如上清含象鑒天地鏡、上清長生寶鑒百鍊鏡，鑄器道士力圖將自己生活其中的整個物質世界和宇宙天空，通過天圓地方這種形式和日、月、星、雲和山川、五岳、流水等物象，濃縮在古鏡上，即所謂“九寸圓形”“鑒包天地”，每一面鏡子代表的就是一個宇宙的結構，或謂宇宙模式。第二類

主要表現的是道教的神秘主義的認識方法，如上清含象鑒龜自卜鏡、上清長生寶鑒秘字鏡，鑄器道士力圖把社會生活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全部訴諸於如同鏡子照人一樣清徹洞明的卜問，此即“龜自卜，鏡自明”銘文的寓義，每面鏡子代表的就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或啓示。第三類主要表現的是道教的傳統的符法意識，如上清長生寶鑒道符鏡和十六符鏡，鑄器道士力圖通過佈滿鏡體的道教符文，來顯示道符籠天罩地充斥於四面八方，是代表諸天星神和諸官府神祇意志的，此即鏡上道符置於八方或符間雜著星圖、官府名稱的本意。總而言之，這些唐代道教鏡都或多或少或偏或全地體現着道教的某種思想或某一觀念，是這一觀念的物化表現形式，是那個時代的不可多得的宗教精神的凝固物，具有無法替代的文化史料價值，我們應當給予充分的重視和研究。

## 注 釋

- [1] 梁上椿《岩窟藏鏡》第三集，育華印刷所，1941年，14頁。
- [2] 沈從文《唐宋銅鏡》4頁，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1958年。
- [3] 陳佩芬《上海博物館藏青銅鏡》12頁，上海書畫出版社，1987年。
- [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歷代銅鏡紋飾》9、10頁，河北美術出版社，1996年。
- [5] 轉引自孔祥星《略論中國古代人物鏡》，《文物》1998年第3期。
- [6] 《道藏》第18冊，650頁，上海書店等，1994年8月第一版影印本。
- [7] 同[6]第6冊，683至686頁。
- [8] 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七冊，386至445頁，中華書局，1993年。
- [9] 《全唐文》卷三七《元宗皇帝》，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本。
- [10] 同[6]第6冊，685至686頁。
- [11] 同[6]第6冊，683頁。
- [12] 同[8]訓詁多引自福永光司《道教的鏡與劍——其思想的源流》一文，間有個別不同，為本文作者所加，陋誤之處，由余個人負責。特此聲明。
- [13] 同[6]第6冊，683至684頁。
- [14] 各藏家與著錄者，多將此字釋作“爲”，實誤，應從明《正統道藏》本鏡圖符篆楷書釋文，作“象”。
- [15] 郭玉海《故宮藏鏡》121頁，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
- [16] 同[6]第6冊，683頁。

- [17] 同 [6] 第 6 冊，683 頁。
- [18] 洛陽博物館編《洛陽出土銅鏡》圖版 83、圖版說明 12 頁，文物出版社，1988 年。
- [19] 同 [15]《故宮藏鏡》121 頁。
- [20] 同 [18]《洛陽出土銅鏡》圖版 81、圖版說明 12 頁。
- [21]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南濠縣石家莊古墓葬發掘簡報》，《考古》1963 年第 2 期。
- [22] 孔祥星、劉一曼《中國銅鏡圖典》763 頁，文物出版社 1992 年。
- [23] 同 [6]《道藏》第 6 冊，686 頁。
- [24] 同 [15]《故宮藏鏡》117 頁。
- [25] 楊桂榮《館藏銅鏡選輯》（五），《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94 年第 1 期。
- [26] 旅順博物館編《旅順博物館藏銅鏡》129 頁，文物出版社，1997 年。
- [27] 同 [1]《岩窟藏鏡》第三集，圖一一三。
- [28] 同 [15]《故宮藏鏡》117 頁。
- [29] 程紅《合肥出土徵集的部分古代銅鏡》，《文物》1998 年 10 期。
- [30] 同 [6]《道藏》第 6 冊，684 頁。
- [31] 同 [15]《故宮藏鏡》119 頁。
- [32] 徐乃昌《小檀樂室鏡影》卷四葉十五，南陵徐氏清廬，1930 年影印本。
- [33] 同 [6]《道藏》第 6 冊，679 頁。
- [34] 任世龍《浙江上虞縣發現唐代天象鏡》，《考古》1976 年 4 期。
- [35] 同 [6]《道藏》第 6 冊，679 頁。
- [36] 宋·王黼《宣和博古圖》卷三十葉十五、十六，《欽定四庫全書》本。
- [37] 同 [32]《小檀樂室鏡影》卷四葉十四。
- [38] 同 [32]《小檀樂室鏡影》卷四葉十四。
- [39] 同 [6]《道藏》第 6 冊，679 頁。
- [40] 河南省博物館編《河南省博物館館藏青銅器選》圖版 187，香港攝影藝術出版社出版。
- [41] 同 [15]《故宮藏鏡》118 頁。
- [42] 湖南省博物館編《湖南出土銅鏡圖錄》166 頁，文物出版社，1960 年。
- [43] 同 [18]《洛陽出土銅鏡》圖版 206、圖版說明 25 至 26 頁。
- [44] 同 [1]《岩窟藏鏡》第三集團一一五。
- [45] 郭鳳娥《洛陽博物館收藏一面元代八卦鏡》，《中原文物》1988 年 4 期。
- [46] 同 [22]《中國銅鏡圖典》892 頁。
- [47] 《宋寧熙敕編古玉圖譜》卷十二，《四庫全書存目》影印本。
- [48] 同 [36]《宣和博古圖》卷三十葉十四。

[49] 梁方仲《梁方仲經濟史論文集補編》212頁，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

[50] 同〔6〕《道藏》第1冊，728頁。

[51] 同〔6〕《道藏》第34冊，56頁。

[52] 同〔6〕《道藏》第24冊，788頁。

[53] 同〔6〕《道藏》第24冊，734頁。

[54] 同〔1〕《岩窟藏鏡》第三集團一·一五。

1998年5月第一稿

1999年3月第二稿

## Daoist Mirrors of the Tang Dynasty

Wang Yucheng

### Summary

Daoism was well established in the Tang dynasty, Daoist bronze mirrors being one of the clearest indications of that development. To date, however, researchers have rarely used reliable sources to recognize these mirrors. Most references have been based on subjective inferences rather than actual Daoist documents.

This study is the first to combine research on written sources and artifacts to investigate Tang Daoist mirrors.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is the discovery that the texts found in *Shangqing hanxiangjian jiantu* 上清含象劍鑒圖 and the *Shangqing changsheng baojian tu* 上清長生寶劍圖, both found in the *Zhengtong Daoist Canon*, represent mirror styles that were in actual use by Daoists in the Tang, and were by no means mere imaginary illustrations or descriptions.

Samples of these artifacts can be found at the Beijing Palace Museum, the Henan Provincial Museum, the Museum of Luoyang,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ese History, and also in various private collections.

The patterns on these mirrors are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n ordinary mirrors. Whether they are models of Daoist cosmology or images representing concepts of

Daoist belief, these patterns are symbolic configurations of Daoist philosophical precepts, principles, or specific religious ideas. The mirrors are ritual objects designed and created by followers of Daoism. Although few in number, these mirrors are remarkable among the many kinds of ancient mirrors both for their specifically identifiable historical and religious attributes, and thus are an important scholarly resource for the study of Tang Daoism and ancient mirrors in general.

## 敦煌殘抄本《太上濟衆經》考釋

王 卡

筆者曾撰短文《敦煌 S.810 號殘抄本的定名》，近日檢視舊稿，多有未備，因拾遺補缺，合成一篇。

按英、法、中國所藏敦煌遺書中，已發現南北朝道教佚經《太上濟衆經》之殘抄本六件。惜迄今所見敦煌遺書目錄書及影印圖版書中，對此六件抄本之著錄定名，多有誤題或遺漏。今略作考釋，以供治敦煌學諸君探討。

### 一、《太上濟衆經》之抄本及內容

《太上濟衆經》是明《正統道藏》未收的一部道經，歷代公私書志及道書目錄均未見著錄，其內容文字也不見於現存道教經書的引述。雖然在《雲笈七籤》卷三一收入一篇題名《濟衆經》的短文（明《萬曆續道藏》收錄同書，題作《太上洞玄濟衆經》）。但這篇經文假托太上道君與普光真人問答，討論人之形體與識神形成的因緣及其合一不二的關係。從其內容看，這是一篇唐代出現的短經，與本文要探討的敦煌本《太上濟衆經》無關。

另外，明編《道藏闕經目錄》也著錄有“正一法文盟威濟衆經”。從經名看，這是南北朝問世的早期天師道大型經書《正一法文》中闕佚的一卷。《正一法文》原書有一百卷，現存明《道藏》中尚殘存其中九篇十二卷。從這些殘卷的篇目及內容看，也與敦煌本《太上濟衆經》完全不同。因此可以斷定，《闕經目》著錄的《正一法文盟威濟衆經》，與敦煌本《太上濟衆經》不是同一部道經。總之，《太上濟衆經》最遲在明代已從《道藏》中徹底消失。

在敦煌抄本中，首次發現了《太上濟衆經》的殘抄本。據大淵忍爾《敦煌

道經目錄編》著錄，法藏敦煌漢文遺書中，有《太上濟衆經》的殘抄本兩件，即P.2364（尾題卷第八）、P.2792（尾題卷第廿四）號抄本。另據劉屹博士《敦煌道經目錄編補遺》披露，在法藏敦煌藏文遺書的縮微膠片中，發現P.t.552v號殘抄本一件，尾題“太上濟衆經卷第四十”。由此可知，《太上濟衆經》原本應是一部至少有四十卷的大型道經。對這部道經的內容及其問世年代，在大淵先生的《敦煌道經目錄編》及《圖錄篇》發表之前，研究道教文獻的學者幾乎一無所知。爲方便討論，現將兩件殘抄本錄文如下：

（P.2364 抄本，前缺）

□□□天人，率于大衆四京一兆，集于道門／。中有天王<sup>①</sup>，投辭啓願，自請不人居天樂宮／<sup>②</sup>，以逕年久，私心恨畏，天樂福盡，皆亦下生／，畏此之因，庶懷罔極。今遭太極〔无〕上中皇真／尊<sup>③</sup>，嚴光頂足，普光九土，照耀我等，天宮未昔／所見<sup>④</sup>，今日而覩。余時天人欣歡有因，將率神仙／德道之人<sup>⑤</sup>，乘龍寶車，旌旗流素，鼓鐘玄黃，暉／赫華蓋，天人侍從，百千伎樂，遊觀紫極，仰瞻／太極无上中皇真尊。既至宮門，陳辭啓白：自／昔下皇之初，我等天人九土群生，當尔之時／，道隱光相幽冥，於此之間，習習不明，不見道／光，恨耻有言，言何能宣。我時光輔，以爲賢臣／，教民勤脩，苦行積善，勤勤不息，叩叩不止／。三八之年，情感靈至，忽有一人，號曰真人，告／諸四方九土三十六天七十二小王支別國／主：冥寂之因，如何有之，汝等群生，善聽善思／，精運妙光，在世積久，時人不脩，故令如此。我／念君等，幽冥來久，未有光相。若能聽尋過／狀，歸心道門，精心真炁，勤勤叩博<sup>⑥</sup>，不問男女／，恭恭盡礼，如時脩習，種以稻糧，不時不脩，福／亦難至，如時脩理<sup>⑦</sup>，富樂將有。余時天人聞是／啓訓，即以脩之，脩之未久，人神並心。余時告者即作方便，求精重明，結炁金城，三光出焉／。群生既得三光覆載之相，心情愛樂。如脩求／善，但不思之，權道可至，不思不念，道將何／至。汝等天人，宜各精脩，登壇叩博<sup>⑧</sup>，六時香火／，可以續明之福，可以求脩相光之會。如今天／灾地變，殊古九厄，弥大七灾，宜各努力<sup>⑨</sup>，自求多福，可度過難，得爲種人<sup>⑩</sup>，太平之福，於此爲始。

太上濟衆經卷第八

①天王：原誤作“天玉”，據文義改。②不入：疑當作“不入”。③“元”字據後文例補。④未昔：疑當作“昔未”。⑤德道：疑當作“得道”。⑥⑧叩搏：疑當作“叩搏”。⑦脩理：原誤作“修里”，據文義改。⑨努力：原誤作“怒力”，據文義改。⑩“得”字原誤作“凡”，據文義改。

(P.2792 寫本，前缺)

度，可以訓民，以成太平，以致長生，神仙共遊，就新除故，得令神明。如脩王道，在新不驕，爲君施恩，爲臣當忠，爲民當慎，爲子當孝，爲父當慈，爲兄當恭，爲夫當接，爲妻當愛，爲弟當順。會陽並進，天道合德，地道合節，人道合礼。太平之脩，行如行訓<sup>①</sup>。是時廣啓先生，時在坐，思省妙言，用自啓悟我等天人，四方神仙、九土群生，告七十二土三十六國支別君王，盡朝九極太上中皇真尊，皆得此勅，願樂下生，長生延壽三萬八千年。於中脩理，鍊神精素，善和六府，康濟五藏，兼脩十二支別節數、左/右六合節百八并數，左右三百六十節，上炁於鼻，中炁於心，下炁於齊<sup>②</sup>。唯生其難，爲之不/易。是時聖人言宣之訓，天生萬象，唯人爲貴。如樹於菓，樂實衆多，以育天人<sup>③</sup>，便弃支本，不/脩其初，或脩其末，不歸其始，或管其終。如此之人，脩行反覆，福會難至。如王脩行反覆之，患不獲之，既獲之後，〔不〕絕五欲<sup>④</sup>，非道惡真，笑直/競政，便集連惡，所衆千兆。或令出宣，如風發/動，既至之時，群生錯政，便從其惡炁怒心，並/作奸昌狂<sup>⑤</sup>，意輕明土水運之主，禍亂四方，逆/起九土。如樹本生，樂有菓實，不期風霜駢除/不濟。我等天人，亦惠靜居，不期暴君不恤四/方，不惠九土，信奸任或<sup>⑥</sup>。如虎食肉必不足，便/復思生安步，夙角揚鹿，觀便適意取備，風馳/電速，一時之間煞害群生，十京八兆，集聚山/積。分表大小，交可齊同，中有邪則亦立時節，亦立法度競之，心意不齊，政中有得失，受罪/斬行。觀汝廣啓先生統政之曰，唯如此政，有/何善哉。是時九極太上中皇真尊苦宣惡賊，夙切群俗讐頑闇塞，但知貪色快意，迷心情/變，或形神錯異，不如孝慈敬愛之訓。虎教四/方，唱狂害善，以恭口命。狼訓九土，迭煞衆鹿，食肉飲血，以恭形體。如得天人廣啓先生，有/如此過，虎欲狼害黎民之明。所以然者，賦課/倍重，不由九宮太平政之戶<sup>⑦</sup>，十



吏九民，百官／饗食，萬姓不濟，雖求重光，慶會難至。何不法古九宮，成化唯九民，謂十一而封，五等名定／，案律準訓，天下歸焉。世後弱連強爲尊，詐稱／爲貴，汝之五霸，效縱孰危，共相統理，不恤國政／，貪榮高貴，自大爲強，弃公就私，遠近乖絕，神／嚮同怒，方便更慈，具想極害，日惡日甚，白／骨不埋，男女怒嗟。日從五霸，害連六國，欲道之過，昊天罔極。是時九極太上中皇真尊，告諸天人，四方神仙，九土群生，不得以前爽競，非／道謗真，情色委并，不復自己，如此之世，皆／是地獄群罪人也。我當念之生炁，道體云是真炁，五常所訓，五穀所育，五味所長，惠精通／神，聰達智慧，皆由道恤，不謝乾坤，不謝陰陽／，金水之閏，水火之致，皆是如等。九土群生，不孝／不慈，而致影響。如脩太平，雖有名稱，其政不宣，其／訓未施，教化未行，便遠長生，飛行之福亦難至／也。所以然者，雖立名號，實理未備，天符始至／，或信或非，地錄始初，心迷意變，不豈<sup>⑤</sup>不恭／。壇治初立，未能盡恭，清儉節用，真師唱道，暫／信後疑，山賢博通，閉隱不宣，如此之世人，雖／求太平，事則不立。汝等天人，九土真君，宣練／精素，善求多福，於國有福。福至之時，陰陽和／調，風雨隨時，五穀熟成。若不脩理，陰陽不潤／，陽唱不豐，雖雲降炁精，閏求不下，風霜不節／，應霜行變，應露行霜，應雨行旱，應迴行深／。如此以來，夏殷周漢，四政之間，有此災變，河／決不脩。九土真君，可思此敕，用自憂勤，可至／太平，吉良共符，長生可登／。

#### 太上濟衆經卷第廿四

①行訓：疑當作“所訓”。②齊：通作“濟”。③育：疑當作“喻”。④“不”字據文義補。⑤昌狂：當作“猖狂”。⑥或：通作“惑”。⑦太平政之戶：疑當作“太平之政”。⑧不豈：疑當作“不敬”。

以上兩件抄本，雖然祇是《太上濟衆經》的兩小段殘片。但從中也可看出，經文的主要內容，是假托九極太上中皇真尊（或稱太極無上中皇真尊）爲諸天人及四方國土真君演說“太平之訓”，告誡他們克己修道，以求太平長生之福。經文的內容及行文風格，顯然受南北朝時流行的《太平經》及天師道經書的影響。並與南北朝晚期出現的《太上元陽妙經》、《太上妙法本相經》等道教經書近似。因此可以大致判定爲南北朝晚期（約六世紀）新出的道教經書。

《太上濟衆經》也有與同時代其他道經明顯不同之處，那就是在抄本中多次出現的傳教說經的主神名號“九極太上中皇真尊”（或稱太極無上中皇真尊）。據筆者多年研讀道經的經驗，這是在現存《道藏》所收經書及敦煌道經中極為罕見的神名。現存道教文獻中最接近這一主神名號的，祇有相傳北魏道士寇謙之的假托牧土上師李譜文降授的《錄圖真經》。據《魏書·釋老志》稱：寇謙之《錄圖真經》“又言二儀之間有三十六天，中有三十六宮，宮有一主，最高者無極至尊，次曰大至真尊，次天覆地載陰陽真尊，次洪正真尊，姓趙名道隱，以殷時得道，即牧土（李譜文）之師也。”這裏提到的“無極至尊”等神名，在南北朝隋唐時代的其他道經中也不常見，比較接近“太極無上中皇真尊”。從經文內容來看，《錄圖真經》宣稱上師李譜文領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遣弟子宣教地上生民，勸其行教禮拜，“學長生之術，即爲真君種民”（《釋老志》）。這與《太上濟衆經》宣教九土真君及生民修行太平之政，去惡從善，以求長生之福的教義，大致也相近似。但二者仍不盡相同。《錄圖真經》中宣教的上師李譜文，自稱是太上老君玄孫，屬於南北朝天師道系統。而《太上濟衆經》所奉主神爲“太極無上中皇真尊”，這一神名或許與早期太平道信奉的主神“中黃太一”有些關係。總而言之，這個獨特的神名提供了一個重要線索，可以幫助我們從那些缺少經名卷題的敦煌殘抄本中，辨別出更多《太上濟衆經》的抄本。

## 二、S.810、北露 22v + S.7986 抄本的綴合及定名

根據上節提出的線索，筆者在敦煌遺書中發現至少還有三件《太上濟衆經》的殘抄本，但在迄今所見的目錄書及影印圖冊中被錯定或漏定經名。

首先我們看 S.810 號抄本，首尾均殘損，無卷題，存經文 32 行。劉銘恕《劫經錄》著錄作“道經”。大淵忍爾《敦煌道經目錄編》假定經名爲《太平九極太上中皇真經》，有誤。原件錄文如下

（S.810 抄本，前缺）

霸伯集於道門；〔南方□□先生等五人，先是〕／祝融帝王霸伯〔之君，集於道門；西方□□先〕／生等五人，先是軒〔轅帝王霸伯之君，集於道〕／

門；北方廣平先生等五〔人，先是顓頊帝王霸〕/伯之君<sup>①</sup>，集於道門；中方靜寧先生等五人，先/是神農帝王霸伯之君，集於道門。是時廣平/先生、中宮神輔、光仙侍者、諸來天人龍鬼八/畜形等，樂聽太平九極太上中皇真尊經，導/刑訓教。東方木炁四十八生，南方火炁四十/八誠，西方金炁四十八制，北方水炁四十八/限，中方土炁三十二忌。治國治民，治神治鬼/，治禮治樂，治敬治讓，治淫治欲，治陰治陽。如/樹本一，從根元炁，分枝有九，分葉有百，分華/有千，分萼有萬，分實有兆。從此覆載，天不能/蓋，地不能載，覆載之首，天地圓大，方如九極/。太上中皇真經，廣論內形，散之由外，如樹不/異，枝同蓮趣。是時龍驤〔仙〕主，自陳多苦，隨世三/司，驤使馳足，不敢懈隨靈文真經太平之訓/，願得入朝，聽之必願。是時真尊，念此畜主善/心發中，惟不形人，神知亦大，即敕三司，七魂五/魄，變此來畜，無使恐懼，化形人也。是時三司/即直其敕，化形既備，表章言達，聽賜入朝/，盡拜真尊，自道得矣/。

元君曰：是時龍驤仙主變形人體，身相殊好/，方之九方，種別第一。是時畜主自知變形，蒙/道覆載，魂精魄神，遷彼畜形。出見天門，拜謁/九極太上中皇真尊，慶遭斯福，如人心腎九/處，主輔消息，血脉通流，支節佈潤，凶脅膝踝/<sup>②</sup>，騰達齊行，馳步如飛，騁目進退，皆由神炁。濟神康/〔體，制〕魂守魄，不使其惡，不使聽逆，不使淫欲/，〔不使□□〕，不使嬌奢。勸魂思恭，勸魄思敬，勸/□□□，□□□□，勸心思道，勸意思真，勸情/（以下缺）

①以上括號中文字，係整理者擬補。下文同。②凶：疑當作“胸”。

以上殘抄本經文中，宣稱諸天人神鬼等集於道門，“樂聽太平九極太上中皇真尊經”；“不敢懈隨靈文真經太平之訓”云云。大淵先生據此假定經名應為《太平九極太上中皇真經》。但這個假定是錯誤的。《英藏敦煌文獻》、《敦煌寶藏》、《敦煌道藏》等書，均沿襲這一錯誤。筆者數年前為《中華道教大辭典》及《敦煌學大辭典》撰寫的辭條，也誤信大淵目錄。可見權威工具書錯誤造成的影響很大。

實際上，S.810號抄本的經文內容及行文風格，與上述兩件有尾題的《太上濟衆經》殘抄本極為近似，紙質（厚黃紙）及卷幅縱長也近似。特別是上述

兩抄本中多次出現的主神“九極太上中皇真尊”(或稱太極無上中皇真尊),與 S.810 號抄本中出現的“太平九極太上中皇真尊”、“九極太上中皇真尊”等神名,幾乎完全相同。由此可以斷定,它們應為同一種經書,即《太上濟衆經》的抄本。但 S.810 抄本的卷次尚難判斷。抄本中提到某些地位低於中皇真尊的神人名號,如五方霸伯、中宮神輔廣平先生、元君、龍驤仙主等,多不見於前兩件抄本(P.2792 提到五霸、廣啓先生)。因此 S.810 可能與前兩件抄本的卷次不同。姑且擬訂經名為:《太上濟衆經》(卷次未詳)。

近日出版的李德範編《敦煌道藏》第五冊中,刊佈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的北露 22v 號殘抄本。首尾殘損,無卷題,存 22 行(首 5 行下半、末 2 行上半斷缺)。此件不見於《敦煌劫餘錄》著錄。大淵目錄亦無著錄,《敦煌道藏》編者將其列為“失題道經”。筆者認為這是經名漏定的《太上濟衆經》殘片。

又考英藏 S.7956 號殘抄本,首尾殘,無卷題,存 8 行(首 2 行下半斷缺)。此件大淵目錄未著錄。榮新江《英國圖書館藏敦煌漢文非佛教文獻注記目錄》第 72 頁著錄,黃麻紙,有界欄,字迹工整。定名《洞玄靈寶九幽玉匱明真科》,似與 P.2406 為同一抄本。今按榮氏定名有誤,《英藏敦煌文獻》影印件沿襲定名錯誤。實際上 S.7956 也是《太上濟衆經》的殘片,並可與北露 22v 號殘片綴合。兩件字迹相同,首尾裂縫契合,結合處的經文如下所示:

善始龍驤亦有神變諸畜衆陰陽對合天則/

準時配定之後子孫隨時順遵至道不失其/

度我自思量非是可歸非是可輕致敬告言/

汝等龍驤其功巍巍欲道之得論之匪盡所/

以然我觀諸天十八六三貪色競情不惜精/

(加框字右上為北露 22v 殘片尾,左下為 S.7956 殘片首,中間三行框中殘字拼合)

由此可見,這是兩件可直接綴合的殘片。而且也可以否定 S.7956 與 P.2406 是同一抄本的說法。接合後的殘抄本首尾無題,計 27 行。錄文如下:

(北露 22v + S.7956 抄本,前缺)

濟心疾意如 □□□□□□□□□□/騰達天曹事犯非法  
□□□□□□□□/有祿福不肅不恭致罪□□□□□□□□/所致九土之

民宜詳此勅可□□□□□限勅奢者之脩，上至天靈地神，下至〔天人衆〕<sup>①</sup>／庶八畜形等，禮以儉恭，樂以節慎，不得競進／淫聲亂音，佞言閑賢，奸惡隱政，皆由魂魄七／神變居，不處邦土，寄形異黨，不念鄰親恭／肅之敬。如人寄居遠方他境，福祿之盛，非己神／府，顛倒是非，自高自尊，精放五欲，貪錢利貨／，違禮棄樂，不承天炁大道清儉，從迷或政，不／思不察，雖有朝臣，響自聲過，死入地獄。不節／恭肅，不順化樂，致罪邦邑，七神受苦，不信所／致／。

是時龍驤仙主變成妙體，身形殊好，得無所／比，獨標爲上，大集群僚枝黨種別，唱導誘進／，來朝中宮九極太上中皇真尊，齊陳列位，行／行比次，各得其所，進禮行樂，合在其宮。是時廣平先生〔曰〕：美哉群畜，知禮時節，與人不殊，先／善始龍驤，亦有神變，諸畜衆陰陽對合，天則／準時配定之後，子孫隨時順遵至道，不失其／度。我自思量，非是可歸，非是可輕，致敬告言／：汝等龍驤，其功巍巍，欲道之得，論之匪盡所／以然。我觀諸天十八六二，貪色競情，不惜精／炁，但患不至。何此等過後，有僞慢譏謔，佞辯／辭情，說空爲實，導虛若有，非實至虛，非有／至空，如之云何？我今道之大，天不能覆，地不能載／，我見龍神畜生，皆有善脩可度可過，而諸／□□□榮利（以下缺）

①天人衆：三字原缺損，據文意擬補。

結合後的北露 22v + S.7956 抄本，字迹與前述 S.810 殘抄本近似。文中提及九極太上中皇真尊、龍驤仙主、廣平先生等神人名號，亦見於 S.810，故可推定原係《太上濟衆經》同卷的抄本。從經文內容看，S.810 應當在前，北露 22v + S.7956 在後，但首尾不直接連續。三件合起來仍是首尾不全的殘卷，卷次不詳。這卷經文的內容大意是說：五方霸伯等天人神鬼齊集道門，聽九極太上中皇真尊講說太平之訓。其中有龍驤仙主，自陳多苦，願從訓導，真尊念其善心，令有司使其變成人形。仙人元君及廣平先生就此又訓導諸天人衆畜，勸其行善去惡。

《太上濟衆經》的殘抄本，至此已發現了六件，依次爲原書卷八（P.2364）、卷廿四（P.2792）、卷四十（P.1.552v）、卷次不詳（S.810、北露 22v + S.7956）。雖然都是些殘篇斷簡，缺損甚多。但我們據此已經知道了根據

經文特有的神名，繼續發現其他抄本的重要錢索，並且可以糾正以往著錄定名的錯誤。相信在尚未刊佈的敦煌遺書影印本（例如俄藏本）中，還有可能發現這部道經的更多寫本，以彌補明《道藏》的佚失。

## **An Examination of the *Daoist Scripture for Relieving the Masses*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Wang Ka

### **Summary**

The *Daoist Scripture for Relieving the Masses* 太上濟衆經 made its first appearance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period. The Daoist Canon compiled in the Ming dynasty did not include this book. However, partial texts of this canon have been found in the following Dunhuang manuscripts: volume 8 (P.2364), volume 24 (P.2762), and volume 40 (P.t.552v). This paper has investigated the contents of these manuscripts, and carefully examines the remains of three other manuscripts with no extant titles—S.810, lu 22v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and S.7956—contending that they also should be entitled *Daoist Scripture for Relieving the Masses*.



## 富岡謙藏氏藏景教《一神論》真偽存疑

林悟殊

### 一、引言

20世紀初敦煌發現的大量遺書中，包括了若干漢文景教寫經。該等寫本，有的來龍去脈十分清楚，如巴黎國家圖書館藏編號P.3847的《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和《尊經》，以及曾歸藏李盛鐸，1935年流入日本的《志玄安樂經》。尚有一件，即曾被混同於所謂小島文書的《大秦景教宣元本經》，其本與《志玄安樂經》一起，原也歸藏李盛鐸，同樣於1935年流入日本。該件於1930年刊佈了前10行，爾後便乏人問津；直至1991年，榮新江教授與筆者在倫敦合作研究敦煌景教文書時，偶然發現其全件26行的寫真，方著錄全文刊佈<sup>[1]</sup>。上述三篇，乃出自敦煌石窟的真迹，無庸置疑。另有兩篇是40年代末方公開傳世的所謂“小島文書”，即《大秦景教大聖通真歸法讚》和《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sup>[2]</sup>，其來歷可疑。90年代初，經榮新江教授和筆者考證<sup>[3]</sup>，復由陳懷宇君補證<sup>[4]</sup>，蓋可判定為40年代時人製作的贗品。除此之外，迄今學界流行的還有兩篇，即20世紀初葉日人由民間書商所購得，並由日人刊佈的富岡文書和高楠文書。這兩個文書的書法一模一樣，行文風格又較近似，咸被學界肯定為景教初入唐代中國的作品。然而，20世紀以來對這兩個文書的研究，亦一直存在着一些不解之謎。本文擬就富岡文書的研究作一回顧，並在此基礎上，就其不解之謎提出新的解釋，期能拋磚引玉，就教高明，使吾人能更穩妥、更恰當地使用該文獻。



## 二、富岡文書的披露和刊佈

富岡文書，即學界所熟悉的敦煌景教寫經《一神論》，因收藏者為日本富岡氏而得名。文書的具體內容首由羽田亨博士披露，見氏文《景教經典一神論解釋》，刊1918年1月出版的《藝文》雜誌<sup>[5]</sup>。羽田氏在文中稱：“原件與英國的斯坦因氏、法國的伯希和氏所得的無數珍籍一樣，出自敦煌千佛洞的同一窟，富岡講師有幸從書商之手得到該本與數十卷典籍。”又稱該件“用紙與常見的多數佛典相同，係黃麻紙；全卷四百有五行，雖乏書寫年代，但顯為唐代寫本。卷首雖缺，但根據卷末題有一神論第三，則一神論當為全卷之名”<sup>[6]</sup>。該文祇披露原件的部分內容，提到其中有“一天論第一”和“世尊布施論第三”兩個小標題，並摘錄了“世尊布施論第三”的一段文字，比對《聖經·馬太福音》的第六章，確認經文的景教性質。文章還考釋了其中若干用語。1923年羽田氏在《漢譯景教經典考》一文中，復論及該經，並據經文有“向五蔭身，六百四十一年不過已”之句，而認為該經當撰於貞觀十六年（641），距西安景教碑所云阿羅本於“貞觀九祀，至於長安”僅六年<sup>[7]</sup>。

儘管羽田在1919年便將文書披露了，但由於沒有把整個寫本著錄發表，學界難於展開研究。1930年出版的穆爾《1550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史》，提及該經，但未多評論，因作者未見過寫本，祇是循羽田氏的說法，稱該經為較早的景教譯本<sup>[8]</sup>。

1931年，羽田將富岡文書原件與高楠文書一道影印刊佈<sup>[9]</sup>，世人自此得睹原經全豹。在影印本的前言中，羽田氏明確地寫明該件於“大正六年（1917）歸藏故富岡桃華氏”，並補充說明該件的“體裁是黃紙卷軸，紙面上下行間施有細欄，紙幅八寸五分”。從全件的影印本看，除了羽田氏已提到的“一天論第一”和“世尊布施論第三”兩題外，還在第60行的下端不顯眼處寫有“喻第二”三個字。因此，寫本似乎應有三題。這三題，佐伯氏認為就是三個“小品經”（Tracts）<sup>[10]</sup>。這一觀點，為學界所廣為接受。

富岡文書披露和刊佈的整個過程，係由羽田所主導，迄今學界對於文書來源、形制的介紹，未見有超過羽田所揭示者。

### 三、20 世紀富岡文書的研究概況

在文書影印本刊出不久，佐伯好郎（Saeki）便將寫本依上揭標題，分為三部分英譯，連續刊登在 1933 年和 1934 年的《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學報》上<sup>[11]</sup>。在其 1937 年出版的英文《中國景教文獻和遺物》一書中，亦有該經的全譯本，且有較詳細的考釋，並附漢文錄文<sup>[12]</sup>。迄今西方不諳古漢語的學者對該經的瞭解，多是通過佐伯氏的英譯本。國人對該經的理解、注釋，亦多參考。當然，由於經文的理解不易，所譯所注是否經得起一一推敲，是否對讀者，尤其是西人有所誤導，自屬見仁見智之事。佐伯於 1935 年出版的日文《景教之研究》中，亦闢有專節討論並以漢字著錄全文<sup>[13]</sup>。該專節亦見 1943 年出版的日文《支那基督教之研究》第 1 卷<sup>[14]</sup>。觀佐伯著作日文版對經文的論述，雖沒有像英文版那樣逐句解譯，但其評介顯然比羽田氏為細，不過基本觀點仍大體承襲後者。在日文版中，佐伯氏稱該經“大正六年歸藏京都帝國大學富岡謙藏氏”<sup>[15]</sup>，“謙藏”即“桃華”之本名。無庸諱言，就富岡文書的研究，發軔者是羽田，弘揚最得力者則是佐伯，爾後各家的研究，無非在這兩位開拓者的基礎上進行。

西人最早研究該文書並有灼見者為林仰山（F.S. Drake）教授，其於 1935 年在英文《教務雜誌》發表的《唐代之景教文獻》一文，有專節討論該經<sup>[16]</sup>。仰山氏對整個文書的篇幅和內容，作了全面的檢視。據他的統計：《喻第二》，60 行，約 1045 個字；《一天論第一》，142 行，約 2620 個字；《世尊布施論第三》，197 行，約 3360 個字。他對文書的真偽並無表示懷疑，但指出文書結構混亂、題目書寫不規範、內容和題目脫節等，並對此表示困惑。由於《一神論》解讀難度甚高，故其他西人的著作論及該篇文書時，除依據佐伯的英文著作外，多參考林氏這篇文章，鮮有新見者。如德國克里木凱特（H.-J. Klimkeit）教授等的著作<sup>[17]</sup>，均是如此。

國人公開介紹富岡文書，似推陳垣先生為早。1927 年，陳垣先生在講授《基督教入華史》時，提到《一神論》寫本，但僅論及其書法漂亮<sup>[18]</sup>。至 1936 年，方豪先生在《唐代景教考略》一文，對該寫本始有辭書條目式的簡介：

一神論卷第三，寫本，亦敦煌石室所出，日本富岡益太郎藏，全經分三部：喻第二，一天論第一，世尊布施論第三。依次序言之，一天論當在前。一天論凡九十四目，原本六十行，一千零四十五字；喻第二，二百十七目，一百四十二行，二千六百二十字；世尊布施論二百六十二目，一百八十七行，三千三百六十字。約爲貞觀十六年（六四二）所譯<sup>[19]</sup>。

此處所云的富岡益太郎，即富岡謙藏氏嗣子。至於對三部分次序的調整，方先生並未加論證。對寫本行目字數的統計，則與仰山氏有差。不過，其時他們都以原始的辦法點算，誤差在所難免。今將原寫本文字一一輸入電腦，由電腦計算，即“喻第二”，60行，1,050字；“一天論第一”，146行，2,522個字；“世尊佈施論第三”，199行，3,378字。（末行題“一神論卷第三”6字，嚴格說，應不屬該部分。）整個文書凡405行，6,950字。

國人對該文書作過專門研究者，當推朱維之先生40年代發表的《景教經典一神論》爲第一篇<sup>[20]</sup>。氏文同方先生的觀點一致，調整了該經三部分的次序，並對此進行了論證。這爲香港羅香林教授所認同<sup>[21]</sup>，也被一般學者所接受。文章中，爲了向國人介紹該經的內容，標點引錄了寫本的大部分。不過，對該經內容的全面分析歸納，還是要數1962年香港劉偉民先生發表的長篇論文《唐代景教之傳入及其思想之研究》較爲細緻<sup>[22]</sup>。氏文之《一神論之發現及其思想研究》一章<sup>[23]</sup>，把《一神論》的內容歸納爲七個方面，即：“神造萬物說”、“人身構造說”、“萬物構成說”、“魂魄不滅說”、“因果循環說”、“論魔鬼”、“山上寶訓”。其他一些有關中國古代基督教的論著，都少不了論及該經，或詳或略，有無灼見而已。如香港龔天民先生1960年出版的《唐朝基督教之研究》，對該經三部分的内容便有很簡要的介紹<sup>[24]</sup>。香港李兆強先生1964年出版的《初期教會及中國教會史》，對該經也有較多的論述，特別是將該經《世尊布施論》的內容與《序聽迷詩所經》作比較，認爲“從若干觀點來看，我們可以說《世尊布施論》是《序聽迷詩所經》的續編”<sup>[25]</sup>。羅香林教授1965年發表的《景教入華及其演變與遺物特徵》一文中，對該經有一簡單的評介。就該經的譯述年代，其重申羽田的觀點，但強調該經“殆中文景教經典中之較早期產品，而又最富神學意味者矣”。就該經的內容，則指出其佛化的趨向：“從其《一神論》所述‘四色’‘五蔭’等理解觀察，可知景教自始即多借用佛

經解說與專門名詞，且亦不自諱焉。”<sup>[26]</sup>臺灣鄭連明先生 1965 年出版的《中國景教的研究》一書，有兩行文字介紹該經，稱係“富岡謙藏於 1916 年從中國獲取”，“由三篇不同的中文景教論文組成”<sup>[27]</sup>。臺灣張奉箴先生 1970 年出版的《福音流傳中國史略》，著錄該經全文，對其文體，情有獨鍾，評曰：

一神論三篇經典，是用太宗貞觀時代的語體文寫成的。為研究盛唐語義學，是些珍貴的原始資料。文中使用了不少簡體字和古體字，為研究盛唐時的字形演變，也是有幫助的。此外，還有不少西文的譯名，像彌師訶、訖句、毗羅都思、末艷、烏梨師歛、述難、娑多那、石忽、阿談、姚誓、伊大等，可以用來研究盛唐的語音學，至於許多譯音，是否典雅，文詞是否暢達，內容是否雜亂，讀者自己可以易下斷語，不需著者多贅了<sup>[28]</sup>！

大陸學者 50 年代後，鮮有問津該經者。直至 1982 年，江汶漢先生的《中國古代基督教及開封猶太人》一書出版，該書刊出經文的簡化字錄本，使大陸讀者在久違多年後，重新得窺全豹，功不可沒<sup>[29]</sup>。

北京 1982 年內部印行，1993 年公開出版的朱謙之先生遺著《中國景教》，對該經亦有所介紹。就該經的作者，朱先生有自己的見解：

又本經中有云“所以一切拂林，如今並禮拜世尊，亦有波斯少許人被迷惑與惡魔鬼等”；《喻第二》有“喻如從此至波斯，亦如從波斯至拂林”；知《一神論》作者是來自拂林與波斯，而此書乃其撰述<sup>[30]</sup>。

近年香港和北京又相繼出版了翁紹軍《漢語景教文典詮釋》，是書校勘著錄了全經，在該書的導論中，對該經的內容也有所評論<sup>[31]</sup>，強調該經“包含了極豐富的神學與哲學思想”<sup>[32]</sup>；並據經文指出了景教的一個特色是“以太陽和光熱的關係來比喻聖父、聖子、聖靈的關係”<sup>[33]</sup>。

20 世紀國內外對富岡文書的研究，除上面提及著作外，還有不少有關唐代景教的論著，對該經文字有所徵引，對其內容有所紹介，甚或闡發，但並非把該寫本作為專門研究對象，故不一一贅舉<sup>[34]</sup>。

#### 四、有關富岡文書的錄文

由於文書本身十分漂亮，行世的羽田影印本也很清晰，故錄文並不困難；

但畢竟由於筆誤或印刷校讎上的失察，錄文鮮見盡善盡美，各文本多少都有錯漏處。完整的錄文最早當推佐伯的文本，其按行著錄，並加句點，增刪訂正逾百字。羅香林教授據影印件，復將佐伯文本進一步標點校勘，使讀者較易理解內容。不過，其文本固然改正了佐伯本的若干錯漏，自身却又有若干失察處：其錄文既不分段，亦不按寫本分行，不利徵引<sup>[35]</sup>。倒是臺灣張奉箴先生的錄文，雖也有印刷上的錯誤，但其一一標點，且按寫本分行標號，徵引查對稱便<sup>[36]</sup>。江汶漢先生的簡化字錄本，不照文書的原有三部分依次著錄，而照朱維之先生的意見調整了次序；其以佐伯的文本為底本，未與影印本校對過，重犯了佐伯文本中的幾處明顯錯誤。翁紹軍先生的錄文，似採用羅香林教授的文本做底本，也未與影印本仔細比對過，故重犯羅本的失察處。此外，臺灣梁子涵先生 1957 年發表的《唐代景教之文獻》<sup>[37]</sup>、香港龔天民先生 1960 年出版的《唐朝基督教之研究》<sup>[38]</sup>，都全文著錄該篇經文。

總而言之，就文字著錄準確度，各文本相差無幾；然而，由於各人對經文的理解不同，句點則頗多差異。實際上，迄今對整篇經文的文字內容，有待考釋的地方尚多，吾人難以遽定哪家的句點最可靠準確。

## 五、對富岡文書真偽存疑的緣起

富岡文書出自敦煌，自文書公佈以來，沒有任何學者公開對此質疑過。正如佐伯博士所說，“任何對其作過專門研究的學者，根據文書的外表與內容，無不相信其確為景教的寫本”<sup>[39]</sup>。不過，在 90 年代初，筆者曾到巴黎讀敦煌卷子，並請益吳其昱博士。吳博士提命筆者，云富岡文書和高楠文書並非敦煌真本，但論證甚難。吳博士此語，一直在筆者腦海縈繞不離。近年由於敦煌文書贗品的一再發現，敦煌學界對現有文書真偽的甄別已日益重視。就此，北京大學榮新江教授曾有專文討論，並提出：“判別一個寫經的真偽，最好能明瞭其來歷和承傳經過，再對紙張、書法、印鑒等外觀加以鑒別，而重要的一點是從內容上加以判斷，用寫卷本身涉及的歷史、典籍等方面的知識來檢驗它。我們不應當輕易否定有價值的寫本，也不能把學術研究建立在偽卷基礎上。”<sup>[40]</sup>這個提法切中肯綮，無疑應得到學界的重視。

按富岡文書的來歷，就迄今披露的資料，不外稱富岡氏於 1917 年由一書商手裏得到。至於該書商為何許人，其又如何得到該寫本？學界一無所知。其實，即使書商信誓旦旦，云寫本出自敦煌，吾人亦未必可信。這就是說，寫本的“來歷和承傳經過”，迄今並不明瞭。故羽田稱“原件與英國的斯坦因氏、法國的伯希和氏所得的無數珍籍一樣，出自敦煌千佛洞的同一窟”，這一絕對肯定的說法，在今天看來，似乏堅實可靠的背景資料作支撐。

至於據寫本外觀進行鑒別，緣寫本原件為私人收藏，能有機會接觸並加以鑒別的行家實際很少。儘管羽田和佐伯曾逐字著錄過原文，但他們是否曾就原件的真偽，作過專門的鑒定，筆者對此不無懷疑。因為在 20 世紀初葉，學界對敦煌文書的辨偽尚不重視；甚至直到 40 年代偽造敦煌文書已成為公開秘密後，佐伯還把具有明顯偽造痕迹的小島文書直當真品刊佈，衆多學者咸信以為真，足見其時學界還未把辨偽提到議事日程。再有，即便羽田、佐伯對辨偽也有所注意，但如果不是進行綜合多重考證，單從外觀進行鑒定，也不一定可靠。因為贗品往往是用敦煌文書的空白剩紙，假如還研以古墨，即使動用現代科學技術，要定真偽亦不容易；至於字體仿古，對於造假行家來說，雕蟲小技耳。有鑒於此，對富岡文書的真偽問題補做一番考察，恐不可視為多餘之舉。

## 六、富岡文書內容行文真偽觀

筆者雖曾讀羽田博士刊佈的影印本，手頭也有該影印本的複印件，但迄今無緣摩挲文書原件；因此，無從就文書的外觀形制進行直接考察。本文的討論，祇限於卷面上文字的書寫及其表述的內容。

首先，就寫本的行文，筆者深信當非出自今人。苟舉經文一段為證，文本 249 至 279 行記述耶穌受難：

汝等智為汝命，能聽法來，並彌師訶作如處分，覺道經由，三年六箇月，如此作行如學生，於自家死，亦得上懸高。有石忽人，初從起手，向死預前三日，早約束竟。一切人於後，欲起從死，欲上天去。喻如聖化作也。營告此天下，亦作期限，若三年六箇月滿，是汝處分，過去所以如此。彼石忽人執亦如，從自家身上作語，是尊兒口論，我是彌師訶，何誰

作如此語，此非是彌師訶，誑惑欲捉，汝作方便。爲此自向拂林，寄悉在時。若無寄悉捉道理，亦無不敢死。若已被執，捉配與法家，子細勘問，從初上懸高，若已付法方，便別勘當，所以上懸高。汝等語，當家有律文，據當家法，亦合死。所以從自身作此言，誰道我是世尊，息論實語，時此觥家，不是汝自家許。所以阿談，彼人元來在，從一切人，所以知是人在。誰捉身詐言，是世尊，忽如此，可見也。亦喫彼樹，尊處分勿從喫作，如此心喫，若從喫時，即作尊，明於自家意似作世尊。所以是人，不合將自家身，詐作神，合死。所以彌師訶不是尊，將身作人，有尊自作，於無量聖化所作，不似人種所作，尊種亦有愛身，是彼觥家，所以共阿談一處，汝等處，所以觥家舊在，亦不其作。不期報知，唯有羊將向牢處去，亦無作聲，亦不唱換作，如此無聲，於法當身上，自所愛以受汝，阿談種性輸與他。喻如彌師訶於五蔭中死，亦不合如此於命終。所以無意智觥家，亦如此阿談種免死，從死亦非不合死，於相助聖術，於彌師訶得免。如此方便受，彌師訶於辛苦處受，他不是無氣力受，亦無氣力處作，執法上懸高。

這段話必有缺字，斷句也不容易，上面的句點係據羅香林文本，其他方家未必認同；但其大體的意思是講耶穌受難，這倒是無爭議的。其行文如此，尤其是把釘死在十字架這一概念，用“懸高”一詞來表達，顯明是出自早期來華基督教傳教士之口，這是今人難以憑空設想偽造的。如是表述方式，正如林仰山教授所說：“似乎是用漢語撰寫的，而不是從其他語言翻譯過來的。其看來是景教傳教士用漢語詞彙來向漢人解釋其宗教啓示的最初努力。”<sup>[41]</sup>至於其所用文體，是否如張奉箴先生所認爲，是貞觀時代的語體文，則有待更多專家的鑒定。不過，很多學者深信文書並非偽造，正是根據其內容和表述方式而形成的印象。

## 七、富岡文書外貌與內涵的反差

儘管從文書的內容和表述方式，我們很難懷疑其是今人偽造的作品。但如果單憑這一點，便肯定富岡文書爲敦煌寫本真迹，則恐難成立。因爲市而流行

的古籍版本贗品，今人是無從根據文字內容去判斷真偽的。清末民初學者葉德輝先生的《書林清話》就曾提示道：“自宋本日希，收藏家爭相寶貴，於是坊估射利，往往作偽欺人。”<sup>[42]</sup>而這種刻偽，據葉氏考證，“始於前明”：“宋刻日少，書估作偽，巧取善價，自明已然。”<sup>[43]</sup>足見中國書商作偽，由來有自。同理，敦煌寫本，其價值尤在宋本之上，“書估作偽”，更是意料中事。那麼，富岡文書有無可能是一個偽抄本呢？也就是說，古本《一神論》是有的，富岡文書不過是今人的抄本，而非敦煌真迹。筆者敢於如此大膽設疑，是基於如下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即：文書的外觀與內涵有着鉅大的反差：卷面十分工整漂亮，文字內容却錯漏百出、次序顛倒、文不對題等。觀其外貌，我們可以認定抄經人是一位很虔誠、很有文化修養的景教徒；窺其內涵，則可肯定抄經人並非景教信徒，甚至對景教一竅不通。

富岡文書及其姐妹篇高楠文書，實際都存在上述這個矛盾，本文對後者暫不討論。以往學者對這一矛盾並非沒有察覺，但他們是在認定該文書為敦煌本真迹的前提下，來竭力加以解釋。因此，各家的解釋或不能自圓其說，或彼此互相矛盾，使人莫衷一是。

早年陳垣先生在介紹景教寫經時作過如下評論：

還有《一神論》三種，也出自敦煌，所述大都為《馬太》中材料，字很好。談起寫字，近來我看見一本經，名《序聽迷詩所經》，我見的經不多，有幾千本。此經文字之美，在唐經中，可算數一數二。字之美否，雖不能代表其國學程度，然非高級儒人，焉克臻此。《序聽迷詩所經》的字，與《志玄安樂經》之文，可稱雙絕。以前我以為景教之不發達，乃不與士大夫交往所致。現在見了這兩本經，觀念為之一變。因為唐經是手寫本，並不是請人代寫的。《景教碑》的字很好，可以請別人代寫，並不能代表景教中人的字好，然在經文中如能找出好字，我們可以相信寫經的人能寫好字的<sup>[44]</sup>。

從這段話看，陳先生認為寫本是出自景教中人，而且是其高手。羅香林教授亦稱讚寫本的書法，說“字體娟秀，殆習褚遂良一派書法者”<sup>[45]</sup>。筆者仔細考察整個寫本影印件，不惟字字娟秀，而且全卷 6,950 字，竟然沒有改寫一句一字，甚至殆無塗改一筆一劃！敦煌遺書中當然不乏書法上的上品，但如此長篇



抄經，而始終一絲不苟者，實不多見。其他敦煌景教寫本，如《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和《尊經》，根本不能與之倫比。同屬唐代夷教的敦煌摩尼教寫經也絕不能比匹：摩尼教寫經現存三卷，書法也甚佳，尤其是分藏於英國和法國的《摩尼光佛教法儀略》，當不亞富岡文書；其卷面亦很工整，但細察還是有個別補字，足見抄者曾回頭校對寫本。至於北京藏的《摩尼教經》和倫敦藏的摩尼教《下部讚》，塗改甚或成句成行補寫插入者，更是一目瞭然。該等寫經，經塗改補充後，雖仍有訛處，但畢竟為數甚少，屬於“允許範圍內”。富岡文書則不然，卷面雖漂亮，但文字訛舛之多，令人咋舌。照佐伯和羅香林點校本，勘誤多達百字，差錯率達千分之十四。實際當不止這個數字，因為照佐伯、羅氏的點校本，還有很多地方不可卒讀，個中必另有乖謬。在古代，抄經是一種神聖嚴肅的工作，像這樣錯漏百出的寫本，其抄寫者究竟是不是宗教信徒，不禁要令人懷疑。

如果說，抄寫經文與抄寫一般文章一樣，文字差錯難免，情有可原的話；那麼，富岡文書在抄寫格式上不合規範，內容與標題脫節，結構混亂，這却是“罪不可恕”。因為這表明其已不是誤抄單字或詞句，而可能是譌羈整段、整篇，這無異於褻瀆經文。照經文的書寫格式，自應按章節次序先後，標題亦應單獨佔一行的。但富岡文書却非如此，“喻第二”排列於前，見於寫本第 60 行，而且與經文的正文同處一行，寫於正文下端，僅僅間空 3 字。至於“一天論第一”、“世尊布施論第三”兩題，前者見寫本 206 行，後者見 207 行，雖各佔一行，但一在正文之末，一在正文之首。林仰山教授在上揭《唐代之景教文獻》一文，便已注意到這一點了<sup>[46]</sup>。林氏還認為寫本起始兩題，即“喻第二”和“一天論第一”的內容實際都圍繞着一神論這一主題，“喻第二”並無代表新的內容，而且該目插在兩部分的中間，卷面上沒有正式佔據一行，所以很可能祇是一個副題。“世尊布施論第三”的內容可獨立成篇，述《福音》故事，多類《序聽迷詩所經》，但講得更為詳細；但其題目也不能囊括整個的內容，祇與開始幾行相稱，云云。

上述林氏這些提示都很值得我們思考。不過，其用副題來解釋似缺說服力，因為中國古代經籍實際並不習慣用副題來揭示主題，這種模式恐係近代受西方影響纔時髦起來。

對寫本結構紊亂這個問題，朱維之先生曾提出解釋：

佐伯氏以爲《一神論第三》是由三個小品經（tracts）集合而成，此外必定還有幾個小品經集合而成爲《一神論第一》、《一神論第二》的述作無疑。筆者却以爲未必另有第一、第二《一神論》，而認爲三卷統統在內了。至於說全帙總名爲《一神論》那是對的，說其中包含三個小品經也不錯。

二個小品中有《一天論第一》，《喻第二》，《世尊布施論第三》，合起來不是第一、二、三俱全了嗎？不過問題却在於順序。原本把第一第二倒置了，勢必令人百惑叢生：一開始便是《喻第二》，那末，《喻第一》必是闕佚了的；《一天論第一》之後便接上了《布施論第三》，中間定漏掉了《一天論第二》，甚至《第三》、《第四》以及《布施論》底第一第二了。……若把《一天論第一》和《喻第二》對調一下，問題就簡單了。第一和第二兩篇倒置的原因大概是抄寫者底大意或者是裝裱者底無知。細看經中的錯字、別字、白字、漏字之多，便可知道抄寫人並不是什麼學者，更不是基督教學者，這樣的錯簡是不足希奇的了<sup>[47]</sup>。

在把寫本當爲敦煌真迹的大前提下，對抄經人文化底蘊的評價，朱先生正好與上揭陳垣先生的評論針鋒相對！至於朱先生對該經次序調整，雖然如上面所已提到，爲羅香林教授所認同，且也被一般學者所接受；但實際經不起推敲。

竊以爲，把各章排列次序的混亂，用“抄寫者底大意或者是裝裱者底無知”來解釋，是不能成立。筆者雖然不知道原卷子各紙是怎樣剪貼的，但“喻第一”這一題目是與經文連寫在同一行，就絕不會是裝裱時誤貼上去。這也不是用原來大意抄漏了，爾後補寫上就可解釋得通。因爲假如其原來忘記寫題目，則理當另抄一小張，剪貼粘上。古人抄寫經文，往往就是用這種辦法來彌補成行錯漏的缺陷。例如敦煌景教寫本 P.3847，其中的《尊經》是由兩紙粘合而成的，一紙僅 6 釐米，書寫《尊經》3 行；另一紙 26.8 釐米，書寫《尊經》其餘部分及“按語”。很明顯，這 6 釐米的小紙就是補寫後貼上去的。“喻第一”作爲經名，就絕對不能混同經文句子，寫在同一行，這是古代抄經者的基本常識；富岡文書的製作者連這一常識都不懂，不可不謂“硬傷”，人們不得不懷疑其是否爲古人。

其實，富岡文書的要害問題，絕不是像朱先生所認爲那樣，“在於順序”，

“原本把第一第二倒置了”；而是在於各章題目與內容不相稱，甚至文不對題。

經文以一“喻”字爲題，與整個經文的命題便格格不入。假如像朱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的解釋，“《喻第二》是用種種比喻說明唯一神底種性”<sup>[48]</sup>，即該命題是根據經文的寫作特點、表達方式來定的；這便與經文的其他標題很不協調。經文的總題是“一神論”，其他兩個標題是“一天論第一”和“世尊布施論第三”，都是以甚麼“論”爲題，即以內容來確定題目，何以惟獨“喻第二”不根據內容而根據表達方式定名呢？其實，用比如的方式來說教並非《喻第二》所特有，文書的其他兩部分也同樣採用這種方式，尤其是《一天論第一》。茲舉意思較明白的句子爲例，以資比較。《喻第二》第16—19行有云：

譬如人射箭，唯見箭落不見射人；雖不見射人，之箭不能自來；必有人射。故知天地一神任力，不崩不壞，由神力故，能得久立。

《一天論第一》第24—30行則云：

魂魄種性，無肉眼不見，無肉手不作，無肉脚不行。譬如一与二兩相須，日與火二同一，性由此知，日中能出火，一物別性，日不然自，自光而自明。火然自光，不柴草不得自明，故知火無自光。譬如日火同一性，日自然有明，火非柴草不能得明，猶此神力，能別同而同，別異而以。

比較這兩段經文，不難見其說教方式都採用比喻的手法，一模一樣。檢視《喻第二》全文1050字，其中以“譬”、“如”、“喻”、“譬如”、“喻如”等類比介詞引導的短語或句子凡20處；而《一天論第一》2522個字，以上舉類比介詞引導的短語、句子凡45處。兩者使用類比介詞的頻率幾乎一樣。如果經文若是“用種種比喻”來說教，就可以用“喻”來命名的話；那麼《一天論第一》不也是用這種方式嗎？照朱先生的歸納，該部分“是景教神學、哲學”<sup>[49]</sup>，也就是說，《一天論第一》是用種種的比喻來說明景教神學、哲學，按同樣邏輯，其應正名爲“喻第一”纔是。由是，足見用一“喻”字來做經名，本來就於理不合。作爲一篇基督教的經文，不可能是如此草率、粗製濫造。個中蹊蹺，類而易見。

再觀《世尊布施論第三》部分，專論布施或勉強可與布施拉上關係的文字，不外是正文首端42行，茲著錄並試標點如下：

世尊曰：如有人布施時，勿對人布施。會須遣世尊知識，然始布施。

若左手布施，勿令右手覺。若禮拜時，勿聽外人眼見，外人知聞；會須一神自見，然始禮拜。若其乞願時勿滯。乞願時先放人劫。若然後向汝處作罪過，汝亦還放汝劫。若放得一，即放得汝。知其當家放得罪，一還客怒翳數。有財物不須放置地上，惑時壞劫，惑時有賤盜將去。財物皆須向天堂上，必竟不壞不失。計論人時，兩箇性命天下一。一天尊，二即是財物。若無財物，喫着交關，勿如此三思。喻如將性兒子，被破兇賊，即交無喫着何物。我語汝等，唯索一物，當不一神處乞，必無罪過。若汝着皆得稱意，更勿三思，一如汝等惣是一弟子。誰常乞願在天尊近，並是自猶自在。欲喫欲着，此並一神所有。人生看魂魄上衣，五蔭上衣，惑時一所與食飲，或與衣服。在餘神惣不能與。唯看飛鳥，亦不種不刈，亦無倉墻可守。喻如一在磧裏，食飲不短；無犁作，亦不言衣裳；並勝於諸處，亦不思量自記。從已身上明，莫看餘罪過，唯看他家身上正身。自家身不能正，所以欲得成餘人。似如梁柱着自家眼裏，倒向餘人說言：汝眼裏有物除却。因合此語假矯，先向除眼裏梁柱。莫淨潔安人似苟言語，似真珠莫前遠人。此人似睹，恐畏踏，人欲不堪用。此辛苦於自身，不周遍，却被嗔責，何為不自知。從一乞願，打門他與汝門。所以一神乞願必得。打門亦與汝開。若有乞願不得者，亦如打門不開。為此乞願不得妄索，索亦不得。自家身上有者，從汝等於父邊索餅即得。若從索石，恐畏自害即不得。若索魚亦可。若索蛇，恐螫汝，為此不與。作此事亦無意智，亦無善處；向憐愛處，亦有善處。向父作此意，是何物意。如此索者，亦可與者，亦不可不與者；須與不與，二是何物。兒子索亦須與。一智裏無有意智，亦無意智處。有善處，有罪業處不相和。在上須臺舉，亦不須言。索物不得，所以不得，有不可索，浪索不得。你所須者，餘人索；餘人須亦你從索。餘人於你上所作，你還酬償，去於惡道。喻如王口道，遣汝往天上，彼處有少許人，於寬道上行，向在歡樂。如入地獄，亦有人語於餘，語善惡如此一樣。汝等智為汝命，能聽法來。

很明顯，這段經文實際也是用比喻的手法來說教。諸前賢也已認定該段文字的內容源自《馬太福音》第六章與第七章的前半，此處不再贅論。筆者要強調指出的是，《世尊布施論第三》，正文凡 197 行，3365 字；上錄這段文字不外 42

行，714字耳。至於其他155行，2,651字，講的是耶穌傳道、受難，被釘死在十字架，爾後復活昇天，等等，均與布施的內容風馬牛，不相及。也就是說，《世尊布施論第三》全章文字與布施有關者祇佔21%，其餘79%與題目無涉，文不對題。這在古代各種文本的基督教經籍中，未聞有例可循。個中必有緣故。

復細察寫本中的一些明顯錯漏，有的可歸咎於抄寫者的大意疏忽，有的則不然，而是緣於對教義的無知。茲舉《一天論第一》第41—49行文字為證：

喻如飛仙快樂，若快樂身遊戲。彼天下快樂，亦如魂魄遊在身上快樂。彼魂魄如容在天下快樂處，於此天下五蔭身共作容，同快樂於彼天下。喻如魂魄作容此天下，亦是五蔭身此天下作容，魂魄彼天下無憂快樂，為是天尊神力使然。如前魂魄於身上氣味，天尊敬重，一切万物分明見，天下須報償，如魂魄向依，魂魄共蔭作客主，天下常住。

這段經文，用了4個“容”字，但從上下文意思及最後一句的“客”字判斷，“容”當為“客”之誤，作寄居解。“客”與“容”字形接近，但如果明白經文的含義，就斷不會把其連連誤作“容”。

又例：經文把耶穌基督稱為“世尊”，則“世尊”一詞應是當時景教徒最常用的字眼，是教徒的口頭禪。像這樣的字眼，抄經時誤加重複，可以理解；但脫漏則匪夷所思。檢索《世尊布施論第三》全文，使用“世尊”一詞凡25處，足見出現頻率之高。但經文中竟也有將“世尊”腰斬，脫漏“世”字者，見該篇59—64行處：

誰捉身詐言，是世尊，忽如此，可見也。亦喫彼樹，（世）尊處分，勿從喫作，如此心喫，若從喫時，即作（世）尊。明於自家意，似作世尊。所以是人，不合將自家身，詐作神，合死。所以彌師訶不是（世）尊。將身作人，有（世）尊自作，於無量聖化所作，不似人種所作，（世）尊種亦有愛身……

從文意看，有五處是漏了“世”字。抄經者如果是異教徒，脫漏這樣一個字，事屬平常，但如果是景教徒，則是不可原諒的錯誤。不過，照教徒平時養成的虔誠習慣，斷不可能在抄經文時，會疏忽對救世主的稱呼。

## 八、對富岡文書真偽的猜想

以上所舉經文中的種種錯誤，包括文字的紕繆、次序的混亂、題文的脫節等等，使我們不禁懷疑整個文書，是由教外人根據一些雜亂的經文，抄錄湊合而成，完全不是當為一部神聖的經典來製作。然而，文書卷面上却又是那麼漂亮工整，書寫那樣認真，顯得那樣畢恭畢敬，充滿宗教的虔誠。如何解釋這樣一個矛盾現象呢？由於高楠文書，即《序聽迷詩所經》，也存在同樣的問題，所以，筆者特別注意到羽田亨博士在刊佈該文書時所披露的一個細節：

敦煌佛典，常為厚黃紙；此亦如之。卷子本，豎約二十七公分有八，細欄界上下及行間，欄內約二十公分有五。存行凡一百七十，末劃七行餘白；一見似完本。然此餘白乃從卷首剪下而接裝於是者，此非首尾具足也。高楠教授聞自其所得者言：百七十行後尚有數行，污損太甚，切而棄之，補以首白云。今殘卷近尾尚極完好，遽從此下污損，疑不近實。意者：後文且長，實難切為二卷或多卷而他齣。事或然也，則他日或竟別得殘卷，為延津之合，數有未可知者矣<sup>(50)</sup>。

此處，羽田懷疑“污損太甚，切而棄之”的可信性，是否如此，苟當別論；但從這個口實，我們却可見當年民間收藏敦煌遺書者，必多着眼於文物價值，側重外觀，而不是從文獻價值去考慮；經營寫本買賣者，對寫本的定價也是以外觀的漂亮與否，而不是根據寫本的內容。由是筆者產生這樣一個猜想，即：

富岡文書並非敦煌本真迹，而是20世紀初葉時人所抄寫；但其並非憑空臆作，而是有古本可依。這古本，當然不排除明季清初耶穌會士的作品；但更有可能是，在當年問世的敦煌遺書中，除了眾所週知的景教寫本外，還有類似《一神論》之類內容的一些景教寫經，落入古董商人之手，但過於殘爛，在當時難以賣得好價，因而由造假高手重新加以謄寫製作。富岡文書就是該等高手的傑作之一；如吾師蔡鴻生先生所提命，是件“精抄贗品”。

假如這一猜想得以成立，則寫本外貌與內涵的鉅大反差這一矛盾，便可得

到較為合理的解釋。造假者有古本可依，文字就不會過於離譜，被行家一眼看穿。其為得買家青睞，在書法上精益求精，一絲不苟。至於內容篇目等準確與否，造假者則無暇顧及了；其實由於其對景教教義的無知，即使想顧及也力不從心。

當然，對這一“精抄贗品”猜想的確證，必須假以時日，有待相應新資料的發現，有待對文書原件的技術鑒定。但從現有影印本中的文字，也並非完全找不到今人造假的蛛絲馬迹：寫本的字體，粗看與敦煌的許多唐寫本雷同；但細察，却可發現個別字並非出自古人手筆。最明顯的一例是“肉”字，唐寫本多作“宀”。北京圖書館藏的敦煌本《摩尼教經》凡“肉”都寫成“宀”。富岡文書中，“宀”凡2處，見寫本第68、84行；“肉”亦有2處，見寫本第85行。兩種寫法並用。既然“宀”是唐人的流行寫法，文書中也有兩處是這樣寫的，何以却又出現近人流行的寫法呢？在文書中，還有諸多同字，出現兩種寫法，如“因”和“囧”、“与”和“與”等。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有可能是抄經人本來有自己的習慣寫法，雖然刻意模仿他人，但稍不留神，便又“舊病復發”。筆者相信，專治或諳於唐代異體字的學者，當能從中發現更多的破綻。

## 九、餘 論

富岡文書如果最終被證明並非真迹，而是偽抄，當然便失去其作為敦煌出土文物的珍貴價值；然而，因為其內容是有所本的，在我們沒有得到其所本的真迹之前，其仍不失為中國早期基督教研究的參考文獻，仍保有其特定的資料價值。不過，由於其並非敦煌真迹，製作過程中不尊重原著，除文字錯漏之外，更有自行剪裁拼湊之嫌，故對該文書的使用，宜格外小心；對其行文的理解，更不能過於拘泥執著，為造假者所誤導。

### 注 釋

〔1〕詳見拙文《敦煌遺書〈大秦景教宣元本經〉考釋》，香港《九州學刊》第6卷第4期敦煌學專輯，1995年，23—30頁；經修訂附錄於拙譯《達·伽馬以前中亞和東亞的基督教》，臺北淑馨出版社，1995年，212—224頁。

[2] 始見佐伯好郎《大秦景教大聖通真歸法讚及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の解説》，附錄於《支那基督教の研究》第4卷（《清朝基督教の研究》），東京春秋社，1949年，1—24頁；復補入 P. Y. Saeki, *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 Tokyo, 1951, pp. 313A—313D, 314A—314C.

[3] 林悟殊、榮新江《所謂李氏舊藏敦煌景教文獻二種辨偽》，刊《九州學刊》1992年第4卷第4期，19—34頁，經修訂附錄於拙譯《達·伽馬以前中亞和東亞的基督教》，臺北淑馨出版社，1955年，189—211頁；又見榮新江《鳴沙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65—102頁；英文稿見 Lin Wushu and Rong Xinjiang, “Doubts Concerning the Authenticity of Two Nestorian Christian Documents Unearthed at Dunhuang from the Li Collection”, *China Archaeology and Art Digest*, Vol. 1, No. 1, 1996, pp. 5—14.

[4] 陳懷宇《所謂唐代景教文獻兩種辨偽補說》，載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3卷，1997年，41—53頁。

[5] 羽田亨《景教經典一神論解説》，《藝文》9—1，1918年；收入《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下卷，京都，1958年，235—239頁。

[6] 同上注《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下卷，236頁。

[7] 羽田亨《漢譯景教經典に就きて》，《史林》第8卷第4號，1923年，158頁。

[8] 郝鎮華譯，[英] 穆爾著《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史》，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65頁。A. C. Moule,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1550*, London, New York and Toronto, 1930; repr. New York 1972, p. 57.

[9] 羽田亨編修《一神論卷第三，序聽迷詩所經一卷》（影印版），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1931年。

[10] 佐伯好郎《支那基督教の研究》第1卷，東京春秋社，1943年，286頁。

[11] P. Y. Saeki, “The Translation of Fragments of the Nestorian Writings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LXIV, 1933, pp. 87—105; LXV, 1934, pp. 111—127.

[12] 同注 [2], Saeki, 1951, pp. 161—247; 漢字錄文見附錄 30—70 頁。

[13] 佐伯好郎《景教の研究》，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1935年，625—670頁。

[14] 同注 [10]，佐伯，284—342頁。

[15] 同上注，284頁。

[16] F. S. Drake, “The Nestorian Literature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Chinese Recorder* 66 (1935), pp. 681—687. 是文有單倫理的中譯本《唐代之景教文獻》，刊《一九五四年度香港大學學生會會刊》，1954年，3—11頁；又見香港大學藏影印訂裝稿本《林仰山教授中文存》第六篇，38—60頁。



〔17〕克里木凱特撰，拙譯《達·伽馬以前中亞和東亞的基督教》，臺北淑馨出版社，1995年，見是書第四章《唐代漢文景教文書》，107—116頁；又見 I. Gillman, and H. -J. Klimkeit, *Christians in Asia before 1500*, Michigan 1999; pp. 277—278.

〔18〕陳垣《基督教入華史》，1927年講稿，收入《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一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98頁。

〔19〕方豪《唐代景教考略》，載《中國史學》1936年第1期，121頁；復見氏文《唐代景教史稿》，刊《東方雜誌》，第41卷第8號，1945年，44頁；氏著《中西交通史》，臺北，1953年；長沙岳麓書社，1987年，415頁。

〔20〕朱維之《景教經典一神論》，《基督教叢刊》第18期，1947年，49—55頁；並見氏著《文藝宗教論集》，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51年，178—191頁。

〔21〕羅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中國學社，1966年，53頁（注48）。

〔22〕劉偉民《唐代景教之傳入及其思想之研究》，香港《聯合書院學報》第1期，1962年，1—64頁。

〔23〕同上注，34—42頁。

〔24〕龔天民《唐朝基督教之研究》，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60年，24—29頁。

〔25〕李兆強《初期教會及中國教會史》，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64年，153頁。

〔26〕羅香林《景教入華及其演變與遺物特徵》，臺灣《華岡學報》1卷1期，1965年；收入注〔21〕氏著1—55頁，引文見32頁。

〔27〕鄭連明《中國景教的研究》，臺灣基督教長老會，1965年，22頁。

〔28〕張奉箴《福音流傳中國史略》，臺北輔仁大學，1970年，133—134頁。

〔29〕江汶漢《中國古代基督教及開封猶太人》，北京知識出版社，1981年；介紹見59頁，錄文注釋見79—91頁。

〔30〕朱謙之《中國景教》，北京東方出版社，1993年，118—121頁；引文見121頁。

〔31〕翁紹軍《漢語景教文典詮釋》，香港卓越書樓，1995年；北京三聯書店，1996年，13—16頁。

〔32〕同上注，15頁。

〔33〕同上注，14頁。

〔34〕另據稱有李章植《景教一神論研究》，《東西文化》第8期，1975年，惜查索未得，無從評論。

〔35〕同注〔21〕，羅香林書，194—207頁。

〔36〕同注〔28〕張奉箴書，105—133頁。

〔37〕梁子涵《唐代景教之文獻》，見《大陸雜誌》第14卷第11期，1957年，354—355頁；

第 12 期，387—391 頁。

[38] 同注 [24] 龔天民書，123—152 頁。

[39] 同注 [2]，Saeki, 1951, p. 114.

[40] 榮新江《李盛鐸藏卷的真與偽》，刊《敦煌學輯刊》1997 年第 2 期，5 頁；並見注 [3] 氏著，114—115 頁。

[41] 同注 [16]，Drake, p. 687.

[42] 葉德輝《書林清話》卷十，北京中華書局，1957 年，264 頁。

[43] 同上注，266 頁。

[44] 同注 [18]，《論文集》，98 頁。

[45] 同注 [21]，羅香林，32 頁。

[46] 林氏寫道：“但這些題目是混亂的；祇有第二個題目纔與內容真正相稱，排列也不合順序。更有，題目有的寫在各部分的結束，有的寫在各部分的開始。因此，各部分之間是何關係，各部分是否還有更多的篇幅，其內容又是什麼，均不清楚。”同注 [16] Drake, p. 682.

[47] 同注 [20] 朱文，50 頁；朱著，179—180 頁。

[48] 同上注朱文，52 頁；朱著，184 頁。

[49] 同上注，朱文，50 頁；朱著，180 頁。

[50] 羽田亨著，錢稻孫譯《景教經典序聽迷詩所經考釋》，刊《北平北海圖書館月刊》第 1 卷第 6 號，1929 年，433—456 頁；引文見 433 頁，又見注 [5] 《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下卷，241 頁。

## **Doubts Concerning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Nestorian *Discourse on One God* from the Tomeoka Collection**

Lin Wushu

### **Summar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a number of ancient documents were discovered in Dunhuang of which several Chinese manuscripts long have been regarded as Nestorian in origin. One of them was obtained by the Japanese scholar Tomeoka and is known as the Tomeoka document. It bears the title the “Discourse on One God” (*Yishen lun*). Many scholars have based their research on the assumption that it is a translation by Nestorians

dating from the early Tang. This paper comments on their studies and presents the writer's opinions about several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manuscript left over by past studies, casting doubts on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Tomeoka document.

## 日本唐樂舞“羅陵王”出自 北齊“蘭陵王”辨

葛曉音 戶倉英美

“蘭陵王”是日本雅樂左舞（唐樂舞）“名作中的名作”。與之同名的曲子在中國也被視為唐代戲弄和樂舞的最重要的代表作。由於中國的“蘭陵王”早就失傳，有關曲調、舞容的史料記載又極其簡略。因此中國學者都希望能從日本現今仍在上演的“蘭陵王”樂舞中窺見其當初的風貌。但是關於日本雅樂“蘭陵王”的來源，歷來存在着幾種不同的看法，迄今為止尚無定論。本文試圖在辨析海內外學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利用日本現存的古樂面和古代音樂資料，參校中國文獻記載，對這一舞樂的傳承過程和表現內容提出一些新的看法。不當之處，敬祈方家教正。

“蘭陵王”的故事最早見於《北齊書·蘭陵武王孝瓘傳》及《北史·齊宗室諸王列傳》：

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sup>1)</sup>累遷并州刺史。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一作‘戰’），長恭為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時）被圍甚急。城上人弗（之）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一作‘以’）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共歌謠之，為‘蘭陵王入陣曲’是也。……長恭貌柔心壯，音容兼美。

從正史記載可見，長恭祇是戴“胄”，而不是假面。至天寶時劉餗的《隋唐嘉話》纔說：“高齊蘭陵王長恭，白類美婦人，乃著假面以對敵。與周師戰於金墉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乃為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今人面是。”任半塘先生認為“人”應是“大”字之誤。因為《通典》卷一四六及《舊唐書·音樂志》都說：“代面出自北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對敵。

嘗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爲此舞。以效其指揮擊刺之容。謂之‘蘭陵王入陣曲’。”大面即代面。《蘭陵王入陣曲》在《教坊記》中有三處著錄，一處在軟舞曲名中：“垂手羅、回波樂、蘭陵王、春鶯囀、半社渠、借席、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一處在“曲名”中，一處在“曲名”之後，說：“大面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膽勇，面貌若婦人。自嫌不足以威敵，乃刻木爲假面，臨陣著之。因爲此戲，亦入歌曲。”段安節《樂府雜錄》“鼓架部”亦載：“戲有代面，始自北齊。神武弟有膽勇，善鬥戰，以其顏貌無威，每入陣，即着面具，後乃百戰百勝。戲者衣紫，腰金，執鞭也。”這裏所謂戲，實際上還是指樂舞，並非戲劇。因《教坊記》“戲舞”條說：“凡欲出戲，所司先進曲名……”，然後列舉“蘭陵王”、“春鶯囀”等軟舞、健舞之名。《樂府雜錄》“龜茲部”也說：“戲有五方獅子。”“五方獅子”是舞而不是戲劇。任半塘先生認爲大面“蘭陵王”是戲弄，他的資料依據，除了崔記段錄以外，還有鄭萬鈞的《代國長公主碑文》<sup>[2]</sup>：“初，則天太后御明堂，宴。聖上年六歲，爲楚王，舞‘長命□’，□□年十二，爲皇孫，作‘安公子’。岐王年五歲，爲衛王，弄‘蘭陵王’。”任先生指出：“曰‘弄’者一，顯有別於‘舞’與‘作’，其爲表演有故事之歌舞戲無疑。既然兒童已能學弄此戲，足見此戲在當時之盛行，尤其在宮中之盛行。”<sup>[3]</sup>由這些記載可以推想“蘭陵王”是有戲劇性、有情節的樂舞表演，但在唐代文獻裏仍等同於歌舞雜耍之類，並沒有明確指爲戲劇之戲。

日本文獻中有關“蘭陵王”的最古記載有如下幾處：

《大安寺流記資財賬》：“合大唐樂調度”中有“蘭陵王壹面”，天平十九年（747）。

正倉院御物裏有羅陵王接腰的殘缺部分，內有墨書：“東寺唐古樂羅陵王接腰，天平勝寶四年（752）四月九日。”<sup>[4]</sup>（同年四月九日奈良東大寺舉行大佛開眼供養儀式，正倉院“接腰”是法會上舞人服飾的一種。）

《西大寺資財流記賬》“樂器衣服”條分爲“伎樂、唐樂、高麗樂”三大類，唐樂裏有“羅陵王裝束一具”，寶龜十一年（780）<sup>[5]</sup>。

《安祥寺資財賬》：“凌王二面。”貞觀九年（867）。

《延喜五年（905）觀世音寺資財賬》：“大唐樂”中有“羅陵壹面”。

（資財賬是記錄寺院的建築、佛像、奴婢、日常用具等等的財產目錄。奈

良時代國家保護佛教，支給寺院大量資金，為防止寺僧私自挪用，命令每年必須提交賬目。由於是公文記錄，內容可信。現存資財賬不多，都是寶貴的研究資料。）

《口遊》，天祿元年（970）源為憲撰。該書把舞樂分為唐樂調子曲、林邑樂、高麗樂調子曲三類，在列舉的唐樂曲名中可見“羅陵王，有舞，有囀”的略記<sup>[6]</sup>。

《龍鳴抄》，長承二年（1133）大神基政撰。為解說各種樂曲結構、演奏要領的樂書。所舉曲名的“陵王”條之下，有小字注；“雖然寫作羅陵王，祇稱れう王（Ryo王）。”<sup>[7]</sup>

《教訓抄》天福元年（1233），狛近真著。作者出身於專門傳承唐樂舞的樂家狛氏。該樂書包含了與《龍鳴抄》相同的內容，此外還增添了樂曲的由來、有關的故事、表演的記錄等。卷一“羅陵王”條徵引《通典》，說明此曲的來由是北齊蘭陵王長恭戴假面戰勝之事，又說：“此曲傳來日本的情況不清楚。以尾張濱主之流為‘正說’（指該樂由尾張濱主修改的說法，見下文津田氏說——筆者注）。《蓮道譜》曰，此曲沙門佛哲傳來，在唐招提寺保存。”<sup>[8]</sup>

由以上記載可見，日本的古記都稱此曲為“羅陵王”，到12世紀的《教訓抄》裏，纔有“蘭陵王”的名稱出現。後代的樂書《體源抄》、《樂家錄》以及《大日本史·禮樂志》等也大都用“陵王”或“羅陵王”的稱謂，有時加上“又名蘭陵王”。但一般認為此曲的來源還是蘭陵王長恭的故事。

日本的“羅陵王”是否來自中國的“蘭陵王”？從本世紀初開始，新見解陸續出現。1905年，大槻如電《舞樂圖說》引述前人解釋名稱混讀的原因道：“樂家讀蘭陵王如其字音，說ランリヨウワウ，不說ラリヨウワウ，因此無疑羅陵王不是蘭陵王的略稱，而是別名。”<sup>[9]</sup>但他對這種傳統的解釋表示懷疑。他認為羅陵王是佛說八大龍王之一娑竭羅龍王的上略。“陵”和“龍”同音，所以混淆了：“‘陵王’和‘納蘇利’（日本雅樂右舞名）自古以來相配（即‘納蘇利’是‘陵王’的答舞），納蘇利又叫雙龍舞，（原注：關於此名四天王寺有一個傳說。）這不是因為二人舞，而是因為與蘭陵王兩曲合成一套。此說成為‘陵王’即‘龍王’說的有力證據。”由此他推測“陵王的舞曲是濱主傳來，而龍王的舞面是佛哲帶來的。由於曲名的偶然相同而導致奏樂混用”。他還舉出

錫蘭島祭祀用的面具，認為與陵王用的面具相似。以此證明陵王的面具來自印度一帶。

1928年，高楠順次郎發表《淡海真人元開撰〈唐大和尚（鑒真）東征傳〉》一文，也說“羅陵王”與“蘭陵王入陣曲”無關，此曲是佛哲傳來的印度樂，羅陵王即沙竭羅龍王<sup>[10]</sup>。後來，他又在1930年出版的《法寶義林》一書的舞樂之項裏詳細闡述了以上看法<sup>[11]</sup>。與此同時，田邊尚雄在他的《中國音樂史》第三章裏<sup>[12]</sup>，又提出“蘭陵王”可能出自印度著名歌劇“龍王之喜”的推測：“實際此舞非由中國傳入，實林邑國僧佛哲所傳，為林邑八樂之一。”但“龍王舞”當時是否存在於印度，毫無可證。所以他認為“與其視為全無證據之舞，何若謂其出於‘龍王之喜’之舞劇中，為龍王某場面之舞乎”？田邊氏的根據是“胡服而用印度式之假面，其音階亦為印度之沙陀調也。……常與之組合之‘納蘇利’呼為‘雙龍舞’，更與龍之舞不相違明矣”。此外，他認為“龍王之喜”是戒日王所作，應產生於645年至655年的十年間。而佛哲到日本是在此後約經八十年時。又因為最初譯介印度歌舞劇“龍王之喜”的高楠博士，在《奈良朝的音樂，尤其關於林邑樂》一文中，曾推測林邑八樂中的“菩薩”即為“龍王之喜”的一部分。並在1923年將“龍王之喜”譯成日語出版。田邊氏遂據此推斷同為林邑八樂的“陵王”也可視為“龍王之喜”的一部分。1931年，法國學者伯希和著文反駁高楠氏的意見，認為佛哲祇是一個傳說中的人物，而且很難想像沙竭羅龍王的“沙竭”二字會被同時遺落<sup>[13]</sup>。1940年，中國學者傅芸子著《舞樂蘭陵王考》<sup>[14]</sup>，提出日本“羅陵王”即唐代傳來的“蘭陵王”，其主要理由是據尾張濱主的口傳，日本“蘭陵王”傳入之初原是執鞭的，與唐代“蘭陵王”戲者執鞭相同。又據石田茂作氏《正倉院御物年表》所記有“東寺唐古樂羅陵王接腰，天平勝寶四年四月八日（應為九日——筆者注）”，其名與“唐古樂破陣樂襖子”及“破陣樂”之大刀、襖、接腰等目同列，內題年月日亦同。《體源抄》卷三有“長恭樣假面”等記載，凡此均可證明“蘭陵王”為唐樂，天平勝寶四年以前即已傳入日本。

1953年德國學者Hans Eckardt（漢斯·埃克華特）著《Ryowo（陵王）》一文，認為日本的“羅陵王”不同於中國的“蘭陵王入陣曲”，此舞是表現印度龍王的祈雨祭祀，經過中亞傳到日本，後來漸和“蘭陵王入陣曲”混同。其主

要理由是：“陵王”所戴不是中國風格的假面；古傳為佛哲帶來的印度樂；舞蹈動作如“大膝卷（旋轉）”、“小膝卷”之類似乎源於西藏、緬甸一帶；其囀詞的意思是命令太陽，把黑暗變成白晝，這是印度龍王特有的力量。而且《教訓抄》卷一也說“表演此樂，天下泰平，國土富裕”，這是祈雨祭祀的遺音<sup>[15]</sup>。

1984年，中國學者任半塘先生在《唐戲弄》一書中引述高楠和田邊兩家意見後，斷然判定“日本‘蘭陵王’曲非我之‘蘭陵王’”。並據此對傅芸子《舞樂蘭陵王考》一文認“蘭陵王”為“唐代遺範”的意見詳加批駁<sup>[16]</sup>。

從以上具有代表性的各家意見可以看出：認為日本“羅陵王”表現印度龍王的幾種看法雖然不盡一致，但大同小異。目前這派見解較佔優勢，得到很多中日學者的支持。然而無論是哪一種看法，都未能拿出令人信服的足夠根據。近年來，周華斌先生發表《蘭陵王假面研究》一文，從考察“蘭陵王”假面的來源及其與巫讎的關係這一角度，有力地證明了日本“蘭陵王”的面具出自中國<sup>[17]</sup>。但由於在古樂書裏，有關日本“羅陵王”表演內容和來源的記載較為混亂，自相矛盾之處很多。目前還沒有人對“羅陵王”和“蘭陵王”的史料與實物資料之間的關係作過細緻的分析，“羅陵王”作為日本雅樂舞，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唐樂的原貌，仍然不清楚，因而有必要對這一問題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

要弄清“羅陵王”是否印度龍王舞的問題，首先應探明“羅陵王”是否佛哲帶來的林邑樂。關於佛哲和他到日本的路徑，日本學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據《教訓抄》、《體源抄》所引古記說：奈良朝天平八年，印度的婆羅門菩提仙那聽說智慧圓滿的文殊菩薩在支那再生，便東遊尋訪。乘船到南海（馬來諸島），遇到了想入海尋覓寶珠的林邑僧佛哲（一作佛徹）。當時佛哲因船已遭難破碎，便決心與菩提仙那一起東遊。他們同船到達揚子江口，到台州登上天台山尋找文殊菩薩。又聽山僧說文殊托生在日本，遂到揚州與崇福寺鑒真和尚會面，並遇見日本的遣唐大使多治比真人廣成、學問僧理鏡。於是和他們一起



來到日本。從天平八年到勝寶元年共十二年間，佛哲將韓、唐諸樂的知識和原有的印度樂知識融合成新樂，作為秘曲傳習。此外，又公開向弟子傳授印度樂改作的古樂。林邑為南海古國名，故地在今越南中南部。據高楠博士研究，扶南發掘的碑文多刻印度文字，根源在於這裏有很多印度移民。奈良朝時代，林邑、扶南正處於印度文化的盛行時期，所以林邑樂即印度樂。他和田邊氏肯定古傳的說法，認為林邑樂是南天竺僧菩提和林邑僧佛哲經中國帶到奈良朝的日本的<sup>[18]</sup>。田中於菟彌氏則據《大安寺菩提傳來記》，認為佛哲是北天竺國僧，從南海經中國到日本<sup>[19]</sup>。岸邊成雄氏認為佛哲是過南天竺、與菩提一起經北天竺、西域到達中國的<sup>[20]</sup>。津田左右吉氏在仔細地勘查史書之後，指出關於佛哲雖有幾種資料，但《續日本記》祇記錄菩提仙那來日之事，不見佛哲之名。《教訓抄》裏除了“羅陵王”條引述以上古記以外，別處也沒有佛哲的記載。《續教訓抄》說<sup>[21]</sup>：承和二年（835）尾張濱主隨遣唐使赴唐，學習樂舞、龍笛。他回來後，日本的舞、笛得到很大發展。但據正倉院銘文，天平勝寶四年（752），已經有“羅陵王”的表演。《教訓抄》引“濱主傳曰”說：天平勝寶之時，有高野天皇（749—758在位，稱孝謙天皇，764—770名稱德天皇）敕命尾張濱主改此曲的古記，可知其時始開五種新制。因此，“以尾張之流為‘正說’”這句話不是說此曲由尾張從唐朝傳來，祇是指由他製訂了表演此曲的正統方式。而高楠所說佛哲傳來龍王故事並完成羅陵王樂舞的說法，則缺少文獻的根據。即使是記錄佛哲生平的資料裏也沒有提到佛哲傳“羅陵王”之事。總之，津田認為佛哲不是實有的人物<sup>[22]</sup>。我們查閱了應和二年（962）的《大安寺住侶記》，文中說：“推古天皇御宇以降，代代朝廷崇敬當寺。天下政敢無他事，因茲顯密修學之高僧，多以住當寺。即三面僧坊東室拾餘間內，南端二間婆羅門僧正，是天竺僧，東大寺大佛開眼導師。”據此可知佛哲之師婆羅門僧正（即菩提仙那）住在大安寺。如果佛哲實有其人，他也應該同住此寺。據說佛哲來日本是在天平八年，如果“羅陵王”是他傳來的表演沙竭羅龍王的林邑樂，那末天平十九年（747，即大佛開眼前五年）《大安寺資財賬》所記應當正在他住大安寺教習林邑樂的期間。但是，《大安寺資財賬》上祇有“合大唐樂調度”和“合伎樂貳具”，並沒有“林邑樂”，而且“大唐樂調度”的第一條是“羅陵王壹面”。可見《大安寺菩提傳來記》關於佛哲的傳說不可信憑。

不僅佛哲的實在性大可懷疑，而且“林邑八樂”是否包括“羅陵王”，也缺乏證據。“林邑樂”這一名稱是在天平勝寶四年（752）東大寺大佛開眼式以後纔出現的，見於《續日本記》天平寶字七年（763）條。在701年頒佈的“大寶令”裏尚無“林邑樂”的樂部。而本文前引大安寺、正倉院、西大寺等資料都明確地寫着“羅陵王”是唐古樂。又據《口遊》（970），“羅陵王”也列在唐樂類而不是在林邑樂裏。津田氏說：“《口遊》列爲林邑樂的四曲中，拔頭和倍臚是西域樂，菩薩和迦陵頻是在日本新造的樂。後來所說的林邑八樂也是西域樂，林邑樂和唐樂似乎沒有很大的差別。”《通典》卷一四六說隋煬帝時“平林邑國，獲扶南工人及其匏、瑟、琴，陋不可用。但以天竺樂傳寫其聲，而不列樂部”。《隋書·林邑傳》說“樂有琴笛琵琶五弦，頗與中國同”。日本唐樂裏有“扶南樂”，因此他認爲日本的林邑樂可能是唐樂的扶南樂與林邑樂的混同，而唐之扶南樂又代以天竺樂，所以林邑樂中多天竺樂。這一推測不爲無據。我們查遍日本古樂書，《教訓抄》、《體源抄》雖然載有“羅陵王”爲“林邑僧佛哲傳之”的傳說，但所列林邑樂中，都沒有“羅陵王”。據《教訓抄》卷一“林邑亂聲”條說：“以此亂聲出舞。菩薩、迦樓頻、拔頭、倍臚，婆羅門僧正自天竺渡給。林邑，天竺國名。”《體源抄》卷五說：“頗渡來本朝之林邑國樂有八也。夫菩薩、迦樓頻（是鳥）、醉胡樂（胡飲酒也）、蘇莫者、拔頭、倍臚、輪鼓渾脫、劍氣渾脫。”同書卷九則說：“其後婆羅門僧正從天竺傳來四個曲。”卷十一“婆羅門僧菩提”條說：“南天竺之人也。普賢菩薩之化現，林邑之樂傳人。或云：拔頭、迦陵頻、倍臚傳之。”《樂家錄》卷五十“第八論天竺林邑樂曲”說：“其所謂林邑之曲者，林邑亂聲、菩薩、迦陵頻、胡飲酒、蘇莫者、拔頭、倍臚七曲也。是皆奏舞時，用林邑亂聲者也。此外輪鼓渾脫、劍氣渾脫二曲亦爲林邑之曲，總九曲也。”<sup>[23]</sup>《歌舞品目》中“林邑部舞曲”也僅列迦陵頻、菩薩、倍臚、拔頭四種<sup>[24]</sup>。這些記載都沒有把“羅陵王”列在佛哲所傳的林邑四曲、七曲、或八曲之中。因此，“羅陵王”爲佛哲所傳“林邑八樂”的說法並不可信。至於“羅陵王”用沙陀調，更不足爲此舞來自印度之證明。沙陀調即蘇祇婆七調中的沙陀力，確是印度樂調。但蘇祇婆早在北周至隋代就將七調傳入中國，因而沙陀調已成爲唐代二十八調（《唐會要》錄十四調）之一種。關於這一點林謙三和邱瓊蓀先生都有確論，毋庸再

辯。

大槻、高楠、田邊氏等認為“羅陵王”是印度龍王舞的一個重要理由是：“羅陵王”為“羅龍王”的誤讀，是沙竭羅龍王的略稱。但娑竭羅龍王的梵文名稱為 *sagara-na-garaja*，“娑竭羅”意譯為“海”。因此“羅”字祇能和“娑竭”連讀，而不能和“龍王”連讀。在日本的佛教儀式中天龍八部裏的龍也往往稱為“沙竭羅”，而不叫“羅龍王”。關於娑竭羅龍王的記述見於《長阿含經》卷一九“龍鳥品”，《起世經》卷五，《法華文句》卷二下，《華嚴經疏》卷五。我們查遍這幾種經典、以及日本大正藏中關於娑竭羅龍王的形象描繪，發現各處記載大同小異，都比較簡略。佛典祇說它是八大龍王之一，諸龍皆為金翅鳥所食，僅娑竭羅龍王、難陀龍王等十六龍王幸免此難<sup>[25]</sup>。以上經文中，惟《長阿含經》裏“娑竭羅”譯為“娑竭龍王”，但此龍王全稱中無“羅”字。當然不懂梵文的樂人也可能把“沙竭”遺落，祇稱羅龍王。那麼我們再來看一看娑竭羅龍王（包括“龍王之喜”的故事）與日本樂舞“羅陵王”的形象有無相符之處？“龍王之喜”的大意是：“印度持明族王雲明王之太子，名雲乘太子，賢明之王子也。由父讓位為王，與悉佉族之王女摩羅耶姬為婚。雲乘太子一稱雲乘菩薩，菩薩一日與姬兄友世王同遊海濱，見金翅鳥（即迦樓羅）食盡龍族，憐憫不已。又以金翅鳥將殺龍王，菩薩乃以身代龍王，飼金翅鳥；為鳥殺身，以救龍王。摩羅耶姬聞友世王具言其事，不勝悲嘆，祈於歌利女神，救菩薩命。時金翅鳥知代龍者即是菩薩，大驚。且菩薩於將死時，為金翅鳥說教，鳥後悔，乃歸佛。此時歌利女神出現，救活已死之雲乘菩薩，再登轉輪聖王之大位，又由金翅鳥祈願，降甘露雨，使龍族之死靈，悉皆再生云。”<sup>[26]</sup>從劇情大意不難看出，“龍王之喜”就是據佛經所說金翅鳥吃龍、娑竭羅等十六龍王幸免於難的基本內容加以想像創作而成的，祇是增加了一些情節而已。顯然，沙竭羅在佛典和“龍王之喜”劇中的形象都是可憐的受害者。而日本的“羅陵王”是在賽馬、相撲、賭弓（射箭比賽）時，表揚勝利者的雄壯的樂舞。印度龍王的故事並不符合“羅陵王”的表演以及人們崇拜此曲的情況。更何況日本樂書所錄的古記和口傳之類也沒有與龍王故事有關的曲名記載。

再看沙竭羅龍王的外形與“羅陵王”的假面形象是否相同？《華嚴經疏》卷五說：“又一切龍總有五種形類。一象形，善住龍王為主；二蛇形，難陀龍

王爲主；三馬形，阿那婆達多龍王爲主；四魚形，婆樓那龍王爲主；五蝦蟆形，摩那斯龍王爲主。”大槻氏舉出錫蘭島祭祀的假面，認爲與“羅陵王”假面相似。其實錫蘭島假面頭上爲三個蛇頭，臉也是蛇頭形。口中吐出的是分叉的蛇信。這說明當時印度一帶的龍形主要是蛇的形象。日本《圖像佛教語詞典》說不同時代的龍王雕像都是下半身蛇形或頭上有蛇，特別是發怒時頭部向兩邊膨脹的毒蛇。各地佛教遺迹的雕像或壁畫上，有些龍王下半身蛇形，更多的是頭上或光環後面有蛇頭。《阿富汗和中亞地區的佛教》一書搜集和分析了許多在中亞及阿富汗地區留下的佛陀和其他諸神的形象<sup>[27]</sup>。圖中的龍王也都戴着或背着三到五個蛇頭。但這些都是蛇，與“羅陵王”假面上的中國龍形完全不同。

特別要指出的是，在日本的禮佛儀式中，有一種“行道”的拜佛形式。即禮佛的人們在本尊和堂塔週圍繞行，以表尊敬之意。行道的行列中有化妝成菩薩、八部衆、十二天等等的人物，都戴着假面。上古的假面至今仍有許多保存完好。八部衆的名稱有諸說，一般爲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八尊。與龍相當的即“沙羯羅”。八部衆的假面，以法隆寺的平安末期所作的爲最古<sup>[28]</sup>。在京都國立博物館所編的《古面》圖冊裏<sup>[29]</sup>，載有兩個名爲“沙羯羅”的行道面。一個有保延四年（1138）的銘文，推定爲該年製作的法隆寺的面。一個是推定爲嘉歷、建武時期（1130前後）製作的京都教王護國寺的面。這兩個古面雖已殘缺，失去了蛇頭，但頭頂上留下盤成一團的蛇身。四天王寺所保存的八部衆裏的“龍面”，推定爲桃山時期（16世紀末）到江戶初的作品，也是冠上伸出多個蛇頭。如《天王寺舞樂》一書第168圖即是<sup>[30]</sup>。該書解說道：“在《法華經序品》裏，有八大龍王來聽佛法的故事”，“其形相大致爲人身蛇尾，頭上冠有三至九個龍頭。本寺的龍面，可考爲代表種種的龍王，參加行道的龍。”解說文字雖說是龍頭，但假面形象實爲多個蛇頭。這種形象與印度和中亞一帶石窟中保存的龍王形象相同，與佛經的記載相符。可以有力地證明娑竭羅龍王的形象是蛇，而且在傳到日本以後表現在行道的假面中一直是蛇形。如果日本“羅陵王”是表演娑竭羅龍王的故事，並由林邑直接傳入日本，那麼其假面應當和行道的“沙羯羅”一樣，又爲甚麼是中國龍形呢？

再看“羅陵王”假面頭上的龍形。據《古面》說，現存最古的陵王面有兩種，是夾纒品，與後代的木雕不同。在日本用夾纒法作佛像等物的技術到八世紀半最發達。該書所收的《舞樂面雜考》一文的作者井上正認為，“羅陵王”是佛哲傳來的林邑樂之一，假面也是林邑樂傳來的天平八年（736）前後的作品。井上說“兩個假面樣式不同，可考是各自根據從唐傳來的‘原本’製作。在日本的舞樂面中，這兩個古面是與大陸樣式明顯接續的最初的例子”。夾纒面容易毀壞。現在這兩個古面頭上幾乎沒什麼龍形，但在頭髮上留下四個尖銳的腳爪。井上認為嚴島神社所藏的有代表性的“羅陵王”木雕面，即忠實地模擬了這兩種古面裏的一個。野間清六《日本假面史》“二、舞樂面”說“羅陵王”古面現存遺品大體有兩種類型，一種稱冰室型，頂上龍身大、頭部低、兩翅寬；一種稱嚴島型，龍身高、雙翼小。從《日本古樂面》中可見前一類有福岡觀世音寺、神奈川鶴岡八幡宮、奈良冰室神社的藏品<sup>[31]</sup>；後一類有廣島嚴島神社及東大寺的藏品。此外，天野社所傳陵王面中也有一個被認為是鎌倉時代的作品<sup>[32]</sup>。這些假面的龍頭上有角和鬚，身上的翅翼長在四條粗壯有力的腿上。樣子和目前常見的中國龍不同。龍的記載早在先秦文獻中就有，並在秦漢時形成有鱗角、有鬚鬣、有四腳、背部有鱗的基本特徵。據周華斌先生考證，日本“蘭陵王”假面頂上之龍身軀“為獸狀，帶飛翅，也不像我國唐宋以來眾所週知的龍蛇之形。它應該是漢唐時期的辟邪瑞獸。若稱龍，則為‘麟龍’”。“考漢魏神獸，在佛道通行之前，原有‘四靈’。《禮記》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漢代附會道家五行之說，神獸各置方位。……又因受當時陸仙觀念的影響，瑞獸常帶飛翅，稱‘天獸’或‘仙獸’。……漢魏麟龍合體，多表現為獸軀、雙角、蛇尾、鷹爪、雙翼，成為猛獸（獅虎）、麟蟲（蛇）、飛鳥（鷹）合一的神獸。唐宋時期，龍漸漸定型，表現為麟首、蛇軀、四足，常帶祥雲，但無飛翼，稱祥龍。正是從唐宋時期起，祥龍漸漸成為王者的專用標記。”周先生還發現：“蘭陵王面具上的麟獸，可以從蘭陵王九嬪茹茹公主墓裏的辟邪神獸上得到印證。1979年，河北磁縣文化館發掘茹茹公主墓，得其墓誌。茹茹，名叱地連，胡族。……東魏興和四年（542），五歲的茹茹就被許配給高湛——論輩份是高肅（蘭陵王長恭）的九叔。茹茹薄命，武定八年（550）四月死於山西晉陽（今太原市），年僅十三歲。當年五月，高湛的二哥

高洋篡東魏，建北齊，高氏家族自然成為王室。高洋詔令將這位弟媳的靈柩從太原送到磁縣，葬在王陵區。茹茹死時，高肅尚年幼，十年後（560）纔被封為蘭陵王。在茹茹公主墓的甬道南端，拱券正中的顯要位置，繪有一怪獸。此物雙角、虎口、鱗身、帶雙翼，是典型的辟邪神獸（按，雙角之辟邪瑞獸或稱‘天祿’）。以之與日本蘭陵王面具上的神獸比較，極為相似。”<sup>[33]</sup>他還舉出唐“長安王室墓葬裏鎮墓神將的盔頂多飾有瑞獸或瑞禽”的事實作為佐證。從周先生的墓本來看，茹茹公主墓裏的辟邪神獸與冰室型寬翼的“羅陵王”面具大致相似，確實可以證明北齊蘭陵王時代的瑞獸對“羅陵王”面的造型有影響。但“羅陵王”頭上的怪獸四腿有翼，獨角。與嚴島型的身高翼小的“羅陵王”面聯繫起來看，我們認為“羅陵王”頭上的瑞獸更接近於秦漢及魏晉時的龍形。這一時期的出土文物和畫像石刻中，有一部分龍是頭上長角，肩後或前腿有翼的，特別是二世紀沂南出土的石刻“青龍和扶桑”，龍之四腿均有翼。東晉顧愷之《洛神賦圖卷》中的龍有較長的獨角<sup>[34]</sup>。因而可以確認“羅陵王”頭上的瑞獸是唐以前的龍，或稱麟龍。

周先生還指出：“蘭陵王面具的雙眼和下顎可以活動，很有特點。有的日本學者認為這種吊顎動睛的活動面具祇有日本纔有。其實，它在我國傳統の木偶和儺面具中並不乏見。”他舉出貴州的兩個吊顎動睛的面具墓本為證。並聯繫中國傳統的舞獅面具也是吊顎動睛的事實，認為日本“蘭陵王”舞樂面具的原型（包括歷史上蘭陵王的作戰面具在內）“來自於源遠流長的古儺面具，尤其是南北朝儺面具”。我們查閱了《貴州儺面具藝術》一書<sup>[35]</sup>，得知周先生所摹面具中的一個稱“開山”或“山王”，另一個稱“龍王”。據該書緒論作者皇甫重慶先生說：“開山面具各地較為一致，頭上長有一對角，怒目圓睜，嘴張齒露，四顆獠牙，右手持開山斧，左手持鑿……貴州開山面具造型最好的是道真縣桃源鄉的山王，兩側耳邊塑有兩個抱耳神，是個三頭面具，眼、嘴能動。”作者還認為：“開山面具有一對角，龍也長有一對角，看來開山神與中國華夏民族的龍圖騰也有內在聯繫。”該書113—114頁所載“龍王”的儺面具面相與開山神相似，都是吊顎動睛，火焰狀眉，皇甫先生的推測不為無據。又承中國儺戲學研究會會長曲六乙先生賜教，吊顎動眼的面具除了貴州東北部仡佬族地區以外，廣西也有，但面相稍不同。類似貴州開山的面相在江西、山西、廣西

也曾發現。據他在各國博物館所見，爪哇、印度、錫蘭並無吊顎動眼的面具。目前雖然無法考證現存儺面具與“蘭陵王”有甚麼具體的關係。但據儺戲專家研究，貴州及西南少數民族保存儺活動和儺面具的原因是：明初朱元璋曾調集大量軍隊遠征雲南，而後又設貴州府。由於大量屯軍及其眷屬移居貴州，遂使其他省區儺活動的內容形式得以在此保持、傳播<sup>[36]</sup>。我們認為貴州“開山”和“龍王”的面相更接近日本“羅陵王”，而與錫蘭島的蛇頭形假面完全不同。這些實物資料至少可以證明“羅陵王”的假面形象和吊顎動眼的製作法與中國儺面具具有淵源關係。

那末，“羅陵王”面表現的究竟是不是蘭陵王呢？從《教訓抄》中可以找到答案。該書說：“面有二樣。一者武部樣，黑眉（小注：八方荒序之時用之）。一者長恭樣假面（小注：小面云光季家相傳寶物也）。”又在“面桴事”條說：“寬德之比（1044—1045），貊光高之家有相傳之陵王面（小注：名小面，小龍在額上伸出）。”貊光高是光季的祖父，他們都是《教訓抄》的作者貊近真的祖先。貊家有傳世的陵王面，又叫小面，而且頭上有小龍，也就是長恭樣假面，那末我們今天所見頭上有龍的羅陵王面表現的無疑是蘭陵王長恭了。任半塘先生雖從傳芸子文中見到這條資料，但認為“蘭陵王”應是“大面”，而長恭假面是“小面”，不合中國史籍記載，以此作為否定日本“蘭陵王”來自中國的理由之一。其實“大面”即“代面”，《通典》、《唐書·音樂志》等都有記載，即戴假面。而日本雅樂中的假面分大、中、小三種。《樂家錄》卷三九“舞面”一章說：“然其中有大面小面之異也。蓋號大者今料之，則假令可謂如長七尺餘之人面乎？號小者別無子細，當擬大而推之也。”據《日本假面史》：“舞樂面之大者，有大面、中面、小面之別。”<sup>[37]</sup>而上近正氏《裝束與面》一文則說：“關於大小，有大面、中面、小面之分，但幾乎沒有大小之差。”<sup>[38]</sup>《樂家錄》同卷中還載有陵王的“中面”圖。此外“退宿德”舞（右舞）的假面稱為“小大面”。可見日本雅樂的“大面”、“中面”、“小面”都是“大面”，即“代面”。因此不能望文生義，以為小面就不是“蘭陵王”。

“蘭陵王”在日本訛成“羅陵王”的主要原因是讀音相同。日本古文獻裏“蘭陵王”有多種寫法：羅陵王、羅凌王、陵王、凌王、龍王等，其中最常見的是羅陵王和陵王。陵、凌、龍三字的日語發音都一樣。這種情況也見於其他

樂舞名，比如走禿、宿德；倍盧、培盧、陪臚等。古代日本人使用漢字不太嚴密，聽到讀音就隨便用多種漢字標記。奈良時代用漢字記日語發音的萬葉假名中，表示ラ（la）的有“羅、良、樂、浪、邏、囉、擇、延”，但沒有“蘭”，這可能就是早期資料都寫作“羅陵王”的緣故了。至於“陵王”、“龍王”則應是“羅陵王”的省稱。

## 二

周先生的考證已說明蘭陵王面具頭頂上的龍的造型受北齊的瑞獸形象的影響。但是正如周先生所說，“青帶神獸”的文化習俗在安陽（北齊境內）自商周以來就有，北齊墓葬的兵馬俑和盾牌上不乏神獸的裝飾，唐代也有頭戴瑞獸的鎮墓神將，但這些瑞獸並不都是龍形。那麼何以惟獨蘭陵王要戴龍形假面呢？我們注意到，在河北磁縣保存的蘭陵王墓碑（《齊故假黃鉞太師太尉公蘭陵忠武王碑》）的碑誌中，有高肅在天保年間兩次“進上儀同三司”，被賜“象服畫龍，輜車倚廐”的記載<sup>[39]</sup>。“象服”語出《詩經·鄘風·君子偕老》，唐宋時指王后、貴夫人所穿的以繪畫裝飾的衣服。但毛傳僅云“象服，尊者所以為飾”。唐以前似不限於貴族女服。因為除了蘭陵王以外，北齊有大功的將軍也有少數賜畫龍之服的例子，如《齊故使持節都督趙安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國子趙公墓誌銘》說趙公赴外任時“高車畫鹿，衮服為龍”<sup>[40]</sup>。看來此時服飾畫龍尚非皇帝的專利，也可以是功臣的榮譽標誌。這可能是樂舞裏蘭陵王與龍有關的原始依據。更重要的是：龍面出自《教訓抄》（亦見於《體源抄》）卷一所引述的一個故事，即“蘭陵王”又名為“沒日還午樂”的本事：

脂那國有一人王，與鄰國之王爭天子之位，於爭鬥中去世。其子即位後依然爭戰不息。太子遂向王陵哀訴。忽聞墓內有聲，又有雷電召王子云<sup>[41]</sup>：汝勿悲嘆。則現此形赴戰陣（小字：龍顏美鬢髯不異）。至日暮時王子將敗，父王之神魂飛去招日。蒼天再成午時，王子再與鄰國合戰，如願獲勝。世人遂共歌舞此事，樂名為沒日還午樂（小字：雖無古書依據，所古者傳也）。



《教訓抄》接着說：“亂序一帖，此內有各別名。日搔返手，桴飛手，青蛉返手，角走手，遊返手，大膝卷，小膝卷。（原文至此以漢字表示，“手”指舞的動作，詳下文。以下將古日語譯為現代漢語）囀三度，過去有七度，今世不用。三度囀舞蹈事，狛光時之嫡流外，其他舞人不知。”“羅陵王”條開頭說明全曲的結構：“亂序一帖，囀二度，囀序，荒序八帖。”亂序即此舞曲開頭的部分，其中包含下列有特色的動作：“日搔返手”即用手將太陽召回的動作。《樂家錄》卷四八“類話”說：“陵王舞之秘曲有日搔手也。慶安之比，例年舞御覽，伯耆守狛近元舞此品，所謂手在亂序之中，如還城樂合於大鼓而走作大輪。既欲回歸於本座之時，顧右後即指上桴見空，號之日搔手，亦號麾日入手也。”這一動作與沒日還午的事情情節相應。“桴”是舞人拿的小棍。“桴飛”可能是把“桴”拋上去。“青蛉返”即翻筋斗。“角走手、遊走手”的動作在今傳舞樂中已看不出來，大概是繞舞臺快跑或慢走。“大膝卷”、“小膝卷”亦已不傳，似乎是轉膝的動作。從這些記載可以見出“羅陵王”亂序的舞姿是又跑又轉膝，又翻筋斗，動作激烈，像是要扒上天空似地作出招日返午的姿態。

亂序的下一段是“囀”。原來是邊歌邊舞，後來唱法失傳。《教訓抄》在上引文字之後，記錄了以下歌詞：“一說云：吾罰胡人，占見如來。我國守護，翻日爲樂。（濱主傳）一說：我等胡人，許還城樂，踏石如泥。（第二度光則說當時用之）一說：阿力胡兒，吐氣如雷（初度），我采頂雷，踏石如泥。（光近說）”此外，成書於1192年的箏譜《仁智要錄》卷五記錄了另一種歌詞：“我等胡兒，吐氣如雷。我采頂雷，踏石如泥。右得土力，左得鞭回。日光西沒，東西若月。舞樂打去，緣緣（一作錄錄）長曲。”<sup>[42]</sup>以前的研究者往往說這幾段歌詞作為漢語很難解釋，其源流比中國更遙遠，也許與印度神話有關<sup>[43]</sup>。我們認為歌詞中的“翻日爲樂”與《教訓抄》“羅陵王”亂序裏招日還午的動作相符，因此可以認為這段歌詞與沒日還午樂的故事有關。《教訓抄》卷一還記錄一個故事：說大友成道是最優秀的陵王舞人，有“活陵王”之稱。當他去關東鹿島神宮舞陵王的時候，有一個老人看他的表演，嘲笑說：“聽說陵王一跳千里，踏石如泥，吐氣如雷，前額皺紋裏留着小龍，可是剛纔看到的陵王，翻筋斗、撫須的動作都很慢，活陵王是怎麼回事？”我們已知日本古記說前額有小龍的假面是長恭樣假面，“踏石如泥、吐氣如雷”是沒日還午樂的歌詞，那麼從這一記載可以看出：

沒日還午樂也正是以蘭陵王長恭爲主人公的一個故事。

如前所述，中國“蘭陵王”是有戲劇性的樂舞。從史實中的蘭陵王到樂舞中的“蘭陵王”，難免有情節的增生。“沒日還午樂”的故事是否即中國“蘭陵王”原有的情節？首先，從二者的基本內容來看：故事發生的地點是在“脂那”，即中國。兩個相鄰的國王爭奪天子之位，正是以北周和北齊（前身即由北魏分裂的西魏和東魏）相互攻伐、爭奪天下的形勢爲歷史背景的。蘭陵王長恭是北齊文襄帝的兒子，自然是王子。王子和鄰國經激戰而獲勝，是以長恭與北周軍隊激戰的史實爲基礎的。光則所傳的歌詞中有“許還城樂”一句，說明故事中有王子得勝後還城的情節，這也與長恭在金墉城下酣戰、免胄示面得城中人救援的事實大體相合。歌詞中“吾罰胡人”、“吾等胡人”、“阿力胡兒”等，任半塘先生以爲自相矛盾。其實，且不說“罰”字很可能是“等”字之誤（原文寫作“罰”），口傳中難免出這種差錯。即使“罰”字不錯，也沒有矛盾。因北周與北齊本來就是胡對胡的戰爭。而“阿力”這類語詞僅見於北朝樂府民歌，是北朝特有的胡語。如《地驅樂歌》：“側側力力，念君無極”，“郎不念女，不可與力”；《折楊柳枝歌》：“敕敕何力力，女子臨窗織。”此外《晉明帝太寧初民謠》也有“敕敕力力，放馬山側”的說法，當傳自江北（五胡十六國）。而自稱“胡人”、“胡兒”也是北朝民歌中纔有。如《折楊柳歌辭》：“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歌。”“虜家兒”即“胡兒”。日本“羅陵王”歌詞中保留這類北胡語詞，正是其出自北齊的一個重要證明。

其次，從故事中“沒日還午”的想像來看，《教訓抄》“蘭陵王”一節引“舊譜”說：“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授戈而揮之，日爲之反三舍。”這個故事在中國很有名，見《淮南子·覽冥訓》，常被詩人們用作典故。“蘭陵王”的“舊譜”載此典故，說明這個典故是隨着“沒日還午樂”一起傳來的。當時日本樂人就認爲“沒日還午”的想像來自中國魯陽公揮戈回日的故事。再從故事中假面的形狀來看：“龍顏美鬢髯不異”，聯繫“長恭樣假面”爲“小面小龍”的記載，這句小注可能指長恭作戰時的形象。龍有鬚，且有鬚髯，這是中國龍的特徵。“羅陵王”假面不但是龍顏美鬚，而且下巴上有鬚髯。這也可證“沒日還午樂”中的主人公即長恭。歌詞中“吐氣如雷”、“我采頂雷”等句，均爲形容龍的威力。中國古籍中對於龍和雷的關係有很多描寫。如《孟子·梁

惠王》下：“正如雷龍之火，愈克而愈無已也。”《山海經·海內東經》：“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晉書·陶侃傳》：“有頃雷雨，自化爲龍而去。”因此故事中的主角現龍形而戰，也必定挾雷裹電，這正是中國傳統的想像。還要特別指出的是：《樂府雜錄》說“戲者衣紫、腰金、執鞭”。這是中國“蘭陵王”戲裏主角的形象。日本“羅陵王”舞者紅衣、金銅腰帶、執桴。但前文已指出，據尾張濱主口傳，“蘭陵王”傳入日本時是執鞭的。而且歌詞中也遺留着“左得鞭回”的句子。這裏應當解釋一下爲什麼蘭陵王執鞭。因爲在中國關於龍的傳說中，龍總和雷電有關，而電總是用鞭來形容。如《宋書·樂志》中載有《五郊迎氣樂辭·高明樂》：“電鞭激，雷車遽。”而中國上古神話傳說中，日又是由六龍駕馭的，所以《隋書·音樂志》裏《郊廟歌辭·圜丘歌八首·昭夏》說：“騰日馭，鼓電鞭。”李白《蜀道難》：“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也說明龍可駕馭日車，使太陽回轉。這是龍和“招日還午”的故事產生聯繫的原因。所以蘭陵王執鞭表示龍執電鞭以招日。由此可以想見，“沒日還午樂”的故事是以蘭陵王長恭作戰勇猛的史實爲基礎，加上魯陽公揮戈返日的想像，與中國龍能鼓電鞭回日的超凡能力融合在一起而形成的。

考察“蘭陵王”樂舞形成的過程，還要指出的是它與北齊龜茲樂的關係。從本文前引唐代文獻可以看出，“蘭陵王”又稱大面，而大面出自龜茲。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四一：“蘇莫遮，西戎胡語也。……此戲本出西龜茲國，至今猶有此曲。此國渾脫、大面、撥頭之類也。”“大面”是一種戴假面的樂舞形式，與“渾脫”爲穿動物皮套及戴動物頭套類似，指一種表演樣式，而非某一種樂曲的專稱。中國原有傩面而僅稱魅頭或面具，獨稱“蘭陵王”爲大面，因爲“蘭陵王”是大面的代表作。但唐人記載將二者混稱，大面和蘭陵王幾乎成爲同義詞。却也說明“蘭陵王”戲是用龜茲樂和大面的形式改編《蘭陵王入陣曲》的產物。《隋書·音樂志》說：“龜茲者，起自呂光滅龜茲，因得其聲。呂氏亡，其樂分散。自魏平中原，復獲之，其聲後多變異。至隋有‘西國龜茲’、‘齊朝龜茲’、‘土龜茲’等凡三部。”“(北齊)後主惟賞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手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未弱、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遂服管纓而爲伶人之事。”《舊唐書·音樂志》也說：“後魏有曹婆羅門，受龜茲琵琶於商人，世傳其業，至孫妙達，尤爲北齊高洋所重，常自擊鼓以和之。”

可見北齊龜茲樂之盛，不僅樂人皆得高官，而且還形成了“齊朝龜茲”的專門樂部，成為隋代龜茲樂三部之一。後又因北周、隋代之際，龜茲人蘇祇婆將印度的琵琶七調傳入中原，在隋唐俗樂和燕樂調中引起重大變革，從而使龜茲樂在隋唐的影響更大。蘭陵王長恭之事既在北齊就有《蘭陵王入陣曲》的歌舞，自然會成為龜茲樂人改編樂舞的最好素材。而從“沒日還午樂”歌詞仍帶有濃重的西北胡色彩這一點來看，很可能這一樂舞在北齊時已經加工改編完成。此外，“沒日還午樂”的歌詞裏還有“古見如來，我國守護”這樣的佛教內容。龜茲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便很昌盛。中國早期的佛經很大部分是譯自古龜茲語而非直接譯自梵文。龜茲人在翻譯大小乘佛典和傳播密教等方面也作過很大貢獻，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從蘭陵王的史實中看不出他的勝利與佛教有甚麼關係，《蘭陵王入陣曲》的軍中歌謠裏也未必有“如來”的內容，那麼這兩句可能是龜茲樂人在再創作時增加的。

最後，我們想從“蘭陵王”舞者的服飾來考察此樂的由來。舞人所穿襦襜，傅芸子曾指出“是中國六朝之服裝，唐施於官服”。任半塘先生則認為：“我國《通典》一四六述唐代樂舞，曾及服裝者，如《慶善樂》、《聖壽樂》、《光聖樂》、《景雲樂》、《破陣樂》、《承天樂》、《烏歌萬歲樂》等，則前後無一見用襦襜、或綴風毛者。是襦襜為六朝常服，與唐代官服之一事，並不足為日、唐《羅》、《蘭》二舞溝通之助，明矣！何況唐之襦襜，縱入官服，未入軍服。着襦襜，不比擐甲，與蘭陵王入陣之象威猛而張殺伐者，並不相屬。……常氏文內（按，指常任俠《唐代傳入日本之音樂和舞蹈》一文）謂襦襜為西北胡服，未知有據否。果爾，日本舞裝中用我西北胡服者，亦何其多耶！”<sup>[44]</sup>其實“襦襜”一詞，屢見於《樂府詩集·梁鼓角橫吹曲辭》，茲列舉如下：

《企喻歌辭》：“前行看後行，齊著鐵襦襜。前頭看後頭，齊著鐵鉅鉞。”

《琅琊王歌辭》：“陽春二三月，單衫繡襦襜。”

《紫騮馬歌》：“念郎錦襦襜，恒長不忘心。”<sup>[45]</sup>

由上例可以看出：襦襜不但有錦織的，有繡花的，還有鐵的。鐵襦襜當然是軍服。由《企喻歌辭》全文也可以看出這首民歌寫的是出征的士兵們排着隊都穿着鐵甲的意思。所以任先生所謂“縱入官服，未入軍服”之論可不攻自破。又

《通典》卷一四四中也提到過襦襦。“樂懸”條中小注云：“武舞六十四人。……服舞弁，平錦幘、金支緋絲，布大袖，襦襦、甲金、飾白練襦襦。”襦襦在這裏用爲武舞裝束。任先生云《通典》“前後無一見用襦襦”，未免失察。關根真隆《奈良朝服飾研究》一書說：“《集解》武官禮服條：‘謂一片當背，一片當胸，故曰襦襦也，釋云，儀禮鄭玄注曰：直心背之衣也。……’又引《和名抄》說：‘襦襦，唐韻云襦，兩襦衣名也。’可見日本古記也認爲襦襦出自中國。現東大寺正倉院的伎樂裝束中也有襦襦。松島順正編《正倉院寶物銘文集成》（吉川弘文館）引《治道幘》墨書：“東大寺治道天平勝實四年四月九日，袍一領，襦襦一領，布衫一領，袴一要。”<sup>[46]</sup>伎樂即吳樂，是隋煬帝時從吳地傳入日本的舞樂。可見在隋至盛唐傳入日本的舞樂裝束中早已有襦襦。現在日本舞樂中穿襦襦的較多，有的日本學者認爲其樣式與日本傳統的“貫頭衣”相同，是唐樂服飾日本化的結果。但關根氏以實物爲證，明確指出襦襦兩脅不縫，而貫頭衣裾脅不開。兩者不是同一種服裝<sup>[47]</sup>。又“羅陵王”原來的服飾裏還有半臂。《教訓抄》所記尾張濱主五個新制的第二點是“不可着蘿半臂”，可見改制前是穿半臂的。半臂即罩在襖外的短袖衣，唐代繪畫中多見。正倉院的遺物裏半臂的式樣與永泰公主墓壁畫中婦女所穿的幾乎完全相同。宋高承《事物紀原》“衣裳帶服部第十五”釋“半臂”：“實錄又曰：隋大業中，內官多服半臂，除即長袖也。唐高祖減其袖，謂之半臂。”故半臂爲隋唐服裝。再從正倉院“東寺唐古樂羅陵王接腰”的墨書銘來看，蘭陵王傳入日本時服飾中有接腰。此外正倉院還保留着唐古樂“破陣樂”的接腰。接腰是一種遮蓋腿部的無腰無襠的套褲，兩端有帶子可以縛繫。據《中國古代服飾大觀》，這種套褲從春秋時期就有，直到清代仍是男女常穿的服飾，主要是保護膝蓋以下的小腿<sup>[48]</sup>。而接腰則是套在大腿部分，稍稍長過膝蓋。關根氏舉出兩幅圖片，一是新疆吐峪溝發現的唐佛畫斷片，一是庫車發現的壁畫斷片，畫中人都穿着與“羅陵王”接腰相同的套褲。可見唐代龜茲地區接腰的穿着也很普遍。而現代雅樂“蘭陵王”已不用接腰了。這也說明“羅陵王”和著名的“破陣樂”一樣，都是來自中國。

通過上述考辨，我們不難想像：北齊的龜茲樂人在加工改編《蘭陵王入陣曲》時，爲了增加蘭陵王的威力，便根據蘭陵王“象服畫龍”的原型，設計出

讓樂舞主人公化為龍形去作戰的情節。而蘭陵王所戴的龍面，既是龜茲假面舞中的“大面”，其造型又參考了中原的麟龍瑞獸。蘭陵王所穿的服飾，也是北朝到唐代在龜茲和中原地區常見的。因而“蘭陵王”是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相結合的產物。

據《教訓抄》卷一和《體源抄》卷二所引舊譜，此樂還有“作龍王舞合戰之間”、“鬥死亡埋墓郎等，樂尊來訪之時更生又鬥云云”的表演。這些具體內容尚有進一步研究的餘地，限於篇幅，留待續考。但從這些記載已可看出：“蘭陵王”傳入日本之初原有比較複雜的情節和動作激烈的表演。到平安初樂舞改制以後，變成了“中曲”、“準大曲”式的樂舞。在漫長的傳承過程中，表演漸漸被簡化，速度也大大放慢了。現在的“羅陵王”很可能祇是原來歌舞戲中戴龍形面“合戰”的那一部分。

## 注 釋

[1] 周華斌先生《蘭陵王假面研究》（見其論文集《廣播·電視·戲曲研究》，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8年）指出，按河北磁縣出土的蘭陵王碑誌，蘭陵王名高肅，為文襄第三子，本傳誤。今查《北齊書·廢帝紀》，亦云封文襄“第三子長恭為蘭陵王”。周說是。

[2] 《全唐文》卷二七九。

[3] 任半塘《唐戲弄》上册第三章“劇錄”五“蘭陵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4] 見松島順正《正倉院寶物銘文集成》，吉川弘文館，1988年。

[5] 見《大日本佛教全集》二、“寺誌”。

[6] 見《續群書類從》卷九三〇。

[7] 見《群書類從》管弦部。

[8] 《日本思想大系》二二，植木行宣校注本。

[9] 大槻如電《舞樂圖說》27頁，東京六合館藏版。1927年發行。

[10] 高楠此文原題為“Le Voyage de Kanshin en Orient (742-754), par Aomi-no Mabito Genkai (779)”，載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 28, 1928; 29, 1929。高楠將元開（鑒真弟子）所撰《東征傳》譯為英文，前面加上關於奈良時代文化背景的詳細說明及有關鑒真的中日文獻，其中有關於“蘭陵王”的解說。英文原稿無法找到，此據上記刊物登載的法文翻譯稿。

[11] 《法寶義林》第二卷：Bombai Bussokuseki，東京 Maison franc-japonaise，1930。有人說高楠在《奈良朝的音樂，尤其關於林邑八樂》一文（《史學雜誌》第10編，第6—7號，1907年）裏，早已表明沙羯羅龍王說。但高楠在此文中祇說羅陵王是從唐朝傳來的印度樂，後來佛道教此樂，因

此屬於林邑樂。

[12] 田邊尚雄《中國音樂史》，陳清泉譯，商務印書館，1937年。

[13] 見 *T'oung Pao*, 28, 1931, Bibliographie, p.97.

[14] 載《東方學報》京都第10冊第4分冊，東方文化研究所，1940年。

[15] *Sinologica*, 3, 1953.

[16] 同[3]。

[17] 同[1]。

[18] 見[11]。

[19] 《關於林邑僧佛哲》，載《結城教授頌壽紀念·佛教思想史論集》，1964年。

[20] 《雅樂的源流》載《雅樂—王朝的宮廷藝能》，平凡社，1970年。

[21] 《續教訓抄》，貽朝葛著，《日本古典全集》本，1939年。

[22] 《林邑樂考》，見《津田左右吉全集》第十卷，岩波書店，1964年。

[23] 《樂家錄》，安倍季尚著，《日本古典全集》本，1935年。

[24] 《歌舞品目》，小川守中著，《日本古典全集》本，1930年。

[25] 現將各經典有關娑竭羅龍王的文字引述如下：“大海水下，有娑伽羅龍王宮殿，縱廣正等八萬由旬、七重垣牆、七重欄楯，週匝嚴飾，七重珠網。寶鈴間錯，復有七重多羅行樹、扶疏蔭映，週回圍繞，妙色樓觀。……海之北，為諸龍王及一切金翅鳥王故。……彼諸龍等悉為此金翅鳥王所食。……別有諸龍，金翅鳥王所不能取。謂娑伽羅龍王，未曾為彼金翅鳥王之所驚動。”（《起世經》卷第五）“大海水底有娑竭龍王宮，縱廣八萬由旬。宮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週匝嚴飾皆七寶成。……復有大龍，金翅鳥所不能得。何者？是娑竭龍王、難陀龍王、跋難陀龍王、伊那婆羅龍王、提頭賴吒龍王、善見龍王、阿盧龍王、伽拘羅龍王、伽毗羅龍王、阿波羅龍王、伽兔龍王、瞿伽兔龍王、阿耨達龍王、善住龍王、優婆伽波頭龍王、得叉伽龍王、此諸大龍王，皆不為金翅鳥之所搏食。”（《長阿含經》卷第十九《龍鳥品》）“娑伽羅，從居海受名，華嚴所稱。舊云因國得名，本住智度大海，迹處滄溟。”（《妙法蓮花經文句》卷第二下）“如龍中娑竭羅王，豈是天耶……娑竭羅此云海也。於大海中此最尊故，獨得其名。”（《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第五）

[26] 同[12]。

[27] Simone Gaulier, Robert Jera Bezard, Monique Mailard, *Buddhism in Afghanistan and Central Asia*, 1. 2. Iconography of Religions, Institute of Religions Iconography, University Groningen, Leiden 1976.

[28] 野間清六《日本假面史》，藝文書院，1943年。

[29] 《古面》，京都國立博物館，1982年。

[30] 《天王寺舞樂》，雅亮會，1978年。

[31] 《日本古樂面》，帝室博物館藏版。1935年。

[32] 見《天野社傳來假面和裝束》——調查研究報告書《高野山學侶寶藏古器及樂裝束圖》，東京國立博物館編，東京美術，1992年。

[33] 同[1]。

[34] 如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青龍和扶桑”，三號漢墓的墓帛畫中的龍有很寬的兩翅。東晉顧愷之《洛神賦圖卷》中的龍有較長的獨角（見《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一，人民美術出版社，1986年），一世紀的南陽漢畫像石刻上龍的前肩有翼，二世紀出土的沂南石刻“青龍和扶桑”，龍之四腿有翼。成縣李翕碑上的黃龍，頭後長角，肩上有翼（見林巳奈夫《龍之語——據圖像解謎》，中央公論社，1993年）。

[35] 貴州省藝術研究室編，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9年。

[36] 同[35]。

[37] 同[28]。

[38] 同[20]。

[39] 該碑存於河北磁縣文化館。此處轉引自周文。

[40] 見《山東樂陵出土北齊墓誌》，《考古》1987年第10期。

[41] 《教訓抄》原文“召”字作“占”，此據《體源抄》卷三譯。

[42] 宮內廳書陵部本，天明元年（1781）據花山院家藏書抄錄。

[43] 見[10]、[28]。

[44] 《唐戲弄》上冊，611頁。

[45] 《樂府詩集》卷二五，中華書局，1979年，362、363、365頁。

[46] 同[4]。

[47] 藤根真隆《奈良朝服飾的研究》，吉川弘文館，1974年。

[48] 周汛、高春明著《中國古代服飾大觀》，重慶出版社，1995年。

## **The Japanese Togaku *Luoling Wang* evolved from *Lanling Wang* of the Northern Qi Dynasty**

Ge Xiaoyin and Tokura Hidemi

### **Summar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many scholars have argued that the Japanese



Togaku 唐樂, *Luoling Wang* 羅陵王, was originally from India, and performed the story of sagara-na-garaja. Through differentiation and analysis of ancient Japanese musical documents and material objects, this paper not only proves that the Japanese *Luoling Wang* evolved from the Chinese *Lanling Wang* 蘭陵王, but also shows the signature story of *Lanling Wang* was the “Turning back of the Sun”. It was a song – and – dance spectacle produced by musicians from Kucha,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Lanling Wang Chang Gong* 蘭陵王長恭, mixing together of several ancient Chinese legends: the stories of the sun, the dragon, and the mask from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the myth of the god Nuo 傩 of the Central Plains.

## 論唐傳奇中諧隱型精怪小說的淵源及流變

李鵬飛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第一次對諧隱這兩種語言表達藝術進行了理論上的探討。他所涉及的文獻上起《詩經》、《左傳》，下至魏晉文章，旁及者更有宋、齊、梁三代文人所作之大量諧隱詩文。清人黃叔琳、今人范文瀾均在他們的《文心雕龍》“諧隱”篇之註文中有較為詳備之徵引。梁代以後，諧隱藝術一方面仍然遵循其既定的路徑向前發展，到中唐時期已經成為一門複雜、精緻的敘事藝術；另一方面則是從初唐開始，諧隱藝術與文言小說的一個獨特種類——精怪小說的融合。這一融合的趨勢在中唐之前發展得十分緩慢，並一直呈現出精怪題材吸納零星諧隱手法的局面，但這一局面在進入中唐以後卻發生了改變：即諧隱成分大量增加而上昇為整體性的結構手段——這一變化的動力部分地來源於前一個方面的影響。精怪小說的表現手法從此變得十分繁複，內涵與主題亦更趨豐富和難以把握。中晚唐時期涌現出一大批具備上述特徵的精怪小說，對後代小說的表現方式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由於這一問題尚未被研究者所論及，故本文即擬對之加以系統的論述。

### 一、“諧隱”之源流

劉勰在《文心雕龍·諧隱》篇中對“諧”與“隱”作為表達手法所具備的特徵是分開闡述的：“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譌者，隱也；遁詞以隱意，譌譬以指事也。”由此看來，諧辭是一種淺近通俗、充滿諧趣意味的表達手段，而隱語則是一種玩弄狡獪、曲折達意的言說方式，二者之間似乎存在着手法上的明顯差異。至於它們的功用，劉勰認為應該“會義適時，頗益

諷諫”、“大者興治齊身，其次弼違曉惑”，亦即諧辭、隱語都應具備諷喻勸諫之功能。范文瀾先生在《諧隱》篇註〔十九〕中云：“諧辭與隱語，性質相似，惟一則悅笑取諷，一則隱諷示意。”<sup>〔1〕</sup>這也是從二者功能相近的角度而言的。關於這一點，後代的學者中間基本不存在理解上的歧異。但對於諧辭和隱語之間的異同，劉勰也並未作出十分清晰的論述。當我們對《諧隱》篇中援引的大量實例及先秦其他資料中的諧隱手法加以考察分析之後將會看到：諧與隱乃是兩種既有差異又有關聯的語言表達方式。首先，它們都採用曲折達意之手段。但“諧”讓人愉悅，讓人明白，多採用戲擬或誇張等手段；“隱”則讓人不明白，讓人好奇而後努力去尋求領悟，故多採用比興的手法。其次，它們在意義層面上都存在着一個雙層結構：諧辭中是正反兩種言行的對比，隱語中是表層義與深層義之間的並列。第三，二者都使用形象化的語言。但“諧”是進行形象化的邏輯推理，“隱”則是進行形象化的賦義與類比。第四，它們的傳媒多為口語，形式上則多取韻文或對答語。第五，它們都是口頭的“語”、“辭”，體現使用者的機智。但諧辭往往產生於緊急應對的場合，故須仰仗人的急智與談諧，隱語則可在從容思索與週密設計之後說出。第六，這兩種手法常出現交叉的情形。

先秦“諧隱”在以上六個方面的特徵從漢代開始發生變化，諧辭逐漸喪失其諷諫君主的功能而變成嘲戲或自嘲性的言說方式。其表達手段也相應地改變，如急智的成分減少，而虛擬與誇張的因素增多；口語的性質開始淡化，而書面韻文（如賦）的形式開始出現。

虛擬手法在先秦寓言與諧辭中的運用原是十分普遍的，如狐假虎威、葉公好龍、刻舟求劍這一類的寓言都可以從廣義上視作一種虛擬手法，因為它們都是為了解說某一觀念而虛構出來的故事。而像《莊子·外物》篇中“涸轍之鮒”的寓言與《史記·滑稽列傳》中的淳于髡所造“穰田者”的寓言也都具有即興虛擬的性質。這種手法在後代小說中可以經常見到。另外，《莊子·應帝王》與《天地》篇則在寓言這種故事化的虛擬之中又包含了一種將抽象概念人格化的虛擬：他將“渾沌”、“象罔”等抽象語詞人格化，賦予它們遠遠超出其本義的豐富內涵，用以闡明更加複雜的理念。這種儉省而高妙的手法在漢大賦中得到了繼承和發展。如東方朔的《非有先生論》、司馬相如的《子虛賦》與《上林

賦》等大賦中均出現了“非有先生”、“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等虛擬的以抽象概念命名的人物，他們的獨特之處在於：名字本身已經指明了人物及文章內容的虛擬性。如果說上述虛擬手法在東方朔、司馬相如那裏祇是被局部地加以使用，那麼到了揚雄的《逐貧賦》中就已經變成了一種全局性的手法：該賦在醞釀諧謔意趣方面使用了若干新的技巧：第一，是在文中大量嵌入《詩經》中的語句，化莊為諧，雅謔相生，使兩個不同的文本間產生了緊密的對照性關聯。第二，該賦在將“貧”人格化的同時，又鄭重地為其設置了祖先與身世，從而產生了對史傳進行戲仿的滑稽效果<sup>[2]</sup>。

《逐貧賦》所創的戲仿手法被南朝宋代袁淑之《誹諧文》所承繼和發揚。《隋書·經籍志》錄袁淑《誹諧文》十卷，其下小注又云“梁有《續誹諧文集》十卷；又有《誹諧文》一卷，沈宗之撰”。現在所能見到者祇有《藝文類聚》和《初學記》中保留下來的若干佚文，均為袁淑所撰，此即《勸進箋》<sup>[3]</sup>、《鷄九錫文》<sup>[4]</sup>、《常山王九命文》<sup>[5]</sup>、《大蘭王九錫文》<sup>[6]</sup>、《廬山公九錫文》諸篇<sup>[7]</sup>。這些佚文的共同特點是都虛擬了一個類似於人類世界的動物王國，這個王國也有跟人世一樣的封賜功臣的儀典與文書。此外，這些佚文中還運用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筆法：第一，文中對動物的稱呼多冠以官銜。如《鷄九錫文》中的“征西大將軍下雉公王鳳”、“西中郎將白門侯扁鵲”等，這種戲擬筆法是諧謔意味的一個重要來源。第二，以賦法鋪敘受錫動物的形貌與勛迹，從夸飾性言辭中見出談諧之趣。第三，以典故的化用確立起不同文本間的關涉，從而加強了雅謔相生的喜劇效果。袁淑《誹諧文》所運用或開創的這些手法在梁代沈約的《修竹彈甘蕉文》中又有了新的發展<sup>[8]</sup>。該文是對“彈文”的戲仿：彈文本來也是一種運用於朝堂的莊重嚴切的文體，但一經沈約用於虛擬的植物王國，便變成了妙趣橫生的諧謔之文。與袁淑的重大差別在於：沈約在這篇奏彈文中使用了第一人稱的敘述視角，從而進一步加強了這種戲仿文章表面的真實性，並擴大了真與假、雅與俗之間的對照與反差，強化了談諧的效果。

誹諧文的創作在南朝較為盛行，這從《隋書·經籍志》的記載即可看出。到了隋唐時代，仍然不斷有人寫作這類文章。據《舊唐書·文苑列傳》記載，高宗時“諸王鬥鷄，互有勝負，勃戲為《檄英王鷄文》，高宗覽之怒曰：據此是交構之漸。即日斥勃，不令入（沛王）府”<sup>[9]</sup>。可以斷定王勃所作乃是一篇

戲仿檄文的諧謔之文。到了中唐時期，韓愈以一代文宗的身份創作了《送窮文》、《祭鰐魚文》、《毛穎傳》等多篇諧謔文章，在當時的文壇引起了軒然大波，其中《送窮文》直接模仿揚雄的《逐貧賦》，但又出現了不同於揚雄之文的幾個特點：一是場景與形象更加鮮明，突出了敘事的現場感與真實性。靈活的文體（主要用四言賦體，但又雜以散句）亦有助於微妙神態的刻畫，這使韓文獲得了遠過於揚雄、袁淑之文的藝術效果。第二個方面則是韓愈文中初露玩弄遊戲筆墨的苗頭，如主人敘述窮鬼有“五”的一段言辭：“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sup>[10]</sup>這一傾向在《祭鰐魚文》中也有所表現。

到五代後梁又有王琳的《鱸表》，是以鱸的第一人稱口吻所作的戲仿性謝恩表文：云鱸因已被封為穆蒸將軍、油蒸校尉、臞州刺史而兢懼惶恐，並為己“美愧夏鱸，味慚冬鯉”却曲蒙鈞拔、得昇綺席而滿懷感激之心。表後又戲附答詔文，中有“卿池沼縉紳，波渠俊乂”、“正膺茲選，無勞謝也”之語<sup>[11]</sup>。這篇戲仿文在形式上基本類同於沈約的《修竹彈甘蕉文》，其手法則與袁淑的《誹諧文》比較接近，而其用意則是於遊戲筆墨之中寄寓辛辣尖刻的諷刺，故“衆畏其口”而“時惡之”。

諧辭的另外一個支流是從《左傳》的城者之謳發展下來的嘲諷人物的嘲謔文章：自西漢王褒的《僮約》與《責髡髻奴辭》<sup>[12]</sup>、東漢蔡邕的《短人賦》<sup>[13]</sup>，到晉代潘岳的《醜婦賦》<sup>[14]</sup>、劉琨之的《龐郎賦》<sup>[15]</sup>，再到先唐朱彥時的《黑兒賦》<sup>[16]</sup>、劉思真的《醜婦賦》<sup>[17]</sup>，以及敦煌文書中的《鬻鰥書》<sup>[18]</sup>，構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嘲體賦的傳統；與之並行的又有文人日常生活中口頭嘲謔習氣的風行，這一自先秦兩漢以來就已存在的社會現象經漢魏兩晉清談及品評人物之風的驅煽，至隋末唐初已經瀰漫於朝野上下；其流風更波及於唐初小說。嘲體賦與口頭嘲謔之辭從內容到手法都有若干相同的特徵：首先，即它們都以人的外貌、生理或性格中的缺陷作為調笑的資料；其次，它們都使用誇張或比喻的表達方式，技巧比較簡單。祇有當它們與隱語結合在一起成為嘲隱（諧隱）時，纔呈現出較為複雜的狀態。為了進一步探討這一問題，我們必須先對秦漢以後隱語的發展源流作出簡要描述。

秦漢時期隱語表意方式的一個重要特徵是：表層義與深層義（真實義）之

間通過非常隱秘曲折的途徑發生關聯，並且這種關聯主要是局限在意義的層面。漢魏以後，一方面原有的隱語類型在繼續演變，另一方面新的隱語類型也迅速發展起來，並被人們加以廣泛的運用。其中較為重要者有如下三種：一是“圖象品物”的事物類隱語；二是“體目文字”的字辭類隱語；三是諧音雙關類隱語。

事物類隱語肇端於《荀子·賦篇》，即通過對事物特徵的描繪來暗示該事物，如《賦篇》中君臣之間通過對“針”的鋪陳性的描寫與暗示來進行類似於猜謎的智力較量。而揚雄為諷諫成帝所作的《酒箴》則描述了汲水陶瓶與盛酒皮袋的不同遭遇，用以隱示當時朝廷裏兩類人的不同境遇，其手法跟“伍舉刺荊王以大鳥”這一隱語如出一轍。在《荀子·賦篇》的隱語中出現的是兩個謎面影射同一個謎底的情形。到了漢代東方朔“口無毛，聲嗶嗶，尻益高”這一隱語裏<sup>[19]</sup>，則又出現了與之相反的情形，即用一個謎面影射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對郭舍人挨打醜態的嘲笑，一是對狗彘等三種事物的影射。可以看到，東方朔非常機智地利用隱語的表層義與深層義之間關聯的隱秘與不確定性特徵，達到了既嘲笑郭舍人又能逃避漢武帝責難的雙層目的。他對隱語的這種運用方式實際上又是創造了一種意義層面上的雙關手法。但這種手法在使用上顯然存在着一定的難度，因而流傳不易。相比之下，荀子所開創的鋪陳敘寫、圖象品物的設隱方式却在後代產生了長遠的影響。首先在漢賦中便出現了大量同賦一物的同題賦：如枚乘、繁欽、王粲、陳琳等人的《柳賦》；應瑒、陳琳、王粲、阮瑀、禰衡等人的《鸚鵡賦》；傅毅、張衡的《扇賦》；傅毅與馬融的《琴賦》<sup>[20]</sup>。這些賦都祇需在標題與正文上稍作處理便都變成了與《荀子·賦篇》毫無二致的事物類隱語。此後從魏晉到隋唐這種咏物賦的傳統便一直連綿不絕，其手法自中唐以後開始進入精怪小說。

其次，在荀賦與漢代咏物賦的共同影響之下，中國文學中出現了一股悠久的咏物詩的潮流。六朝齊梁時代的咏物之風臻於極盛，手法上也達到了描摹物態務求窮形盡相的地步，於是大量類似於詩謎的咏物詩便在這一時期出現。到了隋唐兩代以咏物詩的形式出現的隱語開始被廣泛地使用於各種場合：比如文人之間娛樂鬥智，如《啓顏錄》所載楊素與侯白所製關於“道人”與“阿歷”的謎語<sup>[21]</sup>。又如宮廷應制的場合，如《唐詩紀事》卷四載太宗曾詔令李義府

《咏烏》——這是一首典型的語帶雙關的咏物型隱語詩<sup>[22]</sup>。又如男女間的委婉達意，在唐初張鷟所作之《遊仙窟》中有大量這樣的例子（約30首）<sup>[23]</sup>。但咏物型隱語使用最多的還是嘲諷的場合（詳下文）。中唐以後，隱語詩被精怪小說的作者所採納，用以暗示物怪主人公的身份，造成撲朔迷離、虛實相生的效果。

“體目文字”的字辭型隱語主要是在漢字的結構或語意的表述上作文章，跟字謎或密碼非常相似。但大多數情況下它們是被運用於一定的上下文中，還承擔着其他的表意功能，故其含義要比純粹的字謎遠為豐富。字辭隱語最初出現於讖緯與謠諑之中，如《後漢書·五行志》所載獻帝時京都童謠“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即暗示着董卓謀反與敗亡的事實<sup>[24]</sup>。又《世說新語·簡傲篇》載呂安於嵇喜門上題“鳳”字以嘲笑其為凡鳥——這也是一個典型的字辭型隱語<sup>[25]</sup>，利用字謎中的析字之法表達了超出謎語本身的嘲諷之意（這也是一個標準的嘲隱實例）。

從漢魏至隋唐，以離合之法構造隱語的手法十分盛行。東漢袁康、吳平著《越絕書》，魏伯陽著《周易參同契》，均隱籍貫姓名於後序中：比如後者除去其謎底中隱含着“魏伯陽”三字之外，其語面本身又是一首隱逸遊仙題材的四言詩，這種手法比袁康的純粹字謎式的表述方式顯然又要複雜得多。其後，漢末孔融作《離合郡姓名詩》，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手法。後來這種手法又從四言進入騷體（劉宋時期），又進入五言、七言，謝靈運、王融、庾信等著名詩人都創作過離合詩<sup>[26]</sup>。但由於這種詩歌手法本身的難度及其遊戲性質，它基本上沒有導致優秀詩作的產生，也沒有被作家們吸納而成為唐代小說的技巧。祇有千餘年後清代的曹雪芹纔對這一手法作了有限的繼承與發展。但離合法這一構造隱語的基本技巧却較易被掌握，因而被廣泛地運用於後代的詩詞歌賦以及小說之中。到唐代中葉，字辭型隱語開始進入小說，如李吉甫的《編次鄭欽悅辨大同古銘論》<sup>[27]</sup>，記述了梁大同年間在鍾山懸岸圯墳之中發現的一段小篆文古銘的破譯過程，其銘文云：“龜言土，蓍言水，旬服黃鐘啓靈址。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從梁大同到唐天寶年間，這段銘文的確切含義一直無人知曉，後來銘文被送到鄭欽悅手裏纔終於被破譯出來：原來這是當年下葬時卜者對墓坑坍塌年代的一個預言，竟然說得毫

釐不爽。這篇小說中的銘文實質上就是一個字辭型隱語（頗類於密碼），是把簡單的語義複雜化之後形成的。而與李吉甫基本同時的李公佐則有著名的公案傳奇《謝小娥傳》<sup>[28]</sup>，云小娥與父及夫婿同舟販貨，往來江湖，後父與夫俱為盜所殺，唯小娥得脫，流轉乞食，依於尼庵。“初，父之死也，小娥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數日，復夢其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自解悟，常書此語，廣求智者辨也，歷年不能得。”後遇李公佐方了悟其文，知道了凶手的名姓，終報父夫之仇。又有晚唐袁郊《甘澤謠》中《許雲封》一文，言雲封初生之月，其外祖李蕃抱詣李白學士，乞撰令名。白握管醉書其胸前曰：“樹下彼何人，不語真吾好。語若及日中，烟霏謝成寶。”乃於詩中暗寓“李蕃外孫許雲封”七字之意<sup>[29]</sup>。在上述三篇唐代傳奇文中，字辭型隱語或為敘事的基本綫索，或為情節轉化之關鍵。而到了中唐時期的精怪小說中，這一類型的隱語又承擔着同樣重要的敘事職能。

諧音雙關隱語是指通過讀音的相近關涉到多個具有不同含義的語辭的表意方式。這種修辭手段最初多用於口語，在民謠和民歌中最為發達，後經文人擬作纔進入書面文學。其基本表現形式有如下三種：一是同音異字雙關語，這是六朝江南民歌中使用最為頻繁的一種諧音雙關隱語。二是同音同字雙關語。三是兼具上述兩種雙關語之特徵的混合雙關語。六朝民歌中諧音雙關語的基本格式是兩句為一組，上句說一事物，下句申明補充上句含義，雙關語一般就設置在下句的語詞之中。當同音異字雙關語在書面文學中出現時，一般祇寫出在語義上與下文相聯通的那個字，而其所關聯的那個同音字則被隱去，這樣固然會造成理解上的障礙，但同時也加強了表達上的委婉含蓄之美。此外在魏晉南朝還曾經出現過利用藥名來構成諧音雙關的實例，如《三國志·姜維傳》裴註引孫盛《雜記》所載姜維母書中“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之句。其後南齊王融曾作《藥名詩》，然盡失雙關意趣<sup>[30]</sup>。到了敦煌出土的《伍子胥變文》中則出現了大段運用藥名作對白的情況：伍子胥逃亡途中遇其妻，妻即作藥名詩相問，子胥同樣以藥名詩答之。諧音雙關隱語在唐及以後的精怪小說中得到了極為廣泛的運用。討論了漢魏六朝隱語的三種主要形式以後，我們再次回過頭來研究諧與隱相結合（含嘲隱）的手法之特徵及其發展源流。

諧隱乃談諧、嘲諷與隱語兩種手法的合一，要而言之，其類型約有以下五



種：一、體物型；二、字辭型；三、諧音型；四、反切型；五、敘事型。下面將一一加以論述。

體物型諧隱主要通過描摹物態以構成隱語，並同時達到嘲諷的目的或造成詼諧的效果。其苗頭早在春秋時代即已萌生：比如《禮記·檀弓》中“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條所載歌謠。又如上文已引漢代東方朔用來嘲笑郭舍人的三字謠：“口無毛，聲瞢瞢，尻益高。”體物型諧隱有時又用於對答角智的場合，如《裴子語林》載晉陸機與潘岳之間的對答語：“清風至，塵飛揚”和“衆鳥集，鳳皇翔”<sup>[31]</sup>。這是用隱語彼此對嘲。文人之間的諧隱又往往引經據典，在互嘲的同時比試各自的博學與機智，如《啓顏錄》“辯捷”類記載了薛道衡出使南朝時與僧人及陳主以佛經中語句互相嘲諷的兩則軼事<sup>[32]</sup>。隋至唐初，嘲謔之風十分盛行，下至日常生活、上至朝廷公堂，無處不被此風波及，如《啓顏錄》“嘲謔”類載杜如晦、溫彥博令一落榜選人展示他的嘲謔才能，選人即應聲嘲“竹”和“屏牆”，並同時暗含對溫、杜二公的指責，二公欣然將其“送吏部與官”<sup>[33]</sup>。當時人看重這種運用諧隱的能力，可能是因為它們能反映出一個人在語言運用方面的智慧。《朝野僉載》卷四“高士廉”條亦有同類記載<sup>[34]</sup>。從此兩例中又可看出唐人對待諧隱遊戲的開闊襟懷與健康心態。

字辭型諧隱乃是通過“體目文字”的方式來達到嘲諷或諧謔的目的。比較早的例子如《三國志·吳志·薛綜傳》中載：綜嘗以隱語嘲蜀使：“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苟身，蟲入其腹。”這是拿“蜀”字的字形做文章來對蜀國進行嘲笑，是字辭型隱語與嘲諷手法的結合。隋代侯白的《啓顏錄》中有許多這一類的實例：即通過對姓名的擬人化處理來嘲笑他人<sup>[35]</sup>。同時，對漢字的這種處理方式也使他們的行爲充滿了強烈的諧趣。字辭諧隱中有時又包含有體物的手法，比如《啓顏錄》中有“傴人”一則云：

有人患腰曲傴僂，常低頭而行。傍人咏之曰：“拄杖欲似乃，播笏便似及，逆風蕩雨行，面乾頂額濕，着衣床上坐，肚緩脊皮急，城門爾許高，故自匍匐入。”<sup>[36]</sup>

此則諧隱巧妙地運用了漢字的象形特徵，將駝背人的形貌與“乃”、“及”二字之字形聯繫起來，令人拍案叫絕。這種手法也祇在漢字的體系中纔有可能出現。

諧音形與反切型兩種諧隱手法都通過讀音來構成隱語及嘲諷，故放在一處來加以討論。諧音型嘲隱是極為常見的一種類型。到了唐代，這一手法被人們更加頻繁地加以使用。如《御史臺記》載：“時大將軍黑齒常之將出征。或人勉之（指張鷟，字文成）曰：‘公官卑，何不從行？’文成曰：‘寧可且將朱唇飲酒，誰能逐你黑齒常之。’”<sup>[37]</sup>在這一例子中，張文成利用諧音為“黑齒常之”一名創造出一個與“朱唇飲酒”相對應的隱含意義，從而增加了語言的談諧效果。又《啓顏錄》中“封抱一”條、“患目鼻人”條分別記載了兩個運用《千字文》構成諧隱的例子<sup>[38]</sup>。《千字文》是唐人十分熟悉的一種啟蒙讀物，故常被他們用來作為開玩笑的工具。反切型諧隱尚未見到唐以前的例子，《啓顏錄》中載二例，均出於唐人之口，今錄其《安陵佐史》條以證之：唐安陵有佐史善嘲，邑令至，口無一齒，常畏見嘲。一日書判，佐史於案後曰：“明府書處甚疾。”其人不覺為嘲，乃謂稱己善。居數月，方有人告之曰：“言明府書處甚疾者，其人嘲明府。”令曰：“何為是言？”曰：“書處甚疾者是奔墨，奔墨者翻為北門，北門是缺後，缺後者翻為口穴，此嘲弄無齒也。”<sup>[39]</sup>（“奔墨”反切“北”，“墨奔”反切“門”，此為雙向反切。）這種諧隱手法幾經輾轉，頗類於春秋時期的曲折及義型隱語。但其手段却主要是反切法，故明了其奧妙者並不難於領會其中的嘲諷之意。

敘事型諧隱是將談諧語包含於故事之中的一個較為複雜的類型，其與先秦寓言的差異在於：寓言多用以表現道德或人生訓誡，其含義往往在上下文中被點明，即使不被點明亦不難悟出；諧隱則含義較為隱晦，並且多無關乎道德倫理，其意趣也主要在於譏嘲與幽默。先舉《啓顏錄》中侯白一例加以說明：白能劇談，越國公楊素常留之，令談戲弄，或從旦至晚，始得歸。纔出省門，即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與玄感說一個好話。”白被留連，不獲已，乃云：

有一大蟲欲向野中覓肉。見一刺猬仰卧，謂是肉臠，欲銜之。忽被猬卷着鼻，驚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困乏，不覺昏睡，刺猬乃放鼻而去。大蟲忽起歡喜，走至橡樹下，低頭見橡斗，乃側身語云：“旦來遭見賢尊，願郎君且避道。”<sup>[40]</sup>

這則諧隱故事的即興特徵有類於淳于髡與莊子的一些寓言，但其技巧、談

諧與含蓄則遠遠超過它們。侯白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既滿足了楊玄感要聽一個好話的無禮糾纏，又含蓄地表達了自己的不滿情緒，還可因其機智與談諧而不獲怪罪。這則故事中的“隱”首先來自一個整體性的暗示：即以大蟲的狼狽疲乏暗指侯白自身被終日糾纏的無奈處境。其次是利用了雙關語，故事末尾“旦來遭見賢尊，願郎君且避道”一句，既是情節發展應有之義，又是侯白心中欲說之語，還是整個故事的談諧與隱喻性質得以顯現的點睛之筆。敘事型諧隱發展到中唐時期出現了韓愈的《毛穎傳》和佚名的《下邳侯革華傳》<sup>[41]</sup>。《毛穎傳》戲仿正史中人物傳記的敘事程式，把毛筆當成人來為之立傳，並吸取了前代諧辭與隱語中的衆多技法，如戲仿、擬人、夸飾、用典與諧音雙關等，構築起一個莊諧相生、含蓄不盡的雙層藝術世界。它和前代的諧隱手法一起影響了文言小說的一個特殊類型——精怪小說。

## 二、精怪小說之源流及與諧隱之融合

精怪小說是指以非人之物變為人的情節作為敘事核心的一類小說，它們大量出現於六朝時期，是志怪小說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根據素材性質的差異大致可將其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器物類；二是動物類。在舊題為魏文帝曹丕所撰的《列異傳》中記載了金、錢、銀、杵以及枕頭、飲缶變形為人或發人言的兩則器物型故事，其前者云：魏郡張奮暴衰，遂賣宅與黎陽程應，應入居，死病相繼，又轉賣與鄴人何文：

文日暮，乃持刀，上北堂中梁上坐。至二更竟，忽見一人，長丈餘，高冠黃衣，墜堂呼問：“細腰，舍中何以有生人氣也？”答曰：“無之。”須臾，有一高冠青衣者，次之，又有高冠白衣者，問答並如前。及將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法呼之，問曰：“黃衣者誰也？”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誰也？”曰：“錢也。在堂前井邊五步。”“白衣者誰也？”曰：“銀也。在牆東北角柱下。”“汝誰也？”曰：“我杵也，在竈下。”及曉，文按次掘之，得金銀各五百斤，錢千餘萬，仍取杵焚之，宅遂清安<sup>[42]</sup>。

晉代于寶《搜神記》卷十八也記載了同一則故事<sup>[43]</sup>；梁代詩人庾信（後入北周）在《夜聽搗衣詩》之“北堂細腰杵，南市女郎砧”一句中已經用之為

典<sup>[44]</sup>：這說明在六朝時期這個故事就已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力。它在敘事手法上有以下幾個特點值得我們加以重視：一是以服色或體態特徵暗示精怪的原形，存在着“顯”、“隱”之間的對比；比如用黃衣、青衣、白衣分別暗指黃金、青錢、白銀；用“細腰”暗指杵。二是精怪的出現都很神秘，到故事的結尾它們的本相纔予以揭示。從表面上看來，這是按照事情發生的次序加以記錄，但實際上却暗藏着記錄者或原始敘述者的匠心：因為就其本質而言，這個故事不可能是在生活中“發生”過的，而是被人想像（或講述）出來的。三是人以窺破秘密者的身份而出現。這三個方面的基本特徵在唐及以後的同類小說中都得到了繼承和發展。

動物型精怪故事則在六朝時期的《列異傳》、《搜神記》、《甄異記》、《幽明錄》、《搜神後記》等志怪小說集中均有大量記載，約涉及到鯉魚、鼠、獾、狐狸、白鷺、白鴿、螻蛄、白燕、龜、蛟、雄鴨、虎、猴、鹿等十餘種動物，如東晉戴祚《甄異記》中的“楊醜奴”條載：

河南楊醜奴，常詣章安湖拔蒲。將暝，見一女子衣裳不甚鮮潔而容貌美，乘船載蓴，前就醜奴（曰）：“家湖側，逼暮不得返”。乃停舟寄住，借食器以食，盤中有乾魚、生菜。食畢，因戲笑，醜奴歌嘲之。女答曰：“家在西湖側，日暮陽光頹。托蔭遇良主，不覺寬中懷。”俄滅火共寢。覺其臊氣，又手指甚短，乃知是魅。此物知人意，遽出戶，變為獺，徑走入水<sup>[45]</sup>。

南朝宋代劉義慶的《幽明錄》也收錄了這一傳說，唯“楊醜奴”作“常醜奴”且不載女子答歌。但該書又錄另外一則獺化女子的異聞，為別書所無。

這兩則關於獺精的傳說，除了在敘事手法上跟《列異傳》中“細腰”故事相同外，又另具若干新的特徵：一是出現了精怪與人世男子言談交往的情節；二是詩歌因素開始進入小說。這兩個方面後來都成為精怪小說擴張篇制規模的重要手段。

從六朝到中唐，精怪小說大致上沿着兩個方向發展：一是在原有的敘事框架中加進較多的細節和對話描寫，情節也變得更為複雜和曲折一些；但除此之外，沒有再增加多少其他新的藝術成分。第二個方向是精怪題材與諧隱、詩歌等新的表達手段的融合，這導致了大量精巧的小說藝術作品的產生。前一方面

的代表作品如牛僧孺（780—848）《玄怪錄》中的《居延部落主》一文，講述當年李陵運糧的皮袋歲久成精的故事：言周靜帝初年，忽有數十人往謁居延部落主勃都骨低，為其表演“大小相成，終始相生”的吞人之術。後骨低密訪其居處，得一古宅基，掘之，獲皮袋數千，乃盡數焚之，哀痛之聲月餘日不止。其年，骨低舉家病死<sup>[46]</sup>。這個故事的主幹情節跟六朝的同類傳說相比並無多少差別，其中增加的幻術表演的內容實際上取自《靈鬼志》中“外國道人”<sup>[47]</sup>與《續齊諧記》中“鵝籠書生”的相關情節<sup>[48]</sup>，故事中瀰漫着神秘怖怪的氣息，反映了一種來自民間的原始精靈觀念。《玄怪錄》中又有一篇題為《岑順》的精怪類作品，其細節更加豐富，情節也更為離奇：言汝南書生岑順寓居陝州呂氏廢宅，夜中忽聞鼓鼙之聲，遂於燈下窺見兩軍對陣，一曰“金象軍”，一曰“天那軍”：

部後各定，軍師進曰：“天馬斜飛度三止，上將橫行系四方。輜車出入無回翔，六甲次第不乖行。”王曰：“善。”於是鼓之，兩軍俱有一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步卒，橫行一尺。又鼓之，車進。如是鼓漸急而各出，物炮矢石亂交。須臾之間，天那軍大敗奔潰，殺傷塗地<sup>[49]</sup>。如是數日，岑順沉溺於其間，遂與親朋稍絕。而顏色憔悴，為鬼氣所中。家人乃荷鍤以掘室內，得一古墓，其中明器甚多，甲冑數百，前有金床戲局，列馬滿枰，皆金銅成形，干戈之事備矣。方悟軍師之詞乃象戲行馬之勢。取而焚之，遂平其地。這個故事的基本敘事框架與《列異傳》中“細腰”的傳說相差無幾，但作者通過對一場戰爭的十分逼真的描寫來暗示象戲的遊戲規則，這一筆法與六朝精怪小說僅以服色、形貌暗指怪物本形的方式頗為不同，而與袁淑《誹諧文》及韓愈《毛穎傳》中的戲仿手法比較接近：古墓中象戲精靈之間所爆發的戰爭乃是對實際的人類戰爭的模仿，這種模仿越是煞有介事就越顯出其滑稽。故就此而言，《岑順》一文已經具備了一定的諧隱性質。到晚唐柳祥的《瀟湘錄》中，精怪故事大量出現，其中敘事近於六朝志怪而又略帶談諧意味者有《姜修》一篇，云并州酒家姜修嗜酒，常喜與人對飲，一日忽有一客，皂衣烏帽，身纔三尺，腰闊數圍，造修求酒。二人促席歡飲，客飲近三石而不醉，修驚問其鄉閭姓氏，客云其姓成，名德器，其先多止郊野，偶造化之垂恩，故得效用於時。飲至五石，客方酣醉，砉然倒地，天明尋之，乃一多年酒

瓮<sup>[50]</sup>。酒徒題材本來容易釀造出喜劇氛圍，柳祥將酒瓮精靈想像為酒徒，正是順理成章而又非常巧妙的選擇。其文中對酒客外貌的描寫和酒客對身世的自述又一齊暗示着他的酒瓮的原形。正是上述這兩個方面使《姜修》一文具備了諧隱的意味。

從以上對三篇唐代精怪小說的分析可以看到，這一題材本身即具備與諧隱手法融合的良好基礎：首先，就其敘事過程而言，其中存在着一個由隱而顯的固定程式——即在小說中精怪最初總是以人的面目出現，然後以人的方式言說與行動，最後纔因為各種不同的原因而恢復本形。其次在整個情節之中，又具備人形與本形、人的世界與器物世界的一個對照，從這一對照之中我們將會看到精怪們對人類言行的模仿顯得多麼天真與滑稽，而人類行為則在精怪的世界中同樣暴露出其荒唐與可笑的一面。正是由於以上兩個原因，到了唐代，文人們開始逐漸將前代與當時文學中的各種諧隱手法引進精怪小說。最初運用諧音、典故等語辭型手段來暗示怪物之本形及習性者，有晚唐張讀《宣室志》卷八所錄初盛唐之際佚名劉君者所傳猿精一事<sup>[51]</sup>，言潁州陳巖景龍末前往京師，行至渭南，見一白衣美婦人泣於路側，巖訊之，婦人乃侯氏之女，從父命適於弋陽劉氏，且十年矣。因劉君無行，新娶一盧氏者，性極悍戾，每以唇齒相及，故遁而至此，欲高蹈雲霞，安巖壑之隱。巖乃載之偕往京師，初甚端謹，後復顛狂。乃倩一居士以符籙禁之，遂化為老猿而死。其後，巖往訪弋陽劉君，知其十年前收養一猿，近為黑犬所嚙而遁去<sup>[52]</sup>。白猿成精的傳說屢見於東漢《吳越春秋》<sup>[53]</sup>、晉代王嘉《拾遺記》<sup>[54]</sup>、唐初無名氏《補江總白猿傳》等多種文獻之中<sup>[55]</sup>，但祇有到了劉氏的《猿婦傳》中纔出現了諧隱的因素：文中先以“侯”諧“猴”，以一諧音型隱語對其原形稍加暗示；緊接着又通過婦人之口敘述其“安巖壑之隱，餌橡栗之味”的習性，進一步對其本相加以提示；另外，小說中婦人委身於陳巖這一情節的設置都是出於同樣的目的。除此之外，作者還運用《戰國策·齊策》三中“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的典故來對一隻黑犬進行暗示<sup>[56]</sup>，也算得上是另外一種類型的隱語。關於這篇小說的敘述方式有一點需要在此提及：即隱語的成分都包含在猿婦的訴說之中，是在第三人稱限知敘事的角度上傳達給我們的，作者沒有將隱語的謎底揭開，而讓人們去猜測，這有利於造成整個故事的撲朔迷離的氛圍。後來的許多精怪小

說也採用了同樣的手法。如果《猿婦傳》確實產生於初唐後期，那麼它很可能影響了中唐前期戴孚《廣異記》中的《張鉦》一文，因為此文對於動物的隱示方式與前者極為相似：其云開元中，成都張鉦歸蜀，行次巴西，會日暮，於山徑中忽為自稱巴西侯者所邀，遂共飲宴。同席者有六雄將軍、白額侯、滄浪君、五豹將軍、鉅鹿侯、玄丘校尉及善卜者洞玄先生。眾人飲至半夜，盡醉而皆卧於榻，天將曉時，鉦忽悸而寤，見已卧於石龕中，周圍有巨猿、巨熊、虎、狼、文豹、巨鹿、狐、龜，皆冥然若醉。鉦驚起，馳告里人，挾矢入山，盡殺之<sup>[57]</sup>。故事的情節非常簡單，但作者却用了大量筆墨來交待這八個精怪的名號與外貌特徵，表明了他對運用隱語筆法來描寫精怪這一敘述方式抱有十分強烈的新奇感。這篇小說的另一引人注意之點在於：作者已開始採用戲仿的方式來為精怪們命名，像巴西侯、鉅鹿侯、玄丘校尉這樣的爵位官職名稱以及滄浪君、洞玄先生這樣的文人雅號都被用作了動物的指稱，這一手法最初出現於劉宋袁淑的《誹諧文》與梁代沈約的《修竹彈甘蕉文》中。其後李公佐作於貞元十八年（802）的《南柯太守傳》以夢遊的方式將精怪題材與諧隱筆法結合到了一起。小說裏的槐安國實際上是一個螞蟥精靈群集的巢穴，其中却具有如人間王國一般的朝會典儀、婚喪喪葬制度，又在封賜貶謫、內政外交以及征戰等各個方面與人世毫無二致。作者先以大量篇幅敘述淳于棼在槐安國由尊榮趨於衰微的際遇。而在整個敘述過程中作者基本上未作任何暗示以讓我們去猜測這是一個發生在螞蟥王國裏的故事。如果小說在淳于棼夢醒之時馬上終結，那麼它在構思與立意方面跟沈既濟的《枕中記》就沒有多少差別。但是作者却接着加上了一個精怪小說所特有的尋求真相的結尾：淳于棼“命僕夫荷斤斧，斷擁腫，折查枿，尋穴究源”，終於發現自己夢中所遊歷的國度乃是蟻穴。此時我們再回過頭去看前文，纔發現其中所有的國名、地名以及某些細節都一齊具備了隱語的特徵：如所謂“槐安國”不過是槐樹中一蟻穴；南柯郡者，乃槐樹南枝一穴；靈龜山者，乃一腐龜殼等。此外，國人上表所云“都邑遷徙，宗廟崩壞”之語則預示着風雨將至、群蟻將流離失所的結局，暗用了民間以螞蟥遷移為雨兆的俗語。正是上述這些隱語筆法的運用纔使《南柯太守傳》的構思命意與《枕中記》相比顯出了較大的差異：後者主要通過夢境與現實的對照來反映富貴尊榮的縹緲和虛無，而前者則在此之外又增加了一層人世與蟻穴的對

比，以凸現官場的營營碌碌與螞蟻的奔忙都同樣地無謂而可悲。正如文末所引李肇之贊語云：“貴極祿位，權傾國都，達人視此，蟻聚何殊。”<sup>[58]</sup>作者之所以將這兩個不同的世界牽扯在一起，正是爲了讓我們去領悟它們之間所共有的可笑與荒唐的一面。由此亦可看出李公佐採用精怪加諧隱的形式來寫作已是出於非常明確的主觀意圖，而不再僅僅是爲了搜奇記逸和增加談資。他的這一創作姿態有可能影響到同時或稍後的諧隱型精怪小說，使它們在遊戲筆墨的同時也有所寄托。事實上，產生年代略早於《南柯太守傳》的張薦（744—804）的《姚康成》一文已經微露這樣的苗頭：其云康成奉使之汧隴，因郵館填咽，遂賃舊宅而居。夜聞廊房內三人賦詩，其細長而甚黑者曰：“昔人炎炎徒自知，今無烽燧欲何爲。可憐國柄全無用，曾見人人下第時。”其長細而黃、面多瘡孔者云：“當時得意氣填心，一曲君前直萬金。今日不如庭下竹，風來猶得學龍吟。”其肥短鬢髮垂散者曰：“頭焦鬢禿但心存，力盡塵埃不復論。莫笑今來同腐草，曾經終日掃朱門。”康成失聲贊美，三人忽焉不見。俟曉求之，覓得鐵銚子、破笛與禿黍穰帚各一<sup>[59]</sup>。這裏的三首詩都是咏物型隱語，同時又是抒發盛衰今昔之嘆的咏懷詩，但後一個方面似乎並非出於作者的明確意圖。文中引進了詩歌形式的隱語，這一手法在後代精怪小說中被十分廣泛地加以運用。比如牛僧孺（780—848）《玄怪錄》中的《元無有》一篇，在主人公名字的設置上繼承了漢大賦中的虛擬筆法，云元無有日晚遇雨，避於路旁空莊，夜聞四人於西廊吟咏，天明尋之，惟有故杵、燈臺、水桶、破鑑<sup>[60]</sup>。四人之詩乃是各寓其本形的純粹的咏物型謎語，並無多少情感性的內容寄寓於其中。《玄怪錄》中又有《滕庭俊》一篇，云庭俊於滎水西側莊家夜遇麻來和、和且耶二人，遂相與談詩。賦詩甫畢，二人忽然隱去，庭俊乃坐廁屋下，傍有大蒼蠅、禿掃帚而已<sup>[61]</sup>。此文雖選材頗爲不堪，然詩中均含體物、諧音雙關型隱語。作者如此爲文，顯係出於遊戲之意。僧孺又另有《來君綽》一篇，則將戲擬筆法和酒令形式的諧隱引進了精怪小說<sup>[62]</sup>。

從以上對多篇作品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中唐前期的一些作家如張薦、李公佐、牛僧孺等人已經開始自覺地在精怪小說中運用諧隱的手法，其動機則或出於寄托，或出於遊戲。而此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當數出現於公元818年前後的長篇諧隱精怪小說《東陽夜怪錄》<sup>[63]</sup>。因《玄怪錄》中各篇作品的產生年代尚



未得到確認，故我們無從判斷《來君綽》、《元無有》、《滕庭俊》等作品與《姚康成》及《東陽夜怪錄》二者之間的影響關係。但有兩點是可以肯定的：一是它們都曾從前代的諧隱文學中得到過啓示；二是《東陽夜怪錄》受到了韓愈《毛穎傳》（約作於公元 806 年前後）的影響，因為後者成文之後曾經引起爭議，並廣泛流傳。在整個古代的精怪小說中，《東陽夜怪錄》都是一篇集諧隱手法之大成且敘事技巧非常高超的傑作，本文祇對前一個方面加以分析。

該小說全長約四千餘字，述及元和年間彭城秀才成自虛雪夜失道，往投渭南東陽驛一佛宇中，遇智高、盧倚馬、朱中正、奚銳金、敬去文、苗介立、胃藏瓠、胃藏立八人談詩論文，通宵以達旦。彼時遠寺撞鐘，八人轟然散盡。覓之乃駝、驢、牛、雞、狗、猫、刺猬（一藏於破瓠，一藏於破笠）七物。作者通過對環境、場景、對話與行動的深細入微的描寫為我們刻畫出一幅活生生的中古時代的雪夜吟詩清談圖卷，同時又以無所不在的諧隱筆法巧妙地暗示着與人世頗多相似的動物世界的生活。如當自虛進入佛宇，正與老僧智高談論之際，有四人聯步而至，其文曰：

自虛昏昏然，莫審其形質。唯最前一人，俯檐映雪，仿佛若見着皂裘者，背及肋有搭白補處。其人先發問自虛云：“客何故瑯瑯然犯雪，昏夜至此？”自虛則具以實告，其人因請自虛姓名，對曰：“進士成自虛。”亦從而語曰：“暗中不可悉揖清揚，他日無以為子孫之舊。請各稱其官及名氏。”便聞一人云：“前河陰轉運巡官，試左驍衛胄曹參軍盧倚馬。”次一人云：“桃林客，副輕車將軍朱中正。”次一人曰：“去文姓敬。”次一人曰：“銳金姓奚。”

這段引文中的一處值得注意之點是四怪“各稱其官及名氏”時使用離合、諧音、雙關、戲仿等手法對其本相進行的暗示：盧倚馬乃“驢”字，“河陰轉運巡官”之語則於戲仿中又示其職能；朱中正乃“牛”字，而桃林之典與“副輕車將軍”一語又同樣於戲仿之中雙關其職役；敬去文乃“苟”字，又諧“狗”；奚銳金乃雞，亦自離合法而來。在當時的其他精怪小說中，對怪物之本形的暗示往往祇通過外貌描寫與吟詩二途，但《東陽夜怪錄》則於全文多處對話中分別以不同方式對同一怪物進行反復暗示。如關於犬精，上面引文中祇先以“去文姓敬”四字略加提示，在高公與盧倚馬、朱中正談論詩歌和佛理的長

篇文字之後方又出現敬去文的一段自述：“吾少年時，頗負雋氣，性好鷹鷂。曾於此時，畋遊馳騁。吾故林在長安之異維，御宿川之東時（此處地名苟家嘴）。咏雪有獻曹州房一篇……因吟詩曰：“愛此飄飄六出公，輕瓊冶絮舞長空。當時正逐秦丞相，騰躡川原喜北風。”這一段話運用典故、咏物與諧音三種隱語手法，從習性的角度暗示了犬之本相。其後當去文於言談之間提到另一精怪苗介立（貓）之時，“苗生遽至，去文僞爲喜意，拊背曰：‘適我願兮。’遂引苗生與自虛相揖。”由此，作者極爲機智地引入了基於貓犬天生敵意之上的敬、苗二人之間的爭論，從而使隱語筆法從語辭層面進入了情節層面。

小說對其他精怪的描寫也基本上採用了相近的反復暗示的手法，因此這篇小說實際上就是由六個（胃氏兄弟算一個）大型隱語交叉聯綴而成。作者不僅在題材與敘事技巧方面吸收並改進了前代小說的藝術經驗，而且全面繼承和發展了前代諧隱文學中一切隱語與談諧的筆法，比如離合、諧音、雙關、用典、咏物、戲仿、嘲謔等，作者都把它們巧妙地融入到全文的敘述、描寫和對話之中，從而營造出似真似幻、撲朔迷離的敘事氛圍，增加了小說的內涵與藝術魅力。同時由於隱語使用頻率的加大與行文篇幅的擴張，小說也對解讀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它呼喚一種對文本本身更加關注的閱讀姿態，否則我們便有可能忽略或誤解某些隱語的真正含義。《東陽夜怪錄》是爲數極少的在刻印過程中便已出現夾注的文言小說之一，雖然有的注語尚可商榷，但大多都有助於我們對隱語內涵的理解。其次是要求一種對小說中雙重（或多重）語義、雙重主題與雙重世界的尋索。在前文的論述中已經指出，諧隱型的精怪小說都是以表層的人的世界雙關着裏層的物的世界。當面對《東陽夜怪錄》這樣一部長篇諧隱作品，瞭解這一文學傳統的人從一開始便會注意到其手法與主題的複雜性；但不了解這一傳統的人在初讀時一般祇會將其作爲一篇描寫書生夜聚吟詩的作品來接受。祇有當他在結尾處明白事情的真相以後纔會回過頭來開始重新閱讀與重新接受。

在對《東陽夜怪錄》作出較爲全面的分析之後，我們再來看一看它與《毛穎傳》之間可能存在着的種種關聯。韓愈之前的歷代諧隱文中幾乎沒有出現過完整精巧的敘事性作品，如揚雄的《逐貧賦》是抒情的賦體；袁淑的《誹諧文》、沈約的《修竹彈甘蕉文》是實用性的文章體；張薦的《姚康成》、戴孚的《張鉞》等精怪小說則在敘事上仍然保持着六朝志怪粗陳梗概的特色。祇有到

了《毛穎傳》這裏纔實現了諧隱與敘事的完美結合，文章從頭到尾都在敘述一位名叫毛穎的封建文官的家世與個人經歷，但也同時從頭到尾都暗示着毛筆的材料來源、製造歷史與功能特徵，其敘事是完整的、精細的，其諧隱則是整體性的、隱蔽性的。《東陽夜怪錄》如果除去那個揭示真相的結尾，那麼它在敘事與諧隱兩個方面便具備了《毛穎傳》的一切特徵：小說中的每一處描寫、每一組對話表面上都是在敘述一群書生文士的人生遭遇與思想情感，但同時又都暗示着某一種動物的形貌與生活，尤其是他們（它們）追溯身世的情節，恐怕都從韓愈利用列傳體來表現毛筆生涯的構思中得到了啓示。其次是具體的諧隱手法如諧音、雙關、典故、體物等方面也應存在繼承關係，這已無需多論。這裏需要提及的則是：通過情節來進行整體性暗示的手法亦創自《毛穎傳》，而後爲《東陽夜怪錄》所繼承和發揚。“蒙恬造筆”的傳說在《博物志》等書中均有零星記載<sup>[64]</sup>，《毛穎傳》則以蒙恬攻楚俘獲毛氏一族的虛構情節對之加以暗示，毛筆久用變禿而終遭棄置的自然歷程則又被轉化爲忠臣老邁面君王見棄的情節。《夜怪錄》中以苗敬二人相爭來暗示猫犬本形及其天生敵意的構思顯然也受到了《毛穎傳》中相似筆法的影響。由此可見，《東陽夜怪錄》正是在吸收了前代敘事與諧隱藝術經驗的基礎上，纔取得了如此傑出的成就，然而在這篇作品產生後的四五十年間，它對其他精怪小說的影響却仍然遠遠不及《毛穎傳》。如九世紀中期的張讀（834—886?）所作小說集《宣室志》中有《崔穀》一篇，言穀於長安延福里睹一盈尺童子，自言願寄崔君硯席。所投詩三首中有“昔荷蒙恬惠，尋遭仲叔投”、“惆悵江生不相賞，應緣自負好文章”等語。後童入一穴中，穀命僕掘之，得一管文筆<sup>[65]</sup>。類似的例子還有晚唐柳祥《瀟湘錄》中《管子文》一篇，言李林甫爲相初年，有書生自稱管子文者求見，言其“老於書藝，亦自少遊圖籍之圃，嘗竊見古昔興亡、明主賢臣之事，故願謁公，以伸一言”云云。談及天明而去，入南山石洞，尋之乃“故舊大筆一”<sup>[66]</sup>。可以看到，這兩個故事模仿化用《毛穎傳》的痕跡都十分明顯。但到晚唐裴鉞的《寧茵》篇中便已可見出《東陽夜怪錄》的鮮明影響：其云大中間寧茵秀才假大寮莊於南山下，月夜吟咏庭際，忽有“桃林斑特處士”相訪，言談之間，又聞“南山斑寅將軍”奉謁。及二斑相見——

寅曰：“老兄知得姓之根本否？”特曰：“昔吳太伯爲荊蠻，斷發文身，

因茲遂有斑姓。”寅曰：“老兄大妄，殊不知根本。且斑氏出自閼穀於菟，有文斑之像，因以命氏。遠祖固及婕妤，好詞章，大有稱於漢朝，皆有傳於史。其後英傑間生，蟬聯不絕。後漢有班超，投筆從戎，相者曰：‘君當封侯萬里外。’超詰之，曰：‘君燕頷虎頭，飛而食肉，萬里公侯相也。’後果守玉門關，封定遠侯。某世爲武（虎）賁中郎，在武班，因有過，竄於山林，晝伏夜遊，露迹隱形，但偷生耳。”<sup>[67]</sup>

這一段文章全從二客之名號而起，並由名姓而及於家世。《東陽夜怪錄》中敬去文與苗介立互相詆毀時介立云其乃“閼伯比之直下，得姓於楚遠祖棼皇茹”：閼伯比之名屢見於《左傳》桓公六年、八年、十二年及宣公四年，他曾三爲楚國令尹，因其爲私生子，故出生後即被棄於荒野，虎見而乳之。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故命之曰閼穀於菟。苗介立是貓，貓虎本同科，閼伯比又曾爲虎所乳，故苗介立稱己爲閼氏之後裔，這是作者設計得十分巧妙而詼諧的一個隱語。《寧茵》篇中斑寅追溯姓氏淵源的這一段戲筆之構思顯然來自於此。此外，裴錫對斑特處士的暗示、對特寅二人之間紛爭的描述，以及一些其他雙關手法的運用都對《東陽夜怪錄》進行了刻意的模仿。

在題材與手法如此代代相傳的過程當中，精怪小說的某些特質也開始逐漸地發生變化。從六朝的諧隱文到中唐的精怪小說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作者在選取題材時不是狼蟲虎豹，便是舊甌、破鉢或禿帚，很少考慮到精怪原形的美觀。但是到了《毛穎傳》和《東陽夜怪錄》中，情形已開始發生變化：一支毛筆（即使是禿的）至少比一把禿帚要更爲文雅一些，駱駝、驢、狗、鷄、牛、貓等動物也跟人類更爲親近，更何況作者在文中把它們都寫得極富人情味。到了晚唐，李玫所撰的《纂異記》中出現了一篇形象與情韻都十分優美的精怪小說——《楊禎》<sup>[68]</sup>。這篇作品在大的敘事結構上與以往的同類小說並無不同，但在審美的層面上却與它們有了本質的差異：一是形象之美。小說中的紅裳女容色姝麗，姿華動人。禎常悅者，皆所不及。她曾在給楊禎的詩裏這樣描繪自己：“虛心怯秋雨，艷質畏飄風”、“還如失群鶴，飲恨在雕籠”——這是一位柔弱、淒艷的女子形象。她的原形乃佛宇中的燈火，亦具飄逸明麗之美。二是情韻之美。紅裳女初訪楊禎時所唱歌詩中的落寞感傷的情懷、空靈悠遠飄蕩的聲情與後文的孤凄意緒一起，融成了一派完整濃鬱的詩情的氛圍。三

是男女愛情之美。六朝志怪中曾有神女俯就人間男子<sup>[69]</sup>、女鬼托身陽世男子<sup>[70]</sup>、妖女魅惑世間男子等多種情節模式<sup>[71]</sup>。進入唐代以後，愛情常在世俗的題材中被加以表現而極少進入精怪小說的領域。祇有到《楊楨》篇中纔首次出現了平等純粹而又含蓄清新的人與精怪之間的戀情。四是人物性情之美。紅裳女被刻畫成一位情感細膩、聰慧爽朗、堅貞正直、熱烈而又不乏理性的女子形象。在以往的精怪小說中，作者一般祇運用各種隱語筆法對精怪的本形特徵加以暗示，而很少去關注它們化為人形後的人的性情。《東陽夜怪錄》在這一方面已先有所突破，如其表現高公的智慧與思鄉之情、盧倚馬的健談與謙恭之態、敬去文的魯莽與虛榮之心，都帶上了正統詩文中常見的思想感情與審美趣味，體現出諸隱型精怪小說脫離俗趣而趨於雅化的努力。

中晚唐時期的諸隱精怪小說中開始出現植物（如花、樹）的題材。在六朝志怪中曾零星地出現過植物成精的傳說：如《搜神記》卷十八中載燕昭王墓前千年華表木將欲成精而為張華所伐<sup>[72]</sup>；劉敬叔《異苑》卷三中又載桑樹與大龜中夜對語的異聞<sup>[73]</sup>。但植物變成人的情節則要到中唐谷神子所撰《博異志》中的《崔玄微》一文纔出現：與《楊楨》篇一樣，這個故事的素材、人物、意境都寫得十分優美，是精怪小說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同時文中也用了若干諸隱筆法如咏物、諧音、雙關等來暗示眾女子的原形，如以封家姨指風神、以緋衣女石阿措指石榴、以送酒歌委婉地表示對風神的抱怨等<sup>[74]</sup>。到晚唐柳祥的《瀟湘錄》中纔終於出現樹精的形象，如《張珽》篇中化為書生的枯槐精<sup>[75]</sup>，《賈秘》篇中化為儒者的松、柳、槐、桑、棗、栗、樗七怪<sup>[76]</sup>。其後五代間佚名所撰的《燈下閑談》中又有《榕樹精靈》一文，云桂林幕吏穆師言於中元節夜為數女相邀，與一空心榕樹精靈變成的林姓女郎相婚配<sup>[77]</sup>。這些小說的題材與表現手法都體現了作者審美趣味的雅化。

縱觀有唐一代精怪諸隱小說的發展，大致上可以劃分為以下三個不同的時期：以《陳巖》、《姚康成》、《張珽》為代表的初始期；以《玄怪錄》中《滕庭俊》、《元無有》等篇及《博異志》中的《崔玄微》、無名氏（成曰王洙）的《東陽夜怪錄》為代表的發展與高峰期；以《纂異記》中的《楊楨》和《瀟湘錄》中的《管子文》、《馬舉》、《賈秘》及《傳奇》中的《寧茵》等篇為代表的繼承與變異期。在這三個發展階段中基本保持不變的是大的敘事框架，亦即

“遇怪——吟詩（或交談）——顯形”的固定程式幾乎出現於每一篇作品之中；變化的祇是框架中具體的敘述與表達方式，以及題材與情節的選擇和安排等；此外創作意圖與審美情趣也都在發生緩慢的演變。此處祇就若干問題再作強調說明。《東陽夜怪錄》這篇諧隱精怪作品之衍成長篇，除描寫與對話增多之外，還憑借了一種非常重要的手段即反復暗示的敘述方式：這一手法先是被韓愈在《毛穎傳》中加以集中使用，然後在《東陽夜怪錄》中被發揮得淋漓盡致，最後又為《楊楨》與《寧茵》等作品所襲用和發展。其主要特徵為：從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對同一事物加以暗示，從而使整部作品變得更為豐富、統一和完整。此手法到了後代的長篇小說如《紅樓夢》中被運用到了極其完美的境地。其次，關於創作意圖，首先需要明確的一點是：從六朝到晚唐一直有作家對運用上述簡單框架來講述遇怪經歷十分感興趣，因為那是一種非常方便而有效的製造離奇與驚詫效果的表達方式。但對於牛僧孺、無名氏（或王洙）、李玫、裴鉞等作家來說，則諧隱這一語辭遊戲所帶來的挑戰與樂趣，顯然對他們具有更強大的吸引力。第三是審美情趣的確立，這主要體現在《東陽夜怪錄》、《楊楨》與《崔玄微》等三篇作品之中，它們從選材、吟詠到整個敘事過程都給人以優雅、含蓄之美。第四是關於作為隱語的詩歌的不同處理方式：一種是被用作純粹的物謎，如《滕庭俊》、《崔穀》、《寧茵》等篇，其中出自精怪之口的詩歌實際上祇是一個關於其原形物的謎語；另一種類型則是將詩歌作為雙關語來使用，即一首詩既是關於原形物的謎語，同時又暗示着一種人類的的生活。唐代諧隱精怪小說的上述種種特點，再加上前文所論及的各類具體手法甚至題材，都對後代小說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宋元兩代，白話小說崛起而文言小說的創作日趨衰微，故最終未能出現堪與唐人篇什相比肩的諧隱精怪小說。到了明代，文言傳奇的創作纔又勃然重興，其中以瞿佑的《剪燈新話》、李昌祺的《剪燈餘話》、邵景詹的《覓燈因話》為主要代表。他們的一個共同特點即在題材、手法與意境等方面都刻意模仿唐人。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剪燈餘話》中的《武平靈怪錄》一文，其從標題、素材、諧隱筆法到敘事格局等各個方面都受到《毛穎傳》、《東陽夜怪錄》、《姚康成》與《獨孤彥》等文的影響，故了無新意。而繼承唐人諧隱精怪小說的技法且又在藝術上推陳出新者當首推長篇白話小說《西遊記》：且不說此書中數十個降妖伏怪

的故事幾乎都套用了“遇怪——顯形”的精怪小說的敘事模式，單是其中的第十三與第六十四兩回就分別跟唐代諧隱小說《寧茵》、《賈秘》有不可分割的聯繫：前者之“陷虎穴金星解厄”一段寫唐僧乍離長安、西行路上第一劫；於河州衛山間爲寅將軍、熊山君、特處士所擒。熟悉唐代小說的人將發現，這三個奇特的名稱乃是來自《張銍》與《寧茵》兩篇作品。但由於吳承恩已把這些素材融入到另一個更大、更驚險的情節中去，因此我們便不覺其陳舊與凡庸。又如該書第六十四回“木仙庵三藏談詩”一大段，便是從唐代《瀟湘記》中《賈秘》一文取材，然後將其改編成一個波瀾起伏、意趣橫生的諧隱故事。在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中，唐代諧隱精怪小說的各種手法或者作爲結構性因素、或者被分散成零星的表現手段進入各篇小說。如《青鳳》篇言耿去病遇狐叟，叟自言姓胡，乃塗山氏之苗裔云云：這是以《毛穎》、《東陽》等篇中用典與戲仿史傳的筆法來暗示其狐的身份；又《狐諧》一篇，運用離合、諧音、雙關法來表現狐娘子談諧與機智的性情，妙趣充盈，令人絕倒；又《絳妃》一篇，寫作者夢中爲花神召去草擬檄文，討伐封（諧“風”）家女子：本篇命意全仿唐代《崔玄微》一文，檄文融戲仿及隱語筆法於一爐，含蓄機敏而又諧趣橫生；再如《田子成》一篇，以諧音、雙關手法零星點綴於全篇之中，使整個故事撲朔迷離、耐人玩索。以上所列四篇小說在結構與情節的安排上都已突破唐人的模式而呈現出靈活多樣的特徵，但就其題材與手法而言，仍不失唐代諧隱精怪小說的本色。可見，在諧隱手法與精怪小說的發展與融合過程中積累下來的種種藝術經驗，已經成爲中國古典小說藝術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 注 釋

〔1〕 范文瀾《文心雕龍註》卷三，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280頁。

〔2〕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下面簡稱《全文》）之《全漢文》卷五二，中華書局，1995年，408頁。

〔3〕 《全文》之《全宋文》卷四四，云引自《藝文類聚》卷九一袁淑《俳諧記》，同上，2681頁。

〔4〕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九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587頁。

〔5〕 徐堅《初學記》卷二九，中華書局，1962年，721頁。

〔6〕 《初學記》卷二九，同上，711頁。

- [7]《藝文類聚》卷九四，同上，1629頁；《初學記》卷二九，同上，第708頁亦載。
- [8]《藝文類聚》卷八七，同上，1500頁。
- [9]《舊唐書》卷一九〇，中華書局，1991年，5004頁。
- [10]《韓昌黎文集校注》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571頁。
- [11]李昉《太平廣記》卷一四六，中華書局，1995年，1910頁。
- [12]《全文》之《全宋文》卷四二，同上，359頁。
- [13]《全文》之《全後漢文》卷六九，同上，853頁。
- [14]《魏婦賦》今已失傳。《文心雕龍·諧隱第十五》：“潘岳醜婦之賦，束皙賣餅之類，尤而效之，蓋以百數。”
- [15]《初學記》卷十九，同上，459頁。
- [16]《全文》之《先唐文》卷一，同上，4240頁。
- [17]《初學記》卷十九，同上，459頁。
- [18]王重民、向達等編《敦煌變文集》卷七，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858頁。
- [19]《太平廣記》卷二四五，同上，1894頁。
- [20]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輯校《全漢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
- [21]王利器輯《歷代笑話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41頁。
- [22]王仲鏞《唐詩紀事校箋》卷四，巴蜀書社，1989年，100頁。
- [23]汪辟疆校錄《唐人小說》上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9頁。
- [24]《後漢書》志第十三，中華書局，1996年，3285頁。
- [25]余嘉錫《世說新語彙疏》下冊，中華書局，1995年，768頁。
- [26]王運熙《離合詩考》，收入《樂府詩述論》一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488頁。
- [27]《太平廣記》卷二九一，同上，3127頁。
- [28]汪辟疆校錄《唐人小說》，同上，93頁。
- [29]《太平廣記》卷三七三，同上，2963頁。
- [30]王運熙《論吳聲西曲與諧音雙關語》，收入《樂府詩述論》一書，同上，111頁。
- [31]魯迅輯《古小說鉤沉》，魯迅全集出版社，1941年，27頁。
- [32]王利器輯《歷代笑話集》，同上，13頁。
- [33]王利器輯《歷代笑話集》，同上，19頁。
- [34]《朝野僉載》卷四，中華書局，1997年，86頁。
- [35]王利器輯《歷代笑話集》，同上，18、26、28頁。
- [36]《太平廣記》卷二五七，同上，2007頁。
- [37]《太平廣記》卷二五〇，同上，1940頁。



- [38] 王利器輯《歷代笑話集》，同上，28、29頁。
- [39] 王利器輯《歷代笑話集》，同上，28頁。
- [40] 《太平廣記》卷二四八，同上，1920頁。
- [41] 《韓昌黎文集校註》，同上，566頁、737頁。
- [42] 《太平廣記》卷四百，同上，3213頁。
- [43] 《叢書集成初編》本《搜神記》卷十八，商務印書館，1959年，119頁。
- [44] 逯欽立輯《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周詩》卷三，中華書局，1995年，2373頁。
- [45] 《太平廣記》卷四六八，同上，3861頁。
- [46] 《太平廣記》卷三六八，同上，2928頁。
- [47] 魯迅輯《古小說鈞沉》，同上，202頁。
- [48] 《叢書集成新編》第82冊，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43頁。
- [49] 《太平廣記》卷二六九，同上，2935頁。
- [50] 《太平廣記》卷三七〇，同上，2943頁。
- [51] 當代小說目錄學學者李劍國、寧稼雨先生均將此文繫於初唐則天、中宗朝之佚名者劉氏名下，本文姑從其說。可參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138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98年；以及《中國文言小說總目提要》75頁，齊魯書社，1996年。
- [52] 《太平廣記》卷四四四，同上，3631頁。
- [53] 周生春著《吳越春秋輯校彙考》之《勾踐陰謀外傳第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51頁。
- [54] 王嘉《拾遺記》卷八，中華書局，1981年，195頁。
- [55] 汪辟疆校錄《唐人小說》，同上，15頁。
- [56] 劉向輯錄《戰國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390頁。
- [57] 《太平廣記》卷四四五，同上，3635頁。
- [58] 《太平廣記》卷四九一，同上，4030頁。
- [59] 《太平廣記》卷二七一，同上，2948頁。
- [60] 《太平廣記》卷三六九，同上，2937頁。
- [61] 《太平廣記》卷四七四，同上，3905頁。
- [62] 《太平廣記》卷四七四，同上，3903頁。
- [63] 《太平廣記》卷四九〇，同上，4023頁，以下本篇之引文均出於此。
- [64] 《太平御覽》卷六〇五“文”部“筆”類，中華書局，1960年，2721頁。
- [65] 《太平廣記》卷三七〇，同上，2940頁。
- [66] 《太平廣記》卷八二，同上，529頁。

- [67] 《太平廣記》卷四三四，同上，3525 頁。  
[68] 《太平廣記》卷三七三，同上，2963 頁。  
[69] 如《叢書集成初編》本《搜神記》之《杜蘭香》、《成公知瓊》兩文，同上，7、8 頁。  
[70] 如《古小說鉤沉》本《幽明錄》之“廣平太守”、“甄冲”兩條，同上，297 頁。  
[71] 如《古小說鉤沉》本《幽明錄》之“淳于矜”、“東平呂球”兩條，同上，276、287 頁。  
[72] 《叢書集成初編》本，同上，121 頁。  
[73] 中華書局，1996 年，22 頁。  
[74] 《太平廣記》卷四一六，同上，3392 頁。  
[75] 《太平廣記》卷四〇一，同上，3223 頁。  
[76] 《太平廣記》卷四一五，同上，3382 頁。  
[77] 程毅中編《古體小說鈔·宋元卷》，中華書局，1995 年，1 頁。

##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xieyin* Style in Tang Supernatural Tales

Li Pengfei

### Summary

Before the Qin dynasty, *xieyin* hidden satire was generally used to remonstrate with the king in a roundabout manner or to communicate secret information on a dangerous occasion. During the Han, Wei,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hese aforementioned functions were lost, and *xieyin* progressively became a medium of amusement and ridicule. A series of techniques including humorous imitation, mimicry, ambiguity, and allusion were combined to form the *xieyin*. In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xieyin*, which had previously developed in articles and oral tradition, was absorbed into supernatural tales, monster stories which originated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Because both have a similar dual structure in their content, this merger of genres was an inevitable outcome. The fusion of these artistic forms provided a condensed and implicit way of expression for writers of the time.



## 李涉《井欄砂宿遇夜客》本事考辨

余才林

中唐詩人李涉頗為後世所知，這與其說是他的詩歌成就令人注目，還不如說是《雲溪友議》中的一則詩歌逸事給他帶來了聲譽。《雲溪友議》卷下《江客仁》（用《四部叢刊》本）條記載了下面一段傳奇故事：

李博士涉，諫議渤海（按：“海”為衍文）之兄。嘗適九江，看牧弟。臨訣，凡有囊裝，悉分匡廬隱士，惟書籍薪米存焉。至浣口之西，忽逢大風鼓其征帆，數十人皆持兵杖，而問是何人。從者曰：“李博士船也。”其間豪首曰：“若是李涉博士，吾輩不須剽他金帛，自聞詩名日久，但希一篇，金帛非貴也。”李乃贈一絕句，豪首餞賂且厚，李亦不敢却，而睹斯人神情復異，而氣義備焉，因與淮陽佛寺之期，而懷陸機之薦也。李君及至揚州，遍歷諸寺，遇一女子拜泣，自謂宋態也。宋態者，故吳興劉員外愛姬也。劉、李有昔年之分。……李君嘆曰：“不見豪首，而逢宋態，成終身之喜，恨無言於知舊也。”（原注：李博士奇義且多，注不盡錄爾。）後番禺舉子李彙征客遊於閩越，馳車至循州，冒雨水求宿，田翁指韋氏之莊居，韋氏乃杖履迎賓，年已八十有餘，自稱曰：“野人韋思明，幸獲祇奉。”與李生談論，或文或史，淹留累夕，彙征善談而不能屈也。對酒徵古今，及詩語，韋叟吟曰：“長安輕薄兒，白馬黃金羈。”以彙征年少而事輕肥故也。李生還令云：“昨日美少年，今日成老醜。”韋乃喟然嘆曰：“老其醜矣，少壯所嗤。”至客改令，不離舊意曰：“白髮有前後，青山無古今。”韋微笑曰：“白髮不遠於秀才，何忽於老夫也。”叟復還令曰：“此公頭白真可憐，憶伊紅顏美少年。”於是共論數十家歌詩，次第及李涉絕句，主人似酷稱其善矣。……李生重咏贈豪客詩，韋叟愀然變色曰：“老

身弱齡不肖，遊浪江湖，交結奸徒，爲不平之事，後遇李涉博上，蒙簡此詩，因而踴迹。李公待愚，擬陸士衡之薦戴若思，共主晉室，中心藏焉，遠隱羅浮山，經於一紀。李既云亡，不復再遊秦楚。”追懷今昔，因乃潸然，或持觴而酌，反袂而歌云：“春雨瀟瀟江上村，五陵豪客夜知聞。他時不用相回避，世上如今半是君。”雲溪子以劉向所謂傳聞不如親聞，親聞不如親見也。乾符己丑歲，客於雪川，值李生細述其事，彙征於韋叟之居，觀李博士手翰，冀余道於文林。且思明感知從善，豈謝古人乎。

這則故事一直作爲李涉的傳奇經歷，因爲富有戲劇性，歷來爲人所樂道。但令人掃興的是，故事其實並不真實。首先，詩與本事多抵牾不合。本事中李涉贈豪客詩，王安石《唐百家詩選》卷一四及洪邁《萬首唐人絕句》卷一四均有收錄，詩題均作《井欄砂宿遇夜客》。此詩首二句謂“春雨瀟瀟江上村，五陵豪客夜知聞”，參照詩題，知此詩不過寫詩人旅中夜宿遇綠林豪客之事，時間在夜晚，地點在一個叫井欄砂的江村。但本事寫行船遇客事，將時間改爲白天，地點移至江上，這樣，詩與本事基本情節明顯不合。由此一些細節更是自相矛盾。如：詩首句描寫當時景象，謂“春雨瀟瀟”，而本事交代當時天氣，稱“大風鼓其征帆”。詩中“五陵豪客夜知聞”句是說詩人旅中遇客，知其人爲綠林中人，而本事謂豪客聞詩人之名，並因而求詩。如果將此詩看作文章題目，那麼，作爲正文，本事實文不對題。

有趣的是，此詩本事雖與詩意相去甚遠，但主要情節與《世說新語》中的一則故事有驚人相似。《世說新語·自新》記載：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峰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小說寫陸機感化戴淵事，詩本事寫李涉感化豪首事，情節相同。一些細節，如江上行船、遇客掠劫、擬薦豪首、豪首自新等，頗爲相近。此外，本事與小說對豪首神情的描寫如出一轍。小說謂戴淵“神姿峰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本事稱豪首“神情復異，而氣義備焉”，不惟刻畫相似，而且語言雷同。從上

面的對照比較可以看出，詩本事是從小說故事脫胎而來，其模擬類比的痕迹至為明顯。本事謂李涉“懷陸機之薦”，豪首稱“李公待愚，擬陸士衡之薦戴若思”，側面說明了這種模擬傾向。既然本事有意模仿小說，其情節必然因接近小說而遠離詩歌，那麼，詩與本事情節不符、時地錯位也就不難理解了。

由此可見，本事中李涉遇客掠劫、感化豪首之事其實並不存在，是模擬的一段故事。作者虛構這個故事，當然是因為詩中遇客一事本來具有傳奇色彩，不過，李涉本人的詭激性格和富有戲劇性的人生經歷當是更為深層的原因。史載，元和六年，宦官吐突承璀坐事出為淮南監軍，李涉時為試太子通事舍人，知憲宗待承璀之意未衰，遂投匭上疏，論承璀有功，不宜遽棄。諫議大夫孔戣拒其疏章，極論其與宦官交結。李涉因此貶為陝州司倉參軍（見《舊唐書·孔戣傳》、《舊唐書·吐突承璀傳》）。寶曆時期，李涉在朝為太學博士，於京師貴遊間以氣俠自許，後卷入權臣之間的權力鬥爭，坐事流康州（見《舊唐書·李逢吉傳》）。這兩件事當時大約聞於朝野，李涉或因此而得俠義之名。本事原注謂“李博士奇義且多，注不盡錄”，將此事作為李涉仗義行俠的逸聞趣事，從中不難窺見歷史事件與詩歌本事之間的因果聯繫。

為了展開故事情節，本事作者對詩歌文字作了若干改動，企圖自圓其說，給人真實可信的印象。在《唐百家詩選》和《萬首唐人絕句》中，詩第三句均作“他時不用逃名姓”，據此，全詩大意應該是：詩人雨中投宿江村，夜有綠林豪客造訪，其人公開其綠林身份而未暴露其姓名。這時，詩人想道，現如今綠林好漢遍及天下，將來必成氣候，到那時，他們就不必這樣隱姓埋名了。此句承接第二句，語意連貫，脈絡清晰，當是此詩原文。但在本事中，“逃名姓”三字易為“相回避”，顯然，異文與本事中李涉與豪首定淮陽佛寺之期而豪首爽約之事構成照應關係。但是，異文在詩中並無着落，且李涉作詩之時豈能預知豪首後來爽約，於情理亦有不合。作者改動文字，原本是為故事情節設定依據，以增加可信度，却不料因此露出馬脚，最終暴露其虛構作偽的真面目。

不僅如此，本事還對詩歌作了某些曲解。如“五陵豪客夜知聞”句誤解為豪客聞知詩人之名，並由此附會出求詩贈詩一節。此外，李涉贈詩一事在詩中難以證實。前文已述，此詩在《唐百家詩選》及《萬首唐人絕句》中題作《井欄砂宿遇夜客》，詩題所敘事件及其時間、地點與詩意吻合，為此詩原題。但

詩題祇是自叙所歷，並非贈答詩詩題。此詩後兩句採用了對話的口吻，孤立地看，也可理解為詩人與豪客的對話。顯然，本事作者正是這樣坐實，並由此附會贈詩一事。但這樣一來，三四句就變成第二人稱的敘述，偏離了一二句第一人稱獨白的敘述方式，造成文氣不連貫，語意不完整。其實，這兩句不過是詩人的揣想之詞，第二人稱的敘述方式完全是虛擬的。

至此，本事作僞之迹昭然若揭。作者范攄稱言“傳聞不如親聞，親聞不如親見”，但本事中事得之於李彙征，既非其親見，亦非其親聞。李生自稱曾遇見豪首，並於其居親見李涉手迹，這不過是小說家慣用的掩人耳目的把戲，是不能當真的。《雲溪友議》多記傳聞論議，其中雖也保留了一些詩歌本事，但隨意編造、牽強比附者亦復不少，此詩本事僅是一例。

## 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Story in a Poem by Li She

Yu Cailin

### Summary

Although the story in which Li She presented a poem to a chivalrous man in *Yunxi youyi* spread far and wide and became an oft-discussed topic, it was not true. The pre-existing poem contradicts the story in many respects. In the poem, Li said he met a chivalrous man when he sought temporary lodging one evening beside a river. In the story, the writer recounted an incident in which Li met a chivalrous man as he travelled by boat along a river during the day. The main plot of the story is strikingly similar to the story in which Lu Ji met Dai Yuan in *Shishuo xinyu*. Both the characters and style of language are similar.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the story was made up to accompany the poem. First, the story written about the poem is a romance. Second, Li was a crafty and generous man whose experiences were dramatic. Because Li himself flaunted the harsh justice of the royal court, the anecdote that he generously helped the weak spread to the people. It is thus clear that the story of the poem is based upon an intentional misreading of the poem and is not true.

## 北朝隋的“軍人”與隋開皇三年的課役規定

氣賀澤保規

### 一、圍繞隋開皇三年課役規定展開的論爭課題

始於西魏的府兵制以隋文帝開皇十年（589）為界，可以大致劃分為前期和後期，這是學術界一般的看法。具體史料見於《隋書》卷二高祖紀下開皇十年五月乙未條的詔敕：

魏末喪亂，宇縣瓜分，役車歲動，未遑休息。兵士軍人，權置坊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家無完堵，地罕包桑，恒為流寓之人，竟無鄉里之號。朕甚愍之。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罷山東河南及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府。

這是平陳以後頒佈的詔敕，明示了將“兵士軍人”隸屬於州郡，對墾田、籍帳實行一體化管理的統治方針。其最終導致“兵民分離”的狀態被以“兵民一致”原理為特徵的隋唐府兵制所取代。

然而，即使對這一歷史大框架的理解達成共識，在進一步說明府兵制存在的具體形態時，學者們則各執己見，看法千差萬別。特別是針對開皇十年以前的所謂府兵制前期階段，各家急於強調自家學說的獨到性，在系統地分析、理解、把握，進而在更高起點上進行批判地集成、總括以往的研究成果這一方面，很難說做得十分徹底。站在這種反省的立場上，筆者首先對前期府兵制的研究史、相關史料諸問題進行儘可能全面地整理，然後提出了主要論點<sup>[1]</sup>。在此基礎上又探討了前期府兵制的本質，得出接近於陳寅恪氏的“兵民分離說”的結論。

但是，在研究中遇到了一個本來應該言及，然而被回避了的史料上的課



題，即《隋書》卷二四《食貨志》（以下簡稱《隋志》）的下述記載。

開皇三年正月，帝入新宮。初令軍人以二十一成丁，減十二番每歲爲二十日役，減調絹一疋爲二丈。

史料中出現了“軍人”這一名詞，當然可以設想其含意可能與隋初府兵兵士的實態以及在制度體系中的位置有關。因而，迄今爲止的府兵制研究經常論及這條記事。

另外，與此相應的記述不見於《隋書》本紀，在《北史》隋本紀（以下簡稱《北紀》）中則可以找到如下記載：

〔開皇〕三年春正月庚子，將遷新都，大赦，禁大刀長稍。始令人以二十一成丁，歲役功不過二十日，不役者收庸。

《北紀》的記事雖與《隋志》表現出若干不同，但還是可以斷定其所記爲同一事件。記事上的不同表現無疑有助於對事件理解的加深。但發人深思之處是《隋志》所云“軍人”《北紀》只記作“人”。究竟如何解釋爲妥呢？

對於同一事件或同一種狀況，一條史料的記述讓人覺得可能與府兵兵士有關，另一條史料中則看不到這種關聯性。如若重視《隋志》，認爲與府兵有關的話，當時府兵的存在形態就會因此而被具體規定，因而必須慎重地探討。並且應該對《北紀》記事中的“人”一概念形成的原因、經緯等作出解釋。反之，如果站在《北紀》的立場上，也應闡明《隋志》中“軍人”的可疑之點及荒謬性。上述問題涉及到府兵的本質，所以需要特別予以注意，細緻分析。由於存在這種特殊狀況，筆者在以往整理研究史與史料時，慎重地規避了這個問題。

可是，爲了闡明前期府兵制的性格，對這一史料上的問題也有必要作出結論。本文以此爲出發點，旨在考察《隋志》與《北紀》的記事的分歧究竟意味着甚麼，“軍人”這一概念的背後隱藏着何種史實，又與當時的府兵制處於何種關係。

## 二、關於開皇三年課役規定的既往解釋及其問題所在

暫且不去糾纏如何解釋“軍人”與“人”的懸案，首先，試對兩條史料的

內容做一綜合敘述。

開皇三年正月庚子（元旦），文帝移居新宮（大興城之大興宮）之前，頒佈大赦令赦免罪人，禁止人民持有大刀、長稍。同時規定“軍人”（人）的成丁年齡由十八歲改為二十一歲，歲役由十二番（每年三十日）減至二十日，可以納“庸”代役（據天數計算）。“調”的額度也從絹一疋（四丈）減為二丈。

無庸贅言，在開皇三年改定的成丁年齡、二十日歲役、調絹二丈以及按歲役日數計算納庸額度等措施的定制化都與下一代的唐朝稅制如出一轍，歲役和庸調換算關係也極有可能相同，所以開皇三年的稅制改革應被視為隋唐稅制體系的起點。

那麼，對於作為課稅對象的“軍人”或“人”，史學界目前為止是如何解釋的呢？多數學者認為《隋紀》所記“軍人”是正確的，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是濱口重國氏的學說<sup>[2]</sup>。濱口氏認為：關於農民的成丁年齡，開皇初年為十八歲，開皇三年改為二十一歲，楊帝即位時又改為二十二歲。考慮到這一點，開皇三年的改制就不應僅僅是針對軍人的。可是，為何文獻記錄中變成了“軍人”呢？本來詔敕中寫的是“軍民”，恐怕是因為唐朝編撰《隋書》時，避太宗李世民之諱，將“軍民”改寫為“軍人”了。但是，將“軍民”改寫成“軍人”容易產生誤解，所以《北紀》和《通典》卷七食貨丁中條為了防止誤解，改寫為“人”。

如依濱口氏之說，“軍人”意味着軍民，軍等於隸屬於軍戶的府兵，民等於一般庶民。將此“軍人”表記為軍民本身即已從一個側面暗示當時處於兵民分離的狀態。堀敏一氏也贊同濱口氏的觀點<sup>[3]</sup>。但是，對於《北紀》中“人”的解釋，濱口說無法消除牽強的感覺。與此相反，陳寅恪氏也站在軍民並立說的立場上，但同時強調：當時即使處於兵民分離狀態，也已經因為漢族士兵的大量參入，而導致兵源擴大，軍民兩者的界限實質上已經趨於曖昧。因而，《北紀》着眼其實質的一面，記事時只選用了“人”一用語。這一看法比濱口說更具有說服力<sup>[4]</sup>。

岑仲勉氏的觀點雖然同為軍民並立，但又不盡相同<sup>[5]</sup>。衆所周知，岑氏認為府兵制一貫具有世兵性格，主張兵民分離。如從岑氏之說，府兵及其家庭（軍戶）與一般民戶的管轄、處境皆不同，但是，同樣依照法規具有戶籍，被

授予土地。那麼，開皇三年的改制發生的原因是均田對象增加，土地不足，直接影響到均田制的實施。將成丁的年齡從十八歲提高到二十一歲，意圖是削減受田者的人數。提高均田對象的年齡有必要軍、民一同實施。《隋志》的“軍”字並非後人誤增，《北紀》只記“人”一字則屬錯誤。谷霽光氏基本上贊同岑氏的觀點<sup>[6]</sup>。

這種意見肯定了《隋志》關於“軍人”的記載，並將其含意解釋為“軍”與“民”。對《北紀》中“人”的記載，濱口氏與陳氏的意見是一致的，皆認為實質上與“軍人”所指相同，岑氏則一口斷定記載有誤。據筆者所知，尚無學者斷言只有《北紀》中“人”的記載纔是正確的。但是，鈴木俊氏在將“軍人”解釋為“軍民”的基礎上，提出“軍民”等於“人”的概念。其見解近於將開皇三年的詔敕解釋為以一般民衆為對象<sup>[7]</sup>。諸如日野開三郎氏<sup>[8]</sup>、野中敬氏<sup>[9]</sup>，也將這些史料作為與一般民衆負擔有關的條目，基本上捨棄了“軍”的側面，單純理解為“人”，從稅制史研究的角度出發，這無疑是一般的看法。

於是，“軍人”就與其字面一樣意味着軍隊中的兵士。那麼有沒有沿着這一思路解釋開皇三年賦役規定的學者呢？其實，岡崎文夫氏<sup>[10]</sup>、西村元佑氏曾提出過近似的看法<sup>[11]</sup>，但都不是與《北紀》記事相比較推導出的觀點，而是基於與此相關的北周、北齊時代丁兵制或番上宿衛按日數服役的形態而產生的理解。除此之外，從兵士軍人的方面論述該規定的研究尚未見諸於世。

依據以上分析，圍繞開皇三年賦役規定中“軍人”和“人”產生的諸種解釋，究竟哪一種最為妥當呢？這是本章所要探討的問題。為此，先對諸家之說提出幾點質疑。

首先，將“軍人”解釋為軍與民並列的論點，多着眼於“初令軍人以二十一成丁”之問題。如此，雖然看不出軍、民並立之邏輯上的矛盾，但是，下文又有“減十二番每歲為二十日役”等，這些規定仍以軍人為對象。於是，還必須討論下文的規定是否也是針對軍與民兩者而言的。然而，這裡所記將“軍”人負擔減為每年二十日役，特別是軍務之外還要納調絹二丈，究竟意味着甚麼呢？同時兵士可以納庸代役又是符合常理的嗎？

應該冷靜地思考一下當時的局勢，開皇三年對於隋王朝來說是鞏固政權，內外繁忙的時期。在軍事方面，南方有陳朝覬覦，北方突厥勢力擴張，舊北齊

境內反隋傾向難以扼制<sup>[12]</sup>，因而，並不具備削減軍隊的條件。在嚴峻的現實面前，以軍役為職業的軍戶（兵戶）的繼續存在成為必要，府兵制只能立足於兵民分離的原則上。在這種形勢下軍役定番化，而且控制在一年二十日以內，納庸代役也得到承認，難道是可能實現的嗎？如此，把“軍人”解釋為軍和民，立刻會發現這些疑問。可是，以往諸說並未對這些問題做出回答。

《隋書》食貨志在上述《隋志》記事之後，又記載了開皇五年五月工部尚書長孫平的设置義倉的奏折：

於是奏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云云。

為備凶年不測，令百姓（等於一般民衆）及軍人雙方各自設置義倉，這裏明確地將百姓與軍人區分開來。值得注意的是食貨志對“軍人”採用了同樣的記述形式、而且，此“軍人”無疑意味着兵士。可是，為甚麼前引《隋志》的記述中使用了容易被誤解成“軍民”的“軍人”一語呢？

檢索隋唐時期的相關史料，“軍人”一用語僅見於《隋志》，《北紀》中的“人”為《通典》所繼承<sup>[13]</sup>。《通典》的編纂者當然看過《隋志》，可是為甚麼沒有採納其說法呢？其中必有原因。軍民並立的看法在史料學上並不一定屬於正統。

該時期史料中登場的“軍人”一語不能看做單指一般士兵的普通名詞。前引義倉一段史料中可看出這種傾向，下列史料也同樣引人注目：

〔建德三年十二月〕丙申，改諸軍軍人並名侍官。（《北史》卷一〇周本紀下）

這條史料以記錄北周建德三年（574）將府兵士兵中央軍化、禁衛軍化的舉措而聞名，此處用軍人一詞表示府兵（順便指出：關於“軍人”，《周書》卷五武帝紀上的同條記事作“軍士”，推測其為同一對象的不同稱呼）。

前引被視為府兵制轉折點的隋開皇十年五月詔書也可見“軍人”一用語：

兵人軍人，權置坊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

身隸於坊府（軍坊、軍府），南征北伐的軍人（等於府兵）及其家屬，在此被定置於與一般民衆相同的位置。那麼，以此為轉折，“軍人”一語可能不被繼續使用。事實上《隋書》中，開皇十年以後幾乎未見“軍人”一語的用例。其

中《隋書》卷八禮儀志三記載：

隋制，……軍人每年孟秋閱戎具，仲冬教戰法。

該史料未記明年代，恐怕是隋初，即開皇十年以前的規定<sup>[14]</sup>。其條文中明確提到“軍人”，可見是正規用語。關於“軍人”的用例下節還將考察，在開皇十年以前的北周與隋，“軍人”應是表示國家正規軍府兵的具有確定含意的用語。

### 三、“軍民”與“軍人”事例分析及濱口學說批判

將“軍人”理解為“軍”和“民”，於語言習慣上亦有牽強之感。軍一般泛指軍隊、軍力等，在此似乎應理解為士兵、軍人或軍籍。將不同次元的兩個文字勉強地並列起來解釋，招致混亂，究竟有何必要性呢？如果這是一個並列關係的詞彙的話，與其說成“軍民”，不如說成“兵民”更加明確易懂。如果留意文獻，不難發現實際上存在這樣的用例<sup>[15]</sup>。

儘管如此，濱口氏也曾舉例說明當時“軍民”一類表述並非不見於其它史料：

①〔建德元年夏四月〕丙戌，詔百官軍民上封事，極言得失。（《周書》卷五武帝紀上）

②〔建德二年十二月癸巳〕詔曰：尊年尚齒，列代弘規，序舊酬勞，哲王明範。朕嗣承弘業，君臨萬邦，驅此兆庶，真諸仁壽。軍民之間，年多耆耄，眷言衰暮，宜有優崇，可頒授老職，使榮霑邑里。（同上）

③〔建德三年正月〕癸酉，詔，自今已後，男年十五，女年十三已上，爰及鰥寡，所在軍民，以時嫁娶，務從節儉，勿為財幣稽留。（同上）

濱口氏所示上述三例以外，北齊時代尚有如下關於“軍民”的史料：

④〔建德〕四年，高祖將欲東討，……〔齊王〕憲表上私財以助軍費曰：……伏惟陛下繼明作聖，闡業弘風，思順天心，用恢武略，方使長地外翦，宇宙大同，軍民內向，車書混一，……（《周書》卷一二齊煬王憲傳）

⑤〔天保十年秋八月〕癸卯，詔諸軍民，或有父祖改姓冒入元氏，或假託

携認，妄稱姓元者，不問世數遠近，悉聽改復本姓。（《北齊書》卷四文宣帝紀）

⑥天統初，除侍中、并州大中正，又拜護軍，餘如故。〔唐〕邕以軍民教習田獵，依令，十二月，月別三圍，以爲人馬疲敝，奏請每月兩圍。世祖從之。（同上卷四〇唐邕傳）

⑦〔盧〕潛在淮南十三年，任總軍民，大樹風績，甚爲陳人所憚。陳主與其邊將書云，盧潛猶在壽陽，聞其何當還北，此虜不死，方爲國患，卿宜深備之。（同上卷四二盧潛傳）

由上述史料可知“軍民”一用語曾被廣泛使用，那麼也可能會造成一種印象，即軍民並立的有效性得到驗證。但是，作出結論之前，還必須完成以下程度。首先，比較上面引用的《周書》、《北齊書》與《北史》對同一事件的記載。其次，對每條史料的内容進行徹底分析。

查核《北史》對同一事件的記載，不難發現幾乎所有的地方都用“軍人”代替了“軍民”。與史料①、②記事相同的《北史》卷一〇周本紀下同條、與史料⑤記事相同的《北史》卷七齊本紀同條、相當於史料⑥的《北史》卷五五本傳無一例外。與史料③記事相同的《北史》卷一〇同條省略了“軍民”二字。《北史》卷二〇盧潛傳相當於史料⑦的記事省略了“任總軍民”四字。相當於史料④的《北史》卷五八本傳則將上述奏文的全篇省去。可知《北史》相關記載中不是將“軍民”記爲“軍人”就是將其削除，沒有使用“軍民”的字樣。

可能有一種意見認爲，此現象的發生是《北史》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諱的結果。《北史》編纂於太宗之世，刊行於高宗顯慶四年（659）<sup>〔16〕</sup>。的確，這不失爲一個可以考慮的原因。同時也應注意到相當於史料③④⑦的《北史》記事只刪除了“軍民”的部分。

衆所周知，《北史》是取捨此前成書的《周書》、《北齊書》及《隋書》等正史編纂而成的，隨着對此書評價漸高，《周書》、《北齊書》漸遭冷落，以至後世不得不用《北史》來補校二書，形成今日的諸版本。據此經緯似乎可以考慮下面的可能性：即《周書》、《北齊書》再編纂時，根據補校者個人的判斷將《北史》的“軍人”改爲“軍民”，或者根據獨自的判斷追加了相當的部分。因

爲《周書》與《北齊書》原是唐太宗朝編纂的史書，所以“民”字一定是後世修改的結果。從這種意義上考慮，由“軍民”一語推導軍民並立一定要慎重。

如果這一推論成立的話，對前述史料中“軍民”一語的含意就必須加以審慎地討論。首先，史料①的軍人應視爲兵士，其與百官並列，得以“上封事，極言得失”。北周時代，軍人地位要高於一般民衆。如果說一般民衆能夠向皇帝上封事，實在令人懷疑。下述資料也許有助於對問題的理解：

〔保定二年〕五月庚午，以山南衆瑞並集，大赦天下，百官及軍人，普汎二級，南陽宛縣三足烏所集，免今年役及租賦之半。（《周書》卷五武帝紀上）

〔建德三年〕十二月戊子，大會衛官及軍人以上，賜錢帛各有差。（同上）

這裏所記軍人與百官、衛官（上級軍人）並列成爲賞賜、優待的對象，與一般民衆之間存在着明確的等級界綫。

其次，史料②的“軍民之間”的“軍民”並非不可以改爲“軍人”。這段記錄的意思似可解釋爲軍人中高齡者很多，鄭重地開闢引退之途，給予名譽職務（老職），使之衣錦還鄉。《北齊書》卷五廢帝紀記：

〔天保〕十年十月，文帝崩。癸卯，……大赦，內外百官普加汎級，亡官失爵，聽復資品。庚戌，……詔九州軍人七十已上授以板職，武官年六十已上及癯病不堪驅使者，並皆放免。

這是關於授予超過七十歲高齡軍人板職，給予優待的記錄，史料②的情形應該與此相似。可以證明軍人的地位高於一般民衆<sup>〔17〕</sup>。

從字面理解，史料③似乎符合軍民並立說。可是，爲甚麼《北史》的記載中唯獨不見“軍民”二字呢？《北史》編纂時刪節了原始資料，也許原《周書》中“軍人”一詞被刪除，導致記事對象曖昧，未限定特定的階層。如果同史料③一樣，《北史》也用兩個字表記的話，原《周書》應該記成“軍人”。如此，據字面意義，可解釋爲勸導軍人（等於隸屬於軍戶者）結婚，使其安居樂業。這樣該條史料即便站在軍人立場上也可解釋得通。在軍事優先的時代，安定軍人家庭是十分必要的，可以認爲此詔書是出於穩定軍心的目的發佈的。

北齊政權下，也存在類似舉措：

是月（天保六年三月），發寡婦以配軍士築長城。（《北史》卷七齊本紀中，《北齊書》無此項記錄）

是月（天保七年十月），發山東寡婦二千六百人以配軍士，有夫而濫奪者五分之一。（《北齊書》卷四文宣帝紀，《北史》卷七以爲七月）

無論如何，考慮到這種明確以軍士爲對象的措施，以及使這種措施成爲必要的歷史環境，史料③的“軍民”也並非不能解釋爲軍人。

濱口重國氏主張《隋志》中的“軍人”本爲“軍民”之意，所指係軍與民兩者。爲了證實這種解釋，他列據了史料①～③。爲甚麼濱口氏一定要如此解釋呢？是因爲軍與民的提法體現着當時府兵制“兵民分離”的原則。可是，對史料①至③分析的結果表明，其“軍民”一詞不一定表示軍民並立，還是理解成單指軍人更合乎邏輯。這樣一來，濱口氏所主張的這種“兵民分離”說不免陷於自相矛盾的困境。根據濱口氏的學說，在西魏時期，處於形成階段的府兵制是以兵民一致爲原則的，經過北周建德三年的改革（侍官化政策），演變爲兵民分離。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開皇十年，此後又回到了兵民一致的軌道上。遺憾的是他所列舉的都是建德元年至建德三年正月，即他所謂的“兵民分離”狀態之前的史料，因而，不能補充他的兵民分離說。從相反角度考慮，在濱口氏設定的兵民一致期出現兵民分離的狀況，與其學說體系也許會發生抵觸。

#### 四、“軍民”的本來意義與軍人的狀態

如前所述，史料中“軍民”與“軍人”的用語都可以理解成“兵士軍人”意義上的軍人。那麼有必要繼續分析與此“軍民”相關的史料。史料⑤所記係“軍民”中有先祖改姓冒入北魏宗室元氏者，或假託“摛認”，妄稱姓元者，不問世數遠近，悉聽改復本姓（“摛認”一詞意義不詳，也許是認定屬下及有關者之意）。僅憑這條記載不足以了解軍民的實態，現將關於改姓的著名事例援引如下，以供參考。

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絕滅。至是，以諸將功高者爲三十六國後，次功者爲九十九姓後，所統軍人，亦改從其姓。（《周書》卷二文帝紀下魏恭帝元年條）



西魏末年，宇文泰標榜要復關鮮卑部落制，復活三十六國九十九姓，使功高的武將們復改鮮卑姓，配下軍人也與其將領同姓。主帥（部族長）與軍人（部民）同姓是遊牧民族本來的原則，可以想像“冒入元姓者”亦改復本姓。如此，將“軍民”的本意釋為“軍人”亦無不可。

史料⑥所記係北齊天統（565—569）初年能吏唐邕的提案。據令，當時“軍民”教習田獵，一年十二個月，每月“三圍”。田獵即“狩”，一年中如此頻繁地實施，實質上是集中於一地，進行軍事訓練。每月“三圍”即十日一動員，因而人馬疲憊。唐邕建議減為每月兩圍，即十五日動員一次，得到皇帝的諒可。相當於軍事訓練的田獵如此頻繁的進行，每日從事農業生產的一般民衆當然無法承受，所以，“軍民”應是指那些專門從事軍事活動的“軍人”。

應注意到提案者唐邕當時的職銜是并州大中正、護軍。并州是東魏—北齊的陪都，又是霸府之所在。這一地區的軍民容易使人聯想起北魏末年叛亂的六鎮鎮民，他們作為東魏政權的軍事支柱被安置在這一帶<sup>[18]</sup>。下面的史料也有助於理解同一問題：

〔建德六年十二月〕庚申，行幸并州宮，移并州軍人四萬戶於關中。

……戊辰，廢并州宮及六府。（《周書》卷六武帝紀下）

此并州軍人四萬戶應是安置於當地的北鎮系鎮民的後裔。那麼，與唐邕提案相關的并州地區為田獵而動員的人應該是這些軍人。從這一角度看，將“軍民”視為軍人也是妥當的。

隸屬於西魏—北周的北鎮系統士兵，與僑置於并州一帶的東魏—北齊鎮民的境遇大致相同。他們也曾以與六鎮對應的六僑州的形式被配置在領內。六僑州在北周時從北方的寧州、豳州方面遷至岐州扶風一帶。史料記載如下：

〔天和元年〕秋七月戊寅，築武功、郿、斜谷、武都、留谷、津坑諸城，以置軍人。（《周書》卷五武帝紀上）

此六城即所謂六僑州，各城內都安置了北鎮系統的士兵及其家屬<sup>[19]</sup>。他們在當時被稱為“軍人”，可見“軍人”是專指有別於一般民衆的職業士兵。

最後，史料④與⑦中“軍民”的用法與前引諸例有所不同。特別是史料⑦的“任總軍民”之軍民應是軍政與民政的意思。盧潛治淮南十三年，其間勵精圖治，總攬軍政、民政，政績卓著。如果將此處也解釋為軍與民或軍人，於文

義則難通。史料④則稱“方使長蛇（外敵）外翦，宇宙大司，軍（兵力）民（民力）內向，車書（天下）混一”，應是泛指兵力與民力的用語。因而，即使將此軍民分別理解，把其意義限定於軍戶的軍人與一般民丁，這種軍民並立的解釋也畢竟是不能成立的<sup>[20]</sup>。

以上，在分析《周書》、《北齊書》中“軍民”一語的同時，考察了“軍人”的含意與實態。總觀各種跡象，意識到在考察“軍民”內涵，將軍與民作為並立而又包含兩方面機能考慮時，一定要十分慎重。進而，認識到“軍人”一語在當時的重要性。從廣義上理解，其專指與一般農民有着截然不同的社會基礎，以軍事為專門職業，同國家權力有着直接關係的兵士及其一家（軍戶、兵戶）。如果只限定於北周與隋初，無庸贅言，此“軍人”就是府兵士兵的同義語。“軍人”一詞以開皇十年兵制改革為分界，基本上在史料中消失了。從這種意義上說，這是反映軍事優先的兵民分離時代特點的存在<sup>[21]</sup>。

## 五、開皇三年課役規定的新解釋

由上述論證返回到最初的課題，即開皇三年規定中的“軍人”和“人”的問題。

對此，首先想要確認的是：“軍人”一用語在當時是士兵的代名詞。把它理解為軍民，並且將其內涵擴展到軍（軍人）和民（百姓）兩方面是不妥當的。如果，牽強地解釋為所指係軍、民兩方面的話，則會遇到明顯的障礙。如前所論，當時處於兵民分離狀態，即軍籍（軍戶）和民籍（編戶）兩個系統分別管理，並且緊張的軍事局勢使這種體制成為必要。開皇九年平陳時需要動員五十萬以上的龐大軍力<sup>[22]</sup>，無疑其核心是府兵（等於軍人）。以這種情況為前提，年二十日的力役，可以納庸代役等條件無論如何也難以實現。

如前所述，二十日的力役與庸相當於唐代的歲役與庸，其始於西魏的六丁兵制（年六十日役），經過北周的八丁兵（年四五日役）、十二丁兵（三十日役）的階段，發展成作為府兵制的補充的民兵形式，此後又逐漸喪失了“兵”的側面，向一般民丁力役變質<sup>[23]</sup>。這些推論如果不錯的話，開皇三年提高成丁年齡，削減役、庸負擔等規定是針對一般民丁的，與正規軍的府兵（等於軍

人)絕無關係。

從有關“軍人”的記載，以及規定他們的成丁年齡和每年力役日數等資料的內容出發，岡崎文夫氏認為此“軍人”與府兵的番上宿衛制度有關（前引注〔10〕論文）。除此之外，關於此“軍人”的解釋多半都隱現着類似岡崎氏的看法。然而，參照唐代的府兵番上規定，其矛盾之處則一目瞭然。譬如，距離首都五百里以內的府兵，一次番上三十日，實行五番制。單純計算其負擔率為20%，年間平均達七十餘日<sup>〔24〕</sup>。二十日的服役日數及納庸代役，只有與租、調負擔體系組合纔具有實際意義。因此，單純抽出二十日役與庸只能招致嚴重的誤解。

至此，結論已趨明確。《隋志》也好，《北紀》也罷，所記皆為一般民丁的課役內容。無論將“軍人”視為“軍民”還是士兵，只能得出“軍”的性格並未介在其中的結論。順其發展潮流，也只能推斷迄今引起諸多議論的“軍人”的“軍”是一衍字，即《北紀》的記載是妥當的。

關於“軍”這一衍字的起因，筆者有一個不成熟的看法。將《隋志》與《北紀》進行比較，可查明原委。在二十一歲成丁的記事前面，《北紀》中有“禁大刀長稍”的記載，《隋志》中則看不到相應記事。既然為禁止持有大刀長稍的規定，當然是以軍人為對象了。所以，《北紀》在這一記事的下文中明示成丁的規定是以“人”為對象的。反之，《隋志》在取捨史料時將原始資料中的這一部分節略了，導致張冠李戴，對象混同。因而，本來是關於“人”的規定，被誤記為關於“軍人”的規定。

總而言之，無論從當時的負擔體系，或者從軍人（等於府兵）的實態出發進行考察，《隋志》所記“軍人”一詞是不符合歷史現實的，必須依據《北紀》改為“人”。只有如此，處於兵民分離狀態的府兵的存在形態纔能越發清晰<sup>〔25〕</sup>。

〔追記〕本稿曾以《北朝隋の“軍人”について》（《堀敏一先生古稀記念 中國古代の國家と民衆》，汲古書院，1995年）為題發表，後來又收入拙著《府兵制の研究—府兵兵士とその社會—》（同朋舍，1999年）第三章，此次譯成中文，個別地方經過修改。

## 注 釋

[1] 參照拙稿《前期府兵制研究序說—その成果と論點をめぐつて—》（《法制史研究》四二，1993年3月）以及拙著《府兵制の研究—府兵兵士とその社會—》（同朋舍，1999年）第一章。

[2] 參照濱口重國《西魏の二十四軍と儀同府》（《東方學報》東京八・九，1938、39年。同著《秦漢隋唐史の研究》上，東京大學出版會，1966年）。本文引用的文章據同論文注五六。

[3] 參照堀敏一《均田制の研究》（岩波書店，1975年）243—249頁的注〔12〕。

[4] 參照陳寅恪《府兵制前期史料試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七一三，1937年）283—285頁，以及同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年）135—139頁。

[5] 參照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41—42頁。

[6] 參照谷霽光《府兵制度考釋》（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103頁。

[7] 參照鈴木俊《均田、租庸調制度の研究》（刀水書房，1980年）47頁。

[8] 參照日野開三郎《唐代租庸調の研究（1色額篇）》（自家出版，1974年）273頁。

[9] 參照野中敬《隋の税制改革》（《史觀》一二七，1992年）。

[10] 參照岡崎文夫《唐の衛府制と均田租庸調法に關する一私見》（《東北帝國大學法文學部十周年記念史學文學論集》1935年）10頁。

[11] 參照西村元佑《中國經濟史研究——均田制度篇——》（東洋史研究會，1968年）192、193頁。

[12] 關於舊北齊地區難治的狀況，參照拙稿《隋代鄉里制に關する一考察》（《史林》第58卷第4號，1975年）。

[13] 《通典》卷七食貨七丁中條記：“開皇三年，乃令人以二十一成丁。”又《資治通鑑》卷一七五陳至德元年（583）條記：“二月丙辰，隋遷於新都，初令民二十一成丁，減役者每歲十二番爲二十日役，減調絹一匹爲二丈。”採用了《北紀》的記述。可是《冊府元龜》卷四八六邦計部戶籍門記：“〔開皇〕三年正月，初令軍人以二十一成丁。”因循《隋志》。

[14] 《隋書》禮儀志中經常使用“隋制”一語，從用法分析，所指應是隋初制度，即開皇律令。

[15] 例如《魏書》卷五·高宗紀·和平四年春三月乙巳條：“詔曰……然在職之人，皆蒙顯擢，委以事任，當厲己竭誠，務省徭役，使兵民優逸，家給人贍。今內外諸司，州鎮守宰，優使兵民，勞役非一。自今擅有召役，逼雇不程，皆論司枉法。”此“兵民”應係指兵士與一般民的之和，即全體居民。

[16] 參照中華書局標點本《北史》所載《〈南史〉〈北史〉出版說明》。

[17] 關於“九州軍人”之提法亦可參考《隋書》卷二四食貨志的記事：“至（北齊）天統

中，又毀東宮，造修文、偃武、隆基嬪嬙諸院，……勞役鉅萬計，財用不給。乃減朝士之祿，斷諸曹糧膳及九州軍人常賜，以供之。”

〔18〕瀧口重國《東魏の兵制》（《東洋學報》第24卷第1號，1936年。參照前引注〔2〕《秦漢隋唐史の研究》上）四《高氏の親軍》。

〔19〕參照毛漢光《西魏府兵史論》（同著《中國中古政治史論》，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220—223頁。

〔20〕可是《陳書》卷三四褚玠傳可見下述“軍民”之事例。“太建中（569—582），山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贓污免，高宗患之，……乃除戎昭將軍、山陰令。縣民張次的……等與諸猾吏賄賂通姦，全丁大戶，類多隱沒。……高宗手敕慰勞，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軍民八百餘戶。”如果此處所云“軍民”係指“隱沒”於山陰縣的“全丁大戶”的話，那麼可以解釋為軍戶與民戶。

〔21〕軍人（軍士）一詞在南朝的陳也同樣指隸屬於軍戶（兵戶）的職業士兵。參照官川尚志《南北朝の軍主・隊主・戍主等について》（同著《六朝史研究 政治・社會篇》，日本學術振興會，1956年，569頁）。下面引用的唐代“吐魯番文書”中也有類似用語。差兵先取軍人君柱等，此以差行訖（《唐永隆二年（681）衛士索天住辭為兄被高昌縣點充差行事》73TAM191，《吐魯番出土文書》第六冊，560頁）。從前後關係推測“軍人”一語是指軒污衛平，以前“軍人”很可能是公式用語。

〔22〕《隋書》卷二高祖紀下開皇八年冬十月條：“甲子，將伐陳，有事於太廟。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並為行軍元帥，以伐陳。……合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

〔23〕參照拙稿《丁兵制の性格とその展開—西魏大統十三年文書の負擔體系の再検討—》（《中國貴族制社會の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7年），拙稿《丁兵制度與敦煌出土的“西魏大統十三年文書”中的負擔體系》（《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論文集》，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0年）以及前引注〔1〕拙著第二章。

〔24〕參照拙稿《唐代府兵制における府兵の位置——中國中世の兵士の一形態として》（《中國中世史研究 續篇》，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1995年）以及前引注〔1〕拙著第七章。

〔25〕本章涉及到對隋開皇三年課役規定的解釋，並論及北朝後期、隋初的軍人存在形態。菊池英夫氏表示出對筆者的解釋的一定理解，並試圖提出異議。菊池氏對筆者最後言及的“禁大刀長稍”是以軍人（府兵）為對象的論點提出批評意見，強調釋為一般民戶為妥。認為這種武器禁令的對象未必只限於軍戶，是隋王朝反復宣佈的廣泛抑制、禁止民間武裝的措施（開皇九年四月壬戌詔即一例）……誠然，這一詔敕將某種程度上具有自我武裝義務的軍戶除外，針對一般民戶的可能性更大（《唐初軍用語としての“團”の用法—日本律令制下の“軍團”に觸れて

(二)一》，《中央大學文學部紀要》一六三，1996年，33頁）。筆者將《北紀》中所載這一詔敕判斷為以軍人為對象的理由是《隋志》相應記載中有“軍”字。菊池氏無法就“軍、民”立場之論旨說明如何將兩史料聯繫起來解釋。關於上述民戶對象說，菊池氏認為是對開皇九年四月壬戌詔，即對平陳實現全國再統一以後發布的詔書中“禁衛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武力之子，俱可學文，人間甲仗，悉皆除毀”之內容的強調與補充。可是，這是宣佈削減國家兵力的詔令（主要應是針對軍人（等於府兵）士兵），明顯與“禁大刀長稍”的禁令是不同次元的問題。對軍人而言，大刀長稍雖然是日常禁止持有的大型兵器，但也是有較少機會接觸的兵器。將軍人視為禁令的對象是不會招致絲毫不和諧的。姑且不論這些，菊池氏認為《隋志》與《北紀》的內容與“軍、民”雙方都有關聯，軍人也同民戶按一樣的比例納稅。在如何對這兩條關鍵史料作出最終解釋之點上，尚缺明確。

## The *junren* of the Northern and Sui Dynasties and the Regulations on Taxes and Corvee Labor of the Third Year of the Kaihuang Era

Kegasawa Yasunori

### Summary

When Emperor Wen of the Sui moved to the new capital of Daxing (Chang-an) in the first month of the third year of Kaihuang, he decreed that the age of majority be raised from eighteen to twenty-one years of age and that the annual days of corvee labor be reduced from thirty days (twelve turns of service) to twenty days, and the silk tax reduced from one *shu* (a bolt of four *zhang*) to two *zhang*. The record of the decrees are found in the *Shihuozi* section of the *Suishu* and the *Suibenyi* section of the *Beishi*, however, the expressions used in the two records differ subtly. In the former the object of the order is the *junren* and in the latter simply *r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meaning of the decrees varies greatly depending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wo terms. Scholars had tended to focus on the term *junren* and to have interpreted it as the equivalent of *junmin*, understanding the object of the decree as both the soldiery, *jun* (*fubing bingshi*) and the common people, *min* (*yiban minzhong*). Thereafter, Hamaguchi Shigekuni emphasized that the

soldiery and the ordinary populace were distinct in the period, and, on the other hand, Chen Yinke argued tha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oldiery and the common people had nearly ceased to exist and the word *junren*, indicating the soldiery and common people, meant for all intents and purposes the same as the *ren* of the *Beishi*. Furthermore, Cen Zhongmian interpreted the raising of the age of majority as a measure designed to eliminate the objects of decree because there was no longer sufficient fields at the time to reapportion for both the soldiery and the populace.

There are however several problems left unresolved by these interpretations. Why would it have been necessary to take measures to eliminate the burden of the soldiers, *bingshi* or *jun*, in the third year of the Kaihuang era when the Sui had not completely established its rule? What w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ldier's burden and the twenty days of corvée labor and two *zhang* of silk? These studies provide no 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Additionally, it is a fact that soldiers, *fubing*, were also referred to as *junren* at the time. Given this fact, the *junren* of the *Suishu* should be considered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as well, but such consideration had not been weighed in the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basis of this understanding, I have first attempted to broadly substantiate examples of *junren* from the time of the late Northern Dynasties to that of the Sui. As a result, it has become clear that the term *junren* fundamentally referred to the soldiery, *fubing*, that the term was not used to refer to a disparate soldiery, *jun* and populace, *ren* or *min* and that when the term *junmin* is encountered, it refers to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and civilian administrations. A review of these findings confirms that the military system of the day wa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separation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populations and it is a historical reality that soldiers, *bing* or *junren*, and the general population of civilians were situated in differing systems. We can thus derive the conclusion that object of the taxation in the two records was the general populace, and there is no possibility that it involved the soldiery, *junren* or *fubing*. This being the case, the character *jun* in the term *junren* in the *Suishu* must be considered a scribal error which strayed into the text.

## 唐朝與新羅關係史論

### ——兼論統一新羅在東亞世界中的地位

王小甫

唐朝（618—907）是中國古代史上最為燦爛輝煌的時期，新羅統一則是韓半島歷史上的重要轉折點<sup>[1]</sup>。因此，唐、羅關係是中韓關係史上最為精采的時期之一。同時，中原王朝、半島政權、東北諸族乃至日本列島各大勢力先後在東亞地區展開角逐，合縱連橫，形成了這一時期紛繁複雜的國際局勢。隋、唐兩代相繼攻伐高句麗尤其是唐、羅連兵相繼攻滅百濟和高句麗，對半島的歷史乃至整個東亞的政治格局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新羅的統一就是這場戰爭最直接、最重要的成果。而統一新羅（668—935）的成立又改變了東亞世界的政治均衡，東亞各種勢力間以此為契機開始了新的一輪鬥爭和力量重組。在這一新的政治格局中，唐、羅關係是最重要的軸心之一。在政治軍事鬥爭的背後，各地區、國家間的相互接近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也在蓬勃發展。以漢字文化為主體的東亞文化圈正是在這一時期基本成熟。所以，研究唐、羅關係也就是探索當時東亞地區關係的一條主綫。本文擬擇其大端就此略加闡述，不足之處還請方家教正。

#### 一

實際上，唐初積極介入半島事務，除了高句麗“倔強邊徼”之外，新羅力求消滅對手、實現統一而精心實施的戰略拉動是一個重要原因。

例如，貞觀十六年（642），高句麗發生泉蓋蘇文之亂，西部大人泉蓋蘇文擊殺榮留王高建武，立建武弟之子高藏為王。亳州刺史請因之討伐高句麗，太



宗答以“因喪乘亂而取之，雖得不貴，且山東凋瘵，吾未忍言用兵也”<sup>[2]</sup>。雖然泉蓋蘇文桀驁不馴，唐太宗還是覺得“蓋蘇文自知罪大，畏大國之討，必嚴設守備”，不如“稍爲之隱忍，彼得以自安，必更驕惰，愈肆其惡，然後討之”<sup>[3]</sup>。明年六月，太常丞鄧素從高句麗出使回來，請增懷遠鎮戍兵以逼之，太宗回答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威絕域者也。”<sup>[4]</sup>仍遣使冊高藏爲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顯然，唐太宗決非草率從事、窮兵黷武之人。

然而正在這時候，新羅遣使者上書，告百濟王“義慈興兵伐新羅四十餘城，又發兵以守之，與高句麗和親通好，謀欲取黨項城以絕新羅入朝之路”，太宗乃命司農丞相里玄獎齎璽書告諭兩蕃，示以禍福<sup>[5]</sup>。但蓋蘇文已攻取新羅城池，並不聽從唐朝命令。儘管如此，太宗君臣仍然十分猶豫，恐怕師出無名、追悔莫及，只有兵部尚書李勣主張討伐<sup>[6]</sup>。由於“新羅數請援”<sup>[7]</sup>，唐太宗才決定親征高句麗。戰爭開始後，又“詔新羅募集士馬，應接大軍。新羅遣大臣領兵五萬人，入高麗南界，攻水口城，降之”<sup>[8]</sup>。直到貞觀二十二年唐太宗在給新羅使者金春秋的敕書中還說：“朕今伐高麗非有他故，憐你新羅，攝乎兩國，每被侵陵，靡有寧歲。山川土地，非我所食。”<sup>[9]</sup>房玄齡臨死前對唐太宗說的話更是唐朝統治階級中官僚士大夫集團最具代表性的觀點：“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爲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耻，外爲新羅報仇，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sup>[10]</sup>

太宗之子爲高宗。高宗時期唐朝與高句麗首次發生直接衝突是在永徽六年（655），“高麗與百濟、靺鞨連兵，侵新羅北境，取三十三城。新羅王金春秋遣使求援。二月乙丑，遣營州都督程名振、左衛中郎將蘇定方發兵擊高麗”<sup>[11]</sup>。顯然，是新羅又一次使唐朝把征遼提上了議事日程。只是由於隨後唐、羅聯軍忙於消滅百濟的戰事，纔使高句麗得以多存活了幾年。

唐、羅共滅百濟一事尤能看出在當時半島政治事件中新羅的主動性。如果說高句麗由於地緣政治的原因不得不與唐朝發生衝突的話，那麼僻處半島西南一隅的百濟應該說是很難同唐朝發生直接衝突的。然而，唐朝被新羅精心策劃的統一戰略所拉動，終於派大軍兩度跨越黃海參與徹底消滅百濟的戰鬥。我做

這種判斷的主要依據是，早在中原王朝介入半島事務之前，新羅的政治軍事力量已經對百濟佔了壓倒優勢。

百濟最早建都漢江南岸慰禮城，後來由於高句麗軍事擴張，被迫南遷都於錦江中游之熊津（今公州），事在文周王元年（475）<sup>[12]</sup>。仔細分析《三國史記·地理志》的記載可知，新羅西北邊與百濟的交界在錦江上游直到清州以北至稷山、牙山一綫<sup>[13]</sup>，據研究，這主要是新羅真興王（540—576）時代發生的事<sup>[14]</sup>。從真興王諸巡狩碑等史料的記載可以看出<sup>[15]</sup>，當時新羅的領土已經囊括了今天的慶尚道、忠清北道、京畿道、江原道和咸鏡南道全部以及全羅北道、黃海道和平安道的一小部分<sup>[16]</sup>，這幾乎是百濟領土的兩倍還要多，其中還包括肥沃富饒的洛東江流域（舊伽耶聯盟，今大邱至釜山一帶）和漢江下游地區。倘無其他顧忌，假以時日，新羅取百濟如探囊取物。有鑒於此，百濟纔被迫與從前的宿敵高句麗連兵<sup>[17]</sup>，甚至求助於日本的倭國，以求擺脫滅亡的命運。然而百濟這一出於求生目的的策略在政治上是短見的，它使自己在東亞戰略格局中不自覺地處在了與中原王朝對立的地位。尤其是在統一中國的隋唐王朝建立起來以後，百濟的這種劣勢就更加凸現了出來。

對於百濟所處形勢和所取戰略新羅是十分清楚的。新羅的興起和發展正好與高句麗在半島上的擴張形成對立，因而雙方是不共戴天的世仇。新羅兼并伽耶，又和鄰近的日本產生了利害衝突<sup>[18]</sup>。新羅當然不願也不能承受在同百濟的鬥爭中南北腹背兩面受敵，在這種情況下要想推動半島的統一，在東亞地區唯有引起中原王朝一起行動纔行。後來統一新羅的文武王（661—681）曾對這一戰略意圖有過清楚明確的陳述：“往者新羅隔於兩國，北伐西侵，暫無寧歲，戰士曝骨積於原野，身首分於庭界。先王愍百姓之殘害，忘千乘之貴重，越海入朝，請兵絳闕，本欲平定兩國，永無戰鬥，雪累代之深仇，全百姓之殘命。百濟雖平，高句麗未滅，寡人承克定之遺業，終已成之先志。今兩敵既平，四隅靜泰。”<sup>[19]</sup>這也就是我們在史料中見到新羅在其半島事務中處處拉唐朝一起行動的主要原因。

其實，新羅拉攏唐朝的辦法也很簡單，就是時時處處讓唐朝感到只有新羅是自己在東亞事務中唯一忠實可靠的盟友，而且凡事只依靠唐朝。例如，隋、唐兩代連續攻伐高句麗，新羅不但自己不與高句麗結盟，而且貞觀十七年還向

唐朝告發百濟“與高麗和親同好，謀欲取黨項城以決新羅入朝之路”<sup>[20]</sup>。如我們在兩《唐書·東夷百濟傳》中所見，永徽六年（655），“新羅王金春秋又表稱百濟與高麗、靺鞨兵侵其（指新羅。——引者）北界，已沒三十餘城”<sup>[21]</sup>。而唐朝爲了使新羅脫離受夾擊的危險境地並對高句麗形成夾擊之勢，“欲滅高麗，故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心腹”<sup>[22]</sup>，消滅百濟遂成必然之勢。

顯慶五年（660），百濟被唐、羅聯軍一舉攻滅。後百濟舊將福信和僧人道琛據周留城反，並迎故王子扶餘豐於倭國，立爲王，展開復國運動。唐高宗曾就這種情況敕留鎮唐將劉仁願、劉仁軌：“平壤軍回，一城不可獨固，宜拔就新羅。若金法敏（新羅王。——引者）藉卿留鎮，宜且停彼；若其不須，即宜泛海還也。”<sup>[23]</sup>可見，劉仁願、軌等率唐軍留守百濟故地，完全是應新羅之請。龍朔三年（663）九月，唐、羅聯軍又在白江口擊破百濟和增援百濟的倭兵<sup>[24]</sup>，百濟終歸覆滅<sup>[25]</sup>。

百濟滅亡後，消滅高句麗自然就提上了新羅統一的議事日程。文武王六年（666），“王以既平百濟，欲滅高句麗，請兵於唐。冬十二月，唐以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以司列少常伯安陸、郝處俊副之，以擊高句麗”<sup>[26]</sup>。八年（668）“秋七月十六日，王行次漢城州，教諸總管往會（唐朝）大軍。文穎等遇高句麗兵地川之原，對戰，大破之。九月二十一日，與大軍合圍平壤。高句麗王先遣泉男產等詣英公請降”<sup>[27]</sup>。同年“十一月五日，王以所虜高句麗人七千入京。六日，率文武百僚朝謁先祖廟，告曰：祇承先志，與大唐同舉義兵，問罪於百濟、高句麗，元凶伏罪，國步泰靜，敢茲控告，神之聽之”<sup>[28]</sup>。

新羅在受到高句麗、百濟乃至日本夾擊的不利條件下，緊緊抓住中原王朝這一關鍵，利用唐與高句麗的緊張關係，拉動其介入半島事務，先滅百濟，再平高句麗；然後又利用唐朝中國人“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的和平共存傳統意識<sup>[29]</sup>，一方面對半島上的唐朝力量進行排擠，另一方面又適時向其求和效忠，使之感到它不像高句麗那樣對自己形成威脅，雙管齊下，軟硬兼施，最終達到了在韓半島上實現統一的目的。顯然，從地區政治或韓半島的角度來看，唐初的介入不過是新羅精心策劃的統一戰略的一部分而已。在唐朝、高句麗、百濟、新羅四角關係中，新羅後來居上，成了四方角逐中最大的贏家。

## 二

唐朝與統一新羅的關係可以開元二十一年（733）為界，分成兩個時期。在此以前是冷戰階段，新羅主要忙於半島內部統一事業的鞏固和發展，雙方來往較少，只有少數幾次朝貢、冊封。

還在高句麗滅亡以前，新羅就不斷蠶食百濟故土，以至唐朝扶持的故百濟太子扶餘隆不敢就國。高句麗滅亡以後，新羅對百濟的侵奪更加頻繁。唐遣使責問，新羅於總章三年（669）“遣欽純角干、良圖波珍淦入唐謝罪”<sup>[30]</sup>。然而，唐朝的干涉並未使新羅的政策發生根本轉變。新羅的目的很明確：在不招致唐朝大軍壓境的前提下，南吞百濟，北併高句麗，實現半島統一。結果百濟故地多為新羅所佔，並設置州郡，疆域也擴展至高句麗南境。唐朝本來對半島就沒有領土野心，因而很容易就承認了這一既成事實。高宗上元三年（676）二月，唐“徙安東都護府於遼東故城，先是有華人任東官者，悉罷之。徙熊津都督府於建安故城”<sup>[31]</sup>。於是新羅也不再向北拓展，雙方關係大致穩定下來。然而，唐、羅相互還抱有戒心，以至開耀元年（681）新羅文武王金法敏卒，唐也沒有作應有的舉哀活動。

七、八世紀之交，雙方的冷戰關係終於被渤海國（698—926）的成立所打破。渤海國興起後，不僅在唐朝的東北擴展勢力，而且向韓半島開疆拓土，阻礙了統一新羅的發展。唐王朝為了有效地牽制渤海的力量，需要與新羅交好以使渤海兩面受敵；而新羅實現統一後，也需要恢復與中原王朝傳統的友好關係，一方面大力吸收唐朝的先進文化以促進本國的發展，另一方面依靠與唐朝的盟好同渤海以及日本在政治上進行抗衡。在這種情況下，當開元二十一年唐玄宗要求新羅出兵夾擊渤海時，新羅便馬上做出積極反應。於是，兩國關係進入了持續友好、全面發展階段。

### 1. 政治關係

唐、羅雙方在這一時期保持了正常的封貢和使節往來<sup>[32]</sup>。每次新羅王薨逝，必遣使來華告哀，唐朝皇帝則為之輟朝舉哀，並遣使持節齎詔書往新羅弔慰，追贈故王官爵，賻贈錦彩等物。同時，新羅國新王登位，也必請加冊命，

唐朝皇帝則遣使持節齎詔書往新羅冊立，加封新羅王官爵，冊新王之母爲太妃，妻爲妃，并賜王以旌節，賜重臣以門戟，賜王、王妃、王太子、重臣以衣物。朝貢與回賜是統一新羅與唐朝中後期交往的重要內容。新羅朝貢頻繁，有時甚至一年三次<sup>[33]</sup>。甚至在安史亂中，新羅對唐朝的禮節往來也沒有停止。至德元載（756），唐玄宗避安祿山之亂幸蜀，新羅使者溯江至成都朝貢。唐玄宗大爲感動，御制并書五言詩賜新羅景德王，以“嘉新羅王歲修朝貢，克踐禮樂名義”<sup>[34]</sup>。

新羅所派的賀正使、朝貢使多爲宗室大臣乃至王弟王子。完成使命後，他們有的即時回國，有的就留唐作爲質子（也稱侍子），宿衛於唐<sup>[35]</sup>。質子在唐遣使至其本國時，常充當副使。《冊府元龜》卷九九六載新羅質子金士信奏言云：“臣本國朝天二百餘載，常差質子，宿衛闕庭，每有天使臨藩，即充副使，轉通聖旨，下告國中。”《全唐詩》卷三八五張籍《送金少卿副使歸新羅》詩，稱贊新羅質子金少卿充副使歸國的光彩，足爲唐朝化納質這一消極手段爲加強雙方情誼之積極手段的例證。

## 2. 經貿活動

唐與新羅的經貿關係基本上可分爲政府間利用外交使節來往進行的官方貿易和民間商人進行的私人貿易兩種。在新羅統一以前，官方貿易佔主要地位，後來隨着雙方聯繫的日趨緊密，民間貿易也大大發展了。

唐與新羅的官方貿易是極爲頻繁的。在唐王朝存在的二百八十九年間，新羅以朝貢、獻方物、賀正、表謝等各種名義共向唐派出使節 126 次，唐以冊封、答齎等名義共向新羅派出使節 34 次，雙方使節往來，總計達 160 次之多<sup>[36]</sup>。新羅使團每次赴唐，都帶來許多物品，進獻唐朝皇帝；唐朝皇帝不僅給予隆重接待，而且在其歸國時向新羅國王和王室回贈禮品。唐朝使節到新羅時亦如之。統一新羅成立後，隨着兩國社會的發展和經濟的繁榮，雙方往來的主題更多地轉移到了經濟文化方面，禮品的交換逐漸演變成正常性的官方貿易，交換的種類和數量也大大增加了。

統一新羅時期，韓、中兩國間交通空前發達。《新唐書·地理志》七下記載唐朝的對外交通有七條大道，其中“一曰營州入安東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這兩條道路均可通達新羅。唐與新羅的貿易大都是通過海運進

行的，海上交通其實遠不止登州一道。日本僧人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指出唐與新羅的海上通道共有五條。發達的海上交通為兩國的民間貿易提供了便利條件。降至九世紀，由於兩國中央集權的衰落，兩國的官方貿易也逐漸衰落了。於是，原來由政府控制的貿易也逐漸轉到了私人手裏。唐朝考慮到中央的財政收入，曾於建中元年（780）下令禁止這類私人貿易<sup>[37]</sup>，可見民間貿易早已存在并已具相當規模。

統一新羅方面，從事海上貿易的商人更多，而且形成了操縱兩國貿易的大商人集團。其中最突出的是張保皋<sup>[38]</sup>。張保皋不僅官居要職，而且擁有龐大的商業船隊。他的船隊在新羅、唐、日本三國間進行大宗貿易，還從事客商的運載。據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記載，張保皋在山東半島上的文登縣清寧鄉赤山村還擁有寺院和莊田。當時的日本使節、僧侶、留學生、商人往往經過新羅或雇傭新羅商船往來中國。唐朝為了接待衆多的新羅商人和僑民，還在山東、江蘇沿海各州縣設立了勾當新羅押衙所，所內并設有通事，從事翻譯。

### 3. 人員往來

新羅人大量涌入唐境是唐、羅關係密切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唐朝政治、經濟、文化高度發達，對新羅有着強大的吸引力。由於唐的對外開放政策及與新羅的友好關係，也由於交通的便利，有唐一代，衆多的新羅學生、僧人、商人、農民、士兵紛紛來唐求學、求法、經商、務農、從軍，其中有不少人定居於唐，終老唐土。在唐求學的外國留學生中新羅學生最多。他們畢業後可參加賓貢科考試，考中的可任唐官。這些賓貢進士的歸國，使得漢文化在新羅得到了更廣泛的傳播，也大大促進了新羅的文化發展。其中最著名的當推新羅的大文學家崔致遠。崔致遠，號孤雲（或海雲），新羅京城沙梁部人，新羅景文王五年（857）生，家世無考。自小精敏好學，十二歲渡海入唐自費求學<sup>[39]</sup>。乾符元年（874）於裴瓚榜下及第，時年十八歲。曾游歷東都洛陽，尋授宣州溧水尉。乾符末，淮南節度使高駢辟置幕府，專掌文翰。廣明元年（880）高駢任諸道行營兵馬都統，鎮壓黃巢起義，以致遠為巡官達四年之久。後奏除殿中侍御史、賜紫金魚袋。中和四年（884）充國信使東歸，侍憲康王、定康王為翰林學士、守兵部侍郎、知瑞書監。崔致遠在唐頗有文名，留下了大量的文學著作，主要有《桂苑筆耕》一部二十卷，該書錄於《新唐書·藝文志》，另外還

有駢文《四六集》一卷，其他文集三十卷。

統一新羅時期，佛教僧人的大批來華<sup>[40]</sup>，使得中國的各大佛教宗派紛紛傳入新羅。韓半島的五教九山（五教指律宗、涅槃宗、華嚴宗、法性宗、法相宗，九山指禪宗分立於九迦智、寶相、桐里、闍堀、鳳林、獅子、聖住、曦陽、須彌山）除了須彌山開創於高麗王朝初年，其餘均開創於新羅時期。在統一新羅赴華僧人中，著名的有義湘、慧超、地藏、無相等人。其餘如文登赤山村的新羅法華院內三十五名僧人全是新羅人，他們中除四名禪僧外，其餘全是法華僧。該院的念誦、講說的儀式，同時兼有新羅和中國的寺院的特點，“其講經禮懺皆據新羅風俗，但黃昏寅朝二時禮懺且依唐風，自餘并依新羅語音。其集會，道俗老少尊卑總是新羅人”<sup>[41]</sup>。

除了留學生和僧人，還有大量的新羅人來到中國，從事各種各樣的職業。總之，八、九世紀的中國大地上，到處可以見到新羅人的身影，他們積極地參與到中國的經濟文化生活中來，為唐、羅兩國關係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 4. 文化交流

唐朝與統一新羅的文化交流極為頻繁。發達的漢文化對新羅乃至韓民族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由於統一新羅對漢文化的大力吸收，這一時期成為韓國歷史上文化發展的重要時期。

在唐與新羅的文化交流中，除赴唐新羅學生和僧人所起作用外，雙方政府間文化交流更直接促進了新羅的發展。史書上記載了大量政府間的文化方面的交往。武則天垂拱二年（686），“（新羅王）政明遣使來朝，因上表請《唐禮》一部并雜文章。則天令所司寫《吉凶要禮》，并於《文館詞林》采其詞涉規誡者，勒成五十卷以賜之”<sup>[42]</sup>。開元十六年（728）新羅又“上表請令人就中國學問經教，上許之”<sup>[43]</sup>。開元二十五年新羅聖德王興光卒，唐“遣左贊善大夫邢璣攝鴻臚少卿往新羅吊祭，并冊立其子承慶襲父開府儀同三司、新羅王。璣將進發，上製詩序，太子以下及百僚咸賦詩以送之。上謂璣曰：‘新羅號為君子之國，頗知書記，有類中華。以卿學術，善與講論，故選使充此。到彼處宜闡揚經典，使知大國儒教之盛。’又聞其人多善弈棋，因令善棋人率府兵曹楊季鷹為璣之副。璣等至彼，大為蕃人所敬，其國棋者皆在季鷹之下。於是厚賂璣等金寶及藥物等”<sup>[44]</sup>。此事足可為兩國友好往來之佳話。

新羅的政治制度是參照中國的制度建立的。至景德王（742—756）時，新羅的國家政治制度已基本完善。在中央行政機構方面，仿唐中書門下設執事省，其下設六部。在地方制度方面也建立了州郡制。在經濟制度方面，新羅仿唐之均田制實行丁田制，仿唐實行租庸調法和戶籍制。新羅還仿唐建立與政治制度結合的教育制度，將以前由武功強弱選拔官吏的制度，改為以博通中國文化深淺來選拔官吏<sup>[45]</sup>。這自然大大地促進了新羅儒學教育的發展，促進了文化的繁榮進步。儒家之敬天、修德、尊賢、正名的政治思想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等社會思想也在新羅得以廣泛傳播，並成為以後王氏高麗、李氏朝鮮等封建王朝佔統治地位的政治思想。

統一新羅開始沒有自己的文字，而採用漢字。但漢文記錄的畢竟不是新羅人自己的語言。692年，新羅學者薛聰、強首等創造用漢字部首或讀音標記本族語的方法——吏讀。吏讀文字的創制，使新羅人民得以用本族語講解大量漢文書籍，從而使新羅人學習漢文書籍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唐代正是五七言詩的繁榮時期。燦爛的唐代詩歌對深受漢文熏陶的新羅學者產生了深刻影響。寫漢文五七言詩也成了新羅知識階層表達思想的主要手段，他們的作品達到了很高水準。高元裕、金立之、金可紀、金雲卿等均有詩收於《全唐詩》中。當然，新羅最重要的詩人則是崔致遠，他千年以來一直被韓國歷代學者尊為韓國漢文文學的鼻祖。此外，統一新羅還廣泛地吸收中國的天文、曆法、陰陽術數之學，並在科技、樂舞、藝術、工藝、建築設計等多方面同唐朝進行了廣泛的交流<sup>[46]</sup>。如唐都長安的建設佈局，就為新羅都城建設所吸收。

其實，唐羅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並不僅僅是一個雙邊關係問題，也不僅僅有關地區流通體系。實際上，古代東亞與世界文化聯繫的途徑形成了一個網絡，這一網絡的基礎和主幹是以中原為中心向外輻射的交通體系。唐朝與新羅的交通也可以視為偉大的絲綢之路（the Silk Road）的東向延伸，外部世界豐富多彩的文化經由此路傳進新羅，再由新羅傳到日本<sup>[47]</sup>。當然，韓半島和日本列島的文明成就也可以經由此路傳進亞洲內陸乃至更遠的世界。這些還是較新的課題，需要做更多的深入研究。



### 三

近年學界利用日本國史所記載的使節往來、國書、禮儀等內容，研究唐代東亞國際關係，提出了一些新觀點、新見解<sup>[48]</sup>。尤其是東亞各國在儒家華夷思想影響下的所謂“小中華”意識問題<sup>[49]</sup>，值得進一步討論。

引起人們爭論的主要是這樣一條史料，《續日本紀》卷一九《孝謙天皇紀》，天平勝寶六年（754）正月“丙寅，副使大伴禰古麻呂自唐國至。古麻呂奏曰：大唐天寶十二載（753）歲在癸巳，正月癸卯朔<sup>[50]</sup>，百官諸蕃朝賀，天子於蓬萊宮含元殿受朝。是日，以我次西畔第二（在）吐蕃下，以新羅使次東畔第一（在）大食國上。古麻呂論曰：‘自古至今，新羅之朝貢大日本國久矣<sup>[51]</sup>。而今列東畔上，我反在其下，義不合得。’時將軍吳懷實見知古麻呂不肯色<sup>[52]</sup>，即引新羅使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日本是次東畔第一大食國上”<sup>[53]</sup>。日本國史的這一記載並不見於中國史籍，其中不少疑點值得深究<sup>[54]</sup>，甚至其真實性也不無可疑之處<sup>[55]</sup>。然而這條史料在東鄰却被一些學者作為日本國際地位高於新羅的重要證據而廣泛引用，因而應當有所辨正：

首先，據《通典》所載大唐開元禮，皇帝正至受群臣朝賀時，“設諸方客位：三等以上東方南方於東方朝集使之東，每國異位，重行，北面西上；西方北方於西方朝集使之西，每國異位，重行，北面東上；四等以下分方位於朝集使六品之下，重行，每等異位”<sup>[56]</sup>。儘管蕃客等位與蕃國君長的品階有關<sup>[57]</sup>，日本未受冊封，無等級以寄言，但在唐朝國史《四夷傳》中，日本與新羅均被著錄在《東夷傳》中<sup>[58]</sup>。所以，元正朝賀時，日本不可能與新羅分別位於東、西兩朝列。同樣，吐蕃與大食也不可能各分東、西。《續日本紀》的上述記載肯定有誤。

其次，兩《唐書·突厥傳》記載了盛唐朝廷另一次蕃客爭長事件，開元“十八年（730），（突騎施）蘇祿使至京師，玄宗御丹鳳樓設宴。突厥先遣使入朝，是日亦來預宴，與蘇祿使爭長。突厥使曰：‘突騎施國小，本是突厥之臣，不宜居上。’蘇祿使曰：‘今日此宴，乃為我設，不合居下。’於是中書門下及百僚議，遂於東西幕下兩處分坐，突厥使在東，突騎施使在西。宴訖，厚賈而

遣之”<sup>[59]</sup>。人們不難看出，這裏突厥使者的主張和上述日本使者的主張如出一轍，但唐朝却并不因而厚此薄彼，仍舊一視同仁，東、西分坐。更重要的是，朝廷禮儀之爭的解決須經“中書門下及百僚議”。像《續日本紀》所說由殿值將軍察言觀色隨意調換班序，簡直如同兒戲，在律令制國家禮儀之邦的唐朝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再次，所謂“自古至今，新羅之朝貢大日本國久矣”只能是大和朝廷的一種美夢回味或由“小中華”意識導致精神自慰。如果說《隋書·東夷倭國傳》所說“新羅、百濟皆以倭爲大國，多珍物，并敬仰之，恒通使往來”，反映了韓半島三國分立時期的對倭關係，那麼，降至唐代，由於新羅積極推行統一戰略，這種關係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據《舊唐書·東夷倭國傳》記載：“衣服之制，頗類新羅”，“至（貞觀）二十二年，又附新羅奉表，以通起居。”龍朔三年（663）“白江口之戰”後，日本國勢受到重挫，而剛剛成立的統一新羅却蒸蒸日上，國勢日隆。據研究，唐前期很多日本遣唐使都是在新羅遣使的保護下從唐朝回國的，他們回國時乘坐的不是日本船而是新羅的送使船；日本派遣僧侶有時也用新羅的送使船到唐朝，當時新羅在日、唐交往中起了一種媒介作用，日本只能依靠新羅遣使唐朝<sup>[60]</sup>。只是從大寶二年（702）第八次遣唐使派遣起，日本纔改變了原來的入唐航路，由新羅道改走南島路<sup>[61]</sup>。據研究，日本之所以要轉換航路，就是想改變舊有的依存新羅的傳統體制，直接與唐朝交往，吸取先進文化<sup>[62]</sup>。據《新唐書·東夷日本傳》記載，至肅宗上元（760—761）中，還因“新羅梗海道，更繇明、越州朝貢”。可見，上述《續日本紀》所載盛唐天寶年間日本使者向唐朝宣稱“新羅之朝貢大日本國久矣”，顯然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說法。

總之，如我們的研究所表明，統一新羅與唐朝之關係密切，統一新羅在唐朝廷所受到的尊重，都遠非當時的日本所能比。

另一方面，就與唐朝的關係而言，統一新羅和渤海也是不能等同的。

人們注意到，《續日本紀》卷三五《光仁天皇紀》寶龜十年（779）夏四月辛卯條曾記載：“往時遣唐使栗田朝臣真人等發從楚岳到長樂驛，五品舍人宣旨勞問，此時未見拜謝之禮；又，新羅朝貢使王子泰廉入京之日，官使宣命，賜以迎馬，客徒斂轡，馬上答謝；但渤海國使，皆悉下馬，再拜舞蹈。”<sup>[63]</sup>研

究者認為，同樣面對出訪國家的禮儀官，日本使臣未作拜謝，新羅使臣馬上答謝，渤海使臣下馬禮拜再三，表現出相互之間不同的外交禮儀規格和地位<sup>[64]</sup>。渤海是受唐朝羈縻的東北地方民族政權，其國際地位當然無法與統一新羅同日而語。這種狀況不僅為日本人所認識，為統一新羅所堅持，而且為唐朝所維護并貫徹於唐、羅關係始終。

唐昭宗乾寧四年（897）七月，新羅與渤海又在對唐關係上發生了一次爭長事件。《東文選》所收崔致遠《謝不許北國居上表》記述了該事件始末，清楚地表明了新羅的態度和立場，其文略云：

去乾寧四年七月內，渤海賀正王子大封裔進狀，請許渤海居新羅之上。伏奉敕旨：“國名先後，比不因強弱而稱；朝制等威，今豈以盛衰而改。宜仍舊貫，準此宣示”者。渤海之源流也，句驪未滅之時，本為疣贅部落。靺鞨之屬<sup>[65]</sup>，實繁有徒，是名粟末小蕃，嘗逐句驪內徙。其首領乞四羽及大祚榮等，至武后臨朝之際，自營州作孽而逃，輒據荒丘，始稱振國。時有句驪遺燼，勿吉雜流，梟音則嘯聚白山，鷗義則喧張黑水。始與契丹濟惡，旋與突厥通謀。萬里耨苗，累拒渡遼之轍；十年食菽，晚陳降漢之旗。初建邑居，來憑鄰援，其酋長大祚榮始授臣蕃第五品大阿餐之秩；先天二年方受大朝寵命，封為渤海郡王。邇來漸見辜恩，遽聞抗禮。抑且名位不同，等衰斯在，臣國受秦官極品，彼蕃假周禮夏卿。面乃近至先朝，驟沾優寵。戎狄不可厭也，堯舜其猶病諸，遂攀滕國之爭，自取葛王之誚。向非皇帝陛下英襟獨斷，神筆橫批，則必槿花鄉廉讓自沉，楷矢國毒痛益盛。今者遠綏南越，漢文之深意融春；罷省東曹，魏祖之嘉言同曉。自此八裔絕躁求之望，萬邦無妄動之徒。確守成規，靜銷紛競<sup>[66]</sup>。

從表文可以看出，到九世紀末，唐朝和新羅都很衰弱了，渤海想乘機要挾，提高自己的國際地位，但仍然遭到了唐朝的拒絕和新羅的抵制。至此，唐朝與統一新羅的親近密切關係可謂是百年偕好、善始善終了。不過我還是認為，這種關係恐怕并不影響統一新羅形成自己的“小中華”意識。我們從這份表文得以瞭解到，渤海國成立之初，曾經接受過新羅的冊封；如前所述，至少到八世紀初，日本的對唐外交實際上還是依附於新羅的；而據《新唐書·東夷僭羅傳》記載，其國“初附百濟，麟德（664—665）中，酋長來朝，從帝至太

山，後附新羅”；此外還有與室韋、契丹等中國東北部族的交往<sup>[67]</sup>。有這些關係，足夠新羅營造其“小中華”政治氛圍了。這些關係，在我們研究唐羅關係時也應給與適當的考慮。

綜觀統一新羅時期的唐羅關係，可以清楚的看出，自八世紀恢復傳統的友好關係以後，雙方聯繫日益密切。隨着唐羅經濟文化交流的大規模全面展開，半島社會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民族文化建設的成就尤其突出，以至盛唐玄宗稱之為“君子之國”。同時，新羅僑民也為唐朝中國的發展做出了貢獻。由於自身的和平發展以及與唐朝親密的盟好關係，統一新羅的國際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加強和提高。八、九世紀，以唐羅關係為主幹，東亞戰略格局實現了有效的制衡，從而使國際政治維持了近兩百年的穩定局面。這些，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很有借鑒意義的。

## 注 釋

[1] 主要是統一的韓民族從此開始形成。此前的古朝鮮以及半島三韓和以高句麗為代表的夫余濊貊系諸族究其淵源分屬兩大族群，最有力的證據就是存在檀君和東明兩種始祖說。總之，這個問題值得進一步研究。參朝鮮科學院歷史所編《朝鮮通史》（漢譯本）上卷第三章第三節《朝鮮部族的形成》，三聯書店，1962年，50—53頁。

[2] 《資治通鑑》卷一九六，中華書局標點本（以下引《通鑑》及正史皆為此本），6181頁。

[3] 同上，6202頁。

[4] 同上，卷一九七，6198頁。

[5] 《舊唐書·東夷百濟傳》，5330頁。

[6] 參《新唐書·東夷高麗傳》，6188—6189頁。

[7] 同上，6189頁。

[8] 《舊唐書·東夷新羅傳》，5335頁。

[9] （高麗）金富軾《三國史記》卷七《新羅本紀》第七，漢城景仁文化社影印本（以下引《三國史記》均為此本），1994年，77頁。

[10] 《資治通鑑》卷一九九，6260頁。

[11] 同上，6287頁。

[12] 《三國史記》卷二六《百濟本紀》第四，259頁。參申滄植《百濟史》第三章第3節《百濟的成長與發展》，漢城梨花女子大學出版部，1997年，144頁以下。

[13] 參《三國史記》卷三四《雜志第三·地理一》尚州、康州條，352—354、356—358頁；

同書卷三五《雜志第四·地理二》漢州條，359—363頁；同書卷三六《雜志第五·地理三》熊州、全州條，369—373頁。并參《大東輿地全圖》，收在元慶烈《大東輿地圖研究》，漢城成地文化社，1991年，另附圖。

〔14〕參李基白《韓國史新論》（漢譯本），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47—49頁。

〔15〕主要是《昌寧碑》、《北漢山碑》、《黃草嶺碑》和《磨雲嶺碑》，見《新羅：真興王四碑》，收在六堂崔南善編《新訂〈三國遺事〉附錄》，9—15頁，附於氏編《〈增補〉三國遺事》，漢城瑞文文化社，1996年。

〔16〕參上引李基白《韓國史新論》48頁地圖。

〔17〕參上引李基白《韓國史新論》48—49頁。其實百濟聖王（523—554）由熊津再移都泗沘（今扶餘）恐怕也和陸地上受到強烈排擠有關，其意圖不外是便於憑藉海路聯絡盟友以抵抗進攻，如後來在“白江口之戰”中然。只不過聖王當時百濟所遭受的陸上進攻不光來自新羅，還有高句麗，見《三國史記》卷二六《百濟本紀第四·武寧、聖王》，264—265頁。

〔18〕參千寬宇《伽耶史研究》，漢城一潮閣，1997年，44—52頁。

〔19〕見《三國史記》卷六《新羅本紀第六·文武王》，72頁。

〔20〕《舊唐書·東夷百濟傳》，5330頁。

〔21〕《舊唐書·東夷新羅傳》，5336頁。

〔22〕《資治通鑑》卷二〇〇，6329頁。

〔23〕同上注。

〔24〕據《〈新增〉東國輿地勝覽》卷一八的記載，當年唐將蘇定方伐百濟，曾於扶餘扶蘇山下以白馬釣江中蛟龍平息風浪，故江曰白馬，韓國人至今稱之。漢文史料略作白江。日本史料中稱為白村江，未知何故。東鄰學界曾有大量論著論及“白村江之戰”及其歷史作用，其實許多人連甚麼是白江、白江口以及周留城的具體位置都沒有搞清楚（參鄭孝雲《古代韓日政治交涉史研究》第4章第2節《“白江戰鬥”的問題點與對外關係》，漢城學研文化社，1995年，177—185頁；森公章《“白村江”以後》，東京講談社，1998年，105頁）。仔細研究有關地志的記載，可以肯定，白江（《三國史記》卷七作“白沙”，顯為形近致誤）或白馬江專指錦江中從扶餘扶蘇山到江景拐彎處這一段；而所謂“白江口”也和“熊津江口”一樣，並非指江水的入海口，而是指兩段江水的連接處，那裏往往有渡口作為分界的標誌；扶餘豐所據的周留城只能在他屯兵的白江口附近。對“白江口之戰”相關問題，本人擬另撰專文考論。

〔25〕《舊唐書·東夷百濟傳》，5332頁。

〔26〕《三國史記》卷六《新羅本紀第六·文武王》，69頁。

〔27〕同上，71頁。

〔28〕同上，71—72頁。

- [29] 《隋書·東夷傳》史臣曰，1829 頁。
- [30] 同注 [26]，72 頁。
- [31] 《資治通鑑》卷二〇二，6378—6379 頁。
- [32] 權德永《古代韓中關係史——遣唐使研究》，漢城—潮閣，1997 年。
- [33] 參申澧植《統一新羅史研究》第 4 章第 1 節《統一新羅之繁榮與西海》，漢城三知院，1990 年，290—305 頁。
- [34] 《三國史記》卷九《新羅本紀第九·景德王》，104 頁。
- [35] 參上引申澧植《統一新羅史研究》，299 頁表 8。
- [36] 赫治清《歷史悠久的中韓交往》，《韓國學論文集》第 2 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30 頁。
- [37] 見《冊府元龜》卷九九八外臣部互市門，開成元年（836）六月條。
- [38] 參《新唐書·東夷新羅傳》附張保率傳。
- [39] 《桂苑筆耕》序。
- [40] 見黃有福、陳景富《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第二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年。
- [41]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190 頁。
- [42] 《舊唐書·東夷新羅傳》，5336 頁。
- [43] 同上，5337 頁。
- [44] 同上。
- [45] 《三國史記》卷一〇。
- [46] 參蔣菲菲、王小甫等著《中韓關係史》（古代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 年，150—154 頁。
- [47] 參拙文《也談所謂“黑貊之路”——古代東北亞與世界文化聯繫之我見》，收入《中韓日文化交流與互動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北京大學東北亞研究所、韓國全南大學亞太區域研究所，1999 年 12 月，4—14 頁。
- [48] 如石見清裕《唐之北方問題與國際秩序》，東京汲古書院，1998 年。
- [49] 參酒寄雅志《華夷思想的諸相》，收在《亞洲之中的日本史》5，東京大學出版會，1993 年 5 月。
- [50] 原文作“朔癸卯”，原編者指出《日本紀略》朔在卯下，是。
- [51] “大”字，原編者據《日本紀略》補，是。
- [52] “實”，原編者以為當作“寶”。
- [53] 見黑板勝美編《國史大系（普及版）·續日本紀》前篇，東京吉川弘文館，1997 年，219—220 頁。

- [54] 宋成有《渤海國與遣唐使》，《日本學》第7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14頁。
- [55] 參沈仁安《唐日關係的若干問題》，載《日本研究》1994年第3期，83—84頁。
- [56] 見（唐）杜佑《通典》卷一三《開元禮纂類十八·嘉禮二》，中華書局校點本，3151頁。
- [57] 參《大唐六典》卷一八，“典客署令丞”條。
- [58] 參兩《唐書·四夷傳》。
- [59] 《舊唐書·突厥傳下》，5191—5192頁。
- [60] 參福田忠之《古代日本華夷思想與東亞國際關係——以國書、儀禮問題為中心》第1節《日本與新羅關係》，北京大學歷史系本科生畢業論文，2000年6月，9頁。
- [61] 參前引宋成有《渤海國與遣唐使》，17頁。
- [62] 參鈴木靖民《對新羅關係與遣唐使》，收在《古代對外關係史研究》，吉川弘文館，1985年，235頁。
- [63] 見黑板勝美編《國史大系（普及版）·續日本紀》後篇，吉川弘文館，1997年，448頁。
- [64] 參前引宋成有《渤海國與遣唐使》，14頁。
- [65] 原文作“鞅羯”，顯為手民之誤。
- [66] 轉引自韓國古代史研究會編《韓國古代史資料集》，漢城知識產業社，1995年，204頁。
- [67] 《遼史》卷三九《地理志三·中京道》：中京大定府有“大同驛以待宋使，朝天館待新羅使，來賓館待夏使。”（482頁）然據同志，中京大定府於聖宗統和二十五年（1007）纔建成，而統一新羅早已於935年滅於王氏高麗。因此，中京朝天館的接待任務很可能是從前契丹與新羅關係的遺存。

##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ang China and Silla—The Role of Unified Silla (668 – 935AD) in East Asia**

Wang Xiaofu

### **Summary**

The most important result of the wars in which the kingdoms of Paekche and Koguryo were annihilated by combined military operation of Tang China and Silla was the unification of Korea by Silla. It influenced the history of Korea Peninsula and dramatically

changed the political balance in East Asia. Various nations saw this as an opportunity to contend for territory or to reconstitute alliances. In this new political milieu, relations between Tang and Silla were pivotal. Moreover, there were vital and dynamic political associations and econo-cultural exchanges among all nations and states of East Asia. This period witnessed the emergence of the so-called "East-Asian Cultural Circle", which developed upon the basis of common usage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three chapters in this paper investigate this larger cultural entity while focusing on Tang-Silla relations.

The first chapter analyzes relations between Silla and China during the unification process. The author illustrates that in the regional political view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Tang's intervention was just a part of a unification stratagem carefully manipulated by Silla. The second chapter defines two stages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ang and the unified Silla. The former was a cold war preceding 733 AD. The latter featured a long-standing friendship and mutual development. As the econo-cultural exchange grew, the peninsula's society made rapid progress in constructing a flourishing national culture. By the middle of the eighth century, Silla was regarded by Tang emperor Xuanzong as the "Gentleman Country". In the final chapter, the author discusses some sources that reveal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unified Silla. After scrutiny, the author believes the report of a Japanese envoy who claimed to the Tang Dynasty that Silla had long paid tribute to Japan, recorded in one of the Six National History Books of Japan 續日本紀, was false.





## 試論唐代前期皇帝消費的某些側面

——以《通典》卷六所記常貢為中心

黃正建

一

研究唐人物品消費問題，史籍所載資料不多，但有幾種記載比較集中的史料很值得注意，比如有關常貢（土貢）的資料。這些資料分別保存在《唐六典》卷三戶部<sup>[1]</sup>、《通典》卷六賦稅下、《元和郡縣圖志》、《新唐書》地理志中<sup>[2]</sup>。敦煌文書裏的《天寶十道錄》、《貞元十道錄》、《諸道山河地名要略》中也保留了一些<sup>[3]</sup>。其中，祇有《通典》所記貢物詳細記錄了每種物品的數量，這在唐代史料中是非常珍貴的。本文以《通典》所記貢物為研究對象，並通過《通典》所記貢物來研究唐前期皇帝消費的某些側面，主要也是出於這個原因。

專門研究《通典》貢物的文章似乎不多。王永興《唐代土貢資料繫年——唐代土貢研究之一》（以下簡稱為《王文》）研究了《通典》所記貢物的年代<sup>[4]</sup>，認為其上限是天寶元年（742），下限是天寶十四載（755）。日比野丈夫在1949年發表的《關於〈新唐書·地理志〉的土貢》（以下簡稱為《日比野文》）在研究《新唐書·地理志》所記土貢的同時<sup>[5]</sup>，也涉及到了《通典》所記常貢，認為其年代應該在天寶元年或二年（743）。此外，李錦繡在《唐代財政史稿》上卷第二分冊中研究了包括土貢在內的“貢獻”<sup>[6]</sup>，但是是將其作為“特種收入”，從財政史的角度進行研究的。還有，天津透在《課役制與差科制》一文（以下簡稱為《天津文》）文末<sup>[7]</sup>，專辟“關於貢獻”一節研究了唐代的貢獻。《天津文》沿襲了《日比野文》的觀點，認為唐代貢獻“祇是禮儀性地陳列在式場上，不具有實用目的”（271頁），即認為“貢獻”具有很大的

確認皇帝統治所及區域的意義。《大津文》主要也是從賦役的角度進行研究的。

本文贊同《日比野文》的觀點，認為《通典》所記貢物應是天寶元年或二年的貢物；也同意貢物具有一定的禮儀或象徵意義。關於這一點，我還可以再補充一條史料。《全唐文》卷九六五有元和十二年（817）十二月戶部所上的《請宣示申光蔡三州貢物奏》。文曰：

西夷魍蜎攸居，歷年貢賦不入，有司羞之。今則化被齊民，便為善地。其申光蔡等州今所貢鸛鷀綾、生石斛等，並同日到。其諸道貢物，舊例至今月十五日已進納訖，臣今便欲取申光蔡貢物，以元日陳於樂懸之南，〔宣〕示中外。禮畢請準式送納。

查前述記載了貢物的《唐六典》、《通典》、《元和郡縣圖志》（以下簡稱為《元和志》）。凡《元和志》中記的開元貢，徑以《元和志》稱之，而元和貢則稱作“《元和志》元和貢”）和《新唐書·地理志》（以下簡稱為《新唐書》），蔡（豫）州一直在貢鸛鷀綾、光州一直在貢生石斛<sup>[8]</sup>。換句話說，這些州應該或者必須貢這些物品。不貢是不對的，不貢就是夷狄就是魍蜎；貢了纔是齊民，纔表明朝廷的統治達到（或者恢復到）了這些地區。順便提一句，從上述奏文看，唐後期各地貢物大部分已在十二月十五日直接入庫，祇有特殊州貢的特殊物纔擺在元日的朝會上。這與唐前期可能有所不同。

《通典》所記貢物，依據的是當時的《戶部式》。這一點《大津文》已經提到。文中所引《南部新書·辛》中一段《戶部式》的珍貴佚文，是支持上述論點的有力證據。佚文曰<sup>[9]</sup>：

戶部式云：安（曲）西偏桃仁一石，安州糟藏越瓜二百挺，瓜〔州〕草豉<sup>[10]</sup>五斗，戎州荔枝煎五斗、兼皮蜜浸四斗，甘州冬柰五百顆，房州竹雞五枚，蘭州駝馱鼠六枚。此每年進數。

《戶部式》中提到的安西、安州、瓜州、戎州、甘州、房州、蘭州七個州的貢物，在前述諸書所記開元貢中提到的祇有瓜州的草豉子，在天寶貢中除草豉子外多了戎州的荔枝煎和蘭州的駝馱鼠。到《新唐書》，除“兼皮蜜浸”外就都包括了。因此可知，《南部新書》中提到的《戶部式》是唐後期的《式》。我們知道，唐代《式》與《令》的重要區別之一，是《式》內容的“廣”和“細”。凡涉及有數量的，一般都要將數量標明。這不僅上述唐後期的《式》是這樣，

唐前期的《式》也是如此。比如《倭名類聚抄》卷六調度部容飾具“白粉”條引文曰：“開元式云：白粉卅斤。”雖然該書所引《式》文過於簡略，但我們還是可以知道《開元式》中提到的物品（或即貢物）是標有數量的。那麼，《通典》所記貢物依據的是何時的《式》呢？關於這一點，沒有可靠的資料可以證明，但估計不會是開元二十五年（737）以前的《式》，因為有一些開元二十五年以後的貢物出現在《通典》所記貢物中（詳後）。當然也不會是《南部新書》所引的唐後期的《式》。這樣，恐怕就祇有一種可能了，即《通典》所記貢物所依據的《式》是對《開元二十五年式》作了修改的開元末或天寶初年的《式》。從敦煌文書中我們知道天寶年間可能存在有《天寶式》。劉俊文在考證P.2504號文書《天寶令式表殘卷》時曾以《平闕式》等為例，指出“天寶制對開元制之補充、修改的幅度相當大”<sup>[11]</sup>。也許是出於慎重，劉俊文沒有明確指明存在有《天寶式》。但鑒於天寶年間的《式》對《開元式》有很大的補充修改，因此將它們視為《天寶式》想亦無甚大錯。因此本文認為，《通典》所記貢物依據的可能是開元末年或天寶初年對《開元二十五年式》作過很大補充修改的《戶部式》。

若按時間順序通觀前述幾種史籍中記載的貢物，我們發現貢物雖有隨時代發展而遞增的現象，但一般而言，前代規定的貢物一般並不刪除，一直延續了下來。比如《日比野文》引宋左文質《吳興統記》記湖州的貢物沿革時有“武德三年（620）貢布三十端”的記載<sup>[12]</sup>；到《唐六典》，記湖州貢有“白紵布”；到《通典》，湖州仍貢“紵布三十端”；到《元和志》元和貢，記作“布三十三端”<sup>[13]</sup>；到《新唐書》，仍貢有“紵布”<sup>[14]</sup>；甚至在《太平寰宇記》卷九四記湖州貢物時還包括有“白紵布”。所以，雖然《新唐書》所記湖州貢物已從開元天寶貢的一種“紵布”發展為“糯米、紫笋茶”等十三種，但武德以來規定要貢的“紵布”却一直未變，甚至數量都基本不變。下面再舉一個改動的例子。《元和志》卷九在記蔡州貢物時說：“開元貢：龜甲、雙〔巨〕、鸛鷄綾，長安四年改為四窠、雲〔花〕綾。”<sup>[15]</sup>長安四年（704）是武則天執政的最後一年。雖然長安四年改變了貢物的品種，但開元貢仍不變，可見長安四年所改沒有編入《式》中。所以《通典》也祇記作“鸛鷄綾十匹”。直到《新唐書》纔記作貢“四窠、雲花、龜甲、雙距、鸛鷄等綾”。由此也可知，《新唐書》實

際是把當時所能見到的有關貢物的史料全部都寫在各州的貢物中（不論停廢與否），其貢物的時代性是極不明確的。

以上說明唐代貢物的具體品種和數量都由《戶部式》決定。祇有在《式》中被規定，這貢物纔能延續下來。但這並不妨礙各個皇帝根據自己的需要或愛好增減貢物，祇不過受貢物總價值不得超過五十匹絹的限制，增加的貢物不可能很多罷了。這樣，就使得唐代貢物具有以下一種性質，即它雖具有宣示皇帝統治區域的意義，但同時也具有一定的實用性。特別是每一代皇帝當時規定的貢物在當時恐怕具有比較高的實用性。對後代皇帝來說，這種實用性可能不斷減弱，但對當時的皇帝來說，他却是根據實用而規定或增加貢物的。所以，祇要把時間限定在一定的範圍內，我們還是可以將唐代貢物作為研究唐代皇帝消費物品種類和數量的一種重要資料的。

## 二

具體到《通典》所記貢物，應該說它反映了自唐初直到唐玄宗時皇帝消費物品的某些側面。雖然我們不可能將每一種物品進入《戶部式》亦即進入貢物的時代都搞清楚，但似乎可以推測說，它可能特別反映了制訂《貞觀式》、《永徽式》、《開元式》（以及天寶年間《式》）的唐太宗、唐高宗、唐玄宗的消費傾向。

下面首先將《通典》所記貢物的種類和數量分類列於下。需要說明的是：一，所用《通典》為中華書局點校本。二，有些物品不知為何物，所以分類祇是大概，並不精確。三，貢物出現的順序按《通典》所記貢物郡州的順序排列，凡有疑問處略加按語。四，括號內的中文數字表示有多少個郡州貢此物，阿拉伯數字則表示其數量。計量單位無法換算的依原樣並列同時加上“+”號，沒有數量的付諸闕如。

### 一、藥材類

- |            |             |             |
|------------|-------------|-------------|
| 1 地骨白皮（一）  | 2 酸棗仁（一）    | 3 茯苓（一，38斤） |
| 4 細辛（一，4斤） | 5 茯神（一，38斤） | 6 蛇膽（一，10斤） |

按：蛇膽數量一般以“枚”計算，像後面的蚺蛇膽就是這樣。故此處可疑。

7 茺青（一）

按：此爲彭原郡（寧州）所貢。“茺青”不見《本草》。查《新唐書》，作“茺青”。又查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一，寧州所出藥中有“茺青”而無“茺青”，故應以“茺青”爲是。

8 菴藟子（一）      9 亭長（一）      10 假蘇（一）

11 荆芥（一）

按：“假蘇”與“荆芥”或爲一物。中藥界一般稱“假蘇”爲“荆芥”的異名。所以《新唐書》在記寧州貢物時祇有“假蘇”沒有“荆芥”；《千金翼方》則祇有“荆芥”沒有“假蘇”，不過它將“荆芥”記爲“荆子”了。又，寧州貢物在《唐六典》和《元和志》中都祇記有“龍須席”一種，《通典》却多出“茺青”等中藥五種，又沒有數量，原因待考。

12 麝香（二十六，457 顆）

按：貢麝香的二十六個郡州中，有二十四個稱“顆”，祇有通化郡（茂州）和交川郡（松州）稱“枚”，其中交川郡的“枚”原作“顆”，點校本據北宋本、王吳本改。由於絕大部分郡州都以“顆”稱麝香，故似以“顆”爲是。

13 鹿角膠（三，20 斤）

按：其中靈武郡（靈州）所貢沒有數量。

14 代赭（一）      15 花菰蓉（一）      16 青鹿角（二，4 具）

按：榆林郡（勝州）所貢爲“青鹿角”，新秦郡（麟州）則稱爲“青地鹿角”，而《新唐書》二處均記作“青他鹿角”，不知何者爲是。

17 何長卿（一，10 斤）      18 赤芍藥（一，10 斤）

19 甘草（一，31 斤）      20 礬石（一，30 斤）

21 龍骨（二，50 斤）      22 粉屑（一）

按：此處所記“粉屑”爲太原府貢物，但無數量單位。查《唐六典》和《元和志》，太原府所貢均無此項，敦煌文書《諸道山河地名要略》記并州物產亦無此項，祇《新唐書》有“煎玉粉屑”字樣，故甚可疑。但《倭名類聚抄》卷四飲食部麴蘖類“粉”條引“唐式云：并州每年造粉五十石，以官驢馱運送有司”。所謂“粉屑”或即此物。但如此，“粉屑”就應該是食品而不應該是藥材了。

23 柏子仁（二，30 斤）

按：其中太原府貢者無數量。

24 人參（五，10 斤 + 60 兩 + 300 小兩） 25 石膏（三，50 斤）

按：其中敦煌郡（沙州）和房陵郡（房州）貢者無數量。

26 消石（一，10 斤） 27 白石英（一，50 小兩）

28 松子（一，1 石） 29 瓜樓根（一，30 斤）

30 麻黃（一，20 斤） 31 蛇床子（三，8 斗 3 升 + 20 斤）

32 防風（一，50 斤） 33 理石（一，5 斤）

按：原作“進理石”。“進”字顯示此物是後增加的，與後面的“進荔枝煎”相同。

34 紫石英（二，45 兩） 35 阿膠（一，200 小斤）

36 牛黃（三，1 斤 + 122 兩 + 128 銖）

按：據《唐六典》卷三金部郎中，二十四銖爲一兩，因此東牟郡（登州）所貢 128 銖祇合 5.3 兩，似乎少了一點。又，所貢牛黃要求多少銖，未免太苛刻，顯然是初次貢物即這麼多，以後就以此爲慣例並寫入《式》中，爲後代所沿續了。

37 海蛤（二，1 斤 20 兩） 38 胡粉（一，100 匳）

39 蔓荊子（一，4 斤） 40 芎藭（一，40 斤）

41 礪砂（一，50 斤） 42 陰牙角（一，10 隻）

43 速藹角（一，10 隻） 44 阿魏截根（一）

45 草鼓子（一）

按：原文作“草鼓子”，但《唐六典》和《新唐書》均作“草鼓子”，《本草綱目》亦作“草鼓”，因此此處以“草鼓子”爲正。

46 黃礬（一） 47 絳礬（一） 48 胡桐汨（二，20 斤）

按：其中晉昌郡（瓜州）所貢無數量。

49 牴羊角（一，4 隻） 50 秦膠（一） 51 肉蓯蓉（一，20 斤）

52 柏脉根（一，20 斤）

按：此爲酒泉郡（肅州）所貢，原文作“柏脉”，而《唐六典》、《元和志》和《新唐書》，均寫作“柏脉根”，《千金翼方》則寫作“百脉根”，因此在“柏脉”

後面補一“根”字。

53 鼯鼠（一，6頭）

按：鼯鼠，《新唐書》作鼯黯鼠，即土撥鼠，其肉、骨、油均可供藥用。

54 羚羊角（二，6具）

按：其中武都郡（武州）貢者無數量。

55 蜜蠟（一）

56 大黃（一）

57 戎鹽（一）

58 枸杞子（一，6斗）

59 枸杞葉（一，20斤）

60 鐵精（一，1斤）

61 兔絲子（一，1斤）

62 白芷（一，15斤）

按：白芷不見歷代《本草》，疑爲“白芷”之誤。點校本校勘記已指出。

63 空青（一，3兩）

64 石斛（十一，283斤+40小斤）

按：其中有三個郡所貢稱爲“生石斛”，但弋陽郡（光州）貢的“生石斛”《新唐書》寫作“石斛”，而廬江郡（廬州）貢的“石斛”《新唐書》又寫作“生石斛”，可見二者應爲一物，可互稱。

65 虵蟲（一，2斤）

66 橘皮（一，90斤）

67 梔子（一，5斤）

68 貝母（一，7斤）

69 覆盆子（二，3斤）

按：其中漢東郡（隨州）貢者無數量。

70 石龍芮（一，1斤）

71 烏梅肉（一，10斤）

72 杜仲（一，30斤）

73 椒目（一，10斤）

74 黃藥（一，6斤）

75 枳實（一，6斤）

76 枳殼（一，14斤）

77 雷丸（二，5兩）

按：其中房陵郡（房州）貢者無數量。

78 蒼礬石（一）

79 恒山（一，8斤）

80 五加皮（一，2斤）

81 杜若（一，2斤）

82 芒硝（一，40斤）

83 鬼臼（一，2斤）

84 紅花（一，100斤）

85 蜀漆（一，1斤）

86 干漆（一，6斤）

87 蜂香（一，5斤）

按：《新唐書》“蜂香”作“楓香”，是。

88 藥子（四，800顆）

按：其中清江郡（施州）所貢者稱“黃子”，面《元和志》元和貢記爲“藥子”、《新唐書》記爲“藥實”（《新唐書》往往將“x子”稱爲“x實”，比如記“松子”爲“松實”、“枸杞子”爲“枸杞實”等）。由於“藥子”有“黃藥



子”與“白藥子”的區別，因此此處的“黃子”顯然應爲“藥子”或“黃藥子”。又，施州清江郡，《舊唐書》地理志云：“天寶元年改爲清化郡。”《新唐書》地理志更明確寫道：“本清江郡，天寶元年更名。”如此，則《通典》所記貢物年代的下限應是天寶元年。當然還有一種可能，即《通典》誤將“清化郡”寫作“清江郡”了。

89 牡丹皮（一，10 斤） 90 車前子（一，1 升） 91 買子木（一，10 斤）  
92 買子木子（一，1 斤） 93 白石脂（一，30 斤） 94 春子（一，5 升）

按：“春子”，《新唐書》作“魚子”，恐是。

95 朱砂（三，30 斤 10 兩） 96 附子（一，100 枚）  
97 葛粉（一，20 石） 98 鮫魚皮（六，183 張）  
99 干姜（一，100 斤） 100 甲香（五，42 斤 2 兩）

按：其中海豐郡（循州）所貢寫作“甲煎”，而《元和志》則寫作“甲香”。但是，其他郡州所貢均以“斤”爲計量單位，獨此郡僅貢“2 兩”，是其可疑處。

101 蛎蛇膽（五，40 枚）

按：《朝野僉載》卷一說：“泉州……屬五月五日官取蛎蛇膽欲進”云云，《太平廣記》卷四五六引《朝野僉載》亦有“泉、建州進蛎蛇膽，五月五日取”的說法。但是，《通典》所記貢蛎蛇膽的五個郡中既沒有泉州也沒有建州。

102 石井（一） 103 銀石（一） 104 水馬（一）  
105 石燕（一，200 顆） 106 陟厘（一，10 斤） 107 零陵香（一，100 斤）  
108 當歸（六，67 斤） 109 羌活（四，35 斤）  
110 天門冬（二，110 斤 + 4 斗）

按：其中 100 斤爲干天門冬；四斗爲天門冬煎。

111 落雁木（一） 112 蜀椒（一，1 石） 113 白蜜（一，1 石）  
114 牦牛尾（酥？）（五，27 斤）

按：此處“尾”或爲“酥”之誤。查《通典》所記貢物體例，凡貢獸尾者如豹尾、野狐尾等，其數量均以“枚”計，但此處却用“斤”。而且，這貢物的五個郡中，歸誠郡（悉州）和靜川郡（靜州）貢者，《元和志》均寫作“牦牛酥”。此外，《本草》中也祇有“牦牛酥”而無“牦牛尾”。

115 光明砂（二，5 斤） 116 黃連（一，1 斤） 117 沉香（二，90

斤)

按：其中南海郡（廣州）貢者記作“生沉香”。

118 鼈皮（二，90 斤） 119 詹糖香（一，25 斤） 120 水銀（一，20 斤）

121 鐘乳（二，24 斤 22 兩 2 分） 122 金薄黃屑（一，4 石）

123 犀角（一，4 根）

## 二、食物類

1 白麥面（一） 2 白小麥（一，10 石） 3 印盛鹽（一）

按：《新唐書》作“印鹽”。

4 鹽山（一） 5 蒲萄（一） 6 棗（二，8000 顆 + 2 石）

7 梨（三，7100 顆）

按：其中河東郡（蒲州）貢者稱“鳳栖梨”。

8 梁穀（一，20 石） 9 糖蟹（一，23 坩） 10 鯉娛（一，350 挺）

11 烏蛇脯（一） 12 椒子（一，1 石）

13 柑子（七，14400 顆 + “不限多少”三處）

按：七處貢物中，臨河郡（台州）所貢者稱為“乳柑”。又，通義郡（眉州）、資陽郡（資州）、陽安郡（簡州）三處所貢柑子是數量“不限多少”。

14 橘子（二，2700 顆） 15 茶（三，351 斤）

按：其中安康郡（合州）和靈溪郡（溪州）所貢者稱“茶芽”。

16 鱸魚皮（一，30 頭）

按：此處的“皮”疑衍，因為“魚”當言“頭”，如後之“肚魚”；而“皮”纔說“張”，前面的“鮫魚皮”即是。

17 鮫魚鰓（一，50 頭）

按：“鮫”，《新唐書》作“鮓”，是比目魚。

18 塋胞（一，7 升）

按：《新唐書》作“鴨胞”。

19 肚魚（一，50 頭） 20 嫩藕（一，300 段） 21 蜜姜（一，2 石）

22 荔枝煎（一） 23 檳榔（一，2000 顆）

食物中有許多亦可入藥，如葡萄、棗、梨、檳榔等，但其作為水果食用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唐人似一般也將其歸入水果類。據大谷文書中的《唐天寶二年交

河郡市估案》<sup>[16]</sup>，“大棗”就屬於“果子行”。又據敦煌文書中 S.617 號的《俗務要名林》<sup>[17]</sup>，柑、橘、棗、梨、葡萄、檳榔等也都歸在“果子部”<sup>[18]</sup>。因此，本文將《通典》所記貢物中的上述水果沒有放在“藥材”而都歸入了“食物”類。

### 三、絹布、衣物、化妝品類

1 白裏縠文皮（一，21 領）      2 萆豆、澡豆（一，5 石）

按：萆豆，一般寫作“畢豆”即豌豆，是作澡豆的基本原料之一。此處不知是萆豆、澡豆各 5 石，還是二者一共 5 石。

3 野馬皮（七，54 片 + 17 張）

按：其中稱“片”者有三處，原均作“野馬膀皮”（九原郡—豐州）或“生野馬膀皮”（單于都護府、安北都護府），但九原郡貢的“野馬膀皮”，《唐六典》與《元和志》均作“野馬皮”。今皆合為一項。

4 駝毛褐（一，2 段）      5 白縠（一，500 匹）

6 胡女布（二，10 端）      7 絹（十六，290 匹）

按：原為十七個郡貢絹，除已計算的十六處外《通典》還記汝陰郡（潁州）貢絹 20 屯。但是，“絹”的計量單位應該是“匹”而不是“屯”。“屯”應是“綿”的計量單位。再查《唐六典》、《元和志》和《新唐書》，果然都記作“綿”。因此汝陰郡所貢應是“綿”而不是“絹”。

8 龜（一，20 匹）      9 方文綾（三，47 匹）

按：其中江陵郡（荊州）所貢為“白方文綾”。

10 仙文綾（一，10 匹）      11 鸛鵲綾（一，10 匹）

12 絲葛（二，25 匹）      13 鏡花綾（一，10 匹）

14 賁布（三，10 端 + 20 匹）

按：“布”一般以“端”計，此處却“端”、“匹”並列，原因待考。

15 楚布（一，10 匹）      16 綾（三，46 匹）

17 平紗（一，10 匹）      18 綿紬（八，66 匹）

按：其中魏郡（魏州）所貢者稱“白綿紬”，但《唐六典》、《元和志》和《新唐書》中均記作“綿紬”。

19 平紬（三，28 匹）

按：其中魏郡（魏州）所貢者稱“白平紬”，但《唐六典》、《元和志》和《新唐書》中均記作“平紬”。又，博平郡（博州）所貢者僅稱“紬”，而《唐六典》、《元和志》和《新唐書》均記作“平紬”。今一以“平紬”記之。

- |                    |                |
|--------------------|----------------|
| 20 綿（八，1400兩+160屯） | 21 紗（一，10匹）    |
| 22 羅（二，40匹）        | 23 細綾（一，1270匹） |
| 24 兩窠細綾（一，15匹）     | 25 瑞綾（一，255匹）  |
| 26 大獨窠綾（一，25匹）     | 27 獨窠綾（二，20匹）  |

按：其中廣陵郡（揚州）貢者記作“獨窠細綾”。

- 28 錦（一，50匹）

按：此為趙郡（趙州）所貢，但《唐六典》記作“綿”、《元和志》記作“絲”、《新唐書》記作“絹”，四者所記均不同。查《元和志》卷十七趙州條，在“泝水”下有說云：“出白土，細滑如膏，以之濯綿，色如霜雪，如蜀錦之得江津也，故俗稱房子之績。魏都賦曰：綿績房子。”據此，似以“綿”為正，但“綿”又不稱“匹”，故此處仍記作“錦”而存疑。

- 29 絲布（十，100匹）

按：“絲布”想來應是用“絲”織成的布，但不知與其他絲織品如絹綾羅等有何區別。《唐國史補》卷下有“貨賄之物，侈於用者，不可勝紀。絲布為衣，麻布為囊”云云的說法，可見是一種比較好的織物。或者這裏的“絲”指的是“葛絲”一類的東西？鮑溶有《采葛行》詩曰：“葛絲茸茸春雪體，深澗擇泉清處洗。殷勤十指蠶吐絲，當窗裊裊聲高機。織成一尺無一兩，供進天子五月衣。”<sup>[19]</sup>從詩中看，這種用“葛絲”織成的布細軟輕薄（一尺不到一兩），是專門進貢給皇帝、供他們夏天服用的。《舊唐書》卷四五《輿服志》記武德四年（621）敕說“六品以上（下？）服絲布”等，貞觀五年（631）敕說“九品以上服絲布”等，可見“絲布”雖比不上“綾”，但也是官員（中下級官員）服飾的指定用料，屬比較高級的織品。

- 30 氍布（一，10端）      31 錦袍（一，250領）

按：此為廣陵郡（揚州）所貢。其中50領為“蕃客錦袍”。另200領標為“新加錦袍”，顯然是後加上的貢物。

- 32 錦被（一，50張）      33 半臂錦（一，100段）

34 水牛皮甲（附袋）（一，1000 領） 35 青紵布（二，25 匹）

按：其中安陸郡（安州）貢者稱“青紵”，而《唐六典》和《新唐書》均記作“青紵布”，是。又，晉陵郡（常州）貢者稱為“細青紵布”。今一以“青紵布”名之。

36 葛（十三，160 匹）

按：其中臨川郡（撫州）貢者稱“葛布”，但《唐六典》、《元和志》和《新唐書》均記作“葛”，因此歸入“葛”類。其實，“葛布”倒應該是正式的稱呼。又，仁壽郡（陵州）貢者稱為“細葛”。

37 白紵布（十，66 端 + 40 匹）

按：其中蘄春郡（蘄州）貢者浙江書局本原作“十五匹”，點校本據北宋本等改“匹”為“端”，但《元和志》元和貢却記貢“白紵布一十五匹”。又，其他貢“白紵布”稱“匹”的還有四個郡，因此，此處稱“匹”似亦不錯。此外，江華郡（道州）貢者原作“白布”，而《唐六典》記作“白紵布”、《元和志》記作“細紵布”、《新唐書》記作“白紵”，似當以“白紵布”為正。可能“白紵布”是“紵布”中比較細白的，所以有稱為“細紵布”的、也有稱為“白布”的。還有如懷澤郡（貴州）者就徑稱為“細白紵布”了。

38 麻布（一，10 匹）

39 紫紵布（一，10 端）

40 麻黻布（一，10 匹）

41 紵練布（二，15 匹 + 10 端）

42 氍毹綾（一，10 匹）

43 燕脂（一，1 升）

44 交梭（四，60 匹）

按：其中洋川郡（洋州）貢者稱為“白交梭”。“交梭”是綾的一種，頻見於《唐六典》、《元和志》和《新唐書》。《通典》點校本“校勘記”云：“此種絲織品，蓋以交梭方法織成，故據以名之。”《雲仙散錄》有“八梭綾”條謂：“鄴中李母村人織綾必三交五結，號‘八梭綾’，一匹直米五筐。”<sup>[20]</sup>頗懷疑此處的“八梭綾”也是“交梭綾”的一種，因其織法為“三交五結”。若此推測成立，則可知“交梭綾”的織法。

45 水文綾（一，8 匹）

46 白編綾（二，20 匹）

47 輕調（一，10 匹）

按：輕調，《新唐書》作“輕容”。宋周密《齊東野語》卷十云：“紗之至輕者

有所謂輕容。《唐類苑》云：輕容，無花薄紗也。”故“輕調”或應爲“輕容”。

48 紵布（三，45 端 + 10 匹）      49 蕉（五，55 匹 + 10 端）

按：浙江書局本原均作“蕉布”而點校本據北宋本等將“蕉布”的“布”刪掉。但“蕉”祇是一種生麻，不以“匹”或“端”計量，祇有以“蕉”織成布即成爲“蕉布”後纔用“匹”或“端”計。前引敦煌文書中的《俗務要名林》，在《綵帛絹布部》就記有“蕉布（緝蕉爲布）”的詞語和解釋。《元和志》和《新唐書》在福州、建州、端州等貢物中亦皆記爲“蕉布”。因此似仍應以“蕉布”爲正。

50 練（一，10 匹）      51 竹布（二，35 匹）

按：其中始興郡（韶州）貢者稱“竹子布”，而《元和志》和《新唐書》均作“竹布”。《後漢書》卷四九《王符傳》唐李賢注引“沈懷遠〈南越誌〉曰：‘蕉布之品有三，有蕉布，有竹子布，又有葛焉’”，故可能應以“竹子布”爲正。存疑。

52 單絲羅（一，20 匹）      53 高杼衫段（一，20 匹）

按：“高杼衫段”貢自蜀郡（益州），原作“高紵衫段”，但《唐六典》作“高杼衫段”，《新唐書》亦作“高杼衫段”。所謂“高杼”當即“高杼布”，是一種比較好的布。似亦叫“高機布”。前引敦煌文書中的《俗務要名林》中就有“高機布（上細布）”的詞語和解釋。或者爲避唐玄宗諱，後來就改“機”爲“杼”了？所以《元和志》元和貢就有了“高杼布”字樣。此說若成立，則《俗務要名林》當撰於玄宗之前。又，前引大谷文書中的《交河郡市估案》，據池田溫錄文，有所謂“緋高布衫段”和“紫高布衫段”。或者這其中的“高布”即“高杼布”？還有一種可能，即文書原作“高杼”，錄文錄成“高布”了。因未見文書原件，臆測而已。

54 彌牟布（一，10 匹）

按：原作“彌布”，但《唐六典》作“彌牟布”。又《元和志》卷三一本條注引《通雅》布帛條云：“彌牟，細布也。彌牟，言細也。”故似以“彌牟布”爲是。

55 雙紉（一，20 匹）      56 重連綾（一，20 匹）

57 櫛蒲綾（一，15 匹）      58 班布（二，6 匹 + 10 端）

按：其中南川郡（南州）貢者原單稱“布”，但《唐六典》、《元和志》和《新

唐書》均作“班布”，恐以“班布”爲是。

59 連頭獠布（一，10 段）      60 細布（一，10 匹）

61 絲電（一，4 匹）

#### 四、鋪設、家具類

1 葵草席（一）      2 龍須席（十，76 領）

按：其中彭原郡（寧州）貢者稱“五色龍須席”、和政郡（岷州）貢者在“龍須席”後注有“並青藍色”字樣。

3 白氈（二，20 領）

按：其中平涼郡（原州）貢者稱爲“九尺白氈”。

4 蔗心席（一，6 領）

按：原作“蔗心席”。“蔗”即“甘蔗”，無法織席。《唐六典》、《新唐書》均作“蔗心席”或“蔗席”。前引《俗務要名林》在《草部》有“蔗（本表反，可爲席）”的詞語和解釋，亦可證當以“蔗心席”爲正。

5 水葱席（一，6 領）      6 鳳翽席（一，6 領）      7 氈（一，10 領）

8 細簾（一，4 領）      9 細柳箱（一，80 合）      10 緋氈（一，5 領）

11 莞席（一，10 領）

按：“莞”即“水葱”的正名，故“莞席”或亦可與“水葱席”歸爲一類。

12 五入簾（一，4 領）

按：此爲澧陽郡（澧州）所貢，《唐六典》同，《新唐書》則作“竹簾”。

13 蘇薰席（二，10 領）

按：蘇薰席是一種草席。《太平寰宇記》卷八四劍州條記：“舊貢蘇薰席（《圖經》云：蘇家三陵草席）。”同書卷一四九忠州條亦引《遊蜀記》云：“忠州墊江縣以蘇薰爲席。絲爲經。其色深碧。”《通典》所記貢蘇薰席的二個州郡也就正是劍州（普安郡）和忠州（南賓郡）。

14 竹簾（四，3 合 + 5 領）

按：其中鄱陽郡（饒州）貢者記作“簾”，《元和志》元和貢則記作“竹簾”。又，“簾”一般應以“領”爲計量單位。前引《交河郡市估案》就有“鹿（粗）簾壹領”若干文的記載。因此此處以“合”記者，不知是一“合”等於多少“領”呢？還是“合”字爲“領”字的誤寫。

15 藤簾（一，2 合）      16 笏臺（一，1）      17 五色藤鏡匣（一，1 具）

按：此為海豐郡（循州）所貢，而《唐六典》記作“五色藤盤”，《元和志》開元貢記作“藤器”、元和貢記作“藤箱”，《新唐書》則一分為二，記作“五色藤盤、鏡匣”。查《北戶錄》卷三<sup>[21]</sup>，有“今海豐歲貢五色藤鏡匣一”的記載，故似應以“藤鏡匣”為是。

18 藤盤（一，1）

#### 五、雜物品類

1 剪刀（一，10 具）      2 白火箭（一，20 具）      3 白雕翎（二，10 具）

4 銅鏡（二，12 面）

按：太原府貢者，浙江書局本原作“銅鏡”，點校本據北宋本改為“鋼鏡”，而《元和志》和《新唐書》均作“銅鏡”。又，似乎在唐代史籍中尚未發現有“鋼鏡”。故似仍應以“銅鏡”為是。此外，廣陵郡（揚州）貢者寫作“青銅鏡”。

5 墨（三，1673 挺）      6 綾絹扇（一，4 面）      7 蠟燭（五，80 條）

8 硯瓦（一，10 具）      9 蠟（十三，770 斤）

按：其中雲安郡（夔州）貢者無數量。又，“蠟”或稱“蜜蠟”，本身也是重要的藥材。

10 豹尾（二，13 枚）      11 瓷器（一，15 事）      12 黹金（十一，89 兩）

13 散金（一，10 兩）      14 庫路真（一，4 具）

按：4 具均貢自襄陽郡（襄州），其中 2 具為“五盛碎石文（紋）”、2 具為“十盛碎石文（紋）”。《新唐書》“盛”作“乘”，《唐六典》則稱為“漆隱起（庫路真）”。皮日休有詩曰：“襄陽作髹器，中有庫路真。”<sup>[22]</sup>故知“庫路真”是一種漆器，但具體形制不詳。

15 金（二，5 兩）

按：其中南浦郡（萬州）貢者，《新唐書》作“黹金”但《唐六典》作“金”。廬山郡（雅州）貢者無數量，《唐六典》、《元和志》和《新唐書》均作“黹金”。推測此二郡所貢當均為“黹金”。

16 紙（二，12000 張）      17 金漆（一，5 升 3 合）      18 箭箝（一，100 萬）



莖)

- 19 銀 (三二, 790 兩)    20 扇香 (一, 10 枚)    21 齊香 (一, 10 枚)  
22 穎香 (一, 20 枚)    23 野狐尾 (一, 5 枚)    24 翠毛 (二, 500 合)  
25 象牙 (一, 2 根)    26 玳瑁 (二, 3 具)    27 真珠 (一, 2 斤)  
28 鷓鴣子 (一, 10 聯)    29 烏鵲 (一, 5 聯)    30 熟青 (一, 20 兩)  
31 熟綠 (一, 20 兩)

按:“熟青”、“熟綠”當是顏料。《新唐書》就徑寫作“青綠彩”。

- 32 碁子 (一, 20 具)

根據以上統計,《通典》所記貢物有“藥材類”123種、“食物類”23種、“絹布衣物化妝品類”61種、“鋪設家具類”18種、“雜物品類”32種,共計257種。

### 三

《通典》卷六在列出各郡州貢物之前,有這樣一段話:“按令文,諸郡貢獻皆盡當土所出,準絹爲價,不得過五十匹,並以官物充市。”日本學者據此將其復原爲開元二十五年(737)令<sup>[23]</sup>。但是,本令文明言“諸郡”,而州改郡是天寶元年(742)二月的事,而且從敦煌文書《天寶令式表殘卷》可知當時確實存在有《天寶田令》、《天寶祿令》等,並且這些《田令》、《祿令》等又確實不同於開元令<sup>[24]</sup>,因此似可認爲《通典》所謂“按令文”中的“令”或者即是天寶令?當然,這一令文的主旨應是沿續了貞觀令以來的傳統。我們從《元和志》“芳州”條下記有“貞觀貢”云云可知貞觀年間即有“常貢”了,而《新唐書》卷五一《食貨志》更將“州府歲市上所出爲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匹”的制度直接繫在了“唐太宗”的名下。這也就是說,《新唐書》的作者將此項制度(或令文)視爲太宗時期製定的了。

那麼,現在的問題是,如果從貞觀年間就規定各州貢物的價值不得超過絹五十匹,那麼這一規定在天寶貢物中執行的如何呢?前引《日比野文》舉出有三個郡的貢物遠遠超過了這一規定,它們是絳郡(絳州)、博陵郡(定州)和廣陵郡(揚州)。其根據自然是一眼就看出來的,即這三個郡貢物中絹類物品

匹數的多少。例如絳郡貢白縠 500 匹、博陵郡貢細綾 1270 匹、廣陵郡貢錦袍 250 領、錦被 50 張等等，確實都大大超過了“絹五十匹”的標準。那麼除這三個郡之外，其他的郡的貢物是否在令文規定的範圍內呢？《日比野文》沒有回答，恐怕也沒有辦法回答。因為在不知道貢物價格的情況下是無法回答的。但是我們現在有了一點回答的可能，因為我們手裏有了一份天寶二年（743）的《交河郡市估案》。在這份《市估案》中列有許多物品的價格。由於這份《市估案》中的價格大體反映了代表全國的“標準物價”<sup>[25]</sup>，其年代又與《通典》所記貢物的年代基本相合，因此我們就有可能來利用這些價格嘗試着探討一下《通典》所記貢物的價值是否在“絹五十匹”的範圍內了。

池田溫最近發表了一篇《論盛唐物價資料——以追加〈天寶二年交河郡市估案〉斷簡為中心》的論文（以下簡稱為《池田文》）<sup>[26]</sup>。文章首先介紹了羽田亨收藏的三件題為“唐人物價表”的文書照片，指出這三件文書也是早先介紹的《天寶二年交河郡市估案》的一部分，然後將二類文書中涉及到的物品價格統統列表顯示，為我們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本文即依據《池田文》列出的價格來探討《通典》所記貢物的價值問題。

我們先看《通典》所記貢物與《市估案》所涉物品的異同。通過比較，二種資料所記物品完全一樣的有（括號內為《市估案》的異體字）：

貨布	朱砂（朱沙）	硃砂（匈沙）	空青	黃連
橘皮	大黃	茯苓（伏苓）	菴蘭子（菴蘭子）	蜀漆（蜀柒）
細辛	代赭	蛇床子	恒山（常山 <sup>[27]</sup> ）	犀角
白石脂	松子	麝香	鬼臼	沉香
草豉子	胡粉 <sup>[28]</sup>			

近似的有（前為《通典》所記貢物、後為《市估案》所記物品）：

白麥（面）、白小麥——白面	蒲萄——乾蒲萄
繩——河南府生繩、蒲陝州繩	棗——大棗 阿魏截根——阿魏煎
絹——生絹	白綿細——綿紬
練——大練、小練	綿——大綿、小綿
白紵布——白布	高杼衫段——緋、紫高布（杼？）衫段
竹簞、細簞——鹿（粗）簞	燕脂——花烟支

乾天門冬——天門冬

酸棗仁——酸棗

類似的有：

麻布、紵布——常州布、雜州布 綾——緋、紫熟綿綾，夾綠（綠？）綾

平紗、紗——雜色隔沙 白穀——沒地穀子

墨——經墨 乾姜、蜜姜——高良姜、胡姜

白蜜、蜜蠟——流蜜、石蜜、生石蜜

據《市估案》，生絹一匹的價格是：上 470 文、中 460 文、下 450 文。我們取中估 460 文，則 50 匹絹的價值是 23000 文即 23 貫。以下我們就依據《市估案》提供的價格計算一下所能計算的郡州貢物的價值，看有多少超出了 23000 文<sup>[29]</sup>。

這種計算祇舉能計算價值的郡州，先列郡州名，再列可計算的貢物、並以“按”的形式做計算及說明，最後用“○”表示其郡州的貢物超過了 23000 文、用“×”表示沒有超過。

1 安化郡（慶州） 麝香 25 顆 ○

按：《通典》所記貢物中貢“麝香”的很多，有 26 個郡。查《市估案》，麝香 1 分，上 120 文、中 110 文、下 100 文。今以中估計算，則 23000 文約可買麝香 209 分。唐制 4 分爲 1 兩，則 23000 文可買麝香 52.25 兩。據向北京同仁堂藥店諮詢，麝香一顆的重量在 15 克—50 克之間。唐代小秤 1 兩合今天的 14 克左右<sup>[30]</sup>，則麝香一顆最重的合 3.6 兩、最輕的合 1.07 兩。平均計算，1 顆麝香重 2.32 兩，25 顆就重 58 兩，超出了 23000 文可買的 52.25 兩。如果用上估並以最重的麝香計算，則超出的更多。因此，如果某郡貢麝香在 25 顆以上，就超出了標準，而在 20 顆以下則不超。

2 延安郡（延州） 麝香 30 顆 ○

3 咸寧郡（丹州） 麝香 1 顆 ×

4 銀川郡（銀州） 女稽布 5 端 ×

按：查《市估案》中沒有女稽布。但《市估案》中最貴的布“貨布”上等纔 550 文 1 端。5 端不過纔 2750 文。所以 5 端女稽布一定不會超標。

5 絳郡（絳州） 白穀 500 匹等 ○

6 大寧郡（隰州） 胡女布 5 端 ×

按：《市估案》中亦無胡女布的價格，但基於第4條的原因，5端胡女布顯然不會超標。

- |           |         |   |
|-----------|---------|---|
| 7 昌化郡（石州） | 胡女布 5 端 | × |
| 8 樓煩郡（嵐州） | 麝香 10 顆 | × |
| 9 安邊郡（蔚州） | 松子 1 石  | × |

按：查《市估案》，松子 1 小兩，上 3 文、中 2 文、下 1 文。1 石松子若按 100 斤計算，合 1600 兩又合 4800 小兩。用中估購買，用錢 9600 文。即使 1 石松子有 200 斤，也僅需錢 19200 文，完全在 23000 文的標準之內。

- |            |        |   |
|------------|--------|---|
| 10 陳留郡（汴州） | 絹 20 匹 | × |
| 11 臨汝郡（汝州） | 龜 20 匹 | × |

按：《市估案》中最好的龜是河南府生龜，1 匹上 650 文、中 640 文、下 630 文。今取中估買 20 匹龜，用錢 12800 文，在標準之內。

- |            |             |   |
|------------|-------------|---|
| 12 睢陽郡（宋州） | 絹 20 匹      | × |
| 13 靈昌郡（滑州） | 綾 20 匹（並方文） | ○ |

按：《市估案》中沒有“方文綾”，最好的“紫熟綿綾”是 1 尺上 66、中 65、下 64 文。取中估，則 1 匹（40 尺）綾用錢 2600 文，10 匹就是 26000 文，超出了 23000 文的標準。20 匹就更超標了。由此也可類推，凡貢綾在 10 匹以上者就是超標了。

- |            |                 |   |
|------------|-----------------|---|
| 14 譙郡（亳州）  | 絹 20 匹          | × |
| 15 濮陽郡（濮州） | 絹 20 匹          | × |
| 16 濟陰郡（曹州） | 絹 20 匹、蛇床子 20 斤 | × |

按：據前引絹的價格，20 匹絹是 9200 文。再查《市估案》，蛇床子 1 小兩上 3、中 2、下 1 文。20 斤合 960 小兩，用中估買，需錢 1920 文。二者相加，共用錢 11120 文，在標準之內。

- |            |                |   |
|------------|----------------|---|
| 17 北海郡（青州） | 仙文綾 10 匹、棗 2 石 | ○ |
|------------|----------------|---|

按：綾 10 匹即已超標了，現在看看棗。查《市估案》，大棗 1 升上 6、中 5、下 4 文。2 石棗，取中估，需錢 1000 文。二者相加，超標了。

- |            |          |   |
|------------|----------|---|
| 18 淮陽郡（陳州） | 絹 10 匹   | × |
| 19 汝南郡（豫州） | 鸛鵲綾 10 匹 | ○ |

- 20 東平郡（鄆州） 絹 20 匹 ×  
 21 魯郡（兗州） 鏡花綾 10 匹、紫石英 22 兩 ○  
 22 彭城郡（徐州） 絹 20 匹 ×  
 23 臨淮郡（泗州） 綿 20 屯、貨布 10 匹 ×

按：查《市估案》，大綿 1 屯上 230、中 220、下 210 文。用中估買 20 屯綿，需錢 4400 文。貨布 1 端，上 550、中 540、下 500 文。唐制，四丈爲匹五丈爲端，因此貨布 10 匹合 8 端，用中估買，需錢 4320 文。二者相加共 8720 文，在標準之內。

- 24 汝陰郡（潁州） 綿 20 屯 ×  
 25 東海郡（海州） 楚布 10 匹 ×

按：《市估案》中沒有楚布的價格。前面說過，《市估案》中最貴的布是貨布。貨布 10 匹或 8 端祇用錢 4320 文。依此計算，貨布 50 匹或 40 端用錢 22000 文，也在範圍內。所以，祇要《通典》所記貢物中的布（貨布、楚布、女稽布、胡女布、麻布、氈布、葛布、蕉布等）在 50 匹或 40 端以下，就可以認爲它們不超標，以下不再說明。

- 26 范陽郡（幽州） 綾 20 匹 ○  
 27 河內郡（懷州） 平紗 10 匹 ×

按：《市估案》中無平紗，祇有“雜色隔沙”，1 尺上 14、中 13、下 12 文。若以此計算，則平紗 10 匹合 400 尺，以中估買需錢 5200 文，在標準之內。

- 28 魏郡（魏州） 白綿紬 8 匹、白平紬 8 匹 ○

按：《市估案》中無平紬，綿紬也分細、次、粗三等。其中細綿紬 1 尺上 47、中 45、下 44 文。今若以此爲標準，貢物均按細綿紬算，則 16 匹合 6400 尺，用中估買，需錢 28800 文，略略超過標準。

- 29 汲郡（衛州） 綿 300 兩 ×

按：唐制，綿 6 兩爲 1 屯，300 兩合 50 屯。1 屯按中估 220 文計算，50 屯用錢 11000 文，在標準之內。又，據此推算，則凡貢綿 100 屯或 600 兩以下者，均在標準範圍內。

- 30 廣平郡（洺州） 平紬 10 匹 ×

按：依第 28 項計算，10 匹合 400 尺，用錢 18000 文，不超標。

31 信都郡（冀州） 絹 20 匹、綿 20 屯 ×

按：依第 16 項計算，絹 20 匹用錢 9200 文；依第 23 項計算，20 屯綿用錢 4400 文。二者相加，用錢 13600 文，在標準之內。

32 平原郡（德州） 絹 20 匹 ×

33 饒陽郡（深州） 絹 20 匹 ×

34 河間郡（瀛州） 絹 30 匹 ×

35 博陵郡（定州） 細綾 1270 匹等 ○

36 博平郡（博州） 紬 10 匹 ×

37 文安郡（莫州） 綿 300 兩 ×

38 上谷郡（易州） 墨 200 挺 ×

按：《市估案》中有“經墨”，1 挺上 30 文，中、下欠。若以上估計，則 200 挺墨用錢 6000 文，在標準之內。

39 樂安郡（棣州） 絹 10 匹 ×

40 嬭川郡（嬭州） 麝香 10 顆 ×

41 柳城郡（柳州） 麝香 10 顆 ×

42 交河郡（西州） 氍毹 10 端 ×

43 安鄉郡（河州） 麝香 20 顆 ×

44 臨洮郡（洮州） 麝香 10 顆 ×

45 合川郡（疊州） 麝香 20 顆 ×

46 廣陵郡（揚州） 獨窠細綾 10 匹、錦袍 200 領等 ○

47 安陸郡（安州） 青紵布 15 匹 ×

按：《市估案》中無青紵布，但有常州布，1 端上 500、中 490、下 480 文。查《通典》常州貢物為“細青紵布”，而《唐六典》則作“白紵布”。因此用《市估案》中常州布的價格來計算《通典》貢物中的“青紵布”或“白紵布”想不會有太大出入。如此，青紵布 15 匹合 60 丈合 12 端，用中估買，需錢 5880 文，不超標。又，依次推算，凡貢青紵布或白紵布在 45 端以下者，均不超標。

48 義陽郡（申州） 葛布 10 匹 ×

49 歷陽郡（和州） 麻布 10 匹 ×

50 淮陰郡（楚州） 貨布 10 匹 ×

51 漢陽郡（沔州） 麻貨布 10 匹 ×

52 江陵郡（荊州） 白方文綾 20 匹、橘皮 90 斤等七種 ○

按：依第 13 項，綾 20 匹用錢 52000 文，已超標了。《市估案》中還有橘皮的價格，是 1 兩上 13、中 12、下 10 文。90 斤橘皮合 1440 兩，以中估計算，需錢 17280 文，加上綾的價值，僅這兩項就需錢 69280 文。因此江陵郡貢物的價值大大超過了標準。

53 永陽郡（滁州） 練布 15 匹 ×

54 淮安郡（唐州） 絹 10 匹 ×

55 上洛郡（商州） 麝香 30 顆 ○

56 武當郡（均州） 麝香 20 顆 ×

57 漢東郡（隋州） 綾 10 匹、葛 5 匹等三種 ○

58 澧陽郡（澧州） 龜子綾 10 匹、五入簾 4 領、恒山 8 斤、蜀漆 1 斤等六種 ○

按：龜子綾按綾計算，10 匹是 26000 文。據《市估案》，恒山 1 小兩上 4、中 3、下 2 文。8 斤合 384 小兩，用中估買，需錢 1152 文。蜀漆 1 小兩上 3、中 2、下 1 文。1 斤合 48 小兩，用中估買，需錢 96 文。《市估案》中沒有五入簾，祇有粗簾，1 領上 35、中 30、下 25 文。若以此計算，用中估買 4 領簾，需錢 120 文。僅四者相加，就需錢 27368 文。再加上其他貢物，則此郡貢物也超標了。

59 竟陵郡（復州） 白紵布 1 端 ×

60 武陵郡（朗州） 紵練布 10 端 ×

61 富水郡（郢州） 白紵布 10 端 ×

62 清化郡（巴州） 綿紬 10 匹 ×

63 洋川郡（洋州） 白交梭 10 匹 ○

按：“交梭”是綾的一種。《新唐書》卷四一有“白編、交梭、十樣花紋等綾”字樣。故交梭綾 10 匹，略略超標。

64 咸安郡（蓬州） 綿紬 10 匹 ×

65 始寧郡（壁州） 綿紬 10 匹 ×

66 南平郡（渝州） 葛布 5 匹 ×

67 丹陽郡（潤州） 方文綾 7 匹、水文綾 8 匹 ○

68 晉陵郡（常州） 細青紵布 10 匹 ×

69 餘杭郡（杭州） 白編綾 10 匹、蜜姜 2 石等三種 ○

按：白編綾 10 匹，是 26000 文。《市估案》中有二種姜即高良姜和胡姜，最貴的 1 兩 16 文，最便宜的 1 兩 11 文。1 石姜最少有 80 斤即 1280 兩，2 石則有 2560 兩。按 1 兩的中間價 13 文計算，2 石姜需錢 33280 文。加上綾的價錢，僅此兩項就需錢 59280 文，遠遠超過了標準。

70 會稽郡（越州） 白編綾 10 匹、交梭 10 匹等四種 ○

71 東陽郡（婺州） 綿 600 兩、紙 6000 張、葛粉 20 石 ○

按：僅綿 600 兩即 100 屯已需錢 22000 文。雖然我們不知紙和葛粉的價格，想來應該超過 1000 文。因此東陽郡貢物超標是沒有問題的。

72 新定郡（睦州） 交梭 20 匹、竹簞 1 合 ○

73 信安郡（衢州） 綿百屯、紙 6000 張 ○

按：據第 71 項的理由，此郡貢物也超標。

74 吳興郡（湖州） 紵布 30 端 ×

75 臨海郡（台州） 乾姜 100 斤、乳柑 6000 顆、鮫魚皮 100 張等四種 ○

按：據第 69 項計算，姜 100 斤即需錢 20800 文，加上其他，一定會超過標準的。

76 清源郡（泉州） 綿 200 兩 ×

77 建安郡（建州） 蕉布 20 匹、練 10 匹 ×

按：依第 25 項計算，20 匹布合 16 端需錢 7840 文。《市估案》中最貴的大練，1 匹上 470、中 460、下 450 文。10 匹練以中估買，需錢 4600 文。二者相加，需錢 12440 文，不超標。

78 宣城郡（宣州） 白紵布 10 匹 ×

79 豫章郡（洪州） 葛布 50 匹、柑子 6000 顆 ○

按：依第 25 項計算，布 50 匹需錢 22000 文。柑子 6000 顆無論如何也應花費 1000 文以上，故此郡貢物當超標。

80 長沙郡（潭州） 葛布 15 匹 ×

81 桂陽郡（郴州） 白紵布 10 匹 ×



82 宜春郡（袁州）	白紵布 10 匹	×
83 巴陵郡（岳州）	白紵布 10 匹	×
84 潯陽郡（彭州）	交梭 20 匹	○
85 梓潼郡（梓州）	綾 16 匹	○
86 閬中郡（閬州）	重連綾 20 匹	○
87 通化郡（茂州）	麝香 60 顆等四種	○
88 交川郡（松州）	麝香 30 顆等四種	○
89 遂寧郡（遂州）	樺蒲綾 15 匹、乾天門冬 110 斤	○

按：綾 15 匹，需錢 39000 文。“乾天門冬”，《唐六典》和《新唐書》均作“天門冬”。《市估案》天門冬 1 小兩上 5、中 4、下 3 文。110 斤若是小斤的話，合 1760 兩，用中估需錢 7040 文。若不是小斤則合 5280 兩，用錢 21120 文。不管怎樣，二者相加，都遠遠超過了標準。

90 仁壽郡（陵州）	細葛 5 匹	×
91 瀘川郡（瀘州）	葛布 10 匹	×
92 陰平郡（文州）	麝香 20 顆、白蜜 1 石	○

按：據第 1 項計算，20 顆麝香需錢 20416 文。《市估案》中沒有白蜜，但有流蜜，1 合上 14、中 13、下 12 文。若依此計算，1 石蜜是 1000 合，用中估買需錢 13000 文。二者相加，共用錢 33416 文，超出了標準。

93 同昌郡（扶州）	麝香 10 顆	×
94 臨翼郡（翼州）	麝香 34 顆等三種	○
95 和義郡（榮州）	班布 6 匹	×
96 南川郡（南州）	布 5 端	×
97 普寧郡（容州）	朱砂 20 斤、水銀 20 斤	○

按：水銀的價錢我們不知道，現在看朱砂。《市估案》中朱砂 1 兩上 150、中 140、下 130 文。20 斤朱砂合 320 兩，用中估買，需錢 44800 文，已超出標準。

98 開江郡（富州）	班布 5 端	×
99 懷澤郡（貴州）	細白紵布 10 端	×

以上我們列舉了大致可計算貢物價值的郡州 99 個，佔《通典》所記貢物郡州 287 個的 34%。其中有 33 個郡州的貢物價值超出標準，佔 99 個郡州的 33%。

若以此類推的話，則有近三分之一的郡州貢物超過了絹 50 匹的價值範圍。說明當時令文在各郡州執行時有相當出入，而朝廷也並不嚴格執行這一令文。

但是即使如此，全國貢物的價值總的來說還是少的。以一個郡平均進貢超過 23000 文的 25000 文即 25 貫計算，全部 287 個郡貢物的總價值祇有 7175 貫。我們知道，天寶中每年僅戶稅錢就“約得二百餘萬貫”<sup>[31]</sup>。如此，則全國每年貢物的價值祇佔全國戶稅（還不是全部稅收）的萬分之零點三六，實在是微乎其微的。拿絹的數量來比較，也是如此。據天寶計帳，一年“庸調輸絹約七百四十餘萬匹”<sup>[32]</sup>，則全部 287 個郡平均貢絹 14350 匹，也祇佔全國庸調絹數量的萬分之一點九。我們還可以舉一個消費方面的例子，即天寶十三載三月唐玄宗“宴群臣，賜右相絹一千五百匹，綵羅三百匹，綵綾五百匹；左相絹三百匹，綵羅綾各五十匹；餘三品八十匹，四品五品六十匹，六品七品四十匹，極歡而罷”<sup>[33]</sup>。據《通典》卷四十《職官》二十二，開元末有內官 2620 人。即使七品以上祇有 500 人，人均 60 匹，也要 30000 匹，等於 600 個郡的貢物，遠超 287 個郡的貢物價值。而且這還祇是一次宴會的賜物！因此我們說唐代貢物（常貢）具有象徵意義，其數量的微小是基本原因之一。所以我們看到，在天寶六載十二月丙寅（或即冬至），唐玄宗“命百官閱天下歲貢物於尚書省，既而悉以車載賜李林甫家”<sup>[34]</sup>。天下貢物數量之少，於此也就可以想見了。

#### 四

但是這並不是說這些貢物祇有象徵意義。從貢物的品種看，它們都是實用物品。因此可以推測，在製定天下貢物的當初，是以實用目的來製定物品種類的。以後貢物的不斷改變和增加，可能也反映了不同時期皇帝的實用目的。前述長安四年（704）改豫州的雙巨等綾為四窠、雲花綾，也許就是出於武則天的需要。又，《太平寰宇記》卷一〇六在洪州土產“梅煎”下記有這樣一條注：“唐開元二十五年（737）都督韓朝宗以梅煎難得，取乳柑代。”我們查《通典》，豫章郡（洪州）貢物中確實沒有了“梅煎”，而多了“柑子六千顆”。而柑子或乳柑，都是唐玄宗愛吃的水果。這次改後的貢物，仍然具有實用性<sup>[35]</sup>。順便說一句，開元二十五年已經取消、《通典》中已經沒有的“梅煎”，又出現

在《新唐書》裏。由此或也可證明，《新唐書》的編者是將當時所能見到的當地曾貢過的物品都列在該州名下，並不一定能確定是唐代某一年的貢物。

《通典》所記貢物中藥材佔了一半還多，而藥材更具有實用性。《太平寰宇記》卷一四九萬州條，在土產“苦藥子”下記曰：“大曆十一年（776）京兆尹黎干撰方進上云：此藥性寒去熱，能解一切毒，每服之立有應效。遂為常貢。”這是大臣為皇帝着想，大約皇帝吃了也有效的藥，後來就成了常貢。從這味藥就可以研究代宗的醫藥消費。當然，此例是唐玄宗以後的事情，但貢物中藥材具有實用性（特別是對皇帝來說），這道理却是一樣的。

因此，我們或可利用這種時代明確又有數量的貢物如《通典》所記貢物，來研究某一階段某些皇帝的消費的某個側面。拿《通典》所記貢物來說，就可以用它來研究唐初至玄宗時期皇帝消費的某些側面。下面就嘗試着做一下。

先看藥材。根據以上統計，《通典》貢藥有123種。據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一<sup>〔36〕</sup>，當時“見用藥”有“六百八十種”。如此，則《通典》貢物中藥材（以下簡稱為《通典》貢藥）祇佔這680種藥的百分之十八。《千金翼方》又分133個州記錄了各州所產藥材共519種。例如華州產藥有：

覆盆子、杜蘅、茵芋、木防己、黃精、白朮、柏白皮、茯苓、茯神、天門冬、署預、王不留行、款冬花、牛藤、細辛、鱉甲、丹參、鬼臼、白芷、白蘼、狼牙、水蛭、松花、鱉頭、桑螵蛸、松子、松蘿、兔肝、遠志、澤瀉、五味子、菝葜、桔梗、玄參、續斷、山茱萸、萆薢、白薇、通草、小草、石南、石韋、龜頭、麥門冬。

但是《通典》所記華州貢藥材祇有茯苓、茯神和細辛三種，可見所貢藥材祇是當地所產藥材的很小的一部分。換句話說，即當時各地所貢的藥材是有選擇的。讓我們再換一個角度，即從治病的角度看看《通典》貢藥。比如，據《千金要方》卷八所記治療“血痺”的《大易方》，其用藥有：

萆薢、薯蕷、牛膝、澤瀉（各二兩），白術、地膚子（各半兩），乾漆、鱉膾、天雄、狗脊、車前子（各十銖），茵芋（六銖），山茱萸（三十銖），乾地黄（二兩半）

共十四味藥，而《通典》貢藥中，祇有乾漆和車前子二味，僅佔百分之十四。但是，同書同卷又記治療“八風十二痺……頭眩不能自舉……”的《大續命

散》，其用藥為：

麻黃、烏頭、防風、桂心、蜀椒、杏仁、石膏、人參、芍藥、當歸、  
茺蔚（千金翼作芎藭）、黃芩、茯苓、乾姜（各一兩）

共十五味藥，而《通典》貢藥中有十一味，佔所用藥材的百分之七十三。由此或者也可知，《通典》所記進貢的藥材是有選擇性、有針對性，也就是有實用性的。

這個針對性或實用性是甚麼呢？它針對的應該是唐初製定貢物名目的皇帝的疾病狀況。由於史籍中關於皇帝身體狀況的記載甚少，描述又很模糊，因此以下所論帶有很大的推測性。

似乎唐代前期的幾個皇帝都得過一種叫做“風疾”或“氣疾”的病。我們先將有關的史料列於下：

- 1、唐高祖：太上皇自去秋得風疾，庚子，崩於垂拱殿<sup>[37]</sup>。
- 2、唐太宗：A. 太宗將幸九成宮，（姚）思廉諫曰……太宗諭曰：“朕有氣疾，熱便頓劇，固非情好遊賞也。”<sup>[38]</sup>  
《資治通鑑》將此事繫於貞觀六年（632）。  
B. 公卿以下請封禪者前後相屬，上諭以“舊有氣疾，恐登高增劇，公等勿復言”<sup>[39]</sup>。  
C. 是月，上得風疾，苦京師盛暑……命修終南山太和廢宮為翠微宮<sup>[40]</sup>。
- 3、長孫皇后：後素有氣疾……<sup>[41]</sup>。
- 4、唐高宗：A. 帝自顯慶已後，多苦風疾<sup>[42]</sup>。  
B. 十月，上初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sup>[43]</sup>。  
C. 上苦頭重，不能視，召侍醫秦鳴鶴診之<sup>[44]</sup>。  
D. 上欲御則天門樓宣赦，氣逆不能乘馬……（是夜）上崩於貞觀殿<sup>[45]</sup>。

風疾是甚麼病呢？按唐以前的中醫理論，認為“夫風者，百病之長”<sup>[46]</sup>，將“風邪”視為得病的重要原因，實際則包括後世的許多疾病。但是，自從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單立“風病諸候”之後，孫思邈《千金方》立有“諸風”、王焘《外臺秘要》也立有“中風”和“諸風”專節。唐代前期幾個皇帝所得的

“風疾”或“氣疾”大致就都包括在這些醫書所列的“風病”和“諸風”中。具體而言，唐高祖得風疾後很快就去世，他得的“風疾”可能是中風。唐太宗所得的“氣疾”，是風疾的早期形態，主要表現為“熱便頓劇”和“登高增劇”，即一熱或一劇烈運動就呼吸困難。而且，唐太宗的這個病得的時間很長。我們從貞觀六年（632）首次看到記載，到貞觀十年時《資治通鑑》說：“上得疾，累年不愈，後侍奉，晝夜不離側”<sup>[47]</sup>，到貞觀二十一年時就更重了。頗懷疑唐太宗得的是今天所謂高血壓一類的進行性心腦血管疾病，所以會越來越厲害。又，由於唐太宗和長孫皇后都有“氣疾”，也許就將此病遺傳給了唐高宗。高宗的風疾就更厲害了，其症狀是“風眩頭重，目不能視”。屬於唐代的“風病”範疇，是近代中醫“眩暈”類內科病的典型症狀，似相當於今天較嚴重的心腦血管疾病。順便說一句，唐代皇帝可能有着心腦血管疾病的遺傳體質，其後代，唐順宗“自〔貞元〕二十年（804）九月風病，不能言”<sup>[48]</sup>、唐穆宗“足不能履地，風眩就床”等等<sup>[49]</sup>。當然這是題外的話了。

“風疾”和“氣疾”在當時屬一類病，治法也相近。《舊唐書》卷一九一《張文仲傳》云：“文仲善療風疾。其後則天令文仲集當時名醫共撰療風氣諸方……文仲奏曰：風有一百二十四種，氣有八十種。大抵醫藥雖同，人性各異……唯脚氣頭風上氣，常須服藥不絕。”在張文仲指出要“常須服藥”的“風、氣病”中，太宗是“上氣”、高宗是“頭風”，都需要經常服藥。而《通典》所記貢物中的許多藥材，想來就都是他們指定要上貢，即要經常服用的。

我們看《外臺秘要》卷一五的“療風邪氣未除、發即心腹滿急、頭旋眼運欲倒方”：

芎藭、獨活、防風、白朮、杏仁（去尖皮）、枳實（炙。各二兩）、茯苓（三兩）、生姜（四兩）、羚羊角（屑）、黃芩（各一兩）

其中大部分藥材都在《通典》貢藥中。同書同卷“頭風及頭痛方”中有方云：

茯苓（三兩）、枳實（炙）、橘皮、人參、芍藥（各二兩）、生姜（四兩）

這幾種藥材則全都在《通典》貢藥裏。同書同卷“頭風旋方”中還有方云：

秦艽、常山、人參、羚羊角（屑各二兩）、甘草（三兩生用）

這幾種藥物也在《通典》貢藥裏。所以我們推測，《通典》貢藥，凡為唐太宗、

唐高宗他們指定要進貢者，可能均與治療他們自己的疾病有一定的關係。

關於《通典》貢藥，我們還可以指出以下幾點。

第一，現代中醫將藥材分為十八類<sup>[50]</sup>，《通典》貢藥中，“補益類藥”和“安神類藥”很多。比如“補益藥”中“補氣”的人參、大棗、甘草；“補血”的阿膠、當歸；“補陰”的天門冬、石斛；“補陽”的鹿角、菟絲子、肉蓯蓉等，以及“安神藥”中的朱砂、龍骨、酸棗仁、柏子仁、遠志等。而消導藥、催吐藥、瀉下藥、祛痰止咳藥就甚少。這或者也能看出進貢藥材的選擇性和實用性。

第二，《通典》貢藥中，還有一些與延年益壽有關，特別是一些礦物類藥材，比如丹砂、空青、鐘乳、礬石、紫石英、白石英、白石脂、金屑、水銀等。據《千金翼方》卷二，丹砂“久服通神明，不老，輕身神仙”；空青“久服輕身延年不老，令人不忘，志高神仙”；鐘乳“久服延年益壽，好顏色，不老，令人有子”；礬石“煉餌服之，輕身不老增年”；紫石英“久服溫中，輕身延年”；白石英“久服輕身，長年耐寒熱”；白石脂“久服安心，不饑，輕身長年”；金屑“服之神仙”；水銀“熔化還復為丹，久服神仙，不死”等等。

我們知道，唐代皇帝煉丹服藥以求長生者甚多。這從唐太宗時就開始見於記載了。《資治通鑑》卷一九八太宗貞觀二十一年正月條記高士廉病死，太宗“將往哭之”，長孫無忌諫曰：“陛下餌金石，於方不得臨喪。”這就是說唐太宗平時是喫金石藥的。《資治通鑑》卷二百二高宗開耀元年（681）七月條，記高宗“以服餌，令太子監國”；卷二百七則天后長安四年（704）七月條記楊再思說張昌宗之功曰：“昌宗合神丹，聖躬服之有驗，此莫大之功。”這似乎都說明了高宗、武后也是吃金石藥的。至於玄宗，我們看到他曾“於嵩山煉藥”<sup>[51]</sup>。後來他當了太上皇，肅宗還“進煉石英金竈於興慶宮”<sup>[52]</sup>。《千金要方》卷十七就有煉白石英的方法。而且，玄宗不僅自己服食，還將藥石賜給大臣們。《大唐新語》卷七記“端午日，玄宗賜宰臣鐘乳”。前面說過，久服鐘乳可以延年益壽，但《千金翼方》同條又說：“不煉服之，令人淋”，即鐘乳必須煉後服用纔能益壽延年。《千金翼方》卷二二就載有“煉鐘乳方”。所以《大唐新語》接着又說：宰相“宋璟即拜賜，而命醫人煉之”。總之，唐代前期皇帝“餌金石”的嗜好，可能就是造成《通典》貢藥中此類藥物大量存在的一個重要原

因。

由上述宋璟讓醫人煉鐘乳，也可知“餌金石”是當時社會的一種風氣。我們再舉幾例。前面說過，長孫無忌諫唐太宗時是勸他餌金石不宜臨喪。同樣的例子還見於其他史籍。《明皇雜錄》記開元中僧義福“將終”，兵部侍郎張均對刑部侍郎說“某宿歲餌金丹，爾來未嘗臨喪”就是一例。1970年陝西西安何家村出土了兩瓮唐代窖藏的文物，其中有些是藥物。據報道，“發現的藥具有許多煉藥用的金銀鍋、金銀鐺和銀石榴罐等。藥物有：乳石（分爲上上乳、次上乳、次乳，並注明是否可服）、朱砂（分爲光明紫砂、大粒光明砂、次光明砂、光明碎紅砂、紅光丹砂、絕上紅光丹砂、井砂等七類）、白英、紫英、琥珀、珊瑚、金屑等。這些藥物都裝在大小不同的金銀盒和罐內”，“出土地點在唐長安城興化坊邠王府的部位上”<sup>[53]</sup>。邠王是唐玄宗的堂兄，死於開元二十九（741）年。這批窖藏藥物的年代估計在安史之亂前後，因此可以說它們是唐玄宗時期社會上服食金石風氣流行的反映。又，從數量看，這批藥物的數量是這樣的：

黃（金）粉	787 克	上上乳	678 克
次上乳	606 克	次乳	947 克
井砂	444 克	光明碎紅砂	852 克
光明紫砂	660 克	大粒光明砂	746 克
次光明砂	720 克	紅光丹砂	1415 克
朱砂	2688 克	白英	505 克
紫英	2177 克 <sup>[54]</sup>		

現在讓我們將這些藥物並數量與《通典》貢藥作一個比較。第一，如果不考慮等級差別的話，這批出土的藥物在《通典》貢藥中均有，即諸種乳（石）——鐘乳；諸種光明砂——光明砂；朱砂——朱砂；白英——白石英；紫英——紫石英；黃（金）粉——金薄黃屑。

第二，從數量看，它們與《通典》貢藥互有多少。例如：

白石英：505 克——700 克（50 小兩） <sup>[55]</sup>	少於《通典》貢藥
紫石英：2177 克——2098 克（45 兩） <sup>[56]</sup>	略多於《通典》貢藥
朱砂：2688 克——20971 克（30 斤 10 兩）	少於《通典》貢藥

光明砂：4393 克——3424 克（5 斤）

多於《通典》貢藥

鐘乳：2231 克——278016 克強（24 斤 22 兩 2 分） 少於《通典》貢藥

由此看來，《通典》貢藥中的這類藥材，量雖然不是很多，但供一個人服用可能還是够用的。這或者也能說明《通典》貢藥的實用性。

《通典》所記貢物中進貢最多因而也應是食用最多的水果是棗、梨和柑子。

棗共有二個郡貢，數量為 8000 顆加 2 石。我們知道，棗既可以當水果喫也可入藥。《千金翼方》卷四云：“大棗……和百藥，補中益氣，強力，除煩悶……久服輕身，長年不饑，神仙。”可以想見，當時的皇帝們平時一定是常喫一些大棗或大棗湯大棗粥之類以“補中益氣”的。前述治療“風疾”的藥方中也常下大棗。《千金要方》卷八有《治諸風痺方》云：“防風、甘草、黃芩、桂心、當歸、茯苓（各一兩），秦艽、葛根（各二兩），生姜（五兩），大棗（三十枚），杏仁（五十枚）。”而唐高宗的病，後人也有稱之為“風痺”的。《元和郡縣圖志》卷一京兆府大明宮條注云：“高宗嘗染風痺，以大內湫濕，置宮於斯。”《資治通鑑》卷二百高宗龍朔二年（662）四月辛巳條，引程大昌文曰：“龍朔二年，高宗苦風痺，惡太極宮庫下，故就修大明宮。”也許正是由於大棗兼具進補和治風疾等多種功效，其消費自然就多，進貢也就多了。

順便說一句，自北魏至唐，歷代朝廷都以正式令文的形式要求擁有永業田（桑田）的農戶種植棗樹。例如《魏書》一一〇《食貨志》云：“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隋書》卷二四《食貨志》引北齊河清三年（564）令云：“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為桑田，其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同書同卷又引隋開皇令云：“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唐律疏議》卷一三《戶婚》引田令曰：“戶內永業田，課植桑五十根以上，榆、棗各十根以上。”唐代將棗的種植量從北魏以來的五根增加到十根，反映了當時朝廷提倡和鼓勵棗的消費，也是社會上棗（或包括果實和木材）的消費量擴大的結果。縱觀北魏以來田令，可知當時北方地區從皇帝到庶民，都對棗有着很大的需求，同時也說明這些政策具有濃厚的北方味道。到宋代，這種味道就減弱了。《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之二五記北宋天聖令云：“勸課栽植，自有等第數目，如土地有所不宜，則不必桑、棗，但榆、柳之類，隨地所宜。”不僅不必種棗，而且還提到了柳樹。這種變化是



社會經濟重心在逐漸南移過程中的結果，或者也和以皇帝爲首的社會上層消費趣味逐漸南方化有關。

《通典》所記貢物的水果中梨也很多，有三個郡進貢，數量爲7100顆。梨雖然也可以入藥，但當作水果食用的場合可能更多。我們在有關玄宗以前消費情況的記錄中很難找到食用“梨”的記載，但有一條史料或者能幫助說明一些問題。《唐六典》卷四《膳部郎中》條記供給親王已下的常食料有云：“每日細白米二升，粳米、粱米各一斗五升，粉一升，油五升，鹽一升半，醋二升，蜜三合，栗一斗，梨七顆，蘇一合，乾棗一升，木槿十根，炭十斤，葱、韭、豉、蒜、姜、椒之類各有差。”其中祇有梨是新鮮水果。可見當時在貴族官僚階層中吃梨還是比較多的。起碼用“梨”來作水果供應的標準可以間接說明這一點。一天7顆梨，一年是2500餘顆。而《通典》所記的貢梨，若平均到日，是一天消費梨近20顆，還是遠多於一般親王的。

《通典》所記貢物的水果中最多的是柑子。有七個郡進貢，其中四個郡共貢14400顆，另外二個郡是數量“不限多少”。柑子的消費，在史籍中有些記載，而且特別集中在唐玄宗時期，看來玄宗比較喜歡吃柑子。不僅如此，他還曾送柑子給手下的大臣，《安祿山事迹》卷中就有“上潛遣中使輔璆琳送柑子於范陽”、以觀安祿山情狀的記載。《楊太真外傳》卷下也說：“開元末，江陵進乳柑橘，上以十枚種於蓬萊宮。至天寶十載（751）九月秋，結實。宣賜宰臣，曰：朕近於宮內種柑子樹數株，今秋結實一百五十餘顆，乃與江南及蜀道所進無別。”從玄宗自己在宮中種柑子，可見他喜歡柑子的程度。上述引文中提到江陵進貢乳柑橘，又說“江南及蜀道”也進貢。查《通典》所記貢物，江陵即荊州並不貢柑子。《通典》所記貢柑子的七個郡分別是：澧陽郡（澧州）、夷陵郡（峽州）、臨海郡（台州）、豫章郡（洪州）、通義郡（眉州）、資陽郡（資州）和陽安郡（簡州）。其中澧陽、夷陵與江陵同屬山南道；臨海、豫章屬江南道；通義、資陽、陽安屬劍南道，大致符合“江南及蜀道”進貢的說法<sup>[57]</sup>。關於進貢柑子，還有一則有趣的記載。《大唐新語》卷十三記：“益州每歲進柑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紙不敬，代以細布。既而恐柑子爲布所損，每懷憂懼。俄有御史甘子布使蜀，驛使馳白長吏：有御史甘子布至。長吏以爲推布裹柑子事，懼曰：果爲所推！及子布到驛，長吏但叙以布裹柑子爲

敬。子布初不之知，久而方悟，聞者莫不大笑。”由此或可知道進貢的柑子每一顆都要用紙裹，一可見進貢的實態，二可見當時紙的使用已經很普遍了。當然，這位長吏對皇帝的拍馬，是以加重當地民衆的負擔為代價的。

關於《通典》所記貢物中的食物還可以指出幾點。第一是貢荔枝的祇有一處，即南溪郡（戎州）貢的“荔枝煎”。但文中特意注明“六月進”，與《通典》所記貢物的體例不合，疑其為剛剛指定的臨時貢物。由於不見有玄宗喜歡荔枝的記載，因此頗懷疑這“荔枝煎”是為楊貴妃服務的。第二，這時進貢茶的很少，祇有安康郡（金州）、靈溪郡（溪州）貢的茶芽 101 斤和夷陵郡（峽州）貢的茶 250 斤。我們在史籍中尚未看到有唐代前期皇帝喝茶的記載。雖然不能肯定他們不喝茶，但應該是即使喝也不會多。在這種背景下，估計進貢的這些茶主要還是當藥用的。《本草綱目》卷三二“茗”條引蘇頌《圖經本草》說茶（芽）“治風疾”；《千金要方》卷十八也有治“卒頭痛如破，非中冷又非中風……名為厥頭痛”的方子，則飲茶用為藥的一個用途也與治療“風疾”和“頭痛”等有關。

《通典》所記絹布類貢物中，除了絹、布外，高級絲織品裏“綾”最多。紬、紗、羅雖然都有但都很少，錦也很少。這可能說明在唐代前期“錦”的生產量和消費量都不大，而“綾”的消費量則比較大。在“綾”的消費中，用作服飾的部分可能比較多。這不僅在皇帝的消費中是這樣，在官員服飾消費中恐怕也是如此。《舊唐書》卷四五《輿服志》引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八月敕云：“三品已上，大科紬綾及羅，其色紫，飾用玉。五品已上，小科紬綾及羅，其色朱，飾用金。六品已上（下？），服絲布，雜小綾，交梭，雙紉，其色黃。”又引貞觀五年八月敕云：“七品已上，服龜甲、雙紉、十花綾，其色綠。九品已上，服絲布及雜小綾，其色青。”這其中的大科（窠）綾、絲布、交梭、雙紉、龜甲、雙巨等綾在《通典》所記貢物中都有。但是令文不許官員們穿錦袍。這或者可以說明唐前期錦袍的服用還是比較少的。《隋唐嘉話》卷下記云：“武后遊龍門，命群官賦詩，先成者賞錦袍。左史東方虬既拜賜，坐未安，宋之問詩復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稱善，乃就奪袍衣之。”以錦袍作為賞賜，可見當時錦袍的珍貴。又，唐文宗追憶唐玄宗朝情景時也曾說：“朕聞前時內庫唯二錦袍，飾以金鳥，一袍玄宗幸溫湯御之，一即與貴妃。當時貴重如

此。”<sup>[58]</sup>這種情況到唐後期就有了變化，各種錦的消費明顯多了起來，所以纔會有唐代宗大曆六年（771）四月對“大張錦、軟瑞錦、透背及大欄錦、竭鑿六破已上錦”等的禁斷詔敕<sup>[59]</sup>；唐文宗在說了上面的話後接着又說當時的情況是：“如今奢靡，豈復貴之？料今富家往往皆有。”用唐後期錦袍的普及來反觀唐玄宗以前錦袍的珍貴。

鋪設家具類貢物中很顯著的是“席”的種類和數量最多，計有葵草席、龍須席、蔗心席、水葱席、鳳翽席、莞席、蘇薰席七種共 114 領。若再加上細簟、五入簟、竹簟、藤簟四種 13 領 5 合，一共就有了十一種 127 領 5 合，佔全部貢物十八種的一大半，可見席類消費在當時鋪設類消費中佔有重要地位。這種席類消費在唐代前期的史籍中也多有記載。《朝野僉載》卷三記“張易之爲母……鋪象牙床，織犀角簟，鴈貂之褥，蛩蟲之氈，汾晉之龍須，河中之鳳翽以爲席”。文中說的席都是當時的高級席。查《通典》所記貢物，西河郡（汾州）貢有龍須席 10 領、鄴郡（相州）貢鳳翽席 6 領，與《朝野僉載》所記產席貢席的地區大致相當。可知《通典》所記貢物中的席都是上好的席，是當時的名優產品。除龍須席外，水葱席也是當時的名席。《安祿山事迹》卷上記玄宗賜給安祿山的財物，除有龍須夾帖席 14 領外，還有水葱夾帖席。這種水葱夾帖席又分二種，一種是綠錦緣白平紬背，一種是紅錦緣白平紬背，都很高級。這些席大都鋪在床上<sup>[60]</sup>。唐前期的皇帝大都怕熱，大量的席類消費可能與他們的這一體質狀況有關。

《通典》所記貢物的家具中還有一種叫“筌臺”，是海豐郡（循州）進貢的。何謂“筌臺”？段公路《北戶錄》卷三有“五色藤筌蹄”一條，認爲“筌臺”即南朝時的“筌蹄”，並特意指出：“今海豐歲貢五色藤鏡匣一、筌臺一是也。”可見海豐貢“筌臺”持續了很長的時間。孫機在《唐李壽石椁錢刻〈侍女圖〉〈樂舞圖〉散記》一文中對“筌臺（筌蹄）”作了考證<sup>[61]</sup>，認爲它是一種墩形坐具，坐在上面要垂足。從“筌臺”的來源看，它似有一些佛教的味道，可說是中國古代受外來影響後低坐具向高坐具過渡時期的一種坐具。給皇帝的貢物中也有“筌臺”，說明當時統治者的上層已經有意識地在使用這樣一些高坐具了。

《通典》所記貢物的雜物品類中，有五個郡貢蠟燭，數量爲 80 條。數量雖

然不多，貢物的郡則不少，可見當時皇帝夜晚照明可能主要使用的是蠟燭而不是油燈。《倭名類聚抄》卷四燈火部燈火類“蠟燭”條引《唐式》云：“少府監每年供蠟燭七十挺”，可知政府機構中也大量使用蠟燭。史籍中有關記載也有一些，例如《資治通鑑》卷二百九中宗景龍二年（708）十二月丁巳條記中宗與諸王、駙馬等守歲，為竇從一娶妻，“俄而內侍引燭籠、步障、金縷扇自西廊而上”。同書同卷睿宗景雲元年記李隆基入宮除韋後，上官“昭容執燭帥宮人迎之”。《明皇雜錄》卷上記開元中玄宗為問宰相姓名，“夜令中人持燭於省中”。凡此種種，都是當時宮中使用蠟燭的記載。當時貴族大臣家也多用蠟燭，有關記載亦多。甚至我們看出土的唐代文物，也是燭臺多於燈盞。當然，這祇是反映了統治階級上層的消費情況。

《通典》所記貢物的雜物品類中還有鷄子和烏鵲。唐前期的皇帝似乎都喜歡玩這些猛禽。《大唐新語》卷二記武德初孫伏伽上表諫高祖時說：“陛下二十日龍飛，二十一日獻鷄雛者，此乃前朝之弊風，少年之事務，何忽今日行之？”《隋唐嘉話》卷上記“太宗得鷄絕俊異，私自臂之，望見鄭公，乃藏於懷”云云，講了一段太宗虛心納諫的故事。《朝野僉載》卷五又記“太宗養一白鵲，號曰將軍。取烏常驅至於殿前，然後擊殺”。《安祿山事迹》卷上記：“玄宗每於苑中〔放〕鷹鵲，所獲鮮禽，多走馬宣令賜〔安祿山〕嘗”。唐前期皇帝尚武之氣仍濃，故玩鷄放鵲是他們的平常消費。《通典》所記貢物反映了這種消費的一個側面。

《通典》所記貢物中還有許多物品可以研究。以上所舉祇是找出一些史籍中記載比較多的物品，來證明《通典》所記貢物所具有的實用性，並通過這些物品說明唐代前期皇帝消費的某些特點或某個側面。由於皇帝的消費傾向在社會中具有某種示範作用，因此研究皇帝的消費可以與研究其他貴族、官僚乃至平民的消費結合起來。比如前述有關藥物的服食、水果的食用、綾質服飾的穿着、席的使用、蠟燭的使用，以及玩鷄放鵲之風，在其他階層的消費中也都佔有一定的位置、在史籍中有一些記載。特別是如果我們將《通典》所記貢物的種類與《交河郡市估案》之類文書中的物品種類相比較的話，不同地區不同階層使用不同消費品的情況就會凸現出來了。這對於研究唐代前期整個社會的消費狀況是很有幫助的。

總之，《通典》所記貢物由於來源於原始的《式》，特別是記錄了物品的數量，因而是十分難得的研究唐代社會消費生活的資料。它雖然具有一些象徵意義或禮儀意義，但同時也具有實用性，特別是在制定貢物的當初，這種實用性還佔有相當的比重。在這些貢物固定下來之後，每一位皇帝新增加的貢物，對這一位皇帝來說，更具有極大的實用性。雖然這些貢物數量不多，但正因為具有某種程度的實用性，這些貢物就如實地反映了某一時期皇帝在衣、食、住、用等方面需求或消費傾向的一些側面，為我們比較唐代前後期皇帝的消費情況，以及皇帝與其他階層消費情況的異同提供了一個有數量標準的資料<sup>[62]</sup>，值得研究唐代社會生活史家的重視。

#### 注 釋

[1] 《通志》地理略引《開元十道圖》略同。

[2] 本文所用上述四種書，均使用中華書局的點校本。

[3] 三件文書的編號分別為敦博 58 號（現館藏號為 10—76）、P.2522 號和 P.2511 號。其中《天寶十道錄》是榮新江的定名，文載《九州》第 2 期，題為《敦煌本〈天寶十道錄〉及其價值》。但是，此卷文書疑問尚多，還須再進一步研究。要之，將此件文書所記貢物理解為開元末的貢物情況，應該是大致不錯的。

[4] 《北京大學學報》1982 年第 4 期，60—65 頁。

[5] 原載《東方學報》京都第 17 冊，後收入《中國歷史地理研究》，同朋舍，190—209 頁，1977 年。

[6]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

[7] 收於池田溫主編《中國禮法和日本律令制》，東方書店，269—272 頁，1992 年。

[8] 《元和志》光州貢物缺載。

[9] 此據《大津文》校訂過的錄文。

[10] “鼓”字《大津文》錄為“鼓”，恐誤。

[11] 參見劉俊文《敦煌吐魯番唐代法制文書考釋》，中華書局，355—403 頁，1989 年。

[12] “武德”原作“龍德”，《日比野文》考證應為“武德”，是。

[13] 此處後一個“三”疑衍，即亦當為“三十端”。

[14] 原文為“布紵”，疑為“紵布”之倒。

[15] 原文作“雙鸞麟綾”和“四窠雲綾”，據《新唐書》補“巨”和“花”字。

[16] 錄文見池田溫《中國古代物價初探》，載《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卷四，中華

書局，445—513頁，1992年。

[17] 參見《英藏敦煌文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英國國家圖書館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

[18] 其中“葡萄”原寫作“蒲陶”、“檳榔”原寫作“檳榔”，恐為當時俗字、異體字或筆誤。

[19] 《全唐文》卷四八七。

[20] 中華書局點校本，39頁，1998年。

[21]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庫全書》本。

[22] 皮日休《誚虛器》，見中華書局本《全唐詩》卷六百八。

[23] 仁井田陞《唐令拾遺》復原《賦役令》第二十七條。參池田溫編《唐令拾遺補》補訂《賦役令》第二十六條。

[24] 參前引劉俊文《敦煌吐魯番唐代法制文書考釋》。

[25] 參前引池田溫文。

[26] 文載《シルクロード研究》創刊號，69—90頁，1998年。

[27] 《市估案》中“恒”字缺，《池田文》補一“常”字。按此藥原名“恒山”，唐後期避穆宗李恒諱鑄改為“崑山”。故此處似應以“恒山”為正。

[28] “胡粉”價格見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文書中的《市估案》殘片。池田溫亦曾著文介紹過，參見龍谷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等編《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文物研究文集》，1993年。

[29] 當然，這種計算不可能特別精確，祇能是求其大概而已。

[30] 參郭正忠《三至十四世紀中國的權衡度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頁等，1993年。

[31] 《通典》卷六《食貨六》。

[32] 《通典》卷六《食貨六》。

[33] 《舊唐書》卷九《玄宗本紀》。

[34] 《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35] 甚至在唐後期宦官專政時，宦官的需要與否也會導致貢物的增減。《舊唐書》卷二十下《哀帝紀》記天祐二年六月丙申敕云：“福建每年進橄欖子，比因閩壻出自閩中，牽於嗜好之間，遂成貢奉之典。”則進貢“橄欖”，與滿足宦官需要有極大的關係，由此也說明貢物在某一限定的時期內對某些人來說（比如這裏的宦官或皇帝）具有着很強的實用性。到宦官勢力消亡，“其進橄欖子”就“宜停”了。這也是貢物與消費甚至與政治有關的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36] 華夏出版社點校本，1993年。下引《千金要方》同此。

[37]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太宗貞觀九年。

[38] 《舊唐書》卷七三《姚思廉傳》。

- [39]《資治通鑑》卷一九四太宗貞觀六年。
- [40]《資治通鑑》卷一九八太宗貞觀二十一年。
- [41]《資治通鑑》卷一九四太宗貞觀十年。
- [42]《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本紀》。
- [43]《資治通鑑》卷二百高宗顯慶五年。
- [44]《資治通鑑》卷二百三高宗弘道元年。
- [45]《資治通鑑》卷二百三高宗弘道元年。
- [46]《千金要方》卷八。
- [47]《資治通鑑》卷一九四太宗貞觀十年。
- [48]《舊唐書》卷十四《順宗本紀》。
- [49]《舊唐書》卷十六《穆宗本紀》。
- [50]參見楊賢亞主編《中醫學》，人民衛生出版社，1986年第2版，109—218頁。
- [51]《資治通鑑》卷二一五玄宗天寶四載正月。
- [52]《舊唐書》卷十《肅宗本紀》。
- [53]《文物》1972年第1期《西安南郊何家村發現唐代窖藏文物》，30—42頁。
- [54]出處同注53。
- [55]1小兩仍按前述合14克計算。
- [56]注53文實測一大斤大粒光明砂，得出每兩折合46.625克的結論。平均計算，1兩合42.798克。今1大兩即以此計算。
- [57]《次柳氏舊聞》記蕭嵩要辭相，玄宗挽留，“是日，荊州始進柑子，上以素羅包其二以賜之”。蕭嵩辭相，《資治通鑑》繫於玄宗開元二十一年十月。所以《楊太真外傳》說開元末江陵進乳柑橘大致還是可信的。
- [58]《舊唐書》卷一七三《鄭朗傳》。但是天寶時揚州已進貢錦袍250領，可見未必像唐文宗所說的那樣寒酸。但唐玄宗時錦袍十分珍貴大概也是事實。
- [59]《唐大詔令集》卷一百九《禁大花絨錦等敕》。
- [60]但不知它們是鋪在卧床上還是鋪在坐床上，似乎前者的可能性比較大。
- [61]文載《中國聖火》，遼寧教育出版社，198—250頁，1996年。
- [62]在唐後期，貢物的實用性增強，到宋代，貢物的禮儀性或象徵性恐怕完全讓位於實用性了。參見王曾瑜《宋朝階級結構》第三編第一章“皇室”部分，河北教育出版社，235—246頁，1996年。

(1998年10月)

## On some Aspects of the Emperors' Consumption During the Early Tang Dynasty

Huang Zhengjian

### Summary

This article is an attempt to discove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mperors' daily consumption through a study of annual tribute presented to the throne by local government during the early Tang. First, this paper undertakes a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257 articles of tribute recorded in the *Tongdian*, the only document containing a comprehensive catalogue of tribute items. This index sorts, in detail, medicinal materials, food, clothing and textiles, cosmetics, bedclothes, furniture and other sundries. It is argued that previous deductions of the timing of tribute presentation were incorrect.

Based on the nature of the tribute offered, this paper has discovered that each of the first three Tang emperors suffered from a disease known as *fengji* 風疾. Many of the medicinal items offered as tribute were used in treating the disease. In addition, there were also many tonics and medicine ingredients used for soothing nerves and prolonging life. Respecting the emperors' diets, the favored fruits were jujubes, pears and oranges. The prolific consumption of jujubes shows a strong flavor of northern life, providing a helpful explanation for why peasants were always required to plant jujube trees by the Land Equalization Decrees. Furthermore, other imperial expenses such as clothing, shelter and everyday utilitarian articles are also discussed. Collectively, these characteristics provide some hints for us research trends in consumption, particularly for the highest classes.





## 唐玄宗的鬥雞與開天朝政治

### ——《東城老父傳》讀後之一

唐剛卯

《東城老父傳》是著名的唐人傳奇，原載《異聞集》（已佚），今見於《太平廣記》卷四八五<sup>[1]</sup>。傳文記述了唐代長安“東城老父”賈昌從開元至元和年間（約公元714—806年）的曲折經歷。其所反映的唐中葉史實素為史家所注重。陳寅恪先生撰有《讀〈東城老父傳〉》一文，原刊《史語所集刊》第十本。後收入《金明館叢稿初編》時又有所增益<sup>[2]</sup>。另周紹良先生著有《〈東城老父傳〉箋證》一文，載《文史》第17輯<sup>[3]</sup>。讀後均深受教益。今特撰拙文以為續貂。

《東城老父傳》的傳主賈昌生於開元初年，正值太平盛世。當時唐朝京都長安因玄宗聲色犬馬喜愛鬥雞，使鬥雞之風盛行，如傳文中所稱：

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鬥雞戲。及即位，泊雞坊於兩宮間，索長安雄雞，金毫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養於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撓教伺。上之好之，民風尤甚，諸王世家、外戚家、貴主家、侯家，傾帑破產市雞，以償雞值。都中男女，以弄雞為事，貧者弄假雞。

賈昌自幼受此風氣浸淫，加上“驕捷過人，能搏柱乘梁，善應對，解鳥語音”，被玄宗召入禁軍“衣食右龍武軍”，“為五百小兒長”主持宮內雞坊，時稱“神雞童”。後如傳文中所說：“天寶中，〔賈昌〕妻潘氏以歌舞重幸於楊貴妃，夫婦席寵四十年。”

關於唐代長安鬥雞盛況，《東城老父傳》敘述最為詳盡。羅香林先生撰《唐人鬥雞戲考》及其它論唐代遊藝之文已多所引用<sup>[4]</sup>。現將傳文中部分與本文所論相關文字摘要如下：

開元十三年，籠雞三百，從封東嶽。

〔開元〕十四年三月，衣門雞服，會玄宗於溫泉。當時天下號爲“神雞童”。

昭成皇后之在相王府，誕聖於八月五日。中興之後，制爲千秋節，賜天下民牛酒樂三日，命之曰“酺”，以爲常也。大合樂於宮中。歲或酺於洛；元會與清明節，率皆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官畢從。昌冠雕翠金華冠，錦袖，繡襦袴，執鐸拂道，群雞叙立於廣場，顧眄如神，指揮風生。樹毛振翼，礪吻磨距，抑怒待勝，進退有期，隨鞭指低昂，不失昌度。勝負既決，强者前，弱者後，隨昌雁行，歸於雞坊。角觝萬夫，跳劍尋橈，蹴毬踏繩舞於竿頭者，索氣沮色，逡巡不敢入。

唐代鬥雞之風在玄宗時最爲突出的變化在於將鬥雞從民間習俗引入朝廷盛典。見上述，如泰山封禪、又如“千秋節”以及“元會與清明節”等，均盛況空前。

關於唐人鬥雞習俗，羅香林先生指出：“雞爲家禽之一，與人生關係至深，而中國人之視雞，尤多神秘之興味。”<sup>〔5〕</sup>如何神秘，惜未詳述，試補充論述如下。《唐語林》卷五記載：

國有大赦，則命衛尉樹金雞於闕下，武庫令掌其事。金雞爲首，建之於高幢之上，宣赦畢，則除之。凡建金雞，則先置鼓於宮城門之左。視大理及府縣囚徒至，則過其鼓。案金雞，魏、晉以前無聞焉。或云：始自後魏；亦云：起自呂光。隋百官志云：“北齊，尚書省有三公曹，赦日建金雞。”<sup>〔6〕</sup>蓋自隋朝廢此官，而爲衛尉所掌。北齊每有赦宥，則於闕門前樹金雞。柱下取少土，云佩之利官，數日間遂成坑，所司亦不禁約。武成帝即位，其後河間王孝琬爲尚書令。先時有謠言：“河南種谷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祖孝徵與和士開譏孝琬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雞，言孝琬爲天子建金雞也。”齊主信之而殺孝琬。則天封嵩嶽，大赦，改元萬歲，登封壇南有大樹，樹杪置金雞，因名樹爲“金雞樹”<sup>〔7〕</sup>。

可知赦宥建金雞爲漢之後魏晉時期的流行做法。北齊時，“每有赦宥，則於闕門前樹金雞。柱下取少土，云佩之利官，數日間遂成坑”，尤多神秘之興味。唐代武則天“大赦，改元萬歲”，亦建有“金雞樹”。大赦爲天子之特有

權力，金雞在大赦儀禮中起象徵作用。被置於高樹之上。其所具有的某種神秘意義，雖涵義不可完全瞭解，但雞叫與日出之關係人所盡知，將雞置於高樹之上，顯然意在希望金雞及早報曉。

衆所週知，雞爲十二辰之一。中國古代十二辰信仰由來已久，近數十年考古發掘中，隋唐墓葬多出十二辰神陶俑。而之前或之後墓葬此類現象不及隋唐時普遍，似反映出中國古代十二辰信仰之變化，此不贅述<sup>[8]</sup>。羅先生又指出：“而酉之禽爲雞，酉年爲雞年，凡雞年生人，往往自視與雞有特殊關係。”<sup>[9]</sup>見《東城老父傳》中所述：

上生於乙酉雞辰，使人朝服鬥雞，兆亂於太平矣，上心不悟。

又見《唐會要》卷八記載玄宗開元十三年泰山封禪事：

〔開元十三年四月〕癸酉詔朝集使各舉所部孝悌文武集於泰山之下。十一月丙戌，至泰山下，去山趾五里。丁亥帝袞冕服於行宮致齋。戊子……有雄野雞飛入齋宮，馴而不去，久之，飛入仗衛，忽不見。邠王守禮等賀曰：臣謹案舊典，雌來者伯，雄來者王。又聖誕酉年，雞主於酉，斯蓋王道退被，天命休禎，臣請宣付史官以彰靈貺。<sup>[10]</sup>

可知唐玄宗之喜愛鬥雞與唐人十二辰信仰有關。玄宗一朝對於唐代而言，影響最大之事件，莫過於“安史之亂”。玄宗與安祿山在亂前之關係，有種種不能以常理加以解釋之處，在非常之“寵倖”的表象背後似有難言之隱。茲將玄宗與安祿山亂前關係中與本文所論有關之史料抄錄如下：

- 1 天寶中，安祿山每來朝，上特異之，每致坐於殿，而遍張金雞障其下，來輒賜坐。肅宗諫曰：“自古正殿無人臣坐禮，陛下寵之既厚，必將驕也。”上呼太子前曰：“此胡有奇相，吾以此厭弭之爾。”（《次柳氏舊聞》<sup>[11]</sup>）
- 2 明皇每宴，使祿山坐於御側，以金雞障隔之。（《開元天寶遺事》金雞障條<sup>[12]</sup>）
- 3 其年十一月，祿山反幽陵，（祿山本名軋犖山，雜種胡人也。母本巫師。祿山晚年益肥，垂肚過膝，自秤三百五十斤。於上前《胡旋》舞，疾如風焉。上嘗於勤政樓東間設大金雞障，施一大榻，卷去簾，令祿山坐。其下設百戲，與祿山看焉，肅宗諫曰：“歷觀今古，未聞臣下與

君上同坐閱戲。”上私曰：“渠有異相，我懷之故耳。”又嘗與夜燕，祿山醉卧，化爲一猪而龍首，左右遽告帝。帝曰：“此猪龍，無能爲。”終不殺。卒亂中國。）以誅國忠爲名。咸言國忠、虢國、貴妃三罪，莫敢上聞。（《楊太真外傳》<sup>[13]</sup>）

- 4 御勤政樓，於御坐東爲〔安祿山〕設一大金雞障，前置一榻坐之，卷去其簾。（《舊唐書》安祿山傳）
- 5 帝御勤政樓，於御坐東爲設一大金雞障，前置一榻，詔祿山坐之，卷去其簾。太子諫曰：“陛下寵祿山過甚，必驕。”帝曰：“胡有異相，吾欲厭之。”（《新唐書》安祿山傳）
- 6 ……梨花園中冊作妃，金雞障下養爲兒。祿山胡旋迷君眼，兵過黃河疑未反，貴妃胡旋惑君心，死棄馬嵬念更深……。（《文苑英華》卷三三五《胡旋女》詩<sup>[14]</sup>）

除去上述內容中安祿山“化爲一猪而龍首”的荒誕說法，安祿山來朝，玄宗特別爲其設“金雞障”之事應該是可信的，確爲事實。可見玄宗對於安祿山是有所提防的，所謂“渠有異相，我懷之故耳”。又見《因話錄》卷第一宮部：

安祿山入覲，肅宗屢言其不臣之狀，玄宗無言。一日，召太子諸王擊毬，太子潛欲以鞍馬傷之。密謂太子：“吾非不疑，但此胡無尾，汝姑置之。”<sup>[15]</sup>

但玄宗所採取的是一種神秘的“厭弭”的方法，其基本思想來源於占已有之的陰陽學說，這一傳統思想認爲世上氣象萬物，無不以陰陽相分。這種陰陽觀念不僅唐代相沿未衰，甚至流傳至今。早在西漢，司馬遷《史記》天官書中就說：

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陽則日……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爲陰，陰則月。

在此，司馬遷描述了陰陽學說在地域上的所謂陰陽之分。對於動物而言，以雌雄分陰陽人所共知，無須多言。但需加注意的是在陰陽學說中，雞在各種動物中居於特殊地位。唐徐堅《初學記》、唐歐陽詢《藝文類聚》曾引用前朝史籍加以敘述：

《春秋說題辭》曰：雞爲積陽，南方之象，火陽精，物炎上，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

《藝文類聚》卷九十一鳥部雞條除引用上文外，還引用《玄中記》云：

《玄中記》曰：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連者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sup>[16]</sup>。

由於雞能報曉，與太陽發生關係；而太陽為陽，故此，雞為“積陽”。基於以上認識，不難理解玄宗是以“積陽”之雞“厭弭”來自西北“衣旃裘引弓”的胡人。將這種“厭弭”（即厭勝）的方法用於政治鬥爭在歷史上屢見不鮮。《舊唐書》玄宗紀上記載，玄宗在其未即位前的皇位繼承權鬥爭中就曾遭中宗“厭弭”：

上（玄宗）所居宅外有水池，浸溢頃餘，望氣者以為龍氣。〔景龍〕四年四月，中宗幸其第，因遊其池，結彩為樓船，令巨象踏之。此事諸史籍均有記述，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唐紀二十五，睿宗景雲元年夏四月條：

初，則天之世，長安城東隅民王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相王子五王列第於其北，望氣者言：“常鬱鬱有帝王氣，比日尤盛。”乙未，上幸隆慶池，結彩為樓，宴侍臣，泛舟戲象以厭之。

對此事，胡三省有較詳注文，可參見。其中云：“時人以為玄宗受命之祥。”這種在政治上所採取的“特殊”鬥爭方式固然可笑，但却是當時人們普遍接受的鬥爭方式。此類記載一方而確為史實；另一方面對當時社會、政治、歷史確實產生影響，因此不能因其荒唐而忽略。事實上，歷史發展的進程，除政治、經濟、軍事等因素發揮作用外，文化背景、文化習俗、文化傳統也具有重要作用。歷史的發展當然是由歷史發展的自身規律所決定，有其必然性。但這必然性往往是通過事物發展的偶然性而發生作用的。所以筆者不憚其煩記述玄宗好鬥雞與當時政治之關係於此。這一事件在唐代也並非小事，唐時人於此多有諷喻。見李商隱《行次西郊作一百韻》對玄宗此事諷曰：

（前略）

大朝會萬方，天子正臨軒。彩旗轉初旭，玉座當祥煙。  
金障既特設，珠簾亦高褰。捋須蹇不顧，坐在禦榻前。  
忤者死跟履，附之昇頂顛<sup>[17]</sup>。

（後略）

又見杜甫《鬥雞》詩：

鬥雞初賜錦，舞馬既登床。簾下宮人出，樓前絮柳長。

仙遊終一闕，女樂久無香。寂寞驪山道，清秋草木黃<sup>[18]</sup>。

在當時民間有所謂“造蠱”、“造厭魅”，受到了唐朝法律的嚴厲禁止，本文暫置不論。僅抄錄《唐律疏議》卷十八數條附記於此：

諸造畜蠱毒謂造合成蠱，堪以害人者。及教令者，絞；造畜者同居家口雖不知情，若里正坊正、村正亦同。知而不糾者，皆流三千里。

《疏》議曰：蠱有多種，罕能究悉，事關左道，不可備知。或集合諸蠱，置於一器之內，久而相食，諸蠱皆盡，若蛇在，即爲“蛇蠱”之類……。

諸有所憎惡，而造厭魅及造符書咒詛，欲以殺人者，各以謀殺論減二等；於期親尊長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各不減。

《疏》議曰：有所憎嫌前人而造厭魅，厭事多方，罕能詳悉，或圖畫形像，或刻作人身，刺心釘眼，繫手縛足，如此厭勝，事非一緒；魅者，或假託鬼神，或妄行左道之類……<sup>[19]</sup>。

說明唐代以各種類似的方法以對付社會各種“鬥爭”已成爲社會風氣。對於這類“左道之類”，唐律對之處罰之嚴厲，令人歎爲觀止。唐玄宗以“金雞障”對付安祿山的方法顯而易見是當時社會風氣影響使然。

綜上所述，唐玄宗之好鬥雞，與其十二辰神信仰有關；與社會傳統的陰陽學說有關。在與安祿山的鬥爭中，肅宗及其它臣僚雖屢有章奏；而且玄宗確有提防，所謂“吾非不疑”，但却採取了希望在“十分寵倖”的掩蓋下，寄希望於隱秘地用“金雞障”的荒謬方法來“厭弭”安祿山。其結果當然是無效的。同時，由於玄宗對“厭弭”之法的迷信，導致其未能採取其他有效制遏安祿山勢力的方法，如曾勸阻太子“汝姑置之”等，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對歷史進程產生了影響，最終使安祿山勢力膨脹，造成了使唐王朝走向衰落的安史之亂。雖然還不能說此事是安史之亂的成因，但對安史之亂的發生與發展進程產生了影響，則無庸置疑。

#### 注 釋

[1] 見《太平廣記》卷四八五，雜傳記二，中華書局標點本，第10冊，1965年，3992頁。

下文引用該傳文，不再出注。

[2] 見《陳寅恪文集》之二，《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98頁。

[3] 見《文史》第17輯，中華書局，1983年，167頁。

[4] 羅香林著《唐人鬥雞考》，《唐代文化史研究》，上海書店《民國叢書》選印本，1992年，127頁。

[5] 同注[4]，127頁。

[6] 《隋書》百官志中尚書省，三公條：“掌五時讀時令，諸曹囚帳，斷罪，赦日建金雞等事。”與上文所引《隋書》在文字上有不同，此為唐、宋間人引文僅引大意之習慣所致。

[7] 《唐語林》卷五，中華書局，1958年，161頁。

[8] 筆者因長期在博物館工作，所見魏晉或隋唐墓出土各種陶俑甚多，故有此認識。由於此點與本文所論關係不大，限於篇幅，在此不再討論。

[9] 同注[4]，127頁。

[10] 見《唐會要》卷八，《國學基本叢書》，商務印書館，上冊118—119頁。

[11] 見《開元天寶遺事十種》，李德裕《次柳氏舊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頁。

[12] 見《開元天寶遺事十種》，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02頁。

[13] 見《開元天寶遺事十種》，樂史《楊太真外傳》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41頁。

[14] 見《文苑英華》卷三三五《胡旋女》，中華書局，1966年，第3冊，1742頁。

[15] 趙璘《因話錄》卷第一，上海古籍出版社，68頁。

[16] 徐堅《初學記》卷二〇，雞第三，中華書局，1962年，第3冊，728頁。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九一鳥部雞條，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5年，第3冊，1584頁。

[17] 李商隱著，馮浩箋注《玉谿生詩集箋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國古典文學叢書》，1979年，97頁。

[18] 杜甫，錢謙益箋注《錢注杜詩》卷一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537頁。

[19] 長孫無忌等撰《唐律疏議》卷一八，中華書局，1983年，337、340頁。



## Cockfighting and Politics under Tang Xuanzong

Tang Gangmao

### Summary

*The Biography of An Old Man Living in Eastern Chang'an* describes the complicated experience of a cockfighting man and cockfighting's popularity during Emperor Tang Xuanzong's reign.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cockfighting came into fashion under Xuanzong not only because he was born in the year of the Rooster, but also due to profound cultural and political factors. The author contends that the rooster was representative of the positive, male principle in nature, while nomadic people, so-called "barbarians", belonged to the negative principle. Xuanzong's attempt to restrain barbarous general An Lushan's extreme political expansion helped bring cockfighting into the social limelight.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Xuanzong's efforts to thwart An Lushan, though ineffective, were representative of customary tactics in the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truggle.

## 從敕牒的特性看唐代中書門下體制

劉後濱

有關唐代制敕文書的研究，以日本學者中村裕一的論著最具代表性<sup>[1]</sup>。但中村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書的具體形態上，尚未將文書形態的變化與整體政治體制的演變結合起來。

隨着開元十一年（723）中書令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標誌着唐代中央政治體制發生了重大轉變。對於此種轉變的性質，中外學者進行了許多深入的研究，筆者提出了“中書門下體制”的概念，以之涵蓋唐代中後期政治體制運作的框架性特徵<sup>[2]</sup>。爲了從制度運作的角度對“中書門下體制”作出動態的分析，本文擬以唐代制敕文書中“敕牒”的特性和應用爲中心，在文書運作的基礎上，討論制度的運作。

### 一、敕牒的文書特性

“敕牒”屬唐代“王言之制”的一種，是由上達下的政務文書之一。《唐六典》卷九謂敕牒爲“隨事承旨，不易舊典則用之”。南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三謂敕牒爲“承旨而行”者，屬於中書制詔之一，且用輕於發日敕所用黃麻紙的黃藤紙<sup>[3]</sup>。二者對敕牒的使用場合都認爲是“承旨”，即上承皇帝的旨意而行用，且輕於制敕文書中的發日敕和敕旨。但僅據此仍不足以明瞭敕牒的特性和具體發佈程式，所幸有衆多關於唐代敕牒的實物史料留存，爲我們探討敕牒的具體形態提供了詳實的史料基礎。

圓照《代宗朝贈司空大辨證廣智三藏和上表制集》（簡稱《不空表制集》）中便保存有大量的敕牒文書<sup>[4]</sup>，如卷一有《請再譯仁王經制書一首》，《杜中丞

請回封入翻譯制一首》，卷二有《請舍衣鉢助僧道環修金闍寺制一首》，卷三有《請超悟法師於化度寺修六菩薩講制一首》等等，而其所謂“制書”，實際上都是敕牒，與下引敕牒文書相一致，不煩贅引<sup>[5]</sup>。茲將《不空表制集》卷一載廣德二年（764）《降誕日請度七僧祠部敕牒一首》節引如下<sup>[6]</sup>：

（七僧名狀，略）

右。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奏：上件僧等，自出家來，常尋法教，不闕師資，戒行精修，實堪爲器。比雖離俗，迹昌私名。今因陛下開降誕之辰，朝賀歡欣之日，伏請官名以爲正度，用資皇祚，以福無疆。如天恩允許，請宣付所司。

中書門下 牒祠部

牒。奉敕：宜依。牒至準敕，故牒。

廣德二年十月十九日

中書侍郎平章事 杜鴻漸

中書侍郎平章事 元載

黃門侍郎平章事 王 使

檢校侍中 李 使

檢校右僕射平章事 使

太尉兼中書令 使

尚書祠部 牒不空三藏

牒。奉中書門下 敕牒如右。牒至準敕，故牒。

廣德二年十月十九日 令史牒

〔祠部郎中某〕 主事

其它文獻和石刻史料、敦煌文書中，都有不少敕牒史料。中村裕一指出敕牒是四種敕類文書中處分最小事情的命令形態，是最輕的一種敕書，並根據大量的敕牒實物史料，復原了敕牒文書的一般形式<sup>[7]</sup>：

某某之事

右。某奏，云云。

中書門下牒 某

牒。奉敕：云云（宜依，依奏，餘依）。牒至準 敕。故牒。

年月日 牒

宰相具官姓名

由此可知，敕牒最基本的特徵是由中書門下牒某官或某司，儘管也是奉敕而牒，但不經過三省分工的簽署程式，而是由所有在位的宰相簽署。其性質是對奏某某之事的奏狀的批復<sup>[8]</sup>，應用的範圍主要是有關各種具體的政務。

敕牒與敕旨和發日敕等敕類文書儘管都屬於“王言之制”，但其間有着重大的不同。主要體現在，敕牒由宰相簽署而不經過三省分工的簽署程式，祇是體現中書門下的作用，下發時不象發日敕和敕旨一樣，既無須中書省的宣奉行和門下省官員的簽署，也無須經尚書都省的受付。敕牒下發的責任人是中書門下，敕旨和發日敕等下發的責任人是皇帝，敕牒中“奉敕：云云。牒至準敕”的敕，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泛指皇帝的旨意，而不是具體文書形態上的敕類文書。敕旨和發日敕中也有敕和牒，但那是兩個環節上的文書形態，是中書省對敕進行宣奉行之後由門下省牒尚書省，其格式為在中書三官宣奉行之後、門下省官員簽署之前書寫“奉 敕〔旨〕如右。牒到奉行”。其中門下省和中書省的作用是分開的，但文書下發過程中則將不同環節上的內容連接在一起，體現了整個文書的形成過程，並不能稱為敕牒。

敕牒與一般牒文之間的區別在於，敕牒是“王言之制”的一種，而一般的牒文祇是各部門之間行用的公文書。《唐六典》卷一尚書省左右司郎中員外郎之職條謂“九品以上公文皆曰牒”，敦煌文書 P.2819 開元公式令殘卷有“牒式”如下（依原文書分行序號）<sup>[9]</sup>：

21 牒式

22 尚書都省 為某事。

23 某司云云。案主姓名，故牒。

24 年月日

25

26 主事姓名

27 左右司郎中一人具官封名。令史姓名

28 書令史姓名

29 右尚書都省牒省內諸司式。其應受

30 刺之司，於管內行牒，皆準此，判官署位

31 皆準左右司郎中。

這是部門內部往來文書的“牒”。牒是唐代官民廣泛使用的文書形態，敦煌文獻中大量的公文書是牒式文書<sup>[10]</sup>。如大谷 2835 號文書就是長安三年敦煌縣上括戶採訪使的牒<sup>[11]</sup>。無論如何，這些牒都是一般的公文書而不是“王言”。而敕牒則被明確規定是“王言之制”中的一種，是宰相機構代表皇帝指揮政務的命令性文書。如貞元四年（788）八月吏部奏<sup>[12]</sup>：

（前略）謹具由歷狀樣如前。伏望委諸州府縣，於界內應有出身以上，便令依樣通狀，限敕牒到一月內畢。務令盡出，不得遺漏。其敕，令度支急遞送付州府。

這裏的“其敕”所指即為“敕牒”，說明敕牒也是敕的一種。

敕牒是中書門下奉敕而牒百官百司，是敕和牒的統一。其“牒。奉敕：宜依。牒至準敕。故牒”的行文格式，與一般牒式有所不同。如《不空表制集》卷一《制許搜訪梵夾祠部告牒一首》，為乾元元年（758）三月不空上奏請求搜訪梵夾事並得到敕旨批依後，祠部給不空的告牒，其式為：

尚書祠部告 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

牒。奉敕旨如右。牒至準敕。故牒。

這是主管宗教事務的尚書禮部的祠部司將敕旨轉發給不空的告牒。轉發敕旨的牒文，是尚書省諸司牒具體的敕旨承受者，“奉敕旨如右。牒至準敕。故牒”，是在經兩省官員簽署的敕旨之後，將作為王言的敕旨轉發到具體承受的個人和部門。此種文書包含了敕旨和牒文兩份文書在內。又如前引《不空表制集》卷一《降誕日請度七僧祠部敕牒一首》，祠部給不空的告牒為：

尚書祠部 牒三藏不空

牒。奉中書門下 敕牒如右。牒至準敕。故牒。

廣德二年十月十九日 令史牒

〔祠部郎中某〕 主事

這是祠部將中書門下的敕牒轉發給上奏請示的不空三藏，牒與敕牒是兩件文書。以上兩例說明敕旨和敕牒都需要由尚書曹司以牒文轉發給承受者，這種牒文的行文格式與敕牒的不同，關鍵在於其“奉敕旨（敕牒）如右”中的敕旨或

敕牒是一份完整的“王言”文書，而敕牒中的“奉敕：宜依。牒至準敕。故牒”，是將敕的內容寫到了牒文裏，此牒本身就是敕，此外並無單獨的敕，是中書門下將皇帝批准奏狀的意見牒告於某官或某部門，敕牒之外並無其它文書。總之，敕牒是敕和牒的合一，敕牒的簽署下發者是全體宰相<sup>[13]</sup>，一般的轉發敕旨的牒文則是由尚書某司郎中或員外郎簽署下發的。

## 二、敕牒的應用場合及其與敕旨的異同

從應用性質上說，敕牒是對奏狀進行批復的行政通告。所謂“隨事承旨，不易舊典則用之”，即在將奏狀上奏皇帝的當時得到皇帝的旨意，宰相“隨事承旨”之後，再“奉敕而牒”；而且此類奏狀所涉及事務的批復，無須更改舊有的制度規定，祇是一種程序上按照常例進行的批復手續，即“不易舊典”。宰相集體對此類奏狀的批復權，是皇帝事先已經賦予的。祇要皇帝表示同意的事情，宰相們就可以中書門下的名義發佈敕牒進行批復。

在敕牒成立之前，都有奏狀。敕牒的開頭需節錄奏狀的關鍵內容，說明敕牒所批准的內容範圍。《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六〇《舜廟置守戶狀》，是永泰二年（766）道州刺史元結所上請為舜廟設置守戶專事灑掃的奏狀，以及批准這份奏狀的敕牒，正可說明敕牒是對奏狀的批復，並且敕牒的開頭需節錄所批准奏狀的內容範圍。茲略引錄如下<sup>[14]</sup>：

### 舜廟置守戶狀

臣結。謹案地圖，舜陵在九疑之山，舜廟在大陽之溪。舜陵古者已失，大陽溪今不知處。秦漢已來置廟山下，年代浸遠，祠宇不存。每有詔書，命州縣致祭，奠酬荒野，恭命而已。豈有盛德大業，百王師表，歿於荒裔，陵廟皆無！臣謹遵舊制，於州西山上，已立廟訖。特望天恩，許蠲免近廟一兩家，令歲時灑掃，永為恒式。豈獨表聖人至德及於萬代，實欲彰陛下天澤被於無窮。謹錄奏聞。狀奏。

永泰二年三月十五日 使持節道州諸軍事守道州刺史賜緋魚袋臣元結  
狀奏置廟戶 敕

右。道州刺史元結奏：請蠲免近舜廟一兩家，令歲時灑掃。永為恒式。

中書門下 牒道州

牒。奉敕：宜依。牒至準行（敕）。〔故牒〕。

永泰二季五月廿六日 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 元載〕

〔黃〕門侍郎平〔章事 杜鴻漸〕

〔黃門〕侍〔郎 王縉〕

（下缺）

據此，需要指出的是，中村裕一復原敕牒式中所謂“右。某奏，云云”，並不是奏狀的原本，而是敕牒成立時另外轉寫的奏狀內容的節錄。明瞭這一點，對於理解敕牒的成立極為關鍵。奏狀在名義上是進呈於皇帝的，但需先由宰相節錄其關鍵內容，並轉呈於皇帝，皇帝表示同意後，由宰相以中書門下的名義用敕牒進行批復。此外，所謂“置廟戶敕”的標題，也說明了敕牒可以稱為敕，正是“王言之制”的一種。

根據筆者對唐代公文書的理解，敕旨也是對奏狀進行批復的王言之<sup>〔15〕</sup>。但敕牒與敕旨的區別是明顯的，主要在於：敕旨行用三省制下的王言發佈程序，需要經過中書省官員的宣奉行和門下省官員的簽署，而敕牒則由宰相集體簽署，不經兩省的發佈程序；二者都用於對奏狀的批復，但敕旨所批復的為大事，包括所有的奏請任官的奏狀，以及各種議狀、起請、商量狀、中書門下奏等，而敕牒的重要性不如敕旨，其所批復的一般是具體而微的事務。所以，《不空表制集》中有的奏狀批復的是敕旨，如卷一廣德二年《請置大興善寺大德四十九員敕一首》，即為敕旨；有的奏狀則是用敕牒進行批復的，見上引《請再譯仁王經制書一首》和《請超悟法師於化度寺修六菩薩講制一首》。這種區別反映的是二者輕重的不同。請將四十九名高僧大德隸名大興善寺，其事自然比譯一部經和請一人講經重要，故不能祇是由中書門下按照常例批復，而是需要皇帝用敕旨進行特批的。

敦煌文書 P.3720 (2)《悟真文書集》第四件告身，為咸通十年（869）中書門下批復沙州刺史張淮深奏狀的敕牒。張淮深奏狀的內容是請以悟真為河西都僧統，狀尾云“謹具如前”。朝廷批復用的是敕牒，其文為：

中書門下 牒沙州

牒。奉 敕。宜依。牒至準 敕。故牒。

咸通十年十二月廿五日牒<sup>[16]</sup>。

唐末淮南節度使高駢的《奏請僧弘鼎充管內僧正狀》，其狀尾云“謹錄奏聞。伏聽敕旨”。從其《謝許弘鼎充僧正狀》中，可知朝廷批准所用的文書是敕旨。其謝狀云，“右件僧。臣先具狀申，奏請充當道管內僧正，仍賜紫衣。伏奉敕旨依允者”<sup>[17]</sup>。張淮深和高駢的奏狀，所奏內容基本相同，但朝廷批復一為敕牒，一為敕旨，反映出朝廷區別對待的輕重態度。實際上唐末沙州和淮南對於唐朝的意義何止是天壤之別。

敕牒在唐後期的應用是否具有普遍性呢？由於今存史籍大都為編撰史料，沒有保存文書的原貌，很難對此進行定量的分析<sup>[18]</sup>。加上敕旨和敕牒重輕相殊，史籍中保存的敕旨史料遠較敕牒多。如果將《唐會要》等史籍中“奉敕宜依”和“從之”等有可能是敕牒的材料考慮在內<sup>[19]</sup>，則敕牒應用具有普遍性的結論有可能成立。從理論上講，畢竟小事還是比大事要多。中村裕一列舉的眾多敕牒史料，大體能夠說明此種普遍性。

如永泰二年（766）轉運使劉晏請求禁止隔斷練湖的奏狀，就是中書門下以“敕牒”直接批復的，其批文下發的對象是浙西觀察使和刺史<sup>[20]</sup>。又如，杜牧《進撰故江西韋大夫遺愛碑文表》云，“右。臣奉某月日敕牒，令撰故江西觀察使韋丹遺愛碑文”<sup>[21]</sup>，說明地方上的具體事務是應用敕牒進行指揮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四會昌五年（845）三月三日條：“後有敕云：天下僧尼五十以上，無祠部牒者，盡勒還俗，遞歸本貫；有祠部牒者，委當州縣磨勘，差殊者，盡勒還俗，遞歸本貫。城中僧尼，委功德使準此例條流者。中書門下準敕牒諸道訖。”<sup>[22]</sup>由中書門下準敕而牒者當是敕牒，說明勒令天下僧尼還俗所用文書為敕牒。

又，敦煌文書 P.3547 為乾符五年（878）沙州進奏院上本使狀，其狀文中稱：

奏論請賜節事。正月廿五日奉 敕牒，宜令

更詳前後 詔敕處分者。其 敕牒一封，

謹封送上<sup>[23]</sup>。

這是說對沙州刺史張淮深奏請賜旌節之奏狀進行批復所用為敕牒。這些都說明



在中央處理地方具體事務中，敕牒的應用是普遍的。祇是我們今天能够看到的敕牒實物史料有限而已。

### 三、敕牒與中書門下體制的特徵

從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與敕旨等其它敕類文書的成立過程和頒發程序相比，敕牒省去了門下省牒尚書省和尚書省牒承受者兩個環節，直接由宰相承旨、宰相牒承受者。隨事承旨和奉敕而牒的都是宰相，實際上是將敕旨成立過程中的中書省承旨、門下省轉牒、尚書省付外施行三個環節壓縮而合一<sup>[24]</sup>。這是中書門下體制取代三省制在文書程式上的重要反映。說明對於一般的政務，經宰相彙報皇帝首肯後，交由宰相直接處理，批文以中書門下的名義下發。中書門下成爲一個獨立地行使政務裁決權的宰相機關，在處理政務過程中與三省機構無關。

敕牒既是由中書門下宰相集體簽署，是集中體現中書門下體制特徵的王言之制，那它是否存在於唐朝前期。換句話說，在三省制下是否有敕牒？中村裕一對此亦持存疑之態度，認爲由於唐前期中書門下制度不明確，也沒有找到敕牒的實例，不能斷定唐前期是否有敕牒<sup>[25]</sup>。

與之相關的一個問題是，《唐六典》同時記載了包括敕牒在內的七種“王言之制”，但其是否爲同時實行的制度？按照《唐六典》的體例，將開元以前不同時期的制度合併敘述<sup>[26]</sup>，也可能是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王言之制”。由於至今未發現唐前期的“敕牒”<sup>[27]</sup>，保存在敦煌文書 P.2504 中天寶元年爲頒佈《新平關令》的敕牒，是現存最早有記年的一份敕牒史料<sup>[28]</sup>。在沒有確切的反證之前，可將敕牒理解爲開元十一年以後之制。

唐前期，宰相職權的行使是按照不同環節分別由三省進行的，既沒有宰相獨立處理政務的府署，宰相在處理政務過程中的作用也沒有完全反映在命令文書上。如尚書左右僕射作爲宰相，在制敕文書的成立過程中就不體現其地位和作用。制書是以中書、門下兩省共同名義發佈的，經過門下覆奏畫可之後，制書即告完成；敕旨和發日敕等敕書，則是以中書省的名義發佈的，門下省官員署名的意義是奉敕而牒尚書省，並不是敕書的最初發佈者<sup>[29]</sup>。在制敕文書完

成之前的發佈程式上，並沒有左右僕射的位置，左右僕射祇是在制敕文書完成下發時，作為承受機關尚書省的長官，簽署官封臣名，制成尚書省的“符”下發到具體實施的部門或個人。左右僕射是參與政事堂會議的，但政事堂會議的作用同樣不體現在制敕文書的程式上。政事堂祇是宰相議事之所，而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之後，中書門下的作用便體現在裁決政務的命令文書上。“敕牒”出現的背景正是中書門下作為宰相裁決政務的常設機關的出現。需要說明的是，中書門下作為宰相裁決政務機關的作用，除了反映在敕牒的命令形態上之外，還反映在堂帖和堂案等形態的文書中。筆者對此有另文專論，可參看<sup>[30]</sup>。

綜上所述，敕牒是集中反映中書門下體制特徵和體現宰相政務裁決權的公文書，是宰相對一些申報具體事務的奏狀進行批復的用皇帝“王言”名義發佈的下行文書，是中書門下體制下產生的新形態的中央命令文書，集中體現了中書門下體制的特徵。

## 注 釋

[1] 中村裕一先後出版了關於唐代文書制度研究的三種著作：《唐代制敕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1年；《唐代官文書研究》，京都中文出版社，1991年；《唐代公文書研究》，汲古書院，1996年。

[2] 參見拙稿《公文運作與唐代中書門下體制》，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99年，吳宗國教授指導。

[3] 《石林燕語》卷三云，“承旨而行者曰敕牒，……而敕牒乃尚書省牒”，所指當指元豐改制以後的尚書省。唐後期的敕牒都是中書門下奉敕牒某司某人。

[4]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二卷史傳部第2120號，東京，1927年。

[5] 說明在一般的文集中，制和敕都有皇帝命令泛稱之義，而不是具體文書形態的專稱。

[6]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二卷，831頁；參見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526—527頁。

[7] 《唐代制敕研究》，513頁，529頁。

[8] 大庭脩在論述漢代制詔形態時亦指出，官僚的提議和獻策得到皇帝的認可後，作為皇帝的命令而發佈，此種形式的“詔書”，相當於唐代的敕旨和敕牒。說明他是將唐代的敕牒看成為對官員上奏文書批復的命令形態的。參見大庭脩《秦漢法制史研究》，林劍鳴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72—174頁。

[9] 參見劉俊文《敦煌吐魯番唐代法制文書考釋》，中華書局，1989年，222—223頁。

[10] 參見中村裕一《唐代公文書研究》，107—115頁。

〔11〕《大谷文書集成》第一輯，105—106頁。參見唐長孺《關於武則天統治末年的浮逃戶》，《歷史研究》1961年第6期。

〔12〕《唐會要》卷七四《選部上·論選事》。

〔13〕中村裕一指出，敕牒是全體宰相包括使相根據官品的高低集體署名的，署名的前後順序，代表着宰相官品的高低。見《唐代敕牒における宰相の署名順序》，載關西學院大學東洋史研究室編《亞細亞的文化與社會》，法律文化社，1995年。又《唐代官文書研究》第Ⅱ部第二章。

〔14〕《不空表制集》卷二《請舍衣鉢助僧道環修金闍寺制一首》是永泰二年五月一日宰相簽署的敕牒，與此敕牒基本同時，中村裕一據以補入括號內缺字，見《唐代制敕研究》，537—538頁。

〔15〕參見拙稿《公文運作與唐代中書門下體制》。

〔16〕竺沙雅章《中國佛教社會史研究》著錄，京都同朋舍，1982年，335頁。參見中村裕一《唐代公文書研究》，89頁。又，參見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82頁。

〔17〕崔致遠《桂苑筆耕集》卷四，四部叢刊本。

〔18〕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材料容易混淆，不能凡是見到敕、牒二字運用就認為是敕牒。如《唐會要》卷六九《刺史》下載會昌四年八月中書門下奏：“比緣向外除授刺史，多經半年以上方至本任。或稱敕、牒不到，或作故滯留。刺史未到前，知州官事惟務因循，不急於治。百姓受弊，莫不由茲。臣等商量：自今已後，敕到南省，限兩日內牒本道，便令進奏院遞去。到本道後，委觀察使勾當。（中略）敕旨：依奏”。此處刺史長時間不到任的理由之一就是“或稱敕、牒不到”，即沒有得到任命通知。一般刺史的任命為“制授”，而此處稱“敕、牒不到”，不是指中書門下下發的“敕牒”，而是敕旨或發日敕，然後由尚書吏部牒諸道。“南省”謂尚書省。

〔19〕“奉敕宜依”的意義與“敕旨：依（奏）”不同，具有敕牒轉牒皇帝旨意的性質。《唐會要》中大量保留的是“敕旨·依（奏）”格式的文書，是敕旨文書，但也有一些“奉敕：宜依”或“敕旨：宜依”的文書，其中一些有可能是敕牒文書。

〔20〕《全唐文》卷三七〇劉晏《奏禁隔斷隸湖狀》，中華書局影印本斷句有誤，“奏聞中書門下。牒浙西觀察使與韋損，勿使更令修築，致有妨奪。”應作“奏聞。中書門下牒浙西觀察使。／牒。奉敕：與韋損勿使更令修築，致有妨奪。”又見宋·盧憲撰《嘉定鎮江誌》卷六“地理”丹陽縣隸湖條，其後宰相的簽署中村裕一據前引《不空表制集》卷二永泰二年敕牒補齊如下：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黃門侍郎平章事杜鴻漸／黃門侍郎平章事王鐸／檢校侍中使／檢校右僕射平章事使／使檢校左僕射平章事李抱（抱）玉／中書令使。見《唐代制敕研究》，539—540頁。

〔21〕《樊川文集》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220—221頁。

〔22〕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白化文等校注，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2年，

459 頁。

[23] 參見張國剛《兩份敦煌“進奏院狀”文書的研究》，《學術月刊》1986年第7期。

[24] 李錦繡在《唐“王言之制”初探》一文中已經指出，“敕牒似不需尚書都省的受付程序。現發現的敕牒中體現不出尚書都省的作用。但這又與尚書都省的‘凡制敕宣行，京師諸司有符移關牒下諸州者，必由都省以遣之’的記載矛盾”。李錦繡提出的解釋是，“敕牒不經過尚書都省可能是唐後期發生的變化”，“唐前期的敕牒可能也要經過尚書都省”。文載《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李錦繡的解釋祇是一種推測，實際上未能將敕牒的性質和普遍的應用狀況以及中書門下體制的運作機制進行綜合的分析。

[25] 《唐代公文書研究》，312頁。

[26] 關於《唐六典》的性質和敘事體例，是研究唐代制度的一個有著重大爭議的問題。筆者在導師吳宗國教授的啓發下，傾向於認為《唐六典》是開元以前不同時期制度的彙編，不是對開元時期制度的平面的靜態的記載，更不是一部行政法典。這是一個需要另文專論的問題，此不贅述。

[27] 李錦繡在《唐“王言之制”初探》中提出《唐律疏議》中一些“聽敕”或“聽敕裁”之“敕”，可能即指敕牒，誤。又引用《唐六典》卷八符寶郎條注所謂“應用魚符行下者，尚書省錄敕牒，門下省奏請”，認為唐前期有敕牒，且須經過尚書都省。其實，根據下文，此處應作“應用魚符行下者，尚書省錄敕，牒門下省奏請”。皆不能說明唐前期有敕牒。

[28] 參見前引劉俊文《敦煌吐魯番唐代法制文書考釋》，358頁；李錦繡《唐“王言之制”初探》；中村裕一《唐代公文書研究》，93頁。

[29] 參見拙稿《公文運作與唐前期三省關係中門下省的樞紐地位》，《史學論叢》，中國書店，1999年。

[30] 參見拙稿《唐代中書門下機構建制考》，《北大史學》第7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 The Central Political System in the Later Tang Dynasty as Reflected in the Terminology of Imperial Edicts

Liu Houbin

### Summary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use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official documents in

Tang dynasty China to track systemic changes in central politics. The study is based on many previous works about the political systems and official documents, such as related books by Nakamura Hiroichi. The *chi-die* was a category of official document issued in the name of the Secretariat-Chancellery (*Zhongshumenxia*), the 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s, and signed by all the prime ministers.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die* and other forms of imperial commands. It was a kind of document that combined the *chi* (imperial edict) and the *die* (official despatch).

*Chi-die* were used as administrative announcements that granted the officials' requests about certain public affairs.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chi-die* and *chi-zhi* is as follows: *Chi-zhi* were imperial edicts affirming official requests about more important public affairs, a kind of special permission granted in the name of the emperor; *chi-die* were more routine permissions granted by the prime ministers on the authority of the emperor. It is guessed that *chi-die* were widely used, although we have found only limited instances.

As documents of the imperial orders, *chi-die* are recorded in the *Tang Liudian*. They probably existed only after 723 A.D, when the prime minister Zhang Yue asked to change the conference room *Zhengshitang* into the prime ministers' Secretariat-Chancellery. The emergence of *chi-die* reflected larger changes within the central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Tang dynasty.

## “惜訓惡注”與時人心態

### ——甘露事件研究之三

盧向前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九一《訓注皆奇士》稱：

李愬目鄭注爲奇士，其實訓注皆奇士，特奇功不成耳。訓本因注進，反媚功先發，是其罪也。若用注策，因群閹會送王守澄葬，以鎮兵擒之，何難。後人反惜訓而惡注，何哉？然訓殺守澄及陳宏志、楊承和、韋元素、王踐言，剖崔潭峻棺，鞭其尸，元和逆黨幾盡（見本傳及宦者守澄傳），功亦大矣。訓傳言訓本挾奇進，及權在己，銳去惡，欲先誅宦豎，乃復河湟，攘却回鶻、吐蕃，歸河朔諸鎮，志大如此，非奇士乎！注傳言日日議論帝前，謀鉅翦中官，亦忠於國者，即使本欲攬權，假公濟私，脫令其功得成，亂本拔矣。天不祚唐，俾令王叔文一不成，訓注再不成以至於不可救，而訓注固未可深責。傳中譏其詭譎貪逋，皆空詆無指實……詆譏之詞，安知非沿當日史官曲筆，千載而下，讀史者於訓注，但當惜之不當復惡之。

王鳴盛爲一代史家，其識見自有過人之處。但觀此論，則似有未達一間之所在。

關於李訓鄭注誅殺宦官之大題目，陳寅恪先生已有精辟之分析<sup>[1]</sup>；關於李訓不用鄭注謀議，“媚功先發”，導致甘露事變之失敗，筆者已有小文論述<sup>[2]</sup>。本篇所欲論者，乃王氏提出之“後人反惜訓而惡注，何哉”之問題。

在筆者看來，此一問題實在與時人之社會心態有莫大關係；而時人社會心態之標準主要在於其人之作爲、出身及其入仕之途徑，這些還決定了當事人之間的主從關係。請試論之。

## 一、“惜訓惡注”之社會心理是客觀存在

後人評論歷史人物，大多從時人之評價而來又帶有鮮明的時代特色，而論者的立場觀點亦起着十分關鍵的作用。若從這點看，王鳴盛“後人惜訓而惡注”的論斷亦並非完全正確，因為即就新舊《唐書》而言，對於甘露事件之評價就有所不同。《舊唐書》卷一六九史臣曰：

而昭獻（文宗）忍君人之大體，惑纖狡之庸儒，雖終日橫經，連篇屬思，但得好文之譽，庸非致治之先。且李訓者，狙詐百端，陰險萬狀，背守澄而勸醕，出鄭注以擅權，祇如盡隕四星，兼權八校，小人方寸，即又難知，但慮蚤虱而采溪蓀，翻獲螟蛉之患也。

五代史臣於李訓無一點惜詞。而《新唐書》卷一七九贊曰：

李訓浮躁寡謀，鄭注斬斬小人，王涯暗運，舒元輿險而輕，邀幸天功，寧不殆哉！

而後雖又引李德裕《窮愁志·奇才論》言指斥李訓，但字裏行間總隱隱約約露出嘆息李訓的傾向，頗有一點恨鐵不成鋼的意味，與直指鄭注為“斬斬小人”者自不可同日而語。抑或王氏“後人惜訓而惡注”之論斷，僅指《新唐書》而言？

當然，為便利我們的分析鑒別起見，便把《通鑑》的觀點也引錄於下<sup>[3]</sup>：

臣光曰：論者皆謂〔王〕涯、〔賈〕餗有文學名聲，初不知訓、注之謀，橫罹覆族之禍，〔憤嘆其冤，〕臣獨以為不然，夫顛危不扶，焉用彼相！涯、餗安高位，飽重祿；訓、注小人，窮奸究險，力取將相。涯、餗與之並肩，不以為耻，國家危殆，不以為憂。

這裏雖然並未直接評論李訓鄭注，但十分明顯，司馬光是將二人視作一丘之貉的。如此看來，王氏之說法要打一折扣，其看法有以偏概全之嫌。

實際上，後人之評論多因時人之看法而來。而時人之觀點，亦因人因時而異。比如對於李訓，文宗的看法及甘露事變後之宰相鄭覃、李固言、李石等之看法，就與李德裕不同。李德裕《奇才論》稱<sup>[4]</sup>：

聖上謂丞相鄭公覃、李公固言、李公石曰：“李訓稟五常之性，服人

倫之教則不及卿等。然天下之才，卿等皆不如也。”三丞相默然而退。余曰：“李訓甚狂而愚，曾不及於徒隸，焉得謂之奇才也？”

文宗與李德裕的觀點判然相別，而鄭覃等“默然而退”，似乎於文宗的看法雖有保留但亦無話可說。

至於有着淒涼身世之“五十載詞人”李商隱的看法與以放浪著稱之杜牧的觀點也有所不同<sup>[5]</sup>。杜牧《李甘詩》云<sup>[6]</sup>：

太和八、九年（834—835），訓注極虓虎；潛身九地底，轉上青雲去。  
《李給事中敏二首》之一云<sup>[7]</sup>：

一章緘拜皂囊中，懷懷朝廷有古風。元禮歸去緱氏學，江充來見犬臺宮（鄭注對於浴室）。

前者雖視訓注為一體，但其矛頭所向實與後者獨斥鄭注相一致<sup>[8]</sup>。

李商隱雖有《哭虔州楊（虞卿）侍郎》指斥李訓句<sup>[9]</sup>：

中憲方外易（原注：《史記》云商鞅多左建外易），尹京終就拘。本矜能弭謗，先議取非辜。甘心親姪蟻，旋踵戮城狐（原注：是冬舒〔元與〕李〔訓〕伏戮）。

但亦有“紀甘露之變”的《有感二首》之二<sup>[10]</sup>：

古有清君側，今非乏老成。素心雖未易，此舉太無名。

實為寓褒於貶的詩句。

杜牧與李商隱的態度似乎有所差異。

當然，我們還應該注意到時人看法因時而異，特別是在甘露之變以前及其後的看法顯然是會有所不同的。

但無論怎麼說，時人對於李訓、鄭注的看法有所不同是客觀存在，“惜訓惡注”的社會心理存在也是一種普遍的客觀事實。那麼，其因究屬何在哉？

## 二、作為：“惜訓惡注”之一因

李訓、鄭注在進入唐朝廷決策圈子之前，都曾有過歷史問題，如果從懲處的角度講，李訓比鄭注還更嚴重一些。

李訓在穆宗、敬宗之際，為宰相李逢吉之黨徒，《舊唐書》卷一六七《李



逢吉傳》稱（《新唐書》卷一七四《李逢吉傳》略同）：

朝士代逢吉鳴吠者，張又新……李仲言（即李訓），時號“八關十六子”。又新等八人居要劇，而胥附者又八人，有求於逢吉者，必先經此八人納路，無不如意者。

李逢吉與時為山南西道節度使的裴度及另一宰相李程不相能。由於裴度入朝為相的呼聲甚高，於是，李逢吉等便興起武昭獄，欲阻止裴度入相且以之中傷李程。

實際上，武昭亦無甚大過惡，他祇不過是當時朝廷官員鬥爭中的犧牲品。武昭為當年裴度征淮西時手下的一員戰將，當過石州刺史，後罷職客居於長安，因不得為官而怨氣滿腹。李程之同族李仍叔乘機挑撥，稱李程原欲用之，惟李逢吉不許（李仍叔是否受李程唆使不得而知），於是，武昭酒後狂言，稱欲刺殺李逢吉。本來李逢吉已化解了這場矛盾，他通過一名叫茅彙的人與武昭“厚相結納，忿隙得解”<sup>[11]</sup>，但李逢吉為達到一箭雙雕之目的，遂又舊事重提。

在武昭獄中，李訓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他威脅有着聯帶關係的茅彙，“君言李程與昭謀則生，不然必死”。最終的結局是：“武昭杖死，李仍叔貶道州司馬，李仲言（即李訓）流象州，茅彙流崖州。”<sup>[12]</sup>

角色雖不光彩，但要說罪行，也就是傾陷宰相李程（未遂），祇是道德品質大成問題。

由於李訓的這一問題，留下了“流人”的把柄，所以文宗在太和八年秋天欲以李訓為諫官時，宰相李德裕就以此作為反對的理由：

李訓小人，不可在陛下左右，頃年惡積，天下皆知，無故用之，必駭視聽<sup>[13]</sup>。

當文宗表示應允許其改過時，他又說：

聖人有改過之義。訓天性奸邪，無悔改之理。

而在此年十月，文宗提拔李訓為翰林侍講學士時，又有給事中高鉉、鄭肅、韓偓，諫議大夫郭承嘏，中書舍人權璩等反對<sup>[14]</sup>，其理由似乎還在於此。《舊唐書》卷一六八《高鉉附弟鉉傳》稱：

鉉率諫官伏閣論曰：“仲言（即李訓）素行纖邪，若聽用，必亂國經。”上令中使宣諭曰：“朕要仲言講書，非有聽用也。”

連寵信李訓的文宗亦不得不以“講書”之藉口爲其掩醜。而據《舊唐書·李訓傳》，文宗後來也的確曾以李訓所“疏易義五條，示於百辟”。

但是，比起李訓的歷史劣迹來，鄭注可就太多了。《舊唐書》卷一八四《王守澄傳》稱：

文宗以元和逆黨尚在，其黨大盛，心常憤惋，端居不怡。翰林學士宋申錫嘗獨對探知，上略言其意，申錫請漸除其逼。帝亦以申錫沉厚有方略，以爲其事可成，乃用爲宰相。申錫謀未果，爲注所察，守澄乃令軍吏豆盧著誣告申錫與漳王謀逆，申錫坐貶。

所謂的“漸除其逼”，矛頭首先對準的乃是王守澄之羽翼鄭注。《舊唐書》卷一六七《宋申錫傳》在述說王守澄之“恃其宿舊，跋扈尤甚”後說，

有鄭注者，依恃守澄爲奸利，出入禁軍，中外咸扼腕視之。文宗知之不能堪。

而《通鑑》卷二四四文宗太和五年（831）二月條稱：

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

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爲之備。

所謂的“密旨”，即是同書卷二四五太和八年十月條所稱的“密詔”：

初，宋申錫與御史中丞宇文鼎受密詔誅鄭注，使京兆尹掩捕之。璠密以堂帖示王守澄，注由是得免，深德璠。

王璠因泄密而得鄭注之“傾心”，而御史中丞宇文鼎在此事件中亦未受牽連，《新唐書·鄭注傳》即有鄭注爲邠寧司馬，宇文鼎劾奏之記載，其時當爲太和六年。

如此看來，史稱反宦官的宋申錫事件之焦點乃在鄭注而非宦官王守澄<sup>[15]</sup>。

宋申錫事件反響極大，《舊唐書》卷一六七《宋申錫傳》略曰：

初，守澄於浴堂以鄭注所構告於文宗，守澄即時於市肆追捕，又以二百騎就靖恭里屠申錫之家，（因內官馬存亮論諍，）乃止，乃召三相告之，又遣〔神策〕右軍差人於申錫宅捕孔目官張全真家人買子、緣信等。又於十六宅及市肆追捕胥吏，以成其獄。文宗又召師保、僕射、尚書丞郎、常侍、給事、諫議、舍人、御史中丞、京兆尹、大理卿，同於中書及集賢院參驗其事……時京城惴惴。衆庶嘩言，以爲宰相真連十宅謀反，百僚震

駭。居一二日，方審其詐。諫官（十四人）伏閣懇論，文宗震怒，叱諫官令出者數四。時中外屬望大僚三數人廷辯其事。

最終，“鄭注恐覆案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而“貶漳王湊爲巢縣公、宋甲錫（爲右庶子，再貶爲）開州司馬，（馬）存亮即日請致仕”。此外，“（十六宅宮市品官）晏敬則等坐死及流竄者數十百人。申錫竟死於貶所”<sup>[16]</sup>。

史家或言文宗於宋申錫事件“意稍解”、“終悟外廷之言”<sup>[17]</sup>，並因此而深惡鄭注<sup>[18]</sup>。但觀漳王、宋申錫等貶黜、晏敬則等坐死流竄，則此事恐爲未必。尤其是時至太和九年三月，尚有“左丞王璠、戶部侍郎李漢奏〔李〕德裕厚賂〔漳王傅母杜〕仲陽，陰結漳王，圖爲不軌，上怒甚”之語<sup>[19]</sup>。以此看來，可說文宗猜忌漳王之心始終未減。所謂文宗由宋申錫事件而深惡鄭注者，恐非事實。文宗惡鄭注之原因，還在王守澄，不論。

就文宗而言，他的皇位繼承之不固定已有陳寅恪先生論之甚詳<sup>[20]</sup>；而面對宦官的跋扈，他又不堪忍受，故欲對宦官採取行動；但當王守澄、鄭注誣告宋申錫勾結賢惠而有人望的其弟漳王謀逆時，他就“信以爲然”而“甚怒”了<sup>[21]</sup>，因爲這非但是皇位問題，亦與身家性命有關，敬宗的被弑，他自己的上臺就是前車之鑒。

不管文宗的態度如何，士大夫們則因宋申錫事件而大大的仇視鄭注了，雖則他並未受任何的懲處。

李訓、鄭注之歷史“罪惡”雖有大小，但尚不成其爲時人“惜訓惡注”之惟一理由，就作爲而言，關鍵在他們進入決策層後與宦官的關係上。關於此點，筆者已有《李訓鄭注矛盾與甘露之變——甘露事件研究之二》一文論述其事<sup>[22]</sup>，這裏僅稍作補充。《通鑑》卷二四五太和九年四月條稱：

初，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橫；上雖包容，內不能堪。李訓、鄭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上。上見其才辨，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爲己任，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烜赫。注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

李訓得幸於文宗，多因其“才辨”；而鄭注得幸於文宗，則僅有其醫術，此點

下文再講。但《舊唐書》卷一六九《李訓傳》關於二人之關係則記作：

〔文宗〕因鄭注得幸守澄，俾之援訓，冀黃門之不疑也。

觀以上兩段引文，有兩點須注意，一、李訓、鄭注以“誅宦官爲己任”是有所差異的，鄭注欲誅之宦官者不過爲王守澄之對立面而已；李訓所欲誅者，則包括王守澄在內。二、李訓、鄭注顯然有主次之分，誅殺宦官的發動者、主謀者均爲李訓，鄭注祇不過是“冀黃門之不疑”的陪襯而已。假若聯繫甘露之變這一悲劇，情況亦如此，主角爲李訓，鄭注乃陪襯。宦官中的矛盾，後來以仇士良爲主要方面，王守澄爲次要方面，殺王守澄的主謀爲李訓，但鄭注也不得不陪襯，因而《通鑑》所謂李訓、鄭注密言於上云云並不够確切，鄭注不得不在殺王守澄一事上，表面上與李訓一致，否則他如何能處禁中呢？

尤可注意者，爲同書同卷同傳之言：

訓本以纖達，門廷趨附之士，率皆狂怪險民之流，時亦能取正人俾望，以鎮人心。天下之人，有冀訓以致太平者，不獨人主惑其言。

《通鑑》舉出的李訓“能取正人俾望”者爲裴度、令狐楚、鄭覃等<sup>[23]</sup>，但將“冀訓以致太平”的“天下之人”改成了“士大夫”，此且不論。所謂“有冀訓以致太平者”，當然包含了其誅宦官事，但這樣的話語無論何種記載都不及於鄭注，這當然反映了二人在對待宦官的不同態度。

事實上，當日的士大夫於李訓、鄭注在誅殺宦官的各自作爲之看法是有所區別的。第一節中，我們已引用了李商隱《有感二首》詩以證明惜訓之心理，而在《行次西郊作一百韻》詩中，又有<sup>[24]</sup>：

近年牛醫兒，城社更扳援（攀緣）。盲目把大旆，處此京西藩。樂禍忘怨敵，樹黨多狂狷。生爲人所憚，死非人所憐。快刀斷其頭，列若猪牛懸。

李商隱指斥鄭注，自不待言，但字裏行間，却似有對李訓的憐惜之情。鄭注之“生爲人所憚”者，因其“城社更攀緣”，即依附於王守澄；“死非人所憐”者，則有其“樂禍忘怨敵”。筆者淺陋，於詩道全無知曉，爲考察李訓鄭注關係，讀得一家二家注釋，以爲於“樂禍忘怨敵”句，似未得確詰。若依筆者之理解，則此句爲特指而非泛指。“樂禍”者，樂李訓甘露之變之禍也；“忘怨敵”者，忘王守澄對立面，亦即李訓欲誅之對象仇士良之怨敵也，（李商隱本來可

以寫作“仇敵”或“怨仇”的，但如此則太露骨了。）其實，李商隱於甘露之變的事實真相祇是局部地而未能全部地瞭解。誠然，鄭注與李訓有矛盾，但在誅殺仇士良等宦官這一點上却是有共同之處的，而在甘露事變後，他亦曾接應過李訓。這些，似乎李商隱未能瞭解。由於有此誤解，纔有如此之句，於是，李商隱的“樂禍忘怨敵”、“死非人所憐”之句在惡注的同時，也表達了他對於李訓的同情，而這種心情可說是緣於李訓鄭注對宦官的不同關係上的。

至少，李商隱的看法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觀點。但是，“惡注惜訓”僅僅是因為他們的作為嗎？

### 三、出身：“惜訓惡注”之二因

《新唐書》卷一七九《李訓傳》稱（《舊唐書》卷一六九《李訓傳》略同）：

李訓字子垂，始名仲言，字子訓，故宰相揆族孫。質狀魁梧，敏於辯論，多大言，自標置。擢進士第，補太學助教，辟河陽節度府。從父逢吉爲宰相，以仲言陰險善謀事，厚昵之……仲言持詭辯，激昂可聽，善鉤揣人主意，又以身儒者，海內望族，既見識擢，志望不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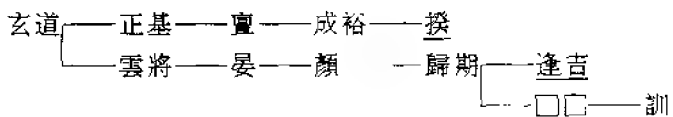
李訓爲肅宗時宰相李揆之族孫、憲宗及穆宗敬宗時兩度爲相之李逢吉的從子大約無甚疑義，然呂夏卿所編之《新唐書·宰相表》雖有李訓之名<sup>[25]</sup>，但同氏所編之《宰相世系表》竟然不載<sup>[26]</sup>，或許，這也反映了呂夏卿的歷史觀點，不論<sup>[27]</sup>。據《舊唐書》卷一二六《李揆傳》（《新唐書》卷一五〇《李揆傳》略同）：

李揆字端卿，隴西成紀人，而家於鄭州（《新唐書》稱“去客滎陽”），代爲冠族。秦府學士、給事中玄道玄孫，秘書監、贈吏部尚書成裕之子，少聰敏好學，善奏對，每有敷陳，皆符獻替。肅宗賞嘆之，嘗謂揆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代所推。”故時人稱爲三絕。

據同書卷一六七《李逢吉傳》（《新唐書》卷一七四《李逢吉傳》略同）：

李逢吉字虛舟，隴西人。貞觀中學士李玄道曾孫。祖顏，父歸期。逢吉登進士第，（《新唐書》稱：“父顏，有痼疾，逢吉自料醫劑，遂通方書。舉明經，又擢進士第。”）釋褐授振武軍掌書記。

若依《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而補以李訓之名<sup>[28]</sup>，則李訓、李揆、李逢吉的親緣關係如下列：



李訓既屬隴西李氏姑臧大房，自可稱為“海內望族”；而因其曾為太學助教、四門助教、《周易》博士<sup>[29]</sup>，當然是“以身儒者”。以李訓的“門地”而言，足以使他“志望非淺”的。而從李訓“質狀魁梧，敏於辯論”看來，其“人物”方面亦必被時人推許。李訓的“文章”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從他的進士身份看來，抑亦有稱。《新唐書》卷一六七《王播附弟起傳》稱：

李訓為宰相，起門生也，欲引與共政，即加銀青光祿大夫，復以兵部尚書召判戶部。

王起掌貢舉，在長慶元年至長慶二年（821—822年）<sup>[30]</sup>，而我們知道，長慶元年四月曾發生過科試案，是年所取進士竟有十人落下。依此而言，長慶二年“擢進士第”的李訓，“文章”亦應是很可觀的。

李訓之族祖既以“門地、人物、文章”“三絕”為時人所推，則李訓亦應如是。雖則李訓以進士出身且名行有虧而為李德裕所不容，但無論如何，他總屬於士大夫階級。猶如甘露事變中因為是鄭注僚屬而被殺的錢可復、盧簡能、蕭杰、盧茂弘等被視作“名家子”一樣<sup>[31]</sup>，時人對李訓總有一股憐惜之情的。

反觀鄭注之出身，則顯然與李訓大有差別而屬於另一階級。《舊唐書》卷一六九《鄭注傳》稱（《新唐書》卷一七九《鄭注傳》略同）：

鄭注，絳州翼城人，始以藥術遊長安權豪之門。本姓魚，冒姓鄭氏，故時號魚鄭，注用事時，人目之為“水族”。元和十三年（818），李愬為襄陽節度使，注往依之，愬得其藥力，因厚遇之，署為節度衙推云云。觀文可知，鄭注本非名門大族，又非由經術或文詞仕進，其與李訓之社會地位，自不可同年而語。

鄭注之得王守澄乃至文宗之寵信，可說皆賴其醫術。看起來，鄭注的醫術是很高明的。當鄭注隨李愬至徐州後，監軍王守澄“深怒注”，其後，《舊唐書·鄭注傳》說：

慝即令謁監軍，守澄初有難色。及延坐與語，機辯縱橫，盡中其意，遂延於內室，與語，促膝投分，恨相見之晚。

李愬遂“署爲巡官，齒於賓席”。《新唐書·鄭注傳》說，

始，李愬病痿，注治之有狀，守澄神其術，故中人皆昵愛。

若以此言，鄭注初見王守澄，“機辯縱橫”云云，亦必有其醫術在起作用。當然，《新唐書·鄭注傳》所說，似含有猥褻卑視之成分，大約是將鄭注看成當今中小城鎮街頭招紙亂貼之“專治性病”的“老軍醫”之類了。

但不可否認的是，鄭注非但專於“病痿”之道，且對心腦血管之類的疾病亦很有一套。《通鑑》卷二四四文宗太和七年十二月條稱：

庚子，上始得風疾，不能言。於是王守澄薦昭義軍司馬鄭注善醫；上徵注至京師，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胡注：甘露之禍胎成矣。）

並且，在太和八年十二月鄭注爲太僕卿以後，“多在禁中”<sup>[32]</sup>，亦應與此有關；而在太和九年九月以後，鄭注將離長安赴鳳翔節度使之任時，文宗仍“詔月入奏事”<sup>[33]</sup>，其用意不言自明，就是要利用他的精湛的醫術。

鄭注不僅以其醫術得寵，且以之脫禍。當鄭注未被文宗寵信時，曾遭到外廷士大夫的猛烈攻擊，《通鑑》卷二四四太和七年八月條後稱：

前邠寧行軍司馬鄭注，依倚王守澄，權勢熏灼，上深惡之。九月，丙寅，侍御使李款閤內奏彈注：“內通敕使，外連朝士，兩地往來，（胡注：兩地，謂往來南牙、北司間也。）卜射財賄，晝伏夜動，干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法司。”旬日之間，章數十上。

鄭注的受到士大夫的攻擊，亦與宋申錫事件有關，而文宗的“深惡之”，則似僅與其和王守澄之關係而已。當此之時，王守澄祇能將鄭注匿於右神策軍。但是，內廷中作爲王守澄對立面的左軍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賡言等亦“皆惡注”，他們在左軍將李弘楚的鼓動下，定下計策，決計將鄭注召之左軍，用非常的手段擒殺鄭注。於是，便出現了戲劇性的一幕：

注至，螻屈鼠伏，佞詞泉涌；元素不覺執手款曲，諦聽忘倦。弘楚謂

伺再三，元素不顧，以金帛厚遺而遣之。

范祖禹、司馬光等不愧爲文章高手，短短四十餘字，就將此場面描寫得出神入化，各人之情態描寫得惟妙惟肖。然而，鄭注果真僅僅是“佞詞泉涌”就避過

了這一場劫難麼？恐怕未必，鄭注主要靠的還是他的專門知識。韋元素的“執手款曲，諦聽忘倦”與當年王守澄的“促膝投分，恨相見之晚”，何其相似乃爾，鄭注祇不過是故伎重演罷了。（順便說一句，這次的危險經歷，鄭注耿耿於懷，明乎此，我們纔會對太和九年鄭注與李訓協力驅逐、誅殺韋元素等宦官的原因加深認識。）

可悲的是，鄭注雖以高超的醫術得寵、脫禍，但又以之被社會所卑視、不齒，非獨士大夫然，就是欲躋身士大夫行列的鄭注自己亦作如是觀。《通鑑》卷二四四太和七年九月條《考異》引李德裕《文武兩朝獻替記》稱（同書同卷二四五太和八年九月條《考異》所引略同）：

八年春暮，上對宰相嘆無名醫，便及鄭注精於服食。（當時）或欲置於翰林技術院，或欲令為左神策判官。注自稱衣冠（八年九月《考異》無此語），皆不願此職，守澄遂托〔劉〕從諫奏為行軍司馬。

頗疑“左神策判官”之“左”為“右”之誤，《通鑑》正文有“守澄言於上而釋之（鄭注），尋奏為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語，或許兩種記載同為一事；若“左”字不誤，則或可認為鄭注憚於左軍中尉韋元素而不願充此職任，此且不論。可注意者，為鄭注雖有高明醫術而不願進翰林技術院，且推托的理由是“自稱衣冠”（即《舊唐書·鄭注傳》所言之“本姓魚，冒姓鄭氏”之鄭氏）之言。依照鄭注的邏輯進行推斷則是，翰林技術院非“衣冠”應入之處所。

鄭注的推托不無道理，翰林技術院中人是被視作“小人”的。趙璘《因話錄》載：

文宗賜翰林學士章服，續有待詔欲先賜本司者，以名上。上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且待明日。”

翰林學士是君子，翰林待詔便是小人。而翰林待詔中就有翰林上醫。《唐會要》卷八二《醫術》稱：

〔貞元〕二十一年（即永貞元年，805年）正月，罷翰林陰陽、上醫、相、射覆、棋諸待詔三十二人。初，王叔文以棋進，既用事，惡其與己儕類相亂，故罷之。

如此，則翰林上醫亦為“小人”了。

非但是翰林技術院，即便是與翰林學士同處翰林學士院的翰林待書學士，



其社會地位在時人眼中，亦是很低的<sup>[34]</sup>。《新唐書》卷一六三《柳公綽附弟公權傳》稱（《舊唐書》卷一六五《柳公綽附弟公權傳》略同）：

公綽嘗寓書宰相李宗閔，言家弟本志儒學，先朝以侍書見用，頗類工祝，願徙散秩。乃改〔公權〕右司郎中、弘文館學士。

柳公權爲一代書法名家，無奈乃兄竟視之爲“以侍書見用，頗類工祝”，則社會心理可見一斑，而包含醫工在內的工祝之徒的社會地位更爲低下無疑。

看起來，九世紀時的大唐帝國已無昔日之恢宏氣象了。當太宗、高宗之世，以琴棋書畫、卜祝庸保而躋身士大夫行列雖亦被社會卑視，但時主“任官以才”、“量能使用”之記載多見於史籍而無“不齒”之說。張玄素出自刑部令史，太宗曾經問其歷官所由，褚遂良事後上疏諫之，太宗謂遂良曰：“朕亦悔此問，今得卿疏，深會我心。”<sup>[35]</sup>閻立本爲丹青高手，在高宗時亦曾爲宰相<sup>[36]</sup>。即便在玄宗之世，也有以吏能而入朝爲相之牛仙客<sup>[37]</sup>。但至是時，則迥然相異，清濁之別，不啻天壤。《舊唐書》卷一六八《韋溫傳》說：

鹽鐵判官姚勣知河陰院，嘗雪冤獄，鹽鐵使崔瑛奏加酬獎，乃令權知職方員外郎。制出，令勣……上省，〔韋〕溫執奏曰：“國朝已來，郎官最爲精選，不可以賞能吏。”……翌日，帝謂楊嗣復曰：“韋溫不放姚勣入省，有故事否？”嗣復對曰：“韋溫志在銓擇清流。然姚勣士行無玷，梁公元崇之孫，自殿中判鹽鐵案，陛下獎之宜也。若人有吏能，不入清流，孰爲陛下當煩劇者？此衰晉之風也。”上素重溫，亦不奪其操，出爲陝虢觀察使。

姚元崇之孫，一旦爲鹽鐵官員，即被視爲濁流，遑論其他哉？更有極端之一例。《新唐書》卷一六四《衛次公傳》說：

次公本善琴，方未顯時，京兆尹李齊運使子與遊，請授之法，次公拒絕，因終身不復鼓。其節尚終始完結。

奇哉，“終身不復鼓〔琴〕”則“其節尚終始完結”，社會被扭曲到了何等程度！

鄭注“自稱衣冠”而不欲入翰林伎術院，良有以也。《新唐書》卷一六三《柳仲郢傳》稱：

有劉習者，以藥術進，詔署鹽官。仲郢以爲醫有本色官，若委以錢穀，名分不正。帝悟，乃賜緡遣還。

藥術與錢穀，均爲士大夫卑視，二者尚且不能混淆，而鄭注有着強烈的進入士大夫階層的願望（觀其冒姓即知），他當然不願意進入伎術院了。又有同書卷一六五《鄭餘慶傳》稱：

醫工崔環者，自淮南小將除黃州司馬，餘慶執奏：“諸道散將無功受五品正員，開徼幸路，不可。”權者不悅。

如此看來，在當時的社會風習下，鄭注不入翰林伎術院乃是明智之舉。

然而，鄭注雖不入翰林伎術院，但還是逃不脫人們卑視的目光。當他被文宗寵信（如上所述是因其醫術），進入翰林院“充翰林侍講學士”時<sup>[38]</sup>，便被人狠狠地刺了一下，《通鑑》卷二四五太和九年八月條稱：

中書舍人高元裕草制，言〔鄭注〕以醫藥奉君親，注銜之；奏元裕嘗出郊送李宗閔，壬寅，貶元裕閬州刺史。

在高元裕們看來，鄭注“以醫術奉君親”，就該進翰林伎術院，而鄭注“銜之”且驅逐之則猶如阿Q的諱言自己的瘡頭疤，情形就是如此的微妙。

至於甘露事變以後，如李商隱無端地指斥鄭注爲“牛醫兒”，在當時，那該是平常而平常的事了。

實際上，我們假若把李訓看作是士大夫階級中的一分子，則可對下列記載之意義重新評估，它應含有深刻的社會意義。《通鑑》太和九年九月丁卯條稱：

注欲取名家才望之士爲參伍，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爲副使，溫不可。

《新唐書》卷一七九《鄭注傳》稱：

〔鄭注〕請僚屬於訓，訓與舒元興謀終殺注，慮其豪俊爲助，更擇臺閣長厚者，以錢可復爲副，李敬彝爲司馬，盧簡能、蕭傑爲判官，盧弘茂爲掌書記。

鄭注之欲取韋溫因爲依仗其名聲；韋溫之“不可”，因爲鄭注非同類；李訓與舒元興雖有“終殺注”之意，但當時更“慮其豪俊爲助”；而所謂“豪俊”者與錢可復等“臺閣長厚者”相對，必爲鄭注之同類人物。事情就是這麼明擺着，李訓的卑視鄭注，打上了鮮明的時代烙印，而所謂的“忌注”、“謀注”則是二人矛盾的合理結果，甘露事件中李訓鄭注的主從關係於此就更見分曉。

如此看來，《新唐書》僅稱“李訓浮躁寡謀，鄭注斬斬小人”與他們的不同社會出身、社會地位是大有關係的；時人的惜訓與惡注亦不爲無因了。

#### 四、仕進：“惜訓惡注”之三因

《新唐書》卷二〇七《仇士良傳》略稱：

澤潞劉從諫本與訓約誅鄭注。及訓死，憤士良得志，乃上書又言：

“臣與訓誅注，以注本宦豎所提挈，不使聞知”。

觀劉從諫此語，似乎鄭注為宦官所提挈，而李訓之進仕則與宦官無涉。這顯然與事實不符。我們知道，李訓、鄭注之進用本皆由於閹寺，但劉從諫為甚麼說這樣的話呢？細細考察史料，劉從諫的話也不無道理，而這也是時人惜訓惡注之又一原因。李訓因何人而進身，此本不成問題，因為各種史籍都明確記載李訓是走了王守澄的路子纔得以與文宗見面，得到文宗賞識的。比如《舊唐書》卷一六九《李訓傳》就說（《新唐書》卷一七九《李訓傳》、《通鑑》卷二四五太和八年七月條略同）：

時（太和五年八月至八年三月間）〔李〕逢吉為〔東都〕留守<sup>[39]</sup>，思復為宰相，且深怨裴度，居常憤鬱不樂。訓揣知其意，即以奇計動之。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以為然，遺訓金帛數百萬，令持入長安，以賂注。注得賂甚悅，乘間薦於中尉王守澄，乃以注之藥術，訓之《易》道，合薦於文宗。守澄以訓衰粗，難入禁中，帝令訓戎服，號王山人，與注入內。帝見其指趣，甚奇之。及訓釋服，在京師。太和八年，自流入補四門助教，召入內殿，面賜緋魚。

然而，是否還有人為李訓的進身出了力呢？《新唐書》卷一八〇《李德裕傳》稱（《舊唐書》卷一七四《李德裕傳》略同）：

後帝暴感風，害語言。鄭注始因王守澄以藥進，帝少間，又薦李訓使待詔。帝欲授諫官，德裕曰：“昔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漢所以與隆也。親小人，遠賢士，後漢所以傾頽也。’今訓小人，頃咎惡暴天下，不宜引至左右。”帝曰：“人誰無過，當容其改。且逢吉嘗言之。”對曰：“聖賢則有改過，若訓天資奸邪，尚何能改？逢吉位宰相，而顧愛凶回，以累陛下，亦罪人也。”帝語王涯別與官，德裕搖手止涯，帝適見，不憚，訓、注皆怨，即復召宗閹輔政，拜德裕為興元節度使。

關於李德反對李訓之理由，我們在第二節中已經述說，不贅。《通鑑》將此事置於太和八年八月辛卯條下，記載李德裕與文宗之對話與新舊《唐書》略同，其中云：

上曰：“李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為宰相，乃薦奸邪以誤國，亦罪人也”。

如此看來，李訓在授官之前，尚有“宰相”李逢吉的推薦。推薦事應在太和八年三月至八月之間，其時，他的官職為“僕射”而非“宰相”，李德裕稱其為“宰相”，或許指其“僕射”之官職，不論<sup>[40]</sup>。

最終的結果，由於李德裕的反對，李訓沒有當上諫官；但由於王涯的“中變”，李訓雖身為“流人”，還是當上了從八品的四門助教，開始邁上“一歲至宰相”的仕進之途<sup>[41]</sup>。於是，雖有李訓“以守澄進”、“守澄薦於上”等種種說法<sup>[42]</sup>，但其進仕之手續齊全、程式、完備而無懈可擊。也就是說，李訓的進身雖有王守澄的提携，但亦有李逢吉的奧助。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引《李德裕傳》“〔鄭注〕又薦李訓使待詔”之語。儘管時人認為李訓“以守澄進”，但實際上又有着鄭注的中介，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當李訓為待詔時，他的身份却仍然是“布衣”。《通鑑》太和八年七月條《考異》引《開成紀事》稱：

太和八年三月，〔李訓〕以布衣在翰林，注之援也。

即是說，王守澄（通過鄭注之中介）推薦李訓，並未使他當上職官，祇有李逢吉的推薦，纔是李訓仕進的根本。

如此看來，劉從諫的話也是有一定根據的。

鄭注則不同了，他的仕進與王守澄大有關係。鄭注在太和八年十二月入朝為太僕卿以前之官歷，據《舊唐書》卷一六九《鄭注傳》：

累從山東、京西諸軍，歷衛佐、評事、御史；又檢校庫部郎中、為昭義節度副使。

我們在第三節已經敘述到，鄭注在徐州時，被李愬“署為巡官，齒於賓席”，是時當為元和十三、十四年間（818—819年）<sup>[43]</sup>。所謂的“齒於賓席”，大約是指從“衛佐”昇為“評事”事。大理評事為從八品下之文職事官，衛佐大約是正九品下之諸衛執戟，為武職事官<sup>[44]</sup>，雖則僅有二階之差，但從武職

到文職可說是一個質的飛躍，而此種飛躍是在鄭注初見王守澄之後，則王守澄所起之作用不言自明，它為鄭注今後的仕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我們知道李愬在元和十五年（820）九月自徐州移鎮昭義（澤潞），十月移鎮魏博，到長慶元年（821）十月死去<sup>[45]</sup>；王守澄則早於李愬離開徐州回到長安<sup>[46]</sup>。至於鄭注是立即隨王守澄到長安，還是隨李愬輾轉“山東”則不得而知，很大的可能是後者。

從長慶元年到太和六年三月十餘年間，鄭注就一直隨王守澄居於長安。《通鑑》卷二四二穆宗長慶三年四月條稱：

及守澄入知樞密，挈注以西，為立居宅，贍之；遂薦於上，上亦厚遇之。

《舊唐書·鄭注傳》稱：

〔鄭注依傍王守澄，〕晝伏夜動，交通路道，初見讒邪奸巧之徒附之以圖進取，數年之後達僚權臣，爭湊其門。

是時鄭注任什麼官職我們無從知曉，但至遲在太和六年，他被辟為邠寧行軍司馬時所帶憲銜已是監察御史了。

太和五年，宋申錫事件發生，鄭注雖僥幸過關，却為“縉紳側目”<sup>[47]</sup>。不得已已在太和六年離開長安到邠寧（即《舊唐書·鄭注傳》所稱之“京西”軍）任軍司馬<sup>[48]</sup>，其時所帶之銜當為監察御史<sup>[49]</sup>。

鄭注之為御史是否得王守澄之奧助，我們也不知道，但他再往上進階却完全是因為王守澄關係。

約在太和七年六月以後，鄭注回到長安<sup>[50]</sup>。九月，侍御史李款閣內奏彈鄭注，“旬日之間，章數十上”，王守澄匿之右神策軍；又有韋元素等定計欲誅殺之，亦被鄭注躲過厄難，不久就由“守澄言注於上而釋之；尋奏為侍御史，充右神策軍判官，朝野駭嘆”。此侍御史亦是憲銜，朝野之“駭嘆”，原因之一就是鄭注的遷轉不循常規而由宦官舉薦，自不待言。

但由於鄭注不願為神策判官，很快地，他就出為昭義（澤潞）行軍司馬，然至十二月，因為文宗得風疾，鄭注又回到了長安，“於是王守澄薦昭義行軍司馬鄭注善醫，上徵至京師，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胡注：甘露之禍胎成矣。）”<sup>[51]</sup>其時他已是檢校庫部郎中或員外郎了。顯然，這又與王守澄有關。

鄭注此次在長安待了多長時間，不得而知，據岑仲勉先生言，“（太和）八年六月李中敏請斬鄭注，則此時必在京師矣”<sup>[52]</sup>，是言甚是。但“劉從諫惡其人，欲因斥去之，即表副昭義節度。至府不旬月，文宗暴眩，守澄復薦注即日召入，對浴堂門，賜賚至渥”<sup>[53]</sup>。

是事據《通鑑》在太和八年九月。由於“守澄復薦注”且“進藥方一卷”便奠定了鄭注在文宗心目中的地位，至太和八年十二月，就“以昭義節度副使、檢校庫部員外郎、賜紫金魚袋鄭注爲太僕卿”<sup>[54]</sup>。至此，我們也不必再述說鄭注此後之仕進歷程了。

如此看來，劉從諫說“注本宦豎所提挈”，實是不誣。

假若我們把李訓鄭注之仕進之途作一比較就會發現，從實質上說，兩人之進用本由於閹寺，但因為在舉薦這一形式有所區別，導致時人的看法也大不相同，這正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心態。

《通鑑》卷二四四太和七年六月條稱：

初，李宗閔惡〔鄭〕覃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講……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胡注：不由宰相進擬，出宣命而除之。）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一切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而止。

《舊唐書》卷一五三《薛存誠附子廷老傳》稱（《新唐書》卷一六二《薛存誠附子廷老傳》略同）：

〔寶曆中（825—826年）〕廷老與同僚入閣奏事曰：“臣伏見近日除拜，往往不由中書進擬，或是宣出。伏恐綱紀漸壞，奸邪恣行。”

觀上引二文，可知任官之正常程式應有中書進擬，宣命在名義上雖由天子作主，但在極多的場合爲宦官左右，李宗閔對崔潭峻發牢騷，原因之一即在於此<sup>[55]</sup>。而由宦官推薦任命之官員，往往爲上大夫所卑視。《舊唐書》卷一六六《元稹傳》稱：

長慶初，〔崔〕潭峻歸朝，出稹《連昌宮辭》等百餘篇奏御，穆宗大悅，問稹安在，對曰：“今爲南宮散郎。”即日轉祠部郎中、知制誥。朝廷以書命不由相府，甚鄙之。

“長慶初，潭峻歸朝”語微有未妥，已經陳寅恪先生指出，不贅<sup>[56]</sup>。由於元稹

爲宦官舉薦，且“以書命不由相府”，而被朝官所鄙視，直至長慶二年，元稹任相，仍爲朝野輕笑。用這樣的事實來說明當日士大夫對於李訓、鄭注的不同態度的原因該是能成立的吧？

實際上，在當時之形勢下，由宦官而進仕、固位之事司空見慣，即如牛李黨人亦“各有其勾結之中官”<sup>(57)</sup>。但上大夫們均對此諱莫如深，且各以之作爲攻訐敵對方之有效武器，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悲哀，而成爲“惜訓惡注”之藉口了。

## 五、餘 言

在結束本文之前，筆者再作兩點說明。

其一，儘管“惜訓惡注”是時人心態，但它亦僅僅是相對的。如果我們能把“惡注”看作是絕對的話（實際上，“惡注”也並非絕對，讀本文開頭所引王鳴盛言即可知），則“惜訓”更是相對的。所謂的“惡”與“惜”，從某種角度而言，僅僅是程度上的差異，即是“惡注”多一些還是惡訓多一些，或者是“惜訓”多一些還是惜注多一些的問題。要在就具體物件、事件進行具體的分析。

其二，“惜訓惡注”當然還有其他原因，本文僅就社會心理立論。但即使是社會心理，筆者亦未能完全概括論述。比如從李訓、鄭注的“作爲”而言，我們僅從政治鬥爭方面切入，至於他們本人的氣質、素養、人格等幾乎沒有涉及。實際上，作爲“惡”還是“惜”的社會心理，有時後者更重要。如從“時人”言，我們亦僅從士大夫之視野着眼，有着很大的局限性。至於筆者提出的“惜訓惡注”的三個原因，我們應把它視作互相聯繫的一個整體，假若硬要將它們排定主次關係的話，則應是“出身”第一，“進仕”其次，“作爲”反倒在最末了。讀者以爲然否？

（本課題研究得到浙江大學董氏基金資助，謹表謝意。）

## 注 釋

[1]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12—117 頁。

[2] 拙稿《李訓鄭注矛盾與甘露之變——甘露事變研究之二》，待發。筆者有關的論文還有：《“甘露之變”前後鄭注行蹤考辨》，《文史》第 46 輯，1998 年；《李訓鄭注與牛李黨人——甘露事件研究之四》，《學術集林》卷一三，上海遠東出版社，1998 年。

[3] 《通鑑》卷二四五唐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條。

[4] 《李文饒集·外集》卷三，上海書店，1989 年。

[5] 陳寅恪上揭書 92—93 頁。

[6] 《樊川詩集注》卷一，上海古籍，1978 年。

[7] 上揭書卷二。

[8] 李甘因鄭注入相事而被貶，李中敏因指斥鄭注而辭職。見《通鑑》太和九年七月條、太和八年六月條。

[9] 《李義山詩集》卷四，上海書店，1989 年。

[10] 上揭書卷四。

[11] 《新唐書》卷一七四，《李逢吉傳》。

[12] 《通鑑》卷二四三敬宗寶曆元年九月條。

[13] 《舊唐書》卷一七四《李德裕傳》。

[14] 《通鑑》卷二四五。

[15] 《新唐書》卷一七九《王璠傳》稱：“鄭注奸狀始露，宰相宋申錫、御史中丞宇文鼎密與璠議除之，璠反以告王守澄，而注由是傾心於璠。”亦以鄭注為宋申錫注目的焦點。

[16] 《通鑑》卷二四四文宗太和五年三月條，參《舊唐書·宋申錫傳》。

[17] 《舊唐書·宋申錫傳》。

[18] 《舊唐書·李德裕傳》。又有《通鑑》文宗太和八年六月條《考異》引李德裕《文武兩朝獻替記》文。

[19] 《通鑑》卷二四五。

[20] 陳寅恪上揭書 111—112 頁。

[21] 《通鑑》太和五年三月條，《舊唐書·宋申錫傳》。

[22] 同注 [2]。

[23] 《通鑑》太和九年十月條。

[24] 《樊川詩集注》卷一。

[25] 《新唐書》卷六三《宰相》下（太和）七年欄。

[26] 若依李訓之世系，當在卷七二上之李氏姑臧大房李揆、李逢吉下各欄目。

[27] 可疑的是，同死於甘露之變中的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興都可在《宰相世系表》中找



到他們的名字。

〔28〕《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卷七二上，隴西李氏姑臧大房條。

〔29〕《舊唐書》卷一六九《李訓傳》。

〔30〕據《新唐書·王播附起傳》、《舊唐書》卷一六八《錢徽傳》、《通鑑》卷二四二穆宗長慶元年三月四月條、長慶二年八月條等推算而得。

〔31〕《通鑑》卷二四五太和九年十一月丙寅條胡三省注。

〔32〕《通鑑》太和九年四月條。

〔33〕《新唐書》卷一七九《鄭注傳》。

〔34〕金鋒《唐代的翰林學士》，碩士論文，藏北大圖書館。

〔35〕《舊唐書》卷七五《張玄素傳》。

〔36〕《舊唐書》卷七七《閻立德附立本傳》。

〔37〕《舊唐書》卷一〇三《牛仙客傳》。

〔38〕翰林侍講學士無疑是清選，職權甚重。參見《通鑑》卷二四四太和七年六月壬申條、卷二三六永貞五月辛卯條紀事。

〔39〕李逢吉爲東都留守在太和五年八月至八年三月間。見《舊唐書》卷十七下《文宗紀下》。

〔40〕李逢吉在朝爲相在穆宗長慶、敬宗寶曆間，其時他不可能向後來繼即帝位的文宗推薦李嗣。李逢吉入朝爲僕射在太和八年三月，其後他纔可能推薦李嗣。參見《舊唐書》卷十七上《敬宗紀》、《文宗紀》，卷十七下《文宗紀》各有關係目。

〔41〕《新唐書》卷一七九《李嗣傳》。

〔42〕前者見上注，後者見《通鑑》太和八年六月條。

〔43〕據《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李愬於元和十三年七月移鎮徐州；據《新唐書》卷二〇八《王守澄傳》，王守澄等定冊立穆宗；而據《通鑑》，憲宗暴崩於元和十五年正月。則李愬、王守澄俱在徐州時爲元和十三、十四年間。

〔44〕《舊唐書》卷四二《職官》一。

〔45〕《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46〕據上注及《新唐書·王守澄傳》可知。

〔47〕《新唐書·鄭注傳》。

〔48〕《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太和六年三月條：“以金吾衛大將軍孟友亮爲邠寧節度使。”《新唐書·鄭注傳》：“金吾將軍孟文亮鎮邠寧，取（鄭注）爲司馬。”《通鑑》太和七年九月條《考異》引《開成紀事》：“〔太和〕五年，金吾將軍孟文亮出鎮邠郊，以與注姻鸞之故，奏爲軍司馬。”

[49]《通鑑》太和八年七月條《考異》引《獻替記》：“先是，上惡鄭注極甚，嘗謂樞密使曰：‘卿知有善和端公，無嘆京兆尹懦弱，不能斃於枯木！’”

[50]《舊唐書·文宗紀》，太和七年六月，“以右神策大將軍李用為邠寧節度使”，《通鑑》太和七年九月《考異》引《開成紀事》，“未幾，文亮沒，（鄭注）罷職還城，守澄潛置為軍割”。

[51]《通鑑》太和七年十二月條。

[52]岑仲勉《通鑑隋唐紀比事質疑》鄭注徵入之重複條，中華書局1964。關於岑仲勉先生之考證結論，筆者不敢苟同，原因有二：一、行軍司馬與副使是否為一，尚可推敲，如《新唐書·鄭注傳》即有錢可復為副使、李敬彝為司馬之記載；二、即使司馬與副使為同職，鄭注亦可來往兩地的。

[53]《新唐書·鄭注傳》。《舊唐書·鄭注傳》稱“進藥方一卷”。

[54]《舊唐書·文宗紀下》。《舊唐書·鄭注傳》所載前官銜為“檢校庫部郎中”後官銜尚有“兼御史大夫”。

[55]沈括《夢溪筆談》卷一《故事》稱：“予按唐故事，中書舍人職堂語詔皆寫四本，一本為底，一本謂宣，此宣謂行出耳，未以名書也。晚唐樞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即謂之宣，中書承受錄之於籍，謂之宣底。今史館中尚有故宣底二卷。”

[56]陳寅恪先生前揭書108頁。

[57]陳寅恪先生前揭書114頁。

## Three Insights into Contemporary Feelings on the “Sweet Dew Story”

Lu Xiangqian

### Summary

Based on a thorough comparison of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 Li Xun and Zheng Zhu, the two main characters in the “Sweet Dew Story”, this article reaches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contemporary audience held a favor - Xun - and - loathe - Zhu mentality for three reasons. First, Li Xun, with a noble family background, enjoyed a good reputation as a well-educated gentleman, while Zheng Zhu, a man of humble origin, was regarded as a sycophant and a charlatan. Second, Li gained his political promotions through hard work, with

only minor help from people in high offices, while Zheng's ascent up the political ladder was due entirely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powerful. Finally, compared to Zheng, Li's conduct was less flawed in the eyes of contemporary people. These are three reasons why the favor - Xun - and - loathe - Zhu mentality was prevalent. This study can contribut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ang popular and social history.

## 從武德使到皇城使

### ——唐宋政治變革的個案研究

趙雨樂

#### 一、引言

宋初武階編制，多襲用唐五代內諸司使名目。在一般情況下，武階祇為寄祿之官，實際職務則由各種差遣取代。惟唐宋之間，使臣與機構權力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使臣權力的形骸化，並不代表權力機構的內容亦需徹底廢棄。相反，在宋世君主獨裁的政治環境下，往往將使職機構改頭換面，成為新興的帝王耳目。本文欲透過太平興國六年改武德司為皇城司的事例，探討變革期內使職與機構的過渡問題。武德使作為唐末五代迄宋的重要使職，它的性質和活動，歷來鮮為學者專門論及。對於武德使是否即皇城使，武德使何以未納入武階，又武德司何以改稱等問題，尤值得進一步究明。以下嘗試順歷史發展時序，從三種角度層次稍加分析。

#### 二、武德、皇城二使相類之說的考察

宋代改武德司為皇城司，在現存可見的史料中並沒有明言其中因由。較直接的推斷是使職機構作用的重疊，因而化繁為簡，祇存單一職能，這意味着唐宋之間掌管有關機構的武德使，具備與皇城使相類的職責<sup>[1]</sup>。日本學者佐伯富研究宋代的皇城司，曾指出皇城使與武德使性質或有不同，前者作用在警衛皇城，後者則為刺探機密，宋太宗改稱的皇城司職掌，乃兼擔着彼此職能<sup>[2]</sup>。至於二者何以扯上關係，礙於篇幅，未見具體闡明。筆者以為武德使的本職在於

宮廷的保安工作，推而廣之，舉凡涉及國家不法，皆為職責所司。它在內廷的活動，應該可上溯至唐代中期。

武德使本為唐代中葉以後興起的宦官使職，按西安東郊出土的《唐許遂忠墓誌》記載，宦官許氏曾任武德副使，即說明此職至遲於德宗貞元末年已經存在<sup>[3]</sup>。然而，宦官主掌武德機關，至早可上溯至唐肅宗乾元二年，蓋根據西安市另一出土的《韋光閏妻宋氏合祔墓誌》所記，宦官韋氏“遷宮闈令，循內謁者監內給事，加十六宅使，掌武德、雜作，及乎內教使”<sup>[4]</sup>。

中唐以來，宦官使職勢力日增，構成南衙北司相混雜的行政格局<sup>[5]</sup>。從各種資料顯示，武德所主者為兵器。《唐會要》卷六六西京軍器庫之條記載，宮城的武德東門有武庫，其軍事器械後隸於軍器使管轄。武德機構或因掌握武德東門的武庫而得名，並且與軍器使管轄的內容有關。《文苑英華》卷四二七，翰林制詔所列的全體官署職名為“飛龍、閑廐”、“內園、栽接”、“少府將作、內中尚”、“軍器、武德”、“內、外弓箭庫”，乃將內外兩廷性質相類的職責並列，武德與軍器機關並列，說明其性質屬軍器管理。隨着唐後期宮廷局勢的急劇變化，武德使由原來主理軍器，迅速冒起為宮中要職，地位近密。例如唐武宗會昌四年的《焦仙芝墓誌》載，宦官焦氏以內常侍行內寺伯充武德使，其間“宏材蒞事，卓爾不群，出臨雄藩，入掌樞務”，監管軍政的意味濃厚<sup>[6]</sup>。此外，武德使掌管的司局機構亦具長足發展。據唐大中十三年（863）的《王公素墓誌》所載，湖南監軍、內寺省內寺伯王氏之次子惟昇，任職武德都判官<sup>[7]</sup>。按唐代內諸司如飛龍、軍器、梨園、莊宅、內園等，普遍在正使、副使以下設立判官制度。所謂“都判官”，為部門內總掌督役的長官，如此透過正副使臣，而都判官、判官將內諸司的指令下達雜役，構成龐大的行政部門<sup>[8]</sup>。直到唐僖宗時期，武德使仍活躍於宮廷政治，乾符三年（874）的《吳全續墓誌》，載宦官吳氏任職武德副使。1978年西安第二機床廠（長安城的西牆附近）出土的《大唐重修內侍省之碑》又記，唐室經歷黃巢之亂，昭宗乾寧三年以降，宮廷司局雖遭嚴重破壞，仍設有“武德留後”一職，統籌宮城的防務工作<sup>[9]</sup>。故此，可以推知越到唐末，宮廷防守力量越為告急，武德使在宮廷的走動越形密切。

武德使職能的演進，可歸結於唐代獨特的城郭因素。蓋唐代中期以降，皇城與宮城屬於兩種不同的地域觀念。由於中央官署集中在皇城南面範圍以內，

構成完整的南衙保安系統，無論是大明宮或興慶宮，皆為後來依皇城以北及以西園苑特置的建築，故有必要另立北衙的保安系統。例如玄宗時期，宦官高力士曾任“三宮飛龍使”，即反映宮廷全體的保安概念逐漸萌芽<sup>[10]</sup>。由中唐發展至晚唐，與宮廷防務有關的使職甚多，除飛龍使、軍器使、弓箭使作近身防禦之外，神策軍使總領東西苑內正規的北衙軍力，宮苑園林又有宮苑使監察。對於宮城以內衆多名目的進出與治安問題，最終則由武德使來主理。唐代德宗時期雖然亦有皇城使之設，然而皇城使的本職，為負責皇城諸門的警備，類於城門郎職掌，並不涉及宮廷活動<sup>[11]</sup>。直到唐末朱全忠肅清內諸司使之際，皇城使仍然是朝廷武臣負責的外緣使職，與內廷宦官出任的武德使，在性質與範圍上有着明顯的分別<sup>[12]</sup>。

但是到了五代，宮城與皇城的格局徹底改變，其互為裏外的關係，令武德使與皇城使的權責更形重疊。自後梁太祖以汴州為開封府，晉漢周諸帝王皆以汴州為權力根據，形成一脈相承的軍閥系統。北宋開封府城的大內，本為汴州城的子城，亦即朱全忠任宣武節度使時期的牙城幕府所在。至於子城外，有稱為羅城的外郭城包圍。在五代後周時，又沿羅城之外的衙舍伸展，於更遠範圍築起外城。故後周宋初三重城牆構造，實由唐末五代子城與羅城的二重城牆演變而來<sup>[13]</sup>。在梁唐之世，皇帝的大內府衙，本無宮城與皇城之別。尤其在普遍以元從武人執掌使職的情況下，武德使與皇城使的職能越形相近。例如後梁時期，有稱皇城使為“大內皇城使”，作用在“使警大內”，似說明管理宮城與皇城的概念無異<sup>[14]</sup>。惟考出任武德使者的背景，則具濃厚“內廷”意味之別。《舊五代史》卷五一，唐書列傳宗室載：

明宗幸汴，留從璨為大內皇城使。一日、召賓友於會節園，酒酣之後，戲登於御榻。安重誨奏請誅之。詔曰：“皇城使從璨，朕巡幸汴州，使警大內。乃全乖委任，但恣遨遊，於予行從之園，頻恣歌歡之會，仍施峻法，顯辱平人，致彼喧嘩，達於聞聽。方當立法，固不黨親，宜貶授房州司戶參軍，仍令盡命。”

《舊五代史》卷三四，唐書莊宗紀，同光三年十二月條載：

以戶部尚書王正言，為興唐尹，知留守事……武德使史彥瓊者，以伶官得幸，帝待以腹心之任，都府之中，威福自我，正言已下，皆脅肩低

首，曲事不暇。

又同書，卷四二，唐書明宗紀，長興二年五月己卯條載：

以武德使孟漢瓊，爲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充宣徽北院使。

這裏指出武德使的任職，與伶官、內侍省等皇帝的宮廷侍從關係深遠，並且作爲天子心腹左右，監視官軍動靜，權位十分超然<sup>[15]</sup>。五代部分的地方割據政權，固也有皇城使之設，但在武人的軍政系統以外，爲加強個人安全，仍以宦官把守宮門<sup>[16]</sup>。武德使於五代受到重用，與統治者這種雙重保安的觀念不無關係，也因爲兩者內外有別，在使臣的權力構造當中，武德使地位高於皇城使，彼此並非異名同體的職稱。宋代改武德司爲皇城司，由職名的取代演爲職能的取代，使人容易以宋代皇城司類比唐五代皇城使的本質，實際上宋代皇城司的職責，已糅合了武德司的原貌，並由此構成對此兩種使職的混淆。《宋史》卷一六六，職官六，皇城司之條載：

幹當官七人，以武功大夫以上及內侍都知、押班充。掌宮城出入之禁令，凡周廬宿衛之事，官門啓閉之節皆隸焉。每門給銅符二、鐵牌一，左符留門，右符請鑰，鐵牌則請鑰者自隨，以時參驗而啓閉之。總親從、親事官名籍，辨其宿衛之地，以均其番直；人物僞冒不應法，則譏察以聞。凡臣僚朝覲，上下馬有定所，自宰相、親王以下，所帶人從有定數，揭榜以止其喧闐。

唐五代任皇城使者皆爲武臣，武德使多由內廷近臣職掌，宋代任用武臣之餘，尤夾雜內侍都知、押班幹辦有司，此爲武德機構任使的痕跡。此外，諸如官城出入、周廬宿衛、親從名籍、均辨番直、譏察不法等功能，原涉及宮城以內的軍政保安問題，爲武德使及其機構本職的機會甚大。五代後梁時期，皇城使所管者爲皇城諸門把守，指導城門下馬官吏而已<sup>[17]</sup>。宋代皇城司既掌城門宮禁，又潛察地方軍政巨細，職責龐雜，凡此皆爲兼併武德司職能的必然結果。

### 三、使職官階化的重整原理

武德使與皇城使性質相類之說，祇說明特定歷史環境下造成的偶然現象，在武德使發展的初期，也曾擔任類於軍器使的武備職能。況且，此說雖表明皇

城使具備取代武德使的條件，但何以前者必然取代後者，仍未能提供全盤解釋。宋代武階重整，選取各種使職作為寄祿官階，又將使職與使職分隸於不同職級，其間多按照唐五代使臣的權力習慣編配。究其重整精神，乃依循一種由內轉向外，從私轉向公的政治規律而行。武德使在內諸司使之中，位置雖高，然而從整體使臣昇遷的形式觀之，與上述武階編制的原則，不無抵觸之處。

考武德使在五代內諸司使的權力構造中，地位僅次於宣徽、樞密，與地位相若的內客省使同處遷往最上層的關鍵位置，二者代表着內廷兩種鮮明的使職類別。《舊五代史》卷六、晉天福六年八月戊子朔之條載：

以內客省使劉遂清為宣徽北院使……以客省使、將作監丁知峻為內客省使，引進使、鴻臚卿王景崇為客省使，中殿監、判四方館事劉政恩為引進使。

又同書，卷一〇七，閻晉卿傳謂：

乾祐中，歷閻門使，判四方館。未幾，關西亂……賊平，為內客省使。

此外，《宋史》卷二五八，潘美、曹彬傳載：

高平之戰，（潘）美以功遷西上閻門副使。出監陝州軍，改引進使……顯德三年，（曹彬）改潼關監軍，遷西上閻門使……遷客省使。

由上可知，宣徽南北院使以下，順序有內客省使、客省使、引進使。至於引進使以下，應繼以四方館、東西上閻門使等禮儀使職。觀宋代“橫班”，自閻門至內客省使陞遷，繼而入宣徽、樞密，實為參考了上述的昇晉藍圖。除此之外，五代還有另一種門路，可以經歷宮苑使、皇城使、武德使而入於宣徽，代表著以城禁安全為主導的使職系統，與上述閻門、引進等宮廷禮儀系統互相對照。例如《宋史》卷二六一，焦繼勳傳謂：

天福初，授皇城兼宮苑使，遷武德使……入為右千牛衛大將軍，拜宣徽北院使，遷南院使。

又《舊五代史》卷九〇，李承福傳載：

〔晉〕高祖登極，歷皇城、武德、宣徽使、左千牛將軍……。

由此觀之，五代內諸司使的昇遷形態，正以上窄下闊的方式進行。上層宣徽使以下為一樽頸地帶，其間諸種使職均可通往宣徽，造成使職與使職間激烈的昇



遷競爭。宋代武階中，宮苑使爲“西班”之首，皇城使爲“東班”之首，自宮苑使、皇城使繼續昇轉，可領刺史、團練使、防禦使、觀察等使，或進入中央宣徽、樞密<sup>[18]</sup>。五代時，宮苑、皇城之上的武德使，未納入宋代官階之列，從某種意義而言，是爲了防止官職昇晉的地位衝突。晉漢周以來，統治者權力越趨鞏固，對官職的中央化越爲重視。在強調禮制法規的同時，把昔日建立在私人權力關係上的元從武職逐步淡化，是重組官僚制度的基本精神<sup>[19]</sup>。尤其因武德使職位敏感而釀成的政治衝突，更非統治者所願見。《通鑑》卷二八九，後漢乾祐三年十一月條載：

武德使李業，太后之弟也，高祖使掌內帑，帝即位，尤蒙寵任。會宣徽使闕，業意欲之，帝及太后亦諷執政；〔楊〕邠、〔史〕弘肇以爲內使遷補有次，不可以外戚超居，乃止。內客省使閻晉卿次當爲宣徽使，久而不補；樞密承旨聶文進、飛龍使後匡贊、翰林茶酒使郭允明皆有寵於帝，久不遷官，共怨執政。

這裏反映了武德使面對的雙重矛盾：（一）從官職陞遷的角度而言，以武德使昇轉宣徽使，雖然前代有之，但既謂後漢時期內客省使“次當爲宣徽使”，即表明晉昇系統含糊不清，有需要重新釐定標準，同時使在下位者如樞密承旨、飛龍使、翰林茶酒使等不至久不遷官。（二）武德使長期皆以宮廷心腹爲之，來自帝王、太后等“私”的親信勢力，容易觸發宮廷與主政官員的長期對立，最終造成內部分化，此爲武德使潛在的身份危機。

#### 四、從私人政治到粉飾私人政治

##### ——兼論武德兵與皇城兵的親從性

越到五代後期，以君主權力爲核心的元從政治漸次褪色，但並不表示帝王與親信的私人關係由此告終，相反，新興的帝王耳目機關正循着合法的中央化程序逐步確立。以武德使爲例，後漢隱帝末期的宮廷變亂，肇於武德使李業等人攬權，並發展爲周祖奪權的口實。《宋史》卷二四九，魏仁浦傳載：

乾祐末，隱帝用武德使李鄴等謀，誅大臣楊邠、史弘肇等，密詔澶帥李洪義殺騎將王殷，令郭崇害周祖。洪義知事不濟，與殷謀，遣副使陳光

穠齋詔示周祖。周祖懼，召仁浦入計……周祖納其言，倒用留守印，易詔書以示諸將。衆懼且怒，遂長驅渡河。

自後周建立以來，即鮮見君主以親信擔任此職。另一方面，隨着皇城的城郭規劃工程趨於完備<sup>[20]</sup>，皇城使一職多由與帝有姻戚關係者出任，漸見重用<sup>[21]</sup>。宋朝立國，武德使雖沿而未改，但身份地位已難與五代相比<sup>[22]</sup>。故五代末期至宋代初期，爲武德使與皇城使權力逆轉的關鍵時期。以皇城司兼併武德司職掌，祇是時間遲早的問題而已。宋太平興國六年取締武德司，事前還經過連串政治粉飾，藉此凸顯武德司徇私礙公，從而獲得改組機構的理據。《長編》卷二十一，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八月條載：

宣徽北院使、判三司王仁瞻密奏：“近臣、戚里多遣親信市竹木秦、隴間，聯巨筏至京師，所過關渡稱制免算。既至，厚結執事者，悉官市之，多取其直。”上怒，以三司副使范旻、戶部判官杜載、開封府判官呂端屬吏。旻、載具伏罔上貴市竹木入官。端爲秦王府親吏喬建請託執事者。……判四方館使程德玄、武德使劉知信、翰林使杜彥珪、內侍武德使賁仁寶、日騎天武四廂都指揮使趙延溥、左衛上將軍祁廷訓皆坐責降。

這場政治風波，不但牽連三司、戶部及開封府等主事機關，就是內廷近臣亦爲一次嚴厲打擊。筆者原爲秦王府親吏請託有關稅司，藉此免稅市木，謀取私利，但內臣如判四方館事、武德使、翰林使及諸禁衛軍使亦因廷門失職而一律受罰，說明太宗亦欲整頓內廷的決心。如程德玄者，爲太宗藩邸中人，前此以舊恩掌翰林司公事，與武德使、翰林使同屬內廷近職。在打擊秦王府的過程中，太宗固然盡力揭露府中弊病<sup>[23]</sup>，但對於已出的親信，亦不得不示以一視同仁的法治精神。武德機構受逐步疏遠，當與太宗這種政治心態有關。同書，卷二十二，太平興國六年十月甲辰條下又載：

上嘗遣武德卒潛察遠方事，有至汀州者，知州王嗣宗執而杖之，縛送闕下，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而狼信此輩爲耳目，竊爲陛下不取。”上大怒，遣使械嗣宗下吏，削秩。既而怒解，嘉嗣宗直節，令還其官。

武德卒承帝旨潛察事務而引起地方不安，問題本不在於武德職能，值得注意者爲帝王對官員嘉許遷官，一再表明絕不徇私的立場。其事究發生於何時，並無

明確指出，然而李燾《長編》特將此事附於改武德使爲皇城司之條後，似亦贊同此爲武德司廢止的近因。

宋代所謂改武德司爲皇城司，政治上的象徵意義大於實際需要。近世君主欲擺脫五代元從政治的形象，一方面除去武德使職，另一方面却保留機構的原有職能，目的在繼續強化個人權力。從皇城司的職員結構觀之，它與日常的行政機構無異。《宋會要》職官三四載：

……幹辦官五員，以諸司使副、內侍都知押班充。點檢文字使臣、法司使、主官、押司官各二人，前行五人，後行曹司各四人，表奏司正名貼司、私名貼、專副各二人。

然而皇城司操掌親從兵，在掌理城門工作以外，常遣兵卒潛察巨細政務，本質上是充任帝王的親信耳目。這種親兵關係，根深蒂固，實際乃承襲武德司使在宮廷中的親從角色。《群書考索》別集，卷二十一，皇城以武臣宦者之條載：

皇城司親兵數千人，今八廂貌士之屬是也。以武臣二員並內侍都知二員管之。宋朝祇此一項，令宦者掌兵，而以武臣參之。此又以制殿前都指揮之兵也。

踏入宋代，宦官掌親兵的場合已十分罕見，祇有皇城司纔保留著這種原始形態。蓋唐五代迄宋的皇城使，皆爲武人職掌而未見任命宦官，若謂皇城司單純承繼自前代皇城使，則無設立內侍管押的必要。前述宋初因門禁失職而受罰的武德使、副二人，正使由武臣出任，副使由內侍分掌，頗與皇城司的情況接近。宋代置皇城司，很大程度是將武德司的職能歸併在內，其間仍維持武德機構原有的管理方式。至於隸於武德司的武德卒，亦該順理成章轉名爲皇城司的皇城卒。不然，並不可能在太平興國六年，廢武德司的同時，馬上過渡所有工作。故宋代的皇城司，與易稱前的武德司性質分別不大；由機構的上層任命，到下層的管兵方式，可謂舊酒新瓶，爲名目的改變而已。

皇城司的親從兵構造，其實沿自宮廷防衛的長期形制，當中解釋了唐五代武德使的權力來源。這支由宦官獨立執掌的親從部隊，人數雖然達數千之多，但與主流的親軍爲互不相涉的系統。後晉強大的侍衛親軍和後周迅速發展的殿前親軍，是構成宋代三衙的主要成份<sup>[24]</sup>。所謂八廂貌士，包括着殿前、侍衛司馬步軍的重要軍廂，其中當以捧日、天武四廂和龍、神衛四廂軍士至具代表

性。軍、廂、班等不同層面的擴展與重組，說明帝王龐大的親從部隊，皆始於內殿近身的元從侍衛集團<sup>[25]</sup>。五代武德司的親從部隊，怎樣在宮廷分配部署，現在已不得而知。但據《宋史》卷一四四，儀衛二，行幸儀衛之條，記載有關帝王車駕行幸時列隊習慣，多少反映宮廷原有的元從側近性格：

其舊儀，殿前司隨駕馬隊，凡諸班直內，殿前指揮使全班祇應：左班七十六……右班七十七人……內殿直五十四人，散員六十四人，散指揮六十四人，散都五十四人，散祇候五十四人，金槍五十四人……鈞容直三百二十，御龍直百四二人，御龍骨朵子直二百二十人，並全班祇應……。

皇城司隨駕人數：崇政殿祇應親從四指揮共二百五十二，執擎骨朵，充禁衛；政殿門外快行、祇候、親從第四指揮五十四人；車駕導從、兩壁隨行親從官九十六人，並於駕前先行，行幸所到之處，充行宮司把門、灑掃祇應。各有副都頭、節級、十將。

由於這些親從兵與殿前軍的基層班直衛士性質接近，故此宋人追索皇城司的淵源，常以皇城兵對比於唐代的北衙軍力系統<sup>[26]</sup>，並解釋祖宗皇帝爲了兵政分離，另設皇城司機構，避免衍生擴大成另一宦官兵團。《文獻通考》卷五八，職官考，幹辦皇城司之條載：

皇城司親從官數千人，乃命武臣二員，同兩都知主之，而殿前復不預，此祖宗處軍政深意也。

皇城司內的親從官或親從兵，在還未有皇城司專管以前，最初的形態，類於殿前諸班直，屬於守護殿前的一支近衛軍。在五代時期，它的名義就是武德司使管轄的親兵，解釋了武德使的權力依據。這個兵隊的人數在數千之內，勢力並不能與殿前與侍衛親軍比較，惟站在宮廷的第一線防務方面，却起了決定性的影響，此所以每能引發宮廷禍患。所謂“殿前”，包含着在帝王便殿侍側之意，此乃作爲殿直軍或廳直軍的先決條件。五代宋初內侍宦官長期服侍於內殿，他們與帝王親軍系統一起成長，是參掌武德機構的最佳人選，宋代設置皇城司後，性質上纔走向獨立的差遣系統，失却殿前領軍的原意。倘若沿五代軍政不分的局面發展，這些親從兵不難出現像殿前親軍般的科層結構。事實上，宋人有關想法並非脫離現實，從上文儀衛之條所載，宋代後期的皇城司，內部正不斷發展，逐漸形成不同部隊的指揮制度。雖然宋代的帝王不再以皇城兵爲防衛

或作戰的主力，但是皇城司的親從官依然作為君主的側近耳目，刺探京城以至地方不軌，無疑說明帝王私的政治運作，仍隱隱然發生效用。

## 五、結 論

縱觀上述諸種因素，並不存在互相矛盾之處，政治制度的繼承與變遷，往往由自然和人為因素夾雜而成。五代以來武德使與皇城使職責漸趨接近，替宋代皇城司取代武德司提供法理依據。此外，武德使長期蘊含着私的宮廷性格，始終難與宋代大一統的政治氣候相容，無論為深化官僚制度的重組，抑或為修飾帝王權力的施行，將武德使及其機構改變，仍不失為解決方法。

此外，從時序上考察武德使的活動，可歸納以下要點：（1）武德使大概起源於唐德宗的中晚唐時期，負責主理兵器防務，隨着政局迅速轉變，繼而肩擔宮廷全體的保安工作。（2）五代宮廷與皇城的內外複合關係，說明了武德使與皇城使在此時期的相類面貌。然而武德使內廷的角色明顯，而且在昇遷關係中居皇城使之上，理應推翻傳統史料將二者混為一體之說。（3）宋初政治趨於穩定，始改武德司為皇城司，並在武階編制的過程裏，不把武德使一職納入官階之列，使武臣性格逐漸循中央化、官僚化的方向改造。（4）皇城司的親從兵，多少解釋了武德使的權力由來，雖然其使職機構在宋代取消，但是親從性格仍然在皇城司的結構和職能中得到一點啟示。

### 注 釋

〔1〕關於二使職能，後世異名同體的說法，例如《歷代職官表》卷四五載：“考《合璧事類》又稱，宋之皇城使，其初本號武德司，而《五代史》所載後唐有武德使史彥瓌，為內諸司之一。是當時實有此官，豈梁之皇城使，後唐又改為武德使歟。”即反映將武德使和皇城使等同。

〔2〕詳閔佐伯富著、魏美月譯《宋代之皇城司——君主獨裁權研究之一》，《東方雜誌》復刊十一卷二期，1977年8月。

〔3〕參閱《考古與文物》1985年6期。

〔4〕王仁波主編《隋唐五代墓誌彙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陝西卷，第四冊，29頁。

〔5〕唐代的南衙是指中央舊有的律令諸衛總稱，與宦官為首的北衙軍政機關，形成相對局面。隨時間和二者機構內容的演變，南北衙又稱為南北司。詳閔曾我部靜雄《唐之南衙和北衙至

南司和北司的推移》，《史林》64卷1號，1981年。

[6]《隋唐五代墓誌彙編》，陝西卷，第四冊，124頁。

[7]《隋唐五代墓誌彙編》，陝西卷，第二冊，96頁。

[8]參閱拙著《唐代內諸司使的構造——其成立時間和機構的初步整理》，《東洋史研究》54卷4號，1992年。

[9]參閱《考古與文物》1983年4期。

[10]拙著《唐宋變革期之軍政制度》，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11—47頁。

[11]《資治通鑑》卷二二八，唐德宗建中四年十月庚戌條，胡三省註曰：“唐六典，皇城在京城之中……唐自開元以前，以城門郎掌皇城諸門開闔之節，中世以後，置皇城使。”

[12]《資治通鑑》卷二六四，唐昭宗天復三年二月乙未條載：“（朱全忠）又以汴將張廷範爲官苑使，王殷爲皇城使，蔣玄暉充衛使……”胡註補充云：“今全忠悉以腹心爲使，則京輔之權，一歸之矣。”反映皇城使仍以京城週邊範圍爲監察對象。

[13]詳閱愛宕元著《中國之城郭都市》，中央公論社刊，1991年，145—150頁。

[14]例如《舊五代史》卷三八，唐書明宗紀：“（天成二年三月甲子），以大內皇城使、守饒州刺史李從璋爲應州節度使。”又同書，卷五一，唐書列傳宗室：“（李）從瑱，明宗諸子……明宗幸汴，留從瑒爲大內皇城使……詔曰：皇城使從瑒，朕巡幸汴州，使警大內，乃全委委任。”

[15]《新五代史》卷三七，伶官傳，史彥瓊條載：“史彥瓊者，爲武德使。居鄴都，而魏博六州之政，皆決彥瓊。自留守王正言而下，皆俛首承事之。”

[16]五代地方割據政權多設有羅城使、防城使或皇城使，惟安全起見，宮禁內以宦者把守。《十國春秋》卷五九，南漢二，高祖本紀：“帝亦頗疑諸弟圖己，敕宦官守宮門，入者皆露繁。”

[17]《五代會要》卷二十四，皇城使條：“梁開平三年七月敕：內皇城諸門，宜各差控鶴官兩人守把。其諸司使並諸司諸色人，並勒於左、右銀臺門外下馬，不得將帶入入門。逐日諸道進奉客省使，於千秋門外排當訖，勒控鶴官抬至內門前，令轅門殿直已下昇進。其章善門仍令局鎮，不用逐日擅自開閉。”

[18]詳閱《宋史》卷一六九，職官九，“武臣三班借職至節度使叙遷之制”及《宋會要輯稿》第六四冊，職官八之二，吏部之條所載。

[19]使臣官階的中央化精神，其實在處理“東班”職名的態度上已有迹可尋。據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可朋舍，1985年）即指出“東班”的名目（例如尚食使、御廚使、牛羊使、酒坊使）性質仍帶有強烈的帝王私僕、親從意味，故此將之列爲中央職名顯得格格不入。到了宋代中期以後，在序武官轉遷之法中，索性將“東班”皇城使以下諸使名目略而不載，把皇城使一職移植於“西班”之首官苑使之上。至於東班翰林以下十九使、副，則以伎術官看待，東西班原來兩班對等之面貌逐漸消失。詳閱124—126頁。

[20] 後周曾進行大規模的城郭工程，例如《通鑑》卷二百九十，後周太祖廣順二年春正月壬戌條載：“發開封府民夫五萬脩大梁城，旬日而罷。”又同書，卷二九二，後周世宗顯德二年十一月載：“先是，大梁城中民侵衙衛爲舍，通大車者蓋寡，上命悉直而廣之，廣者至三十步，又遷墳墓於標外。”

[21] 五代後期，多有帝王姻戚爲皇城使者，如後漢的宋偁娶漢高祖之女即永寧公主爲妻（《宋史》卷二五五），又後周的楊廷璋爲周太祖淑妃所生（《東都事略》，第十九卷），皆爲其例。

[22] 《東都事略》第二十卷，王仁贍傳載：“〔仁贍〕少惆儻，不事生業，劉詞爲永興軍節度使，以爲牙校，詞卒遣奏薦仁贍材可用。太祖素知其名，請於世宗隸帳下。宋興，授武德使。”究王仁贍出身未見突出，仍能擔任此職，與王代用內廷親近爲武德使的情況不同。

[23] 太宗即位不久，其藩邸舊人積極參與告發秦王廷美的活動。《宋史》卷二四四，廷美傳載：“以如京使柴禹錫爲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楊守一爲東上閤門使充樞密都承旨，賞其告廷美陰謀功也。”

[24] 參閱張其凡《五代禁軍初探》，暨南大學出版社，1993年，1—40頁。又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1—65頁。

[25] 參閱日野開三郎《東洋史論集》，三一書房，1980年第二卷，關於五代驍直軍和殿直軍的討論，435—475頁。

[26] 《文獻通考》卷五八，職官考，幹辦皇城司條：“周虎賁氏，舍則守王閤，王在國則守王宮。漢北軍即今之皇城司也。漢置羽林郎材官，取三輔良家之子，自給鞍馬。唐謂之北衙。”

## The Evolution of the Capital Security Office and its Organization from Late Tang to Early Song

Chiu Yu Lok

### Summary

It was not until the early Song that the bureaucracy of China became truly centralized. In the process of centralization, the ranks of ministers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were largely transferred to various salaried offices in the Song military hierarchy. Past scholars have thus considered Song military titles to be clearly divorced from their original organizational power. However, investigating the history of the Capital Security Office and its head, the Capital Security Commissioner, reveals a much more complicated and nuanced

picture of bureaucratic reform.

By examining the activities of the Capital Security Office in the Tang and Song periods, the paper attempts to solve some of the following problems: What was the political function of the Capital Security Office? Why was the Capital Security Commissioner excluded from the structure of Song military ranks? How did the department transform from the late Tang to the early Song? What were the main factors in determining the existence or disposal of the department? When did bureaucratic reform begin and end? In addition to historical documents, several new archaeological reports are used in answering these questions.





## 唐後期五代財務勾檢制探微

吳麗娛

唐代前期國家負責財務勾檢審計的部門是刑部的比部司。《唐六典》卷六記比部郎中一人，從五品上；員外郎一人，從六品上；其職“掌勾諸司百寮俸料、公廩、贖贖、調歛、徒役課程、逋懸數物（物數？），以周知內外之經費而總勾之”。業師王永興先生曾在《唐勾檢制研究》一書中，借助正史及敦煌文獻，詳細論述了比部作為領導機構，對於中央諸司及地方諸州、軍實行全面勾檢的情況。比部的勾檢顯然是唐前期財務勾檢的主體和核心。

但是，唐後期財務勾檢體制是否仍復如此？引起我們疑問的正是世隔數紀後，史料對於宋初財務勾檢機構完全不同的記載。北宋孫逢吉《職官分紀》卷一三在關於三司的設置下有“勾院”一條：

國朝初三部各有勾院，止本部判官主之。至開寶五年，以鹽鐵戶部勾院為一院，度支勾院為一院。太平興國五年合三勾院為一，……大中祥符九年，分勾院為三。時議以三部勾院並為一司，實為繁劇，雖重官為之，徒益事勢，於勾稽則愈疎矣。至是復分為三，選才力幹敏者為之。

《宋史》卷一六二《職官志》亦載：

三部勾院判官各一人，以朝官充，掌勾稽天下所申三部金穀百物出納帳籍，以察其差殊而闕防之。鹽鐵院、度支院、戶部院勾官各一人。

在宋代國初的中央財務審計部門，已是戶部、度支、鹽鐵三司系統所屬的勾院。宋朝的勾檢，遠較唐代為複雜。據上兩書記載，與財務勾檢有關的部門，還有陸續設立的都磨勘司、都主轄支收司、拘收司、都理欠司、都憑由司、開拆司、勾鑿司、催驅司等。此外，又有“掌諸軍兵馬逃亡收併之籍，諸司庫物給受之數”的勾當馬步軍事勾司。這些部門也無一例外地隸屬於三司，

分擔有關的勾檢項目，承擔不同的勾檢之責。它們和唐前期六部二十四司之一的比部，顯然已無絲毫聯繫及共同之處。

從唐代尚書省的比部司如何變為宋代三司的勾院、勾司，史料並無明確說明。但由唐至宋，中間不僅有唐安史之亂後的一百數十年，更歷經爭戰頻仍的五代，雖然政權的更替天翻地覆，但制度的變化却決不至於突起突興。更何況，宋代勾官系統歸屬的三司，是早自唐後期已逐漸形成。北宋前期的三司理財，既沿自唐五代，而與之相適應的勾檢制度又何能沒有淵源？從紛繁的史料中，也許不難尋求到它的蛛絲馬迹。

—

唐朝比部領導的財務勾檢，是建立在財賦統一規劃運作的基礎上。唐前期在量入為出的指導方針下，由戶部的度支司根據全國人口統計租賦收入，制定相應的“支度國用計劃”，而以此計劃為準，支配中央地方的財賦徵收、轉運、貯藏與支用。按照制度，中央與地方機構必須按時向比部申報財賦的出入與使用情況，這是比部實行勾檢的依據。與此同時，比部的勾檢還必須與度支對於計劃執行的檢覆，和金、倉二司對於財物出納的核準相配合，方能做到“檢無稽失”。

安史之亂爆發後，隨着財務機構的解體及財賦統一原則的破壞，勾檢制已蕩然無存。建中元年（780），楊炎作兩稅法，曾強烈地批評當時“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二使；四方征鎮，又自給於節度、都團練使；賦歛之司數四，而莫相統攝”，以及在這種狀況下“綱目大壞，朝廷不能覆諸使，諸使不能覆諸州，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滑吏，因緣為姦；或公託進獻，私為竊盜者動萬萬計。河南、山東、荆襄、劍南有重兵處，皆厚自奉養，王賦所入無幾”的現象<sup>[1]</sup>。他的話，明確地指出當時財賦徵收、出納已經是由諸州諸使各自為政，全無約束的狀況。而既然“朝廷不能覆諸使，諸使不能覆諸州”，當然更提不到財政檢轄。《資治通鑑》關於大曆時政的兩處評述，似乎也印證了楊炎的說法。其一處即卷二二六大曆十四年（779），記“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事，比部覆其出入”的“舊制”，因第五琦任度支鹽鐵使，

奏將財賦“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而遭到破壞：

天子亦以取給爲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校其盈縮。殆二十年。

另一處是同卷建中元年：

大曆以前，賦歛出納俸給皆無法，長吏得專之。重以元、王秉政，貨賂公行，天下不按贓吏殆二十年。

這兩段話，前一段是就楊炎改革國庫，恢復“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的制度而發。後一段雖然是《通鑑》作者的評論，但“賦歛出納無法”顯然也代表了楊炎本人的看法。而且正是針對於此，楊炎在恢復左藏不久，纔又建言“尚書省，國政之本，比置諸使，分奪其權，今宜復舊”，使德宗詔令“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罷免了劉晏所任度支、鹽鐵諸使<sup>(2)</sup>，從而全面恢復了尚書理財制度。在相繼創立的兩稅法中，楊炎明確提出兩稅“由尚書度支總統焉”。而隨着兩稅法的推行，比部大概也成爲他着意恢復職能的機構。

《唐會要》卷五九《比部員外郎》記建中元年四月比部狀稱：“天下諸州及軍府赴勾帳等格，每日諸色勾徵”，須“令所由長官、錄事參軍、本判官，據案狀仔細勘會，其一年勾獲數，及勾當名品，申比部”，在三月內申到後，復由“省司檢勘，續下州知，都至六月內結，數關度支，便入其年支用”。狀中並說明，雖有大曆十二年六月十五日敕，要求“諸州府請委當道觀察判官一人，每年專按覆訖，準限〔申〕比部者”，但“自去年以來，諸州多有不到”，說明並未執行。所以狀中希望對“其不到州府，並委黜陟使同觀察使計會勾當，發遣申省”。按此件奏狀所上時間，正當兩稅法頒佈之初。狀中要黜陟使參與對諸州勾帳的監督執行，說明比部對地方勾檢的恢復正是乘了兩稅法頒佈的契機。王永興先生書中，曾據此指出武則天時創建的勾帳制度，至唐後期仍然執行。陳明光《唐代財政史新編》一書也對比部關於州府兩稅的審計監察作過詳細的探討。事實上，由於兩稅的分配採取“上供、送使、留州”的三分制，故所謂“天下州府兩稅，佔留支用有定額”便成爲比部勾檢的依據。《唐會要》卷五九長慶元年（821）六月比部奏文，除稱“準制，諸道年終勾帳，宜依承前敕例”，又針對性地提出對刺史於“留州數內，妄有減削，非理破使”的問題，不但要委觀察使“風聞按舉”，且要由諸州府“仍請各委錄事參軍，

每年據留州定額錢物數，破使去處，及支使外餘剩見在錢物，各具色目，分明造帳，依格限申比部。”誠如陳明光先生已指出的，上述規定並非祇是具文，通過勾帳審核檢計地方兩稅的“佔留支用”，確為比部對地方財務承擔的主要勾檢職責。不過，這祇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也應看到，《唐會要》比部員外郎數條史料所強調的，似乎祇限於地方年終勾帳及兩稅留州錢物破用帳。《唐六典》所規定的“凡倉庫出內（納）、營造備市、丁匠工程、贖贖賦歛、勳賞賜與、軍資器仗、和糴屯收”等等唐前期比部對地方諸州許多理應勾覆的項目<sup>[3]</sup>，如與兩稅無關者似已並不完全包括在內。這表明，比部勾檢的範圍和權限已在縮小。事實上，在兩稅三分制下，地方的財政獨立權限愈來愈大，通過使州自行上報而比部按制勾檢的作法並不能有效地限制地方的稅外加徵與“非理破使”，這樣比部對於地方的勾檢之責，也必然會日益成為具文。而中央對地方的財務勾檢，則不得不採取比部之外的辦法。關於此點，則要留待下文再進行討論。

## 二

根據《唐六典》關於比部“周知內外之經費而總勾之”的規定，對於地方財賦所需之“外費”的勾檢，祇為其職任的一半。而另一半則是對中央財政之“內費”的勾檢。大曆前後，中央財賦由度支與轉運二使分掌已漸成定制，但與此同時，財賦的管理也發生了相應的問題。《舊唐書》卷一二三《劉晏傳》在列述劉晏所用的種種不合規範的經濟手段後說：

大曆時政因循，軍國多仰晏，未嘗檢質。

“未嘗檢質”就是不曾檢轄，沒有約束。這與《資治通鑑》所說“賦歛出納俸給皆無法”是一致的，與“天下金帛”不入左藏的二十年也是同時的。由此得知，財賦管理制度的破壞是與分掌制的實行直接有關的。而宰相楊炎對時政的不滿，在相當程度上是針對鹽鐵轉運使劉晏而發。前不久，李錦繡同志曾撰文指出，大曆之際，度支所掌財賦事實上仍有出入左藏的記錄，所謂“有司不得窺其多少，國用不得計其贏縮”的財賦，應當是指東南鹽運使主掌下的鹽鐵錢物<sup>[4]</sup>。楊炎正是為此，纔不但恢復了左藏，而且恢復了金部倉部。當然楊炎的

這次復舊活動似乎為時甚短，因為不久朝廷即宣佈以諫議大夫韓洄為戶部侍郎、判度支，令金部郎中杜佑權勾當江淮水陸運使，所謂“一如劉晏、韓滉之則”了<sup>[5]</sup>。

不過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朝廷始終在統一財賦與設使分掌二者之間徘徊。而無論是建中中設汴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以度支總大綱”<sup>[6]</sup>；抑或是貞元中將度支、鹽鐵合為一使，而分別正、副以主財政，似乎都未能解決使職間因財賦分配而引起的爭端和矛盾。直至貞元八年（792），按照“大曆故事”重新規定的班宏、張滂財賦分掌制<sup>[7]</sup>，纔最終明確了二使關於財賦的獨立支配權，但它也因此導致了後來度支鹽鐵“益殊途而理”的結局<sup>[8]</sup>。

正如我在已往的文章中已論述過的，所謂“殊途而理”不過是鹽利不繫度支的代名詞。史料記載曾一再反映，德宗由於利於貢獻，在貞元十年以後任用裴延齡為度支使，而以浙西觀察節度使兼判鹽鐵，“委在藩服，使其平均”<sup>[9]</sup>，造成度支、鹽鐵進奉大行，以及特別是李錡任使後，“盛貢獻以固寵”，弄得“鹽鐵之利積於私室而國用日耗”的情況<sup>[10]</sup>。史料記載同樣表明，由於虛估盛行，鹽鐵使向中央申報鹽利亦是虛假和不嚴格的。在這方面，《冊府元龜》卷四九三《邦計部·山澤一》的記載很值得注意。在這個記載中，唯將李異所報元和三年（808）江淮等道監院鹽利虛、實估數與“貞元二年（786）收糶鹽虛錢六百五十九萬六千貫”作了比較，以下便是永貞元年（805）及其後鹽鐵使申報的鹽利之數，記錄中貞元二年以前以後的數字則完全沒有被提到。

德宗建中初，度支鹽鐵使劉晏被罷免，不久即爆發了唐朝廷與河北、山東諸鎮的戰爭，持續數年。如果說，建中貞元初鹽利數字未得到反映尚是由於受戰爭影響而難於統計，那麼貞元二年以後逐年鹽利的闕失又作何解釋呢？或認為此不過是一般性的省略。但《文苑英華》卷四三五《亢旱撫恤百姓德音》有關此期鹽鐵財賦放免的規定却似乎與之相應：

鹽鐵使下諸鹽（監）院舊招商所由欠貞元二年四月已前鹽稅錢，及永貞元年變法後新鹽利經貨（原注：“詔令”作輕貨）折估錢共二十八萬七千七百五十六貫文，並宜放免。除此錢外，諸色所由人戶及保人，有積欠錢物，或資產蕩盡，未免禁身；或身已死亡，繫其妻子；雖始於冒沒，而終可哀矜。宜委鹽鐵轉運使即據狀事疎理，具可徵可放免數聞奏。

這個放免極值得推敲，因為永貞元和以前，歷來祇有對度支兩稅權酒錢的放免，却不曾提到鹽稅。這次對鹽稅錢的放免，應當說是自有權鹽法以來的第一次。這本身就體現了中央政府對鹽利已加強控制。不過這次放免又很奇怪，其放免的具體時間，包括貞元二年四月以前及永貞元年改法以後，其中間的年份却不在內。比較這一鹽利放免的年代限制，與前述鹽利上報闕失的時間恰好相合，兩者之間似乎不能說沒有聯繫。考慮到建中貞元之際鹽利申報已受鹽鐵使包庇“廣虛數已罔上”的影響<sup>[11]</sup>，和貞元中期以後，鹽利已完全不受度支支配的情況，則鹽鐵使虛報或甚至不報鹽利乃是其中的主因，而中央也因此不能掌握其真實的鹽利收入及欠負之數。這樣，貞元二年四月以後的鹽利逋欠便不能直接進入放免，而是祇能放到“德音”所說“宜委鹽鐵轉運使即據狀事疏理，具可徵可放免數聞奏”的那部分去了，也即其逋欠之數尚待鹽鐵使報據舊案去核實處理。

正確、真實的賦稅收支申報是比部實行勾檢、審計的基礎。而且比部的勾檢如上所述必須與度支對於所支財賦的勘覆和金、倉二司關於財賦出納的審核相配合。所以唐代前期中央諸司或地方州、軍有關財賦的申報是同時給於比部、度支和金部（或倉部）的<sup>[12]</sup>。如果度支對於鹽利收入的真實情況無從得知，且無支配之權，那麼比部又何能得知呢？由此可見，楊炎雖然恢復了比部關於地方稅賦的勾檢，却仍然沒有能實現它對於鹽鐵使所掌財賦的勾檢。換言之，至少建中以後，比部對於鹽鐵使的勾檢是不曾實行的。

永貞、元和初，通過杜佑、李巽改革鹽法，“鹽鐵使煮鹽利繫度支”和鹽鐵使上報鹽利以實估，被作為兩條原則規定下來<sup>[13]</sup>，並在一段時間內得到落實。史料有關於永貞元年（805）至元和八年（813）以前鹽鐵使逐年申報鹽利虛實估的記錄。其中鹽鐵使王播報元和七年鹽利，尤分別了“權鹽本”及“權利”，並稱“請以利付度支收管”<sup>[14]</sup>。這說明，國家財賦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統一。

但是，統一是相對的。據兩《唐書》傳及其他記載，受戰爭影響，元和後期，進奉死灰復燃。度支、鹽鐵使皇甫鏊、程異及其後任使的王播等均大事貢獻。鹽鐵利繫度支的原則再度被破壞。這一點，也在會計制度方面反映出來。

《唐會要》卷五八《戶部侍郎》：

〔元和〕十三年十月，中書門下奏：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錢物，皆繫國用，至於給納，事合分明。比來因循，都不剖析，歲終會計，無以準繩。蓋緣根本未有綱條，所以名數易爲盈縮。伏請自今以後，每年終，各令具本司每年正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所入錢數，及所用數，分爲兩狀，入來年二月內聞奏，併牒中書門下。其錢如用不盡，須具言用外餘若干見在；如用盡，及侵用來年錢，並收闕，並須一一具言。其鹽鐵使所收，議列具一年都收數，並已支用，及送到左藏庫欠錢數，其所欠亦具監院額緣某事欠未送到，戶部出納，亦約此爲例。條制既定，亦絕隱欺，如可施行，望爲常典，從之。

這件奏文涉及三司錢物出納上報的具體制度。奏文強調，度支、鹽鐵、戶部三司必須分別將本司每年自始至終的收支明細帳於來年二月上奏中書門下，其中，不但包括全年每一筆“所入錢數，及所用數”；而且對於“用外餘若干現在”的“羨餘”及提前支用、收闕等也“並須一一具言”。這些要求作爲會計制度無疑是嚴格的。

但是，首先引人注意的却是奏文在宣佈這些制度的同時，還批評作爲國用的三司錢賦“比來因循，都不剖析”，“蓋緣根本未有綱條，所以名數易爲盈縮”。也就是說，嚴格計奏出入的會計制度不但沒有，而且成爲使職奏報“名數”不實的主因。這一新的“條制”不過是爲了彌補糾正往日的疏忽纔建立的。

其次，這個新的會計制度所規定的賦稅收支申報也與比部無關。唐朝前期，規定“凡京司有別借食本，每季一申省，諸州歲終而申省，比部總勾覆之”，和“京師倉庫，三月一比；諸司、諸使、京都，四時勾會於尚書省，以後季勾前季；諸州，則歲終總勾焉”<sup>〔15〕</sup>，也即履行京司、諸使、京都三月一勾，地方諸州歲終而勾的制度。比部如果按諸使二月勾的制度及時得到報告，就不能說是“蓋緣根本未有綱條”，也不可能使中書門下對此毫無所知。反之，如果正式的、具體的奏報全然沒有，那比部又從何而行勾檢和審計呢？並且就是這個“中書門下奏”所強調的也祇是三司財賦向中書門下的報告，而完全越過了尚書省戶部諸司，更毋論比部。

種種迹象表明，李巽雖然強調了“利繫度支”的原則，但在諸使有實際支



配權和財賦單獨核算的制度下，財賦的統一其實已大打折扣。何況他既不能通過嚴格申報出納以適應其原則，也就不可能重新恢復比部對諸使財賦的勾檢。從上述奏文可以得知，無嚴格出納申報之制的並非祇有鹽鐵，也包括戶部、度支。既然財賦的確實和詳盡申報為勾檢的基礎，那麼，可不可以說，比部對戶部、度支、鹽鐵三司不再行勾檢，或者，它對於諸使所掌“內費”的勾檢，已經名存實亡了呢？我以為答案應當是肯定的。

這裏，涉及“內費”問題，還可用比部對國家倉庫出納、京都及京司財用的勾檢來說明。

京都即京兆與河南兩府。唐前期如前述由比部對其財用實行三月勾之制。唐後期兩府財用雖主要來自兩稅，但作為都城和陪都都有備和糴、館驛、供軍及某些朝廷用費的任務，不足處且由度支、戶部補充<sup>[16]</sup>，故與國用很難完全劃分。中央對其財賦管理亦仍不同於地方。據《唐會要》卷五九《比部員外郎》載貞元八年閏十二月十七日尚書右丞盧邁奏，稱比部對京兆、河南府有“既勾府且勾縣”的制度，請求改同諸州不再勾縣；但至貞元十一年正月制，“復令比部復舊敕勾京兆留府租稅”，說明中央對京都的兩稅勾檢仍嚴於地方。不過，是否能照章執行已成問題。《舊唐書》卷一四九《奚陟傳》（《新唐書》卷一六四同人傳及《冊府元龜》卷四五九《臺省部·公正》略同）記時判度支裴延齡惡京兆尹李充，“專意陷害之。誣奏充結陸贄，數厚賂遺金帛。充既貶官，又奏充比者妄破用京兆府錢穀至多，請令比部勾覆，以比部郎中崔元翰陷充”，使人感到，比部對京兆府的勾勘之責雖在，但出了事情纔由度支去找比部，不僅比部已淪為度支工具，而且似乎也表明它的勾勘已不像原先那樣經常化。

《權載之文集》卷二三《唐故朝議大夫太子右庶子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韋君〔聿〕墓誌銘》記曰：

貞元十二年徵為水部員外，轉比部郎中，德宗召見，賜以金紫命服。

……再為尚書郎，業以修。計部稽百事財用之數，曾欲覆視禁軍，董正其簿書，雖事適中止，而聞者竦嘆。

貞元中的比部雖有“稽百事財用”之權，但員外郎韋聿“覆視禁軍”的例行公事却遭到抵制。其中“聞者竦嘆”一語，便道出此事已多時不行。事雖明顯出

於宦官所領神策諸軍的跋扈，却很能够說明比部勾“諸司”之職某些方面早已形同虛設。

《唐會要》卷三五《經籍》關於秘書圖籍管理方面的記載，或更能說明唐前後期在這方面的變化：

文明元年（684）十月敕，兩京四庫書，每年正月，據舊書聞奏。每三年，比部勾覆具官典，及攝官替代之日，據數交領。如有欠少，即徵後人。

開成元年（836）七月，分察使奏：秘書省四庫，見在新舊書籍，共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並無文案及新寫文書。自今已後，所填補舊書，及別寫新書，並隨日校勘，並勒創立文案，別置納歷，隨月申臺，並外察使每歲末，計課申數，具狀聞奏。從之。

由上兩段可知，武則天時建立的比部勾勘圖籍之制安史亂後已蕩然無存。不僅如此，文宗開成初恢復的文案納歷檢核新制，也明令委於御史臺及“外察使”，而表明了與比部無關。值得提起注意的是，圖書檢勘制度雖然似乎祇關係秘書省，但它其實反映了在唐後期諸使主掌財賦的前提下，諸司的各項財務勾檢已不通過比部。這一點，自然還需從錢的來源方面作進一步探討。

《唐會要》卷九三《諸司諸色本錢》下：

〔元和〕九年十一月，戶部奏，準八月十五日敕，諸司食利本錢，出放已久，散失頗多，各委本司勘會，其合徵錢數，便充食錢。若數少不充，以除陌五文錢，量其所欠，添本出放者，令準敕各牒諸司勘會。得報，據秘書省等三十二司牒，應管食利本錢物五萬三千九百五十二貫九百五十五文。……敕：宜委御史臺仔細簡勘，具合徵放錢數，及量諸司間劇人目，加減條流奏聞。

〔元和〕十年正月，御史臺奏：秘書省等三十二司，除疏理外，見在食利本錢，應見徵納及續舉放，所收利錢，準敕並充添修當司廨宇什物，及令史驅使官厨料等用。準元和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敕，仍委御史臺勾當。每至年終，勘會處分，及諸司疏理外，見在本錢，據額不得破用。如有欠失，即便勒主掌官典所由等填陪者。其諸司食利本錢疏理外，合徵收者，請改案額為元和十年新收置公廨本錢，應緣添修廨宇什物，及令史府

史等厨並用。勒本司據見在户名錢數，各置案歷，三官通押，逐委造帳，印訖入案，仍不得侵用本錢。至年終勘會，欠少本利官典，諸〔司？〕節級準法處分，庶官錢免至散失。年額既定，勾當有憑。敕旨：宜依。

諸司食料錢即諸司公廩本錢，據前引《六典》文，唐前期亦是實行每季申省，“比部總勾覆之”的制度。唐後期，食料錢從來源看主要是戶部司的除陌錢，故由戶部總掌，“準勅並充添修當司廩宇什物，及令史驅使官厨料等用”。而據上揭戶部奏其總數，知它的“勘會”之責首先是在戶部。其次，由於元和九年、十年唐朝廷已將它的年終“簡勘”委於御史臺，所以關於公廩錢的勾檢實際是由戶部司與御史臺分承其職。

當然公廩本錢祇是諸司財用的一部分。提供諸司財用的還不止於戶部。元稹在《錢貨議狀》中談到諸使分工時說：

又國家置度支、轉運已來，一則管鹽以易貨，一則受財以輕費<sup>[17]</sup>。

度支的“受財輕費”顯係沿唐前期支度國用而來。但這個“受財輕費”並非僅停留於計劃，而是與“管鹽易貨”同樣有承擔實際費用的職責，其中一部分就是供給京司。《唐會要》卷五九《度支使》記永貞之際杜佑改革度支記：

先是，度支以制用惜費，漸權百司之職，廣置吏員，繁而難理。佑始

奏營繕歸之將作，木炭歸之司農，染練歸之少府，綱條頗整，公議多之。

度支由於提供營繕、木炭、染練之費而兼有將作、司農、少府之權，說明度支在控制操作的同時也行檢核之責。

提供經費的度支、戶部使司本身就是勾檢之司，並且使御史臺從監察的角度實際參預，兩者（或三者）的合作取代前期度支、金倉與比部共同配合的勾檢，這就是唐後期京司勾檢的實情，而同樣的作法也表現於對國家倉庫出入的勾檢方面。

陸贄在《論裴延齡奸蠹書一首》中針對度支使裴延齡在左藏內建別庫指出：

總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納，皆稟度

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案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姦欺<sup>[18]</sup>。

陸贄所說的“度支憑案以勘覆”唐前期已有之，但他這裏強調的顯然是唐後期而非前期制度。因為唐前期度支與太府之間尚談不到“互相關鍵”。按照《唐

六典》等書的記載。唐前期太府（左藏）或司農（太倉）貯存之財貨糧米出納雖需稟度支文符，却要與金部、倉部所置木契相勘合。金、倉二司檢轄出納，它們纔是與太府、司農關鍵之司。而度支與太府左藏關係的直接化，顯然是在金、倉二司職能漸廢以後纔形成的。按照陸贄的說法，它們一掌勘覆，一掌出納，財貨出入“用絕姦欺”已無問題，而在此之上，更有御史的監察，三者的配合，正如陸贄所說：

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少多，無容隱漏。

度支的勘覆加上御史的監臨，是唐後期國庫勾檢的實質，而這裏御史的作用復值得注意。

御史監臨左藏及太倉的制度唐前期已實行（如《文物》1972年3期所載洛陽含嘉倉出土的武則天時期磚銘上已有監倉御史的署名），唐後期則更得到加強。《唐會要》卷六〇《御史臺·殿中侍御史》，記文宗太和元年（827）御史大夫李固言奏，針對以殿中侍御史各一人充監太倉使及左藏庫使，同時又“各領制獄”的“臺中舊例”，造成御史“所監遂不專精，往往空行文牒，不到倉庫，動經累月，莫審盈虛，遂使錢穀之司，狡吏得計，至於出入，多有隱欺”的弊病，請求讓“監倉御史，若當出納之時，所推制獄稍大者，許五日一入倉；如非大獄，許三日入倉。如不是出納之時，則許一月兩入倉檢校”。至於左藏庫，則由於“尋常繁鬧”，緊要更甚於太倉，故“監庫御史，所推制獄，大者亦許五日一入庫；如無大獄，常許一旬內計會，取三日入庫勾當”。至開成元年（836）正月中書門下奏，更要求監察太倉左藏庫御史，“請於新入庶臺察中，擇精強幹用兩人，分監倉庫，全放朝謁。每月除本官俸錢外，別給見錢三十千，隔日早入”<sup>[19]</sup>。御史監倉、監庫一類最初不過是其財務監督職能的具體化，但由此卻導致了比部相關職能的逐步差遣化，以致於到唐後期，御史的作用不斷被強調，形成了在中央政府“內費”勾檢方面，御史臺與三司配合取代比部，從而比部全面失職的情況。

比部的失職既成事實，則德宗以後朝廷雖有恢復之舉，終究收效甚微。《全唐文》卷六六穆宗《南郊改元德音》：

比部令勾諸司錢穀，載在格令。其事訛謬，歲月已深。宜令中書門下，精擇比部郎官，修舉典制，勾諸司錢谷，仍立時限，具條疏聞奏。據此，穆宗朝比部“勾諸司錢谷”之職，已不過是“載在格令”的舊文。朝廷雖明令“修舉典制”，但“其事訛謬，歲月已深”，比部勾檢諸司的實質已很難恢復，其對諸司行使職權也必然步履維艱。所以到唐中期以後，我們便發現比部郎官雖設却另兼他職的現象。

《舊唐書》卷一六四《王起傳》：

元和十四年，以比部郎中知制誥。穆宗即位，拜中書舍人。

《新唐書》卷一七五《楊汝士附楊知至傳》：

知至爲宰相劉瞻所善，以比部郎中知制誥。瞻得罪，亦貶瓊州司馬，擢累戶部侍郎。

查《新唐書》卷六三《宰相表》及同書卷一八〇《劉瞻傳》，其事當在咸通十至十一年（869—870）之間。

以郎官（常兼翰林學士）知制誥，是唐中晚期興起之制度，其中以比部郎中知者尚不多見，但發展至五代似乎已很平常。如《舊五代史》卷三〇《後唐莊宗紀》：

以翰林學士、守尚書膳部員外郎劉昫爲比部郎中、知制誥，依前充職。

同書卷三八《後唐明宗紀》：

以比部郎中知制誥劉贊爲中書舍人，以河陽掌書記程遜爲比部員外郎知制誥。

同樣，同書卷八〇《後晉高祖紀》與卷八四《後晉少帝紀》亦分別記載了以禮部郎中邊歸謙爲比部郎中知制誥和以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范質改比部郎中知制誥的事例。此外，卷一〇一《後漢隱帝紀》還有“以樞密直學士、比部員外郎王度爲祠部郎中，並依前充職”的任命。以比部郎中、員外郎兼翰林學士知制誥或充樞密直學士，說明比部郎官在事實上已爲寄祿官，其不知勾檢已是顯然。而比部郎官不知勾檢的同時，亦並不見有“知比部”或“判比部”這樣一類以比部爲名的差遣之職出現，由是可以斷定，以比部爲中心的勾檢至唐末五代已完全解體。

### 三

比部勾檢職能的消亡在財政諸使分掌制實行後幾乎是必然的。財賦收支、管理在事實上的不統一，自然不可能使原先僅憑文書上下，受國家一體支配的勾檢方式繼續下去。而由於前期比部對於財賦的檢核，從來必須與度支及金、倉二司相配合，所以當着尚書省機構全面解體，金、倉二司名存職廢之際，比部的勾檢職能亦不會獨存。上述關於“內費”勾檢的論述以及唐末五代比部郎官職兼他任的情況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但是舊制度的破壞從來是新制度誕生的契機。在唐後期諸使對所掌財賦各負其責的前提下，不僅京司財用勾檢發生了受使職支配及御史臺加強監察的變化，而且我們也不難發現，在使職領導的財政三司機構內部，勾檢制度得到重建的跡象。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正當楊炎指責鹽鐵財賦“未嘗檢質”的同時，對於勾檢一事的重視和實踐却正從他所指責的對象劉晏開始。

史稱劉晏不但“自案租庸，至於州縣否臧，錢穀利病之物，虛實皆得而知”<sup>[20]</sup>，即對勾檢一事身體力行，而且極為重視對財務管理及勾檢人才的選拔培養。在這方面，他是有自己的用人原則的。《資治通鑑》卷二二六建中元年言他“常以爲，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於勾檢簿書，出納錢穀，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新唐書》卷一四九《劉晏傳》亦稱“檢劾出納，一委士人，吏唯奉行文書而已”，其意一也。由此可見當時財務出納與勾檢，是被作爲兩項最重要的職務，分配給士人承擔。其理由是“士有爵祿，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劉晏用此原則選人，以減少鹽鐵機構內部的貪賄現象，但其發展的一個結果便是在使職領導的三司系統內，出現了愈來愈多專門從事勾檢的官職。

《唐會要》卷三一《輿服·雜錄》：

其年（太和六年）七月，度支、戶部、鹽鐵三司奏：準今年六月勅，令三司官典，及諸色場、庫所由等，其孔目、句檢、句覆、支對、句押、權遣、指引進庫官、門官等，請許服細葛布折造。

案：此條史料涉及對“三司官典，及諸色場庫所由等”所作的專門服飾規

定。在所提到的職名中，如孔目、句（勾）檢、句覆、支對、句押等從名稱一望而知即與勾檢有關。它們被排在三司官典的第一等第一類，雖亦皆屬差遣之職，但是“許服細葛布織造，及無紋綾充衫及袍襖，依前通服綠，闔銀藍鐵充腰帶”，僅僅“不得乘毛色大馬（許乘小馬），鞍轡踏蹬用鍮石”。其服飾馬匹鞍轡等約在官與吏之間，而待遇仍在下面提到的有正官無正官驅使官、在城及諸色倉場官、令史、通引官及各類胥吏之上。這說明，勾檢官在三司官吏中，是實際地位較高、職權較重的一種。

《唐會要》史料提到的孔目等官職名不同，反映三司的勾檢官所承擔的職責及所在部門不一。其中排在第一的孔目，是唐後期使府軍鎮所見最多者。論者曾指出它在開元中已有出現。《資治通鑑》卷二一六玄宗天寶十載記安祿山驕恣，有輕中國心，“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尚因爲之解圖讖，勸之作亂”。胡三省於“孔目官嚴莊”下注曰：

孔目官，衙前吏職也，唐世始有此名。言凡使司之事，一孔一目，皆須經其手也。

同書卷二二八復注曰：

唐藩鎮史職。使院有孔目官，軍府事無細大皆經其手，言一孔一目無不綜理也。

據學者考論，藩鎮使府的孔目官職掌非一，但誠如嚴耕望先生所說：“財計出納當爲其重要職務。”<sup>[21]</sup>如《資治通鑑》卷二三二貞元二年載鎮海節度使韓滉入朝，道過汴州節度使劉玄佐，“大出金帛賞勞將士”後，歸“問孔目吏，今日所費幾何，詰責甚細”。可見孔目吏是掌知財賦出入的。故嚴先生亦認爲，“使府孔目官與判官之性質爲近”，其“或爲判官之屬歟？”<sup>[22]</sup>而孔目既掌出入，根據“一孔一目無不綜理”的原則，其知勾檢便順理成章。事實上唐後期五代不少使府軍鎮的孔目官都是軍府財計的真正負責人。如後唐莊宗的租庸使孔謙、後唐明宗三司使張延朗、後漢三司使王章在主掌國計之前，都有過任軍鎮使府孔目官的資歷<sup>[23]</sup>。其權力應即來自於掌出入，知勾檢。三司的孔目官雖權力無法與之相比，但性質是相同的。

《舊五代史》卷六九《孟鵠傳》略曰：

孟鵠，魏州人。莊宗初定魏博，選幹吏以計兵賦，以鵠爲度支孔目

官。及孔謙專典軍賦，徵督苛急，明宗嘗切齒。及即位，鵠自租庸勾官擢爲客省副使、樞密承旨，遷三司副使，出爲相州刺史。會范延光再遷樞密，乃徵鵠爲三司使。初，鵠有計劃之能，及專掌邦賦，操刺依違，名譽頓減。期年發疾，求外任，仍授許州節度使，謝恩退。帝目送之，顧謂侍臣曰：“孟鵠掌三司幾年，得至方鎮？”范延光奏曰：“鵠於同光世已爲三司勾官，天成初爲三司副使，出刺相州，入判三司又二年。”

五代的孟鵠有着從度支孔目官、租庸判官到三司副使、正使的理財經歷，而從范延光奏稱他“於同光世已爲三司勾官”得知，所謂勾官即是指度支孔目官。以孟鵠的發展經歷及他“有計劃之能”的特點來看，作爲孔目官的度支勾官與知財賦出入之職是不可分的。

又上揭舊史所說孟鵠曾任租庸勾官，《北夢瑣言》卷一九則記作“三司勾押官”。勾押官據上引《唐會要》文也在勾檢官的序列。《舊五代史》卷一〇七《楊邠傳》記孔謙領度支，即將楊邠補爲勾押官，成爲其手下的一名幹吏。

與孔目、勾押官同時，還有其他一些《唐會要》提到或未提到的勾檢官職也在唐五代三司機構內部設立。如《唐代墓誌彙編》大和〇九八錄有南京博物院藏揚州出土的《殷府君墓誌》，題曰：“唐故鹽鐵轉運江淮留後勾檢官文林郎試太常寺協律郎騎都尉殷府君墓誌銘並序。”據日本學者高橋繼男結合鎮江出土《殷府君墓誌》考釋，證實這位墓主人殷少卿就是長慶中任揚子也即江淮留後的殷府君的勾檢官。按照唐朝的品級規定，他所任的官品序列應在“四等官”制的判官與主典之間<sup>[24]</sup>。

《金石萃編》卷一〇三載“大唐河東鹽池靈慶公神祠碑”碑陰記下，錄有貞元十三年判度支蘇弁和度支河中院下屬官吏的名單。其中在“專知度支河中院”及知解縣、安邑池官之後，依次是度支河中院巡官、兩池都巡檢官，及如“鹽□（池？）”、“方集”、“鹽宗”、“東郭”等池、監、場名的勘會官，在此之下，纔是各監、場官。從名稱而言，至少巡檢、勘會二種可能有檢核、勾勘之責。而它們的檢勘對象應當就是池、場、監。

以上勾檢官都是財政三司內專職的財務勾檢官，他們以不同的名稱出現，並存在於使職系統的各層機構之中，雖官職不高，但職稱顯然，標誌着使職系統內部的財務勾檢是作爲常務，在各種場合與環節中，有專人負責和進行的。



但上述這些較為低級的勾檢官，尚不能代表三司勾檢體制的全部。如果仔細翻檢史料，我們還可發現在另外一些官吏身上，也具備勾檢的資格與職能。

首先是度支判官。《唐代墓誌彙編》大和〇五四《唐故朝散大夫守尚書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上柱國臨沂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瑯琊王府君〔袞〕墓誌銘並序》記曰：

未幾，遷度支郎中，急召赴闕。時寶司空初領計務，先是，亟易大吏，吏緣爲蠹，泉貨散落，浩無端涯。公即盡閱簿書，心計筆扶，不旬月得錢八十萬貫，黠胥老吏，相顧失色。

墓誌中提到的“寶司空”，即穆宗朝的度支使竇易直。墓主人度支郎中王袞即其判官。作爲度支判官，王袞的職責並不是僅掌判案，而是在判案同時，可以“盡閱簿書”，檢察其中的蠹弊，既判且勾。度支判官的這一特點，並非是在王袞身上偶然發生，而是出自我們前面所說的度支“勘覆”之職。唐後期使職的直接掌管財賦，使度支的這一職能突出了。不獨王袞如是，《舊唐書》卷一三五《裴延齡傳》記裴爲建別庫，“乃多設鉤鉅，召度支老吏與謀，以求恩顧”，也明顯是利用了度支的這一職能。當然度支所勘覆者，不僅有度支中央機構支配在京諸司及太府、司農的賦案，更有度支直接掌管、統籌的上供兩稅、酒稅及兩池鹽錢等。而在這個意義上，度支判官也可被派出使，勾勘稅賦。如《資治通鑑》卷二三二貞元三年（787）記國用不充，宰相李泌奏請遣使檢察藩鎮州縣違法聚斂，“爭榷率、懲罰以爲軍資，點募自防”的行徑，於是，“以度支員外郎元友直爲河南、江淮南勾勘兩稅錢帛使”。元友直的任務，就是將“自非法應留使、留州”的錢物，勾檢得“悉輸京師”。

《新唐書》卷一七七《盧弘止傳》

初，兩池鹽法弊，得費不相償，弘止使判官司空與檢鉤釐正，條上新法，即表與兩池使，自是課入歲倍，用度賴之。

大中初度支使盧弘止（“止”《舊唐書》卷一六三傳作“正”）遣判官司空與整頓鹽法，所謂“檢鉤釐正”者顯然亦包括對於稅案進行勾檢。

判官對本司稅案行勾勘的情況，唯見於度支，鹽鐵、戶部未見其例。但推測作爲常務是共同的。所以，進入五代以後，三司判官亦同樣掌勾稅賦。《舊五代史》卷八九《劉昫傳》：

清泰初，兼判三司。……初，唐末帝自鳳翔至，切於軍用。時王玫判三司。詔問錢谷，玫具奏其數。及命賞軍，甚愆於素。末帝怒，用昫代玫。昫乃搜索簿書，命判官高延賞計窮詰勾。及積年殘租，或場務販負，皆虛係帳籍，條奏其事，請可徵者急督之，無以償官者蠲除之，吏民相與歌詠，唯主典怒沮。

三司判官主掌勾檢，很類似於前述藩鎮使府孔目官掌勾檢。這似乎又一次證明了嚴耕望先生關於孔目官與判官性質相近的判斷。而以掌判財賦出入的官吏主持勾勘，在唐五代使職差遣制度下也是很突出的。

其次是諸司巡官。巡官本亦為使府藩鎮僚佐。所見有節度、觀察、防禦、營田、館驛巡官等多種，其名非一。財政三司屬下的巡官是很重要的一類，但除戶部巡官數限為四人外，鹽鐵、度支在人數上都無規定，也不必以諸司郎官兼充。所以巡官較判官品級相對為低，職掌範圍似也較為寬泛，如戶部即有和羅巡官、出使巡官，鹽鐵、度支也有派巡官出巡，或兼其他職務的。不過無論何種巡官，監察、巡視看來都是它的本職。而在這個意義上派生出來的勾檢之責看來更應引起注意。

《唐代墓誌彙編》咸通一一三《唐故河中少尹范陽盧府君〔知宗〕墓誌銘並序》：

洎蘭陵公鄴總司邦計，辟兄為計巡。素仰潔廉，奉公立事，歷邊鄙，覆軍儲，果以精專無私為邊人所伏。

“蘭陵公鄴”即宣宗大中之際任過度支使的蕭鄴。所以身任“計巡”的墓主人便是度支巡官。在此期間他曾“歷邊鄙，覆軍儲”，當是勘覆度支的供軍糧草。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九八《唐故朝議大夫前鳳翔節度副使檢校尚書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弘農楊府君〔思立〕墓誌銘並序》：

迨〔相國魏公〕司版籍，乃署君為巡職，遷里行監察。江淮諸州，逋積繁猥，委君理之。

墓主人是宰相魏謩判戶部時的“巡職”，也即戶部巡官。戶部財賦“散在諸州”的有關官俸祿，職田錢等，故楊思立以戶部巡官出勾諸州。

《元稹集》卷四八《趙真長戶部郎中兼侍御史等制》內有“應可某官，充戶部巡官，勾當河南淮南等道兩稅”。這個戶部巡官“應”的任務也是代度支

勾檢東南兩稅。

《太平廣記》卷二五二《吳堯卿》（出《廣陵妖亂志》）略云：

高駢因署吳堯卿知泗州院，兼利國監。（改）知浙西院，數月而罷。

又知揚州院，兼榷糴使，盜用鹽鐵錢六十萬緡。時王榮知兩使句務，下堯卿獄。

這裏祇說王榮“知兩使句（勾）務”，未言具體官職，然據《桂苑筆耕集》卷一三崔致遠《右司馬王榮端公攝鹽鐵出使巡官》（《唐文拾遺》卷四〇），點明“榷課方殷，勾稽匪易。……請攝鹽鐵出使巡官，句勘當司錢物”。知其具體職務，便是以鹽鐵轉運巡官勾檢錢物。

又《唐代墓誌彙編》咸通〇七九《唐故鹽鐵河陰院巡官試左武衛兵曹參軍彭城劉府君〔思友〕墓誌並序》：

無何，知己在朝，以府君詳練榷算之事，署左武衛兵曹參軍，為鹽鐵河陰院巡官。

河陰院是“留後”一級的大巡院，“詳練榷算”是勾檢財賦必備的能力。可以認為，鹽鐵河陰（留後）院下屬的巡官也知勾檢。

與巡官性質相同的又有巡覆官，有時巡官也兼巡覆官。《千唐誌齋藏誌》一〇四一《唐故泗州司倉參軍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巡覆官劉府君〔茂貞〕墓誌》，記墓主人劉茂貞曾任東都院巡官、知集津分巡院官，後“轉河陰院巡官都催上運”，遷為鹽鐵使巡覆官後，“依前都轄運事”。轄即檢轄，如尚書都省之勾官左右司稱“左右轄”。由於劉茂貞任巡官與巡覆官前後職無變化，且“巡覆”與“都轄”相結合，所以巡覆官也職當勾檢，祇是與巡官相比，職權範圍可能更大了些。

《文物》1994年第8期載程存潔《新發現的後梁吳存鏐墓誌考釋》一文，記墓誌內言：“吳太楚，咸通三年後任嶺南東道監鐵院都巡覆官並南道十州巡檢務，試左武衛兵曹參軍。”監鐵院的“都巡覆官”竟能兼“南道十州巡檢務”，亦可見其職權之大。同類的情況還有《唐語林》卷三《識鑒》所載度支司書手賂浚。賂浚因作詩受到度支使賞識，被擢為度支巡官：

浚請兼巡覆官，自以微賤不敢廁士大夫之列。月餘九門內勾出數十萬貫，數月關右蒲潼京西京北三轄勾四百萬，佐大門（倉？），却河陰斗門，

曹汴宿宋，無水潦之患。

賂浚任度支巡覆官，勾檢的範圍包括京師九門內及關輔諸州，並且看來已將勾得的錢直接用於修濬漕運，助度支輸賦，真可謂是由內及外。

這裏，如果將巡官與巡覆官的勾檢算作一類，而將它們與判官或孔目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兩者的不同。兩者職能雖或有交叉，但後者主要是就機構內的文案或財賦出入進行隨時隨地、系統全面的勘覆，而前者則主要是就某一事物或方面作橫向的巡檢，目的是訪察漏洞，其專門性、靈活性的特點比較突出。判官與巡官從縱、橫兩個方面結合，其勾檢的覆蓋面便較大。而若將前面所述每一基層機構內負責具體勾檢事務的官員如勾押、支對等作為第一個層次，則判官與巡官的勾檢便可算作第二個層次。在他們之上，則還有戶部、度支、鹽鐵各級機構長官及使職參預勾檢的第三個層次。

財政使職掌勾檢，可追溯至開、天中租庸使的派設。五代後唐竇專曾批評租庸使之設，認為不過是安史亂後徵歛不時的臨時產物：“總三司貨財，發一使徵賦，在處勘覆，目曰租庸，纔收京城，尋廢職務。”<sup>[25]</sup>但租庸使“在處勘覆”的特點，其實在開元中宇文融初任租庸使時已很突出。皇甫憬曾批評他“務以勾剝為計”，而史書載他於“諸道括得客戶凡八十萬，田亦稱是”<sup>[26]</sup>，顯然也是自勾檢得來。唐後期的財政諸使在親掌財賦的情況下也繼承了這一特點。除了劉晏以外，史載大曆中韓滉判度支，也是“清勤檢轄，不容姦妄”，甚至“苛刻頗甚，覆治案牘，勾剝深文，人多咨怨”<sup>[27]</sup>。

同樣《舊唐書》卷一二三《李異傳》稱：

異精於吏職，蓋性使然也。雖在私家，亦置案牘簿書，勾檢如公署焉。人吏有過，絲毫無所貸，雖在千里外，其恐懼如在異前。初，程異附王叔文貶竄，異知其吏才明辨，奏而用之，憲宗不違其請。異勾檢簿籍，又精於異，故課最加衍，亦異之助也。

同書卷一六四《王播傳》略曰：

〔元和〕六年三月，轉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播長於吏術，雖案牘鞅掌，剖析如流，黠吏詭欺，無不彰敗。先是，李異以程異為江淮院官，異又通泉貨，及播領使，奏之為副。當王師討吳元濟，令異乘傳往江淮，賦輿大集，以至賊平，深有力焉。

曾任度支、鹽鐵使的劉晏、韓滉、李巽、程異、王播都以勾檢精細見長，可見勾檢本身亦使職常務，是其對主管財賦明察秋毫所必須。而這一點在使職派出機構的留後、巡院官也是同樣的。如上述程異的勾檢之長就是在任江淮留後、副使時已有表現。

《樊南文集外編》卷四《爲河東公上楊相公狀二首》略曰：

右件官是某親弟。然至於稽勾緡錢，掌司財幣，未嘗留意，素非所長。自某年月日，蒙今荊州李相公差知埤橋院後，常所兢惶。

“稽勾緡錢，掌司財幣”是知院官的要務。又《千唐誌齋藏誌》一一一三《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致仕上柱國樂安縣開國男食邑五百戶孫府君〔公义〕墓誌銘》：

故上相太傅裴公之綰司計也，假以尚書金部員外郎，奏補西蜀巡院，歲周權課登，就加祠部正郎，復領東川院事。後二年，故鹽鐵王相國以江左嵯院累任失職，官錮百萬，變爲逋亡，輟自裴公，密下其奏。公迫於知己，不得已而行。

墓誌所言裴公者，乃文宗大和初判度支裴度。鹽鐵王相國即王播。墓主孫公义受裴度及王播之托，去解決江左巡院“官錮百萬，變爲逋亡”的問題。雖未詳其所帶何官，但從墓誌下文稱他不久即因“觀察使故兵部沈公傳師”和“故宣城裴公誼”的贊譽，拜爲高平郡太守即澤州刺史的情況，推測此前他所任官職很可能是江淮（揚子）留後。

《唐代墓誌集編》咸通〇六二《唐故朝散大夫檢校尚書比部郎中兼侍御史知度支陝州院事令狐府君〔統〕墓誌銘並序》：

大司計熟君政事，連委重務。自河中院轉河陰院，奏授侍御史，又轉解縣池院及安邑院事，得檢校比部員外郎。久之，署攝東渭橋給納使，復檢校比部郎中知陝州院事。累考十六，授五品命服，君亟領煩劇，蕭彰利用，剖剔盤錯，鉅刃不頓。

令狐統連續轉任鹽鐵度支諸院官，“剖剔盤錯”是其職也。

留後與巡院官作爲使職派出機構的長官負有對內勾檢之責，而留後的勾檢之職可能與它作爲轉運中樞，及負責對鹽鐵官吏的選拔、處置有關。杜牧曾謂“江淮自廢留後以來，凡有冤人無處告訴”，又謂“若問於鹽鐵吏，即不欲江淮

別有留後。若有留後，其間百事自能申狀諸呈，安得貨財，表裏計會，分其權力，言之可知”<sup>(28)</sup>。《唐代墓誌彙編》會昌〇〇八《唐故朝議郎使持節明州刺史上柱國賜緋魚袋韋府君墓誌銘並序》：

又爲今相國鹽鐵崔公奏留務江淮，假御史中丞印。泉貨之司，匯蠹之府，吏無強弱例皆偷容。君之至，止剖而裁之，奸者老者無得而欺也。

使鹽鐵吏不能“表裏計會”，及對“例皆偷容”者“止剖而裁”的原因，正來自於留後對所隸巡院、監、場帳目的勘察。使職與留後對鹽鐵吏的制裁，正是其履行勾檢之職的一個結果。

以使職、留後、巡院官爲一層，判官、巡官爲一層，各機構內的專職勾檢官復爲一層，從上至下，組成了唐後期財政使職機構內縱橫交錯、相互結合的勾檢體系。應當說，財務勾檢是在財政三司機構內部不斷地進行與完善，它是中央政府財費正常運營支出的一項保證。在此基礎上，三使共同支配財賦，並原則上通過度支“受財輕費”，形成以使職自檢自察爲其核心的勾檢主體，這，就是唐五代勾檢制發展的大趨勢。

#### 四

開、天時期的使職常官兼憲銜，出使對州縣、邊軍財務實行勾勘。監察御史宇文融及敦煌文書所見活躍在河西的和羅使實侍御都是很突出的例子<sup>(29)</sup>。唐代後期，針對地方的出使勾勘並不一定由財政使職親自進行，而是往往被委派給下屬的官吏，如上面已提到有判官、巡官等出使勾檢兩稅的情況。除此之外，度支、鹽鐵的留後或分巡院官，元和以後也常被派出使而承擔對外的勾檢之務。《元稹集》卷五四《有唐贈太子少保崔公〔俊〕墓誌銘》記曰：

會朝廷始置兩稅使，俾之聽郡縣，授公檢校膳部郎中，襄州湖鄂之稅皆蒞焉，且主轉運留務於江陵。公乃取一大吏，劾其贓，其餘眇小不法者牒按之，所蒞皆震竦。歲餘計奏，憲宗皇帝深嘉之，面命金紫，加檢校職方郎中，移治留務於揚子，仍兼淮浙宣建等兩稅使。

憲宗元和中分別以鹽鐵轉運揚子、江陵留後和度支山南西道分巡院官兼充東、西南地區兩稅使，崔俊是其中之一。元和四年置兩稅使詔略稱：“今度支

鹽鐵，泉貨是司，各有分巡。政有所弊，事有所宜，皆得舉聞，副我憂寄。”<sup>[30]</sup>時當鹽法與兩稅物價改革，留後兼兩稅使的職責就是對地方兩稅是否按中央政府規定的虛實估比例、價格及上供、送使、留州的限額徵收運送實行勘核。此後元和十一年，朝廷以急需軍用，遣鹽鐵副使程異“出巡江淮，具州縣上供錢穀，一切勘問”<sup>[31]</sup>，其意也同。而留後和巡院官的出使勾勘與唐朝廷賦予他們的監察職能又是結合的。《唐會要》卷六〇《御史臺》：

元和四年，御史臺奏，諸道州府有違法徵科者，請委鹽鐵轉運度支巡院察訪報臺，以憑舉奏。從之。

唐後期的留後與巡院官常常根據級別和資歷帶有不同的憲銜。所以根據奏文，它們被作為御史臺寮屬，其對內、對外的勾檢監察也被隸於御史臺的直接領導下，成為一而二、二而一的關係。至文宗開成四年（839），“天下三司監院官帶御史者”，作為“外臺”，“得以訪察所在風俗，按舉不法”的職權又在御史中丞高元裕的上奏中再次被強調，並下令“三司監院官帶御史者，並屬臺司，凡有紀綱公事，得以指使”<sup>[32]</sup>。這說明，監院官的對外監察職能及御史臺對其業務的指揮、參預都是在不斷強化的。

唐後期，巡（監）院官的對外監察業務可謂包羅萬象，對地方官的伺察也無孔不入。關於巡院的監察及其在監視藩鎮、協調中央與地方關係的諸多作用等日本學者高橋繼男已有過專門的論述<sup>[33]</sup>，本文不擬重複。但這裏涉及財務監察尚須強調者僅一點，即元和以後巡院這方面的加強，顯然是為了彌補兩稅法以來，中央對地方在財務勾檢管理方面的一些缺憾和漏洞。

如前所述楊炎在建立兩稅法之初，即意圖恢復中央政府對於財賦的統籌及正常的管理秩序，所以在實行兩稅三分制後，對地方的賦稅徵收和財務支出是採取了比較傳統的三級制勾檢管理方式，即對兩稅大體是府州勾縣，面比部勾府州。至於“天下諸州及軍府”交赴比部的年終勾帳，諸色勾徵，則是“令所由長官、錄事參軍、本判官，據案狀仔細勘會”，並由錄事參軍具體根據錢物破使及剩餘見在“各具色目，分明造帳”的<sup>[34]</sup>。其中作為勾官的錄事參軍作用很關鍵。嚴耕望先生曾根據《新唐書·食貨志》及《唐會要》等諸多史料記載，指出州縣之司錄、錄事參軍本為紀綱之職，“中葉以後又常特令加重此職對於財務處理監督之權責”，舉凡“涉及兩稅、鹽課、倉儲、官俸，及戶部存

儲錢物之管理等等，皆特別責成司錄錄事參軍處理監督之”。並認為“司錄錄事參軍既為府州行政最具關鍵之職位，兼內外督察之任，故府州財務即委任責成也”<sup>[35]</sup>。

州縣司錄錄事參軍作為地方勾檢之基礎不容忽視，但與唐前期不同，在州縣之上還有道的一級。唐國家在制定兩稅法之初，已委黜陟使與諸道觀察使同“計會勾當”，且不但要求觀察使對諸州違法徵科及使用“風聞按舉”，復要諸道對州府交報比部的勾帳“委諸道觀察判官一人，每年專按核訖”<sup>[36]</sup>。這使得諸道在州縣之上參與地方勾檢，實際上已有“府勾州”的性質。唐後期有令節度觀察使判官與州司錄、錄事參軍同察私鹽<sup>[37]</sup>，及河東、振武、易定、京西北等道闕官料錢，仰少尹或“觀察判官與錄事參軍同勾當”的實例<sup>[38]</sup>，而觀察節度使府中勾覆判官<sup>[39]</sup>，及孔目院、孔目官、都孔目官、勾押官等名稱的出現<sup>[40]</sup>，也使人感到在節度觀察使下已有其自成體系的勾檢班子。

一般而言，唐中央政府是依賴地方勾官以及特別是節度觀察使對屬州進行勘察的。《舊唐書》卷一五四《呂元膺傳》，記“江西觀察使裴堪奏虔州刺史李將順贓狀，朝廷不覆按，遽貶將順道州司戶。元膺曰：‘廉使奏刺史贓罪，不覆檢即謫去，縱堪之詞足信，亦不可為天下法。’又封詔書，請發御史按問，宰臣不能奪”。觀察使奏刺史贓竟可不覆問，充分說明觀察使在地方財政檢察中的決定性作用。但是這樣一來，却無法避免節度、觀察使一手遮天，壟斷地方財務。元和中，監察御史元稹“奉使東蜀，劾奏故劍南東川節度使嚴礪違制擅賦”，時嚴礪已死，但所屬“七州刺史皆責罰”，很可以說明節度使對屬州財賦的控制（詳下文）。《舊唐書》卷一五八《韋貫之傳》記元和中鹽鐵副使程異使諸道督課財賦，諷令方鎮進獻。“貫之謂兩稅外不忍橫賦加人，所獻未滿異意，遂率屬內六州留錢以饗獻。由是罷為太子詹事，分司東都”。雖然遭到責罰，但仍反映觀察使隨意調動屬州財賦的權力。

節度觀察使的這份權力，在相當程度上是來自兩稅法所規定的留使錢，需“配管內諸州供送”。元和四年改革以“事頗重疊”為由，改為“諸州府，先配供軍（即送使）錢，迴充送省；帶使州府，先配送省錢，便留供軍”<sup>[41]</sup>。大約在此前後，我們便發現委觀察使檢責及“風聞按舉”雖依舊，但使與屬州的關係明顯已有限制。《唐會要》卷六八《刺史》上略曰：



元和二年正月，制度支，如刺史於留州數內，妄有減削，及非理破使，委觀察使風聞按舉。如刺史不奉制敕，不得稱有公事，請赴本使；其錄事參軍，亦不得擅離本州。

《唐大詔令集》卷七〇《元和二年南郊敕》稱：

諸道年終勾當（據《冊府元龜》卷八九《帝王部·敕宥八》“當”字應刪）宜停。刺史、錄事參軍並不得擅離州。其事類已後制敕，速令有司刪定。

綜合兩條史料。不難得知唐朝廷在削弱觀察使對屬州財賦支配權的同時還企圖減少觀察使與州的聯繫，甚至打算停止諸道對屬州的年終勾。而御史臺與度支鹽鐵巡院系統勾檢監察職能的加強亦顯然是爲了彌補甚或取代這一環關。元和以後，中央對諸州兩稅徵收支用額曾一再有所強調，例如《冊府元龜》卷四八八《邦計部·賦稅》二長慶四年三月制下令“自今已後，州府所由（申？）戶帳及墾田頃畝，宜據見徵稅案爲定”。除了要求州府“申省後〔與〕戶部類會，具單數聞奏，仍勒五年一定稅”和州縣對於“逃亡死損”必須“隨事均補，亦仰年終申戶部”之外，“如有隱漏”，亦“委御史臺及所在巡院察訪聞奏”。同樣，《唐會要》卷八四《租稅》下會昌元年正月制，在強調“自今已後，州縣所徵科斛斗，一切依額爲定，不得隨年檢責”和“仍委本道觀察使〔於〕每年秋成之時，具管內墾闢田地頃畝，及合徵上供留州若使斛斗數，分析聞奏”的同時，也是“仍令出使郎官御史，及度支鹽鐵知院官訪察聞奏”。

總之，爲了實施中央對兩稅的控制，及改變兩稅法實行以來“制敕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事”的積習<sup>[42]</sup>，元和以後御史臺和巡院已大量參預其間。事實上派遣巡院官或“出使郎官御史”實行對包括觀察使在內的地方違法徵科“訪察聞奏”已成爲中央政府不得不愈來愈經常依靠的手段。而“訪察聞奏”有時就是監察加勾徵的結合。上揭鹽鐵轉運江陵留後兼兩稅使崔俊之例已可證明。《元稹集》卷三七《彈奏劍南東川節度使狀》與《彈奏山南西道兩稅外草狀》亦很好地說明元稹就是以監察御史兼劍南東川詳覆使的身份對兩道的違法徵科進行了檢察。其前狀是關於劍南東川節度使嚴礪於管內擅籍沒莊宅、奴婢、財物及擅加徵糧草的報告。以下是這件奏狀的有關部分：

劍南東川詳覆使

故劍南東川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嚴礪在任日，擅沒管內將士、官吏、百姓及前資寄住等莊宅、奴婢，今於兩稅外加配錢、米及草等，謹件如後：

嚴礪擅籍沒管內將士、官吏、百姓及前資寄住塗山甫等八十八戶，莊宅共一百二十二所，奴婢共二十七人，並在諸州項內分析。

右，臣伏準前後制敕，令出使御史，所在訪察不法，具狀奏聞。臣昨奉三月一日敕，令往劍南東川詳覆瀘川監官任敬仲贓犯，於彼訪聞嚴礪在任日，擅籍沒前件莊宅奴婢等，至今月十七日詳覆事畢，追得所沒莊宅、奴婢。文案及執行案典耿瑊、馬元亮等檢勘得實。（下略）臣訪聞本主並在側近，控告無路，漸至流亡。伏乞聖慈勒本道長吏及諸州刺史，招緝疲人，一切却還產業。……其本判官及所管刺史，仍乞重加貶責，以絕姦欺。

嚴礪又於管內諸州，元和二年兩稅錢外，加配百姓草共曰十一萬四千八百六十七束，每束重一十一斤。

右，臣伏準前後制敕及每歲旨條：“兩稅留州、留使錢外，加率一錢一物，州府長吏並同在（依？）法計贓，仍令出使御史訪察聞奏。”又準元和二年赦文：“大辟罪已下，蒙恩滌蕩。惟官典犯贓，不在此限。”臣訪聞嚴礪加配前件草，準前月日追得文案，及執行典姚孚檢勘得實。（下略）本判官及刺史等，伏乞準前科責，以息誅求。

嚴礪又於梓、遂兩州，元和二年兩稅外，加徵錢共七千貫文，米共五千石。

右，臣準前月日追得文案，及執行案典趙明之檢勘得實。（下略）其本判官及梓州、遂州刺史，悉合科處，以例（愆？）將來。擅收沒塗山甫等莊宅、奴婢，及於兩稅外加配錢、米、草等，本判官及諸州判吏名銜，並所收色目，謹具如後。（下略）

右，已上本判官及刺史等名銜，並所徵收名目，謹具如前。其資、簡等四州刺史，或緣割屬西川，或緣停替遷授，伏乞委本道長吏，各具徵收年月，具勘名銜聞奏。

（下爲元稹關於此事總結及中書門下牒御史臺奉敕處理意見，並略）  
以上奏文，可以詳細說明元稹如何在詳覆任敬仲贓犯之際，由“訪聞”嚴

礪不法，到具體檢勘的過程。奏狀中嚴礪及參與籍沒加徵的刺史、判官名銜及所收具體色目、數額一一具列，它作為御史依據制敕勾檢地方稅賦之真實報告是毋庸置疑的。元稹的另一件《彈奏山南西道兩稅外草狀》性質也大體相同。

出使御史、郎官及度支鹽鐵系統留後、巡院官對地方勾檢的執行和參預，證實本文前面所說，比部的職能雖在令式與制敕中予以保留，但中央對地方的財務勾檢已逐漸地或主要地不再依靠比部。這裏應當提出且耐人尋味的還有《唐會要》卷六八刺史上所載文宗太和四年九月，比部奉旨擬定“起請條”一事。這個起請條鑒於刺史支用留州結餘“每被舉按，即以公坐論贓”的情況，具體規定了刺史可以合法使用留州額結餘的五種財務範圍。其中包括修建城郭屋宇器械、送往迎來供應宴餞、追捕盜賊賞賜程糧等等。並要求：“其所費用者，並須立文案，以憑勘驗。”值得注意的是，起請條的制定者雖為比部，但文宗的批覆却是：“宜依。仍委御史臺準此勾當。”說明御史臺是具體的執行者，其監察舉按仍不能與勾檢分。

御史臺、巡院官等對地方勾檢的參預，應當是比部最終名存職廢的一個原因。不過由於他們的“訪察聞奏”雖然在詔令中頻頻強調，但畢竟還不是制度所規定的固定性質的勾檢，所以誠如論者所說，對其所起到的作用尚不能估計過高。特別是在唐後期藩鎮權力日盛的形勢下。如武宗在《加尊號赦文》中即點明“其留使錢物，更令諸道分析破用去處，所立文帳，皆是構虛文”的事實<sup>[43]</sup>，說明所謂“訪察聞奏”在一般情況下並不一定能轄制藩鎮。《全唐文》卷八三懿宗《勾並年終賦租委御史郎官論奏制》稱：

舊以天下賦租，年終勾並，或刺史入府，或縣令上州，所科群胥，盡出百姓。且官有理所，安可擅離，物犯贓條，何須枉法。從今委知彈御史出使郎官，凡繫抵違，明具論奏，仍委預為條目，各遣聞知。

從中可知憲宗時即欲取消的年終府勾州，實際是到懿宗朝還在繼續。可見藩鎮對於地方財務的控制決不會因朝廷一紙空文即予以取消。然而，當懿宗再次宣佈，並試圖以“知彈御史出使郎官”取代這一府州縣相轄的“年終勾並”慣例同時，或者也就完全結束了比部領導兩稅勾勘的形式和歷史，這，大概也可以間接解釋為甚麼唐中期以後會出現“比部郎中知制誥”一類的差遣職名吧！

## 五

以上，對於自唐中葉開始的中央財務勾檢體制的變化大略作了探討，可以看出如下特點：

一、無論是在中央機構內部（內費）擬或是地方（外費）的勾檢方面，比部的勾檢職能都在不斷減少和消亡，唐末以後，比部的勾檢已完全不存在。

二、在諸使分掌財賦的基礎上，勾檢職能也逐步差遣化。新的中央財務勾檢體系，正在三司內部逐步建成，在中央使司及地方派出機構的場、監、院中，都有不同名稱的勾檢官分承專職的勾檢之務，並有判官對文案的隨時勾檢及巡官的專門性出使巡覆相結合，在此基礎上，運籌唯囑的財政使職與其下屬機構的留後巡院官亦在掌管支配財賦的同時主持和領導勾檢，形成了財政三司內部多層次的自檢自察及財賦管理與勾檢不可分的特色。

三、三司勾檢除本司財賦外，已開始通過遣使和巡院官勾勘兩稅而由內及外。其勾檢並與作為御史臺“外臺”的監察任務相結合。唐後期由觀察使對州縣財賦徵收支用行檢察，與派遣出使郎官御史和度支、鹽鐵巡院官對地方財賦行監察成為中央監控地方財賦的兩大方面。而後者復對加強中央集權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四、御史臺作為財務監察部門實際參與了中央及地方的財務勾檢。在內費方面，御史臺與度支、鹽鐵、戶部三司的合作取代了唐前期度支、金倉與比部的合作。而在地方，御史臺所遣之御史及巡院官的出使勾勘或“訪察聞奏”，也在事實上取代了比部。御史臺的參與，使勾檢與監察一而二，二而一，不僅加強了中央與地方的聯繫，也是新舊勾檢體制交替的過渡與必須。

總括上述，在唐五代三司理財制度下，新的勾檢體系也在形成。這個從三司機構內部逐漸脫胎而成的新體制已發展為國家財務勾檢的主體。

不過也應看到，這個新體制畢竟還很不完善。事實上它在唐末五代之際，甚至還談不上是一個統一獨立的體系。特別是在唐後期財務管理中樞多元化的前提下，反映出來的勾檢體制也是多元化的。三司和御史臺的監察勾檢並不能包攬一切。其時不僅藩鎮節度使有各自的管理系統和勾檢官，且許多其他使職

及禁軍內部也都別設勾檢官。如《唐會要》卷七二會昌元年二月敕，在左右神策軍定額官各十員中，就有判官三員和勾覆官、支計官各一員。從前揭神策軍拒絕比部勾檢可知，此勾覆官支計官等不承比部指令，當然也不屬三司管轄。

《唐代墓誌彙編》大中〇五六《唐故東畿汝防禦使都押衙兼都虞候正議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上柱國南陽張府君墓誌銘並序》略曰：

開成五祀，東都留守尚書崔公，〔以？〕府君幹能，補河陰鎮遏副十將。會昌司徒李公又加留守討擊使兼河陰鹽鐵留後，每歲請受當軍衣賜。

三年，太傅牛公惑聽小人之譖，降為衙前。四年夏，檢覆院內營田。公在留司三年，精於慎選，及檢勾之日，情靡徇私。

東都留守下有“檢覆苑內營田”的勾檢官，此官與河陰鹽鐵留後無關，亦不屬三司。

同書大中〇〇八《大唐清河府君故夫人梁郡成氏墓誌銘並序》記其子一為內莊宅使東都院勾押官，一為內莊宅使東都院勘覆官；同書大中〇四〇，墓主人清河張汶的職銜便是“內莊宅使都勾官”，可見宦官內部的財務勾檢也是自成系統。

以上勾檢官祇是禁軍、諸使、宦官系統內進行“自檢”的職系，唐代的財政三司並不能將它們統一在同一領導之下。不僅如此，三司自身的勾檢其實也是一分為三。前揭元和十三年中書門下關於三使財賦出入年終報檢的上奏，就勿寧說是這種不統一之下，宰相親主審計的結果。

但是進入五代以後，租庸使和三司使的成立可能成為財賦管理及國家財務勾檢統一的契機。《五代會要》卷二四《建昌官使》載後唐同光二年（924）正月敕，令鹽鐵、度支、戶部，“凡關錢物委租庸使管轄”。租庸使按照竇專的說法，雖然是“偽梁不閑故事，將四鎮節制徵輸，置宮室名目管係，既廢官後，改置租庸”，但從建昌官使到租庸使是後梁從藩鎮體制向國家財務體制的過渡。同樣，從孔謙等人由孔目官而任租庸使，也可以明瞭後唐的租庸使仍舊是藩鎮體制與國家體制的併合。

租庸使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不僅專知三司財賦，且開始帖牒州縣。《新五代史》卷二六《孔謙傳》：

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皆不得專達，上所賦調，亦下觀察使行

之。而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觀察。觀察使交章論理，以謂：“制敕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事，唐制也。租庸直貼，沿僞梁之弊，不可爲法。今唐運中興，願還舊制。”詔從其請，而謙不奉詔，卒行直帖。

租庸使下貼州縣，是五代以來中央財務機構對地方財務管理發生的最大變化。租庸既可下帖徵調，即可派官勾檢，所以“租庸勾官”的名稱出現了。後唐明宗裁撤租庸使，改設三司使後，財務機構和管理似乎更趨於一體。時不僅有諸如三司勾官、孔目官，更見到了“三司都勾官”的名稱。《舊五代史》卷一〇三《漢隱帝紀》，記被誅殺的官吏中有“三司都勾官柴訓”。“都勾官”一稱，雖藩鎮及宦官內或有之，但置於三司，是都勾三司之事。此外，從墓誌中發現，十國中的吳越國內部，不僅有負責“勾檢徵科務”的“孔目院押衙”，且有軍事押衙“充省勾院勾□（檢？）官”的記載<sup>[44]</sup>。省勾院及都勾官的出現，是否意味着五代十國之際國家本身的勾官系統已趨於統一呢？

三司財務勾檢的不獨立在唐後期五代亦是突出的。唐前期主掌勾檢審計的比部司屬刑部，不屬戶部，與戶部四司是平行而非上下級關係。中央諸司及軍府州縣雖設勾檢官，其業務却受比部領導，而比部這一勾檢體系則獨立於財政系統之外。李錦繡在《唐代財政史稿》一書中曾提出比部隸屬關係的變化是中古時期審計制度不斷完善的表現。但是唐後期三司的勾檢却在本司長官的領導之下。長官、判官本身又兼勾檢官，財政審計檢核都不脫離理財事務，是理財與勾檢不分，這不能不說是在原基礎上的一個“倒退”。

此外，勾檢與理財不分，雖可使之具備“自檢”職能，但“他勾”却相對減弱。唐前期各部門內自勾與來自比部等外部門他勾相結合的特點唐後期已很難體現。如果說，地方諸州諸使尚能通過御史臺和巡院對其多少進行“他勾”的話，那麼三司本身的“他勾”却反而談不到。這是因爲三司機構內使職、留後、院監場的逐級檢轄無一不在本系統內，而無論是何種檢查亦基本不脫離自檢範疇。例如懿宗時曾命將放免的三司錢物，“宜各令本司差辦事官典，據年額人戶姓名所欠錢物色目檢勘，便下文帳，不得更起條樣，勘逐所徵可放，生事擾人”<sup>[45]</sup>。但對其究如何執行竟毫無外部監督機制。另加上留後、院官多帶法憲官，使勾檢、監察混爲一談，更加模糊了內外概念，使得財政機構內部的財賦收支合理與否，貪賄有無這些問題，祇能指望內部來自行發覺。這樣便不

免會造成兩種結果：一是賦稅收支、勾檢不分，極易產生監守自盜和貪賄現象，特別是對長官而言。唐史料中頗多院場監官吏貪污、盜使官錢之例，此不能不說是原因之一。二是即使機構內部檢括嚴格，但由於長官支配財賦，取舍任意，也難保在財賦使用方面完全遵守制度，而不以權謀私。唐後期度支、鹽鐵、戶部三使的“羨餘”供奉廢而復興，鹽鐵“利繫度支”之制不能堅持，也應有這方面的因素。而唐後期的宰相兼使理財，似也與此不無關係。從史料得知，唐宰相如兼領度支，就可能有權另立判勾機構。《唐會要》卷五三《雜錄》記元和十三年宰相皇甫鎛奏，平章事判使，即可例置判案郎官二人，“並量抽官典七人，隨官勾檢文案”。這些勾官的設置似在原度支之上，它有便於宰相實際掌握財賦，不過顯然是臨時和不固定的。

五代後唐在設立租庸使同時，還曾一度置內勾司。據《舊五代史·職官志》及新、舊《五代史·郭崇韜傳》，同光元年宰相郭崇韜曾以宦官、判內侍省馬（李）紹宏失職怨望，置內勾使，以紹宏領之，“凡天下錢穀簿書，悉委裁遣。自是州縣供帳煩費，議者非之”。“凡天下錢穀出入於租庸者，皆須內勾。既而文簿繁多，州縣爲弊，遂罷其事”。內勾使及內勾司設立時間不長，即被停廢。但是，內勾是勾出入租庸的“天下錢穀簿書”，包括州縣上報文簿，它似乎是最先出現於財政部門之外的勾檢之司，儘管它與宦官專權尚有着很密切的關係。

以宦官任“內勾使”而主勾“天下文簿”，應當說不是偶然的。唐自中葉以後，宦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參與國家財政頗值得研究。《南部新書》乙部記曰：“開元天寶間有內三司置於禁中，內職有權要者掌之，天下財穀著之簿間，毫髮無隱。”《南部新書》此條史料祇是孤證，且不知來源爲何。開天間並無三司機構，故“內三司”者從名稱看似也不可信。不過，從彼時直接管理宇文融、王鉷等入內的財賦，到乾元、大曆中，宦官因百寶大盈而實知國家左藏，“以冗名持簿書，領其事者三百餘人，皆奉給其間，連結根固不可動”却是事實<sup>[46]</sup>。而宦官能否因楊炎“將財賦歸左藏”的動議就完全放棄對國家財計知會的權力也很值得懷疑。敦煌 P.3723 郁知言《記室備要》便有宦官總監使“兼知太倉出納”的記載。唐後期度支、鹽鐵使如裴延齡、王播等許多人的任命是依靠宦官，他們與宦官的勾結自不必說。唐末在財賦極端困乏的情況下，

朝廷賴以苟延的鹽稅亦尤爲宦官所控制。論者多知宦官田令孜與王重榮爭鹽賦致使僖宗播遷，及宰相、判度支張濬、崔胤等與宦官的權力爭奪。其實在此之前，朝廷早已派宦官知兩池勾檢。《唐代墓誌彙編》乾寧〇〇五《大唐故內樞密使特進左領軍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上柱國濮陽郡開國侯食邑千戶食實封百戶吳公墓誌銘並序》（亦見《全唐文》卷八四一）便記載了墓主宦官吳承泌，在乾符末充解縣榷鹽催勘副使及使，“搜考勾稽，盡取黠史（吏）”的事實，很可以說明唐末宦官通過勾檢兩池把持國賦的情況。因此五代內勾司的成立應有其基礎。

但內勾司的設立是很短暫的。它取消的原因據史載祇是所謂“議者以爲十羊九牧，深所不可”。但憑這句話可以認爲內勾司的勾檢並沒有與朝官方面的宰相及三司取得協調。所以直到宋初，已發展爲專職勾檢的勾院勾司亦並沒有從三司系統真正脫離，反而是所有的勾檢機構仍隸屬於三司之下，這就是本文開頭所說的情況。而勾檢系統的真正獨立據知還是在熙寧六年（1073）提舉帳勾磨勘司成立之後。《職官分紀》卷一三記熙寧五年右正言知制誥曾布言，以爲對“內自府庫，外至州縣，歲會月計”的文簿，“三司雖有審覆之名，而三部胥吏所行職事非一，不得專意於其間，近歲以來因循，不復省閱，其爲弊也已甚矣”。他建議“於三司選人吏二百人，專置一司，委以驅磨天下帳籍。”這個“委以驅磨天下帳籍”的“提舉帳勾磨勘司”於次年成立後，便不再隸屬三司，而真正成爲三司之外的財務審計機關。元豐改制後，這一新機構與三司勾院等重新回歸比部，形成爲新的結合與統一。有關宋代的勾檢這裏祇是約略提及，限於本文題目及篇幅，其具體發展即不在論述的範圍之內了。

總而言之，從唐前期比部主掌審計，到財政三司分掌制下，比部勾檢審計之權消退，三司內部勾檢官制發展，逐漸取比部而代之；再到三司勾檢系統獨立統一，並再度回歸比部，這是唐宋之際勾檢制發展的基本輪廓與主要綫索。完成了這一變化，也許即是實現了歷史長河中又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

本文在材料方面，曾得到李錦繡同志的支持和幫助，特此說明並致謝。



注 釋

- [1] 《舊唐書》卷一一八《楊炎傳》，3421頁。
- [2] 《資治通鑑》卷二二六建中元年，7276頁。
- [3] 陳仲夫點校本，中華書局，1992年，195頁。
- [4] 《第五琦與唐中央財政機構的再造》，《學土》卷二，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134—138頁。
- [5]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325頁。
- [6] 《新唐書》卷五三《食貨志》三，1369頁。
- [7] 《唐會要》卷八四《兩稅使》，1549頁。
- [8] 《唐會要》卷八七《轉運鹽鐵總敘》，1591頁。
- [9] 《唐會要》卷七七《巡察按察巡撫大使》永貞元年八月詔，1416—1417頁。
- [10] 參見《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四，1379頁；《唐會要》卷八七《轉運鹽鐵總敘》，1592頁。
- [11] 《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四，1379頁。
- [12] 參見李錦繡《唐代財政史稿》上卷第一分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55—56頁。<sup>1</sup>
- [13] 同[8]，1592頁。
- [14] 《冊府元龜》卷四九三《邦計部·山澤》一，5899頁。
- [15] 參見《唐六典》卷六比部郎中員外郎，195頁；《新唐書》卷四六《百官志》一，1200頁。
- [16] 參見《冊府元龜》卷四八四《邦計部·經費》貞元二年十月度支奏：“京兆河南河中同華陝虢晉絳鄜防（坊）丹延等及（“及”疑衍）州府秋夏兩稅青苗等物悉折糶粟麥，所在貯積，以備軍食。京兆兼給錢收糶。”同年十一月度支奏：“請於京兆府折明年夏秋稅錢二十二萬四千貫文，又請度支給錢添成四十萬貫，令京兆府今年內收糶粟麥五十萬石，以備軍食。”同卷貞元四年二月詔，戶部別庫稅“其京兆和糶物價及度支給諸軍冬衣或闕，悉以是錢充之”（5786—5787頁）。此皆可證明京兆、河南府兩稅備和糶供軍諸用途。又同卷記開元二十六年正月制及三月乙酉制，長安萬年兩縣及河南洛陽兩縣分別給本一千貫，“收利供驛”。長慶元年四月，河南尹韋貫之請以供館驛殘錢代百姓逋欠及當年夏稅（5785—5789頁），《唐會要》卷六一《御史臺·館驛》記河南尹充河南水陸運使薛珏引永泰元年京兆尹第五琦奏關於館驛供給事（1059頁），均說明京兆、河南府供驛事與度支及兩府皆不可分。
- [17] 《元稹集》卷三四，中華書局，1982年，396頁。
- [18] 《陸宣公集》卷二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225頁。
- [19] 《唐會要》卷六〇《御史臺·監察御史》，1057頁。內“新入庶臺察”疑當作“新入臺監”。

察”。

[20] 《唐會要》卷八七《轉運鹽鐵總叙》元和十三年王播奏，1593頁。

[21] 見《唐代方鎮使府僚佐考》，載《唐史研究叢稿》，臺灣新亞研究所，1969年，202頁，關於孔目官職掌，並見凍國棟《旅順博物館藏〈唐建中五年（784）“孔目事貼”〉管見》，載《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4輯，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127—132頁。

[22] 同[21]，203頁。

[23] 分見《舊五代史》卷七三《孔謙傳》，963—964頁；卷六九《張延朗傳》，919頁；卷一〇七《王章傳》，1409頁。

[24] 見《唐代後期の解府君墓誌と殷府君墓誌》，載《東アヅァ古文書の史的研究》，1990年。

[25] 《五代會要》卷二四《建昌宮使》，378—379頁。

[26] 《舊唐書》卷一〇五《宇文融傳》，3218頁。

[27] 《舊唐書》卷一二九《韓滉傳》，3600頁。

[28] 《樊川文集》卷一三《上鹽鐵裴相公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96—197頁。

[29] 見據敦煌 P.3559 和 P.3664 文書整理的《唐天寶十三載（754）敦煌郡勾徵帳》，轉引自李錦繡《唐代財政史稿》上卷第一分冊，252—254頁。按“實侍御”其人也見於高適《送實侍御知河西和羅還京序》（《文苑英華》卷七一九，3722頁）。

[30] 《唐會要》卷八四《兩稅使》，1550頁。

[31] 同[20]

[32] 《冊府元龜》卷五一六《憲官部·振舉》一，6173頁。

[33] 見《唐代後半期における巡院の地方行政監察業務について》，載《星博士退官紀念中國史論集》，1978年，40—60頁。

[34] 《唐會要》卷五九《比部員外郎》，1036頁。

[35] 見《唐代府州僚佐考》，載《唐史研究叢稿》129—131頁。

[36] 同[33]。

[37] 《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四，1380頁。

[38] 《全唐文》卷八二宣宗《大中改元南郊敕文》，857頁。

[39] 見《金石萃編》卷七九李儋《華獄題名》：“鄭縣尉李儋……充京畿採訪使勾覆判官。”《石刻史料新編》，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340頁。

[40] 藩鎮及諸州有孔目官、都孔目官、勾押官等，見《五代會要》卷一九《縣令》上後唐天成四年五月五日奏，315—317頁。

[41] 參見《唐會要》卷八三《租稅》上元和四年十二月度支奏，卷五八《戶部尚書》元和

五年二月李仁素奏；1538頁，1011頁。

[42] 詳下文引《新五代史》卷二六《孔謙傳》。

[43] 《全唐文》卷七八，814頁，以上並參陳明光《唐代財政史新編》第九章第二節，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1年，249—252頁。

[44] 見《大吳越國明州墳汝南郡袁府君〔從章〕墓誌並序》，載《全唐文補遺》第五卷，447頁。

[45] 《全唐文》卷八五懿宗《即位敕文》，892頁。

[46] 同〔1〕。

## A Study of the Auditing System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Wu Liyu

### Summary

In the middle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Bureau of Review, a department under the Ministry of Judicial Administration, formerly the center of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was responsible for auditing taxes. However, the scope of this department's duties and power were gradually reduced. At the same time, a new auditing system was developed in the State Financial Commission, which jointly with the Censorate took over responsibility for both central and local auditing. Thus the Bureau of Review was rendered obsolete, existing in name only.

## 唐長安印度人之研究

葛承雍

中印兩大文明古國之間的交往歷時很久，規模很大，影響很深；特別是唐代更進入一個交流的輝煌時期。但由於印度人重視文法忽視歷史，不記入華人士；而中國又殘闕不全，記載簡略，從而使來到唐京城長安的印度人存在着人數不詳、職業不清的謎團，對此已有學者注意<sup>[1]</sup>，但撲朔迷離，很難澄清。我們依據現存史書，再結合新線索設法重加梳理貫通，且窺其來龍去脈的大概，或許能對絲綢之路研究和中印文化交流有所助益。

### 一

中國和印度之間的交流起點與確切時間，現已無法考定。《史記·大宛列傳》記載張騫於漢武帝建元年間（前140—前135年）奉命出使西域，他曾在大夏國見到中國蜀地出產的蜀布和邛竹杖，當地人說這是從身毒國（India 印度譯名）販賣來的<sup>[2]</sup>。這可能是中印交流最早最可靠的文字記載。

隨着西域道、滇緬道和南海道的陸續開通，中印之間的交流頻繁起來。尤其是佛教東漸傳播於中原內地後，中印交流更加頻繁，在兩晉南北朝時期形成第一個高潮。其中政府間的往來也開始增多。《魏書》各“本紀”中都有西天竺、南天竺等南亞諸國來華官方便者的記載。

隋代是印度人入華進長安高潮的前奏，僅開皇二年（582）至大業二年（607），在大興城（即長安）就先後由官方建立了五座佛經譯場，據學者考證譯主均為印度人<sup>[3]</sup>。其一，瞿曇達摩般若，梵名 Gautama Dharmajñāna，華言曇法智，中印度波羅奈人，其父般若流支於北魏時來中國到鄴城（今河北臨漳附

近)。曇法智曾任北周洋州洋川郡守（今陝西西鄉），隋文帝開皇二年，曇法智在大興善寺譯出《業報差別經》一部一卷，後不知所終。其二，毗尼多流支，梵名 Vinitaruci，意譯“滅喜”，北印度烏場國（即烏仗那 Uddiyana）人，入京後於大興善寺設譯場，也於開皇二年譯出《大乘方廣總持經》等，曇法智之弟曇皮爲他度語（傳譯）。其三，那連提黎耶舍，Narendrayasas，意爲“尊稱”，略稱耶舍，北印度烏場國人，北齊時經柔然、突厥入中國，曾在鄴都天平寺譯經。開皇二年入京在興善寺爲譯主，後封爲“外國僧主”，開皇九年卒於京城廣濟寺，終年 99 歲，被尊爲“開皇三大師”第一人。其四，闍那崛多，Jñānagupta，意譯“德志”，北印度犍陀羅人，北周明帝武成年初（559）與同學耶舍崛多隨其師闍那耶舍（摩伽陀國人）携梵經入長安四天王寺譯經，北周武帝滅佛時歸國滯留突厥，開皇五年再次入長安翻譯梵文古書及天文圖書，並帶有印度僧人若那竭多、印度僑民毗舍達等爲助手譯經。其五，達摩笈多，Dharmagupta，意爲“法藏”，南印度羅囉國人，刹帝利種，開皇十年入京城充當闍那崛多助手譯經，大業元年携帶十餘名婆羅門僧遷往洛陽上林園另立新譯館，唐高祖武德二年（619）終於洛陽，亦尊爲“開皇三大師”之一。

隋煬帝爲了向西域擴展，還召集了許多外國僧侶於鴻臚館教授語言，但大業五年派遣裴矩應接西域諸國使臣，多有至者，惟天竺（印度）不通，故又派使臣出使罽賓（今克什米爾）、王舍城（今阿富汗 Balkh）、史國，以加強官方的聯繫。

唐代是中印交流的第二個高潮時期，“莫訶支那（梵文 Mahāvīna）”作爲印度人對京師長安的稱呼，已成爲衆多印度小國極爲尊崇的地方。雙方政府間官方接觸很多。《舊唐書·西戎傳》記載：“貞觀十五年，尸羅逸多自稱摩伽陀王，遣使朝貢。太宗降璽書慰問，尸羅逸多大驚，問諸國人口：‘自古曾有摩訶震旦使人至吾國乎？’皆曰：‘未之有也。’乃膜拜而受詔書，因遣使朝貢。太宗以其地遠，禮之甚厚，復遣衛尉丞李義表報使，尸羅逸多遣大臣郊迎，傾城邑以縱觀，焚香夾道，逸多率其臣下，東面拜受敕書，復遣使獻火珠及郁金香、菩提樹。”尸羅逸多（Harsha - śīlāditya），即《大唐西域記》中之戒日王，姓刹帝利氏，自稱摩伽陀王（Magadha），地在恒河下遊，距河口不遠，唐人稱爲中天竺。這是唐史上最先關於中天竺兩次派使節到長安的記載。

貞觀二十年（646），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再次出使天竺（印度），“會中天竺王尸羅逸多死，國中大亂，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篡立，乃盡發胡兵以拒玄策”<sup>[4]</sup>。王玄策率唐使隨員三十餘人交戰，人少被俘。王玄策與副使蔣師仁夜中逃脫，借來吐蕃、泥婆羅、章求拔諸國軍兵擊敗阿羅那順王，俘阿羅那順及其妃、子等，帶回長安獻俘於唐朝皇宮闕下，後在唐太宗昭陵十四蕃王石像中就刻有阿羅那順的形象<sup>[5]</sup>。這是印度摩揭陀王國叛王作為俘虜被押送至唐京長安，也是印度中天竺國王全家到達長安的記錄。

王玄策的勝利，使大唐帝國的聲威再度遠播於五天竺諸國，除中天竺（摩伽陀）外，其餘四天竺國都遣使“朝貢”。儘管在七世紀中印關係史上曾發生過僅此一次的衝突，但這次衝突實為王玄策警告摩伽陀國不得“剽掠諸國貢獻之物”，並無干涉摩伽陀國內政和領土要求，反而加速了中印文化交流。此後，王玄策又二次赴印度，往婆羅林佛涅槃處送袈裟，追玄照法師回京和尋長年婆羅門盧迦逸多以及長生延年藥<sup>[6]</sup>。

值得一提的是，貞觀二十二年王玄策在第二次出使印度回國時，將印度方士那羅延（邏）娑婆寐（Narayanasmamin）攜帶至長安。這位印度方士自言高壽二百歲，自稱有長生之術。唐太宗對那羅延娑婆寐“深加禮敬”，設館於玉華宮金鷄門內，造延年之藥。“令兵部尚書崔敦禮監主之，發使天下，採諸奇藥異石，不可稱數。延歷歲月，藥成，服竟不效。後放還本國”<sup>[7]</sup>。《新唐書·西域傳》、《酉陽雜俎》前集卷七和《冊府元龜·帝王部》等書也都記載那羅延娑婆寐合製長年藥丹之事<sup>[8]</sup>，甚至到印度諸地尋藥。貞觀二十三年藥成，唐太宗服後無效，反而身亡，衆臣議治其罪，又恐夷狄取笑，故將其逐之歸國。唐高宗李治即位後，那羅延娑婆寐再次來到長安，王玄策又推薦其製長生藥治病，被李治拒絕，後客死長安。

總章元年（668）十月，唐高宗李治加授東天竺烏荼國婆羅門盧迦逸多為懷化大將軍。盧迦逸多（又譯盧迦溢多、盧伽阿逸多，Lokāditya）也是一位方士，精通醫術，自言能合不死藥。據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玄照傳》可知，麟德二年（665）唐高宗派玄照法師出使羯濕彌羅，目的之一就是尋找長生不老“胡僧”盧迦逸多，據說他的方術超出名醫，故“受詔合長年藥，高宗將餌之”<sup>[9]</sup>。同時再派使者及僉使到西印度取長年藥。後經大臣郝處俊等勸諫，

唐高宗纔採納不服其藥，但授予盧迦逸多爲懷化將軍，這也是唐朝對外來蕃客按蕃望等級高下授予官位的常見慣例。盧迦逸多授官位後在長安的活動，史無明文記載，不知其終。

由於唐長安距離印度五天竺路途遙遠，吐蕃興起後的阻隔與西域諸國的反復變動，使得中印之間的官方往來時多時少，印度使節到達長安的記載也不全面，據《舊唐書·西戎傳》、《冊府元龜》卷九七〇、九七一、九七二所記整理考證有<sup>[10]</sup>：

貞觀十五年，天竺摩伽陀王（戒日王）遣使至長安。

貞觀十六年，烏荼王遣使獻龍腦香。

貞觀十七年，婆羅門等國各遣使至。

貞觀二十年，那揭陀國遣使貢方物，章求拔國遣使入朝。

顯慶三年（658），南天竺下屬千私佛國、舍利君國、摩臘三國遣使至京。

龍朔二年（662），南天竺於佛國、摩臘國遣使來朝。

咸亨三年（672），南天竺獻方物。

永淳元年（682），南天竺遣使獻方物。

天授二年（691），五天竺王並來朝獻。

景龍四年（710），南天竺遣使來朝，同年又貢方物<sup>[11]</sup>。

先天二年（713），南天竺遣使來朝貢。

開元二年（714），西天竺遣使貢方物。

開元三年，天竺國使臣來獻方物。

開元五年，中天竺遣使來朝獻方物。

開元八年，南天竺獻五色能言鸚鵡，其王請以戰象及兵馬討大食及吐蕃等。唐玄宗應其請求，名其軍爲懷德軍，又賜寺額曰歸化。十一月遣使冊利那羅伽寶多爲國王，遣使來朝。

開元十三年，中天竺遣使來朝。

開元十八年，中天竺遣使來朝。北天竺國三藏沙門僧密多獻質汗等藥。

開元十九年，中天竺國王遣其臣大德僧勃達信來朝，且獻方物。

開元二十五年，東天竺大德達摩戰獻胡藥和《占星記》梵本等。

開元二十九年，中天竺王子李承恩來朝，授遊擊將軍。天寶中（742—

755)，累遣使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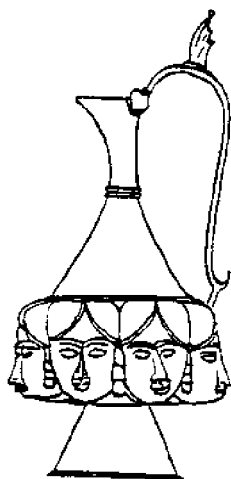
乾元元年（758），乾陀羅國王使大首領中郎將踏訶勒特車鼻施遠千並授將軍，並放還蕃。同年，罽賓王藏般若力、中天竺國婆羅門三藏善部末摩、箇失密三藏舍那<sup>[12]</sup>，並慕入朝。其中藏般若力被封為太常少卿，善部末摩被任命為鴻臚少卿並員外置。

這些統計肯定是不完全的，因為唐王朝以中央大國自居，當時五天竺陷於分裂狀態，諸多小國派來使者則往往忽略不計。《全唐文》卷十六唐中宗《褒天竺國使臣詔》云：“中天竺國大首領大野迷地羅梵摩等，殊邦慕德，重譯來朝，是加褒獎，用益誠心。可果毅都尉，賜緋袍、銀帶，放還蕃。”查兩《唐書》，不見中宗時有天竺使臣來訪記載，這條詔令可補正史之缺。特別是唐政府對一些印度商人冒充使者祇給予賞賜而不派使者護送回訪，就更不載入史冊了。即就是官方使團的人數，隨員職業以及相隨的商人，都語焉不詳，武則天證聖元年（695）曾詔令：“蕃國使入朝，其糧料各分等第給：南天竺、北天竺、波斯、大食等國使宜給六個月糧。”<sup>[13]</sup>可知接待印度使者有專門規定。這些來朝“貢獻方物”的使團人員，據推測應該有留在長安不返的，或為中印之間交流做出貢獻的。

## 二

1985年在西安臨潼區代王鎮姜原村唐慶山寺舍利塔基精室中出土了127件文物<sup>[14]</sup>，據精室中《上方舍利塔記》碑刻為開元二十九年，除有西域米國藝術家雕刻的裸體仙童、迦陵鳥人首鳳身、雄獅、飛天、蓮花等門楣、門扉外，釋迦如來舍利寶帳額枋上雕有手持火把的裸體人，極富古代印度藝術風格。出土的金銀銅器物中，鳳頭人面銅壺腹上有六個高浮雕印度人形象，彎眉大眼，小口，鼻高修長，頭髮從額中分攏於耳前鬢上，結成三節髮辮，每條辮皆兩兩共用，天竺人臉型與髮式特徵極強（見圖一）。室內壁畫繪有藥師佛與彌陀佛圖，特別是東西壁紅柱廊房下，分別結跏趺各坐五個聽樂賞舞的中外僧人，其中兩個外國僧人皆高鼻，絡腮胡須，完全是天竺高僧的相貌（見圖二、圖三），如果說這是印度人在長安的形象實證，那麼也是中印文化往來的珍貴實物。





圖一 西安臨潼唐唐山寺舍利塔基精室

出土的鳳頭人面銅壺 高 29.5 釐米



圖二 唐唐山寺舍利塔基精室東壁中外僧人賞樂圖

唐朝是佛教鼎盛的黃金時代，由於佛教的關係，中印的交流非常普遍，不僅以長安為起點的西行求法者不絕於途，而且印度來華的僧人很多。張星烺據《宋高僧傳》和《佛祖統記》整理名單有：達摩笈多（Dharmagupta）、波羅頗迦羅蜜多羅（Prabhakaramitra）、那提（Nadi）、若那跋陀羅（Jñānabhadra）、佛陀多羅（Buddhatrata）、佛陀波利（Buddhapāli）、尊法（Bhagavaddharma）、無極高（Atikuta）、地婆訶羅（Divākāra）、慧智、寶思惟（Ratnacinta）、菩提流志（Bod-



圖三 唐慶山寺舍利塔基精室西壁六柱廊房下中外僧人聽樂賞舞圖

dhīruḥ)、極量 (Paramitī)、善無畏 (Śambhakarasiṃha)、金剛智 (Vajrabodhi)、不空 (Amoghavajra)、利涉、智慧 (Prajña)、牟尼室利 (Munisri)、蓮華、釋天竺、般若 (Prajña)、鉢怛羅 (Paṭra) 等。他們都翻譯了大批佛教經典，對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由於唐長安是佛教弘法的中心地，既有統治者的提倡重視，又有皇家官府的優渥資助，所以印度高僧紛紛在長安生活居住，以便利用這裏的寺院和譯經場做出自己的貢獻。其中可考者如下：

1. 波羅頗伽羅密多羅，略稱波頗，梵音轉寫 Prabhakaramitra，意為“明知識”，亦云光智，中天竺人。565 年生，十歲出家，受戒後專究律藏，又修習禪定十二年，並南遊摩伽陀國那爛陀寺 (Nālandā) 聽講<sup>[15]</sup>。後與道俗十人，北行到西突厥統葉護可汗處（衙所碎葉城）傳經揚法。武德九年（626）會見入蕃唐使，因而帶五名僧人與唐使同來長安，勅住大興善寺，“創開傳譯，翻寶星經，後移勝光，又譯《般若燈》、《大莊嚴論》，合三部三十五卷”<sup>[16]</sup>，傳說玄奘曾參謁過他，受到啓示決心出國西遊。貞觀六年，太子患病，唐太宗下敕迎波頗入內一百餘日，可見他還懂醫術。貞觀七年死於勝光寺，卒年 69 歲。

2. 伽梵達磨，Bhagavadharma，中國釋號尊法，西印度人。他“遠踰沙磧，來抵中華，有傳譯之心，堅化導之願”<sup>[17]</sup>。唐高宗永徽年間（650—655）曾翻譯《陀羅尼經》一卷，但在長安寺院活動的具體情況不詳。

3. 阿地瞿多，Atigupta，中國釋名無極高，中印度人，他“學窮滿字，行

潔圓珠，精練五明，妙通三藏”。唐高宗永徽三年正月“自西印度賁梵夾來屆長安，勅令慈門寺安置”<sup>[18]</sup>。李世勣、尉遲敬德等十二名大臣和十六名沙門大乘共同請阿地瞿多於長安慧日寺浮圖院建陀羅尼普集會壇，並用兩年時間翻譯了十二卷《陀羅尼集經》。

4. 布如烏伐邪，Punyopaya，釋號福生，略稱那提，中印度人。他歷遊諸國，曾至師子國及南海諸國，搜集大小乘經律論五百餘筴，於永徽六年（655）抵達長安，被唐朝安置於慈恩寺。但不得志，第二年充任使節前往南海崑崙諸國採取長生異藥。龍朔三年（663）返還長安，翻譯曼荼羅等三經，因他是那爛陀寺哲學大師龍樹（Nāgārjuna）的大弟子，當時在長安的“西梵僧”（印度僧人）中聲譽很高。

5. 地婆訶羅，Divākara，中國釋號日照，中印度人，唐高宗時到中國，儀鳳四年（679）表請翻度所賁經夾，“於一大寺別安置，並大德三五人同譯”。武則天垂拱末年於兩京東、西太原寺及西京廣福寺譯《大乘顯識經》等十八部。他“深體唐言，善佑佛意”，還多諳醫術，頗得武后賞識。

6. 佛陀波利，Buddhapāli，中國名為覺護，北印度罽賓國人。他經過西域於儀鳳元年杖錫五臺山，瞻禮文殊師利。《佛祖通載》卷十五記他“開耀元年取其咒至於長安”。後到長安西明寺與懂梵語的僧人順貞等人共同翻譯《佛頂尊勝陀羅尼經》。

7. 菩提流志，Bodhiruci，“南天竺國人也，淨行婆羅門種，姓迦葉氏”<sup>[19]</sup>。他在中國居留長達45年之久。唐中宗神龍二年（706），住長安崇福寺，譯《大寶積經》。睿宗登極後，又於皇宮北苑白蓮池、甘露亭等地繼續翻譯佛經。先天二年（713）進皇家內譯場，與天竺大首領伊舍羅、天竺沙門波若屈多等人共譯梵文。菩提流志還對陰陽曆數、天文地理、咒術醫方等了如指掌。

8. 阿你真那，Ratnacinta，中國人稱賓思惟，北印度迦濕彌羅國人。武則天長壽二年（693）到洛陽天宮寺譯經。睿宗太極元年（712）曾一度到長安將譯經進內。

9. 跋日羅菩提，Vajrabodhi，即著名的密宗“開元三大士”之一金剛智，南印度摩賴耶國人。其父婆羅門精通《五明論》，為建支王師。金剛智16歲出家，在印度那爛陀寺修學，後周遊二十餘國，經海路於開元七年抵達廣州，被玄

宗敕迎進長安慈恩寺，又徙薦福寺，“所住之刹，必建大曼拏羅灌頂道場，度於四衆”<sup>[20]</sup>。開元十一年奉敕在資聖寺翻譯《瑜伽念誦法》等經，開元十八年於大薦福寺又譯出《曼殊室利五字心陀羅尼》等經。金剛智備受唐朝廷重視，被玄宗謚為國師，代宗賜號大弘教三藏。

10. 戌婆揭羅僧訶，Subhakarasiṃha，中國人稱淨師子，據其義翻譯為善無畏，又稱輸波迦羅，此名翻譯義即無畏。善無畏是中印度人，傳為釋迦牟尼季父甘露飯王後裔，少年出家，住那爛陀寺，學習密教。後歷經迦濕彌羅、烏菟而至西突厥汗廷，又經吐蕃於開元四年携梵經筈入長安，先後在興福寺南院、西明寺、菩提院翻譯密宗經典，並教授梵文拼法。善無畏當時在長安聲名遠揚，備受皇家重視，其弟子有一行、明畏、實思等，與金剛智、不空並稱開元三大士。開元二十三年死於洛陽，追贈鴻臚卿。

11. 阿月佉跋折羅，Amoghavajra，漢名智藏，號不空金剛，北天竺婆羅門族。不空 15 歲時拜金剛智為師，善解密宗經典，精通異國書語。20 歲時隨師金剛智至洛陽，譯傳五部密法。開元二十九年後奉師遺旨率弟子多人返天竺、師子國求徵密典。天寶五載（746），不空携經返回長安，入宮建曼荼羅壇，為玄宗灌頂，後移居淨影寺，天寶十五載住大興善寺。安史之亂時，與肅宗密使往來頻繁，並入終南山智矩寺修功德。代宗永泰元年（765）制授特進鴻臚卿，加號大廣智三藏，大曆九年（774）加開府儀同三司，封肅國公，食邑三千戶。七十歲圓寂於長安，史稱“生榮死哀，西域傳法僧至此，今古少類矣”<sup>[21]</sup>。

12. 達摩涅羅，Dharmarīhara，唐言法月，東天竺人。據《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十四記載：法月三藏經過安西於開元二十年到達長安，他携帶北天竺沙門阿質達霰（中國名無能勝或無能勝將）譯出的三部四卷經“貢獻入朝”。同時他還進方術、醫方、梵筈、藥草、經書等。由於法月“善達醫明”，可能也是一位眼科專家。他在長安三年多祇譯了一部《普遍智藏般若波羅密多心經》，開元二十九年告辭取陸路歸國，天寶二年病卒於閩。

13. 般刺若，Prajña，釋號智慧，姓喬答摩氏，北天竺迦畢試國人。7 歲出家專習小乘，後在那爛陀寺又學大乘，遍歷南海諸國，唐德宗建中元年（780）載其經論到達廣州，貞元二年（786）進入長安，“見鄉親神策軍正將羅好心，即（智）慧舅氏之子也，悲喜相慰”<sup>[22]</sup>。貞元八年在西明寺與京城中外名僧共

同翻譯佛經，譯有《般若心經》等。

14. 慧智，不知梵名，其父爲印度人，婆羅門種，到中國後結婚生慧智。唐高宗咸亨五年（674）至永淳二年（683）間，慧智在長安從師於長年婆羅門僧，奉敕度爲弟子。他“本旣梵人，善閑天竺書語；生於唐國，復練此土言音”<sup>[23]</sup>。所以，地婆訶羅、提雲若那、寶思惟等印度高僧翻譯經論，都請慧智校正指點。他後來在洛陽佛授記寺自譯《觀世音頌》一卷，不詳所終。

15. 牟尼室利，Munisri，中國釋名寂默，北印度人，曾在那爛陀寺出家受戒。唐德宗貞元九年從那爛陀寺出發，經過七年纔於貞元十六年到達長安，先在興善寺、禮泉寺生活，後在慈恩寺請行翻譯玄奘所帶的梵經，譯有《守護國界主陀羅經》十卷，又進《六塵獸圖》，並介紹過那爛陀寺建築風格，頗得皇家重視。元和元年（846）卒於慈恩寺。

16. 蓮華，梵文名不詳，中印度人。唐德宗興元元年（784）到長安，“杖錫謁德宗，乞鐘一口歸天竺聲擊。敕廣州節度使李復修鼓鑄畢，令送南天竺金埵寺”<sup>[24]</sup>。蓮華將這口鐘安置於寶軍國毗盧遮那塔。貞元十一年他以《華嚴經》後分梵夾附舶來，第二年由屬賓沙門般若三藏於長安崇福寺翻成四十卷，他還將南天竺烏荼國王書獻給中國皇帝。

17. 利涉，Licha，“本西域人也，即大梵波羅門之種姓”。青年時“欲遊震旦（中國），結侶東征，至金梭嶺，遇玄奘三藏，行次相逢，禮求獎度”<sup>[25]</sup>。後成爲玄奘門下高徒，爲人放曠，與朝廷卿相來往密切，受到唐中宗欽重。開元時在長安安國寺講《華嚴經》，因在皇宮內殿三教辯論中取勝，聲名顯赫於京城。

以上所舉，都是史籍中記載德高望重、影響較大的印度僧人，有些在長安的印度僧人則語焉不詳，例如唐太宗貞觀時崇聖寺的婆羅門僧頭陀，唐高宗永徽年間在長安經行寺譯《功德天法》的中印度大菩提寺阿難律木叉師、迦葉師等，武則天垂拱年間在長安廣福寺譯經的梵僧戰陀般若提婆，久視元年（700）在長安清禪寺和于闐高僧實叉難陀（Siksananda）共同譯經的南天竺沙門波崙，爲新羅國僧譯《陀羅尼經》的婆羅門人李無諂<sup>[26]</sup>，唐睿宗唐隆元年（710）於大薦福寺與義淨譯經班子一起證梵義的中印度沙門拔弩，開元十八年獻質汗藥的北天竺國僧密多等等。《宋高僧傳》卷十九還有“釋天竺亡名，未詳何印度

人也。其貌惡陋，纏乾陀色縵條衣，穿革履，曳鐵錫，化行於京輦”。《全唐詩》卷一六六李白《僧伽歌》提到中宗時被尊為國師的印度大師：“真僧法號號僧伽，有時與我論三車。問言誦咒幾千遍，口道恒河沙復沙。此僧本住南天竺，為法頭陀來此國。戒得長天秋月明，心如世上青蓮色。”卷二六八也有“大曆十才子”耿湜《贈海明上人》：“來自西天竺，持經奉紫微；年深梵語變，行苦俗流歸；……”《全唐詩》卷四六八劉言史《送婆羅門歸本國》：“刹利王孫字逌攝，竹錫橫寫叱蘿葉。遙知漢地未有經，手牽白馬繞天行。龜茲磧西胡雪黑，大師凍死來不得。地盡年深始到船，海裏更行三十國。行多耳斷金環落，冉冉悠悠不停脚。”卷七八五無名氏《天竺國胡僧水晶念珠》：“天竺胡僧踏雲立，紅精素貫絞人泣。細影疑隨焰火銷，圓光恐滴袈裟濕。夜梵西天千佛聲，指輪次第驅寒星。……”通過詩篇可以了解入唐的印度僧人是極其頻繁的<sup>[27]</sup>，其中還有的出身於印度王子，據《宋史·外國傳·天竺國》記載：“天竺之法，國王死，太子襲位，餘子皆出家為僧，不復居本國。”所以自北魏達摩以來不斷有天竺王子來華，入唐的東天竺王子僧伽杖摩曾參與河內郡王武懿宗平契丹<sup>[28]</sup>，遜位出家的天竺王子、三藏法師實思惟在洛陽建立龍門天竺寺<sup>[29]</sup>。至於他們是否在長安活動過，則缺記錄，據推測應到過京師。此外，貞觀七年中天竺三藏明友來長安，譯《大乘莊嚴論》，李百藥作序<sup>[30]</sup>。永徽三年中天竺摩訶菩提寺沙門智光、慧天等遣沙門法長到長安見玄奘，兩年後返回印度<sup>[31]</sup>。

唐玄宗開元七年“所司希旨，奏外國蕃僧遣令歸國”<sup>[32]</sup>。所以有許多梵僧離開長安，沒留下姓名與生平事迹。如編著《唐梵兩語雙對集》（類似現代《漢梵字典》）的梵僧但多藥多、波羅瞿那彌捨沙，就事迹不清。中唐以後，印度僧人來華的記錄越來越少，一方面是由於佛教譯經事業衰落，另一方面與西域絲綢之路被異族阻隔有關，但這並不說明長安沒有印度人，《全唐文》卷九三〇記有麟德殿文章應制杜光庭寫的《賀西域胡僧朝見表》和《宣進天竺僧二十韻詩表》，其中明確提到“臣某伏以西域天竺僧到闕朝覲者”。唐後期還有印度人從海路輾轉而來<sup>[33]</sup>。如《西陽雜俎》卷一說永貞時（805）長安東市“有梵僧乞食”，而且還以高超的醫術為百姓治病。卷十七說梵僧菩提勝親口對段成式講鯨魚事。《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記載，開成五年（840），日本求法

高僧圓仁暫居長安靖善坊大興善寺，寺中有天竺難陀三藏，但這位印度人“不多解唐語”。新昌坊青龍寺東塔院還有南天竺三藏寶月等五人駐錫。

唐朝一些地方有專供印度僧人駐錫的寺院，如《全唐詩》卷七四六陳陶寫有《宿天竺寺》。《佛祖統記》卷四一記載憲宗元和三年（808）：“吳郡齊君佐勤學貧困，欲求食天竺寺，飢不能前，一梵僧顧而笑曰……。”可見以國為號的“天竺寺”必以梵僧為主所居。天寶九載鑒真東渡日本未果而暫居廣州，他見到廣州有婆羅門寺三所，有梵僧居住<sup>[34]</sup>。唐長安是印度僧侶集中聚居之地，是否有專供外僧駐錫的“天竺寺”，不得而知。

### 三

1977年在西安市長安縣紀陽鄉北田村發現了印度人瞿曇謨的墓及墓誌一方。墓誌記載：“發源啓祚，本自中天，降祉聯華，著於上國，故世為京兆人也。”<sup>[35]</sup>據墓誌可知，瞿曇家族大約在隋唐交際時即由中天竺遷居長安<sup>[36]</sup>。儘管墓誌追溯瞿曇氏“世為京兆人”，最早一代為瞿曇逸，但這未必準確。墓誌記載其家族五代的家譜是：瞿曇逸、逸子羅、羅子悉達、悉達第四子謨、謨第五子晏。除瞿曇逸“高道不仕”外，其餘連續四代在唐朝皇家天文機構擔任要職，先後做過太史令、太史監、司天監等職務。

瞿曇，梵文為 Gautama，據釋慧琳（疏勒國人）所撰《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一：“瞿曇氏具云瞿答摩。言瞿者，此云地也；答摩，最勝也。謂除天以外，在地人類，此族最勝，故云地最勝也。”瞿曇又譯喬答摩，是印度古代的著名姓氏，釋迦牟尼（Sakyamuni）即屬此姓。瞿曇家族的人精通梵語和天文曆算，又熟悉中國傳統曆法，長期世居長安，有可能娶當地女子，血統也多半不純了，漢化極深，但他們使印度的天文曆算在唐朝融合進中國傳統曆法模式，具有極大的價值和影響。

瞿曇羅是瞿曇家族最早供職於唐廷者，高宗麟德二年（665），他為司天臺太史令，曾上《經緯曆》九卷參行；武后神功二年（698）他又作《光宅曆》<sup>[37]</sup>，證明他至少在司天臺任職 34 年左右。據瞿曇謨墓誌，他是“皇朝太中大夫、司津監，贈太子僕”。

瞿曇悉達繼承其父瞿曇羅的事業，也是此家族中聲名最大的一位。他在歷史上留下的兩項主要事業是編譯《九執曆》和編集《大唐開元占經》120卷。《新唐書·曆志》四說：“《九執曆》者，出於西域。開元六年詔太史監瞿曇悉達譯之。”《九執曆》為印度曆法，唐人指出自“西域”即包括五天竺之地，玄奘《大唐西域記》就包含其印度紀行。《開元占經》是“奉勅”編集唐以前各家星占學說之大成，為中國古代星占學和天文學最重要的資料之一。瞿曇悉達大約卒於開元年間，生前頗受朝廷優遇，據瞿曇謙墓誌為“銀青光祿大夫、太史監，江寧縣開國男，食邑五百戶，贈汾州刺史”。

瞿曇謙是悉達的第四子，也曾任司天少監、司天監，為當時天文學界活躍人物。開元二十一年他因不得參與改曆而上奏非議一行的《大衍曆》，當時他僅22歲，以擅長數學計算而馳名，但尚未任司天臺要職。肅宗乾元元年（758），他47歲時纔調回京城任司天臺秋官正，兼管天象占卜。據《唐會要》卷四云：“寶應元年（762）六月九日，司天少監瞿曇謙奏。”可知他在司天臺先後任職也有20餘年。

瞿曇謙是瞿曇謙的弟弟（悉達第五子），除知他撰有《大唐甲子元辰曆》一卷外<sup>[38]</sup>，是否在司天臺任職無事迹可考證。日本學者桑原鷺藏認為瞿曇謙即是瞿曇謙<sup>[39]</sup>，恐誤。

瞿曇謙有六個兒子，依次為昇、昇、昱、晃、晏、昴。據《通志·氏族略·諸方復姓》：“西域天竺國人唐司天監瞿曇誤（謙）子晏為冬官正。”也說明瞿曇晏為司天臺官員。其餘諸兄弟未再見繼承父業，作為一個仕唐印度天文學世家，至此大概已經終結。但考慮到中國古代天文學家在朝廷政治運作中“天人合一”的特殊地位，瞿曇家族五代綿延一百多年擔任皇家最高天文臺官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也是印度人仕唐在長安取高位者的典型。

在唐長安任職皇家天文機構的印度人不止瞿曇氏世家，還有迦葉氏（Kāśyapa）、拘摩羅氏（Kumāra），即唐代天文學界的“天竺三家”<sup>[40]</sup>。

迦葉氏事迹史料很少，祇在《舊唐書·曆志》二敘述《麟德曆》求日月交食之法時，附有“迦葉孝威等天竺法”的說明，迦葉孝威的天文學貢獻以推算交食見長，能將印度天文學中軍國星占（Judicial astrology）成分與中國傳統星占“大術”相參使用。迦葉氏族人另有仕唐者，一是迦葉濟，“西域天竺人，



唐貞觀涇原大將試太常卿”<sup>[41]</sup>。二爲迦葉志忠（至忠），景龍二年（708）任右驍衛將軍知太史事，曾因向韋后獻媚頌德進桑條歌十二篇而獲厚賞<sup>[42]</sup>。“桑條”可能是被改編的一種印度梵音樂曲。

拘（俱）摩羅氏，兩《唐書》中僅提到一次，如《舊唐書·曆志》三記載開元十五年頒行《大衍曆》交食術中之附錄：“按天竺僧俱摩羅所傳斷日蝕法，其蝕朔日度躔於鬱車宮者，的蝕。”“其天竺所云十二宮，則中國之十二次也。日鬱車宮者，即中國降婁之次也。”這條記載是對俱摩羅氏所擅長的日月交食術簡介，與迦葉孝威推算日月交食之法相仿，也是中印天文術互相參用的。《通志》“竺國天文”書目中有《西門俱摩羅秘術占》一卷，有可能是他所撰。

另外，江曉原在論證 Horoscope 星占學《聿斯經》從印度傳入中國時，依據《新唐書·藝文志》曆算類《都利聿斯經》下注，推論李彌乾可能是印度人<sup>[43]</sup>。榮新江則論證爲波斯人，並認爲《都利聿斯經》源生希臘托勒密的天文學著作，經波斯人改編，其中有傳到西印度的文本，最後傳到中國<sup>[44]</sup>。史書記載：“貞元中，都利術士李彌乾傳自西天竺，有璩公者譯其文。”“（聿斯經）本梵書，五卷。唐貞元初，有都利術士李彌乾將至京師。推十一星行曆，知人命貴賤。”<sup>[45]</sup>“都利”爲異域地名的音譯，是“吐火羅”還是其它地區雖不能肯定，但“傳自西天竺”的“梵書”肯定與印度人有關。

中唐時，長安還有一位著名的印度人，即羅好心。建中四年，唐德宗避朱泚之亂移居奉天（今陝西乾縣），羅好心在朱泚圍逼之際，勤王援救，“頗有戰功，預其中兵，爲帝寵重”<sup>[46]</sup>。後爲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詹事，官至左神策軍馬軍十將，新平郡王<sup>[47]</sup>。貞元二年到長安的北天竺名僧般刺若（釋智慧），即是羅好心的姑舅表弟。般刺若還在羅好心家中長期“延留供養”，得到羅好心“啓導，譯務有光，帝製經序焉”<sup>[48]</sup>。

令人困惑的是，有些在長安的印度人事迹難以進行個案研討，例如《宋高僧傳》中記載的東印度婆羅門大首領直中書伊舍羅（又譯伊金羅），作爲居士曾在大薦福寺義淨譯經場“證梵本”，在資聖寺金剛智譯經場作“譯語”<sup>[49]</sup>。與伊舍羅一起參加譯經的還有居士中印度李釋迦（任右驍衛翊府中郎將、員外置宿衛）、居士東印度度頗多（又譯頗具，任左領軍右執戟，直中書省）、居士東印度瞿曇金剛（任左屯衛翊府中郎將、員外置同正員）、迦濕彌羅國王子阿

順（任左領軍衛中郎將）等，其生平都無法考證。武則天時遊擊將軍孫阿貴的夫人竹須摩提，也是印度女子，其身世亦不清楚。

印度醫學發達很早，大乘佛教早期大師龍樹 Nagarjuna 就以善長生術而著稱。所以印度醫術也由高僧作為一種懸壺濟世的傳教方法傳入中國，在長安可能就有印度眼科醫生，劉禹錫曾寫有《贈眼醫波羅門僧》詩<sup>[50]</sup>，其中描寫的“金篦術”即印度眼醫以金針治療白內障的技術。關於此類詩篇還有不少，一些學者對此有精辟考證<sup>[51]</sup>，不再贅述。

印度的藝術傳入中國也有很大影響，如《盧舍那仙曲》等佛曲，天竺《婆羅門曲》等樂舞，韓愈《聽穎師彈琴》詩中，高度贊揚了印度和尚穎師的琴藝。《法苑珠林》卷七十六記載：“唐貞觀二十年，西國有五婆羅門來到京師，善能音樂咒術雜戲，走繩續斷。”可能是擅長音樂、雜技、幻術的印度民間藝術家。《通典》卷一四六《樂典》中提到“睿宗時婆羅門獻樂舞，人倒行而以足舞”。唐穆宗長慶年間（821—824），長安大興善寺“有梵僧陳如難陀，以粉畫壇。性狷急我慢，未甚通中華經”<sup>[52]</sup>。這位名叫橋陳如難陀的梵僧，應該是個兼通藝術的畫家。

總之，唐長安留下印度人的活動蹤迹和文化影響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如唐華清宮沐浴建築遺址中的蓮花湯水池，在古印度寺院裏稱“哈比”（Hampi），是極樂淨土的象徵，證明驪山離宮深受印度文化的影響<sup>[53]</sup>，祇是可惜史書的直接記載太少了。令人疑惑的是，天竺僧侶往往是跟隨商隊結伴而行的，但印度商人在長安的活動都幾乎沒有記載，是“胡商”中就包括有印度商人，或是“胡僧”中也有兼做商人者，這都需要尋找新的線索來解來謎團。

## 注 釋

[1] 方豪《中西交通史》315頁，長沙岳麓書社，1987年。季羨林《佛教與中印文化交流》160—167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又見《中印文化交流史》，新華出版社，1991年。

[2] 馮承鈞編《西域地名》33頁，中華書局，1955年。

[3] 王亞榮《大興城佛經翻譯史要》，《中國佛學》第2卷第1期，1999年。

[4] 《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傳》。

[5] 《金石萃編》卷一一三載：昭陵前十四蕃王像之婆羅門帝那伏帝阿羅那順像。

〔6〕關於王玄策出使印度是三次還是四次，史學界一直有爭論，見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彙輯》中《王玄策事輯》，中華書局，1957年。又參見孫修身《王玄策事迹鉤沉》4—14頁，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7〕《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傳·天竺國》。

〔8〕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七記載藥劑名“辟茶佐水”，為印度古醫方。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認為這是關於無機酸的記載。科學出版社，1975年，467—470頁。

〔9〕《舊唐書》卷八四《郝處俊傳》，又見《唐會要》卷一〇〇“歸降官位”。

〔10〕方豪《中西交通史》339頁“唐代印度來華使節年表”。

〔11〕《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傳》作景雲元年，實即一年。

〔12〕箇失密又稱迦濕彌羅，即今克什米爾。

〔13〕《唐會要》卷一〇〇雜錄。

〔14〕《臨潼唐慶山寺舍利塔基精室清理記》，《文博》1985年第5期。

〔15〕那爛陀寺的故址在今印度比哈爾邦的巴臘貢 Baragaon，它是古代印度佛教的最高學府。該寺遺址於1861年被發現，曾進行過少量發掘，1920年後印度考古工作者依據《大唐西域記》的記錄又進行過發掘工作。

〔16〕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三。

〔17〕《宋高僧傳》卷二《唐尊法傳》。

〔18〕《宋高僧傳》卷二《唐西京慧日寺無極高傳》。

〔19〕《宋高僧傳》卷三《唐洛京長壽寺菩提流志傳》。

〔20〕《宋高僧傳》卷一《唐洛陽廣福寺金剛智傳》。

〔21〕《宋高僧傳》卷一《唐京兆大興善寺不空傳》。

〔22〕《宋高僧傳》卷二《唐洛京智慧傳》。

〔23〕《宋高僧傳》卷二《周洛京佛授記寺慧智傳》。

〔24〕《宋高僧傳》卷三《唐蓮華傳》。

〔25〕《宋高僧傳》卷十七《唐京兆大安國寺利涉傳》，又見《全唐詩》卷八〇八（中華書局本，9117頁）。

〔26〕《續古今譯經圖記》云：“李無諂，北印度嵐波國人，識量聰敏，內外該通，唐梵二言，洞曉無滯”。又見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66—68頁，中華書局，1982年。意大利福安敦（A. Forte）利用佛教史籍和敦煌文書，研究了武周至玄宗時期在華活動的迦濕彌羅（今克什米爾）高僧實思惟以及闍賓的尸利難陀設、嵐波國的李無諂和李無礙、天竺的室利末多等人，見《迦濕彌羅密宗大師實思惟及其北印度合作者在中國的活動》（The Activities in China of the Tantric Master Manicintara (Pao-ssu-wei: ? -721A. D.) from Kashmir and of his Northern Indian Collaborators), *East and*

West, new series, 34, 1984.

[27]《全唐詩》中關於印度僧人的詩篇還有卷八一二清江的《送婆羅門僧》，卷八三二貫休的《送五天僧入五臺五首》等，泛寫南亞的僧人更多，請參見耿引曾《漢文南亞史料學》180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

[28]《全唐文》卷二二五張說《為河內郡王武懿宗平冀州賊契丹等露布》。

[29]《全唐文》卷二五七蘇頌《唐河南龍門天竺寺碑》。

[30]《佛祖統記》卷三九。

[31]《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七。

[32]《宋高僧傳》卷一《唐洛陽廣福寺金剛智傳》。

[33]釋東初《中印佛教交通史》212頁，臺灣東初出版社，1991年。

[34]《唐大和上東征傳》74頁，中華書局，1979年。

[35]晁華山《唐代天文學家瞿曇悉曇的發現》，《文物》1978年第10期。陳久金《瞿曇悉曇和他的天文工作》，《自然科學史研究》1985年10月號。

[36]隋代大興城曇法智譯場主持人曇法智，即瞿曇法智之略稱，全名譯為瞿曇達摩般若。瞿曇法智歷經北齊、北周、隋，是否與瞿曇譯有家族血緣成員關係，目前還不能確定推測。

[37]《新唐書》卷二六《曆志》二、《舊唐書》卷三二《曆志》一。

[38]《新唐書》卷五九《藝文志》三、《舊唐書》卷四七《經籍志》下著錄。

[39]桑原鷗藏《隋唐時代西域人華化考》，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第5卷第3號，1936年。

[40]對“天竺三家”的考證，見江曉原《六朝隋唐傳入中土之印度天學》，《漢學研究》第10卷第2期，257頁，1992年。

[41]《元和姓纂》卷五。又見《通志》卷二九《氏族略》五，諸方復姓。

[42]《舊唐書》卷五一《后妃傳》。

[43]同注[40]，271頁。

[44]榮新江《一個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見《伊朗學在中國論文集》第2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45]《新唐書》卷五九《藝文志》三，曆算類《都利韋斯經》下注。又見《通志》卷六八《藝文略》第六，《曆數·雜星類》。

[46]《宋高僧傳》卷二《唐洛京智惠傳》，又見《全唐文》卷六二一羅好心《沙門殷刺若翻譯經成進上表》，卷五二德宗《答好心表進經狀詔》。

[47]《貞元新定釋教目錄》記載，羅好心的官稱是“右神策軍上將軍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詹事、上柱國、新平郡王”。

[48]同注[46]。

[49] 清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三，中華書局，1985年。

[50] 《全唐詩》卷三五四，劉禹錫五，中華書局，3962頁。

[51] 周濟《我國傳來印度眼科術之史的考察》，《中華醫學雜誌》22卷11、12期，1936年。

季羨林《印度眼科醫術傳入中國考》，《國學研究》第2卷，55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

[52] 《西陽雜俎》續集卷五《寺塔記》上。

[53] 常青《中華文化通志·建築志》31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 The Indian in Tang Changan

Ge Chengyong

### Summary

The Tang dynasty marked the brilliant zenith of Sino - Indian exchange. However, many facets of their relations are unknown, such as the number and occupations of Indians in the Tang capital. Because of the lack of historical records on Indian activities in Changan, it is difficult to discuss the achievements and contributions of individuals. This paper makes an attempt to probe this problem further, on the basis of new clues such as stone carvings, relics, and frescoes. This paper analyzes in detail a wide range of Indian occupations such as high - ranking monks, ordinary monks, envoys, alchemists, sorcerers, imperial kinsmen, doctors, translators, prisoners of war, astronomers, artists, etc. In addition, it investigates Indians who served as officials in the Tang government. It is very peculiar that there is no record on the activities of Indian merchants and businessmen. Nevertheless, the profound cultural influence exerted upon Changan by Indians warrants further study.

## 唐代奴婢的異稱

李伯重

奴婢是唐代社會中的身份最爲低下的人。關於奴婢在當日社會中所處的等級地位及其變化，我曾有文章作過探討<sup>[1]</sup>。本文要談的，是當時人們對奴婢的稱呼。從唐代文獻中可見，唐人對這種人的稱呼並不限於奴婢一種，不僅種類繁多，而且彼此差別頗大。在這些稱呼中，有些比較明顯，一望即可知是奴婢；有些則比較隱晦，需要仔細分辨方可確知是指奴婢。本人過去在攻讀唐史時，曾將所見到的有關稱呼隨手錄下，以便查考。現將有關材料加以整理，草成此文。

“奴婢”係法定名稱，故多用於律令、戶籍、詔令、文告、政典等官方文獻中。例如：

(1) 律：《唐律疏議》卷二《名例律》“諸犯十惡故殺人反逆緣坐”條：“奴婢則非良人之限”；卷十四《戶婚律》“奴娶良人爲妻”條：“妾以奴婢爲良人而與良人爲夫妻者，徒二年，各還正之”；卷十七《賊盜律》“謀反大逆”條：“奴婢同資財”；卷二十二《鬥訟律》“部曲奴婢良人相毆”條：“奴婢毆良人，折跌支體及瞎其一目者，絞；死者，斬”。

(2) 令：《開元二十五年令》<sup>[2]</sup>：“諸放部曲客女、奴婢爲良及部曲客女者，並聽之。”《新唐書》卷八十三萬安公主傳：“開元新制：……主不下嫁，亦封千戶，有司給奴婢如令。”

(3) 詔：《武德元年即位赦》<sup>[3]</sup>：“奴殺主……不在赦原之例。”《新唐書》卷二二四下奸臣李林甫傳：林甫死，楊國忠發其奸，詔：“諸子司儲郎中、太常少卿嶼及岫等息徙嶺南黔中，各給奴婢三人。”

(4) 政典：《大唐六典》卷六尚書刑部：“若犯惡逆已上及部曲奴婢殺主

者，唯一復奏”，“若犯惡逆已上及部曲奴婢殺主，不依此法。”

(5) 戶籍：《大曆四年沙州敦煌縣懸泉鄉宜禾里手實》(S.154)<sup>[4]</sup>：“索思禮戶有奴羅漢，年四十陸歲，丁。奴富奴，年二十九歲，丁。奴安安，年五十三歲，丁（乾元三年籍後死）。婢賣子，年二十九歲，丁。”

(6) 文告：《韓昌黎文集》卷八《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狀》：“……遂相典貼，漸以成風，名目雖殊，奴婢不別，鞭笞役使，至死乃休。”

屬於奴婢的人，除了正式的法定稱呼外，尚有許多其他稱呼。相對於正式稱呼而言，這些稱呼可以說是各種異稱。現將這些稱呼分類簡述於下。

### 1. 與“奴”字有關者

按：“奴”通常指男性，然亦有稱婢為奴者，如《唐天寶六載敦煌郡敦煌縣龍勒鄉都鄉里戶籍殘卷》(P.2592)<sup>[5]</sup>：“奴 果果 載 玖歲 中女”。不過在此場合，多稱之為“女奴”。如《太平廣記》卷一九四“崔慎思”條、卷三七五“韋諷女奴”條，對同一人，或稱之“女奴”，或稱之“婢”。因此不應一律以男性視之。另外，即使是對於男性之奴，也不一定僅祇呼之為“奴”，往往還連帶他字以稱之。

(1) 家奴：《新唐書》卷一二二魏元忠傳：“張易之家奴暴百姓，橫甚，元忠笞殺之。”《唐語林》卷五“補遺”載《顏真卿集》“和政公主神道碑”：“願比家奴。”《太平廣記》卷四三八“崔惠童”條：崔惠童有“家奴萬敵者，性至暴”。

按：《新唐書》卷一四八田弘正傳有“家奴蔣士則”，卷二一〇田承嗣傳稱之“私奴”。可見“家奴”即奴之異稱（私奴為官奴之對）。

(2) 奴客：《新唐書》卷一六七王播傳：“長安令于頔奴客與尼盜馬，吏繫民而縱奴。”《舊唐書》卷一三五白志貞傳：“建中四年，……尚父子儀婿端王傳吳仲儒……上表請以子弟率奴客從軍。”《新唐書》卷五〇兵志則為：“建中四年，……郭子儀婿端王傳吳仲儒……請以子弟率奴、馬從軍。”

按：從上述史料可見“奴客”亦奴之異稱。

(3) 奴驕：《新唐書》卷八十三安樂公主傳：“主與長寧、定安三家厮臺掠民子女為奴婢，左臺侍御史袁從一縛送獄。主入訴，帝為手詔諭免。從一曰：‘陛下納主訴，縱奴驕掠平民，何以治天下！臣知放奴則免禍，劾奴則得罪於’

主，然不忍屈陛下法，自偷生也！’……。”

按：可見“奴驄”亦奴、奴婢之異稱。

(4) 侍官奴（侍官）：《太平廣記》卷二〇五“玄宗”條：玄宗稱優人黃幡綽爲“奴”，又稱之“侍官奴”。《新唐書》卷五〇兵志：“〔天寶〕八載，折冲諸府至無兵可交。……故時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是，衛佐悉以假人爲童奴。京師人耻之，至相辱罵，必曰‘侍官’”。

按：“侍官奴”、“侍官”之成爲奴之異稱，其因蓋出於此。

(5) 奴人、奴子：《太平廣記》卷二二二“盧開卿”條，卷四三一“中朝子”條，對同一人，或稱之“奴人”，或稱之“奴”。《太平廣記》卷八十三“續生”條、卷一二四“張進”條等中，有“奴子”、“宅內小奴子”等名稱。

按：從上可以“奴人”爲奴之異稱，“奴子”從文中語氣來看（“遣奴子往諸處看驗”、“奴子來報”等），當亦爲奴之異稱。唯此四條史料的年代不明，故難斷定其爲唐代奴婢之異稱<sup>[6]</sup>。

(6) 其他稱呼：①奚奴：見《新唐書》卷二〇三李賀傳。②髻奴：見《新唐書》卷二〇五烈女盧惟清妻傳。③黃頭奴：見《太平廣記》卷四十二“裴老”條。④黃衫奴：見《太平廣記》卷四五三“李令緒”條。⑤捉馬奴：見《太平廣記》卷一七一“郭正一”條。⑥昆侖奴：見《太平廣記》卷二三三“水精”條。

按：此類稱呼根據其特徵而異，不勝其多。然皆與奴字相連，其爲奴之異稱當無疑。

## 2. 與婢字有關者：

按：婢即女性之奴，故唐代文獻中亦有稱婢爲奴或女奴者，已見上述。與奴的情況相類，對婢的稱呼也不限於婢一字，往往還連同其他字，例如：

(1) 侍婢：《太平廣記》卷一三〇“馬全節婢”條、卷三四七“鄒濟”條，對同一人，或稱之“侍婢”，或稱之“婢”。

(2) 家婢：《太平廣記》卷三四〇“盧瑱”條：“范陽盧瑱，……有家婢曰小金。”

(3) 婢僕：元稹《鶯鶯傳》：稱紅娘，或曰“婢”，或曰“婢僕”。《太平廣記》卷一二一“崔尉子”條：崔某妻王氏赴任，其母遺之“奴婢數人”，“發



日，崔與王氏及婢僕列拜堂下，泣別而登舟”。

按：據上可知，“婢僕”即婢。

(4) 婢子：《唐咸通六年尼靈惠唯書》(S.3911)<sup>[7]</sup>：“靈惠祇有家生婢子一名威娘，留與侄女潘娘。”《太平廣記》卷一二四“郝溥”條亦有“婢子”。

(5) 其他稱呼：

①侍兒：《太平廣記》卷四八六“霍小玉傳”，卷四九四“夜廉明”條等，對同一人，或稱之“侍兒”，或稱之“侍婢”、“婢女”。②雙鬟：《太平廣記》卷三四七“曾孝衡”條，對同一人，或稱之“雙鬟”，或稱之“侍婢”。③丫鬟：見《太平廣記》卷一一八“韋丹”條。④侍女：《太平廣記》卷六十八“郭翰”條，對同一人，或稱之“侍女”，或稱之“侍婢”。

按：上引《太平廣記》卷六十八“郭翰”條出於《靈怪記》，此書未收入《四庫全書》，其年代待考。

### 3. 與隸字有關者

“奴”、“隸”二字雖然常常連用，但原先“隸”字的主要意義是罪人。由於罪人是奴婢的主要來源之一，所以在許多場合二者也可換用。

(1) 隸：《新唐書》卷九十七李大亮傳：“破輔公柝，以功賜奴婢百口。〔大亮〕曰：‘而曹皆衣冠子女，不幸破亡，吾何忍隸而爲隸乎？’”《新唐書》卷一七六韓愈傳：元和中，愈爲袁州刺史，“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所後，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新唐書》卷一九七循吏韋丹傳：韋丹爲容州刺史，“民貧者，贖歸入，禁吏不得掠爲隸”。

(2) 奴隸：《新唐書》卷一九二忠義顏杲卿傳：“故將妻子、奴隸尚三百餘人，轉徙不自存。”《舊唐書》卷一八四宦官楊復恭傳：天復三年正月，詔曰：“……此輩（宦官）皆朕之家臣，比於人臣之家，則奴隸之流。”

(3) 隸奴：《新唐書》卷二二三上奸臣許敬宗傳：“〔錢〕九隴，本高祖隸奴也。”《新唐書》八十八錢九隴傳：“父文強，隨時以罪沒爲奴，故九隴事唐公。”

(4) 家隸：《新唐書》二〇八宦者田令孜傳：左拾遺孟昭圖將上疏，“知正言必見害，謂家隸曰：‘……疏入必死，而能收吾骸骨乎？’隸許諾，卒葬其

尸”。

(5) 隸人：《舊唐書》五十七樊興傳：“樊興者本安陸人，父犯罪，配沒為皇家隸人。”《新唐書》八十八樊興傳，“樊興，安州人，以罪為奴。”

(6) 賤隸：《舊唐書》六十二李大亮傳：“賜奴婢百人，大亮謂曰：汝輩多是衣冠子女，破亡至此，吾亦何忍以汝為賤隸乎？”《太平廣記》卷二八六“中部民”條：“趙雲為奸人所虜，以賤隸蓄之。”《太平廣記》卷三四七“趙合”條：元和十三年，李文悅守五原，吐蕃三十萬攻之，不克。文悅後謂人曰：“若余當時守壁不堅，城中之人，盡為羌胡之賤隸。”

按：“賤”亦指奴婢（詳下），故可與隸連用。

#### 4. 與童（僮）字有關者

按：童、僮二字本可通用<sup>[8]</sup>，因此童、僮可並而言之。童（僮）是秦漢時代對奴婢的稱呼<sup>[9]</sup>，三國兩晉南北朝時代常用，唐代亦沿用之。

(1) 童（僮）：①《新唐書》卷一七二于頔傳：元和八年二月，于頔子于敏殺梁正言奴，“家童上變”。②《舊唐書》卷一五六于頔傳：“敏奴王再榮詣銀臺門告其事。”③《舊唐書》卷一五六于頔傳：“〔敏〕誘梁正言之僮，支解棄澗中。”④《新唐書》卷一七二于頔傳：“〔敏〕誘正言家奴支解之，棄澗中。”

按：從①、②兩條史料，可見“（家）童”即奴之一異稱，從③、④兩條史料則可見“僮”亦奴之又一異稱。

(2) 童奴（僮奴）：①《新唐書》卷二二五逆臣朱泚傳：“郭曙與童奴數十豬苑中。”②《舊唐書》卷一八四楊收傳：“門吏、童奴依為奸利。”③《新唐書》卷一九二忠義張巡傳：“〔許遠〕殺僮奴以哺卒。”④《新唐書》卷一七〇高固傳：“固生微賤，為家所賣，轉為渾瑊童奴。”⑤《資治通鑑》卷二〇九景龍三年正月：“長寧、安樂諸公主多縱僮奴掠百姓子女為奴婢。”⑥《資治通鑑》卷二九三元和八年正月丁酉：于敏專殺梁正言奴案發，敏賜死，“僮奴死者數人”。《舊唐書》卷一五六于頔傳：敏賜死，“奴犀牛與劉幹同手殺人，宜付京兆府決殺”。

按：從⑥條史料，可知童奴（僮奴）確為奴，而③、④條史料亦證實了此點。

(3) 奴童（奴僮）：《新唐書》卷一八三朱朴傳附子孫僮：“性通簡，不矯飾。……每對客，奴童相垢，曳僕諸前，不之責。”《新唐書》卷一九二忠義傳張巡：“〔許〕遠亦殺奴童以哺卒。”

按：童（僮）奴連稱，亦可證明童（僮）與奴地位相同。

(4) 家童（家僮）：《舊唐書》卷六十一竇軌傳：“每誠家僮不得出外。嘗遣奴就官厨取漿而悔之。”《新唐書》卷九十五竇軌傳：“誠家奴勿出外。忽遣奴取漿官厨。”由此可見“家僮”、“家奴”、“奴”這三個稱呼可換用。《太平廣記》卷二七五“捧硯”條：“捧硯者，裴至德之家童也，其母曰春紅，配驢人高璠而生。”同書卷二五〇“周原”條：“李巽有故人子來投，落拓不事。遍問舊別墅及家童有技者，悉云貨之……。”同書卷一九四“昆侖奴”條：“（一品某懼刺客），每夕多以家童持劍戟自衛。”《後唐清泰三年放家童契》（S.5700）<sup>[10]</sup>：“放家童青衣女△甲，……放汝從良。”

按：從上引史料中家童（家僮）之情況觀之，其為奴婢當無疑<sup>[11]</sup>。從末例可見，婢亦可稱家童。

又，《舊唐書》卷十五憲宗紀下：元和十年六月癸卯，盜殺武元衡，京師大駭，“公卿持事柄者，以家童兵仗自隨”。《新唐書》卷一五二武元衡傳：“盜殺武元衡，乃遣公卿朝，以家奴兵仗呵衛”。《舊唐書》卷一四〇韋皋傳：“〔朱泚〕使家僮蘇玉使於皋所，以皋為御史中丞，皋殺之。又使家僮劉海廣以皋為鳳翔節度使，皋亦殺之。”《新唐書》卷一五八韋皋傳：朱泚使奴授皋御史中丞，“皋迎勞，先納奴，偽受詔”，明日置酒大會，奴至，伏甲誅之；“泚使宅奴拜皋鳳翔節度使，皋亦斬之”。《舊唐書》卷一五六于頔傳：“捕頔孔目官沈壁、家僮十餘人〔鞠問〕。”《新唐書》卷一七二于頔傳：“詔捕頔吏沈壁及它奴送御史獄。”

按：可見“家僮”即奴。又，《太平廣記》卷七十四“石旻”條、卷四〇〇“牛氏僮”條，對同一人，或稱為“家童”，或稱為“家童”。斯亦可證“童”、“僮”之通用。

(5) 童客：《新唐書》卷一八四楊收傳：“門吏、童客倚為奸利。”《舊唐書》卷一七七楊收傳：“門吏、僮奴倚為奸利。”

按：可見“童客”即“僮奴”，亦奴之異稱。

(6) 其它稱呼：①童隸：見《太平廣記》卷七十二“陸生”條、《舊唐書》卷一四五劉玄佐傳。②僮使：見《舊唐書》卷一五二史敬奉傳。③童獲：見《舊唐書》卷一三八趙憬傳。④僮婢：見《新唐書》卷一六七王播傳。⑤童子：見《太平廣記》卷四十二“賀知章條”。⑥童兒：見《太平廣記》卷三五二“王鮪”條。⑦侍童：見《太平廣記》卷九十二“惠照”條；侍僮：見《太平廣記》卷一〇三“尼修行”條。⑧女童：見《太平廣記》卷一〇三“綠翹”條、卷二七一“魚玄機”條（後條又稱之“綠婢”）。⑨侍女童：見《太平廣記》卷四十二“裴老”條。

### 5. 與賤字有關者

按：在唐代文獻中，“賤”（即“賤人”之略稱）有二義：廣義包括一切在法律上不享有良人身份的人，狹義則專指奴婢。在一般史料中，用作狹義的情況較多。例如《太平廣記》卷二六一“柳氏婢”條：柳氏婢曰：“某雖賤人，曾爲僕射婢……。”同書卷三四二“華州參軍”條：崔氏青衣曰：“某一微賤……。”同卷“獨孤穆”條：青衣某曰：“某賤人也……。”如後所述，青衣也是婢的異稱之一。同書卷一九五“紅綫”條：薛嵩青衣紅綫曰：“某誠賤品……。”《舊唐書》卷一九一方伎乙弗弘禮傳：弘禮善相人。“初，泗州刺史薛大鼎，隨時坐事沒爲奴。貞觀初，與數人往詣之。弘禮曰：‘君，奴也，欲何所相？’咸曰：‘何以知之？’弘禮曰：‘觀其頭目，直是賤人……’”。

按：從以上史料可知賤（人）確指奴婢，然更直接的證據是《唐律疏議》中的有關用法：①卷四《名例律》“老小廢疾”條：“奴婢賤隸”；卷六《名例律》“官戶部曲”條：“奴婢賤人”；卷二《名例律》“五品以上有妾”條：“婢乃賤流”；卷二十二《鬥訟律》“毆部曲死央罰”條：“奴婢賤隸”。②卷六《名例律》“官戶部曲”條：“部曲故殺同主賤人，亦至死罪，主求免死亦得同減法。但奴殺奴是重，主求免者尚聽，部曲殺奴既輕，主求免者亦得免。”③卷十二《戶婚律》“放部曲爲良”條：“放部曲爲良，已給放書而壓爲賤者徒二年，若壓爲部曲及放奴婢爲良而壓爲賤者各減一等，即壓爲部曲及放爲部曲而壓爲賤者又各減一等，各還正之”；“據戶令：自贖免賤，本主不留爲部曲者，任其所樂”；部曲妻本爲良人者，夫亡服滿，仍“不得願嫁賤人”。④卷十四《戶婚律》“奴娶良人爲妻”條：“與奴娶良人女者徒一年半（疏議曰：人各有

偶，色類須同，良賤既殊，何宜配合！）……。”⑤卷二〇《賊盜律》“知略和誘和同相賣”條：“其略〔良人〕爲部曲客女，減爲賤罪一等。”⑥卷二十五《詐僞律》“詐除去官戶奴婢”條：“以部曲替奴，乃是壓爲賤色。”⑦卷二十四《鬥訟律》“部曲奴婢告主”條：“奴婢訴良妄稱主壓者，謂奴婢本無良狀而訴良，云主壓充賤者，合徒三年。……〔疏議曰：……云主壓充部曲減一等〕。”

按：從上可見“賤”（賤人，賤隸……）皆專指奴婢。當然，在與“良”或“貴”相對立的意義上（即廣義上），亦可泛指一切不具有良人身份的人。例如《賊盜律》“以物置人耳鼻”條說：“故屏去人服用飲食之物、以物殺傷人者，各以鬥殺傷論（疏議曰：若殺凡人或傷尊長，應死；或於卑幼及賤人，雖殺不合償死；及傷尊卑貴賤，各有等差，須依鬥律從本犯科論。故云各以鬥殺傷論）。”此處所說賤人，當包括部曲等在內，因爲依唐律，主人及非主良人在很多情況下殺部曲並不償死<sup>[12]</sup>。又如《捕亡律》“罪人持杖拒捍”條：“（罪人拒捕）殺捕人者斬。捕人不限貴賤。”此處的“貴賤”亦泛指一切人。

從上述情況看來，可知“賤（人）”多用於狹義。故“賤（人）”亦爲奴婢之一異稱。

## 6. 與僕字有關者

按：從法律上來說，“僕”並非“奴婢”的同義詞<sup>[13]</sup>。然前代已有將奴婢稱爲家僕的<sup>[14]</sup>，主要原因蓋在於奴婢主要從事家內雜役。此種情況到唐代依舊，並且唐代史料中也多有買賣、贈遺僕人之例<sup>[15]</sup>，可知奴婢多爲僕。此外，僕中有許多人也是奴婢，所以在某種範圍內也可把僕（及與僕字有關的稱呼）視爲奴婢的異稱。

（1）奴僕：《新唐書》卷五十二食貨志引陸贄語：“饑歲室家相弃，求爲奴僕猶莫之售。”同書卷一八二高駢傳：“奴僕撤延和閣欄檻，煮革帶食之。”《新唐書》卷二二四下高駢傳中“奴僕”作“群奴”。

（2）婢僕（見前）。

（3）童僕：《太平廣記》卷三三九“崔書生”條、“閻敬立”條，對同一人，或稱之“童僕”，或稱之“奴僕”。

（4）僮僕：《太平廣記》卷一二四“王簡易”條、卷一二七“盧欽敏”條、卷三五七“東洛張生”條，對同一人，或稱之“僮僕”，或稱之“奴”。《太平

廣記》卷二八〇“王諸”條，對同一人，或稱之“僮僕”，或稱之“僮”。

(5) 僕隸：《太平廣記》卷三三七“李咸”條，對同一人，或稱之“僕隸”，或稱之“童隸”。

同書卷一九二“王宰”條，對同一人，或稱之為“小僕”，或稱之為“僕隸”。《舊唐書》卷一八八孝友崔衍傳：“命僕隸拉於地，袒其背，將鞭之。”同書卷八十八章思謙傳：“時太子〔賢〕頗近聲色，與戶奴等款狎，〔章〕承慶上書諫曰：‘僕隸小人，緣此得親左右……’”

(6) 家僕：《虬髯客傳》：李靖携妻張氏至虬髯客家，“奴婢四十餘人，羅列廷前，奴二十人引靖入東所，婢二十人引張氏入西所。……〔虬髯客〕因命家僕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畢，與其妻裝，從一奴，乘馬而去。”《新唐書》卷一六一張薦傳：“〔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拘，遣兄子及家僕奏事，五輩皆留內客省。薦上疏：‘……臣又聞真卿所遣兄子及家童從官奉表來者五輩，皆留中。’……”

按：從這兩條史料可見，其中的家僕指奴婢或家童。

(7) 僕夫：《太平廣記》卷三六三“韋滂”條，對同一人，或稱“僕夫”、“僕使”，或稱“奴”、“奴僕”。

(8) 僕使：《太平廣記》卷七十八“白皎”條，對同一人，或稱之“僕使”，或稱之“僮僕”。

(9) 僕者：《太平廣記》卷四二七“李征”條，對同一人，或稱之“僕者”，或稱之“家僮”。

(10) 女僕：

《太平廣記》卷一一七“范明府”條，對同一人，或稱之“女僕”，或稱之“婢子”；卷一三〇“綠翹”條、卷二七一“魚玄機”條，對同一人或稱之“女僕”，或稱之“侍婢”、“女童”。

## 7. 家人

“家人”一語，本不限良賤<sup>[16]</sup>。然在俗語中，亦多用作奴婢之代稱，其原因待考。《太平廣記》卷三〇七“沈聿”條：沈聿令奴銀匙平古冢，冥司追論，聿謂冥吏曰：“此主役之家人銀匙擅也。”冥吏相顧曰：“置郎召奴或可矣……。”同書卷四五二“王生”條：王生聞母喪，自京師返，至揚州，“遙見一

船子，上有數人，皆嬉笑歌唱。漸近視之，則皆王生之家人也。意尚謂其家貨之，今屬他人矣”。按：據唐律，唯奴婢得買賣。因此此條中的“家人”應為奴婢無疑。同書卷四五三“李令緒”條，對同一人，或稱之“家人”，或稱之“婢”。同書卷四六二“周氏子”條，對同一人或稱之“家人”，或稱之“家僮”。《舊唐書》卷一八五下潘好禮傳：“王將鷹犬與家人出獵。”《新唐書》卷一二八同傳作“王出獵，家奴羅列”。《舊唐書》卷一三四馬燧傳：“〔馬〕暢乃遣家人溫靖與父書，具陳利害，可班師還鎮。”《新唐書》卷一五五同傳：“遣奴諫燧班師。”《藩川文集》卷九《唐故邕府巡官裴君墓誌銘》：“未嘗以杖責治家，家人有過失則諭之，諭不變者出之為良人，終不忍牽鬻於市。”

此外，婢也常被稱為女家人，如：

《太平廣記》卷四八六“無雙傳”：王仙客問舊使蒼頭塞鴻曰：“舊家人誰在？”鴻答曰：“唯無雙所使婢采苹者……。”後古生問仙客：“宅中有女家人識無雙否？”仙客以采苹對。《舊唐書》卷一九〇下隱逸司空圖傳：“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鸞臺自隨。”

### 8. 青衣

據《新唐書》卷二十五車服志，“庶人、部曲、奴婢則服紬、絹、縗、布，色用黃白。”據此，奴婢並非服青。然青色乃傳統的庸保之流服色<sup>[17]</sup>。唐代奴婢多從事家庭服務，其工作有類傭保，故亦多服青衣<sup>[18]</sup>。由於奴婢服青衣者多，以至成為青衣亦或奴婢的代稱。

《太平廣記》卷二一五“上清”條：“〔竇參〕有常所寵青衣上清。”上清亦自謂“妾本故宰相竇參女奴”。同書卷二六一“柳氏婢”條：“〔柳仲郢家舊〕青衣曰：‘某雖賤人，曾為僕射婢……。’”同書卷三四二“獨孤穆”條：對同一人，或稱為“青衣”，或稱為“婢僕”，或稱為“婢”。同書卷三六一“素娥”條：武三思得喬知之“青衣窈娘”。《舊唐書》卷一九〇中文苑喬知之傳、《新唐書》卷二〇六武士獲傳附承嗣皆作“婢窈娘”<sup>[19]</sup>。同書卷四四七“沈東美”條、卷三四二“獨孤穆”條，對同一人，或稱之為“青衣”，或稱之為“婢”、“婢僕”。同書卷四八七“霍小玉傳”，“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者，故薛駝馬家青衣也，折券從良，十餘年矣”。

按：“青衣”為奴婢一異稱，應可斷定。然據史料觀之，似多指婢。

“青衣”一語亦常與他詞連稱，如：①青衣婢：見《太平廣記》卷三〇〇“二衛”條，卷二三九“李元平”條。②青衣黃頭：見《太平廣記》卷二八一“獨孤遐叔”條。③青衣童子：見《太平廣記》卷六十九“韋蒙妻”條（該條中亦稱之為“童”）、卷一〇四“李虛”條。④家童青衣：見《後唐清泰三年放家童契》<sup>[20]</sup>。⑤青衣女：見《太平廣記》卷六十三“崔書生”條。⑥青童：見《太平廣記》卷四十九“陳惠虛”條、“溫京兆”條。⑦青童子：見《太平廣記》卷六十四“董上仙”條。

### 9. 蒼頭

按：蒼頭為漢代對奴之稱呼<sup>[21]</sup>，唐代亦用之。

《太平廣記》卷一六七“陽城”條：陽城“有蒼頭曰都兒”。《新唐書》卷一九二卓行陽城傳：城“有奴都兒”。《太平廣記》卷一六〇“李行脩”條：“〔行脩〕見〔妻〕王氏晨興擁膝而泣。行脩家有舊使蒼頭性頗凶橫，往往忤王氏意。其時脩意王氏為蒼頭所忤，乃罵曰：‘還是此老奴！’欲杖之，尋究其由。家人皆曰：‘老奴於厨中自說：五更作夢，夢阿郎娶王家小娘子……’〔行脩〕喻王氏曰：‘此老奴夢，安足信！’”同書卷四四四“魏元忠”條：“未達時，家貧，獨有一婢，……又常呼蒼頭。”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唐開元四年十一月乙未：“〔盧懷慎〕薨，家無餘蓄，唯一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胡三省注曰：“盧懷慎之奴，異乎人奴。”《新唐書》二二四上叛臣李錡傳贊：貞元後有宮市，“良賈、精貨皆逃去不出，……蒼頭、女奴、名馬、工車，惴惴常畏捕取”。

按：從上可見，蒼頭亦奴之一異稱。

### 10. 與厮字有關者

按：厮本指服“賤役”（特別是“炊烹供養雜役”）之人，不一定是奴婢<sup>[22]</sup>。但奴婢通常是這些“賤役”的承擔者，因此厮字也被用來稱呼奴婢。

（1）厮養：《新唐書》卷八〇常山王承乾傳：“使戶奴數十百人習音聲，學胡人推髻，剪彩為舞衣，尋跳劍，鼓鞀聲通晝夜不絕。造大銅爐六熟鼎，招亡奴盜取人牛馬，親視烹，召所幸厮養共食之。”《舊唐書》卷二一〇藩鎮魏博羅弘信傳附子威：威（按：即紹威）誅牙軍，“率厮養百十輩與〔朱忠所遣軍校馬〕嗣勳合攻之”。《新唐書》羅弘信傳附子紹威：紹威“夜將奴客數百與嗣勳



攻之”。

(2) 厮臺：《新唐書》卷八十三安樂公主傳：“主與長寧、定安三家厮臺掠民子女爲奴婢。左臺侍御史袁從一縛送獄。主入訴，帝爲手詔喻免。從一曰：‘陛下納主訴，縱奴騷掠平民，何以治天下！臣知放奴則免禍，劾奴則得罪於主，然不忍屈陛下法，自偷生也！’……”

(3) 厮役：《新唐書》卷一〇四于志寧傳：志寧諫承乾曰：“……丁匠、官奴皆犯法亡命，鉗鑿槌杵，往來出入，監門宿衛直長千牛，不得苛問。爪牙在外，厮役在內，其可無憂乎？”

(4) 僮厮：《新唐書》卷二一一藩鎮鎮冀李載義傳：載義護送張弘靖幕僚、妻子還京，“雖僮厮畢行”。

(5) 厮隸：《新唐書》卷二二五奸臣史思明傳：田承嗣曰：“公門華胄，爲我厮隸；齊姜宗子，爲我掃除……”。

按：以上述諸條合觀之，可知厮養、厮臺、童厮、厮隸、厮役等，皆奴婢之異稱。

## 11. 豎

豎本是奴僕的別稱，唐代亦沿用之。①《太平廣記》卷二七五“歸秦”條：“沈詢有嬖妾，其妻害之，私以配內豎歸秦，詢不能禁。既而妾猶侍內，歸秦耻之，乃挾刃伺隙，殺詢及其夫人於昭義使衙。”《新唐書》卷一三二沈既濟傳附孫詢：“〔詢〕咸通四年爲昭義節度使。……奴私侍兒，詢將戮之。奴懼，結牙將爲首，夜攻詢，滅其家。”《舊唐書》卷一四九沈傳師傳附子詢：“奴歸秦者，通詢侍者，詢將戮之……。”②《太平廣記》卷二八一“櫻桃青衣”條，對同一人，或稱之爲“豎”，或稱之爲“奴”。③《太平廣記》卷四五〇“田氏子”條、卷四七四“來君綽”條，對同一人，或稱之爲“豎”，或稱之爲“蒼頭”。④《舊唐書》卷一六五柳公綽傳：“向道歲時巨萬，多爲主藏豎海鷗、龍安所竊。”《新唐書》卷一六三同傳作“主藏奴”。

按：將第①條中的史料合觀，可知“豎”即“奴”，②、③兩條亦可證明此。④條中“豎”與相對，說明彼此相同。

## 12. 臧獲

臧獲爲前代對奴婢的賤稱<sup>[23]</sup>，唐代文獻中亦沿用之。《舊唐書》卷四十五

輿服志：“開元以來，……侍兒而著履，臧獲賤伍者皆服襦衫。”《新唐書》卷二十四車服志：“開元中，……侍兒則著履，奴婢服襦衫。”由此可見臧獲即奴婢。《太平廣記》卷二六九“韋公幹”條：“〔瓊山〕郡守韋公幹者，貪而酷，掠良家子以爲臧獲，如驅犬，有女奴四百人。”《新唐書》卷一八二裴坦傳附從子贊：“贊……臧獲猥衆，出入無度。”《太平廣記》卷三三四“朱敖”條：“〔敖〕見綠袍女子，……意是人家臧獲。”

### 13. 私白（閹奴、閹兒、閹童）

私白亦稱私白身。私白及閹奴、閹兒、閹童等指生理上受過摧殘的奴。而且，除了皇帝蓄之外，私人（貴族、官僚）亦有蓄之者。故其中一部分也屬於私奴。因私白亦指特種之奴，故有時亦可與其他稱呼換用。①《新唐書》卷二〇七宦者吐突承璀傳：“諸道歲進閹二，號私白。”②《舊唐書》卷一四一田承嗣傳附孫季安：“〔田〕懷諫幼未能御事，軍政無巨細，皆取決於私白身蔣士則。”《舊唐書》卷一四一田弘正傳作“家僮蔣士則”，《新唐書》田弘正傳作“家奴蔣士則”，《新唐書》卷一一〇藩鎮魏博田承嗣傳附孫季安作“私奴蔣士則”。《舊唐書》卷十七上敬宗紀：寶曆二年十一月乙丑，“詔朝官及方鎮人家不得置私白身”。《舊唐書》卷一四二王庭湊傳附子元逵：“開成二年，元逵遣段氏姑詣闕進‘私白身、女口等’。”③《新唐書》卷一五三顏真卿傳：李希烈使“閹奴等害真卿，曰：‘有詔。’真卿再拜。奴曰：‘宜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④《新唐書》卷一二二韋安石傳附子陟：“〔陟〕性侈縱，喜飾服馬，侍兒、閹童列左右常數十，侔於王宮主第。”《太平廣記》卷二三七“韋陟”條：陟“侍兒、閹豎，左右常數十人”。

以上列舉了唐代文獻中關於奴婢的各種異稱。從這些異稱我們可以看到：

（一）唐代奴婢的異稱可謂豐富多彩。大體而言，這些稱呼大多以奴、婢、隸、童（僮）、賤等字爲核心，往往根據具體場合加上一二字構成新的稱呼。其他的稱呼多沿襲前代。在使用這些稱呼時，往往可以換用。有的稱呼在使用時常有性別區分（如青衣，但也並不都是如此），有的則男女通用（如賤人）；有的帶有貶義（如厮、豎等），有的則無貶義（如僕、家人等，包括了更廣的範圍，有時不一定專指奴婢）。因此在閱讀唐代文獻時，對於所遇到的各種稱

呼需要進行辨析，以弄清其真正意思到底是甚麼。

(二) 奴婢是唐代社會中身份最爲低下的人，但對於他們的稱呼却最爲多樣。推其緣由，恐怕主要是因爲這個社會等級具有悠久的歷史，並在不同的時代獲得了不同的稱呼。但是由於傳統的力量，這些稱呼並未隨着各個時代逝去而消失，而是像大海中的泥沙一樣，一層層地積淀了下來。在唐代，奴婢作爲一個社會等級依然存在着，因此對此等級也有一個法定的稱呼。但由於唐代在我國中古歷史發展中起到一種特殊的“多元交匯”的作用，因此以往各個時期流行於南北各地對奴婢的不同稱呼，有許多在此時期也都得到使用。當然，也有許多以往對奴婢的稱呼（如胥靡〈縉縠〉、輿臺、臣妾、紀綱、私屬、底下等），到了唐代已較少見；而還有一些後代常用的稱呼（如眼下〈目下〉、伴當、驅口、包衣等），唐代也尚未普遍使用或尚未出現。這種情況，也體現了唐代在我國歷史上的承前啓後的地位。

最後說一句，本文所列舉的奴婢的異稱，祇是我多年前讀書時記下的。由於讀書有限，肯定還有漏記者。現把這些稱呼作一初步整理並發表出來，祇是爲唐代社會史研究者提供一點參考。不論作任何研究，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弄清所研究對象的名稱，即“必也正乎名”之謂也。倘若本文對於社會史研究者在研究唐代奴婢時有些微幫助，作者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 注 釋

[1] 見李伯重《唐代部曲奴婢等級的歷史變化及其原因》（刊於《廈門大學學報》1984年第4期），《〈唐律疏議〉中的部曲奴婢等級》（刊於《文史》第32輯）。又，關於唐代社會的等級及其劃分，見李伯重《唐代社會的等級劃分》（刊於《雲南社會科學》1988年第5期）。

[2] 見於《唐令拾遺》戶令第九。

[3] 見於《唐大詔令集》。

[4] 見於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資料室編《敦煌資料》第一輯（中華書局，1961年）。

[5] 見於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資料室編《敦煌資料》第一輯。

[6] 原文中未注明年代，又“盧齊卿”條出於《定命錄》，“中朝子”條出於《原化記》，“續生”條出於《廣古今五行記》，“張進”條出於《徵戒錄》，此四書均未收入《四庫全書》。

[7] 見於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資料室編《敦煌資料》第一輯。

[8] 如《太平廣記》卷四九三“蘇環、李嶠子”條：“中宗常召宰相蘇環、李嶠子進見，二

子皆僮年。”《太平廣記》卷四五四“計真”條，對同一人或稱“童”，或稱“僮”。

〔9〕《史記》貨殖列傳：“僮手千指。”裴綱集解引《漢書音義》：“僮，奴婢也。”

〔10〕見於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資料室編《敦煌資料》第一輯。

〔11〕《後唐清泰三年放家童契》雖非唐代，然其時去唐未遠，故亦可為參考之證。

〔12〕例如《門訟律》“部曲奴婢良人相毆”條：“良人毆殺他人部曲減凡人一等”（合流三千里）；“毆部曲死決罰”條：“主毆部曲至死者徒一年，故殺者加一等，其有懲犯決罰致死者及過失殺者各勿論”；“部曲奴婢毆舊主”條：“舊主毆舊部曲奴婢，折傷以上部曲減凡人一等，奴婢又減二等，過失殺者各勿論”。可見殺部曲也屬於“賤人雖殺不合償死”的範圍。

〔13〕例如《唐律疏議》卷二十二《門訟律》“部曲奴婢過失殺傷主”條：“部曲奴婢，是為家僕。”又，僕亦有雇傭者。

〔14〕《太平廣記》卷二九四“封疆之”條（出《水經》，言晉太元初事），對同一人，或稱之為家僕，或稱之為奴。

〔15〕買賣僕，如《太平廣記》卷五〇“裴航”條：“貨僕賃馬”；卷一九四“賈人妻”條：“以財帛買僕乘”等。贈遺僕，如《太平廣記》卷七十四“俞甓”條：“贈馬及僕”；卷二一九“梁新趙鄂”條：“資以僕馬錢帛”等。

〔16〕對此，《唐律疏議》卷八《衛禁律》“不應度關”條說得很清楚：“家人不限良賤，但一家之人。”

〔17〕如《資治通鑑》八十八晉建興元年春正月丁丑朔：“漢主〔劉〕聰宴群臣於光極殿，使懷帝著青衣行酒。虞珉、王隽等不勝悲憤，因號哭……。”

〔18〕例如《太平廣記》卷一六五“杜黃裳”條：黃裳為相，其夫人出，“從婢二人，皆青衣襪樓”。《太平廣記》卷一七四“蘇頌”條：“蘇頌聰悟過人……，而父瓌訓勵嚴至，常令衣青布縵，伏於床下，出經受覆楚。”卷一七五“蘇頌”條：“蘇瓌初未知頌，常處頌於馬廐中，與傭保雜作。”

〔19〕在《新唐書》卷二〇六武士彠傳附承嗣中，“武三思”為“武承嗣”。

〔20〕見於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資料室編《敦煌資料》第一輯。

〔21〕《漢書》鮑宣傳顏師古注引孟康曰：“漢名奴為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

〔22〕張守節《史記正義》：“厮，謂炊烹供養雜役。”

〔23〕楊雄《方言》第三：“荆、淮、海岱、雜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娼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又《初學記》卷十九引《風俗通》：“臧者被臧罪，沒入為官奴婢；獲者逃亡獲得為奴婢。”

## The Different Names of *Buqu* and *Nubi* in the Tang

Li Bozhong

### Summary

*Buqu* and *nubi* were two groups of people who held special status in the Tang society, composing the lower class in the social hierarchy. In both law and custom, they were known by many names in Tang literature. These names were very diversified, partly because of the wide - ranging origins and occupations of many members of the two groups, partly because they had inherited special names from the pre - Tang time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has combed most of the Tang literature and collected data on names of *buqu* and *nubi* from a variety of sources. After careful textual research and sorting, these names are catalogued in an easily usable way. The result will be helpful to the scholars who are working on studies in Tang history and Chinese social history.

## 唐長安西明寺遺址的考古發現

安家瑤

西明寺是唐高宗為孝敬太子病愈所立的寺院。西明寺建立後，玄奘法師奉敕徙居西明寺，並在此譯經說法。玄奘之後，慧琳的《一切經音義》，道宣的《廣弘明集》、《續高僧傳》、道世的《法苑珠林》等一批佛教經典著作都誕生在西明寺。王利器先生說：“如果我們說長安是當時東方的文化中心，那麼，西明寺就是長安的佛教文化中心。”<sup>[1]</sup>這種評價是不過分的。西明寺毀於唐末戰亂，經過一千年的滄桑，現代地面早無當年寺院的蹤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隊對西明寺部分遺址進行了兩次考古發掘，第一次發掘情況已發表了簡報<sup>[2]</sup>，第二次發掘資料還有待整理發表。作為第一次發掘的主要參加者，第二次發掘的主持人，我想對該遺址做初步探討，以得到唐史學者的關注和幫助。

### 一、唐西明寺的沿革及位置

文獻上對西明寺的建立有明確記載。宋敏求《長安志》載“顯慶元年（656）高宗為孝敬太子病愈所立西明寺”<sup>[3]</sup>。《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的記錄更為詳細：“寺以顯慶元年秋八月戊子十九日造……其年（顯慶三年）六月營造畢。”<sup>[4]</sup>也就是說西明寺經過近二年的營建，於658年竣工。

在西明寺營建之前，該地原是隋代尚書令越國公楊素的宅院。隋大業年中楊素的兒子楊玄感謀反被殺，楊家的宅院充公。唐武德年間，該宅院是萬春公主居住的地方。貞觀年間，唐太宗曾將這座宅院賜給他最寵愛的兒子魏王泰。魏王泰在爭奪太子的鬥爭中失敗，被貶湖北鄖縣後，不久去世。這所宅院被皇

家買下立做寺院<sup>[5]</sup>。

西明寺落成之日，唐高宗李治親自參加了隆重的典禮，蘇頌《唐長安西明寺塔碑》記載了其盛況<sup>[6]</sup>。接着，武則天后佈施青泥珠<sup>[7]</sup>。章懷太子李賢鑄造萬斤銅鐘<sup>[8]</sup>，由此可見李唐王朝對西明寺的重視程度。

從文獻上看，西明寺一直存在到晚唐。大中年間曾改名為福壽寺。武宗滅佛時，長安城內僅留下四座寺院：城東的大慈恩寺、大薦福寺、城西的西明寺和莊嚴寺<sup>[9]</sup>，但寺內的僧人數目被迫大減。至於寺院內建築是否受到影響，文獻上沒有記載。廣明元年（880），黃巢農民起義軍攻入長安，不久各地藩鎮軍隊反攻，使長安城遭到嚴重破壞。天祐元年（904），昭宗被迫遷都洛陽，長安城內的建築大半被拆毀，建築木材等水路運往洛陽。西明寺可能就在這段時期淪為廢墟。

宋敏求的《長安志》和清代徐松的《兩京城坊考》對西明寺的位置有明確記載，即西明寺位於唐長安城延康坊的西南隅。延康坊位於朱雀大街以西第二街的西面，從北向南數第七坊（圖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隊曾對長安城的街道和里坊進行過勘察<sup>[10]</sup>。延康坊南北 520 米，東西 1020 米。延康坊東側的街道，即朱雀大街以西第二街，與現在的環城西路的南部延伸—太白北路基本重疊。延康坊北側的街道，即由城北城內第一條順城街算起的第七街，南北寬 40 米，與現在的友誼西路基本重疊。

五十年代蘇聯城市規劃專家在西安指導工作，他們認為我國橫平堅直象棋盤似的城市佈局太死板，因此在西安南部修築了斜向的公路，並在公路北側挖了一條近 20 米寬的防洪渠道。這一工程正好斜穿過唐西明寺遺址，嚴重破壞了遺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1020 研究所的建立佔據了西明寺遺址的西南部，陝西省第八建築公司又佔據了遺址的北部。據當地老百姓講，當年建設的時候，大量的磚瓦、佛像等被挖了出來。遺憾的是那個時候省市政府和一般人民都還沒有意識到保護文物遺址的重要性，中國的考古隊伍剛剛建立，還沒有顧及到這個遺址。到八十年代，西明寺遺址範圍內只剩下西部一小部分是農田，還沒有被現代建築佔據。

1985 年西安市供電局買下遺址西邊農田的一部分，準備修建白廟變電站，我隊根據剛剛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力爭得到在基建動工前進行

考古發掘的機會。現在的西安市正座落在唐長安城遺址上，城市建設的每一次動工，都在破壞唐代的遺跡。現代建設與保護文物古迹之間衝突嚴重。我們考古工作者祇能盡最大的努力保護一些重要的遺址。在沒有力量保護的情況下，盡量爭取在破壞前進行全面發掘，將地下古代遺迹現象記錄下來，將遺物取出來保護。唐西明寺遺址即屬於這後一種情況。1985年配合白廟變電站基建，第一次發掘西明寺遺址，發掘面積7500平方米。1992年夏季西安市房地產公司將西明寺遺址範圍內的最後一塊空地徵購下來，準備蓋居民樓以改善西安市民的居住條件，我隊在基建動工前對西明寺遺址進行了第二次發掘，發掘面積近7500平方米（圖版五1、2）。兩次發掘都揭露出延康坊十字街的南街和西明寺的西院牆（圖二）。《長安志》雖記載了西明寺位於延康坊的西南隅，但這部著作中的“西南隅”一詞有時是指坊內西南四分之一坊之地，有時也指坊內西南角十六分之一坊之地。在考古發掘之前我們還不敢肯定發掘的地點是否在唐西明寺遺址的範圍之內。通過這兩次發掘，特別是大量佛教遺物的出土和刻有“西明寺石茶碾”銘文的石碾（圖三）的出土，證實了西明寺位於延康坊的西南部，佔四分之一坊之地。延康坊東西1020米，南北520米，所以西明寺的東西長約500米，南北寬近250米，佔地面積約12.5萬平方米，超過了現今保存的一般明清時期的寺院規模。

## 二、西明寺佈局的探索

佛教寺院佈局沿革是非常重要的學術課題，遺憾的是中國早期寺院佈局還不清楚。現存的完整寺院建築群沒有早於宋代的，大部分是明清時期的。中國佛教史上的鼎盛時期唐代的寺院沒有一座保存下來，祇殘留了孤立的一些佛塔和幾座殿堂。最著名的西安大雁塔是唐長安城大慈恩寺的佛塔，該塔矗立在唐代的原位置上，塔的最下面一層是唐代建築，上面幾層很可能是明代的仿唐建築，但現在寺院的規模比唐代縮小很多，寺內的殿堂不僅不是唐代建築，可能也不在唐代位置上。西安的小雁塔是唐長安城大薦福寺的佛塔，建於景龍元年（707），宋元明清都有修葺，塔基的位置沒變，但該塔與大薦福寺主要殿堂的關係，還沒有任何錢索。西安市南60公里的興教寺還保存着玄奘三藏及其弟



子窺基、圓測的三座舍利塔，但寺內的殿堂建築却是很晚的了。山西五臺山保存了兩座唐代寺院的殿堂建築：南禪寺大殿（建於 782 年），和佛光寺大殿（建於 857 年），但都是孤立單個的建築，佛塔和其它附屬建築都沒有保存下來。

中國的早期寺院佈局祇有經過系統的考古發掘纔能搞清楚。進行這樣的考古發掘的困難在於工程量太大。唐長安城內的唐代寺院不但面積大，而且由於西安地區的北面即是黃土高原，黃土高原地區的水土流失嚴重，一千年來風吹雨衝帶來的黃土在西安地區竟堆積了大約 1.5 米厚，也就是說唐代人們活動的地面低於現在地面的 1.5 米。若想搞清唐代的寺院佈局，必須將 1.5 米厚的唐以後堆積層全部移走。可以想像，如果在西安進行一座唐代寺院的全而考古發掘，工程是何等浩大。再加上目前絕大多數遺址上都有現代建築，使得進行這樣的發掘變得更為困難。因此，迄今為止，我國還沒有全面發掘揭露出一座完整的早期寺院。經過考古發掘和調查可以看出一些佈局綫索的重要寺院遺址，除了唐西明寺遺址外，還有北魏洛陽永寧寺遺址和唐長安青龍寺遺址。

永寧寺是北魏洛陽城內最大的一座寺院，建立於北魏熙平元年（516），毀於永熙三年（536）。通過考古鑽探和發掘，永寧寺的佈局大體是清楚的，即以塔為中心，佛殿置於塔後<sup>[11]</sup>。青龍寺原為隋代的“靈感寺”，建於隋開皇二年（582）。青龍寺是長安名寺之一，也是佛教密宗教派的主要道場，自天寶之後至中唐是青龍寺的鼎盛時期。從文獻記載中所知，青龍寺有上中下三經藏院、東塔院及傳法院等。由於遺址保存不好，僅發掘了寺址西端的兩座院落，約佔寺院總面積的七分之一，但是我們可以知道青龍寺是分若干個院落的。西塔院的早期遺址還可以看到前塔後殿、以塔為主體的寺院佈局。晚期建築沒有恢復塔，祇重建了殿，反映了唐代寺院以殿為主的佈局<sup>[12]</sup>。

西明寺遺址祇發掘了最東面的一組建築基址的一部分。這組建築自南向北排列着三座主要建築，並由回廊和廊房相連接，構成三進相對獨立的院落（圖四）。三座殿址中，以南殿為最重要。現存夯土臺基仍高出唐代地面 0.9—1.29 米。南殿的臺基東西長 50.34 米，南北寬 32.15 米。殿的南側有兩個踏步，應是“左右階”。臺基東西壁的南側，有與東西回廊相接的斜廊。臺基北面正中有中廊與北面的中殿相通。中殿在南殿北面 29.5 米處，建築形制比較特殊，

殿東西與廊房連成一片，東西總長超過 68 米，南北寬 29 米。臺基南側除中廊外，左右兩側都有南伸部分。該殿址的夯土臺基祇高出唐代地面 0.4—0.5 米。北殿址距中殿 21 米，僅發掘出很少部分，形制還不清楚。南殿的東、西、南三面有回廊，廊基寬約 6 米。東西回廊北伸進入中院的時候，廊基加寬至 12 米，有可能是廊房。

在這個三進院落的南部，還發掘出中央夾道通往南回廊正中。夾道的東西兩側都有 1.3 米厚的版築夯牆。在中央夾道西牆的西側和東牆的東側，還有兩個小的院落，院落裏都有房址。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記西明寺“其寺面三百五十步，週圍數里，左右通衢，腹背廕落。青槐列其外，綠水亘其間。臺臺耽耽，都邑仁祠，此爲最也。而廊殿樓臺飛鷺接漢，金鋪藻棟眩日暉霞，凡有十院屋四千餘間，莊嚴之盛，雖梁之同泰、魏之永寧所不能及也”<sup>[13]</sup>。《佛祖統記》中又記：“敕建西明寺，大殿十三所，樓臺廊廡四千區。”<sup>[14]</sup>若一步按 1.47 米折算，三百五十步爲 514.5 米，與我們勘察的寺院東西長 500 米很接近。已發掘寺院最東端的這組院落東西約 75 米寬，按中國古建築對稱的原則，西明寺的最西端很可能也有東西 75 米寬的一組院落。這樣寺中心部分東西 350 米起碼還可以有三組比較大的院落，以東西中軸綫的院落爲主要的院落，十三所大殿也應比較集中在寺的中軸綫上。已發掘的最東端的院落，應該是西明寺“十院”中的一個，已發掘出來的南殿，有可能是“大殿十三所”中的一所。文獻中曾提到西明寺院內有“菩提院”、“道宣律師影堂”、“永忠法師古院”、“僧院”、“僧厨院”，但根據目前的資料還無法確定已揭露出來院落的名稱。唐代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中記有：“西明寺，入西門南壁，楊廷光畫神兩鋪，成色損。東廊東面第一間傳法者圖贊，褚遂良書，第三間利防等，第四間曇柯迦羅並歐陽通書。”<sup>[15]</sup>也就是說西明寺有西門。如果西明寺有西門的話，也可能有對稱的東門。二次發掘揭露出西明寺的東院牆南北長 165 米，夯土築成，東西厚 2.4 米，殘牆高於唐代地面 0.9 米，沒有發現門址。而且最東端的這個院落佈局嚴謹，距東院牆僅 4.4 米，在東院牆上開大門也不太可能。道宣《關中創立戒壇圖經》所示寺院的東西院牆祇各有一小門，南、北院牆各開三個門<sup>[16]</sup>。西明寺的寺門有可能設置在南院牆和北院牆，每邊起碼有三個寺門。

西明寺遺址雖然祇發掘了靠東端的一組建築遺跡，但殿址、回廊、庭院等佈局非常嚴謹，窖井、水井、排水道、滲井等附屬設備齊全，說明西明寺伽藍配置是以庭院為單位的建築群構成的。西明寺與青龍寺不同，西明寺是以隋唐官邸為基礎改建為寺的，其佈局肯定沿襲了隋唐府第民宅的一些形式。唐長安城私人舍宅立寺者為數頗多，雖然規模不會像西明寺那樣盛大，但這樣的寺院佈局會與唐代住宅形式比較接近。西明寺是住宅改建寺院的一個典型，其佈局對後代及海外的影響是很值得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 三、長安西明寺與平城京大安寺

佛教的傳播是歷史上中日兩國文化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佛教自公元六世紀傳入日本以後，日本學問僧來中國求法的，代不乏人，到唐代最為頻繁。日本留學僧與唐長安西明寺結有不解之緣。寶龜（770—781）初年入唐留學的永忠，“帝聞其德業，敕居西明寺”<sup>[17]</sup>，永忠於延曆（782—806）初年返回日本。永忠剛剛離開西明寺，空海又住進西明寺。空海的《請來錄表文》寫到：“二十四年（805）二月十日，準敕配住西明寺。”<sup>[18]</sup>《空海傳》記：“又敕留住西明寺永忠法師放院。”<sup>[19]</sup>空海之後，在西明寺生活學習過的日本留學僧還有圓珍、圓載、真如、宗璿等。

奈良佛教與唐長安西明寺的關係更為密切直接。道慈於大寶二年（702）入唐，養老三年（719）歸國，在華十八載，主要在長安學習生活。他回國不僅帶回大量的佛教經典，還帶回去了唐文化。可能是由於西明寺在他留學生涯中的印象極深刻，道慈帶回去的唐文化中常常帶有西明寺的烙印。奈良藥師寺剝銘與西明寺鐘銘酷似，有可能是道慈起草的。至於聖武天皇以道慈帶回去的西明寺圖為藍本而興建的大安寺的歷史記載，更是中日學術界十分關注的資料：“聖武天皇天平九年（727），帝將新大官寺，下詔覓伽藍式，時無知者。慈奏曰：‘臣曾在中華時，見西明寺，私念異日歸國，苟逢盛緣，當以此為則，寫諸常之規，襲藏中笥，今陛下聖問，實臣僧之先抱也。’以圖上進。帝大悅曰：‘朕願滿矣。’詔任律師監造寺事。歷十四年而成，賜額大安，敕慈主席。”<sup>[20]</sup>也就是說日本奈良大安寺是模仿唐西明寺的伽藍配置。日本的考古工

作者經過四十八次的發掘和調查，對大安寺的建築等有了比較準確的瞭解（圖五）<sup>[21]</sup>。從兩個寺址的發掘資料來看，奈良大安寺的主要殿堂及塔的配置，很可能是模仿西明寺中軸綫附近的佈局，對於復原唐西明寺的伽藍配置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同時也給我們理解西明寺發掘部分的佈局以有益的啓示。通過比較，我們推測已發掘的南殿堂是一座佛殿，或稱作金堂。該殿址的高大夯土臺基，說明它是一座級別相當高的建築，殿址週圍出土了較多的佛教遺物（圖版六），如石佛像、善業泥佛像、殘佛座，殿南的殘石燈臺和鷄尾殘片，都證實了它是一座重要的佛殿。中殿址的面積雖然大於南殿，但夯土臺基的高度明顯低於南殿，夯上的質量也由“滿堂紅”減化為條帶狀夯築，顯示其建築級別低於南殿。中殿附近出土的遺物中生活用品比較多，如碗、燈、罐等，而佛像遺物比較罕見，有可能是講堂一類的建築。在第二次發掘中最令我們百思不得一解的是中殿左右兩側南伸的部分，現存的中國古建中沒有這種形制。奈良寺院金堂之北講堂之南的庭院中，西側建有鐘樓，東側建有經樓，特別是大安寺和興福寺的鐘樓和鼓樓都不是孤立的建築（圖六）<sup>[22]</sup>，而是用廊子與講堂相接，這種建築形制與我們在西明寺第二次發掘的中殿南伸部分非常相似，所以我們大膽推測，中殿堂的左右南伸部分很可能為鐘樓和經樓，在《關中戒臺圖經》中稱之為經臺和鐘臺<sup>[23]</sup>。

大安寺經歷了奈良時期和平安初期的輝煌，在延喜十一年（911）和寬仁元年（1017）遭受兩場火災，寺院衰敗下來。大安寺延續至今，一千多年以來數位住持力圖復興，但難現當年輝煌。現在的大安寺仍在原位置上，但規模大大縮小，也不是當年的寺院佈局了。現在大安寺的主持是貫主沙門河野清晃，已九十四高齡，對大安寺有深入研究，編輯了《大安寺史料》、《南都大安寺論叢》、《聖德太子與大安寺》等書籍，並積極支持對大安寺遺址進行考古發掘研究，目前正製定大安寺遺址內的修整保護規劃。

日本文獻中有這樣一條記載：“中天竺舍衛國祇園精舍，以兜率天宮為規模焉，大唐西明寺以彼祇園精舍為規模焉，本朝大安寺以彼西明寺為規模焉。”<sup>[24]</sup>這種說法源於承和二年（835）三月十五時弘法大師御遺告：“夫以大安寺是兜率之構，祇園精舍業矣。”<sup>[25]</sup>祇園精舍即玄奘《大唐西域記》所記的逝多林給孤獨園的簡稱。西明寺上座道宣律師撰寫的《中天竺舍衛國祇園寺圖

經》和《關中創立戒壇圖經》都被認為是祇園精舍的記錄<sup>[26]</sup>。

祇園精舍梵名Jetavana-anāthapindasyārama。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英國考古學家在印度調查，確定了印度拉布提河（Rapti）南岸所存塞赫特馬赫特（Sahetmahet）遺址為祇園精舍的遺存。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日本關西大學在祇園精舍遺址進了考古發掘和調查<sup>[27]</sup>。三個重要佛教遺址的比較研究，將有助於解決大安寺—西明寺—祇園精舍之間的淵源關係。

西明寺遺址第二次發掘已經過去七年，發掘報告還沒有整理出版，原因有二：其一需要時間和經費對大量出土的器物進行修復整理；其二是筆者剛接觸到有關西明寺的文獻資料，就發現非常浩瀚深邃，涉及到史學、佛學、日本考古學、印度考古學等，不是考古學者能獨立駕馭的。尋找各領域對西明寺有興趣的學者加入這一課題的研究，促進考古報告的出版，是拙文的主要目的。

#### 注 釋

- [1] 王利器《文鏡秘府論校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7頁。
- [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隊《唐長安西明寺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0年第1期，45—55頁。
- [3] 宋敏求《長安志》卷一〇。
- [4] 慧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大正藏》卷五〇。
- [5] 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四，中華書局，1985年，109頁。
- [6] 蘇頌《唐長安西明寺塔碑》，《全唐文》卷二五七。
- [7] 戴孚《廣異記》卷十四，《全唐小說》，山東文藝出版社，1993年，523頁。
- [8] 李賢《西明寺鐘銘》，《全唐文》卷九十九。
- [9] 《舊唐書》卷十八上《武宗紀》。
- [10]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發掘隊《唐代長安城考古紀略》，《考古》1963年11期，595—612頁。
- [1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陽永寧寺1979~1994年考古發掘報告》，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
- [1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隊《唐長安青龍寺遺址》，《考古學報》1989年2期，231—261頁。
- [13] 同注〔4〕。
- [14] 《佛祖統記》，《大正藏》卷四九。

- [15]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三，人民美術出版社，1963年，62頁。
- [16] 道宣《關中創立戒壇圖經》，《續藏經》，藏經書院版，53—78頁。
- [17] 《本朝高僧傳》，引自《大安寺史·史料》，《大安寺編集委員會》，1984年，19頁。
- [18] 空海《上新請來經等目錄表》，同注〔1〕，627頁。
- [19] 同注〔17〕，21頁。
- [20] 同注〔17〕，25頁。
- [21] 奈良市教育委員會《史迹·大安寺舊境內發掘調查》，《南都大安寺論叢》，南都國際佛教文化研究所，1995年，303—436頁。
- [22] 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平城京》，三越，1978年，68頁。
- [23] 同注〔16〕。
- [24] 《大安寺緣起》，引自河野清晃《聖德太子與大安寺》，東京，1989年，181頁。
- [25] 《宗祖弘法大師御遺告》，同注〔17〕，5頁。
- [26] 道宣《中天竺舍衛國祇洹寺圖經》，同〔16〕，24—52頁。
- [27] 綱干善教《インド祇園精舍迹発掘調査》，《佛教藝術》187號，1988年。

##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of the Ximingsi Temple in Changan

An Jiayao

### Summary

Ximingsi Temple wa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Buddhist temples in the Tang dynasty. It was donated to the Buddhist church by Emperor Gaozong in 656 to thank the Buddha for the Crown prince's recovery. When construction was finished in 658, Gaozong attended the opening ceremony and asked the eminent monk Xuanzang to move in. Subsequently, Xuanzang and the other monks gave lectures and translated many important scriptures in the temple.

The Ximingsi temple site is located in Baimiao village to the southwest of Xi'an. The survey and excavations of Ximingsi Temple were conducted by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 1985 and 1992.

A 15,000 square meter area was excavated, yielding the following important resul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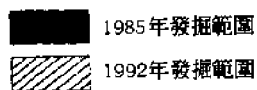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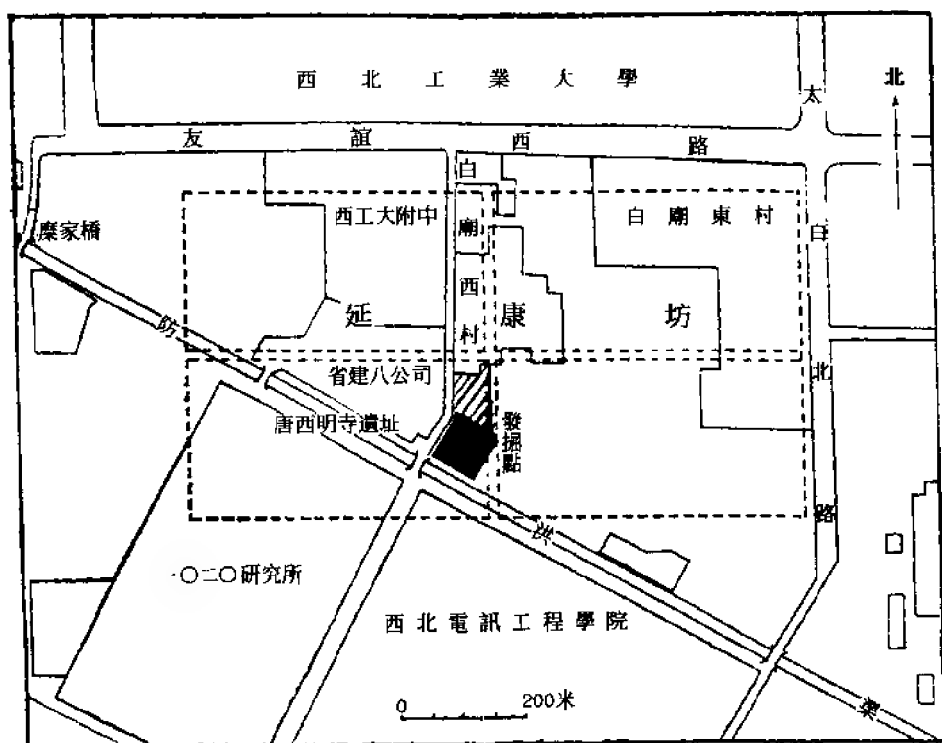
- 1). The excavation confirms the existence of Ximingsi Temple. A stone with the inscription "Ximingsi" was found on the site.
- 2). The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confirms the total area of Ximingsi Temple was 125,000 square meters, much larger than later temples.
- 3). The area excavated was the eastern end of the temple, which shows a courtyard dwelling arrangement.

This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will attract more historians to do further research on Ximingsi Temp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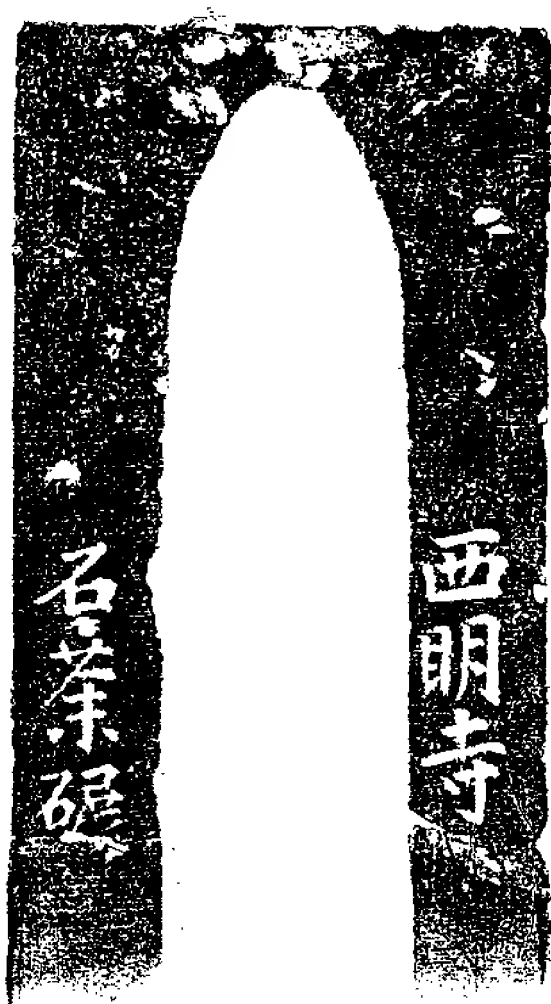
This map illustrates the layout of the Ming Dynasty capital, Beijing, during the early 15th century. The central feature is the Forbidden City (紫禁城), which is divided into the Outer Court (前朝) and the Inner Court (後朝). The Outer Court includes the Tiananmen (承天門) and the Taiji Gate (玄武門). The Inner Court includes the Palace of Heavenly Purity (乾清宮) and the Palace of Earthly Tranquility (坤寧宮). To the west of the Forbidden City is the Imperial Ancestral Temple (太廟) and the Imperial Academy (國子監). To the east is the Summer Palace (頤和園). The map also shows the surrounding city walls and gates, including the Zhengyangmen (正陽門) and the Jichangmen (德勝門). A scale bar at the bottom indicates a distance of 1 kilometer, and a north arrow is located in the upper right corner.

• 34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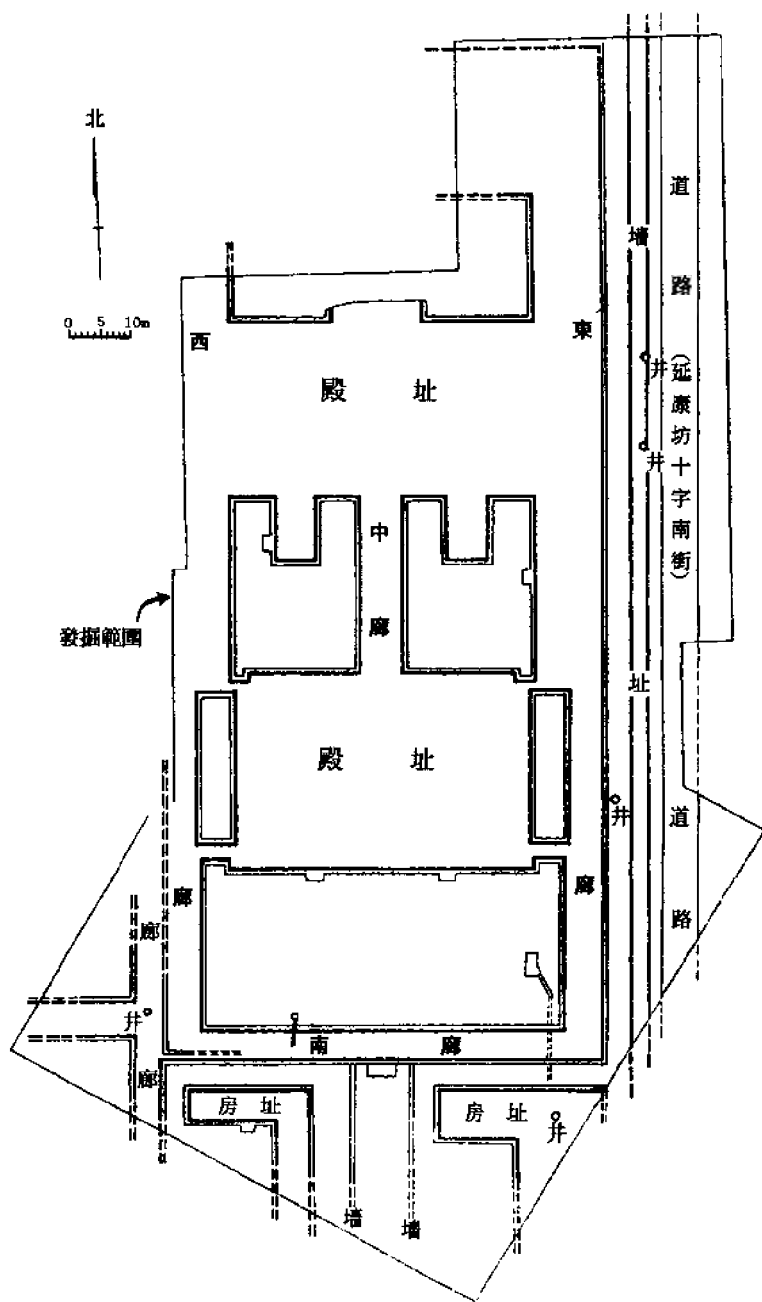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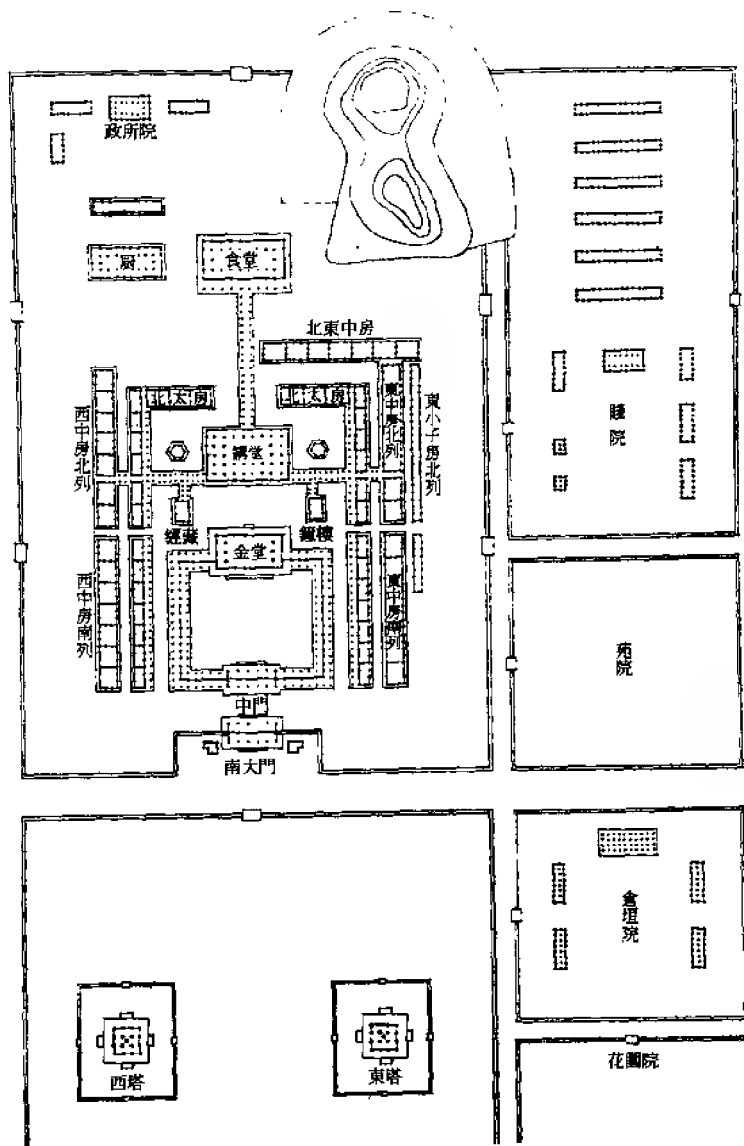
圖二 西明寺遺址發掘範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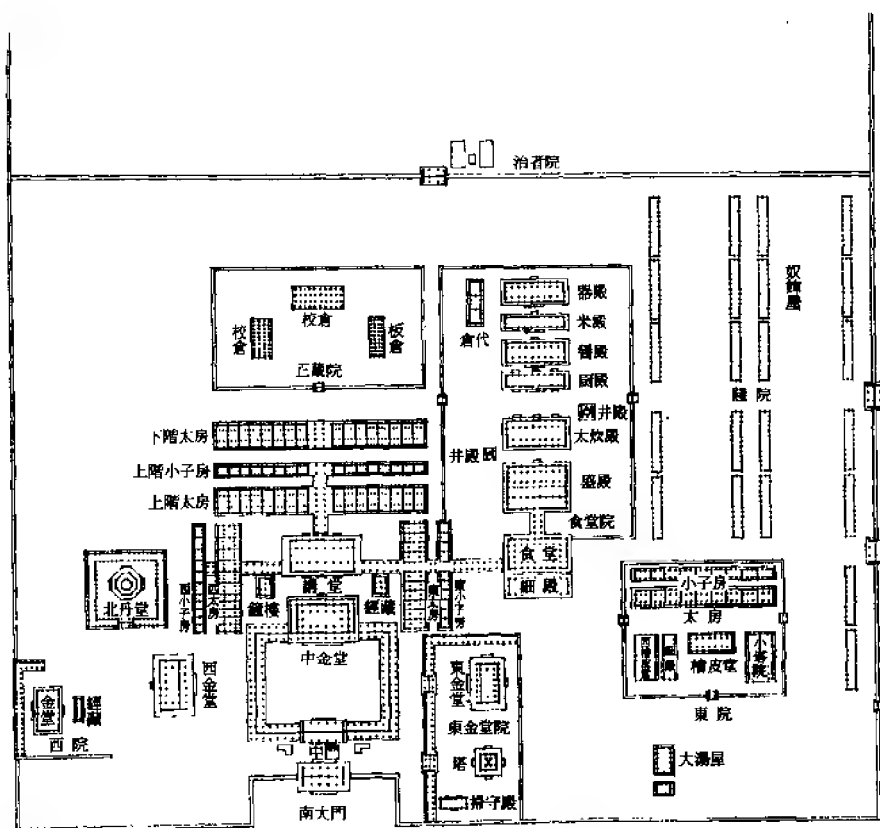
圖三 西明寺石茶碾拓片



圖四 西明寺遺址已發掘部分平面圖



圖五 奈良大安寺平面圖



圖六 奈良興福寺平面圖

## 唐陵陵園佈局的分類及演變

沈睿文

現在在地面上大體可以確定的並在文獻中稱為“陵”（不包括后妃）的唐代墓葬共有29座，可分為如下四類<sup>[1]</sup>。第一類：追改墳墓為“陵”——唐建國初年追改祖先四世的墳墓為“陵”，有隆堯建初陵、啓運陵<sup>[2]</sup>、三原永康陵<sup>[3]</sup>、咸陽興寧陵等4座<sup>[4]</sup>。其中李熙、李天賜父子是二人共塋而葬。此外，尚有咸陽楊氏順陵<sup>[5]</sup>；第二類：唐代歷朝皇帝陵——唐朝二十一帝，共20陵。其中除昭宗李晔和陵、哀帝李祝溫陵分別葬於河南澠池、山東荷澤之外，餘者皆葬於陝西省渭北地區，人稱“關中十八陵”；第三類：生前沒有即位，但死後有皇帝稱號且稱為“陵”的，有恭陵、惠陵等2座<sup>[6]</sup>；第四類：尚有一些“號墓為陵”者<sup>[7]</sup>，共2座，即懿德太子李重潤墓<sup>[8]</sup>、永泰公主李仙蕙墓<sup>[9]</sup>。

上述四類陵墓中，第四類明顯地是乾陵的陪葬墓，實際上是無法視為帝陵級別的墓葬<sup>[10]</sup>。分別葬於河南澠池、山東荷澤的和陵、溫陵，因情況不明，仍有待進一步的工作。因此，在我們集中討論唐陵陵園的平面佈局及演變時上述唐陵將不納入討論。

關中唐陵分佈在渭水以北，涇水兩岸。自西而東集中分佈在關中盆地北部的乾縣、禮泉、咸陽、涇陽、三原、富平、蒲城七縣境內，東西綿延達100餘里，呈一斜線展開。關中唐陵可分兩種形式。其一積土為陵，其二依山為陵。積土為陵者分佈在北山山脈以南的渭北高原之上，有永康陵、興寧陵、獻陵、莊陵、端陵及靖陵等六座<sup>[11]</sup>，其中獻陵、莊陵、端陵皆在黃土原上，神道前端皆為斷崖。依山為陵者則均在北山山脈之上，有昭、乾、定、橋、泰、建、元、崇、豐、景、光、章、貞、簡陵等14座。由於高原和山嶽的不同，前者為覆斗形土塚，後者則利用自然山勢，於山南開鑿墓室。因此，或以為前者為

“山”、“陵”，而後者纔是名實相副的“山陵”<sup>[12]</sup>。實際上，依山爲陵者祇是直接以山爲墳丘，其實質與堆土爲陵者無異<sup>[13]</sup>。又《葬法倒杖》懸棺條<sup>[14]</sup>，云：“來龍脉急而無緩，有分有合。穴結深泥打開實處，而見實土並內用磚起巨壙，豎四石柱於壙內，懸棺而下壙，前接金池放三吉之水，去壘土成墳以接生氣。”這或許可以說明依山爲陵除了顯示崇厚之外，可能還存在更易於接生氣的風水術。同時，從文獻記載或可推知當時的社會存在以高墳爲行孝<sup>[15]</sup>，以及致富貴、延年命的做法<sup>[16]</sup>。

## 一、唐陵陵園的一般佈局

### 1. 陵園平面

據勘查發表的資料，我們暫時按平面形狀將唐陵陵園分爲方形、六邊形及多邊形三種<sup>[17]</sup>。其中平面爲六邊形的陵墓有乾陵<sup>[18]</sup>、崇陵<sup>[19]</sup>、景陵<sup>[20]</sup>、貞陵<sup>[21]</sup>、簡陵<sup>[22]</sup>。多邊形的有橋陵<sup>[23]</sup>、建陵<sup>[24]</sup>，餘者爲方形。

唐陵園皆由內城（本文皆以司馬院稱之<sup>[25]</sup>）、外城組成<sup>[26]</sup>。陵臺位於司馬院北部，爲陵園主體建築。司馬院夯築，四隅築有角闕，四面中央各開一司馬門。依山爲陵一般把玄宮（墓室）設於南部的山腰上，然後在山峰的四週圍建城牆，在每一面的中央開一門，南門爲正門。一般地，東、西、南三門皆正對玄宮。而北司馬門多因地勢而築，方位不正。一般陵臺或玄宮所在山峰在陵園內東西居中，而陵臺或山陵南麓至南司馬門較北司馬門爲寬，這因獻殿築於陵臺或玄宮之南所致（昭陵不在此列）。四門之外各有石虎或石獅一對，爲陵園或兆門門獅（虎）。司馬院南司馬門之內有獻殿<sup>[27]</sup>，門前有廣闊的神道，門外有三道門闕。在自北而南第一、二道門闕之間放置石刻，第二、三道之間正南或偏東爲陪葬墓區（獻陵、莊陵的陪葬墓在東北處）。一般地，在神道石刻最北部立有“蕃民”或“蕃酋”石像<sup>[28]</sup>。唐陵最主要的是保存下來的石刻，主要分佈在神道兩旁及四司馬門，皆成對排列。內容有三出闕、望柱、翼馬、駝鳥（朱雀）、仗馬和控馬官、石人、石碑、蕃酋像、獅子、虎、犀牛等。下宮在陵園的西南<sup>[29]</sup>，爲皇帝謁陵的行宮，平時是守陵官員及宮人的居所。1963年7月調查橋陵時，不少處發現夯築垣牆的白灰牆皮塗有朱色，有些地方

仍在牆上<sup>[30]</sup>。1984年5—6月間調查崇陵時亦有發現<sup>[31]</sup>。現在，在獻陵陵垣的東北角保存的一段矮牆，仍然可以看出塗有朱色的白灰牆皮<sup>[32]</sup>。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推知陵垣牆面原係朱色。有學者根據考古勘查情況，推測唐陵陵牆的建築形式大概有如下兩種情況，即石條砌築基礎，其上為夯牆；或直接為夯牆<sup>[33]</sup>。

唐人認為柏樹可驅食肝之罔象<sup>[34]</sup>，故唐陵陵園種植柏樹而稱“柏城”兼以示封域。《唐會要》卷二〇《陵議條》：“以陵寢經界，在柏城之內，非遠於陵也。”<sup>[35]</sup>恒山潛王李承乾墓誌：“貞觀十七年十月一日（643.11.17）薨，開元廿五年十二月八日（738.6.20）奉（下空）敕官供陪葬（下空）昭陵柏城內京兆府醴泉縣安樂鄉普濟里東趙村，西北去（下空）陵一十八里。”《元和郡縣圖志》卷一《關內道》一京兆府上奉先縣條<sup>[36]</sup>，云：“（上略）惠文太子陵，在橋陵東三里。並在柏城內。”《新唐書》卷七七《后妃列傳下》略云：“宣帝即位，葬賢妃王氏端陵之柏城。”<sup>[37]</sup>白居易曾有“陵上有老柏，柯葉寒蒼蒼”的詩句描述乾陵柏樹<sup>[38]</sup>。讓皇帝李憲惠陵週圍曾廣植翠柏巨槐，稱為“柏城”。民國初年尚有古柏百餘株，合圍者居多，當地人稱“雲柏”<sup>[39]</sup>。可見，唐陵陵園種植柏樹之舉是毋庸置疑的。按北宋官修《地理新書》卷一四《阡陌頃畝篇》頃畝合吉穴法條<sup>[40]</sup>，云：“凡塋域過大於居宅者，凶。欲其寬大者，內方四面可種松柏，令其狹小者吉。”同書卷一五《雜忌篇》送葬條<sup>[41]</sup>，云：“凡柩木用橡、樟、楸、柏吉，楊柳凶。”S.2263《葬錄》卷上，云：“若墓田穴隘吉。”可知松、柏、楸（檟）都是喪葬中表示吉祥的樹木，且陵墓植松佈柏不祇如一般所說係為形成肅穆氣氛，還是避害就利的一種陰陽之術<sup>[42]</sup>。

實際上，唐代塚墓間尚有白楊<sup>[43]</sup>、槐樹等<sup>[44]</sup>。不過，唐陵有意種植白楊、槐樹與否尚需進一步考證。根據貞觀二十年（646）唐太宗詔令“陪陵子孫欲來從葬者亦宜聽允”<sup>[45]</sup>，岑仲勉先生認為“推太宗之定制，則平民有時亦得與帝王同其葬地”<sup>[46]</sup>。若此，即便唐陵陵園沒有種植白楊，也不能輕易否定陪葬墓區有意種植白楊、槐樹的可能。

此外，各陵最南的門闕處，都有大面積建築遺迹，原來名稱無考<sup>[47]</sup>。貞元十四年（798），崔損充修八陵使對唐陵進行造屋或修葺工作<sup>[48]</sup>。金代“爰命有司，鳩工修飾”特別對乾陵進行了一次大修理，所謂“回廊四起”，但時



至今日已一點形迹都看不出來了<sup>[49]</sup>。

乾陵、橋陵甬道都已經做過試掘。試掘橋陵墓道，知墓道用排列整齊有序的青石條鎮封。石面有《千字文》編號，如“天冊一”、“地冊五”、“玄冊”、“黃冊四”等。封塞的順序是從南向北作階梯式疊砌，如果按墓道斜坡走勢和這一部分的長度、深度，參照已見的編號來計算，北端最深處全砌石條，最少也得有三十層。推算其全部封口的石條須要二千九百塊<sup>[50]</sup>。乾陵墓道口封砌石條也有編號，惜其次序已亂<sup>[51]</sup>。其餘如定陵、建陵等，所見砌石與橋、乾二陵相似，並且都使用鐵栓板套接，鐵栓縫隙灌鉛。砌封得十分堅固。看來，封閉得盡量的嚴實是諸陵的共同特點。

## 2. 唐陵陵園的分類及演變

此上是唐陵陵園佈局之一般，下面敘述唐陵陵園的分類及演變情況。

在上文中我們把唐陵分成四類，除去第四類“號墓為陵”者為陪葬墓外，這裏我們將討論其餘的三類墓葬。根據陵園平面、石刻組合及陪葬墓位置，同樣地，我們依次把唐陵大體分為如下相應的三類：

第一類：追改墳墓為“陵”，有建初陵（圖一）、啓運陵、永康陵（圖二）、興寧陵、楊氏順陵（圖十）等5座。平面方形，該類陵墓大體可以分成兩組：

第一組：初唐祖先四世組，即建初陵、啓運陵、永康陵、興寧陵等4陵。圓錐形封土，神道石刻由南而北依次為華表1對、翼馬1對、仗馬2對、石人3對<sup>[52]</sup>、門獅1對。現在已經清楚的永康陵陪葬墓在陵東、東南及南等方位<sup>[53]</sup>。為了敘述的方便，我們姑且稱該組石刻為“四祖式”。

第二組：楊氏順陵（圖十）<sup>[54]</sup>。陵垣除南牆開有司馬門外，東、西、北三面均未開門。陵園內現存石刻，分佈在陵前、後和東西兩邊，其中又以陵前最多，陵後次之，陵前有土闕、石望柱、獨角獸、石礎、石獅、石人和石羊等，陵後有石獅、石馬，陵東西兩邊有石獅。

第二類：唐代歷朝皇帝陵。唐朝二十一帝，共20陵。該類陵墓大體可以分成四組<sup>[55]</sup>：

第一組：獻、昭二陵。平面方形，石刻不多，形制特大，尚無組合可言；陪葬墓位置不定。具體如次：

獻陵（圖三）<sup>[56]</sup>：陵園平面方形，堆土為陵。陵臺南有寢宮、獻殿建

築<sup>[57]</sup>。四司馬門外各有石虎1對<sup>[58]</sup>，南司馬門外神道自南而北有石望柱（華表）和石犀各1對。石犀乃諸陵中所獨有者。陪葬墓位於陵東北。據當地村民告知在獻陵神道上原來尚有3個石人<sup>[59]</sup>。

昭陵：依山爲陵，不見陵垣<sup>[60]</sup>。北司馬門內爲院落，院南係正殿，院中方亭，東西北三面爲廊。東西廊陳列昭陵六駿（後稱“北門六馬”）。同時，北司馬門內置祭壇、十四蕃酋像<sup>[61]</sup>。陪葬墓於陵之北、東、西、東南<sup>[62]</sup>。1964年在南司馬門內獻殿處出上一大型鸛尾<sup>[63]</sup>。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九嵎山南9公里的後寨村發現石獅一對，研究者認爲是昭陵陵園或兆門石獅<sup>[64]</sup>。祇是石獅離陵園遠達9公里，此與其他諸陵石虎或石獅在四司馬門近前有異，難於推斷這對石獅爲昭陵陵園或兆門石獅。退一步而言，即便是，那也是後來改造昭陵陵園所爲<sup>[65]</sup>。此外，在昭陵有不少佛道寺觀<sup>[66]</sup>。《炙轂錄雜錄》卷一《羊虎條》雜錄<sup>[67]</sup>，云：“唐朝以爲山陵，太宗葬九嵎山，闕前立石馬。陵後司馬門內又有番首勇衛軒禁者一十四人，石象皆刻其官名。”據此可知，昭陵在陵南原來尚立有石馬。《新唐書》卷二〇〇《儒學下》韋彤傳<sup>[68]</sup>，云：“會昭陵寢宮爲原火延燔，而客祭瑤臺佛寺。又故宮在山上，乏水泉，作者憚勞，欲即行宮（下宮）作寢，詔宰相百官議。”可據以推認原本建在山陵之上的、舉行祭祀隆重儀禮的獻殿即屬上宮之地。唐太宗死後，高宗把諸多宮女遣送到寺院及昭陵<sup>[69]</sup>。

第二組：乾、定、橋三陵。陵園平面呈六邊形（多邊形）、方形相間出現，唐陵石刻組合出現，陪葬墓位於東南處。具體如次：

乾陵（圖四）：平面六邊形，有兩組三出闕（圖五、六）及兩重城垣（圖七）<sup>[70]</sup>，內城四司馬門外各置門獅1對<sup>[71]</sup>，左右分列。神道石刻自南而北依次爲石望柱、翼馬、駝鳥各1對，仗馬和控馬官5對，石人10對，石碑兩通，“六十四蕃臣像”<sup>[72]</sup>。出現“北門六馬”。乾陵陵園中建有上仙觀天尊殿，其位置不清<sup>[73]</sup>。陪葬墓於陵南和東南處。在司馬門處出現一對小石人。

定陵：平面方形。破壞甚厲，現存門獅、石人2、“北門六馬”。知“文革”前尚存有：石望柱、翼馬各1對、仗馬3對、石人5對、蕃民像1對、立獅1對、無字碑1通。可推知其組合同乾陵。陪葬墓於陵東南處。

橋陵：平面多邊形。門獅，“北門六馬”。神道石刻由南向北有：石望柱、

翼獸和駝鳥各1對，仗馬5對、石人10對，司馬門外各有1對小石人。亦可推知其組合同乾陵。陪葬墓於陵東南處。

在這一組唐陵中，自乾陵始石刻出現“北門六馬”及石望柱、翼馬（獸）、駝鳥、仗馬和控馬官、石人、石碑、蕃酋像的組合。我們姑且稱之為“乾陵式”組合<sup>[74]</sup>。

第三組：泰、建、元、崇、豐、景、光、莊、章、端、貞、簡、靖陵等13座陵。石刻開始按文左武右擺置，基本承襲第二組，祇是個體漸小，且個別陵墓石刻數量減少。具體來看——

泰陵：平面方形。門獅、“北門六馬”。神道石刻由南向北有：石望柱、翼馬、駝鳥各1對，仗馬5對、石人10對。石刻個體變小，下同。陪葬墓高力士墓於陵東南2500米處<sup>[75]</sup>。

建陵：平面多邊形。今尚可見石刻組合，形制、大小與泰陵基本相同。陪葬墓郭子儀墓於陵西南2公里處之阪陽村。

元陵：平面方形。殘存門獅、及“北門六馬”。

崇陵：平面六邊形。破壞極其嚴重，今知南司馬門南有祭壇，其近有祭壇石人。神道石刻組合同泰陵。

豐陵：平面方形。殘存石望柱1，北司馬門外仗馬2。石刻均殘。

景陵：平面六邊形。門獅，“北門六馬”。石刻組合、形制大小同泰陵。陪葬墓於陵南。

光陵：平面方形，餘同上。

莊陵：平面方形。門獅，神道石刻組合同泰陵。但在陵南、東南和神道石刻北共發現小石人8個。陪葬墓於陵東北800米處。

章陵：平面方形。石刻均被破壞。

端陵：平面方形。門獅（形制同莊陵），“北門六馬”。石刻組合同泰陵。陪葬墓不見。

貞陵：平面六邊形。門獅（形制同崇陵），“北門六馬”。神道石刻組合同泰陵。

簡陵：平面六邊形。門獅（形制同莊陵），神道石刻現存翼馬、仗馬和石人各2。

靖陵：平面方形。門獅，神道石刻現存石望柱、翼馬、仗馬和石人。

第四組：昭宗李晔和陵、哀帝李祝溫陵分別葬於河南澠池<sup>[76]</sup>、山東荷澤。哀帝溫陵初並無陵邑，後始增之<sup>[77]</sup>。

第三類：恭陵、惠陵共 2 座。分成兩組：

第一組：恭陵<sup>[78]</sup>。為帝、后合葬，但同塋不同墓，后墓在帝墓的東北隅（圖八）。陵園南寬北窄，略呈梯形。四角築有角闕，垣牆四面中央各開一司馬門，門外各置門獅 1 對。其中東、西、北門外為坐獅，南門外為立獅。神道石刻自南而北依次為：石望柱、翼馬各 1 對，石人 3 對，尚有載德紀碑（唐陵園中首見碑石）位於東側第一、二石人之間。我們暫且稱之為“恭陵式”。

第二組惠陵<sup>[79]</sup>。堆土為陵，其封土亦是覆斗形（圖九）。其陵園佈局組成基本與唐陵同一如獻殿、下宮及石刻等。神道石刻有華表、天馬、朱雀各 1 對，馬 5 對，人 10 對，惟形體較小；其陪葬墓位於東北部，這跟獻陵、端陵及莊陵一樣。

由上可把唐陵陵園佈局相應分成如下四個階段：

七世紀初一七世紀末（初唐）初創期，同時存在三類帝陵形式。其中第一類帝陵佈局極為穩定，始終如一。第二類即獻陵、昭陵，陵園石刻尚少、形體很大。同時出現第三類中的“恭陵式”陵園佈局。這一時期陵園佈局尚未形成定制，但對後來諸陵影響頗大。如昭陵開創唐陵因山為陵之風氣，特別是開拓了此後歷代唐陵陵園石像生中置“蕃酋石像”及“北門六馬”的先例。陪葬墓開始在東南處出現。而第一類、第三類帝陵的佈局也被後來的唐陵有效地加以吸收成有機的部分。

七世紀末—八世紀初（盛唐）定型期，即第二類第二組的乾陵、定陵、橋陵。陵園石刻繼承在石刻型制上大的特點，門獅一般高 2.7—3.0 米。種類、數量銳增，從乾陵開始出現唐陵石刻組合並基本形成定制，即“乾陵式”。它對後來諸陵影響深遠。陪葬墓地安排在陵的南或東南處，此亦為諸陵所效仿。

八世紀初一九世紀末（中、晚唐）嬗變期，即第二類第三組共 13 座。如上所言，基本沿襲盛唐時期的陵園佈局——“乾陵式”，惟石刻個體變小，石獅高 1.5—1.7 米。而且特別追求對稱，如仗馬、獅子左右分雌雄，人左右分

文武，且個別陵墓石刻數量減少。

十世紀初迄唐亡（唐末）衰敗期，即第二類第四組兩座。沒有陵邑，神道不見石刻。目前情況不清，淹沒無聞。

總之，初唐時期唐陵陵園佈局，特別是石刻尚無規律可言，盛唐時期形成定制，中、晚唐時期漸趨衰落。就現有材料而言，關中唐陵陵園平面佈局大體呈方形、六邊形（或多邊形）交替出現的趨勢，或許是一種有意識的人為行為。不過，因為我們根據的並非全為實測圖，所以這個趨勢更可能不能說明什麼問題。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認為在唐陵陵園佈局的演化中，乾陵是一關鍵轉折點。它對唐代後來諸陵佈局的影響不可不謂深遠，探討乾陵佈局有助於理解唐陵佈局的最終形成。因此，下面我們將主要就乾陵——“乾陵式”做進一步的討論。

## 二、“乾陵式”佈局的形成——以乾陵為中心

“乾陵式”佈局最終是怎樣形成的？如上所述，乾陵在唐陵陵園制度的變革中起着承上啓下的作用。因此，我們認為如欲解釋這一現象，就需要分析乾陵佈局的形成。通過比較我們發現乾陵佈局與恭陵、“四祖式”之間有着休戚相關密不可分的關係。

唐代各陵修建後，又屢經歷代的改造、修葺甚而破壞<sup>[80]</sup>。這在上文中已約略提及，其中又以乾陵表現尤為突出。

綜觀乾陵所有石刻和石碑，皆用整塊石料雕成，大多就地取材雕刻而成，少數可能由外縣運來的。考古工作者已在梁山東、西兩峰之南崖斷面上，發現有取材加工的痕跡，石刻的石質大多與山的石質相同。乾陵地面石刻的雕成，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粗略估計需要十五萬人幹十三年<sup>[81]</sup>。我們知道，高宗李治弘道元年十二月丁巳（公元683年12月27日）卒，睿宗李旦於文明元年八月庚寅（公元684年9月25日）將其下葬乾陵，距高宗死期僅269天。時限既促，從歷史文獻記載，結合當時的歷史情勢，我們可以推斷唐高宗乃死後方始營造陵墓。據此及高宗“園陵制度，務從節儉”的遺詔<sup>[82]</sup>，工程量如此之巨，

實難短期而就。爲時如此之短是不會、也不大可能營造出如此之大的——關臺址距南司馬門約 3000 米——陵園的。1995 年陝西省考古所對乾陵地面建築進行維修，清理發掘出兩組保存較好、結構清晰的三出闕。一在南司馬門外東西兩側（圖五），一在司馬道南端距南司馬門 750 米處（圖六）。這與唐代帝王居所及陵園以一組三出闕示其等級有異。故韓偉先生認爲陵園城牆、王賓相、南司馬門外的三出闕爲高宗陵園，而神道石刻及司馬道南端的三出闕則爲則天陵園制度<sup>[83]</sup>。此說首先提出乾陵存在兩個陵園的事實，雖尚待修訂，但已屬難得。1999 年秋天，乾陵考古又有了新進展，這便是乾陵外城垣（圖七）的發現，乾陵外城垣與內城垣相距 220 米左右，內外城垣北端的東西寬度分別爲 1320 米和 1750 米<sup>[84]</sup>。這個發現又爲乾陵佈局結構的解釋增添旨趣。但是，無論如何，武后在高宗入葬乾陵後對乾陵地面設施加以改造，這一點已經學者論證。這裏，我們想提醒大家不要忘記最根本的一點，即乾陵是高宗與武后的合葬陵，僅此就足以構成武后投資經營乾陵最有力的理由。《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本紀》略云：神龍元年“冬十一月壬寅（605.12.16）則天將大漸，遺制祔廟、歸陵”<sup>[85]</sup>。“歸陵”二字便準確地道出了武后生前改造高宗乾陵的動機。

下面我們通過分析恭陵及順陵陵園佈局的幾次變化嘗試離析武后對乾陵石刻的改造內容。

高宗太子李宏恭陵（圖八）<sup>[86]</sup>，位於洛陽偃師縣緱氏公社潭沱村村南景山上，爲帝、后合葬，但同塋不同墓，后墓在帝墓的東北隅。神道不在陵墓封土正前方而東偏，如前所述“恭陵式”神道石刻自南而北依次爲：石望柱、翼馬各 1 對，石人 3 對，尚有觀德紀碑（唐陵園中首見碑石）位於東側第一、二石人之間。比較一下恭陵式石刻組合與乾陵者即所謂乾陵式石刻組合，我們便會發現前者較後者少了駝鳥、仗馬和控馬官及蕃酋像、北門仗馬。

根據觀德紀碑文我們知道李宏薨於上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675.5.25），並於上元二年八月十九日（675.9.13）下葬恭陵，前後歷時 112 天。時離高宗之死尚長達八年之久，去則天之死長約三十年。據文獻記載及高宗所撰觀德紀碑文可知<sup>[87]</sup>，李宏確因與武后政見不合而失愛，終死於非命。故可排除武氏改造、修葺恭陵的可能性。加之李宏的死亡爲突發事件，年方二十四，更不可

能於生前營造陵墓。也就是說恭陵及其石刻的營造是在高宗生前、李宏死後進行的，且其“制度盡用天子之禮”<sup>[88]</sup>。叡德紀碑云：“諡〔李宏〕為孝敬皇帝，其葬事威儀及山陵制度，皆準天子之禮。”<sup>[89]</sup>唐高宗賜諡李宏為孝敬皇帝，且以天子之禮安葬。這正好說明了恭陵的建築設置反映了唐高宗時期對帝陵制度的構想。

我們知道恭陵陵域為一次性規劃——叡德紀碑銘稱經“卜葬”，陵園及陵墓陳設為一次性完成<sup>[90]</sup>，全陵石刻陳設位置也基本未動，石刻未缺，這都是其他唐陵所不及的。即恭陵為我們保存了高宗朝所謂的帝陵石刻制度的原貌，這說明高宗下葬時乾陵的石刻至少有“葬事威儀及山陵制度，皆準天子之禮”的恭陵所具者。

營建恭陵封土由戶部郎中韋泰真擔任<sup>[91]</sup>，及高宗死，命韋泰真為將作大匠，與吏部尚書韋待價前往營建乾陵<sup>[92]</sup>，所以恭陵與乾陵在陵園營建上有諸多相似之處是情理中事。擺在我們面前最明顯的是恭陵東、西、北司馬門的坐獅，風貌極似乾陵石獅。因此有的學者認為帝陵石刻制度肇始自恭陵，乾陵臻於完備，其後帝陵多沿用此制，或大同小異<sup>[93]</sup>。這個說法不是全無道理的。但是，如果從長時段看則應肇始於“四祖式”<sup>[94]</sup>，祇不過高宗入葬乾陵時沒有採用它，而首先採取了“恭陵式”。

武后之母楊氏順陵（圖十）位於咸陽市東北渭河北岸第二道原上<sup>[95]</sup>。陵園平面與恭陵有似，四角築有角闕，陵坦除南牆開有司馬門外，東、西、北三面均未開門。神道設置與恭陵同<sup>[96]</sup>，陵園內現存石刻，分佈在陵前、後和東西兩邊，其中又以陵前最多，陵後次之，陵前有土闕、石望柱、獨角獸、石礎、石獅、石人13尊和石羊3件等，陵後有石獅、石馬，陵東西兩邊有石獅。

順陵原稱楊氏墓，墓主楊氏為武后之母，咸亨元年（670）以王禮葬咸陽，永昌元年二月戊戌（公元689年3月31日），楊氏墓改名明義陵。天授元年九月丙戌（公元690年10月20日）又改稱順陵，順陵之名由此始。景雲元年七月乙亥（公元710年8月25日）睿宗詔廢武氏崇恩廟，順陵名隨廢去。二年又復順陵。先天二年（713）正月又廢，從此以後順陵稱為王妃墓。隨着武后政權的盛衰，順陵等級屢經改易，其陵域規模和石刻也勢必隨之數易。現在，從其陵園石刻佈局可以看出來的至少有二次。

初，楊氏僅以王禮下葬。比較各陵陪葬墓的形制，不難推測這時楊氏墓僅為陵垣、角闕、封土及在陵園內墳丘前西側的石人1尊、石羊3件、坐獅2件，蓮花座1個（石望柱）<sup>[97]</sup>。這是楊氏墓的石刻組合，與王禮相符，時在咸亨元年（670）。

很顯然，陵垣不可能與兆域門獅同時，因為兆域門獅距該陵垣長達數百米，而且陵垣僅南面開設司馬門，二者如若同時當不會出現這種情況。因此可以斷定4對兆域門獅是武后加築的，意在擴大兆域。在石望柱南加設1對土闕也屬此舉之列。當然，北門石獅之北的1對石馬——北門仗馬——也應與上述舉措同時。換句話說，這是一個組合，它們具有共時性。至於陵園南內兩側的6對石人位於南兆域門獅之北，這種相對位置不見於唐陵諸石刻組合。所以，我們判斷6對石人與兆域門獅並非同時營建，而且6對石人的設立要先於兆域門獅。結合園邑南前石刻—石望柱、獨角獸、石礎（碑座）<sup>[98]</sup>，可知6對石人與它們構成一個“恭陵式”的石刻組合。這個組合的設置要早於兆域門獅、北門仗馬以及土闕組合的設立，它巧妙地利用了原來楊氏墓陵垣內的2件坐獅以保證該組合的完整性。

改墓為陵使墓葬的級別隨之昇高，所以神道石刻增設也在情理之中。武后改造楊氏墓的目的是要以“制度盡用天子之禮”改葬，保持與此時的乾陵石刻佈局一致。而且，可以斷定武后改造楊氏墓較她改造乾陵超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根據該原則，結合上文的分析，我們推斷武后第一次改造楊氏墓的內容是營建一個“恭陵式”石刻組合。即在陵垣南司馬門內兩側立6對石人，同時在園邑南前增設如下石刻—石望柱、獨角獸、石礎（碑座）。這次改造當在楊氏墓改名明義陵之後。時在公元689年3月31日至公元690年10月20日之間。實際上其時高宗已經入葬乾陵，所以與其說仿恭陵，毋寧說是仿高宗乾陵。基於此，我們進一步斷定高宗乾陵石刻為“恭陵式”。

兆域門獅、北門仗馬以及土闕組合的設立是在明義陵改名順陵之後進行的，這是武后對楊氏墓的第二次改造——意在擴大兆域<sup>[99]</sup>。此舉與武后在乾陵增設外城及司馬道南端的三出闕如出一轍。這一次改造當在公元690年10月20日明義陵又改稱順陵之後到公元710年8月25日之間。我們注意到順陵石刻中不見蕃酋像，表明武后對明義陵的這一次改造當在乾陵增設六十四蕃酋



像之前。乾陵蕃臣像是武后增設的<sup>[100]</sup>，經陳國燦先生考證，乾陵“蕃臣”石像，建於神龍元年（705）前後<sup>[101]</sup>。武后崩於神龍元年十一月壬寅（705年12月16日），並於神龍二年五月庚申（706年7月2日）入葬乾陵<sup>[102]</sup>，前後相距198天。一般而言，武后死後改造順陵的工程大概也會停止。綜上所述，我們推測武后對順陵的這次改造當在690年10月20日之後到705年前後。其目的是要以“制度盡用天子之禮”改葬，保持與此時的乾陵石刻佈局一致。由此也可反證，高宗乾陵的石刻組合即為恭陵式。實際上，在這期間乾陵式的石刻制度無形中也已漸趨完成。

我們知道，乾陵是迄今為止考古發現的唯一一座具有內外雙重城垣的唐代帝陵，《全唐文》卷九六高宗武皇后《高宗天皇大帝哀冊文》條<sup>[103]</sup>，云：“追涼水殿，避暑山楹；霞翻浪井，樹響層城。”“層城”二字描述了高宗入葬時乾陵內、外兩重城垣的存在，這已經被考古發現證實。我們認為乾陵外城垣的設置一方面與擴大園邑的意圖有關，另一方面也是帝陵制度中關於城垣規制結構的重複使用（後立之無字碑也在此列）。結合考慮乾陵有2對三出闕，推斷外城垣的修築估計與司馬道南端的三出闕同時。也就是說，高宗入葬乾陵時乾陵的外城垣及2對三出闕都已經修建完畢。上述設置有違唐高宗“園陵制度，務從節儉”的遺詔，無疑也顯示了武后的機心，即在營建高宗乾陵時武后便有修建兩套陵園的初衷以為自己日後的“歸陵”做準備。這個行動的付諸實施始於高宗死後至高宗入葬乾陵時。其時當在公元683年12月27日高宗卒後到684年9月25日下葬乾陵之前。

可見，武則天對乾陵、順陵改造的一個重要步驟都是擴大園邑，前者通過添置外城、三出闕，後者則以遠設門獅、土闕來實現。祇不過，前者與修建高宗乾陵同時。乾陵外城垣正好把10對石人像包圍在外城南內，同時它與司馬道南端三出闕相距530米左右。這兩點順陵與乾陵很相似，如順陵南司馬門內立6對石人像，順陵新增闕臺距南神牆約600米左右。從乾陵、順陵的上述比較，我們可以看出來武后對順陵的改造是以則天乾陵園邑為參照系的。這體現了武后在乾陵佈局設計中以自己為中心的主導思想。

從恭陵陵園的建制、武后對楊氏順陵的二度改造，我們大體可以知道乾陵石刻的形成過程。這就是高宗下葬時乾陵的“恭陵式”石刻佈局——門獅4

對，神道石刻自南而北有石望柱、翼馬、石人、述聖記碑<sup>[104]</sup>，及內城南司馬門口處三出闕，這是當時的“天子之體”。其時當在弘道元年十二月丁巳（683年12月27日）高宗卒後到文明元年八月庚寅（684年9月25日）下葬乾陵之前。同時，在此基礎上，武后增設了外城垣及司馬道南端三出闕以爲自己園邑，試圖利用當時帝陵制度規制結構的重複使用來建置自己的園邑。也就是說，乾陵從一營建就存在兩套帝陵園邑。其次，武后仿唐太宗昭陵依次增設了北門仗馬、六十四蕃臣像，這是武后對高宗乾陵石刻的第一次改造。其時當在天授元年（690）前後至神龍元年（705）前後。最後是仿效“四祖式”增設5對仗馬和控馬官，同時增設了駝鳥1對及無字碑<sup>[105]</sup>。這或許是發生在705年前後至706年7月2日左右的事情。如上是我們對乾陵石刻形成的推測，也是“乾陵式”石刻佈局的形成過程。所幸後來重開乾陵祔葬高宗成爲事實，否則，武則天不免要枉費一番心思了。

此後，乾陵又歷經中宗、睿宗二朝的遷葬、陪葬工作，整個工程方纔告罄。這就是乾陵整個陵園佈局的最終形成，從中可窺唐陵陵園佈局演變脈絡之大概。先是初唐時的不定型；接著，高宗時出現“恭陵式”；最後，武后時乾陵石刻最終完成，且形成定制。從此，這一定制便影響了我國武周之後歷朝歷代陵墓的佈局。

### 三、結 論

綜上所述，有唐一代帝陵陵園制度的形成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高宗入葬乾陵之前似乎一直以第一類陵墓即“四祖式”爲最高等級，李唐四祖的後代子孫都不敢僭越它；而獻陵、昭陵二陵反映的則是初唐皇帝探索的過程，是初唐第二等級的帝陵。不過，這兩次嘗試在石刻組合制度方面似乎很失敗，以致於高宗時出現“恭陵式”爲帝陵石刻佈局的形式，比照恭陵與“四祖式”的陵墓制度，可知前者較後者少了2對仗馬和控馬官。由此可見恭陵祇是去趨同後者，表明了高宗對“四祖式”石刻制度的認同，不過這時高宗仍不敢超越後者的陵墓制度。所以高宗入葬乾陵時也祇是採用了“恭陵式”——儘管武后意在營建兩套園邑，但實質上此時也不過是同一帝陵佈局規制結構的複製而已，而

仍以“四祖式”為第一等級。換句話說，“恭陵式”是高宗朝第二等級帝陵的圖式；到了武后時便逐漸、大膽地突破了這一局限，在形體上、數量上都大大超越了“四祖式”，形成了所謂的唐陵石刻制度——“乾陵式”，則天乾陵及其後諸陵便祇存在“乾陵式”這一級別。高宗朝及武周時期恰值對“四祖式”組合的認同過程，這從武后對楊氏順陵及高宗乾陵的經營便可得到反映。

## 注 釋

[1] 王子雲先生曾將唐代墓葬分成唐祖陵、唐帝陵及太子和貴戚陵第3類，其中的太子和貴戚陵實際上混淆了“號墓為陵”與“改墓為陵”的區別。詳王子雲《也談唐陵石雕塑藝術兼述中國陵墓雕刻中的瑞獸（附：唐陵名稱及陵前石雕刻類別簡記）》，《美術》1989年第4期，64頁。

[2] 李蘭珂《隆堯唐陵、〈光業寺碑〉與李唐祖籍》，《文物》1988年第4期，55—65頁。

[3] 甘肅省清水縣魯家灣也有一座李虎墓，並有墓碑出土（詳《唐代先祖李虎墓》，《人民政協報》1997年10月29日第4版）。或曰該墓墓主與李唐之李虎乃同名而人異（詳岳維宗《清水李虎墓非唐公李虎墓辨》，《文博》1999年第2期，35—36頁）。這裏需要指出的是同一墓葬見於多處的情況在後之昭陵陪葬墓地中也能看到。如《古今圖書集成》卷一三四《方輿彙編》坤輿典塚墓部引《畿輔通志》真定府，略云：“孔穎達墓，在衡水縣西北五里。穎達仕國子祭酒，塚不甚高，但塚前數尺之內寸草不生是其異也。有元大德七年（1303）縣尹袁緯碑記。又按唐史穎達陪葬昭陵，未知孰是。魏徵墓，在晉州西南五里許。封鄭國公，諡文貞。明弘治間墓被澗水淤沒，嘉靖間知州黃良明立碑。尉遲恭，在冀州城西四十里尉遲堰下，恭封鄂國公。”又《古今圖書集成》卷一三四《方輿彙編》坤輿典塚墓部引《畿輔通志》廣平府，云：“李勣墓，在廣平縣下河堡。勣封英國公，圖形被煙閣，相傳東征時卒此，因葬之。”陳思纂次《寶刻叢編》（叢書集成初編排印十萬卷樓叢書本，1601冊，25頁）卷一《齊州》唐房元齡神道碑，云：“唐褚遂良書，在龍山鎮（引訪碑錄）。”同一墓葬既出現在昭陵陪葬墓區，又出現在其他地區。在昭陵陪葬墓中出現這種現象，應如何解釋？是否是先賢考證有誤，還是跟防盜抑或其他什麼原因有關，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4] 王溥《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上冊，1頁）卷一《帝號上》，略云：“獻祖宣皇帝諱熙，葬建初陵（在趙州昭慶縣界，儀鳳二年五月一日（677.6.6）追封為建昌陵，開元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740.8.14）詔改為建初陵）。懿祖光皇帝諱天賜（宣皇帝長子），武德元年六月二十二日（618.7.19）追尊懿王，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674.9.20）追尊光皇帝，廟號懿祖，葬啓運陵（在趙州昭慶縣界，儀鳳二年三月一日（677.4.8）追封為延光陵，開元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740.8.14）詔改為啓運陵）。太祖景皇帝諱虎（光皇帝第二子），武德元年六月二十二日

(618.7.19) 追尊景皇帝，廟號太祖，葬永康陵（在京兆府三原縣界）。世祖元皇帝諱昺（景皇帝第二子），武德元年六月二十二日（618.7.19）追尊元皇帝，廟號世祖，葬興寧陵（在京兆府咸陽縣界）。”

[5] 陝西省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唐順陵勸察記》，《文物》1964年第1期，34—48頁。

[6] 《唐會要》（上冊，20頁）卷二《帝號下》追諡皇帝條，略云：“孝敬皇帝諱宏（高宗第五子）；讓皇帝憲，睿宗長子，葬惠陵。”

[7] 《唐會要》（上冊，408頁）卷二《諸僭號陵條》云：“諸王及公主墓無稱陵者，唯永泰公主承恩特葬，事越常塗，不合引以為名。”查《大唐六典》卷三亦稱懿德太子墓為“陵”（李隆基撰，李林甫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69頁下欄）。

[8] 唐墓發掘組《唐懿德太子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年第7期，26—32頁。

[9]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唐永泰公主墓發掘簡報》，《文物》1964年第1期，7—18頁。

[10] 《唐會要》卷二《諸僭號陵條》稱之為“僭號陵”。從這兩座墓葬的形制、平面佈局及石刻組合等方面看也不够帝陵級別。宿白先生認為“文獻中稱永泰公主墓‘號墓為陵’。但是‘號墓為陵’並不即是陵，應比帝陵低一等”（詳宿白《西安地區的唐墓形制》，《文物》1995年第12期，42頁）。這兩座墓葬都是弧方形雙室磚墓，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特定墓葬。具體地說是中宗時期以私情為重，厚葬子女的改葬墓（詳齊東方《略論西安地區發現的唐代雙室磚墓》，《考古》1990年第9期，861頁）。

[11] 唐陵中六座堆土為陵者中有四座：即永康陵、獻陵、端陵及莊陵位於三原縣。後三者的原因可能是要跟（鄰近）祖墳永康陵取得一致或不敢僭越。而靖陵則已是亡國之際，國家乏力，無力開鑿玄宮如此大規模的活動，祇好堆土為陵。由此亦可反證依山為陵並非“儉約”，太宗詔文乃掩人耳目，欲蓋彌彰之舉。另，西漢太上皇陵也在三原縣獻陵東。初唐永康陵、獻陵等選址於此，或與之有關。

[12] 賀梓戎《“關中唐十八陵”調查記》，《文物資料叢刊》三，文物編輯委員會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139頁。

[13] 酈道元注，王國維校，袁英光等整理《水經注校》卷一九《渭水下》云：“秦名天子塚曰山，漢曰陵，故通曰山陵矣。”（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626頁）可見二者名異實一。關於“塚”，《周禮·春官·序官》云：“塚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鄭玄注：“塚，封土為丘隴，象塚而為之。”賈公彥疏：“案，《爾雅》，山頂曰塚，故云象塚而為之也。”（鄭玄注，賈公彥疏，黃侃句讀，《周禮注疏》卷一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261頁上欄）《詩·小雅·十月之交》云：“百川沸騰，山塚崩頽（崩）。”鄭玄注：“山頂曰塚。”（鄭玄箋，王闓運補箋《詩經補箋》詩十二小雅四，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三十二年丙午（1906）刻湘綺樓全書本，3冊，12葉左—13葉右）清段玉裁則持相反意見，“以塚為高墳之正稱，（中略）引伸之凡高大曰塚”（許慎撰，段玉

裁注《說文解字注》九篇上《冂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433頁下欄）。但《文選·潘岳〈射雉賦〉》（蕭統編，李善注《文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冊，420頁）云：“鳴雄振羽，依於其塚。”李善注：“塚，山顛也。”概言之，山頂、山顛古稱“塚”，墳丘因其狀似山頂、山顛而得名“塚”。唐李善《文選》注、賈公彥仍持此義，說明至遲唐人觀念依然。檢劉昫等撰《舊唐書》卷六六《房玄齡傳》云：“九年（636）護高祖山陵制度，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91年，7冊，2461頁；又《舊唐書》（8冊，2568頁）卷七二《虞世南傳》云：“後高祖崩，有詔山陵制度準漢長陵故事，務從隆厚。”二文皆稱獻陵為山陵。可見，依山為陵者直接以塚——山為墳丘，其實質應與堆土為塚者無異。二者的區別當在於築陵制度。另，君王的墳墓稱“陵”，是從戰國中期開始的，首先出現於趙、楚、秦等國。《史記》卷四三《趙世家》記載趙肅侯十五年（前335）“起壽陵”（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2年，6冊，1802頁），這是歷史上君王墳墓稱“陵”的最早記載。顧炎武對此做了梳理，氏著《日知錄》卷一五《陵》條云：“古王者之葬，稱墓而已。（中略）及春秋以降，乃有稱丘者，楚昭王墓謂之‘昭丘’，趙武靈王墓謂之‘靈丘’，而吳王闔閭之墓亦名‘虎丘’。蓋必其因山而高大者，故二三君之外無聞焉。《史記·趙世家》：‘肅侯十五年起壽陵。’《秦本紀》：‘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壽陵。’始有稱陵者。至漢，則無帝不稱陵矣。”（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秦克誠點校《日知錄集釋》，長沙岳麓書社，1996年，541頁）

〔14〕楊筠松撰《撼龍經·疑龍經·葬法倒杖》，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一二集》，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五五二冊，頁十五。

〔15〕查《貞觀政要》卷一〇《論慎終第四〇》云：“貞觀十一年（637），詔曰：‘朕聞死者終也，欲物之反真也；葬者藏也，欲令人之不得見也。（中略）朕居四海之尊，承百王之弊，未明思化，中冓戰惕。雖送往之典，詳諸儀制，失禮之禁，著在刑書，而勸戒之家多流遁於習俗，閭閻之內或侈靡而傷風。以厚葬為奉終，以高墳為行孝，遂使衣衾棺槨，極雕刻之華；靈輜冥器，窮金玉之飾。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貧者破資產而不逮。徒傷教義，無益泉壤，為害既深，宜為懲革（下略）。’”（吳兢編著，葉大光等譯注《貞觀政要譯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535—536頁）

〔16〕《唐會要》卷三六《修撰條》（中冊，655頁）云：“葬書云：‘富貴官員，皆由安葬所致，年命延促，亦由墳壙所招。’”

〔17〕因未能實地考察，加之已發表的調查資料不夠詳細，本文對唐陵平面形狀的分類恐有不當之處。另，文中多邊形指的是垣牆邊數多於六邊的幾何形。

〔18〕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唐乾陵勘察記》，《文物》1960年第4期，53—60頁。

〔19〕劉慶柱、李毓芳《陝西唐陵調查報告》，《考古學集刊》5，《考古》編輯部編，中國考古學會編輯，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231—232頁；劉隨群《唐崇陵調查簡報》，《文博》1997

年第4期，11—15頁。

[20] 劉慶柱、李毓芳同上揭文，233—235頁。

[21] 涇陽縣文教局調查組《唐貞陵調查記》，《文博》1986年第6期，16—20頁；劉慶柱、李毓芳同上揭文，240—242頁。

[22] 劉慶柱、李毓芳同上揭文，242—243頁。

[23] 雒忠如等《唐橋陵調查簡報》，《文物》1966年第1期，文中稱橋陵陵園“整個平面呈規矩的刀把形”(43頁)。王世和、樓宇棟《唐橋陵勘察記》，《考古與文物》1980年第4期，54—61，69頁。其中56頁附有橋陵實測圖，本文以該圖為準。

[24]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唐建陵探測工作簡報》，《文物》1965年第7期，31—34頁，其中32頁附有建陵平面示意圖；張崇德《唐代建陵及其石刻》，《考古與文物》1988年第3期，41—44，20頁。

[25] 對唐代陵基地面及地下結構之稱呼歷來不一，我們對此已作了搜集，詳拙文《唐陵結構名稱考》，《文博》2000年第1期，32—36頁。

[26] 一般來說，唐陵陵園的內城指的是陵垣部分，外城指的是石刻部分。實際上在考古調查中僅發現一層城垣，即唐陵的司馬院，而不見所謂的外城。1999年秋，乾陵發現外城垣。這是唐代帝陵中迄今為止唯一一座發現有內、外城的陵墓。詳秦建明、甄廣全《唐代帝陵中第一次發現雙重城垣——航拍顯示乾陵外城跨山越谷氣勢恢宏》，《中國文物報》2000年4月5日1版。

[27] 唐陵獻殿的建築設計源於東漢帝陵前建石殿的佈局。詳徐蘋芳《中國秦漢魏晉南北朝時代的陵園和塋城》，《考古》1981年第6期，524頁；後收入氏著《中國歷史考古學論叢》，臺北允晨文化實業有限公司，1995年，257—273頁。

[28] 劉慶柱、李毓芳同上揭文，244頁。

[29] 根據方志的記載，唐代帝陵下宮距陵多在五里左右；陵墓多去當地陵邑（縣城）二十里。

[30] 雒忠如等同上揭文，43頁。

[31] 劉隨群同上揭文，12頁。

[32] 根據筆者1998年8月下旬調查獻陵時的筆記。

[33] 周明《陝西關中唐十八陵陵寢建築形制初探》，《文博》1994年第1期，65頁。

[34] 段成式撰，方南生點校《酉陽雜俎》前集卷一三《尸穉條》云：“《周禮》：方相氏獸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而畏虎與柏。墓上樹柏，路口致（置）石虎，爲此也。”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123；又《炙轂錄雜錄》（王獻《說郛》卷四三，商務印書館本，1冊，2葉左）卷一《羊虎條》雜錄云：“後漢太尉楊震葬日入塋驅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膽，人家不能制，爲方相立於墓側；而罔象畏虎與柏，故墓上樹柏，墓前立虎。或說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獻之道

逢。二童子謂此名爲媼，常在地中食亡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東南枝插其首。由是墓前皆樹柏。以二說各異，未知孰是。”《封氏聞見記》卷六《羊虎條》（封演撰，趙貞信校注《封氏聞見記校證》，哈佛燕京學社，1933年，下冊，27葉）也有相應記載。

〔35〕王溥撰《唐會要》卷二〇《陵議條》：“昭陵柏城。”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上冊，398頁，頁399；又見於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二〇〇《儒學》下韋彤傳，略云：“它陵（寢宮）皆在柏城，隨便營作，不越封兆，力省易徙。”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6年，18冊，5709頁。

〔36〕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上冊，9頁。

〔37〕《新唐書》卷七七《后妃》下，11冊，3510頁。該陪葬墓至今尚未發現。

〔38〕白居易著，顧學頤校點《白居易集》卷一《文柏牀》，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1冊，26頁。

〔39〕王仲謀、陶仲雲《唐讓皇帝憲陵》，《考古與文物》1985年第2期，108頁。

〔40〕王洙等《圖解校正地理新書》，臺北集文書局影印金明昌抄本，1985年，443頁。

〔41〕《圖解校正地理新書》，468頁。

〔42〕馮繼仁《北宋皇陵建築構成分析》，北京大學考古系編，《考古學研究》（二），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232頁。

〔43〕《隋唐嘉話》上，云：“唐初，宮（大明宮）中少樹，孝仁後（《唐會要》卷三〇《大明宮條》作“梁孝仁”，上冊，553頁）命種白楊，謂契必何力曰：‘此樹易長，三數年間，宮中可得陰（蔭）映。’何力一無所應，但誦古詩云：‘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意謂白楊爲塚間本（木），非宮中所宜種，孝仁遽令拔去，更樹梧桐也。”（劉餗等撰《隋唐嘉話·大唐新語》，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18頁）引文明確指出白楊爲塚間木。可見，塚基間種植白楊亦爲唐時風俗。不過，唐陵有無種植，尚不敢輕斷。此存疑。

〔44〕《唐會要》卷二八《祥瑞》上云：興元元年（784）“先天觀元元皇帝太后陵槐樹下，有靈泉湧出。”上冊，534—535頁。

〔45〕董浩等編《全唐文》卷八太宗《賜功臣葬地詔》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冊，36頁上欄。《新唐書》卷二《太宗本紀》略云：“貞觀二十年（636）八月丁亥，許陪陵者子孫從葬。”1冊，45頁。

〔46〕岑仲勉《隋唐史》，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142頁。

〔47〕賀梓城同上揭文，141頁。

〔48〕《唐會要》（上冊，400頁）卷二〇《陵議》上曰：“貞元十四年（798）崔損充修八陵使，獻、昭、乾、定、泰五陵各造屋三百七十八間（《舊唐書》卷一三《德宗本紀下》作“三百八十間”，2冊，387頁；而同書卷一三六《崔損傳》則作“五百七十間”，11冊，3755頁。惟馬

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二五《王禮二十》亦作“三百七十八間”，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127頁中欄。疑是），橋陵一百四十間，元陵三十間，惟建陵不復創造，但修葺而已。”

[49] 張永祥《乾陵〈無字碑〉》，《文博》1988年第1期，59頁。

[50] 王世和、樓宇棟同上揭文，55—57頁。

[51]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唐乾陵勘察記》，《文物》1960年第4期，57—58頁。

[52] 敦煌晚唐S.2263《葬錄》置□碑獸法云：“置□碑獸法 石碑去門十步 石羊去碑七步石柱云石羊七步 石人去柱七步 自餘諸獸依十二辰位元消息置之其墓田畝數大小步數安之。”可知神道石刻間距要求一致。建初陵的石刻由現在的保存狀況可以推測該陵的石刻組合是華表1對、天祿1對、仗馬2對、石人3對、門獅1對。同時從李蘭珂的報告（詳李蘭珂同上揭文，58—59頁）中可以得到一個極為重要的信息，這就是每對石刻的間距大體相同（如建初陵者為13米）。永康陵（詳鞏啓明《唐永康陵調查記》，《文博》1998年第5期，4—5頁）華表與天祿、第1對仗馬與第2對仗馬相距約28米，而今僅存的石人北距門獅及南去第2對仗馬的距離皆為60米，可以推測現存石人實際上為永康陵的第2對石人。也就是說在現存石人與門獅及現存石人與第2對仗馬的中點處原本還各有1對石人（見本文圖2）。另外，興寧陵陵前石刻由南而北依次為“天祿兩個，鞍馬四個，獅兩個，均兩兩對稱。據當地人介紹，石馬與石獅之間，原有石人三對，亦是兩兩對稱，現已埋入1米以下的深土中”（詳咸陽市博物館《唐興寧陵調查記》，《文物》1985年第3期，46頁）。據此我們認為該組陵墓的石刻組合如是。

[53] 鞏啓明《唐永康陵調查記》，《文博》1998年第5期，6頁。

[54] 陝西省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唐順陵勘察記》，《文物》1964年第1期，34—48頁。

[55] 在第二類唐陵中如果没有特別指出的，其資料皆源於劉慶柱、李毓芳同上揭文，恕不一一注明。此外，有關唐陵石刻的詳細數據請參閱該文246—263頁附表。

[56] 鞏啓明《唐獻陵踏查記》，《文博》1999年第1期，47—55頁。

[57] 《唐會要》（上冊，400頁）卷二〇《親謁陵條》，略云：“貞觀十三年正月一日（639.2.9），太宗朝於獻陵。（中略）禮畢，改服入於寢宮，親執饌，閱視高祖及先後服御之物，匍匐牀前悲慟。左右侍御者，莫不敬感。”亦見載於《文獻通考》，文大同，1124頁中欄。

[58] 獻陵四司馬門置石虎以驅罔象，見前引《酉陽雜俎》文。

[59] 據筆者調查筆記。根據鞏啓明《唐獻陵踏查記》，《文博》1999年第1期，47頁圖一（本文圖3）粗略計算如下：華表與石犀的間距約為84米，石犀與石虎的間距為326米，若有3對石人，則石人之間的間距約為82米，該數據與華表、石犀的間距大體一致。由此看來，獻陵當時或立有3對石人。此與李淵以太上皇的身份入葬或有些許關係。

[60] 孫遜同上揭文，92頁。

[61] 孫遜《昭陵十四國君長石像考》，《文博》1984年第2期，56—63，5頁。漢文化陵墓前



有石刻漢代已有之，文獻、考古發現皆已證明。但在漢文化陵墓置被擒服或歸化者的石像“闡揚徽烈”（《唐會要》卷二〇《陵議》，上冊，395頁；亦見於司馬光編《資治通鑑》卷一九九《唐紀十五》太宗貞觀二十三年條，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精裝本），1992年，7冊，6269頁），則乃唐陵所獨有。此或反映了唐統治者的突厥化傾向。見岑仲勉《同上揭文》，142頁。

〔62〕昭陵文管所《昭陵陪葬墓調查記》，《文物》1977年第10期，33—44，49頁。

〔63〕允時《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昭陵》，《文物》1977年第10期，60頁。

〔64〕劉慶柱、李毓芳同上揭文，219—220頁。

〔65〕這對石獅可能是貞元十四年（798）崔損充修八陵使時所為，意在擴大兆域。

〔66〕昭陵薛瑒墓誌：“有詔特授中大夫，（中略）別於昭陵之左創築紫府觀以居之。尋以其年十二月十四日（647.12.15）陪葬於昭陵之所。”昭陵側還有佛寺，如西南有瑤臺寺等。永徽六年（655）“於（昭）陵側建佛寺”（《舊唐書》卷四《高宗本紀上》，1冊，73頁），又《舊唐書》（11冊，3755頁）卷一三六《崔損傳》略云：“貞元十四年（798），昭陵舊宮為野火所焚，移其宮在瑤臺寺左側。”故知。此亦見載於《唐會要》（上冊，398—400頁）卷二〇《陵議》。近年發現了瑤臺寺（天寶二年八月十五日（743.9.7）立）、廣濟寺（約唐中期）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

〔67〕《炙轡錄雜錄》，2葉左。

〔68〕《新唐書》，18冊，5709頁；又可參見《舊唐書》卷一三六《崔損傳》，11冊，3755頁。

〔69〕昭陵發現一批陪葬宮人墓（孫東位《昭陵發現陪葬宮人墓》，《文物》1987年第1期，83—95頁），由出土的墓誌可知她們是守陵宮女。文帝昭容韋妃子墓誌略云：“薨於崇聖宮，以十月十八日（656.11.10）陪葬昭陵。”亡宮五品墓誌：“顯慶二年閏正月廿六日（657.4.2）卒於昭陵宮。其年二月十四日（657.4.2）陪於（下空）昭陵。”亡宮二品婕妤金氏墓誌略云：“侍寢昭陽。”誌文中所言侍寢昭陽指在昭陵之陽（即九峻山之南）服侍。1990年鞏縣也發現一方守陵（恭陵）宮女墓誌（詳劉洪森、孫角雲《鞏義市出土唐代九品宮人墓誌》，《文物》1997年第2期，94，54頁）。

〔70〕許韓偉《維修乾陵地面建築獲重大發現》，《中國文物報》1995年12月24日1版；秦建明、甄廣全同上揭文。這是帝陵制度中關於城垣、三出闕規制結構的重複使用，在下文我們將對此重點討論。

〔71〕該類唐陵中此時始易虎為獅，與佛教關係甚密。詳閻文儒《關中漢唐陵墓石刻題材及其風格》，《考古與文物》1986年第3期，95頁；王仁波《試論乾陵陵園石刻題材》，《文博》1985年第3期，48頁。

〔72〕今僅存六十一尊像。詳陳國燦《唐乾陵石人像及其銜名的研究》，《文物集刊》2，文物編輯委員會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190頁。

〔73〕《西陽雜俎》（153頁）前集卷一六《羽篇條》：“大曆八年（773），乾陵上仙觀天尊殿有

雙鵲銜柴及泥，補葺隙壤一十五處，宰臣上表賀。”故知：今梁山頂上有一較方整的石城，疑是。

〔74〕乾陵式石刻組合是指經武后改造後的石刻組合形式，詳請參閱下文。

〔75〕陶仲雲等《陝西蒲城縣發現高力士殘碑》，《考古與文物》1983年第2期，36—38頁。  
高力士墓已經發掘，資料尚未發表。

〔76〕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334頁上欄）卷四八《河南三》偃師縣景山條云：“在縣南二十里，《商頌》‘景員維何’，謂此山也。又懷來山，在縣東南五十里，高宗太子宏塋此，曰恭陵，改山為太平山。天祐初，朱溫弒昭宗，葬於此，名曰和陵。”相傳和陵在偃師景山唐恭陵西北三、四里處。當地有一土塚遺迹，村民呼曰“鋪塌塚”。早年塚邊發現有一方池，土下陷，後填實。按照關中唐代陵墓的形制，很可能是天井。又，附近還有村莊名西宮底、中宮底、東宮底，似與陵墓有關，可資旁證（詳宮大中《九朝興衰古帝都——洛陽》，載閻崇年主編《中國歷代都城宮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96頁）。於此聊備一說。

〔77〕《唐會要》卷二《帝號下》，上冊，17頁；《舊唐書》（3冊，811頁）卷二〇下《哀帝本紀》云：“後唐明宗初就故陵（溫陵）置園邑。”說明溫陵初建時並無置陵邑，五代後唐時始置。詳陳長安《唐恭陵及其石刻》，《考古與文物》1986年第3期，36頁注〔1〕。在該注中作者稱哀帝溫陵為和陵，不知何故。昭宗和陵在河南府緱氏縣界，今澗池。

〔78〕陳長安同上揭文，32—36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河南第二工作隊等《唐恭陵實測紀要》，《考古》1986年第5期，458—462頁。

〔79〕王仲謀、陶仲雲同上揭文，107—108頁。

〔80〕唐陵歷經唐黨項羌（《舊唐書》卷一百一，2冊，278頁）之焚，崔損之修葺，晚唐時修築靖陵時也曾破壞昭陵陪葬墓，黃巢、溫韜之盜掘，北宋太祖（脫脫等撰《宋史》卷二，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90年，1冊，33頁）、金代郎君、清代畢沅之修葺及解放後的多次維修保護。此外，近年唐陵遭受盜掘甚厲（詳請參閱竺萬《昭陵二駿被盜劫的經過》，《新民晚報》1960年3月4日；王家廣《決不容許美國盜劫我國文物——從“颯露紫”和“拳毛騶”談起》，《陝西日報》1960年2月29日；張民生《乾陵蕃王像毀於何時》，《中國文物報》1991年5月19日4版；邵文海《死刑，在帝王陵前執行》，《中國文物報》1998年3月25日第2版；大河《中原第一陵遭遇盜墓》，《北京青年報》1998年4月22日第24版等）。

〔81〕廖彩樸《乾陵稽古》，合肥黃山書社，1988年，16頁。

〔82〕見《舊唐書》卷五《高宗本紀下》，1冊，112頁；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卷一一《遺詔上》大帝遺詔條，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61頁；《全唐文》卷一百四《高宗》遺詔條，1冊，65頁下欄—66頁上欄。

〔83〕韓偉同上揭文。

〔84〕秦建明、甄廣全同上揭文。

〔85〕《舊唐書》，1冊，132頁。

〔86〕若是《唐恭陵調查紀要》，《文物》1985年第3期，43—45，47頁；陳長安《唐恭陵及其石刻》，《考古與文物》1986年第3期，32—36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河南第二工作隊等《唐恭陵實測紀要》，《考古》1986年第5期，458—462頁。

〔87〕《全唐文》卷一五《高宗》孝敬皇帝叡德紀條，1冊，75頁中欄—76頁中欄。又《新唐書》卷八一（12冊，3589頁），云：“后將聘志，弘奏請數佛旨。上元二年（761），從幸合璧宮，遇敗薨，年二十四，天下莫不痛之。”亦可參見黃心川《唐孝敬皇帝之死與印度順世論的關係》，周紹良先生欣開九秩慶壽文集編集委員會《周紹良先生欣開九秩慶壽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59—63頁。

〔88〕若是同上揭文，45頁。

〔89〕《全唐文》卷一五高宗《孝敬皇帝叡德紀》條，1冊，76頁上欄。

〔90〕本欲擴建恭陵玄宮，後因勞工造反而罷。《唐會要》卷二一《諸陵雜錄》（上冊，417頁）略云：“孝敬皇帝恭陵，上元二年八月十九日（675.9.13）葬。初修陵，蒲州刺史李仲寂充使，將成，而以元（玄）宮狹小，不容送終之具，遽欲改拆之。留役滑澤等州丁夫數千人，燒營而逃。遂遣司農卿韋挺續成其功，機始於隊道左右開便房四所，以貯明器。於是，摺節禮物，校量功程，不改元宮，及期而就。”

〔91〕韋泰真墓誌邙山出土，現藏洛陽古代藝術館碑刻墓誌室。部分誌文見載於徐金星、黃明蘭《洛陽市文物志》，豫西報社印刷廠，1985年，300—301頁；又見陳長安同上揭文，32頁。

〔92〕見《舊唐書》卷七七《韋挺傳》，8冊，2672頁；《新唐書》（13冊，3904頁）卷九八《韋挺傳》略云：“則天臨朝，待價拜吏部尚書，攝司空，營高宗山陵。”

〔93〕陳長安同上揭文，36頁。

〔94〕李唐太祖李虎永康陵（詳鞏啓明《唐永康陵調查記》，《文博》1998年第5期，3—7頁）和世祖李昰興寧陵（詳咸陽市博物館《唐興寧陵調查記》，《文物》1985年第3期，46—47頁）皆於陵園朱雀門立石竊，神道石刻組合較恭陵、順陵多了2對仗馬和控馬官。李虎、李昰皆於武德元年六月二十二日（618.7.19）追封（見《唐會要》卷一《帝號上》，上冊，1頁）。從石刻組合上來看，恭陵是仿自永康陵及興寧陵。這表明在高宗朝時唐陵制度又經歷著一次改革，實際上是對初唐永康、興寧二陵制度的一種回歸。

〔95〕陝西省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唐順陵勘察記》，《文物》1964年第1期，34—48頁。

〔96〕若是同上揭文，45頁。若是認為：這可能含有較其他帝陵降一格的禮制，而非無意的巧合。此說可商，我們認為這種做法與風水術有一定的關係。詳拙文《唐昭陵陪葬墓帝佈局研究》，《唐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438—439頁注〔64〕。

〔97〕該蓮花座座面上有凹槽，其紋飾與石望柱者同，且位於陵前石刻的前方——祇是因後

者朝東，故立於東。基於此，可斷該蓮花座為石望柱之基座。

〔98〕恭陵首開唐陵園立碑的先例，參考順陵該石礎的型制、位置，姑且定為碑座。

〔99〕這一措施使楊氏墓的陵園從原來邊長約 290 米的圓邑擴大到南北長 1264 米、東西寬 866 米，佔地面積約 110 萬平方米的範圍。

〔100〕清代學者認為六十四蕃臣像乃武后所為。宋敏求《長安志》（經訓堂叢書本，1 冊，8 葉）卷中，云：“唐高宗乾陵在奉天縣。宋元祐中計使遊公圖而刻之，防禦推官趙楷為之記曰：乾陵之葬，諸蕃之來助者，何其衆也。武后曾不知太宗之餘威遺烈，乃欲張大誇示來世。於是錄其酋長六十一人，各肖其形鑄之琬琰庶使後人皆可得而知之（下略）。”由此知之。

〔101〕陳國燦同上揭文，190 頁。

〔102〕《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本紀》，1 冊，132 頁。

〔103〕《全唐文》，1 冊，434 頁下欄。

〔104〕述聖記碑為武后撰文，唐中宗書。弘道元年十二月丁巳（公元 683 年 12 月 27 日）高宗卒後，唐中宗即位極前，嗣聖元年二月戊午（公元 684 年 2 月 26 日）中宗廢為廬陵王，故唐中宗書述聖記碑的時間應在公元 683 年 12 月 27 日到 684 年 2 月 26 日之前。

〔105〕關於唐陵地面建築的功能，我們將擬另文重點討論，此不贅述。

## Style, Development and Arrangement in Tang Imperial Mausoleums

Shen Ruiw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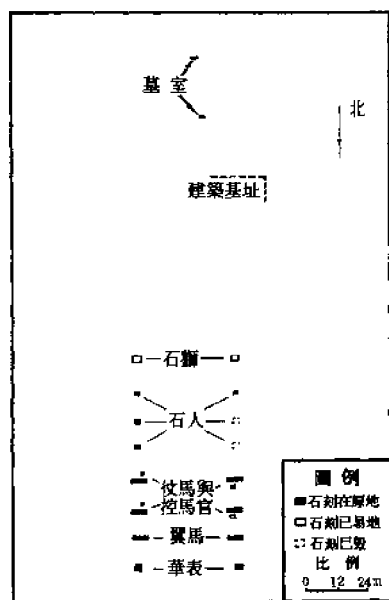
### Summary

Studying Tang imperial mausoleum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ields for scholars. Recent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in archaeological reconnaissance surveys have provided new reserves of valuable material. It is regrettable that until now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arrangement of Tang imperial tombs. In this article, twenty-nine Tang mausoleums are discussed and separated into four groups. The author divides them into three groups based on three criteria: funerary park design, arrangement of statuary, and positions of satellite burial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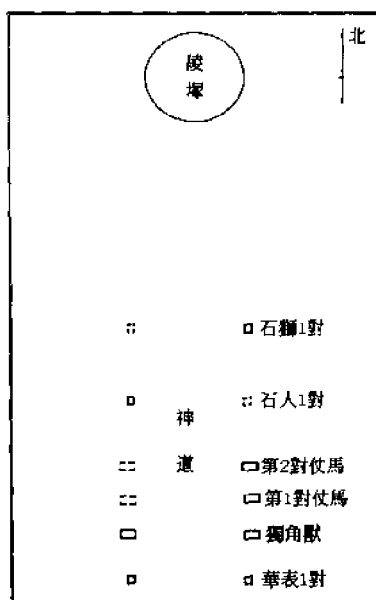
The development of Tang imperial tombs can be separated into four phases: the phase

of creation, the phase of maturity, the phase of change and the phase of decline. Under Gaozong, the Gongling 恭陵 style was prevalent, conforming to the standards of imperial tomb design determined in the “four ancestries style” 四祖式. During the ephemeral Zhou dynasty under Wu Zetian, a new Qianling 乾陵 style develop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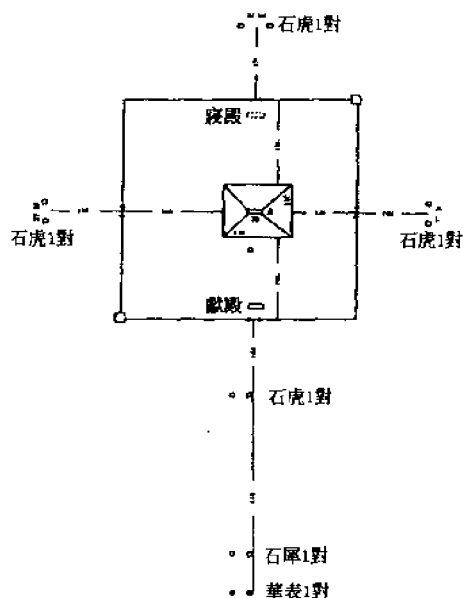
# 唐陵陵園佈局的分類及演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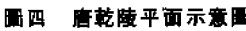
圖一 唐建初陵平面示意圖



圖二 唐永康陵平面示意圖



圖三 唐獻陵平面示意圖





圖五 唐乾陵內城南司馬門外東側三出閣

（自韓偉《唐乾陵地宮建築重大發現》，《中國文物報》1995年12月24日1版）



圖六 唐乾陵外城南司馬門西側三出閣

（自韓偉《唐乾陵地宮建築重大發現》，《中國文物報》1995年12月24日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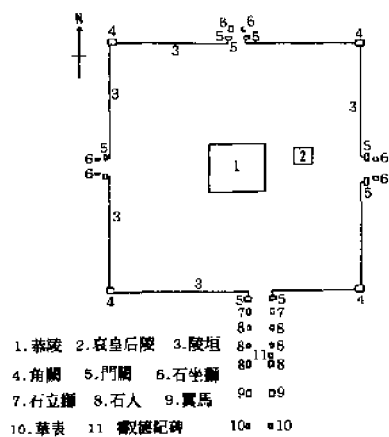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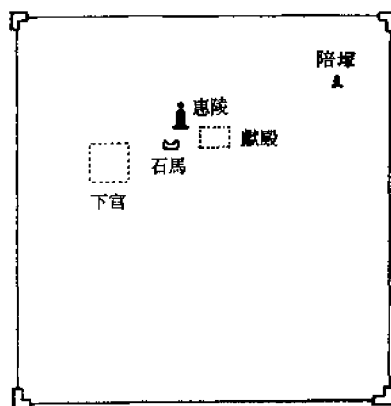
圖七 唐乾陵航拍圖

引自秦德明、孫慶全《唐代金陵中第一次發現雙重城址》，《中國文物報》2000年4月5日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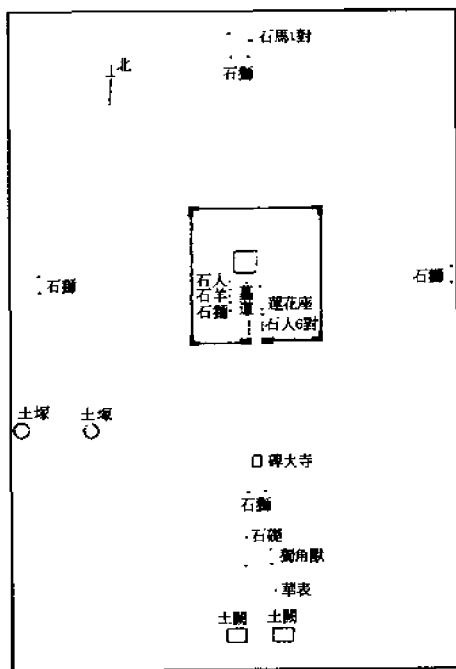
## 唐陵陵園佈局的分類及演變



圖八 唐恭陵平面示意圖



圖九 唐惠陵平面示意圖



圖十 唐順陵平面示意圖



## 吉爾吉斯斯坦阿克別希姆遺址 出土唐杜懷寶造像題銘考

周偉洲

一

1982年，在今吉爾吉斯斯坦托克馬克西南八公里的阿克別希姆（City Site Ak-Beshim）古城遺址附近，當地農民發現一件鑄刻有漢文題銘的造像碑基座，紅色花崗岩質，呈八角形，厚約11釐米，寬約32.6釐米，高約13.5釐米。下有礎柱頭。此造像題銘基座出土後，先後有俄羅斯漢學家斯普爾南科（G.P. Suprunenko）、日本學者林俊雄、內藤みとり等撰文<sup>[1]</sup>，對題銘作了介紹或研究。1998年新疆考古研究所于志勇將內藤みとり發表的論文編譯之後，在《新疆文物》1998年第2期上發表。現參照題銘拓片（照片）及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再對此題銘基座作進一步的考察。

上述研究者辨識題銘如下（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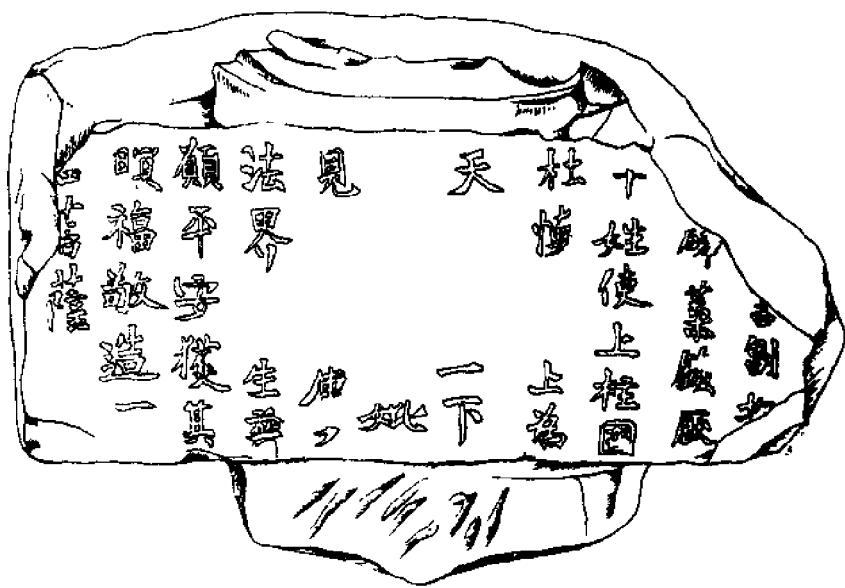
- （第一行）      安西副都  
（第二行）      護碎葉鎮壓  
（第三行）      十姓使上柱國  
（第四行）      杜懷寶上為  
（第五行）      天            下  
（第六行）                    妣  
（第七行）      見            使  
（第八行）      法界      生普（原作“晉”，當係誤排）  
（第九行）      願平安獲其

(第十行) 瞑福敬造一佛

(第十一行) 二菩薩

其中，有□字者，原字已漫漶，係據文意補出。此外，據文意及所餘筆劃，還可斷第五行“天”字下爲“子”字；第六行首一字爲“爲”；“妣”字前爲“考”字；第八行“生”字前爲“衆”字。如此，題銘全文應補爲：

安西副都「護、碎葉鎮壓」十姓使、上柱國「杜懷寶，上爲」天子  
□□□下」爲□□□考妣」見□□使□」法界□衆生，普」願平安，獲  
其」瞑福，敬造一佛」二菩薩。



圖一 杜懷寶造像題銘摹寫（于志勇摹寫）

據此題銘，可知此乃時任安西副都護、碎葉鎮壓十姓使的杜懷寶，爲天子、衆生及父母冥福而造的一佛二菩薩像之基座。從拓片上看，基座上部僅有一突起的圓形殘石，可能僅爲一佛之石像。自北魏以來，此類祈福之造像碑在中國北方較流行，或爲單獨之釋迦造像，或爲一佛二菩薩之深浮雕一體造像。此基座似單獨立佛像，另二菩薩可能也單獨立像。而石像座上的“題銘”，準確地說，應稱之爲“發願文”，在中國北方的此類造像題銘中，一般均有紀年。此造像題銘（發願文）無紀年，頗疑其紀年在二菩薩造像基座正面上鑄刻。但是，也

不排除此基座上所立爲一佛二菩薩之深浮雕合體碑造像。因基座上佛、菩薩像均佚，難以最後定斷。

## 二

關於杜懷寶其人，現存史籍中，如上述研究者所徵引，僅有關於王方翼的史料中，有兩處提及。爲便於討論，茲再引證如下：

其一，《新唐書》卷一一一《王方翼傳》記：

裴行儉討遮旬，奏爲副，兼檢校安西都護，徙放都護杜懷寶爲庭州刺史。方翼築碎葉城，面三門，紆還多趣以詭出入，五旬畢。西域胡縱觀，莫測其方略，悉獻珍貨。未幾，徙方翼庭州刺史，而懷寶自金山都護更鎮安西，遂失蕃戎之和<sup>[2]</sup>。

其二，《文苑英華》卷九一三《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又見《張說之集》卷一六）：

裴吏部名立波斯，實取遮旬。偉公威厲，飛書薦請。詔公爲波斯軍副使、兼安西都護、上柱國，以安西都護杜懷寶爲庭州刺史。大城碎葉，街郭週互，夷夏縱觀，莫究端倪。三十六蕃承風謁賀。泊干（原注：二字集作“自泊汗”）海東肅如也。無何，詔公爲庭州刺史，以波斯使領金山都護，前使杜懷寶更統安西，鎮守碎葉。朝廷始以鎮不寧蕃，故授公代寶，又以未（原注：集作“求”）不失鎮，復命寶代公，夫然有以見諸蕃之心搖矣。

事實上，以上兩處記載爲同一事，王方翼神道碑所記略詳於《新唐書》本傳。關於裴行儉以冊送波斯王子泥涅斯爲名，征討西突厥阿史那都支、李遮旬等反亂一事，《舊唐書》卷八四《裴行儉傳》及《張說之集》卷一四《裴行儉碑》均記爲唐高宗儀鳳二年（677）時事。此年當爲都支、遮旬反亂之時，平亂在調露元年六七月間，九月獻俘<sup>[3]</sup>。值得注意的是，在裴行儉任安撫大食使，冊送波斯王子時（約在儀鳳三年底至四年初，儀鳳四年六月十三日改元爲調露元年），薦王方翼爲“波斯軍副使、兼安西都護”（《新唐書》本傳作“檢校安西都護”）、上柱國，以安西都護杜懷寶爲庭州刺史、金山都護<sup>[4]</sup>。此爲杜懷

實首次出現於史籍，其籍貫、身世不明，僅知其在調任前任安西都護。按唐太宗貞觀十四年（640），平高昌，置西州及安西都護府，初統伊、西、庭三州軍事，治西州（今新疆吐魯番高昌故城）。至高宗永徽時（650—655），安西都護府昇為安西大都護府，史籍載有麟德二年（665）時任安西大都護的裴行儉<sup>[5]</sup>。至儀鳳三年末至四年初，王方翼代原安西都護杜懷實為安西都護，又似乎在此前改安西大都護府為安西都護府。

據此，知杜懷實任安西都護之前是任安西都護，而造像碑銘記其職銜為“安西副都護、碎葉鎮壓十姓使”，此乃杜懷實不可能在儀鳳三年末至四年初之前於碎葉造此佛像的根據之一。根據之二，即如內藤みとり所說，當時的安西都護府治所不在碎葉，也未曾管轄至碎葉。唐安西都護府初治西州，貞觀二十二年，唐平龜茲（今新疆庫車），移治於龜茲，始統四鎮（于闐、疏勒、龜茲、焉耆）<sup>[6]</sup>。到高宗咸亨元年（670），吐蕃勢力北上，“卒于闐取龜茲撥換城（今新疆阿克蘇），於是安西四鎮並廢”<sup>[7]</sup>。此時之安西都護府治所，與永徽年間第一次放棄四鎮時一樣，由龜茲遷回到西州。至上元年間（674—676），唐朝在西域的勢力有所增長，先後設置或復置毗沙都督府（本于闐國，今新疆和田）、疏勒都督府（今新疆喀什）、焉耆都督府（今新疆焉耆附近），但四鎮並未恢復<sup>[8]</sup>。一直到調露元年初，裴行儉、王方翼平定西突厥都支、遮旬之亂後，始重置四鎮，並以碎葉代焉耆為四鎮之一<sup>[9]</sup>。因此，在王方翼代杜懷實為安西都護之前，安西都護府治所在西州，時任安西都護的杜懷實不可在碎葉造此造像碑。

杜懷實改任之庭州刺史、金山都護一職，庭州刺史設置較早，而金山都護史籍記載簡約，過去未曾引起注意。近十餘年來，中外學者對之進行了深入研究，金山都護府的情況逐漸清晰起來<sup>[10]</sup>。此都護府是由西州都督府昇格而來，時間大約在龍朔二至三年（663—664）間，最早見任金山副都護的是裴行儉<sup>[11]</sup>，都護府治所在庭州（治今新疆吉木薩爾），都護或副都護一般兼庭州刺史。除裴行儉曾任金山副都護外，確切記載任金山都護的還有杜懷實、王方翼兩人<sup>[12]</sup>。而杜懷實由安西都護調任為金山都護、庭州刺史，都護均為正三品<sup>[13]</sup>，不存在降格的問題。

唐朝為何要採取這一調動措施呢？據上引《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

說：“朝廷始以鎮不寧蕃，故授公代實。”即是說，原安西都護杜懷實所鎮之地（西州）非西突厥十姓所居之地，且對於鎮壓十姓反亂多有不便（“鎮不寧蕃”）；而王方翼此時隨裴行儉到碎葉平定十姓反亂，故令方翼代杜懷實為安西都護。杜由西州至庭州赴任也正便捷，並作裴、王之聲援。

### 三

唐調露元年六七月份左右，裴行儉平定西突厥十姓可汗都支等反亂後，時任（檢校）安西都護的王方翼在碎葉，用“五旬”時間，重築碎葉城，“街郭週互，夷夏縱觀，莫究端倪”<sup>[14]</sup>。此時，碎葉始代為書列為四鎮之一。此鎮深入西突厥十姓居地之中，成為控制中西交通和統禦十姓之重鎮。然而，令人費解的是，唐朝又立即將王方翼、杜懷實相互調動。上引《新唐書》的《王方翼傳》記：“未幾，徙方翼庭州刺史，而懷實自金山都護更鎮安西”；王方翼《神道碑》亦說：“無何，詔公為庭州刺史，以波斯使領金山都護，前使杜懷實更統安西，鎮守碎葉。”這次互調的原因，據《神道碑》說是“又以未（或作“求”）不失鎮，復命實代公”。按文意，似乎是為了保住新列為四鎮之一的碎葉，不再落入十姓之手，故以實代方翼。其實這一調動理由不能成立，更深一層的原因可能與已經擅政之武后對廢后王氏之堂兄方翼的不信任和不重用有關。

關於王、杜相互調動的時間，約在調露元年底至二年初，內藤みとり推測基本可信。調動後的職任，王方翼是清楚的，即由安西都護調任為庭州刺史、金山都護，昇為波斯（軍）使，屬於平級調動。而杜懷實之任職，據上引史料，則較為含混，“更鎮安西”，或“更統安西，鎮守碎葉”，似乎首先考慮到的即是杜繼王為“安西都護”。雖然，安西都護治所在龜茲，但方翼為安西都護時駐碎葉，故杜為安西都護，鎮守碎葉，也有先例可循。可是，出土的杜懷實造像題銘明記其為“安西副都護、碎葉鎮壓十姓使”。是否唐朝先以懷實為安西都護，後又降其為安西副都護、碎葉鎮壓十姓使呢？因其任此職時間較短，故這種再次降職任命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不排除因懷實“遂失蕃戎之和”，而被很快降為安西副都護的可能。即是說，在調露元年末或二年初，懷實與方



翼對調之後的職任是“安西副都護、碎葉鎮壓十姓使”，駐地在碎葉，也即是造像碑基座出土的阿克別希姆古城。杜由金山都護（正三品）、庭州刺史調任為安西副都護（從四品上）、碎葉鎮壓十姓使（品級不明），似乎是降格，原因不明。其時，任安西都護為何人？抑或闕此職？因史闕載，不得而知。

“碎葉鎮壓十姓使”，顯然是唐使職中的一種，不見於記載。內藤文中，一再強調此使即“碎葉鎮守使”和“鎮壓十姓使”之意，而且說題銘中可能省缺字。此說不確，因為在調露元年碎葉列為四鎮之一後，唐朝還未曾設置“碎葉鎮守使”一職。此職最早見於記載，是在武周延載元年（694）二月，有“碎葉鎮守使韓思忠”<sup>[15]</sup>，顯然是長壽元年（692）王孝杰一舉復取四鎮後，為加強對西突厥的控制和抵禦吐蕃的勢力而設置的。又從碑題銘看，決無漏損字的可能。因此，杜之造像碑題銘中的“碎葉鎮壓十姓使”決沒有“碎葉鎮守使”的職名在內。碎葉，表示鎮守地點；“鎮壓十姓使”之“十姓”，自然指西突厥十姓（又稱“十箭”，即居碎葉以西的五弩失畢部，以東的五咄陸部）。

又內藤文中，還認為杜懷實先任安西副都護，任“鎮壓十姓使”肯定在永淳元年（682）二月至七月間西突厥阿史那車簿反叛之時。也即是說，出土的杜懷實造像的時間亦在永淳元年這幾個月的時間之內。如上所述，我們認為，杜之任安西副都護、碎葉鎮壓十姓使是在與王方翼互調時，即調露元年末至二年初。當時，西突厥都支、遮旬之亂已平定，但在吐蕃的煽惑之下，十姓部落仍不安寧。這正如王方翼《神道碑》記杜代方翼為安西副都護時所說：“夫然有以見諸蕃（指十姓）之心搖矣。”因此，杜之任“碎葉鎮壓十姓使”，並非一定專指後鎮壓永淳元年阿史那車簿之反亂，而是泛指西突厥十姓部落而言，有鎮寧、鎮守之意在內。換言之，杜為亡父母冥福造像時間的上限，應在其改任安西副都護、碎葉鎮壓十姓使之後，而決非在永淳元年二月至七月間。何況，車簿反亂與杜懷實“遂失蕃戎之和”有關，在叛亂的數月內，杜那有心思和時間為其亡父母造像冥福呢？

唐高宗永淳元年二月爆發的西突厥阿史那車簿的反亂，在前引王方翼《神道碑》有較詳細的記述：“於是車簿噉首唱寇兵，群蕃響應，蝟毛而豎。公在磧西，獻捷無虛歲，蹙車簿於弓月，陷咽麵於熱海，剿叛徒三千於麾下，走烏鵲十萬於城（集作“域”）外，皆以少覆衆，以誠動天。……璽書下問，皇靈

遠燦，遷夏州都督。”<sup>[16]</sup>從王方翼與車簿戰於弓月（今新疆霍城）、熱海（今伊塞克湖），及車簿稱“噉”（突厥官號）來看，車簿原為碎葉以東五咄陸部五大噉之一（碎葉以西五弩失畢部首領稱“俟斤”），此時已進攻至碎葉以東之弓月、熱海一帶。那麼，此時的碎葉情況如何？未見有記載。過去中外學者有各種推測：有的以為此時鎮守碎葉的杜懷寶已戰死，任金山都護的王方翼攻車簿<sup>[17]</sup>；或說，因杜懷寶“失蕃戎之和”，王方翼在永淳元年又代杜為安西副都護，從碎葉出兵攻弓月<sup>[18]</sup>；內藤文則說，永淳元年杜仍為安西副都護，守碎葉，王方翼也被任為安西副都護，兩者並存。以上三種推測，哪一種更符合於當時的實際呢？我們祇能從史籍所載王方翼的情況來分析：兩《唐書》的《高宗紀》、《冊府元龜》卷九八六外臣部征討五有一段大致相同的記載：永淳元年四月“辛未，以裴行儉為金牙道行軍大總管，與將軍閻懷旦等三總管兵，分道討十姓突厥阿史那車簿。行儉未行而卒。安西副都護王方翼破車簿、咽麵，西域平”<sup>[19]</sup>。方翼何時由金山都護改任安西副都護的呢？這可能與另一位任安西副都護的袁公瑜有關。此人曾向武后親屬告密，而使裴行儉左遷西州長史<sup>[20]</sup>。據狄仁傑撰《大周故相州刺史袁府君墓誌銘》記：“……尋除君為代州長史，又除西州長史……俄轉庭州刺史。無何，遷安西副都護……蔥右無塵，雖鄭吉、班超不之加也。惜乎忠而獲謗，信以見疑，盜言孔甘，文致□□。永隆歲，遂流君於振州。……”<sup>[21]</sup>袁公瑜在永隆時去安西副都護職，永隆僅二年（680—681），二年改為開耀元年，開耀二年即改為永淳元年。因此，頗疑方翼由金山都護改任為安西副都護，是在永隆年袁公瑜去職之後，代其職，治龜茲。這與其出兵同車簿戰於弓月、熱海的進軍路綫也是一致的。而車簿起兵後，“群蕃響應”，時任安西副都護、碎葉鎮壓十姓使的杜懷寶想必也力守重鎮碎葉，未分兵援方翼。

據以上的分析，我們傾向於內藤的看法，即永淳元年車簿反亂後，在碎葉的杜懷寶與轉戰在弓月、熱海的王方翼同為安西副都護<sup>[22]</sup>。那麼杜懷寶任此職一直到何時呢？不見記載。不過，過了四年，即垂拱二年（686），因西突厥再次反叛，“安西不寧”，武周朝遂“拔四鎮”（即退出四鎮），再次放棄四鎮<sup>[23]</sup>。如果杜懷寶仍鎮守碎葉的話，此時也一定退出了碎葉。若以上的推測不謬，則出土的杜懷寶造像（基座）時間應在調露元年末二年初直至垂拱二年

(679—686) 之間。

#### 四

杜懷實造像題銘基座的發現，在學術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衆所周知，由於唐代經營西域的文獻史籍殘缺，且散佚頗多，因而有關唐朝在西域的建置、城鎮、軍事設施等問題引起後世中外學者們的各種議論和推測，衆說紛紜，莫衷一是。杜懷實造像題銘基座的出土，至少有以下幾個問題，逐漸清晰起來，可望得到較圓滿的回答。

首先，是唐代西域重鎮碎葉的地理位置問題。過去，中外學者根據文獻及阿克別希姆古城的佛寺遺址，推測這裏即是唐代的碎葉，佛寺之一即杜環《經行記》所見之大雲寺<sup>[24]</sup>。但這一結論並沒有得到確認。杜懷實造像題銘基座出土於阿克別希姆古城遺址附近，且題銘中明記杜任“安西副都護、碎葉鎮壓十姓使”，駐守碎葉。此乃阿克別希姆古城就是唐代碎葉城的鐵證，從而使以上推測得到了最有力的證據，成為無可辯駁的事實。同時，在此古城出土碑銘明記杜懷實為“碎葉鎮壓十姓使”，從而也以鐵的事實證明那種以為唐代碎葉還有所謂“哈密碎葉”、“撥換碎葉”、“焉耆碎葉”說法之謬<sup>[25]</sup>。

第二，唐朝在西域重鎮碎葉設置的職官，過去祇知有“碎葉鎮守使”一職，最早見於記載的是延載元年，有“碎葉鎮守使韓思忠”，其自碎葉大破阿悉吉泥熱俟斤（五弩失畢部五俟斤之一）及胡祿屋部<sup>[26]</sup>。次見於神龍二年（708）有“碎葉鎮守使、中郎周以悌”，後代郭元振為“四鎮經略使”、拜左屯衛將軍<sup>[27]</sup>。武周長安二年（702）北庭都護府（治庭州）建立，至少在景龍年間（707—710），碎葉鎮已改屬北庭都護府，碎葉鎮守使一職往往由北庭都護兼任。如景龍四年（710）五月十五日《命呂休璟等北伐制》中，記有“左領軍衛將軍、兼檢校北庭都護、碎葉鎮守使、安撫十姓呂休璟”<sup>[28]</sup>。

杜懷實造像題銘補充了調露元年碎葉列為四鎮之一後，唐朝曾暫時設置有“碎葉鎮壓十姓使”一職，由安西副都護兼任，駐守碎葉。此職雖為暫時使職，但其後變為固定的使職——“碎葉鎮守使”。

第三，1975年，筆者在新疆烏魯木齊，有幸聆聽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譚

其驥先生的演講，在演講中，譚先生提出碎葉曾為安西都護府的治所。演講結束後，筆者向譚先生請教這一問題，回答是因安西都護曾駐守碎葉，安西都護府治所自然遷至碎葉。此後，又見有一些論著發表上述的看法，如黃惠賢《從西州高昌縣征鎮名籍看垂拱年間西域政局之變化》<sup>[29]</sup>。薛宗正《安西與北庭》說得更為明確：“有迹象表明，經過王方翼整修過的碎葉城不僅備列安西四鎮，而且一度是安西都護的駐節地，唐朝所冊封的安西都護王方翼、杜懷寶皆先後駐節於此。這似乎表明，自調露元年至垂拱元年間（679—685）安西都護府治碎葉，金山都護府治庭州。”<sup>[30]</sup>王方翼為檢校安西都護是隨裴行儉冊立波斯王子，平十姓都支等反亂，至碎葉，並大城碎葉，“未幾”即調任庭州刺史、金山都護，是屬於特殊情況，且為時甚短。接任的杜懷寶，據出土的造像碑題銘，其任是安西副都護、碎葉鎮壓十姓使，而非安西都護。永淳元年，王方翼為安西副都護，且僅轉戰於弓月、熱海，未駐守碎葉，後即遷夏州都督。而此後，再未見有安西都護駐節碎葉事。因此，碎葉曾為安西都護府治所的結論，因杜懷寶造像題銘的發現而難以成立。

第四，《通典》卷一九三引杜環《經行記》說：“又有碎葉城，天寶七年（748）北庭節度使王正見薄伐，城壁摧毀，邑居零落。昔交河公主所居止之處建大雲寺猶存。”論者一般以為此乃碎葉棄落之始。內云大雲寺，遺址已在阿克別希姆古城中發現<sup>[31]</sup>。這是因武則天欲利用佛教為其革命而大興佛教，於諸州及兩京各建大雲寺，地處西域的碎葉亦建此寺。杜懷寶造像題銘基座的發現，又再一次證明了當時已成為唐朝邊遠重鎮的碎葉，也傳入了內地的佛教。而造像碑的形式，是自北魏以來中國黃河流域上自貴族、官吏，下至村邑百姓祈福、冥福的一種常見的佛教信仰形式，能在僻遠的西域邊鎮碎葉造像冥福，亦可見內地的佛教西傳的軌跡。

## 注 釋

[1] 內藤みとり《アクベシム發見の杜懷寶碑について》，《シルクロード學研究》4，シルクロード學研究センター研究紀要《中央アジアの仏教遺跡の研究》；シルクロード學研究センター編集發行，1997年3月31日。林俊雄《天山北麓的佛教遺址》，《Dalvazhintipa DT<sub>25</sub> 1988—1993年發掘報告》，日本創價大學、The Khamta Fine Arts Research Centre 合作出版。按林文僅在補注中

提及此碑銘，並附照片。

[2] 《舊唐書》卷一八五上《王方翼傳》約同，不贅引。

[3] 詳細考證見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中華書局，1958年，58頁。

[4] 上引《新唐書》王方翼本傳說：方翼徙庭州，“而懷寶自金山都護更鎮安西”，故知懷寶由安西都護調任為庭州刺史、金山都護。

[5] 見《舊唐書》卷八四《裴行儉傳》。

[6] 按貞觀二十二年唐初置四鎮中，有焉耆或是碎葉，至今中外學者意見分歧。筆者主張無碎葉，而有焉耆，見拙作《略論碎葉的地理位置及其作為唐安西四鎮之一的歷史事實》，載《新疆歷史論文集》，1978年新疆人民出版社。關於此問題的討論情況，可參閱吳玉貴《唐安西都護府史略》，載《中亞學刊》第2輯，中華書局，1987年。

[7] 見《新唐書》卷二一六《吐蕃傳》。此時之四鎮是：龜茲、于闐、疏勒、焉耆，見王溥《唐會要》卷七二引蘇冕修《唐會要》部分。

[8] 中外學者多有以為上元年間唐已復置四鎮，如森安孝夫《吐蕃の中央アジア進出》，《金澤大學文學部論集·史學科編》第4號，1984年；黃惠賢《唐西州高昌縣上安西都護牒稿為錄上訊問曹祿山訴李紹謹兩造辯辭事》，載《敦煌吐蕃文書初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3年；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74頁；上引內藤みとり文等。筆者認為上元年間僅置或復置毗沙等幾個都督府，四鎮之復置在調露元年，有《冊府元龜》卷九六七外臣部繼襲：“調露元年，以碎葉、龜茲、于闐、疏勒為四鎮”可證。參見上引拙作《略論碎葉的地理位置及其作為唐安西四鎮之一的歷史事實》、吳玉貴《唐安西都護府史略》等。

[9] 見《冊府元龜》卷九六七外臣部繼襲二等。

[10] 如伊瀨仙太郎《西域經營史の研究》，日本學術振興會，1955年；薛宗正《安西與北庭——唐代西陲史研究》，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

[11] 見張說《張說之集》卷一四，裴行儉《神道碑》。

[12] 按上引薛宗正《安西與北庭》114—116頁論述任金山都護者，還有田揚名、袁公瑜。按田揚名，史僅記其“發金山道十姓諸兵”（《陳拾遺集》卷八《上西蕃邊州安危事三條》）；而袁公瑜，僅其墓誌銘云其曾任庭州刺史；均無確證他們曾任金山都護，故不取。

[13] 見《大唐六典》卷三〇；《通典》卷三二職官。

[14] 上引王方翼《神道碑》。

[15] 《通鑑考異》一二引《景龍文館記》。

[16] 更詳細的記載見《舊唐書》卷一八五上《王方翼傳》。

[17] 見上引薛宗正《安西與北庭》，130頁。

[18] 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歴史地理學研究》（增補版），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56年，352

頁。

[19] 此引自《舊唐書》卷五《高宗本紀》。

[20] 《舊唐書》卷八四《裴行儉傳》。

[21] 誌載《千唐誌齋藏誌》上册，文物出版社，1983年，481頁。

[22] 見上引內藤文。

[23] 關於垂拱二年“拔四鎮”問題，學界也是意見分歧，不過大多數學者同意“拔四鎮”是退出四鎮，如上引拙作《略論碎葉的地理位置及其作為唐安西四鎮的歷史事實》，吳玉貴《唐安西都護府史略》，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等。

[24] 見張廣達《碎葉城今地考》，原刊於《北京大學學報》1979年5期，後收入作者論文集《西域史地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25] 碎葉有多處的說法，見鍾興麟《唐代安西碎葉鎮位置與史實辨析》，載《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1期。

[26] 見《新唐書》卷二一六《吐蕃傳》。

[27] 按上引內藤文云：景龍二年周以悌以“碎葉鎮守使”並“經略使、右威衛將軍”，後因討突騎施娑葛有功，被加封為“左屯衛將軍”，取代時任安西都護、四鎮經略使郭元振之職。也就是說，“安西都護”任“四鎮經略使”，“碎葉鎮守使”任“經略使”，“經略使”可能就是“安西副都護”的領職。按此說大有疑問，《舊唐書》卷七九《郭元振傳》及《資治通鑑》卷二〇九景龍二年十月均記，因娑葛與其下西突厥將阿史那彌忽忠節不和，安西都護、四鎮經略使郭元振奏調忠節入朝宿衛。忠節行至播仙鎮（今新疆且末附近），時任“經略使、右威衛將軍”的周以悌，詭忠節厚賂宰相宗楚客。周以悌時任“經略使”，胡三省注為即“四鎮經略使”，時郭元振為此職，則此“經略使”有兩種可能：或史籍誤，抑或為其它性質之經略使。此後，忠節掠于闐，朝廷派員入西域，引起娑葛進兵西域，生擒忠節，殺唐朝所派官吏，四鎮路絕。此時，據上引《景龍文館記》總云：“時碎葉鎮守使、中郎周以悌率鎮兵數百人”大破娑葛，於是唐朝纔升其任，以代郭元振為“四鎮經略使”。因此，不能將周以悌不同時間的官職聯繫起來，且播仙鎮與碎葉相距甚遠。因此，內藤以上的結論不能成立。然而，因史籍對這一時期唐經營西域的記載含混，矛盾之處不少，有些問題實難弄清。

[28] 見宋敏求《唐大詔令集》卷一三〇。

[29] 文載《敦煌吐蕃番文書初探》。

[30] 該書128—129頁。

[31] 見上引張廣達《碎葉城今地考》。

## **A Study of the Du Huaibao Buddhist Inscription from Ak – beshim in Kirghistan**

Zhou Weizhou

### **Summary**

In 1982, a stone foundation of a Buddhist statue was discovered in the ruins of Ak-beshim, situated in the southwest of the Toukmak in Kirghistan. The base was carved with a Chinese inscription of about eleven lines, of which more than forty characters remain. G. P. Suprunenko, a Russian Sinologist, Toshio Hayashi, and Neito Mitori from Japan have all previously published articles introducing the statue and the inscription. Based on the inscription and the achievements of these scholars, this article makes a further exploration of its meaning and nature.

First, utilizing the contents of the inscription and the remnant strokes of characters, the writer supplies four missing characters. Second, through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inscription was made by Du Huaibao to pray for and memorialize his deceased parents between the first year of Tiaolu (679) and the second year of Chuigong (685) in the Tang dynasty. Further insights are offered into the proper official name of the inscription. Last, the author also discusses the scholarly significance of the inscription.

## 唐長安城東出土的康令憚等墓誌跋

王育龍

有唐一代，定都長安，這裏是唐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交通中心。在以京城長安為中心的關中地區，集中了唐朝許多皇室貴戚、京畿大族、朝廷重臣以至於鄉里小吏、普通臣民的墓葬。他們或以陪葬帝陵為榮，不少外地流寓到京畿的人，死後也埋葬在這裏。所以，形成了關中地區的唐墓，以渭河為界，分成兩大區域，渭水北岸以“唐十八陵”為中心包括各陵陪葬墓的唐墓區和渭水南岸以唐都長安為中心的周邊唐墓區（這裏也包括一些家族墓地如長安韋曲的韋氏家族墓）。

多年來，隨着配合基本建設的考古發掘，西安地區不斷發現許多唐代的墓誌，這些墓誌中涉及的墓主人，有些史書有載，誌文和文獻相互印證，解決了不少歷史問題。而大部分墓主則名不見經傳，却仍不失為重要地歷史資料，對研究唐代的典章制度、歷史地理、文化藝術等有着積極的意義。現將多年來筆者在考古發掘中所發現的唐代墓誌，公諸學界，敬請方家同仁共同研究探討。

### 一、唐范陽郡節度副使都知兵馬使冠軍左威衛大將軍上柱國山陰縣開國子康令憚墓誌

唐康令憚墓誌，1998年5月，在配合西康（西安—安康）鐵路施工時，發現於西安市東郊國棉六廠東側，南為馬家溝村，這裏是唐代墓葬的重要分佈區。墓葬形制由長斜坡墓道、五個過洞、五個天井、六個壁龕和墓室組成。原墓中各壁均繪有壁畫，已全部脫落。所有隨葬品早被盜掘，所幸在墓室西部的棺槨之下，發現一銅盆，盆中盛放有鑲金的銅走龍、銅龜和銅摩羯，另外還發現兩頭銹蝕嚴重的鐵牛。



此誌由誌蓋和誌石兩部分組成。發掘時已被分開，青石質地。誌蓋爲疊頂，方形，下底邊長 77 釐米，上底邊長 52 釐米，厚 8.2 釐米，剝長 13 釐米，呈平頂覆斗狀。蓋面上分三行三列篆書“大唐故康府君墓誌銘”，四剝線刻四神圖案，上刻青龍，下刻白虎，左刻朱雀，右刻玄武。誌面方形，邊長 72 釐米，厚 13 釐米，四側線刻蔓草，佈局大方生動。誌文陰刻楷書，剛勁有力，共三十行，滿行三十字，縱橫有淺刻方格界綫，每格邊長 2.5 釐米，共 900 格，其中空白格 71 個，因疏漏而填加一字，實有 830 字，殘泐 8 字。誌面完整，字迹清楚，現將全文標點錄於下面：

大唐范陽郡節度副使都知兵馬使冠軍大將軍左威衛大將軍上柱國山陰縣開國子康府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令憚，字善厚，其先汲人也。昔武王伐殷，康叔封衛，耿光烈以文著□績，蔚其康輿。周之宗盟，異姓爲後。世濟其美，因而氏焉。漢、魏踵繼，晉、宋肩仍，皆佩寵光，不勦堂構。本枝百代，桑梓永懷。雖三秦漢京，而漆沮周土，不忘舊國，家於長安。曾祖朝，王佐嶽秀，侯度玉立。屬隨季天歷，唐初日躋。天子龍飛於晉陽，諸侯駿奔於寰宇。亦猶高祖起沛，先議蕭何之功，成湯自阿，必酬伊尹之效。以公折衝樽俎，拜爲驃騎將軍。名遂功成，樂天知命，以保終吉，歿無其他。祖慈感，孝廉擢第，名以彰於拾芥，榮不登於起草，行藏委命，卷舒任時。解褐拜西平郡椽曹，且鴻漸有階而驥足未展，官卑未能利俗，祿薄其可代耕。遂高卧丘園，以自卒歲。公天地純粹，山河精氣，挺生殊材，資國武用。楊祐識環之歲，以蓄性心；項王學劍之辰，早懷秘略。願弘信布之武，志運張陳之謀。豈能讀顏孔之書，面爲腐儒耳！乃束髮從官，不徒言哉？東逾冷邢，拊林胡之背；西蹈積石，扼犬戎之喉。自授鉞禁中，分麾塞外。不怒刑而三軍敬悚，不振威而七戎寧伏。笑起翦爲兒戲，輕衛霍如弱人。每建勳庸，皆異今占，不數軍實，讓功歸君。臣道克明，帝念是屬。特承優渥，起拔等倫。勅賜金銀器有千品，錦綺繒帛，向盈萬端。形寄丹青，名載良史。方材楚將，空負拔山之名；比德漢臣，虛竊尋河之績。彼蒼不憖，殲我將軍，未至夢楹之秋，俄臨易簣之夜。艾官之歲有五，忽寢疾於漳濱；大族之月旬七，迺

薨年於幕府。嗣子積石軍副使、昭武」校尉、右驍衛翊府中郎將、內供奉、上柱國承獻，撫膺流血，叩地無聲。久而不蘇，「幾爲滅性。所爲奉先思孝，不忘寧親，侍護亡靈，西歸京兆。五月而葬，同盟之」限已過；一紀不塋，安厝之儀未備。權殯於勝境寺，暨天寶四載二月十四日，遷」窆於灊陵原，禮也。高天降兆，搖悲子晉之棺；廣野開墳，永痛滕嬰之馬。尚慮海」移桑變，代移人亡，岸谷不分，高卑莫辨。託文紀德，刊石勒銘，其詞曰：「惟嶽降神兮，飛將雄雄；自天生德兮，惟孝惟忠。威謐北狄兮，風靡西戎；夷虜即」叙兮，車書混同。聚米生妙兮，畫地成功；彼蒼不憖兮，殲我康公。白鹿原西兮素澆」東，密邇青門（兮）枕皇宮。大壘融融兮深泉中，落日沉沉兮昏碧空。不」見鼓鼙增猛氣，唯聞楸柏起悲風。東海梁僕射孫徐昂相地襲吉，敢附銘曰：「勝氣朝浮，佳城鬱鬱，華蓋吐雲，龍崗抱日，衆靈扶護，永居此室，施於子孫，迺爲至弼。

墓誌主人康令憚，新、舊《唐書》無載，其他文獻中也難覓其蹤。據誌文稱：“其先汲人也”，知其祖居汲地。汲，在今河南北部，漢時設置汲縣。晉泰始二年（266）置汲郡，治所在汲縣。隋初廢，隋大業及唐天寶、至德時又曾改衛州爲汲郡。康令憚自幼胸懷大志，勤於習武，誌文載：“項王學劍之辰，早懷秘略”，“顯弘信布之武，志運張陳之謀，豈能讀顏孔之書，而爲腐儒耳！”在同邊疆少數民族的戰爭中，一度“東逾冷邢，拊林胡之背；西蹈積石，扼犬戎之喉”，屢建卓功並嚴於治軍，受到當朝皇帝的嘉獎，“勅賜金銀器有千品，錦綺繒帛，向盈萬端”，以致於“形寄丹青，名載良史”。墓葬雖經嚴重盜擾，壁畫全部脫落，但發掘過程所見能擁有五個天井的墓葬規格，足見其生前地位非同一般。而且在棺床的底部，我們有幸地清理了一個銅盆，其中置放有鑲金的銅走龍、龜和摩揭，可與誌文相印證。“忽寢疾於漳濱”、“迺薨年於幕府”，可見其生前仍帶病揮軍，病逝疆場。漳，當指漳水，屬衛河支流，在河北、河南兩省邊境。誌文稱“一紀不塋，安厝之儀未備，權殯於勝境寺，暨天寶四載二月十四日遷窆於灊陵原”，死者在天寶四載（745）二月十四日從勝敬寺遷葬於灊陵原。勝境寺具體在西京長安何處，尚不可考，因“一紀”當爲十二年，如果無誤，康令憚應死於公元734年即唐玄宗開元二十二年，具體生年尚不可知。

## 二、唐雲麾將軍左龍武軍將軍上柱國南陽縣開國伯張金剛及其夫人李氏墓誌

### 1. 唐雲麾將軍左龍武軍將軍上柱國南陽縣開國伯張金剛墓誌。

1993年冬，在配合西安市灊橋區土地局房地產開發公司施工時，發現於西安市東郊灊劉村北約一千米處。這裏也是唐代墓葬比較集中的地區之一。此誌由誌蓋和誌石兩部分組成，青石質地。誌蓋爲盃頂，近於方形，下底邊長爲54.5×57釐米，上底邊長37×39釐米，厚7.8釐米，刹長10釐米，呈平頂覆斗狀。蓋面上分三行三列草書“大唐故張府君墓誌銘”，四刹線刻忍冬紋飾圖案。誌面近於方形，邊長爲52.5×54釐米，厚10釐米，四側與誌蓋四刹紋樣相同，即線刻忍冬花紋。誌文陰刻楷書，共三十行，滿行三十字，縱橫有淺刻方格界錢，每格邊長爲1.8×1.8釐米。共900格，其中空白格67個，實有833字，殘泐10字。現將全文標點錄於下面：

#### 唐故雲麾將軍左龍武軍將軍上柱國南陽縣開國伯張公墓誌銘

天寶十三載夏五月十九日，雲麾將軍、左龍武軍將軍、上柱國、南陽縣開國伯「張公，薨於大寧里之私第，粵其載秋八月十日，葬於西京東澠川原之禮也。公」諱金剛，其先南陽人也。父泰，唐贈洛交郡司馬。公夙含文武，弱冠賈勇。於時遇「我明皇，天授鴻寶，靈運大業，掃除機槍，滌蕩氛侵。雲騎雷動，干戈風生，晝夜」交紛。公謀其右，乃鳳翥其夜，龍飛清晨，奐若天開，翕然無事。朝廷攸攸，天」下晏如。乃授公爲振武副尉、夏州塞門鎮官，轉任左金吾衛洛州同軌府左果「毅都尉，借緋。公一自歷職，遷喬不停，擢三果登三折，便拜寧遠將軍，守右武衛」翊府左郎將、賜紫金魚袋、上柱國。公天資猛毅，神假良圖，執介冑而叱咤，則「左右披靡而失色，坐於帷幄，決乎千里，必取剋而兵彊。履義含仁，清白自守。」迺遷明威將軍、守左龍武軍翊府中郎將。公道釋二門，常勤如一。警衛之暇，清淡」不揆。每載夏中，輿唐寺奉爲君王轉讀。總以軍事，公爲其首，非直士庶瞻仰，抑」亦神明欽崇。迺授公爲雲麾將軍、上柱國、南陽縣開國伯。奈何積善而不長久」者，天運神謀，將迎於西域而已，何則暴染時苦，良暨無徵，致於萬化。男女等」動哭擗踊，號天罔極，追慕摧絕，痛骨髓而不形，水漿不入於其口，禮無逾制」面營安

厝。男仙鶴、仙周、仙童、仙寶俱任別將，在軍英達，上下推挹，遠近知名。公」三品榮家，四男光國。高門照日，濱車馬以駢闐；長戟含霜，坐熊羆而懷蹕。公器」字弘博，方策深邃，邊城名將聞之而許能，朝廷重臣見之而心伏。芳名播於」四海，忠誠奉於一人。在朋儕而有信，在軍旅而通理，耿耿公正，事無私耶；昂」昂忠平，言而不佞。處理則懷然若威神，騰光而激射；臨人辯則倖心鏡，直照以」光芒。是則張良王略，知而或用；黃陂萬傾，含而不施。固諸侯薦雄名於雲臺，」天子迺圖形影於麟閣。公其政事，書何盡言。恐日月流乾，川原海變，迺勒銘沉」石，明不朽云。其詞曰：南陽張公，」北闕勤政。一軍亞長，三朝事聖。白珪無玷，清節長存。遐邇尚德，脩楊」道尊。光之以考妣，榮之於子孫。奈何居高，黯然而銷魂。梁木其壞，哲人斯歸。座王」黃墟，聲聞紫微。夙感悲號長吹，雲色愁兮四」，覽古今兮哀哉，咨逝川兮不」迴。將卜兆以焉集？臨封墳兮鶴來，題松楸兮煙漠漠，眺山阜兮壘礧礧，詣途東舉，號絕南陔。日月循環兮不相待，春秋麟次兮陰陽改，勒金刊石兮難磨滅，書」之紀之兮彌億載，天傾地坼兮石長在。」進上皇甫晉卿撰 平檀孟□□。」

## 2. 唐隴西郡李夫人墓誌。

此誌出土時間、地點與其夫張金剛墓誌相同，出土於另一墓穴。由誌蓋和誌石兩部分組成。誌蓋為盪頂，方形，下底邊長 48 釐米，上底邊長 31 釐米，厚 6.2 釐米，剝長 8.5 釐米，為平頂覆斗形。蓋而上分三行三列篆書“大唐李夫人銘”，四剝綫刻相同的忍冬紋樣。誌面方形，邊長 44 釐米，厚 7.8 釐米，四側紋飾與蓋上四剝相同。誌文陰刻楷書，共二十四行，滿行二十四字，縱橫有方格界綫，每格邊長 2×2 釐米，共 576 格，其中空白格 26 個，實有 250 字。現將全文標點錄於下面：

唐故隴西郡夫人李氏墓誌銘并序 鄉貢進士皇甫晉卿撰

夫人其先隴西人也。祖諱徽，皇朝不仕。父諱岑，皇朝贈常」山郡司馬。兄諱延壽，皇朝金吾衛中郎將。兄諱延年，皇朝見」任儀王府典軍。夫清河張公，諱金剛，見任雲麾將軍、上柱國、開」國子。夫人性行淳和，淑質貞亮；夙昭令德，遐布仁慈；內訓女儀，」外彰婦道；奉嬪

君子，筭年同牢。歷桃李之春時，幾逾花月；抱松「筠之勁節，屢變寒暄。俾鳳凰以於飛，契夫榮而鴻漸，遂授隴西」縣君，夫人尋遷隴西郡君。夫人既而福祿兼受，名宦齊高，自茲「一臨，位經三轉，迺授隴西郡夫人。奈何積善非徵，而遭斯苦，良」暨靡效，疾真膏肓。豈其生也有涯，奄鍾凶變。春秋六十有四，」天寶十載七月終於大寧里之私第。粵以其載九月廿三日，葬於「滄川原之禮也。其長子仙鶴，任洛交郡銀方府別將。亞男仙周，」任馮翊郡郊城府別將。次男仙童，任京兆府義豐府別將。小男「仙寶，任京兆府伏波府別將。然以聯腸共乳，號天碎心，系萼分」枝，形影凋毀，嗚呼哀哉！龍虎推藏，花林霜霰，人而到此，天道寧「言。雖則哀毀逾情，豈越禮而過制，是以標塋卜兆，於遷窆之。夫」人貴而不奢，尊而不怙，清信明懿，溫濃克柔，心歸妙門，禮齊於「室，不有其紀，奚爲聞諸？固勒石鐫銘，傳之不朽而已。銘曰：      」幽漠漠兮魂飛，皓愴愴兮總帷。冥錄有限，去無還期。同逝川兮「長流，遐泛泛兮悠悠。紀夫人兮令德，蹤貞明兮不忒。何天渝以」婦道，而人變兮內則。哀松檟兮蕭蕭，悲泉路兮遙遙。既收華以「玄宇，俾清祀於宗桃。北堂隔兮終天，南陔淚兮漣漣。原隰風起，」丘壘浮煙。於刊石兮沉銘，掩荒墟於重扃。表垂芳於一代，貽播「美於千齡。

關於張金剛與其妻李夫人，新、舊《唐書》無傳。從誌文知，張金剛，祖居南陽。夫人李氏，爲隴西著姓。兩人共有四子，即仙鶴、仙周、仙童和仙寶，分別擔任過洛交郡銀方府別將、馮翊郡郊城府別將、京兆府義豐府別將和京兆府伏波府別將。夫婦兩人均薨逝於“大寧里之私第”，大寧里，是長安外郭城坊里之一，萬年縣領，東爲興寧坊，西鄰來庭坊，北是長樂坊，南爲安興坊。此坊因靠近三大內，因而官吏第宅密集，樓宇相連，坊址在今西安市長樂西路四軍大附近。據誌文稱，張金剛的主要職官履歷先後有：振武副尉、夏州塞門鎮官、轉任左金吾衛洛州同軌府左果毅都尉；寧遠將軍、守右武衛翊府左郎將、賜紫金魚袋、上柱國；明威將軍、守左龍武軍翊府中郎將；雲麾將軍、上柱國、南陽縣開國伯。關於死者生年，李夫人誌文十分清楚，即“春秋六十有四，天寶十載七月終於大寧里之私第”。而張金剛則難以確定，僅有終年，即天寶十三載（754）五月十九日。關於李夫人之兄李延壽、李延年，與新、

舊《唐書》中所載，顯非同一人物。

在唐代長安城郊，基本行政單位分爲鄉和里，即“一百戶爲里，五里爲鄉”（《舊唐書》卷四十三《職官志》）。這些行政單位大多分佈在長安郊區的原上，如銅人原、龍首原、神禾原、樂遊原、少陵原、滻川原等。在唐代，一地多名或一名多用，此種現象比較普遍，或用於區劃單位，或用於地理名稱。如銅人原與銅人鄉、樂遊原與樂遊鄉、滻川原與滻川鄉、神禾原與神禾鄉……不以類舉。最有趣的是一地多名，常常給人造成概念上的誤導。如滻川原與霸陵原、白鹿原，此三者常常在唐代的墓誌中交替出現，實指一地，即滻河與灊河所夾中間地帶。在這一地區發掘的兩個南北相距約三千米的唐張金剛（包括夫人李氏）和康令憚的墓誌中，一個稱此地爲霸陵原，而另一則稱爲滻川原，還有其他出土墓誌可證。1954年，郭家灘出土的壽紹業墓誌中云：“長安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卜宅於萬年縣白鹿鄉之原禮也”，稱滻灊之間又爲白鹿原。據武伯綸先生《唐長安郊區的研究》一文認爲“芷陽原即白鹿原的另稱，爲滻灊兩河間高地”<sup>〔1〕</sup>，可見，唐代滻河與灊河之間的這塊地區有白鹿原、滻川原、霸陵原和芷陽原幾種稱號，實指一處。在這塊高地上，分佈着唐代的滻川鄉、白鹿鄉，它們各自有着自己的管轄範圍，鄉有鄉長，里有里正，都隸屬於京兆府萬年縣。

### 三、唐平盧軍監軍使賜紫金魚袋贈內寺伯雁門田公遠墓誌

此誌與唐張金剛及李夫人墓誌所出時間、地點相同。田誌蓋和誌石組成，青石質地。誌蓋爲方形盪頂，上底邊長47釐米，下底邊長爲77釐米，厚8.0釐米，剝寬15釐米，呈覆斗狀。四剝綫刻四神圖案，上刻青龍，下刻白虎，左刻朱雀，右刻玄武。蓋項中部分三行三列楷書陰刻“唐故贈內寺伯雁門田公墓誌”，四週各刻一折枝團花，四角以十字對頂三角幾何圖形裝飾。誌石方形，邊長76.5釐米，厚8.0釐米，四側立面綫刻人身十二屬相，人身衣著相同，身穿拽地寬大長袍，雙手持笏於胸前。屬相尺寸大小相同，寬13.5釐米，高7釐米，上側立面自左到右依次爲豬、鼠、牛，右側立面自上面下依次爲虎、兔、龍，下側立面自右而左依次爲蛇、馬、羊，左側立面自下而上依次爲猴、鷄、狗。誌文陰刻楷書，共三十四行，滿行三十五字，空格166，實有1024

字，誌面完整，字體剛勁有力，現將誌文依原排列順序，進行標點，附錄於下：

唐故平盧軍監軍使賜紫金魚袋贈內寺伯雁門田府君墓誌并序

前攝淄青觀察館驛巡官朝議郎試大理評事上柱國章思慶撰并書

天何言哉！勞之以生；天何言哉！休之以死。茫昧冥化，孰測其理？嗚呼！謂天與善，天亦奚誣？謂「神祐仁，神不可信。其有仁而復善，天祿遽終者，即今府君也。」府君諱公遠，字「子迥。二儀稟生，五常毓德，天與才氣，出而岐嶷。其先輔齊，守即墨而燕將弗能下，乃復齊七」十城。陰德佈於海西，積慶流於東土。蟬聯奕葉，以至於今。曾大父大以（？），「皇左金吾員外」大將軍、賜紫金魚袋。王父景進，「皇興元元從，中散大夫、內侍省內給事、上柱國、賜緋魚」袋。父奉榮，「皇興元元從，朝散大夫、內侍省內府局令、上柱國。自「曾大父已往，皆跡列」朝班（班），匡贊「王室。洎「王父與「烈考，方以恭恪慎密，爲內侍臣，而扈從往復，大著勳」績。」府君鍾瑞山河，降靈辰象，幼而識禮，長而專智，是使州閭鄉里稱其孝，兄弟親戚稱「其慈，僚友稱其悌，執友稱其仁，交遊稱其信，以此昭著，爲時所知。」穆宗朝，守職內府，「美譽既溢，淬勵惟新。凡曰有情，皆醉聲德。」敬宗皇帝以其幹敏，遂賜綠綬。」武宗皇帝，熟其才術，選充東頭承旨。既趾近侍，謹默愈專。允沃睿情，克宣「厥職。」宣皇帝初，除大明宮留後判官，鵬翅未舒而磨霄之意已舉，良驥婉足而騰驤」之心自彰。蘭茝其馨，隨風難掩。遂以殊績，賜緋魚袋，充大明官使。位望方振，其心益謙，尋遷「宣徽修造使。備朝夕之顧問，上啓聖謨；度詳費之規程，下副人望。出銜」綸旨，使於四方；入侍丹墀，以奉端宸。今上承乾御宇，子育黔黎。以「翊戴勳，特加紫綬，尋爲供奉官。」府君恭稟成命，若蹈水火。明年平盧護軍告缺，簡「於東西掖。帝因語執政曰：“吾已得矣”。雖轡吾左右，且惠此方。遂當其選，征鑣東去，」海郡歡迎。一自下車，師人畏敬；二領留務，深合機宜。方將敏惠容衆，以洽羣情。無何寒暑所「侵，以咸通三年秋染疾。名醫上藥，無不必具。其年十月，所疾大慚。其月三日，薨於平盧官舍，」享年六十有三。元戎悲悼，將校號泣。飛章既

來，帝爲嗟憫。追崇贈賻，事越常則。夫人」隴西史氏，德輝閨壺，淑慎是脩。傷偕老而獨先，痛黃鵠而自處。令子長曰敬璋，內侍省掖庭博士，以端莊肅慎，謙光不流，充東頭庫家。次曰敬球，內侍省掖庭博士，以識量周敏，恭明不撓，職履長鐙。又曰全玘，內侍省內僕丞，以蘊德冲粹，令譽有聞，爲內養。又曰敬瑜、敬璘、敬璋，」並俊識逸氣，爲時所稱。皆資孝秉忠，克紹清懿。既丁艱酷，柴毀號慟，歲月未便，不祔大塋。以明年五月廿三日，遷神於京兆府萬年縣滻川鄉上傳村，禮也。德馨既著，不可使之塵而泯。其令嗣知思度飲，府君令猷，固託誌遺芳於貞石，銘曰：」輔齊之後，代有賢德。孝友於家，忠貞許國。偉哉令人，生而自神。沉深弘略，守志全真。藝成餘力，動合規則。風流提拔，才氣孤特。身以智遷，位由正達。焯焯輝華，昭昭洞察。入仕六朝，始終一貫。冲和不撓，謙光自煥。出撫藩維，美流齊裔。方洽群情，俄聞去世。元戎歎惜，將校號悲。素輦車舉，丹旄西歸。青鳥告吉，輜車前列。鬱鬱佳城，沉沉幽穴。跡泯明時，歸真厚土。刻茲令名，以盡終古。

墓主曾祖，其名不詳，任左金吾員外大將軍、賜紫金魚袋。祖父景進，任從中散大夫、內侍省內給事、上柱國、賜緋魚袋。父親奉榮，任從散大夫、內侍省內府局令、上柱國。夫人爲隴西史氏。共有六子：長子敬璋，爲內侍省掖庭博士，充東頭庫家；次子敬球，內侍省掖庭博士；三子全玘，爲內侍省內僕丞；另有敬瑜、敬璘和敬璋。

墓誌主人田公遠，據誌文稱“入仕六朝，始終一貫”，歷經唐代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六朝皇帝。“穆宗朝守職內府”；敬宗皇帝“遂賜綠綬”；武宗皇帝時“選充東頭”；宣宗皇帝時“遂以殊績賜緋魚袋、充大明宮使”，“尋選宣徽脩造使”。唐懿宗咸通三年（862）秋染疾，十月三日薨於平盧官舍，享年六十三歲。次年五月廿三日遷葬於京兆府萬年縣滻川鄉上傳村。

縱觀誌文，田公遠一家，其祖父景進，曾任內侍省內給事；父親奉榮，曾任內侍省內府局令；田公遠本人，也守職內府、選充東頭，任宣徽修造使；其長子敬璋，任內侍省掖庭博士並充東頭庫家；次子敬球，任內侍省掖庭博士；三子全玘，任內侍省內僕丞。這些官職，在唐代，均由宦官職掌。



《新唐書》卷二〇七《宦者》上載：“唐制：內侍省官有內侍四，內常侍六，內謁者監、內給事各十，謁者十二，典引十八，寺伯、寺人各六。”內給事“掌判省事，凡元正冬至，羣官朝賀中宮，則出入宣傳。凡官人之衣服費用，則具其品秩、計其多少，春秋二時，宣送中書。”內府局，為內侍省所屬五局之一，設令二人，局令“掌中宮藏寶貨給納名數”。掖庭局博士“掌教習宮人書算衆藝”。內僕丞，隸屬內僕局令，協助局令“掌中宮東乘出入導引”<sup>[2]</sup>。宣徽脩造使，隸屬宣徽院，亦由宦官職掌，宣徽院所掌具體事項，“主要為北司諸使、宦官名籍、郊祀朝會、宴會典禮等，涉及整個宦官組織系統”<sup>[3]</sup>。誌文中兩處提到“東頭”，即“武宗皇帝熟其才術（指田公遠），選充東頭”，其子敬璋“以端莊肅慎，謙光不流，充東頭庫家”。《舊唐書》卷一七《文宗紀》上載“東頭御馬坊、毬場，宜却還龍武軍”，也提到“東頭”。關於唐代的“東頭”，據葛承雍先生研究，是指東內大明宮的宦官首腦，而“庫家”是指專職管理內庫具體事務的宦官<sup>[4]</sup>。那麼“東頭庫家”之意則顯然明了。另有“西頭”，自然是指西內太極宮的宦官頭目了。這對我們進一步了解唐代宦官職官制度，是一個有益的幫助。

## 注 釋

[1] 武伯綸《古城集》，三秦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

[2] 《大唐六典》卷之十二內侍省。

[3] 葛承雍《唐代國庫制度》，二秦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

[4] 葛承雍《法門寺地宮珍寶與唐代內庫》，載《首屆國際法門寺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集》，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

## New Funerary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to the East of Changan

Wang Yulong

### Summary

It is well known that Xi'an was a center of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and communi-

ca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To the east of Changan, an array of tombs attest to this glorious period. The Wei river divides certain distinctive tomb characteristics. To the north of the Wei, the eighteen imperial tombs are surrounded by smaller satellite burials. To the south, surrounding Changan city, there are hundreds and thousands of tombs. This division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ideas held by people of the time. Ideally, people dreamed that after death they would be buried either with the emperor or nearby the imperial capital. Only in this manner might they be forever known as loyal, proud subjects of a flourishing period.

It is in this context that I investigate the inscriptions on memorial tablets within the tombs of three men – Kang Lingyun, Tian Gongyuan and Zhang Jingang. The auto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on historic events, geography, the official system and military events, provides valuable material to study the Tang dynasty.



## 唐李泳妻太原郡君王氏墓誌銘淺釋

杜文玉

《前河陽三城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懷州刺史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澧州長史開國男食邑三千戶上柱國李公夫人太原郡君王氏墓銘》，由唐長安縣令薛元龜撰，太常寺奉禮郎李珣書，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收藏有這方墓誌的拓片。該墓誌對研究唐代史事及唐人家族世系頗有一定的價值，且至今未見有人對其進行過考釋，故筆者不揣淺陋，試對其作一淺釋，並將其錄文及拓片附後，不當之處希望能得到指正。

墓誌云：“郡君姓王氏，其先太原人。……其後曰賁，曰離，皆立秦功。五代孫曰吉，為漢昌邑王中尉，每引詩諷諫，深得輔弼大義。至晉則有渾、有祥，功格王室。至魏則有慧龍，為貴種。十二代祖卓，晉常王公主子也。始公主湯沐邑在汾陰，永嘉顛覆，南渡逕絕，松檟因樹，廬落成家，指葬長壽原，為歸終之地，所以鄉為太原號也。”關於王吉以下世系情況，《新唐書》卷七十二中《宰相世系表二》云：吉生駿，駿生峇、音，音生誼、觀、典、融，融生祥、覽，覽生裁、基、會、正、彥、琛，裁生導、穎、敞。王導以下世系該書記載甚詳，就不一一羅列了。上引《新唐書》所記王氏這一段世系情況錯訛頗多。據《晉書·王祥傳》載，祥祖仁，非音。又《晉書·王導傳》：劭、協弟，而非穎、敞。李泳妻王氏墓誌自王吉以下沒有詳記其家族世系情況，只說“至晉則有渾、有祥，功格王室”。又說“十二代祖卓，晉常王公主子也”。上引《新唐書》沒有提及王渾，其顯然是王氏家族的另一分支。王氏墓誌稱其郡望為太原，據載“太原王氏出自離次子威，漢揚州刺史。九世孫霸，字儒仲，居太原晉陽，後漢連聘不至。霸生威，賢威十九世孫澤，字季道，雁門太守。生昶，字文舒，魏司空，京陵穆侯。二子：渾、濟”<sup>[1]</sup>。另據《晉書》王渾本傳

載：“父昶，魏司空。……長子尚早亡，次子濟嗣。”<sup>[2]</sup>則王濟非王渾之弟，而是其子。另據《晉書》卷九六《王渾妻鍾氏傳》：“渾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云云。同書《王湛傳》亦云其為王渾之弟。可見王渾之弟應為王湛。王渾以下世系史籍有詳細記載，所謂“渾字玄冲，晉錄尚書事、京陵元侯。生湛，字處冲，汝南內史。生承，字安期，鎮東府從事中郎、藍田縣侯。生述，字懷祖，尚書令、藍田簡侯。生坦之，字文度，左衛將軍、藍田獻侯。生愉，字茂和，江州刺史。生緝，散騎郎中。生慧龍，後魏寧南將軍、長社穆侯”<sup>[3]</sup>。關於王湛之事上面已作了考證，不再多說。此外王渾之子除了王尚、王濟外，還有兩個兒子，即王澄，字道深，王汶，字茂深，均為王濟之弟<sup>[4]</sup>。關於王濟之子史籍中亦有記載：“初，濟尚主，主兩目失明，而妬忌尤甚，然終無子，有庶子二人。卓字文宣，嗣渾爵，拜給事中。次聿，字茂宣，襲公主封敏陽侯。”<sup>[5]</sup>引文所謂“公主”，即晉武帝妹常山公主。這個王卓即誌文中所記的“十二代卓，晉常王公主子也”。常王公主當為常山公主之訛。從以上記載看，王卓並非常山公主親生，因其排行居長，且襲其祖之爵，故云之。墓主王氏既云王卓為其十二代祖，其當為王濟後裔，並非王湛支系。王慧龍為王湛一支的後裔，與其無直接血緣關係，充其量也只是在歷史上曾為同宗，既然如此，却為何要在其墓誌提到王慧龍呢？查《魏書》卷三八《王慧龍傳》，慧龍之祖父王愉在劉裕微時不以為禮，“及得志，愉合家見誅”。王慧龍時年十四，逃到江北，後入仕於北魏。由於王氏為著名士族，門第高貴，北方士人仰慕已久，“初，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既婚姻，及見慧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鰓鼻，江東謂之鰓王。慧龍鼻大，浩曰：‘真貴種矣。’數向諸公稱其美”<sup>[6]</sup>。崔浩為北方著名士族，尚且如此推崇王氏，可見其家族門第之高。誌文所謂“貴種”，即此謂也，亦有炫耀家族門第高貴之意。誌文中提到王祥，也是出於這個原因。王祥卧冰的故事家喻戶曉，曹魏時為太尉，封睢陵侯。入晉後為太保，進爵為公，望重於天下<sup>[7]</sup>。故誌文對王氏宗族中的名人不厭其煩地大書特書，而不管其血緣之親疏，反而對王卓之下世系略而不述，說明墓主這一支系在王卓之後逐漸衰微，已無可稱道之人了。

關於墓主王氏的丈夫，誌文中未提及其名字，從首行題名看，其充任過河陽節度、觀察等使，懷州刺史、檢校左僕射、兼御史大夫、澧州長史等職，然

僅以此綫索並不能考知其人。誌文云：“去歲，無何孟津變生，僕射去難，移佐澧陽，事非失律。當此時，以師睦陷軍潰之中，而誤中流矢。夫人因是勵念盈懷，酸楚從髓，痼疾增狀，勿藥無功。而況僕射謫居遐復，因絕烟雲，雁信雖來，鳳音莫達，情唯桂苦，忿不望生。以開成三年七月十日終於上都長興里之私第，享年五十有三。”王氏死於開成三年（838），故誌文所云“去歲”，即指開成二年。其丈夫既稱前河陽三城節度觀察等使，可見在王氏死時其已不再充任此官。查吳廷燮《唐方鎮年表》，開成二年任河陽節度使者乃李泳<sup>[8]</sup>。另據《新唐書》記載：開成二年“六月丙午，河陽軍亂，逐其節度使李泳”<sup>[9]</sup>。誌文所云“孟津變生”，即指此事。關於此事《資治通鑑》記載較詳，其書曰：“六月，河陽軍亂，節度使李泳奔懷州。軍士焚府署，殺泳二子，大掠數日方止。泳，長安市人，寓籍禁軍，以賂得方鎮，所至恃所結交，貪殘不法，其下不堪命，故作亂。丁未，貶泳澧州長史。”<sup>[10]</sup>誌文中有“僕射去難，移佐澧陽”等語，即指貶任澧州長史之事。從這些情況判斷，墓主王氏之夫乃李泳無疑。不過上引《通鑑》說“殺泳二子”，而誌文祇記其第三子李師睦一人“誤中流矢”，看來《通鑑》所記有誤，應以誌文為準。

誌文又云：“由是僕射自廢軍職，名列禁司，三十年間，榮貴自若。以至揭勛效，彰懿績，擁旄三鎮，位統十城。”李泳貶任澧州長史，已離開軍職，故誌文所云“三十年間”，當是指開成二年以前的三十年時間，說明李泳即使是市人出身，亦是老資格的軍人了。關於其事迹史籍中亦有記載。《新唐書》卷二〇七《宦者傳》上載，敬宗初，染工張韶率百餘人乘夜暗攻入大明宮，敬宗倉皇逃入左神策軍，左神策軍護軍中尉“（馬）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將軍何文哲、宋叔夜、孟文亮，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將軍李泳、尚國忠，率騎兵討賊”。另據《資治通鑑》載，此事發生在長慶四年（824）四月<sup>[11]</sup>。時李泳任右神策將軍。文宗大和元年（827）九月“甲戌，以左神策大將軍、知軍事李泳為單于都護，充振武、麟勝節度使”<sup>[12]</sup>。大和六年正月“戊戌，振武李泳招收得黑山外契苾部四百七十三帳”<sup>[13]</sup>。誌文所謂“擁旄三鎮”一語，即指李泳曾充任過振武、麟勝、河陽三鎮節度使。

關於李泳的子女誌文中亦有記載，其“長子，前易定節度參謀、朝議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上柱國師訓；次子，登仕郎、前楚州盱眙縣尉、上柱國師

回；第三子，朝議郎、前宗正寺主簿、上柱國師睦；第四子，朝請郎、前茂王府參軍、上柱國師肅。皆公侯之器也。有女三人，長女適鎮州節度推官、儒林郎、試大理評事王可立；次女適振武節度推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供奉薛元舒；第三女在室”。這一記載可以稍補史籍對李泳家庭記載之不足。

拓片高 73 釐米，寬 73 釐米。除去首行題共 33 行，每行 37—46 字不等，首行題和撰者、書者題名共 94 字，全文共計 1151 字。原拓提行之處，依舊提行。爲了節省版面，原拓空格之處不再依舊。凡碑別字和簡體字均改作規範繁體字。最近出版的《全唐文補遺》第三輯 208 頁收有此誌錄文，可以互補，現據墓誌拓片，錄文如下：

前河陽三城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懷州刺史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澧州長史開國男食邑三千戶上柱國李公夫人太原郡君王氏夫人墓銘並序

朝議郎長安縣令上柱國賜緋魚袋薛元龜撰

朝議郎試太常寺奉禮郎上柱國李珣書

郡君姓王氏，其先太原人也。出自周靈王太子晉之後，晉以正諫而廢，其時人號爲王家，其子傳孫，因以命氏。晉受道於浮丘公，劉向傳有駕鶴騰翔之說。自晉八代至錯，時爲魏大將軍。錯生蠲，爲魏中大夫。蠲生淪，爲魏上將軍。淪生恙，爲魏司寇。恙生恢，爲文侯中將軍，封伊陽君。君生元，元生頤，魏皆徵爲中大夫，而揮金相嗣，餌寶不就。暨翦爲大將/軍，攻趙，拔燕薊，大破荆軍，擄其王，負笏而還。其後曰賁，曰離，皆立秦功。五代孫曰吉，爲漢昌邑王中尉，每引詩諷諫，深得輔弼大義。至晉則有渾、有祥，功格王室。至魏則有慧龍，爲貴種。十二代祖卓，晉常王公主子也。始公主/湯沐邑在汾陰，永嘉顛覆，南渡逕絕，松檟因樹，廬落成家，指葬長壽原，爲歸終之地，所以鄉爲太/原號也。軒組聯綿，今古嗣續，暨於/夫人。曾祖，諱（空格），皇任（空格）。祖諱（空格），皇任（空格）。父諱行仙，皇任（空格）。夫人即（空格）之第十二女也。性惟端粹，氣本含章；公官承禮教之嚴，壺則習威儀之訓。姿殊婉淑，秀冠穠華；首出仙儀，上驚月魄。始十六，適於/僕射李公。自作嬪君室，主饋夫家。時也僕射晨昏慶全，溫清禮具，而/夫人勤身克己，竭敬窮心，星炤屢周，祇莊愈切。彌深舅姑之愛，允穆姻戚之

歡。神不憊勞，力無倦／養；鉛華不侈，浣濯有常。唯勤環珮之容，以奉朝夕之節。暨／驃騎府君與咸國太夫人，日月未幾，薨落相次，僕射繼丁艱疚，備盡哀懷。而／夫人茹痛之節，生得於禮，執喪紀以勵心，秉孝誠而奉奠。家無曠事，禮有餘風，至於事上以恭，／接下以順，惠和以布閭閻，修節以承宗祫。必由其道者，未嘗不忘協／僕射，孜孜而行焉。所以僕射以清勤馭物，而夫人以節儉居家；／僕射以剛毅臨戎，而夫人以強明處室；僕射以恢弘統衆，而／夫人以寬柔穆親。故得禮冠齊眉，名光敵體，琴瑟並美，中外皆榮。由是／僕射自廢軍職，名列禁司，三十年間，榮貴自若。以至竭勳效，彰懿績，擁旄三鎮，位統十城。而／夫人嚮之，時人大以爲匹敵顯崇，當今之難者也。有子四人，長子，前易定節度參謀、朝議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上柱國師訓；次子，登仕郎、前楚州盱眙縣尉、上柱國師回；第三子，朝議郎、前宗正寺主簿、上柱國師睦；／第四子，朝請郎、前茂王府參軍、上柱國師肅。皆公侯之器也。有女三人，長女適鎮州節度推官、儒林郎、試大／理評事王可立；次女適振武節度推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薛元舒；第三女在室。去歲，無何孟津／變生，僕射去難，移佐澧陽，事非失律。當此時，以師睦陷軍潰之中，而誤中流矢。／夫人因是慟念盈懷，酸楚從髓，痼疾增狀，勿藥無功。而況／僕射謫居遐復，因絕煙雲，雁信雖來，鳳音莫達，情唯荏苦，忿不望生。以開成三年七月十日終於上／都長興里之私第，享年五十有三。嗚呼哀哉！令子師訓等傷摧樂棘，孝結寒泉，爰命青鳥，期藏丹旆。以／其年十月廿五日葬於長安縣龍首鄉，祔於／先塋，禮也。然則李氏哀子以愚亡季，幸接親懿，緬懷封樹，懼有變移，叩頭請銘，敢而不讓。詞曰：／

懿哉淑德，威儀事修。婦道逾節，母儀盡周。容溫瓊春，姿越蘭秋。仁敷閭閻，體盡剛柔。雄雄三鎮，／峨峨數州。豪華不耀，金璧徒羞。冲和謙謙，惠穆休休。運屬有涯，逝光不留。奄／窆始兆，龜策以謀。／爰起馬鬣，祔於龍頭。夫人宅此，永閔松楸。

#### 注 釋

〔1〕《新唐書》卷七二中《宰相世系表》二中，中華書局，2632頁。



- [2] 《晉書》卷四二《王祥傳》，中華書局，1201—1205 頁。  
[3] 同 [2]，2632—2633 頁。  
[4] 同 [3]，1207 頁。  
[5] 同 [5]。  
[6] 《魏書》卷三八《王慧龍傳》，中華書局，875 頁。  
[7] 《晉書》卷三三《王祥傳》，中華書局，988—990 頁。  
[8] 《唐方鎮年表》卷四《河陽》，中華書局，367 頁。  
[9]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中華書局，237 頁。  
[10] 《資治通鑑》卷二四五，中華書局，7929 頁。  
[11] 《資治通鑑》卷二四三，中華書局，7836 頁。  
[12] 《舊唐書》卷十七上《文宗紀》上，中華書局，527 頁。  
[13] 《舊唐書》卷十七下《文宗紀》下，中華書局，544 頁。

**On the Funerary Epitaph of Mrs Wang of Taiyuan,  
wife of Military Governor Li Yong**

Du Wenyu

**Summary**

The rubbing of this inscription has been collected in the Library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and has not been published until now. Mrs Wang, the owner of the tomb, was a member of the celebrated Taiyuan Wangs, in the uppermost echelons of the Tang gentry. Her husband, Li Yong, was a military governor of He Yang. The inscription contains an account of the confusion of the Heyang army in the second year of Kaicheng era (A.D.837), information that can help rectify some errors in historical records. While the account of Mrs. Wang's pedigree in the inscription often reinforces historical records, there are some noteworthy disparities that can supply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clan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 唐商州刺史杜子遷墓誌銘考釋

劉 鷹 唐 群

《唐故朝請大夫□□□州諸軍事守商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州防禦使上柱國賜紫金魚□□尚書禮部侍郎杜府君〔子遷〕墓誌》拓片，收藏於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至今尚未公開發表。這篇墓誌拓片文字不多，但却比較重要，其所記可補唐代史籍記載之缺漏。故將其錄文及照片（附後）公之於衆，以供學界使用。

拓片高 57 釐米，寬 54 釐米，正文共 15 行，每行 22 格，共計 330 格，其中空 36 格，有 294 字，加上首行與誌末撰者題名，全拓片共 362 字，其中殘泐 23 字，據文義可補 7 字（所補字加方框，以便區別），實有 346 字。現採用規範繁體字錄出並加標點。全文如下：

唐故朝請大夫□□□州諸軍事守商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州防禦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尚書禮部侍郎杜府君墓誌／

□□子遷，京兆杜陵[人]，（空 3 字）太保岐公第六孫。進士出[身]，□佐諸□府幕□（空 3 字）□，授太常博士，轉水部員[外]／[郎]，爲山南東道節度副使、檢校禮部郎中、賜緋魚袋。府□／除漢州刺史，入拜祠部郎中，改萬年縣令。復爲荆南節度／副使，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陟徵爲刑部郎中，出典杭／州，改亳州。未幾，除黔中經略觀察使。受代歸漢上，除授商／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以咸通四年二月上旬寢疾，至於／閏六月廿日終於城□□莊，享年七十一。前娶同郡韋／氏，生一男二女。男名恪，前任京兆府兵曹參軍。二女適安／定梁修。皆早夭。續親□後河東薛氏，有二女。一女適清河／張崇丘，一女未笄。小男名伴兒。陟爲人不訐，爲官不貪，不／惑於卜祝，澹泊於名利，自然得之，似有近於道也。

咸通四/年七月十九日，歸祔於萬年縣洪原鄉司馬村/先塋，禮也。銘曰：/

七十一歲，可謂壽考。官至廉問，不爲卑小。/雖無令名，亦無悔容。善死善生，靡無恨於失道。/

前商州防禦判官、侍御史內供奉韋晝書並篆蓋

杜子遷，兩《唐書》無傳，其名也不見於記載。其墓誌記其爲京兆杜陵人，又云爲“太保岐公第六孫”，却未記其家世系情況，以上所記便是考證其家世的唯一線索。據《新唐書·杜佑傳》載：其於唐憲宗元和元年封岐國公。另據《舊唐書》本傳載，元和七年（812），杜佑自請致仕，憲宗不得已下詔：“仍加階級，以厚寵章，可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宜朝朔望。”因此上面所記的“太保、岐公”，祇能是指杜佑。墓誌記杜子遷是杜陵人，《舊唐書·杜佑傳》記其爲萬年縣人，其實並不矛盾。杜陵縣在西漢元康元年（前65）改杜縣所置，治所在今陝西長安縣東北，三國魏又改名爲杜縣。唐代無杜陵縣之置，這一地區在唐代歸萬年縣所管轄，《杜子遷墓誌》雖稱杜陵人，實亦萬年縣人。

杜子遷爲杜佑之孫當無可置疑，由於其墓誌未載其父名諱，尚不能知道其到底爲杜佑那個兒子所出。據《新唐書·杜佑傳》載，佑有子式方，式方弟爲從鬱。然據《舊唐書·杜佑傳》：“三子。師損嗣，位終司農少卿。”其餘兩子是式方、從鬱。《新唐書》卷七二上《宰相世系表》二上所載與《舊唐書》同。又，《白氏長慶集》卷四〇有《答杜佑謝男師損除工部郎中表》，《全唐文》卷六〇一《代杜司徒謝表》云：“伏奉今月一日制，授臣長男師損秘書省著作郎，次男式方太常主簿。”可見杜師損不但確有其人，且爲杜佑長子。

《新唐書》卷七二上《宰相世系表》上二載，杜佑共有孫十人，其中杜師損生三人，即杜詮，復州司馬；杜愉；杜恙，延陵令。杜式方生五人，杜憚，富平尉；杜懷，興平尉；杜惊，武宗、懿宗時宰相；杜恂；杜慆，泗州刺史。杜從鬱生二人，即杜牧，中書舍人；杜顥，淮南節度判官。並無杜子遷之名，不知是有所遺漏，還是其中有人名字記載有誤，或者墓誌所記之名爲字，而省去了其名。從《宰相世系表》所記杜佑孫輩的名字看，皆爲單名，而杜子遷却爲雙名，與杜氏家族中這一輩人的命名習慣明顯不同，因此，杜子遷很可能是以字行。如果此說不誤，剩下的問題便是杜子遷到底是上述諸人中那一個的

問題了。杜棕字永裕，擔任過宰相，尚唐憲宗長女岐陽公主<sup>[1]</sup>。可以排除在外。杜牧，字牧之，是唐後期的大詩人，也可以排除在外。杜惲，《新唐書》有傳，在懿宗咸通中任泗州刺史，曾堅守該城，擊敗龐勛義軍的圍攻，以功遷義成軍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sup>[2]</sup>。此人也可以排除在外。杜詮，死後由杜牧為其撰寫墓誌銘，其誌云：“公諱詮，字謹夫。河西隴右節度使、襄陽公、贈司空之曾孫；司徒、岐國公，贈太師之孫；司農少卿、給事中之子。”<sup>[3]</sup>河西隴右節度使指杜佑之父杜希望，據《資治通鑑》卷二一四載，其於開元二十六年（738）六月任隴右節度使。司徒、岐國公指杜佑，司農少卿即其父杜師損。這一切都與《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上的記載完全相同，唯其名記作“詮”，字作“謹夫”，而《新唐書》記作“詮”，字作“詮夫”，兩書所記明顯不同，未知孰是。根據以上情況看，杜詮與杜子遷亦無涉。杜顥與杜牧為親兄弟，其墓誌亦由其兄撰寫，誌文云：“君諱顥，字勝之。曾祖京州節度使、襄陽公、贈左僕射希望。大父司徒、平章事、太保致仕，岐國公某。皇考駕部員外郎、贈禮部尚書某。……一男麟師，年十歲。”<sup>[4]</sup>誌文中所提杜顥的上輩之人，分別是杜希望、杜佑、杜從鬱。杜顥字勝之，其子名麟師，《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上記其子名無逸，儘管兩者不同，但無一與《杜子遷墓誌》所記其子之名相同，說明杜顥與杜子遷並非同一人。杜恙，任延陵令，杜憚，為富平尉，杜慄，為興平尉。從杜子遷墓誌所記的其任官經歷看，均與以上諸人所任之官無一相同，從而也可以將他們排除在外。

這樣就使杜佑諸孫中祇有杜愉、杜恂二人有可能是杜子遷。《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祇記載了二人的名，無記其字，也無有任官情況的記載。由於杜佑十孫的排行史籍中沒有記載，而其諸孫年齡的大小與其父輩的排行並無必然關係，杜子遷在其同輩中排行第六，故愉、恂二人皆有可能是這個排行。其中杜愉為杜佑長子杜師損的次子，其兄長為杜詮<sup>[5]</sup>。關於杜詮，杜牧所撰其墓誌不記其生卒年，祇說他是因杜佑之蔭而得以入仕，杜佑死於元和七年（812）十一月<sup>[6]</sup>，杜愉入仕當在此年後不久。其墓誌又說他歷任揚州參軍、同州馮翊縣丞、衛尉寺主簿、江夏縣令。“自罷江夏縣令，卜居於漢北”別業，督僕耕食，“至成富家翁”。又說杜佑富貴後，兒孫“晨昏起居，同堂環侍”，“公為之親不以進，門內家事條治裁酌，至於筐篋細碎悉歸於公，稱謹而治”云云<sup>[7]</sup>。可見

杜詮之所以入仕較晚，是由於家族業大財廣，需要有至親之人親自掌管的緣故。對於這一點，杜牧也說“岐公外殿內輔，凡四十年，富貴繁大”<sup>[8]</sup>。可見其家業之豐厚。從這些情況判斷，杜詮當是杜佑之長孫，其父杜師損又是長子，故杜佑將家事委托他掌管，直到杜佑卒後纔出來做官，因難於陞遷，遂退歸漢上別業，後雖任復州司馬，又棄官而去，不肯復仕，終老於家。杜詮既是杜佑長孫、杜師損長子，杜愉在師損三子中排行爲二，年齡當不至比杜詮小多少，故其不可能是杜佑第六孫。這樣祇有杜恂最有可能是杜子遷。其叔父杜從鬱兩子中以杜顗最幼，其死於大中五年（851年）二月二十五日，終年四十五歲<sup>[9]</sup>，當出生於元和二年（807）。杜顗親兄杜牧是大詩人，其生卒年早已爲學界所熟知，生於貞元十九年（803），死於大中六年，終年五十歲。杜子遷的生年不詳，據其墓誌其死於咸通四年（863）二月，終年七十一歲，則應生於貞元九年，所以其排行應在杜牧、杜顗之前。至於杜慆《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上明確記其爲杜恂之弟，而杜憚、杜慄、杜棕等均爲杜恂親兄。杜恂伯父杜師損的三子中杜詮、杜愉，前面已作過論述，均年長於杜恂，祇有杜恙有可能比他小。關於杜恙的事跡極少見於史籍記載，祇說其爲“延陵令，避亂徙黃岩”<sup>[10]</sup>。延陵治所在今江蘇丹陽縣西南延陵鎮。唐後期潤州一帶最大的動亂是來自王仙芝餘部的影響，龐勛起義雖早一些，却没有波及這裏，黃巢義軍曾到過這裏，但時間要更晚一些，故迫使杜恙躲避的戰亂祇能是王仙芝的餘部。唐僖宗乾符五年（878）二月，王仙芝起義軍失敗後，其部將曹師雄在宣、潤等州活動，殺掠官吏<sup>[11]</sup>。延陵正在這一區域內，當是杜恙爲避免義軍打擊，遂逃亡黃岩（今浙江今縣）躲避。從這個情況看，杜恙年齡要比杜恂年輕得多，如果他比杜恂大，即使大一歲，這一年他將是八十七歲。如此之高的年齡仍在地方官任上，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前面已經論到，杜佑共有十孫，既然其中杜恙、杜慆、杜牧、杜顗等四人均小於杜恂，則杜恂正好排行爲第六，故其與杜子遷應爲一人，子遷乃是其字。

《杜子遷墓誌》詳細記載了他歷任的官職，其中他擔任過刺史的州有：漢州杭州、亳州、商州。查郁賢皓撰《唐刺史考》一書，在上述諸州條中，均漏載了杜子遷（恂），此誌所載可補其缺漏。除商州之外，其任刺史的其他諸州，均未記載任職的時間，這是一個缺憾。其任商州刺史雖未記始任時間，却明確

地記載了他在咸通四年死於任上。查郁賢皓之書第五冊“商州”條，在咸通年間共記載了三位刺史，即咸通初，鄭愚；咸通中，劉蛻；約咸通十二年，王凝<sup>[12]</sup>。據此誌應該在鄭愚之後，劉蛻之前，再加入杜子遷（恂）。

《杜子遷墓誌》所記還可補杜氏家族譜系之闕。誌文云：“前娶同郡韋氏，生一男二女。男名恪，前任京兆府兵曹參軍。二女適安定梁修。皆早夭。續親□後河東薛氏，有二女。一女適清河張崇丘，一女未笄。小男名伴兒。”說明杜子遷有二子，長子杜恪曾任京兆府兵曹參軍，既稱早夭，當是因門蔭入仕，故能早登仕途。二子名伴兒，所記應是乳名，大約此子年紀尚幼，故祇記其乳名。這些情況不僅在《元和姓纂》中未有記載，在《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以及新近出版的《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集校》一書中<sup>[13]</sup>，亦沒有補入，該墓誌所記可補這方面的缺漏。

《杜子遷墓誌》所記可補史籍缺漏處甚多，如其曾任黔中經略觀察使，而吳廷燮編撰的《唐方鎮年表》卷六《黔中》條却缺而未載<sup>[14]</sup>。岑仲勉先生早年有《唐方鎮年表補正》一文，糾正吳氏之誤並補充了不少人名，仍沒有將杜子遷補充進去。從墓誌所記看，杜子遷是在黔中觀察使任滿後，除授的商州刺史，並於咸通四年死於任上。據此推測，杜子遷當是在大中末年或咸通初年出任的黔中觀察使。再如杜子遷曾任水部員外郎、祠部郎中、刑部郎中等官，清人勞格、趙鉞著《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sup>[15]</sup>，雖祇考唐尚書省左司所轄三部郎官，杜子遷所任祠部郎中亦在其中，却缺而未載。岑仲勉先生的《郎官石柱題名新著錄》和《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sup>[16]</sup>，對勞格之書進行補正並增加了人名，然仍未收入杜子遷（恂）之名，故此誌可補以上論著之缺漏。

## 注 釋

[1] 《樊川文集》卷八《唐故岐陽公主墓誌銘》，四部叢刊本。

[2] 《新唐書》卷一六六《杜佑傳附杜悛傳》，中華書局，5092—5093頁。

[3] 《樊川文集》卷九《唐故復州司馬杜君墓誌銘》。

[4] 《樊川文集》卷九《唐故淮南支使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杜公墓誌銘》。

[5] 《新唐書》卷七二上《宰相世系表》二上，中華書局，2428頁。

[6] 《舊唐書》卷一四七《杜佑傳》，中華書局，3982頁。

- [7] 同 [3]。  
[8] 同 [3]。  
[9] 同 [3]。  
[10] 同 [5]。  
[11] 《資治通鑑》卷二五三，中華書局，8202 頁。  
[12] 《唐刺史考》第五冊，江蘇古籍出版社，2439—2440 頁。  
[13] 趙超《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集校》，中華書局，1999 年。  
[14] 吳廷燮《唐方鎮年表》，中華書局，1980 年。  
[15] 勞格、趙鉞《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中華書局，1992 年。  
[16] 分見於《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8 本第 1 分；《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

## On the Epitaph of Du Ziqian, a Prefectural Governor of Shangzhou in the Tang Dynasty

Liu Ying and Tang Qun

### Summary

The rubbing of this epitaph has been collected in the Library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and has not been published until now. Du Ziqian, the owner of the tomb, was the sixth grandson of Du Yu, a Prime Minister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epitaph records that Du Ziqian had two sons and four daughters, which can fill in gaps and omissions in the genealogical chart of prime minister's families in the *New Tang History*. Du worked as a governor of Hanzhou, Hangzhou, Bozhou and Shangzhou prefectures, among other locales, information which can remedy omissions in Yu Xianhao's investigation on the Tang governors. Du held the post of Military surveillance commissioner in Qianzhong, which can help complete Wu Tingxie's work, *Chronological Table of Tang Military Governors*. Several times he also held office as a Vice Minister (*langguan*)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ffairs, which can help fill omissions in previous studies on Vice ministers, like those by Lao Ge and Cen Zhongmian.

## 唐墓誌二則錄釋

吳敏霞

墓誌銘作為一種記述墓主生平且出自當時人之手而埋藏於地下的文獻資料，其可信度當比其他別史、雜史、野史甚或正史更高，特別是有關墓主的家族世系、歷任職官、生卒年月、婚配子女等等情況，當更為可信。故墓誌銘在證史、辨史、糾史、佐史、補史等方面的功用是不言而喻的。近年出土於陝西戶縣境內的柳明逸、王偕兩方墓誌，就在證史、糾史、佐史、補史等方面給我們提供了十分珍貴的資料和實證。

### 1. 柳明逸墓誌

柳明逸墓誌銘，1995年出土於陝西戶縣東北十公里處的大王鎮王守村。墓誌長、寬均44公分，楷書，無撰者及書者。屬首次公佈於世。全文如下：

大周故前貝州司馬柳府君墓誌銘並序

公諱明逸，字豫，河東解人也。夫有盛德，子孫必受其賜。柳氏元祖，比迹惠齊，春秋匪懈，芝蘭遞襲。公之曾祖季茂，書勛王府，名高□冊，為周荊州總管、定襄公。祖孝斌，秩秩德音，終於令長，為隋霍丘令。父寶積，明明秀質，光於刺舉，為唐職方員外、懷岐二州長史、涪潁二州刺史。公用九託神，當三在兆，弱不好弄，長而能仁。學重專精，行敦周備。良士瞿瞿，進德乾乾。沂水春風，舞雩留賞；桂山秋月，歌嘯方延。起家為梁王府法曹參軍，又轉涇陽、咸陽二縣丞。清以勵俗，勞絲克理，又轉洛州司兵、城門郎。誠以奉上，綸紱用加，乃授朝散大夫、襄澤二州長史、貝相二州司馬。漳濱□曲，楚甸韓郊，方著王祥之謠，竟坐李豐之第。番禺復遠，□越□條，鬱結連枝，悲深放逐。跼蹐難度，猶望生



還；止憐□災，俄從運往。以天授二年八月廿五日，終於寶州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五。以萬歲通天二年二月五日，歸窆於先君舊塋之外，禮也。孀妻韋氏，即尚書右丞贈右武侯參軍琮之長女也。龍劍孤沉，崩城一慟。辛勤險阻，求葬□□；契闊阡危，言歸故里。牲牢莫闕，離震位空。棺不周身，□□時服。寄哀行路，啜泣親賓。永旌茂範，用題銘曰：

公侯之胤，將相之門。既生賢哲，實類瑤琨。□□□□，□□則尊。悲深棣萼，聲起鴛原。殷羅有咒，漢網誰冤。□□□□，□□□□。冥冥日遠，悠悠夜昏。如何一送，永絕□□。

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稱：“柳氏出自姬姓，魯孝公子夷伯展孫無駭生禽，字季，爲魯士師，謚曰惠，食菜於柳下，遂姓柳氏……晉太常卿、平陽太守純六世孫懿，後魏車騎大將軍、汾州刺史。生敏，字白澤，隋上大將軍、武德郡公。從祖弟道茂。”<sup>[1]</sup>《元和姓纂》載：“道茂生孝斌，斌生客尼、五臣、寶積。……寶積職方員外，生明逸，刑部員外。”<sup>[2]</sup>這兩種史籍的記載與此方出土墓誌略有出入。

首先，明逸曾祖諱季茂，而非道茂。且《新唐書》和《元和姓纂》均未列其官職爵位，此誌則明載其官爲北周荊州（今湖北江陵）總管，賜爵定襄公。

其次，明逸祖、父官職不載或略載，此誌明載其祖官隋朝霍丘（今安徽霍丘）縣令，其父官唐朝職方員外、懷州（今河南沁陽）長史、岐州（今陝西鳳翔）長史、涪州（今四川涪陵）刺史、潁州（今安徽阜陽）刺史。《隋書·地理志》載：“霍丘，梁置安豐郡，東魏廢，開皇十九年置縣名焉。”<sup>[3]</sup>則知明逸祖於隋開皇十九年（599）之後曾官霍丘縣令。《舊唐書·職官志》載：“職方員外郎一員，正六品上……職掌天下地圖及城隍鎮戍烽堠之數，辯其邦國都鄙之遠近及四夷之歸化。”<sup>[4]</sup>“長史一人，從四品上”。“刺史一員，正四品上”<sup>[5]</sup>。《新唐書·百官志》載：“高宗即位，改別駕皆爲長史。”<sup>[6]</sup>則知明逸父仕官當在高宗之時。

再次，明逸官職祇記其爲刑部員外郎，據此墓誌，明逸始官梁王府法曹參軍，後轉涇陽縣丞、咸陽縣丞，又轉洛州（今河南洛陽）司兵、城門郎，再授朝散大夫、襄州（今湖北襄樊）長史、澤州（今山西晉城）長史、貝州（今河北清河）司馬、相州（今河南安陽）司馬。

又明逸婚配唐尚書右丞贈右武侯參軍韋琮之長女。韋琮，史無記載。按《舊

《唐書·職官志》載：“(尚書右丞)正四品下，龍朔改爲右肅機，咸亨復……管兵部、刑部、工部十二司。”<sup>(7)</sup>一正四品官員，史無記載，此誌所載，當可補史之闕。又據《唐會要》載：“左右金吾衛，武德四年，因隋舊制爲左右武侯府。龍朔二年，改爲左右金吾衛。”<sup>(8)</sup>則知韋氏之父任官當在龍朔二年(662)以前。

據此墓誌，柳明逸死於武則天時期的天授二年，即公元691年，享年六十五歲。上推六十五年，即唐太宗李世民貞觀元年。據此可知柳明逸生於唐太宗貞觀元年，即公元627年。又據此墓誌，柳明逸因他人之罪而受牽連，遭放逐於南方邊遠之地，死於賓州(今廣東信宜縣西南)之私第。

此方墓誌因刊刻於武則天執政時代，故其中使用了不少武周的造字，如：授作“綏”，天作“𠂔”，月作“𠂔”，日作“☉”，年作“𠂔”等。武周造字雖爲曇花一現，但其在歷史上的影響、在時代特徵上的意義還是不可埋沒的。

關於柳氏家庭的歷史、柳明逸本人及曾祖輩的名諱和職官、柳明逸的生卒年月及配偶情況，史書或廖廖數語一筆帶過，或無從可考而闕略不記。此方墓誌的出土，不但爲我們提供了這方面較爲詳盡的資料，同時也爲唐代歷史特別是柳氏家族史的研究提供了可貴的資料。

## 2. 王偕墓誌

王偕墓誌銘，1984年出土於陝西戶縣東北十一公里處的渭豐鄉真守村，石現藏陝西戶縣文物管理處。墓誌長、寬均二十七公分，楷書，劉弼撰，白清刻字。《隋唐五代墓誌彙編·陝西卷》第4冊55頁收有其拓片。全文如下：

唐故左神策軍散將左驍衛大將軍太原王府君墓誌銘並序

前寧州司馬劉弼撰

公諱偕，字士平，京兆鄠縣人也，昔太原府國公之苗裔。祖諱解，贈萬州刺史、使持節諸軍事。考諱梁卿，皇寶應功臣、隴右節度副使、開府兼太常卿，封開國公。自天寶前河隴建功，累承榮寵。頃屬艱阻，元從克復，爭戰京都，總領戎律，歷事四主，警衛兩街，內外無勃亂之親，朋列免刑戮之耻。抑亦英豪闕下，圖寫丹墀。君從官妙年，博學多識，文武兼著，藝術備通，結託忠良，竭節王事。昇進未幾，奄謝旋鍾。以貞元八年八月六日，寢疾於京兆府長安縣延壽里之私第，春秋卅有四。悲傷少天，

行路喟然。以其年十月二日，同先君窆於故里皂原舊塋，禮也。勒庶子承宗，習繼後嗣。小女尚乳，方位未分。妻楊氏，撫幼痛亡，悲號泣血。舅袁韶，汝南令族，立性清規，悲戀既深，躬□靈事。本兵馬使、開府兼太子詹事、長沙郡王安公等，忠義行首，故舊不移，祭敬發筵，哽咽庭宇。余忝姻戚，痛君妙年，壯志已虧，風流安在？乃恐陵谷遷變，墳壘崩摧，集於府藏，託斯文以記耳。乃爲銘曰：

文武兼才，道術爲媒。軍□纔許，奄忽泉臺。結託忠義，爭名朝市。壯實之年，英雄已矣。庶男承祀，□□□□。舉因支離<sup>[9]</sup>，哀哉泉路。卜兆故鄉，塋同先亡。靈輿將往<sup>[10]</sup>，□發蘭堂。歸泉臺兮永別，痛冥路兮茫茫。

武德白清乂字

王偕墓誌所記之史實，正史、別史等均不載。通過這方墓誌，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史實：

王偕父親梁卿，曾歷事唐玄宗、唐肅宗、唐代宗和唐德宗四朝。這一時期，正是唐朝內叛外亂的非常時期，河西走廊有吐蕃與突厥的不斷騷擾和侵略，內部又有安祿山、史思明等藩鎮的叛亂。在這一非常時期，王偕之父外助息吐蕃與突厥之擾，任職唐玄宗時十大方鎮之一的隴右節度副使；內掌兵機，平安祿山、史思明之亂，以開府兼太常卿、封開國公。開府一般爲文散官，唐時爲從一品散官，即無實位，但取同從一品官員的俸祿待遇。《舊唐書·職官志》載：“太常寺，卿一員，正三品。職掌邦國禮樂郊廟社稷之事。”<sup>[11]</sup>《通志·二十略·職官略》載：“開元以前，舊例開府、特進雖不帶職事，皆給俸祿，得與朝會，班列依本品之次，皆崇官盛德、罷劇就閑者居之。”<sup>[12]</sup>宋高承《事物紀原·官爵封建·開國》載：“晉令始有開國之稱，故五等皆郡縣開國。陳亦有開國、郡公、縣侯伯子男，侯已降，無郡封。由唐迄今，因而不改。”<sup>[13]</sup>誌稱其“圖寫丹墀”，而史無所載，其可嘆也。

王偕舅氏袁韶，誌謂其爲“汝南令族……兵馬使、開府兼太子詹事、長沙郡王安公”。《舊唐書·職官志》載：“（東宮官屬）太子詹事一員，正三品，統東宮三寺十率府之政令。”又，長沙郡即潭州，《舊唐書·地理志》載：“潭州，中都督府。隋長沙郡武德四年平蕭銑置潭州……天寶七年改爲長沙郡，乾元元

年復爲潭州。”天寶七年即公元748年，乾元元年即公元758年，唐代祇在此十年間改潭州爲長沙郡，餘則皆稱爲潭州，則王偕之舅官封長沙郡王必在此間無疑。

關於王偕本人，據此誌，王偕死於唐德宗貞元八年（792），享壽三十四。上推三十四年，則爲唐肅宗乾元元年，即公元758年，也就是王偕出生之年。在這三十餘年裏，正是唐王朝多事之年，前有安祿山、史思明的叛亂進京，後有朱泚、李希烈的另立王朝。在這多事之年，王偕“結託忠良，竭節王事”，與父輩一起以安國平天下爲己任，官左神策軍散將、左驍衛大將軍，終以命運不濟而早夭遺恨。據此墓誌，王偕寢疾於京兆府長安縣延壽里之私第。據宋人宋敏求《長安志》載：“皇城南面朱雀門，有南北大街曰朱雀門，街東西廣百步。萬年、長安二縣以此街爲界，萬年領街東五十四坊及東市，長安領街西五十四坊及西市。”“朱雀街西第二街，北當皇城，南面之含光門，街西從北第一太平坊……街西從北第一修德坊，右神策軍營……次南輔興坊……次南頌政坊……次南布政坊……次南延壽坊。”<sup>[14]</sup>延壽坊即今西安市西南城角之西。據李健超先生《增訂唐兩京城坊考》稱，此坊內有懿德寺，有玉工宅，有畫家閻立本宅，有昭武校尉梁令珣宅，有朝議郎竇說宅，有張夫人荆氏宅，有贈太子少保何文哲宅，有天水趙公宅，有平陽敬氏宅。據此則知尚有左神策軍散將、左驍衛大將軍王偕之宅。又據此墓誌，王偕死後歸葬於故里祖塋皂原。按此墓誌發掘於戶縣渭豐鄉真守村，則真守村唐時或稱爲皂原亦未可知。

此墓誌撰者劉弼，史亦無記。撰此墓誌銘時署前寧州司馬，餘不詳。寧州，西魏廢帝三年（554）以豳州改名，治所在定安縣（即今甘肅寧縣）。隋大業三年（607）改爲北地郡。唐初復改爲寧州。天寶元年（742）又改稱彭原郡。乾元元年（758）仍改爲寧州。則知墓誌所稱劉弼前官寧州司馬，當在唐肅宗乾元年間以後。據此墓誌稱“余忝姻戚”，劉弼當與墓主王偕家族有着一定的姻戚關係。墓誌末署名武德白清剋字，白清，史無記載，其郡望當在武德郡。武德郡，東魏天平年間置，治所在州縣，即今河南沁陽縣東南。隋開皇初年廢除。按唐代受南北朝時期注重門閥郡望的影響，對於出身郡望極爲看重，所以即使出生地不在原籍，人們仍紛紛以郡望作爲顯耀自己的本錢。

此方墓誌的出土，爲我們提供了唐玄宗至唐德宗期間亂世紛爭、忠臣保國

的歷史畫面，也為我們提供了研究王偕家庭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

## 注 釋

- [1] 《新唐書》卷七十三上《宰相世系表》。
- [2] 《元和姓纂》卷七，金陵書局本。
- [3] 《隋書》卷三十一《地理志》，中華書局點校本。
- [4] [5] 《舊唐書》卷四四《職官志》。
- [6] 《新唐書》卷四九上《百官志》。
- [7] 《舊唐書》卷四四《職官志》。
- [8] 《唐會要》卷七十一《十二衛》，國學基本叢書本。
- [9] “因”當為“目”。
- [10] “觀”當為“欄”。
- [11] 《舊唐書》卷四四《職官志》。
- [12] 《通志略·職官略》第七，中華書局點校本。
- [13] 《事物紀原》，閩竹居叢書本。
- [14] 宋敏求《長安志》，長安縣志局本。

## Two Tang Funerary Inscriptions Found in Huxian County, Shanxi

Wu Minxia

### Summary

Through researching the epitaphs of Liu Mingyi and Wang Jie in Huxian County, Shanxi, this article provides insights into family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early and middle Tang. Information on these epitaphs includes past generations of family members, previous official positions held, residence, surnames, life, death, marriage and children. These sources can both help rectify errors in the dynastic histories and supply new material. These epitaphs not only provide a valuable research source for the Liu and Wang families, but also give a portrait of loyal officials in the turbulent times of the middle Tang.

## 書 評

《昭陵碑石》（昭陵博物館張沛編著，三秦出版社，1993年12月，4+3+251頁，195圖）

陳尚君 黃清發

唐太宗倡功臣懿戚陪陵制度，以示恩寵，昭陵賜塋者人數極衆，從醴泉東北九嵎山向南呈扇形展開，形成週迴六十公里的廣大陵區。昭陵賜葬者的人數，《唐會要》卷二一《陪陵名位》載爲155人，宋敏求《長安志》卷一六記錄爲166人，都還祇是直接賜塋的人數。如果加上妻從其夫、駙馬從公主、子從其父、孫從其祖及陪葬宮人等，陪葬墓當不少於200座，陪葬者可能超過300人，稱其爲中國歷史上陪葬墓最多的帝王陵園，當可無疑。這些陪葬墓當時均曾樹碑埋銘，撰文書丹者多爲一時雋選，所記事主又皆唐初名臣，從北宋時起，昭陵諸碑向爲金石學家所器重，研究著錄者代不乏人。但經千餘年的日曬雨淋，人爲破壞，諸碑多撲滅湮殘，存者亦漫漶嚴重。宋人所見，尚得88碑（據羅振玉《昭陵碑錄·校錄札記》），至清末存原碑或搨本者，即便加上不屬陪陵功臣而因塋域在陵區內的乙速孤神慶、行儼父子二碑，亦僅得33碑。清代校錄碑文者有王昶《金石萃編》、孫三錫《昭陵碑考》、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等，但或所據拓本未善，或校錄未精，殘缺錯訛均極嚴重。羅振玉從光緒丁未年（1907）始校錄諸碑，“博採舊拓善本”，“一本率校以六七本，或十餘本”，始得寫定，於次年編成《昭陵碑錄》三卷（前引文見此書序），收石刻28種，包括碑27種，墓誌1種，宣統元年（1909）刊入《晨風閣叢書》。其後數年間，羅氏續收得程知節、越國太妃燕氏、房仁裕、宇文士及、周道務五碑，另編爲《昭陵碑錄補》一卷，又增校了前錄的姜遐、房玄齡等碑，至民國三年（1914）一並重刊於《哀翰樓叢書》。羅氏彙校各種善拓，精心校錄，遇殘損之字，亦照樣直錄，一筆不苟，諸碑錄文字數大大超過前此諸家，錄文又皆精確可信，堪稱清代昭陵碑石校錄的集大成著作。

1949年以後，昭陵陵區的管理得到各方重視，至七十年代中期籌建昭陵碑林、1978年成立昭陵博物館時，所得碑已達42種，嗣後又經多次科學發掘與搶救性清理，出土了大批陪葬墓誌。在以上大量工作的基礎上編纂而成的本書，彙聚了到九十年代前期為止的昭陵碑刻發掘整理和校錄研究的成就，提供了唐初文史研究的大量彌足珍貴的文獻，是二十世紀唐代石刻研究的一項重大收穫。

《昭陵碑石》正文分為圖版和錄文兩部分，另有三種附錄。圖版部分影印石刻拓本109種（碑陰、誌蓋不另計），包括碑37種（其中1種無字，5種有碑陰）、墓誌42種（40種有誌蓋）、僅存碑首3種、僅存誌蓋2種、像座題名6種、鎮墓石1種、塔銘2種、詔書2種、經幢2種、宋以後有關石刻12種，另韋珪、李思摩、唐嘉會三碑、定襄縣主李氏、常樂縣君賀若氏二墓誌及阿那順題名等6種，因無字或殘破而未印，僅作附存。錄文部分共收94種石刻文字（其中3種無圖版），各種後分別有案語考證。附錄一為1964年所攝部分墓碑照片，二為《現存昭陵諸碑著錄及錄文一覽表》，三為《佚碑存目》。

與《昭陵碑錄》作一比較，不難看出，《昭陵碑石》最突出的學術優長是以昭陵博物館所存碑誌原石為依據，充分展示了幾十年來昭陵文物考古工作的成績，在許多方面都較前人有很大拓展。

首先是收存石刻數量，大大增加。其中墓誌46種，皆為五十年代後新出土者。碑43種，有12種不見於《昭陵碑錄》，其中周護、李孟常、吳黑闥、李承乾四碑碑文相當完好，豆盧仁業碑存文近半，皆極珍貴，另姜簡、梁仁裕、李貞三碑僅存碑首，魏徵、長樂公主、韋珪、唐嘉會四碑已殘泐無文，但諸人多為唐初重要人物，殘碑影本亦皆首次發表，其價值亦不容忽視。

其次，清人已見碑刻，獲得許多珍貴的補充。如《姜遐碑》，明代已折斷，上半截湮失，明清人所見均僅為下半截，《昭陵碑錄》所存亦不足900字。1974年此碑上半截重新出土，存字相當完整，經拼接，存字已將近1900字。再如《越國太妃燕氏碑》，羅氏所見碑拓上端已斷失，故每行缺十餘字至四五字，《碑石》得補出上端235字，雖裂縫處仍有殘損，較前已大為增加。又如《程知節碑》，清拓下端斷失，《碑石》補出近年所得殘石一塊，補出36字。更為可貴的是，昭陵博物館將諸碑移入碑室時，有條件將諸碑支架清洗，逐字摩

認，得以辨認出許多前人闕錄或誤錄的碑字，匡正前人僅據拓本辨識校錄的缺憾。因此而新增百字以上的，即有《溫彥博碑》補 130 字、《李勣碑》補 171 字、《房仁裕碑》補 105 字、《崔敦禮碑》補 118 字、《高士廉塋兆記》補 107 字，其他各碑增加數字至數十字不等，皆彌足珍貴。

再次，《碑石》錄文審慎嚴謹，校正了許多前人的誤錄，於《碑錄》亦訂正近 200 誤字。如《乙速孤行儼碑》載碑主妻賀若氏之亡，《碑錄》錄為“證聖元年八月五日亡於萬年官舍”，《碑石》錄為“亡於萬州官舍”。碑文前已載碑主於證聖元年除萬州刺史，賀若氏當隨夫赴任，卒於官舍。如卒於萬年，則不當云官舍。《碑石》另錄《賀若氏墓誌》殘石，有云“以證聖元年八月五日春秋五十有一□於□州□□”，《碑錄》“萬年”之誤，可得確證。又《碑錄》所據拓本，頗有殘損，又間為剪裱本，雖努力試圖恢復原碑面目，於殘缺處盡量注明所缺字數，但為條件所限，不能始終如一，於不能確知處，僅注明“下缺”、“上缺”、“缺”等字樣。《碑石》全據原碑，標出行款字數，於殘泐處，均一一標明所缺字數，足以考信。

《昭陵碑錄》所載諸碑的史料價值，前人於諸碑均有大量題跋，考釋較詳。近年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焦傑撰《〈昭陵碑錄〉的史料價值》（刊《古籍整理與研究》第七輯，又收入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中國古代史論集》），分“碑史互異”、“碑有史無”、“以碑證史”三部分，於諸碑價值已闡說得十分充分。《碑石》於上述諸碑文字的訂補，雖大多屬細節出入，亦有可補充重要史實者。在此僅舉二例。《李勣碑》叙其曾祖官守，《碑錄》僅殘存“郡守”二字，《碑石》則補出為“曾祖元□，後魏大中大夫、□昌郡守”，可訂補世系，並糾正《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之傳誤。《許洛仁碑》叙唐初起兵一段，《碑錄》錄作“文皇昔在龍潛，密招英杰（缺）孫□□□□□郡□□□□都尉□威擅士馬之強，摠甲兵之富，俱迷天命，莫悟真主。文皇引公等數人密圖討擊，二凶授首，三軍告慶”。《碑石》於“英杰”以下殘損部分，錄作“（缺十五字）孫□□晉陽郡丞高君雅、都尉王威擅士馬之強”，雖仍有缺文，得補出 7 字，文意已較顯豁，所涉史實也可與《大唐創業起居注》互參。

《碑錄》無而《碑石》新揭出的諸碑誌，其史料價值絕不低於《碑錄》已見諸碑。在新見的近 50 種存文較完整的碑誌中，最堪重視的有以下幾類。一、



昭陵舊存諸碑，文字多有殘損。《碑石》收錄地下出土的碑主墓誌，有牛進達、唐儉、尉遲敬德、程知節、李勣、越國太妃燕氏、阿史那忠等 7 種，存文均十分完整，不僅補充了新的文獻，對諸碑校補亦足可參考。其中唐儉碑為開元中補立，而墓誌則為顯慶初營葬事時所埋，尤堪重視。二、太宗近戚碑誌，《碑錄》僅存紀國陸妃、越國燕妃二妃、蘭陵、清河二公主及巢王元吉女文安縣主的五種碑誌，《碑石》則增加了太宗乳母劉娘子、貴妃韋珪、昭容韋尼子、女長樂公主、臨川公主、子趙王李福及妃宇文修多羅、越王李貞、廢太子懿山王李承乾及遂安公主駙馬王大禮等 10 種碑誌，均極為珍貴。三、新見昭陵陪葬名臣碑誌，有楊恭仁、王君愕、薛稷、李思摩、張士貴、周護、鄭仁泰、李孟常、吳黑闥、斛斯政則、安元壽等 11 種，其中楊恭仁為宗室，唐高祖、太宗兩朝為相，王君愕為征遼戰死將領，薛稷為天文學家，李思摩為突厥歸降將領，其餘六人皆為太宗時重要將領，其中李孟常、吳黑闥、安元壽皆為玄武門之變立功之人，李孟常曾長期掌禁衛之職，碑誌所涉眾多史實，可補充史書、有資研究唐初史事者，極為豐富。四、《碑錄》無妻從夫葬的碑誌，子孫從葬者亦僅有姜遐一碑。《碑石》所存，有妻從夫葬墓誌 9 種，子孫從葬碑誌 4 種（即李勣子李震、唐儉子唐嘉會、豆盧寬子豆盧仁業、執失思力侄執失善光）。這些碑誌，不僅對瞭解這些家族的家室世系有重要價值，對昭陵陪葬的從葬制度研究，也很有意義。其中李震夫婦即是在揚州起兵反武的李敬業的父母，李震墓誌較完整，《碑石》案語疑為中宗復辟後追刻，近是。其妻定國夫人王氏墓誌已碎成多塊，當即武后下令“剖墳斷棺”時所為。五、保存了一批唐初碑版遺文，其中新見碑誌中有唐初許敬宗、令狐德棻、李安期、劉禕之、崔行功、郭正一等著名文人的文章，很可重視。劉禕之、郭正一兩人，高宗時以文辭知名，與孟利貞、高智周有劉孟高郭之並稱，劉為北門學士之一，兩人於武后時均曾入相，因先後獲罪而死，文集不傳，《全唐文》僅存郭正一對策一篇，劉文無傳。《碑石》存有劉禕之撰《李勣墓誌銘》，郭正一撰《臨川長公主墓誌銘》、《安元壽墓誌銘》，均為長篇誌文，且保存完好，對初唐文學研究頗有裨益。昭陵存許敬宗撰文碑極多，也頗堪珍視。六、新出碑誌在書法上之價值，可談者很多，在此就不作申述了。

綜上所述，《碑石》彙聚了昭陵博物館和陝西省文物考古工作者數十年發

掘研究的成果，又加上編著者張沛先生的認真錄校，仔細推考，足可代表當代唐代石刻研究的水平，此書所保存的豐富文獻，也將受到唐代文史研究工作者長期的重視。

《碑石》是一部八開精印有很高學術和藝術追求的裝幀講究的著作，編著者程功巨大，出版規格上也頗見特色，可以肯定地說，本書的學術水平是和出版追求完全相稱，毫不遜色的。也正有鑒於此，如以更高一些或近乎苛責的要求來審視本書，我們以為可提出以下幾點。

一、本書所收墓誌，影印十分清晰，因其原大一般在一平方米左右，每頁影印一方，每方為 20 釐米見方，尚不影響閱讀。但昭陵諸碑均極高大，連碑首一般均高三至四米，高士廉、李靖、尉遲敬德碑均超過四米，李勣碑高達 570 釐米，最為高聳。《碑石》影印時拘於每頁一石，諸碑拓本縮得很小，如李勣碑印出來高僅 28.5 釐米，僅當原石的二十分之一，碑石原已漫漶嚴重，縮印以後，碑上文字已完全無從辨讀，研究者不可能以圖版與錄文對讀，影印拓本的意義顯然有所減損。如影印時能將存字完整諸碑分幅印出，或如《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那樣遇大碑採用八開三折葉影印的方法，當可更方便讀者。

二、《碑石》圖版和錄文，一律以原石存世者為限，足見編著者的治學嚴謹。但於近代尚有石刻或拓本存留、原石湮失不存者，皆視作佚碑，則似尚可斟酌。因此而未收《汝南公主墓誌銘》、《文安縣主墓誌》、《周道務碑》、《乙速孤神慶碑》四種石刻的拓本與錄文，不能不認為是一個遺憾。除《周道務碑》外，其餘三種的拓本或帖本應不難尋覓。即使據《昭陵碑錄》將四種石刻文字錄入附存，也可為讀者提供盡可能完全的昭陵石文。

三、昭陵諸碑兀立地表，早期存字較多，以後逐漸殘損，今碑字數多不及明清人曾見到者，傳世拓本因其傳拓時間的早晚和拓錄態度的精粗，差異較大。《碑石》似較拘泥於以原石為據，用了一些拓本，但未充分利用存世善拓和前人錄文，錄文中又未逐石說明所據原石、拓本及相關文獻的情況，以至在錄文中仍留下不少缺憾。以《碑錄》相校，《碑石》錄文有不少缺誤之處。如《姜遐碑》“□□正以靜退自守”，兩空格《碑錄》作“性堅”；《乙速孤行儼碑》“□□在永州也”，可據《碑錄》補“公之”兩字；《張胤碑》“早蒙光□”，缺

字《碑錄》爲“寵”。以上三例爲缺文可補者。《姜遐碑》“四爲匠作少將”，《碑錄》作“四爲將作少匠”，“將作少匠”爲官名（此恐爲排誤失校）；同碑“□詔九成，□□鏗鏘之韻”，《碑錄》“詔”作“韶”，聯繫下文，以作“韶”爲是；同碑“詣微索隱，奉枝葉於玄珪；原始要終，求聖賢於黃卷”，《碑錄》錄“珪”爲“經”，上下文相聯繫，唯作“經”文意方通。以上三則爲錄字有誤者。此外，依原石照錄而未能細究文意而致誤者，如《張胤碑》“史滑毗澆”，《碑錄》作“史猾毗澆”，“史猾”、“毗澆”爲並列關係，作“史滑”則無法說通。又如《高士廉筮兆記》“既而三臺覆構，紫柏生榛”，《碑錄》作“紫陌生榛”，甚是。同碑“假黃鉞”，《碑錄》爲“假黃鉞”，作“鉞”顯誤。《馬周碑》“既而神凝物表，久沆梁甫之吟；運拒□來，恩效扶搖之舉”，“恩”應從《碑錄》作“思”。《阿史那忠碑》“善喪能毀，莫貌悲於行路；奪禮即戎，紫形愴於朝序”，“紫”應從《碑錄》作“柴”。又如“剿玄菟之遊魂，復黃龍之巨孽”，“復”，《碑錄》作“覆”，甚是。同碑“辛氏皆將帥之風，陳靡無聊長之□”，“聊”顯誤，應從《碑錄》作“卿”。《蘭陵長公主李淑碑》“嬰則望重四京，融乃名高東漢”，“四”應從《碑錄》作“西”。再如《乙速孤行儼碑》“秦之強也，起、翦、括、賁用其兵”，“括”應從《碑錄》作“恬”，白起、王翦、王賁、蒙恬均爲秦國名將。同碑“屬時穀不登，士人多餒，罄食儲而罕贍，捃山谷而無資”，“食”，《碑錄》作“倉”，“贍”，《碑錄》作“贍”，應爲“罄倉儲而罕贍”，句意方通暢。這種因形近而誤錄的例子，《李靖碑》、《李勣碑》等均有，不另舉。前人校碑，於碑別字或誤字，多隨文改正，羅氏諸書皆可見此例。《碑錄》錄文相當嚴謹，《碑石》如能充分利用，當可減少不少出入，即如原碑有誤者照錄，亦當加按語說明。此外，清代其他各家錄文，雖相對錯誤多些，但亦非全無可採。如《全唐文》曾用內府舊拓，王昶、陸增祥、陸耀遹均曾見到較佳拓本，逐字比較，偶亦有可校補者。存世文獻中，亦偶存碑文，如《寶刻叢編》卷九錄《阿史那忠碑》：“出光四鎮，入掌六師，屬東戶之昌辰，處北軍之重任，一居軒禁，四十八年。”《碑石》錄此段僅存13字，可據補15字。

《全唐文補遺》第三至六輯（吳鋼主編，三秦出版社，第三輯，1996年5月，32+517+17+7頁，68圓；第四輯，1997年5月，35+519+16+8頁，68圓；第五輯，1998年5月，27+471+13+2頁，68圓；第六輯，1999年5月，31+495+12+5頁，88圓。）

### 蒙 曼

唐代重飾終之典，故而碑誌特別發達。今日存世的唐代墓誌原石和拓片尚有五千至七千種之多，其文字亦數倍於正史。清人輯《全唐文》，已多取材於傳世的碑銘墓誌，但當時考古學尚幼稚，所得亦極為有限。建國以後，隨考古研究的不斷深入，大量金石文字相繼面世，給《全唐文》的輯補提供了可能。因此，1982年中華書局編輯部在影印《全唐文》的出版說明中說：“《全唐文》除了需要訂誤之外，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輯補遺文。這不僅指群集中的零篇斷句，還應包括近一二百年出土的大量碑文墓誌。如能將晚近以來出土的唐代石刻彙為一編，不僅可補《全唐文》之不足，亦將為唐代文學、史學及至其他學科的研究，提供大量有用的資料。”這一願望，是《全唐文補遺》（以下簡稱《補遺》）的緣起，也是《補遺》將收錄範圍定在石刻文字上的原因。

《補遺》截至1999年5月已出六輯，收錄唐、五代石刻文字四千六百餘篇，其中墓誌四千四百餘篇，為唐代文史研究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實為學界幸事。該書一、二輯陳尚君先生已有書評（見《唐研究》第3卷，1997年），所論允當，亦適用於後四輯。日前，筆者得見日本氣賀澤保規先生《唐代墓誌總合目錄》，因將《補遺》所收墓誌與該書一一對照，發現《補遺》在收錄範圍、編纂體例、以及編校質量方面仍有一些值得探討的地方。

《全唐文》編纂體例先列帝王，次後妃，次親王公主，次大臣，次隱逸、次釋道，次閨秀，次雜類，以文從人，眉目清楚。《補遺》所錄因係“單篇散章”，故不另分卷，而擬《文苑英華》體例，先署名文章，次缺名文章，文章按文體排列，同類文體以時間先後為序，撰者亦按時間排列。這一凡例表達上的混亂已為陳尚君先生指出。事實上，在署名文章和缺名文章的雙重體系下，由於同一作者可能撰寫不同體例的文章，且所撰文章又分在不同時間段，因而無論按文體、時間排序還是以人從文的原則都不能完全貫徹。如第三輯中，編

者本意是以題記、碑、墓誌爲序，但第一頁顏真卿的名下就包含題記和墓誌兩種文體；又如第一輯崔耿所撰三方墓誌，一在大和二年（829），一在開成元年（836），一在大中二年，時間間隔數十年，給讀者檢索帶來相當不便。若能打破署名與缺名的界限，祇按文體排列，同類文體以時間先後爲序，再附以詳細的作者索引，則眉目就清楚得多，亦便於讀者檢索。另外，《補遺》第三輯中缺名文章的下限僅至武后久視元年（700），似有按時間段分冊的用意，可惜這一改變在第四輯以後未能繼續下去，這大概與作者“整理一批即出一批，俾使其盡快與讀者見面”的原則有關，但若能在整理過程中作好統籌，則這種按年代分卷的方法倒不失爲一良好創意。

《補遺》編者長期從事陝西文物整理工作，故而《補遺》錄文有相當部分直接取材於陝西文管各系統所存拓片。另據編者介紹，還採用了《千唐誌齋藏誌》、《曲石精廬藏唐墓誌》、《西安郊區隋唐墓》、《唐長安郊區隋唐墓》、《昭陵碑石》、《咸陽碑石》、《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片彙編》、《隋唐五代墓誌彙編》、《洛陽出土歷代墓誌輯繩》（《補遺》出版說明未提及此書，但從實際內容看，《補遺》第三輯以後有四十餘篇墓誌實本於此，大概從第三輯之後已在收錄範圍內）以及幾種考古雜誌。這一收錄範圍，距離編者“收錄凡《全唐文》、《唐文拾遺》、《唐文續拾》所未收之唐、五代石刻資料”的目的尚有一定差距。《補遺》第一輯出版於1994年5月，此後隨得隨出，至第六輯出版已是1999年，在此之前出版的大型墓誌類圖書，據筆者所知尚有《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毛漢光主編，史語所出版，1984—1994年）、《唐宋墓誌·遠東學院藏拓片圖錄》（饒宗頤主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1年）、《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壹）》（中國文物研究所·河南文物研究所，文物出版社，1994年）、《洛陽新獲墓誌》（李獻奇、郭引強編，文物出版社，1996年）、《鴛鴦七誌齋藏石》（趙力光編，三秦出版社，1995年）、《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法書大觀》第十卷《墓誌拓片》（周錚主編，柳原書店，1997年）等六七種之多，本可包含在《補遺》收錄範圍之內。特別是《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以史語所藏拓爲基礎，收錄唐代墓誌1800方，其中六十餘方爲目前已出之同類圖書所未收，而《補遺》不取，實屬遺憾。另外，就在《補遺》依據的幾種圖籍中，也還有遺漏。《隋唐五代墓誌彙編》收錄拓片五千餘種，其中近四十年墓誌佔相當比重，

是《補遺》最重要的材料來源之一，但《補遺》對其各卷利用情況却不盡相同。其中陝西卷四冊基本都已覆蓋，並且新增許多內容；其次是洛陽卷十五冊；而山西卷、河南卷、河北卷、北京附遼寧卷、北大卷、江蘇山東卷就遺漏甚多，新疆卷則全部未取。這一取捨狀況可能與影印拓片的質量欠佳，難於過錄有關；另外據悉《補遺》仍擬繼續出版，因而其最終收錄範圍尚難定論，但僅就目前已刊墓誌類圖籍而言，《補遺》在收錄唐兩京墓誌方面最具權威性，而其他區域墓誌，仍以《隋唐五代墓誌彙編》為最全面。

《補遺》是在吳鋼先生等人多年整理陝西金石資料的基礎上形成的，因而於陝西新出墓誌的收集最見功力。在《補遺》所收四千四百餘篇墓誌中，為前述它書所不載，僅見於《補遺》的有二百五十餘篇，其中絕大多數是陝西各縣市近年的考古發現。這些新出墓誌的拓片部分已見於近年出版的考古類雜誌，特別是陝西考古所主辦的《考古與文物》及陝西省博物館主辦的《文博》，但都印刷極差，難於辨認；還有一些則是首次刊出。由於《補遺》編者據地利之便，得手自摩挲的緣故，這批墓誌既新且精，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如《補遺》第五輯 414 頁李僅墓誌，誌主為肅宗子、代宗弟、德宗叔。因“唐主忌刻，惡其多能，囚繫逾時，……及奔亡之際，遽而遇害”，朱泚稱帝後禮葬。李僅兩《唐書》傳云“史思明陷河洛，人心震騷，群臣請以諸王臨統方鎮，遙相維繫，於是詔僅充河西節度，……是歲僅薨”。不僅無一語涉及被囚被害事，且將死亡時間定在肅宗乾元二年（759）。從墓誌看來，李僅當在德宗建中四年（783）奉天兵變時被殺，是唐代宮廷鬥爭的犧牲品，而兩《唐書》所記實誤。再如第五輯 345 頁太平公主子薛崇簡誌，載誌主於太平失敗後被貶，客死袁州。不僅解決了兩《唐書》中崇簡、崇暕兩用的混亂，也糾正了所謂“崇簡因數諫母被撻，特免死，官爵如故”的錯誤記載。而第三輯 37 頁太平公主外孫豆盧建墓誌則反映出誌主在玄宗朝尚建平公主，官太僕卿，死後備極哀榮的經歷。同是太平公主後裔，薛崇簡、豆盧建一衰一榮的命運也反映出玄宗朝李武集團關係的微妙。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主要在第五輯集中刊出的一批“唐元功臣”墓誌和第三輯、第六輯刊出的一批宦官及其家屬墓誌。“唐元功臣”是在殤帝唐隆元年（710）誅韋後政變中立功的萬騎將士，這些人立功後的經歷史籍記載有限。通過墓誌可以看出，他們在玄宗朝結成牢固的政治勢力，並成為

禁軍將領的主要來源。(詳參筆者《開天政局中的唐元功臣集團》，即刊。)宦官是左右唐中後期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墓誌中反映出的他們與軍事、行政系統乃至釋道之流的聯繫，對於我們了解同期宦官的活動狀況具有重要意義。這些墓誌的史料價值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補遺》在墓誌的編校方面也還有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有些墓誌的定名未能充分參考前人研究成果。如第四輯 294 頁□遠墓誌、第三輯 330 頁□信墓誌，根據葉國良先生的考證，應分別為應遠墓誌和虞信墓誌（見葉國良《初唐墓誌考釋六則》，載《唐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 年），而《補遺》仍缺。有些墓誌的定名不够準確。如第六輯 276 頁張亮墓誌，根據誌文，實為張亮夫婦與亮弟夫婦的合祔誌；又如第四輯 301 頁唐夫人薄氏誌，通篇不言其夫之姓名，《補遺》作唐夫人，“唐”字應指時代。但這種表達方式極易產生歧義，不如定為唐薄夫人墓誌。還有一些墓誌在數冊重出。如王信墓誌，分別見於第五輯 121 頁和第六輯 267 頁，而以後者選拓更好，多出 15 字。再如第四輯 372 頁劉氏妻華氏墓誌又見於第六輯 314 頁，但拓工較差，誤“華”為“湛”。此外，《補遺》在選擇拓片、作者小傳、標點斷句、文字校勘上也還存在一些問題，這裏不再枚舉。筆者誠知以皇皇六輯，數千墓誌，偶有舛誤在所難免，但精益求精，還是希望《補遺》能在今後各輯的編校中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最後，筆者還想就《補遺》與《唐代墓誌彙編》（周紹良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的短長做一對比。同為以篇幅小、容量大、造價低見長的錄文本，《唐代墓誌彙編》收墓誌三六七六篇，而《補遺》截至第六輯，已收墓誌四千四百餘篇，絕對數量多出八百餘篇，這自然是《補遺》的優勢。此外，在二者重出部分，有些墓誌《補遺》得選善拓，錄文質量更高。如永淳元年皇甫福善墓誌，二書同出，而《補遺》多錄出 40 字，使墓誌得全文通讀；又如咸亨元年康敬本墓誌，《補遺》多錄出 173 字，異錄 17 字，澄清了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但是，《唐代墓誌彙編》在取材、選拓上也有所長。《唐代墓誌彙編》所本，以周紹良先生自藏拓為主，此外還包括《金石萃編》、《芒洛冢墓遺文》等二十餘種已編刊的銘文拓片集，建國後公開發表的新出墓誌以及部分地區博物館、圖書館藏石（拓）。由於二書取材不同，因而《唐代墓誌彙編》實有七百餘篇不見於《補遺》。特別是其中周紹良藏拓、武漢大學歷史系藏拓、

文化部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藏拓以及錄自《高昌磚石》的三十餘篇墓誌，不僅為《補遺》所未見、未取，亦為上述其他墓誌類圖籍未見、未取；另有十餘篇墓誌拓本藏於北圖，但《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片彙編》却並未收錄，這些都具有相當的價值。還有一些墓誌，雖二書並出，而以《唐代墓誌彙編》錄文更優。如《補遺》第五輯 294 頁《元氏妻獨孤氏墓誌》又見於《唐代墓誌彙編》景龍 209 號，但《唐代墓誌彙編》本於周紹良藏拓，較《補遺》多錄數十字。其實此誌《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片彙編》與《隋唐五代墓誌彙編》均收，前者完整而後者殘缺，《補遺》却選取了後者，亦是選拓不精所帶來的遺憾。由於《補遺》與《唐代墓誌彙編》具有強烈的互補性，故二者迭加，已得墓誌凡五千餘篇。當日傅斯年先生在《史語所集刊》的創刊號上說：“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所研究的材料便是進步，不能的便退步。”今日學者若置此二書於案頭，較之前賢所見史料已多數倍，則唐代研究之進步，庶幾可待歟。

《隋唐五代的儒學——前理學教育思想研究》（程方平著，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1 年，12 + 347 頁，4.85 圓）《中國儒學史——隋唐卷》（許凌雲著，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 年，445 頁，25.60 圓）《唐代後期儒學的新趨向》（張躍著，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 年，266 頁，新臺幣 240 圓）

劉健明

國內儒學史的研究，近十年已取得可觀的進展。但以研究的時代而論，先秦兩漢及宋明兩個時期有較多的成果，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及清時期較受人忽略。然而先秦兩漢的儒學，如何會轉到宋明理學，其中隋唐五代時期儒學的發展，是一個關鍵的時期。但由於學界普遍認為隋唐五代沒有深邃的儒學思想，也沒有完整的儒學思想體系，因此不需要作深入的研究。實則從學術史的發展而言，儒家經典的研究一直沒有中斷，隋唐五代時期不乏高度自覺的儒生；更重要的是這時期的士人有鑒於儒學處於佛道兩教的衝擊而陷於低潮，他們有毅然承擔發揚儒學的使命感，從儒家的經典中重新發掘出有價值的思想，為傳統



儒學注入新血液。此種使命感及新的解經方式對宋初理學的形成實有重要的影響，恐怕不能視為理學的預備時期便不予重視。最近十年，有關隋唐五代儒學的發展，已有二本論著，本文嘗試評論有關成果，偏重在主要架構上的討論，而不擬評述所涉及有關的細節，希望提出一些個人的想法，能吸引更多學人對有關課題的研究，加深對此一時期儒學發展的理解。

程方平《隋唐五代的儒學——前理學教育思想研究》是第一本較全面論述隋唐五代儒學的作品，作者研究的重點在此時期的儒學教育思想。本書除序言及結語外，主要分四章。第一章隋唐之際的三教統一與儒家教育思想自身的統一，第二章中唐儒學教育的衰落及儒學改造思想的成熟，第三章晚唐五代儒學改革的餘波及其影響，第四章隋唐五代儒學教育思想的特點。作者雖以探討隋唐五代儒學為中心，但重點明顯在這時期的儒學教育思想。作者批評學界以為隋唐時期的儒學教育思想沒有豐富多彩的新概念、新思想和新方法，因此有這時期的儒學思想顯得蒼白的說法。作者認為這些看法“既沒有從儒家教育思想發展的總過程中去分析隋唐五代儒學教育思想的地位，通過梳理儒、佛、道家教育思想的內容和關係，深入挖掘當時教育的豐富內容和寶貴遺產；也沒有從隋唐五代的政治、經濟、科學、文化、宗教、社會等多種角度作全面地考察，分析當時教育思想賴以建立的多方面的基礎；更沒有從本質上分析教育制度發展和教育思想進步之間的內在聯繫，而是用現代人理解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去硬套歷史上的教育制度和思想，孤立地分析其制度與思想各自的發展，因此，在許多方面得不到滿意的結論”（序言，1頁）。作者的批評是有所見地的。不過，儒學雖以人文教化為中心，教育思想確是儒學思想的重點，但如果分析隋唐五代時期的儒學教育思想，是否足以概括此時期的儒學，恐怕仍是有問題的。同時，隋唐五代時期的教育制度，是否可以顯示唐代儒學的演變，也是研究唐代教育史的學者必須注意的重要課題。高明士提出廟學制是北齊隋唐時代學校教育發展的一項重要特質<sup>[1]</sup>，這種儒學在唐代的演變情況，似是中國儒學史上的重大里程碑，可惜本書沒有這方面的論述。

作者不同意過去研究者將儒學與經學、孔學等同起來，他認為儒學是以經學為中心，包容量很廣、很大的思想文化學術體系。因此，他以為儒學的內涵，不單要研究經學，為免以偏蓋全，還要兼及文學、史學、語言學、法學、

醫藥學（包括獸醫等）、律學、天文曆法學、算學、書學（包括繪畫工藝等）。儒學不應局限於經學，這是現今學界都接受的；但是如果將儒學的內容無限擴大，不單在研究上不易進行，且難以掌握儒學的中心內容。本書雖希望擴大研究的範圍，但實則仍以隋唐經學、文學為中心，研究的重點在隋唐之際的顏之推、王通、孔穎達，唐中葉韓愈、李翱、柳宗元，晚唐的張弧、林慎思、皮日休，但對於隋唐史學、法律與儒學的關係，較少論及，僅在第四章中論及隋唐五代儒學教育思想中滲入到各類教育中曾有討論。而且，各類教育中都滲入儒學思想，確可證明儒學思想已滲入到社會各層面上，但這是否始自隋唐五代呢？要研究隋唐五代時期儒學教育的特質，我們便得探討這時期各類的教育，在內容上有何重要變更，方可掌握此時期儒學教育的特質。同時，掌握這時代儒學教育的特質，是否已表示可以把握這時期儒學的特質，也是必須先作分辨的。

作者以為隋唐時期儒學的概念已不僅僅是指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學派，不單純以《五經》為教材，以“六藝”為實踐，是在傳統儒學基本精神和宗旨允許的範圍內擴大和豐富，形成廣義的儒學領域。儒學在基本立場上仍恪守尊孔忠君、治世強國、修身齊家、格物致知的基本原則，將有利於國計民生和自身發展的經、史、文、法、農、醫、天、算等等內容均納入自己的體系，並注意吸收佛道各家之長（序言，9頁）。作者指出儒學不是一個自我封閉的系統，面是不斷發展和兼容的，這是很有意義的。不過一般學人在論述漢代儒學時，已注意儒學的陰陽化；在論述唐代儒學時，也指出佛、道二家的衝擊。然而，魏晉南北朝以來調和儒釋道三家的思想本已深入人心，隋唐的儒學是繼承這種風氣，還是要扭轉這個風氣，是一個值得深入討論的課題。如依本書的論述，作者顯然較為贊同調和儒釋道三家的學者，如第一章便以三教合一去概括隋及唐初的思想界，第二章批評韓愈從窄狹的正統儒學的立場出發，片面地闡述和封閉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阻礙了儒家思想的正常發展（90頁）；又推許柳宗元在援佛入儒中的作用，認為柳是採用積極的方法去吸納百家以改造儒學（140-141頁）。實則正如陳弱水反駁近人的看法，柳宗元是繼承魏晉以來的調和風氣，是當時學術界的主流趨勢；而近人所推重的韓愈，竭力抨擊佛、道二家，反而不是當時的主流<sup>[2]</sup>。作者著墨於解說柳宗元援佛入儒方面較多，

對韓愈為何會在調和的大趨勢下堅持捍衛儒學方面論述較少，這恐怕無法對唐代儒學的轉向有深入的理解。作者以為儒學是應該不斷吸納其他學說以豐富儒學的內容，但如何去吸納而不會影響儒學的基本面貌，也是一個必須探討的問題。作者雖承認佛、道兩家思想對唐代儒學有衝擊，但他主要強調唐代士人吸收佛、道二家的心性論、方法論等方面，對唐代士人如何面對佛、道二家學說的衝擊而作出回應方面，着墨似乎較少。這些問題是隋唐五代時期儒學思想發展的重要關鍵點，若不深入探討有關問題，對隋唐五代儒學的演變，是難有確切的掌握。

同時，隋唐五代的儒學因應時代的變遷，其發展是有階段性的。前人分析唐代儒學，主要研究中唐時代的儒學，是有明顯的偏頗。作者以為唐代的儒學發展，可以劃分為三期：第一期為初唐，即唐開國至唐玄宗天寶十四年；第二期是中唐，從唐肅宗至德元年至武宗會昌六年；第三期是晚唐，由宣宗大中元年至唐亡。作者又抨擊過去的研究，主要偏重於中唐，所以他期望有一較全面的探討，本書於隋及唐初論述顏之推、王通及孔穎達，中唐則分析韓愈、李翱和柳宗元，晚唐五代討論張弧、林慎思和皮日休。每期論述三位思想家，無疑是較均衡的。但是隋唐五代的儒學，主要的轉變在貞元、元和年間，陳寅恪以為唐代思想史可分前後兩期，顯然得到較多學者的支持<sup>(3)</sup>。作者如果要分三期探討，似應加以說明為何分為初中晚三期會較前後二期的說法為優勝，可惜作者在解說晚唐五代儒學時，也視為中唐儒學改革的餘波，是否應該獨立為期似可商榷。作者論述唐代儒學可分為三期，但卻沒有解說為何把隋代加入初唐和五代加進晚唐。其次，中唐時期僅討論韓愈、李翱和柳宗元三人，是否有所忽略，此時期的經學家如啖助、趙匡和陸質，政論家如陸贄、梁肅、杜佑，文學家如柳冕、劉禹錫、呂溫等，都對唐代儒學有重要的貢獻，是否因為要作平衡的討論而忽略他們，顯然是有問題的。作者承認張弧的思想頗受道家的影響，因此以他作為晚唐儒學的代表人物，也是富爭議性的。

本書第四章論述隋唐五代儒學教育思想的特點，如依作者的歸納，主要特點有四：具有系統的經學教育思想，滲入到各類教育之中，深受佛道思想的影響，處於東南亞文化教育圈的中心。如以這四點而論，有系統的經學教育思想及滲入到各類教育之中，這兩點是否形成或完成於唐代，恐怕會有很多不同的

看法。而儒學受佛、道二教的影響，也不是始於唐代。至於唐代教育對東亞世界的影響，是唐代文化的擴張，而不是儒學教育思想的特點。作者在解說以上四點時，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可惜是敘述方面的較多，而分析有關問題則較少。

總之，本書對隋唐五代的儒學作了較清晰的界定，對初唐及晚唐的儒學有較多的分析，但對唐代儒學的分期及特點等方面似尚可作更深入的探討。

許凌雲《中國儒學史——隋唐卷》也是一本隋唐儒學通史，全書除導論總述外，共分十一章，第一章論隋唐儒學的文化背景，第二章述隋代儒學的初步統一，第三章分析唐初儒學的復興，第四章討論中唐春秋新學和經世學術，第五、六章分別闡釋韓愈的新儒學與柳宗元、劉禹錫的儒學思想，第七、八章談晚唐儒學和五代儒學，第九、十、十一章論隋唐儒學與隋唐文學藝術、史學、教育的關係。可見本書雖是隋唐儒學通史，但重點仍是放在中唐儒學的改造方面。而在論述隋唐儒家思想方面，本書論及的人物有劉焯、劉炫、顏之推、王通，孔穎達、呂才、劉知幾、《春秋》新學派、杜佑、韓愈、李翱、柳宗元、劉禹錫、皮日休、羅隱等，論及範圍較程著為廣泛，但其中呂才與羅隱是否屬於儒家，相信學界會有不同的意見。而在第十章論儒學與史學的關係時，作者重點討論了劉知幾與杜佑，但第三章及第四章論唐初儒學復興與中唐經世學術時，也曾論及劉知幾對神學的批判及杜佑的經世思想，兩人在全書所佔的篇幅似稍多。

與程著有顯著的不同，本書沒有明確討論何謂儒學，並且較重視政治與學術的關係。本書以為兩漢經學陷入繁瑣經學與庸俗神學之中，到了魏晉南北朝，思想家已走向融合各家的道路，但是“由於國家處在分裂狀態，朝代更替頻繁，執政者個人的信仰傾向不同，不同時間，不同區域，封建政權對儒、佛、道三教的態度和政策亦各不相同，因而上層集團和社會文化界對三教眾說紛紜”（3頁）。隋唐統一後，國家必須建立統一的思想，隋唐統治者雖在意識形態上始終有一種儒、釋、道混合兼容的想法，但在施政上仍堅持以儒術為主（3—6頁）。作者又認為隋唐統治者實行儒、釋、道三種學術思想並立的政策，使儒學家認識到在中外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交流時期，用一種思想是不能適應經濟文化發展的要求。儒學在保持基本思想的同時，吸取佛、道兩家的成果，創

立一種新的儒學體系。因此，作者以爲“隋唐儒學的統一，是兼容佛、道學說的統一”（7頁）。作者在儒家、儒學、儒教、儒術等名詞上沒有明確的解說，儒術尚可以說是統治者利用儒家思想作爲統治的工具，但儒家思想不是宗教，學界似多有共識，作者也承認儒學並不是宗教（8頁），故在儒家、儒教等名詞應用方面，似應加以適當的說明。其次，隋唐統治者對儒家思想在鞏固政權上的作用，確有較一致的認識，但在對佛、道二教的態度上，實有明顯的不同。如以隋文、隋煬二帝而論，他們對佛教都有偏好；而唐代君主則強調老子爲李姓祖宗，故有崇道教的傾向。而在社會上，佛教的思想較道教盛行，這恐怕不能完全從政治方面可以解釋<sup>[4]</sup>。同時，儒家與佛、道二教在基本教義上有明顯的不同，隋唐之際顏之推、王通等確有援引佛、道二教入儒學思想中，但他們是否要建立一種新的儒學體系，還是如程方平所說的，儒學本身是在動態的發展中變化，不斷吸納其他學說以豐富儒學的內容，這是必須先加分辨的。

作者以爲唐代文化的特質在開放、融會和創新，因此本書的一個重要看法是：唐代儒學與佛學相互吸取與融合，到了唐代中葉，佛教完成了中國化；而以韓愈、柳宗元爲開創者的儒學新體系，也顯示出儒學佛學化的某些趨勢。作者承認韓愈和柳宗元在應否反佛的問題上確有原則的分歧，但他認爲韓愈和柳宗元都有統合儒釋和援佛入儒。本書以爲韓愈復興儒學的兩個重要主張：治心論與道統論，都受佛學的影響，故韓愈表面上高舉反佛的旗幟，暗中借鑒了佛教。因爲韓愈做得不留痕迹，故不易察覺；而柳宗元則坦白承認要統合儒釋，所以導致後世的誤解。與程著有極不同的看法，本書不認爲韓愈思想偏狹，認爲韓愈排佛並非是一味排斥異質文化，而是反對佛教凌駕於中國文化之上，道統說是要肯定中華民族的主體精神，因此作者推許韓愈爲偉大的思想家。作者對韓愈的推崇似失於過高，但較能理解韓愈捍衛儒學的決心及要面對的問題，實不應視爲偏狹。但作者又認爲韓愈的道統說是主張信仰主義，道統說可創造一個沒有上帝，但使人信仰並由此產生力量的新宗教。因此，在復興儒學上，“韓愈容納宗教世界觀的缺陷得到了柳宗元的糾正，而柳宗元對佛教的態度又受到了韓愈的批評。正是韓愈和柳宗元在學術上的相同和相異，遏制了儒學向宗教的轉向。這是隋唐儒學的重要特徵”（11頁）。作者的看法確與大多數學人的看法有異，陳寅恪提出韓愈受禪宗思想的衝擊而悟出道統說，在學術界已

引發不少的爭論，但陳氏的觀點確有卓識<sup>[5]</sup>。本書以為韓愈的道統說帶有宗教的意味，宗教本應有他世的論調，這是儒學不是宗教的主要原因。韓愈的道統說，說明儒學的源遠流長，確有與佛教抗衡的意味，但此說法沒有他世的思想，故說這有新宗教的意味，顯然不易成立。中唐儒學確有受到佛學的衝擊，柳宗元要統合儒釋，代表了一個重要的趨勢，但韓愈是否有心或無意援佛入儒，顯然還需要更多深入的分析。

作者以為唐代的儒學，經過三教之間的長期交融、滲透，已不同於兩漢儒學，它已經吸收了佛教、道教的心性之學，使心性修養和治國平天下的世間生活相結合：既講參預政治，又講心性修養；既講天道，又講人道。這個中心主題構成了唐代儒學的特色（11頁）。可惜本書較多論述隋唐時期佛學與儒學的關係，而對道教與儒學關係方面着墨不多。本書第三章曾分析唐初儒家與佛教、道教的衝突與鬥爭，但作者已明言爭論的焦點主要圍繞儒、佛、道孰先孰後，僧尼、道士應否禮拜等問題上，於儒家與道教的教理吸收上沒有太多討論。第四章則指出儒家論述宇宙、自然的生成與演變方面不多，而道家思想對於宇宙、自然有豐富的理論積累，可彌補儒家的不足。其次，中唐以後，社會動蕩不安，仕途險惡，儒生與士大夫在失意之餘，希望用道家出世歸隱之說來排遣思想苦悶。實則此兩方面都是與道家有關，且影響不僅限於唐朝，而與道教的教義沒有直接的關聯，如果要論證道教對隋唐儒學的衝擊，似乎應加更多的分析。

本書論儒學的範圍似失之過寬，對隋唐五代文化與儒學之間的分別沒有明確的解說，因此部分內容與隋唐五代沒有直接的關聯。作者也過於強調儒學與佛、道二教的調和，及認為唐代儒學要建立新的思想體系，這兩點恐怕仍需更深入的論證。

張躍《唐代後期儒學的新趨向》（上海人民出版社於1994年出簡體字版，書名改為《唐代後期儒學》）乃張氏於1989年完成的博士論文的修訂稿，可惜張氏於1991年英年早逝，由其友人李申代為整理出版。本書主要分六章，第一章《時代的課題和儒學的使命》指出唐代前期挾政治權威以訓誥經學的辦法把學派紛爭的南北經學捏合在一起，而不重視從哲學的高度積極發展儒學理論，這使得處於三教鼎立中的儒學在理論上不及迅速發展的佛學和道教哲學，

更不足以承擔以思想的統一保障政治統一的任務。及至憲宗元和年間，中央與藩鎮之間及藩鎮之間形成了一種相約的均勢，社會生活相對穩定，為思想家提供了一個可以展開理論活動的環境；而且由於中央集權的軟弱無力，唐王朝對思想的控制力相對削弱，使得儒家學者能夠離開官方的標準教科書，較自由地發表自己的見解。第二章《儒學學風的變化》從古文運動及春秋學的變化去說明儒學學風的變化。第三章至第五章為全書重點所在，作者分析當時的三個重要討論題目：天人關係、三教關係及性情問題。第六章總結唐代後期儒學的意義和影響，主要是希望說明唐代後期儒學對宋代理學的形成所起的作用。作者從研究哲學的角度來探討唐代後期儒學，重點放在三個主要問題上，討論的範圍也集中於韓愈、李翱、柳宗元、劉禹錫四人，故論點較集中而深入；而且從儒學發展的不足處論述唐代後期儒學必須面對佛、道二教的衝突，去說明中唐儒學的演變，這從學術思想的角度來分析，而不局限於政治、社會的因素去解說，立論較為有力。但由於學科的局限，作者論述這時期的時代背景及唐代政治、制度等方面則祇能採用最通俗的說法，而沒有注意史學界的新成果，這是明顯的局限。

作者以天人關係、三教關係及性情問題去概括唐代後期儒學的發展，這三個問題是否中唐儒學的中心問題，便有很大的討論空間。第一，儒學與佛、道二教孰先孰後的問題，在唐初的爭論頗為熾熱，唐高祖、太宗曾召開御前會議，讓三家的代表可以公開爭辯；但是中唐以後，有關的爭論已不如唐初的熱烈，韓愈要反對佛、道二家，重點也在批評佛教，他雖有李翱、張籍、皇甫湜等人的支持，然而在當時是否佔主流的位置，顯然是有問題的。同時，柳宗元、劉禹錫等主張統合儒釋，重點在調和儒佛二家。可見，中唐以後的爭論，主要是儒學對佛教的態度，因此以二教問題為中唐儒學的主要課題，顯然有問題。第二，中唐儒學對後世理學的重要貢獻，在於建立道統的說法，自皮日休推崇韓愈捍衛儒家開始，韓愈的道統論已成為理學家的重要主張，作者在本書中僅提及道統說，但沒有太多著墨（94—95頁）。本書《附錄》一《理學的產生與時代精神》也指出韓愈的道統說有加強儒學在封建統治中的作用，並以此壓倒佛教與道教，開後來理學家風氣之先（185頁）。其次，以上三個問題都是立足於宇宙論和人性論方面，韓愈在《原道》中重揭《大學》篇修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的理論，對宋代理學家的人生修養與政治思想方面，也有重要的啓導作用。因此，分析中唐的儒學，不重點討論道統說和修齊治平論，顯然有其不足之處。

作者論述唐代後期儒學如何影響宋代道學，以爲唐代後期儒學在三方面爲宋代道學作了準備：一是開始重視對《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和《周易》的發揮，到了宋代，邵雍、周敦頤、司馬光、張載、蘇軾、程頤等都以《周易》作爲建構理想框架的基本素材及從《大學》等四部書出發，研究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完成的心性修養的問題；二是通過三教關係的討論爲宋儒提供了選擇的原則，孫復、石介、歐陽修等都能從社會倫理方面排斥佛、道二教，而邵雍、周敦頤、司馬光、王安石、二程等則能把佛、道的一些理論與方法作爲儒家應注意吸收的重要思想資料；三是選擇甚麼樣的思路發展儒學，作者以爲經過唐代後期對天命神學的批判，粗糙的神學目的論對儒學已沒有多大影響力。這三方面似尚欠全面，一方面是忽略了中唐以來有關性情說的爭論對宋代道學的影響，作者在《理學的產生與時代精神》中也指出李翱的心性學說以性善情惡論爲起點，歸結於理想人格，後來有些理學家也基本按這個路子思考（186頁）；另一方面是對天命神學的懷疑，在初唐已很明顯，如《隋書》的史論雖沒有擺脫天命思想的束縛，但始終着眼於人事來看問題<sup>[6]</sup>，故天命神學在唐代並沒有很大的市場，不必到了中唐纔受到明顯的批判。更重要的是啖助等人拋開三傳直接從《春秋》入手釋經的方法，對宋代學術由墨守注疏轉爲大範圍地大膽疑經，這點作者是承認的（167—170頁），但對它所代表的意義，作者並沒有深入的分析。

作者以爲唐代後期儒學的理論活動取得了四個積極的思想成果：一是擺脫了漢以來經學框架的束縛，開創了以經駁傳的風氣，探索了直接從先秦儒學中領會宗法文化精神的可能性；二是清算了天命神學世界觀，爲建立新的宇宙觀清除了主要障礙；三是對於三教關係形成了兩種相輔相成的意見，使儒學既能堅持以己爲尊的立場，又可吸收佛教與道教的優點；四是適應中國哲學向心性論發展的趨勢，推進了儒學性情學說的發展。總的來說，作者認爲這四個思想成果有兩方面的重要意義：一是懷疑及批判了漢代形成的經學體系，爲進一步的思考清理出思想的空間；二是通過理論探討，提高了儒學的水平。毫無疑



問，以上四點思想成果都是因應作者提出三個問題而來，純從這三個問題去考慮，四點思想成果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全面評論唐代後期儒學如何啓導宋代理學的形成，則道統論、《大學》修齊治平的理論等方面的影響，也有值得討論的地方。作者從儒學不足之處討論儒學未能承擔統一思想的重任，經過中唐儒學家的反思，提高了儒學的水平。這是有價值的看法。作者最後總結唐代後期儒學的評價時指出：

論及唐代後期儒學，一般的意見總嫌其粗淺，在哲學理論上沒有甚麼貢獻。確實，唐代後期儒學思想家們既沒有創造出完整的宇宙生成體系或高明的哲學本體論，也未能建立系統的認識論或心性修養學說。無論是與當時的佛學家比，還是與後來的道學家比，他們的哲學思維水平是比較低的。然而評價一種理論的意義，有時並不在於它的高明和完整的程度，而在於它是否有力地推動了整個思想的發展。……（韓愈、李翱、柳宗元、劉禹錫）是在儒家內部從不同的角度討論共同關心的問題，為完成共同的歷史使命而思考。他們都是為建立新的儒學體系而努力的思想前驅。

（177—179 頁）

作者能以思想的深度與開創風氣兩方面來討論中唐儒學家的貢獻，肯定他們開風氣之先的功勞，但承認他們思想深度的不足，這個評說似較可取。不過唐代儒學在宇宙論、本體論、方法論等方面深度不足，但在其他方面是否都欠深度，這也是可以深入探討的。

與程、許二著不同，本書以為柳宗元援佛入儒的主張在當時是實現不了的。因為除了社會條件不成熟和思想的融合尚不充分外，當時儒學本身的軟弱也使它無法承擔統合三教的任務（122 頁）。作者又提出從對待佛教和道教的態度上，可以看出儒家學者們哲學思想的層次高低。對於低層次探索政治倫理學說的思想家來說，佛、道二教是社會公敵，必須排斥。從哲學史的高度看佛教和道教，它們不僅不是對立面，而是中國哲學發展到隋唐階段的主流，它們在本體論和心性論方面有重要的建樹，這正是儒學要實現新的發展必須予以重視的思想成果（123 頁）。作者的看法不無見地，也能從理論深度去討論唐代儒學的局限，但作者似乎過於偏重本體論和認識論，實則學術思想的發展，本來不應局限於某一、二領域，而且領域會否決定思想深度，都是可以爭論的。

又如作者認為《春秋》及《周禮》等經典缺乏在哲學世界觀上發揮微言大義的要素，所以宋儒要以哲學性較強的《周易》來建構他們的哲學（175頁），但宋儒對《春秋》的微言大義本有重要的發揮，似不能因其本體論着墨不多而有所忽略<sup>[7]</sup>。因此，本書確有與眾不同的見解，但亦有所偏，如以宋代道學較成熟期的思想來批判唐代儒學的不足，及忽略唐代儒生在釋、道兩教衝擊下而要弘揚儒學的使命感及所作出的努力。

總之，唐代儒學史的研究，是唐史研究中較為薄弱的環節，有深度的著作不多。這一方面是由於研究者要有良好的史學和哲學訓練，纔易有較持平的看法。另一方面是因為隋唐五代時期儒學的內容也較難掌握，如以先秦儒學而言，儒學史可以集中討論孔子、孟子和荀子三人；論述宋、明理學，必須以分析周敦頤、張載、二程、朱熹、陸九淵、王陽明等人為主。但要論述隋唐五代儒學，一般都會討論王通、韓愈、李翱、柳宗元、劉禹錫等人，但詩人如杜甫，確有明顯的儒家取向，要“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實是可以討論的儒生，然而一般人視他為詩聖，儒學史論著卻不會多談及杜甫<sup>[8]</sup>；又如陸贄的政論與柳冕的文論，都能發揮五經的義理，但一般人認為他們是政論家和文人而已。故如何去界定唐代儒學的範圍，及唐代儒學史應要討論的人物，都是今後學界必須先加探討的<sup>[9]</sup>。其次，唐代儒學是否祇局限於少數人物，也是一個可以爭論的問題。例如中唐以下論述文與道關係的學者甚多，韓愈、柳宗元探討文與道的關係時，與時代的風氣有何同異，這都不應局限於韓、柳二人，還應放眼在整個時代上去分析，或許可以有更多的發現。要之，今後的研究者似需要更多方面的訓練及更廣闊的眼光，纔可以較全面掌握隋唐儒學的重要課題，這是評者深切期望的。

## 注 釋

〔1〕高明士以為北齊隋唐時代教育發展有三特質：學校脫離太常而獨立，學制體系化的完成，和廟學制的普遍實施。見高氏《唐代東亞教育圈的形成》，臺北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84年，184—225頁。最近宋大川《唐代教育體制研究》也以崇聖尊儒的教育思想去概括這時期的儒家教育思想，亦注意到唐代在中央及各地皆立孔子廟的現象（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

[2] 參 Jo-shui Chen, *Liu Tsung-y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ang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及陳弱水《柳宗元與中唐儒學復興》，載《新史學》第5卷第1期，1994年，1—48頁。陳氏指出魏晉以來，“外儒內道”與“外儒內佛”成為當時的基本人生觀，儒學的功能是為人類生活中的外在行為和群體秩序提供規範，而佛教與道教則為安頓個人心靈生活、探索宇宙終極問題的資源。柳宗元的心靈還沒有脫出“外儒內道”與“外儒內佛”的格局，反而時愈有意挑戰這個成說，為中古思想找到一個突破。陳氏的說法也與時流有異，但其論說極富啟發性，對中唐儒學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看法。

[3] 參陳寅恪《論韓愈》一文，見陳氏《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85—297頁。

[4] 佛教在民間較道教為盛行的原因，可參黃永年《佛教為甚麼能戰勝道教》，見黃氏《唐代史事考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637—643頁。

[5] 參注[3] 陳氏引文。蔡涵默（Charles Hartman）撰專著分析韓愈，也是從陳氏此文有所啟發，見氏著 *Han Yu and T'ang Search for Unit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反而中國學人論述唐代思想史者對陳氏此文的價值多有忽略。

[6] 參羅林東《評〈隋書〉史論》，見瞿氏《唐代史學論稿》，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173—188頁。

[7] 牟潤孫《兩宋春秋學的主流》已指出宋人治經，談義理則言《易》，論政治則說春秋大義。就《宋史·藝文志》統計，宋人注經，春秋類最多，居首位，易類次之。見牟氏《注史齋叢稿》，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140—161頁。

[8] 陳弱水最近分析杜甫的儒家思想，頗有新的看法，可參看，見陳氏《思想史中的杜甫》，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9本第1分，1998年，1—43頁。

[9] 誰人可以稱為儒生或儒士，古今並無一致的標準。如近人多以能繼承或發揮先秦儒學的思想家為儒者，但《新唐書》卷一九八《儒學傳》以為“若乃舉天下一之於仁義，莫若儒。儒待其人，乃能光明厥功，宰相大臣是已。至專誦習傳授、無它大業者，則次為《儒學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5637頁）。可見《新唐書》並不以純粹的思想家為儒生，無論將相大臣或專誦習傳授者，祇要能舉天下一之於仁義，便可謂之儒。再以《舊唐書》及《新唐書》為例，兩書的《儒學傳》所收儒者，都雜有史家，可見儒林也不限於經學家。有關唐代史家並入《儒學傳》，可參柯金木《兩唐書儒學傳儒史雜混之探析》，載《孔孟學報》第69期，1995年，91—113頁。

《唐代祠祭論稿》（章群著，臺北學海出版社，1996年6月，5+271頁，新臺幣260元）

雷 聞

近年來，禮制研究在唐史學界蔚為潮流。自數十年前陳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首開唐禮研究之後，中國學界繼起乏人，相反，日本學界對此却非常重視，研究成果層出不窮，如金子修一先生對郊祀制度的探討，以及池田溫先生從律令制研究發展出的禮制研究等。近些年來，由於姜伯勤、高明士等先生的大力倡導和親身實踐，唐禮研究日益受到重視，出現了一批可喜的成果。而以蕃將研究著稱的史壇耆宿章群先生，也為學界貢獻出了一部新著《唐代祠祭論稿》，其緣起，則如先生於《自序》中所言：“禮學繁難，祭祀為五禮中之吉禮，較之喪禮，稍稱簡明，然而談何容易。兩唐書禮儀、禮樂兩志，習者殊尠，初治唐史者或廢卷不觀。筆者不自量力，欲開此門徑。”（2頁）

祭祀乃古代國家之大事，《左傳》有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即此之謂也。祭祀之對象，依《周禮·春官·大宗伯》的記載，可分為天神、地祇和人鬼三大類，唐代則在此之外又添一類“釋奠於先聖先師”（《唐六典》卷四祠部郎中員外郎條，中華書局，1992年，120頁）。本書則不全依此例，其正文分上、下兩篇，上篇為《宗廟與家廟》，下篇為《天地與諸神》，前者言祖先，後者論神祇，是亦一可行之分法。

本書結構頗具特色，正文兩篇，文字極精練，總計不足90頁，篇幅未及全書之三分之一，其餘則全為附表及附錄。圖表乃論述之有力輔助，章先生頗長於此，其名著《唐代蕃將研究》中那幅長達三百餘頁的《唐代蕃將表》曾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聯經，1990年，393—707頁）。本書共附五表，各具其用，其中尤以下篇之附表一《唐代祠祭異動表》最有價值，由它可縱覽有唐三百年之主要祭祀活動，雖然此表尚有不少可加增補之處，但它畢竟提供了一個繼續研究的基礎，值得重視。至於附錄兩篇，其一為《唐代天地諸神祭祀記事》，其二為《唐代大臣之議論》，則詳列每一種祭祀之來龍去脈，如禮典之記載，先儒之疏論，唐代禮官大臣之探討等，作者並時作按語加以總結，對於進一步的研究頗具引導之功。讀罷全書，使人感覺本書並不太像是那種結構嚴

整、論證綿密的長篇論著，倒更像是一部新見迭出的札記彙編，其中許多精彩之處作者祇是點到為止，給讀者却留下足够的想像空間。

本書的華彩是其將祭祀活動與唐代史實相結合的部分，例如上篇中的《宗廟祭祀之歷史意義》及下篇中的《祭祀與史實之關係》，其間都有不少頗具啓發性之論述。一是中宗是否爲不遷廟問題，此問題看似瑣屑，實則關係重大。在簡單敘述了唐代不同時期之討論後，作者指出，宗廟自有其嚴格的昭穆祔遷之制，而產生該問題的關鍵是：“中宗神主之或祔或遷，不在於與睿宗同昭穆，而在於是否爲中興之君。此一問題自開元四年（716）提出，至元和元年（806）乃有倡議當爲百代不遷者，若然，豈非同於高祖與太宗？此猶爲次要者，問題之要害，若肯定其爲中興之君，豈非顯現則天改朝換代之事實？私以爲自玄宗以來，中宗中興之名，一再爲大臣否定，實則欲否定武氏一朝之存在，至少欲使之淡化而平其痕迹。”（18頁）這一分析極爲精辟，事實上，中宗復位是否可稱中興，這一問題在其復位之初即已被提出並引起討論，它不僅關係到武氏勢力在中宗時的復起（關於此節，可參看陳寅恪《記李唐之李武韋楊婚姻集團》，載《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1979年），而且與玄宗之後的唐人看待武則天及其武周政權的態度密切相關。作者從中宗神主之祔遷角度點出這一問題，值得我們作進一步的思索。

另一顯示作者史識之處是關於肅宗與憲宗廟之比較。肅宗平定安史之亂，可謂功莫大焉，然其崩後，未見大臣奏請爲不遷之廟，而憲宗不過削平數藩，却於武宗會昌元年（841），由宰相李德裕等奏請爲不遷廟。作者分析其原因在於：“肅宗收復兩京，自爲不世之功，當其崩，神主入祔，不見大臣奏請爲百代不遷之廟，蓋視安史之亂爲一時之患，統一爲當然之義，而至憲宗時，雖未至於瓦解，而天下實已崩裂，有一方鎮來朝，或遣子入侍，莫不可喜。……憲宗神主應否不遷，可以不論，問題之重心，乃在肅宗以後時勢之變遷。”（20頁）從安史之亂到元和中興正是唐代歷史的一大轉折，其間政治、經濟、社會、思想之變遷都值得仔細研究，作者將此期的宗廟制度置於這一大背景之下考慮，立論自是不凡。提出問題本身已可略見作者的功力，而由此引發的思考則更具價值。

在論述太清宮祭祀的問題時，作者也顯示了敏銳的觀察力。太清宮所祀乃

玄元皇帝，即唐室追溯的遠祖老子。自玄宗朝以後，歷朝都非常重視。它兼具道教官觀與皇家宗廟的雙重性質，故在禮典如《大唐郊祀錄》中，其祭祀與太廟一樣被稱為“薦獻”，且祝文“青詞”則要由翰林學士主筆，不過其儀式則主要是道教的齋醮科儀（參看丁煌《唐代道教太清宮制度考》上、下，分載臺灣《成功大學歷史系歷史學報》第6、7號，1979、1980年，275—314頁、177—220頁）。在本書中，章先生強調指出，玄宗建立太清宮制度，實與其尋求長生久視的願望有關（89頁），這一觀點在稍後熊存瑞（Victor Xiong）的文章“Ritual Innovations and Taoism under Tang Xuanzong”（*T'oung Pao* LXXXII，1996，pp.258—316）中得到更為充分的論證，可以參看。

可能是由於體例與材料所限，本書也有一些不盡如人意之處。其一，在吸收學界已有成果方面有所不足，例如，Howard J. Wechsler 的《玉帛之獻》（*Offerings of Jade and Silk: Ritual and Symbol in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是一部專門討論唐代禮儀制度的重要西文著作，其中對於郊祀、宗廟、陵寢、巡狩、封禪、明堂等都有所論列，本書未能參考，實屬遺憾。對於金子修一先生之諸多相關論著，本書僅參考了其中的一篇論文，似嫌不足。另如本書上篇《宗廟與家廟》曾刊於臺北《中國唐代學會會刊》第4期，在發表前，作者雖已得見甘懷真先生之《唐代家廟禮制研究》，却認為“與本文論旨無礙”（見作者《宗廟與家廟》之後記，《中國唐代學會會刊》第4期，1993年，35頁。收入本書時略有修改），實際上，二文頗有互補之處，例如本書謂“今以實際情形考察，諸官立私廟者，仍以三廟為多，宰相如崔群、節度使如馬總、殷侗，均不過三室，未見四品五品官立廟之記載”（38頁），而據甘氏研究，四品五品官立廟之事例雖少，却並非沒有，如太極年間的崔沔和寶應二年的韋幼章都曾立廟（甘懷真《唐代立廟者官位表》，見《唐代家廟禮制研究》，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年，45—50頁）。又如作者僅根據《唐兩京城坊考》所載，認為：“徐松所記，東京並無家廟。至於州縣，尚不見有家廟之記載。大抵家廟多在京師，外臣如節度使，立廟亦必在於此。”（40頁）其實甘氏已經考出不少洛陽與外州縣置家廟的例子（同上書，97—102頁，《唐代家廟地點表》）。當然本書論及家廟制度，亦有甘著所不及者，如論蕃將立家廟，表明其部落已解體，或已脫離其部落，其意義在於從部

落改變為家室，乃漢化之一方面（44—45 頁）。又如論方鎮家廟置於京師，其性質有類遺子入侍（46 頁）等等。凡此諸端，亦可補甘著之闕。

其二，本書在材料使用上，略有可議之處，如作者雖多次論及開元禮，但材料皆引自《通典》和《舊唐書·禮儀志》等，事實上《大唐開元禮》今日仍屬完璧（日本古典研究會刊行，池田溫解題，1972 年），且得之不難，論開元禮而不及於此書，未免使人困惑。

其三，作者在立論上間有偏頗之處。如在論述大赦與祭祀之關係時，指出“論者謂中國歷史上行專制政治，實不盡然，即如所說，任一專制王朝，莫有不行大赦者”（95 頁）。雖然作者下文於大赦之政治功能分析頗為允當，但尋此句之意，似以實行大赦即能降低王朝之專制性，則不免太過。又如在論及封禪時，作者指出“封禪當在泰山而唐代常就近便之處”。即武則天曾封禪於嵩山，而玄宗朝亦曾有封嵩、華之議，作為一種事實描述，此論自然不錯，但是將封禪於嵩山等的原因僅僅歸結為近便（78—81 頁），則嫌不足。按太宗曾云：“朕意常以嵩高既是中岳，何謝泰山？”（《唐會要》卷七《封禪》，上海古籍，1991 年，96 頁）而高宗甚至“既封泰山之後，又欲遍封五岳”（《舊唐書》卷二三《禮儀志》三，中華，1975 年，889 頁）。由此我們認為，封禪於嵩、華，不僅是求其近便，更應具有一定的觀念基礎，這一問題還有繼續探討之餘地。再如，作者從清人金榜之說，分昊天上帝為二，以為昊天、上帝自別（76、167—168、244—250 頁），此說與歷代禮典所載不同，尚待討論。而作者在附錄一《唐代天地諸神祭祀記事》中，將大雩之禮列於五帝條目之下，也非允當。按大雩之對象為昊天上帝，五帝僅為從祀，不論武德初定之令，或是開元新修之禮，於此皆然。又，作者似乎不太重視制度變化之動態描述，如在述及唐代祠祭之分等時（68 頁），並未說明大、中、小祀之前後變化，事實上，從貞觀到永徽、顯慶再到開元、貞元，祭祀等級之變化頗多，似應略加說明。

最後，將閱讀時隨手所記之排印錯誤錄之如下：39 頁倒 4 行“此言大臣家廟皆京師”，“京師”前宜補一“在”字；68 頁倒 5 行“巡守”當作“巡狩”；82 頁倒 5 行“求兩”當作“求雨”；86 頁倒 7 行“不遇”當作“不過”；99 頁 8 行“太子”當作“太字”；202 頁倒 6 行“皇地祇”當作“皇地祇”；228 頁倒 1 行“井”當作“並”，餘不贅具。

《唐初道教思想史研究——〈太玄真一本際經〉の成立と思想》（山田俊著，京都，平樂寺書店，1999年7月，593+278頁）

劉 屹

在中國思想史上，素來有“先秦諸子”、“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之稱，似乎隋唐時代祇有佛教在思想史上留下了一些值得後人評述的閃光點，而儒、道二家的思想在此時期都乏善可陳。事實上，近年來中外道教學者依據敦煌道教經典所揭示的中古道教“重玄學”表明，隋和初唐道教在理論思辨方面所取得的思想成就，在某些方面甚至超過了同期的佛教思想，並且對中晚唐的禪宗還有所啓發。在今後的思想史中，理應給予道教重玄學與其成就相符的歷史評價。敦煌道經中發現的隋代到唐初陸續成書的《太玄真一本際經》，既是道教重玄學的代表性經典，也是唐代最爲流行的道典，充分體現了中古道教重玄思想的巨大成就。對《本際經》的研討，可以說是近年來敦煌道經研究的熱點之一。本書就是日本學者山田俊先生以《本際經》爲中心所作的對唐初道教思想史的研究。

山田俊先生曾兩次來華進修，並於1996年獲得日本東北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本書就是在其博士論文和近年陸續發表的相關論文基礎上修訂而成的。全書煌煌870多頁，真可謂鴻篇巨著。除去前面的《目次》、《凡例》，書末的《神格名、人名索引》、《引用文獻名索引》和英文目次之外，共分2大篇：《論述篇》和《資料篇》。《資料篇》分別是《太玄真一本際經》和《昇玄經》的校本，也是在作者以前工作的基礎上重新修訂而成。與其他錄校不同的是，不是僅對敦煌本的錄校，而是全而網羅兩經的敦煌寫本和傳世道典所引用的佚文，二者互爲補充，是目前對這兩部道經最全面的文本整理。

《論述篇》又分《總序》和3編19章，以下試分章介紹。《總序》共4章，首先說明選取《本際經》作爲本書考察對象的意義所在，指出《本際經》裏的“道性”思想是本書考察的重點。接着詳細分析了前賢研究業績的貢獻和不足，然後提出尚待解決的問題，最後依次介紹全書（主要是《論述篇》）將要討論的各個問題。

第一編《總論：〈太玄真一本際經〉的文獻學研究》第一章是關於《本際經》的外部問題研究。主要圍繞各卷“異稱”的問題展開，指出十卷本中的卷



二、三、八、九、十都有各自的“異稱”，它們在《本際經》之外都有各自的單行本。而在十卷本流行的同時，這些單行本也仍在流行。卷一、四、六、七、八則可能為最初的五卷本。之外還討論了敦煌本、《道藏》本、其他文獻徵引的各本之間文字的異同問題。

第二章是關於《本際經》內部問題的探討。首先討論的是佛教思想對六朝末期道教思想的影響問題，認為從《西昇經》等較早道教經典到“古靈寶經”再到《昇玄經》，道教對佛教思想的吸收從停留在表面到逐步深化。“空”、“因果報應”和“佛性”在歷史上也是先後影響到道教，特別是對“道性”說產生直接影響的“佛性”，祇是六朝末期纔開始影響道教，並成為六朝末和唐初道教思想的主要特徵。接著依次介紹《本際經》各卷的主要內容、特點和各卷之間的關係，對各卷出現的重要概念或語詞如“得道”、“淨土”、“十二法印”、“十行法”、“十二事”、“道性”、“身相”等進行分析，或者與此前道經的相關概念作比較，或者尋出這些概念所依據的佛典出處。

第三章討論《本際經》的神格問題。通過比較《本際經》與“古靈寶經”和《昇玄經》神格的異同，重點考察了“張道陵”、“徐來勒”、“玄和先生”、“太微帝君”等有代表性的神格在古靈寶經、上清經和《昇玄經》中的來歷與地位，指出《本際經》的神格譜系是統合上述經典神格而來。這不僅是揭示《本際經》與此前道典關係的一個重要方面，也再次表明十卷的各卷之間存在很明顯的差異。後附《〈本際經〉神格對照表》。

第四章關於《本際經》的體裁，認為《本際經》如同其他道經一樣，在形式上也摹仿佛典，但十卷本的結構卻不符合佛典開篇為神尊居所、部屬諸神、放光說法等，最後為“咐囑”品的慣例。這是由於十卷本並非出自一人一時之手。

第五章“總結”，指出卷一、三、四、六、七、八相互間有共通之處，卷二、五、九、十四卷與其他六卷明顯不同。各卷之間有重複討論同一論題，但却有論述詳略和認識深淺之分。具體指出了《本際經》各卷分別摹仿或吸收了《涅槃》、《般若》、《法華》、《維摩》、《大智度論》、《法句譬喻經》等佛典，主要繼承的道典則是古靈寶經中的“元始舊經”和《昇玄經》。

第六章《補論》（一），關於本經的作者，指出歷來都依據《甄正論》所說

劉進喜作成五卷，李仲卿續成十卷，但從殘存的劉、李二人作品來看，他們的思想與《本際經》的主要思想不符。因材料缺乏，無法得出定論。

第七章《補論》（二），探討了 P.2361《本際經疏》卷三，認為道教經疏摹仿佛教經疏，在六朝末至唐初形成一種固定的形式。《疏》的內容多引用前代道典，新意不多。同一經文有多種疏解，則多解並存。

第二編《分論：〈太玄真一本際經〉所見諸概念的思想史研究》。第一章《“靈寶系經典”的得道論》，首先討論了古靈寶經的得道論，即人要得道，或借助佩帶“符”、“玉訣”、“經”的威力，或持守“戒律”，或由“因緣”、“宿對”、“願”等所決定，這是基於上天有“名簿”記錄人的行為、評判人的善惡之觀念。這種得道論的特點是以外在神格的救濟為前提，即強調的是他力救濟得道。其次討論了《昇玄經》的得道論，在繼承古靈寶經誦經、齋戒、神明記錄行為善惡等他力救濟之外，也強調了“內固”、“內行”的重要性，這也正是《本際經》所最為強調的。但《本際經》的得道論可能更多是延續《太上業報因緣經》強調“清靜本性”的思想發展而來，形成以道性思想為核心，強調衆生自身就已具備得道的條件。

第二章《“本際”的思想》，認為《本際經》的“本際”既是一種純粹無垢的心境，即得道的境界，同時也是一個帶有萬法萬相根源性意味的概念。一方面繼承和發展了古靈寶經中《洞玄靈寶定誌通微妙經》的“兩半”思想，另一方面則從佛教中引入“本際”的概念。但所依據的佛典並非通常所認為的鳩摩羅什舊譯中觀佛典，而是漢末三國的古譯佛典。

第三章《“真一”的思想》，指出“真一”意味着超越一切方便最終所要達到的絕對真理境地。但在南北朝末期以前，真一祇限於上清經傳統中體內存思的身中神，《昇玄經》的真一與三一觀念在繼承上清經的同時也具有了佛教“空”和“智慧”的意味。《本際經》的真一則是比《昇玄經》更為徹底的“空”，是“道”本體，與人的本來性不即不離。

第四章《“道性”的思想》，認為《本際經》的道性思想受到《涅槃經》和《莊子》、《西昇經》的影響，有三種不同的解釋，即作為萬物根本和真理的大道、衆生悟道的對象和可能性、元始天尊的道身。道教和佛教早有道性一說，直到六朝後半期佛教纔有“佛性”說，而改自“佛性”的道教“道性”說，亦

最早見於《太上洞玄靈寶業報因緣經》。道教引入道性的觀念，強調衆生自在的本來性是得道的根據，並且與天尊的道體同一，使得原本決定衆生是否得道的外在神格，現在變成是與衆生同一不二的，悟道昇仙的理論轉而更加重視衆生自身“心”的作用。

第五章《“三乘”的思想》，指出《本際經》中“三乘”觀念是根據衆生修道根基的不同而從不同角度做出的分別，既有教法的高下，也有求道者人的高下，特別是卷五的“三乘”說與其他各卷明顯不同。《昇玄經》有了受佛教“空”觀念影響的大、小乘之區分，以絕對的空無和利他教法爲大乘，以煉石服芝、導養之法爲小乘。《本際經》繼承之，在以《法華經》爲主的佛教三乘觀影響下，引入中乘觀念，形成自己的三乘說。

第六章《“道意”與“道心”的思想》，認爲“道意”和“道心”是求道和得道的意念，占靈寶經和《昇玄經》中的“道意”和“道心”都是需要衆生去“合”、“知”的外在客觀物件，甚至就是外在神格“道”的“意”和“心”。《本際經》轉而強調“道性”在衆生心中，“道意”和“道心”就指衆生內在的“意”和“心”，衆生對“道意”和“道心”的體驗變成了“發”出內心的道意和道心。

“總括”指出《本際經》以空觀爲基礎的道性思想，使“得道”變成了衆生內在自心的問題。影響所及唐初以降的道典，都在重視外在神格救濟得道的同時，也逐漸強調依靠心性修養達成自力得道。

第三編《補編：唐代道典考》，第一章《〈太上妙法本相經〉研究》和第二章《〈太上大道玉清經〉研究》是對這兩種作者認爲在唐初或稍後成書，且都受到《本際經》道性思想影響的道典的研究。

從以上的介紹可以看出，本書雖然考察的是唐初道教思想史，但所牽涉的內容不僅有不同時期道教思想發展的異同，還有與此同步的佛教思想的發展。作者對《本際經》的研究是全方位的，有最基礎的文字整理錄校，有從不同角度所作的文獻學考察，有對宗教思想概念的探原尋流。這顯示了作者在道教學、佛學、文獻學和歷史學等多方面過人的治學功力。本書也成爲到目前爲止對《本際經》所有研究中最爲全面、細緻的一種。其特點是把《本際經》放在南北朝隋唐之間道教思想史發展的背景之下進行探討，對每一個重要概念都做

了力所能及的追溯根源和辨析流變。就追尋各個概念在此前道典和佛典中的語源而言，似乎還沒有人達到這樣全面、廣泛而充實的程度。本書既考察《本際經》對前代道教和佛教思想的繼承與借鑒，也分析了對其後道典和佛教思想的影響，從而揭示出《本際經》具有總結六朝道教思想，開啓初唐道教義學的特殊地位。以往的研究大都是闡發經中的重玄義理，在重玄學的背景下看《本際經》，而本書則在考究《本際經》自身源流方面取得了重大進步。

如以往的研究強調《本際經》對《昇玄經》的繼承關係，而本書在此之外又指出道教的“道性”思想初現於梁代成書的《太上業報因緣經》，其中的“清靜本性”對《本際經》道性論產生的影響可能更為直接。又如既有的研究在突出《本際經》與《昇玄經》在重玄義理上的代表意義時，有時忽略了它們自身的内容還有很多是所謂的“昔教”或靈寶舊法。本書提出無論是《昇玄經》還是《本際經》，與古靈寶經都保持十分密切的繼承關係。在強調“內教”、“內行”的同時，並未完全拋却古靈寶經的得道論，仍保留着某些主要的靈寶教法和教義。我覺得作者所揭示的從古靈寶經到《昇玄經》，再到《本際經》的延續性，本不應因為強調重玄思想的意義而被忽視。《昇玄經》反對“陰陽之妙道，服禦之至術”，《本際經》的重玄義理在唐初達到高峰，這些都不應該掩蓋住隋和唐初道教對六朝道教以繼承為主流的事實。唐初道教所要摒棄的祇是六朝以前和六朝前期帶有濃厚“術”（道術）色彩的舊法，它們與古靈寶經的不同祇是在“教”（經教）範疇內的更新。這對理解重玄學在唐初道教中的實際地位也是大有益處。

關於《本際經》中“本際”一詞的探原，作者不是從梵文或巴利文佛經原典，而是從漢譯佛經中尋找其根據，這個努力方向是正確的。因為對隋唐之際成書的《本際經》產生直接影響的，無疑應該是從梵文原典經過多次中國化之後的“本際”概念，而未必是其梵文原典之義。在詳細介紹了漢末三國到隋代佛教經典中“本際”一語的各種不同用法之後，作者指出一般認為《本際經》對三論宗的觀點有明顯的借鑒，但自羅什至吉藏，佛教對作為本源意義上的“本際”是持否定態度的。佛教所正面討論的“本際”，如羅什之前古譯佛典中的“本際”，更多是從作為“萬物之根本”的本體論角度着眼。故作者似乎更多強調《本際經》對古譯佛典的“本際”概念的借鑒，而對《本際經》借鑒三

論宗的看法有所保留。實際上，對《本際經》直接產生影響的是古譯佛典還是三論宗，也許並非是理解《本際經》借鑒佛教義理的惟一有意義的視角。佛教素重本體論，歷來視本源論為外道；道教素重本源論，即便在引入本體論之後也還念念不忘本源論，所以《本際經》的“本際”是兼有本源論和本體論意義的概念。《本際經》建立道教自己的“本際”概念時，不會因為佛教批評本源論意義上的“本際”就將其放棄，其所面對和直接從中汲取有用之需的應該是經過層累形成的當時的思想界，這與對“本際”一詞的考源應該更多從漢譯佛典中尋找根據是同一道理。

對於本書在思想史研究方面的貢獻我不擬多言，以下所論偏重文獻方面，並非都是本書的不足，很多祇是對相同材料的不同理解，在此提出向本書作者和讀者請教。關於《昇玄經》的神格，作者認為“元始天尊”和“太上道君”這兩個占靈寶經中的主神也是《昇玄經》的教主。從《昇玄經》現存的文字來看，在卷三中出現的“天尊”可能指佛，而卷五的“天尊”則是多喜國天尊，都非元始天尊。全經的主神應是“太上道君”，即“太上”，亦即“道”。中古道典中的“太上”和“道”都不一定專指某一特定的主神，是指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還是太上老君，都要做具體的分析。《昇玄經》所突出的太上大道君與張道陵的師徒關係，是中古道教史上一個饒有興味的問題，早在東晉末年的道經中就已出現，是不同於太上老君和張道陵關係的另一種道教傳統，其中可能蘊涵着某種有意義的歷史背景。衆多難以定年的道典使很多研究者望面生畏，本書對道經中神格的考察，不失為一種研究道經的新角度和突破口，但祇有搞清了相關神格的來龍去脈，纔可能真正使對神格的考察成為研究道典的一種有效手段。在這方面，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因為《昇玄經》中張道陵佔有重要地位，所以作者把“昇玄”一詞的來歷與張陵“昇玄都”的說法聯繫起來。這裏首先涉及的問題是張道陵這個人物究竟在漢末漢中五斗米道的歷史上佔有何種地位，其次是現存的關於張道陵的記載有多大可靠性。關於前一問題，有學者認為張陵的事迹是張魯為掩蓋張修對米道的貢獻而增飾出來的，這雖然沒有成為學界通行的看法，但也是不能輕易加以否認的一種可能。關於張道陵記載的可靠性，至少被作者引為“昇玄都”說主要證據的所謂“李膺《蜀記》”，在我看來是很值得懷疑的。在僅存的幾種

記載張陵事迹的史料裏，被信爲梁代李膺所作的《蜀記》，一直作爲信史而受到重視。此《蜀記》的內容主要是說張陵被蟒蛇所吞，張衡誑稱張陵是“昇玄都”而去。這出自《二教論》和《笑道論》這樣貶損道教的佛教護法著作，而同樣的內容又見於早此半個多世紀的玄光《辨惑論》（僧祐編《弘明集》所收），但卻沒有說是出自李膺《蜀記》。李膺的時代與玄光、僧祐大體同時，說明當時的佛教一方並不認爲張陵被蛇吞是出於《蜀記》的記載。況且從後世殘存的李膺《蜀記》（又名《益州記》）佚文來看，記載了張陵在蜀地名山成仙，可見李膺並無貶損道教之意。所以“李膺《蜀記》”云云，很可能是佛教一方爲攻擊道教，不惜篡改前賢著作，無中生有而來的。把《蜀記》作爲記載張陵事迹的信史是不合適的，因而所謂張道陵“昇玄都”之說也不應是《昇玄經》命名的直接淵源。

由於目前對南北朝末至初唐，道典文本變化的歷史背景缺乏足夠瞭解，所以本書對《本際經》和《昇玄經》文本的整理，包括對《本際經》的文獻學考察，似乎都有言之未盡之處。例如卷次和文字的差異問題，所謂的“續成”問題，似乎並未得到十分圓滿的解決，這也是今後應該努力的方向。至於對敦煌本《昇玄經》的整理，作者在書中用到了 19 件敦煌寫本，實際上《昇玄經》的寫本至今已有 22 件。本書所缺的三件是：（1）S.6241，學者大都認可大淵忍爾氏將其比定爲《昇玄經》卷十，但本書却認爲證據不足因而未將其放入考察的範圍；（2）P.3678，是黃永武博士《敦煌遺書最新目錄》比定出可以與 P.2990 卷五相連綴起來的一件；（3）DX.1888，是由我比定出來的卷八殘片，載《俄藏敦煌文獻》第 8 冊。此外，S.107 一件，我認爲從全經故事情節脈絡來看應該是卷一。

關於《太上妙法本相經》的成書時代，作者定爲唐初，這忽略了在唐以前就已出現《本相經》的可能性。《笑道論》裏引用的“《廣說品》”有明顯的“化胡”內容，但一直未詳出自何書。通過與敦煌本《太上妙法本相經》卷二十一（S.2122 和 P.2389）相比較，發現不僅在情節、內容上大體相同，而且兩種敦煌本都保留有“太上妙法本相經廣說普衆舍品”的尾題，可見《笑道論》引用的“《廣說品》”應該就是《太上妙法本相經》卷二十一《廣說普衆舍品》的簡稱。“廣說品”必然屬於某一經書，即使不能肯定《笑道論》成書時

“廣說品”已經是《本相經》的一品，至少也對《本相經》的成書提供了一條新的線索（詳見拙稿《廣說品考》，《首都師範大學學報》1999年6期，15—18頁）。關於《太上大道玉清經》的時代，作者似乎沒有注意到在中古佛道關係演變的背景之下，施舟人將此經的成書定在750年左右（*T'oung Pao*, 80, 1994, 76—81）。

最後附帶提及，國際學術界近年來幾乎每年都有重要的道教學論著問世，日本道教學界的發展情況尤其值得注意。僅本書參考文獻所列1998—99兩年間，日本新出版的關於六朝道教的專著就有：（1）大淵忍爾、石井昌子、尾崎正治《改訂增補六朝唐宋の古文獻所引道教典籍目錄・索引》（國書刊行會，1999）；（2）神塚淑子《六朝道教思想の研究》（創文社，1999）；（3）山田利明《六朝道教儀禮の研究》（東方書店，1999）；（4）吉川忠夫編《六朝道教の研究》（春秋社，1998）。相比之下，我們除了幾個基礎性的大項目之外，個性化的道教研究還遠遠不夠。實際上，本書所帶給我們的啓示之一就是：在搞清了基本的道教史框架之後，仍有很多相關的背景知識是我們所不清楚的，今後的研究可能更多地是在另一個層面上展開。如不想若干年後在這一領域裏祇能參考別人的成果，我們就該有強烈的緊迫感了。

《東アジア史における國家と地域》（唐代史研究會編，刀水書房，1999年，9+487+4頁，12000日圓）

### 黃正建

本書是日本唐代史研究會編集的一本論文集，是《唐代史研究會報告》的第八集（第七集出版於1990年），論文作者主要是唐代史研究會的會員。關於本論文集的題目和內容，高橋繼男在《前言》中寫道：

近年來我國的歷史研究，特別是包括日本史在內的亞洲史研究，對“地域史”、“地域社會”的關心高漲。在中國，以“區域”、“地域”為主題的研究也常能見到。本共同研究即在此歷史研究的動向下，從關心東亞世界歷史的基礎問題出發，多角度地研究了10世紀以前東亞史中國家和地域的諸關係，或二者的具體狀況。誠然，本課題難度甚大，短期內不可能體系化，因此這裏所收論文，首先還是研究者在各自專業領域內的研究

成果。

本書依論文考察的國家和地域，分爲“Ⅰ、中國的國家和地域”、“Ⅱ、中國的邊境地域”和“Ⅲ、東亞諸地域”三部分。在Ⅰ部中，探討了有關中國自先秦到秦漢、南朝、唐代的國家，以及中國內地地域的諸問題；在Ⅱ部中，以先秦到五代宋初的中國四川、北邊、吐魯番、敦煌等邊境地域爲研究對象；在Ⅲ部中，研究了六～十世紀左右的東亞、渤海、新羅，以及唐對日本的影響等諸問題。

簡單說，本論文集雖然有“東亞的國家和地域”的大題目，但所收文章都還是各研究者就自己熟悉的領域熟悉的題目撰寫的論文。當然，這些論文或多或少都與論文集的題目、宗旨相關，而且正因爲所寫是自己熟悉的領域，纔避免了議論的空泛。

本書共收論文 20 篇，與唐史關係密切的有 14 篇，分別是：Ⅰ部 6 篇：A 中村裕一《唐代的敕符》、B 清水場東《論唐代上表的定型性——沙門上表場合》、C 山根清志《唐代良賤制與當色婚原則——特以私賤人爲中心》、D 愛宕元《唐代京兆府、河南府鄉里村考》、E 高橋繼男《關於唐代河東兩池鹽專賣制的開始》、F 妹尾達彦《唐代長安東市的印刷業》；Ⅱ部 4 篇：G 石見清裕《拉鐵摩爾的邊境論與漢～唐的中國北邊》、H 關尾史郎《有關高昌國坊制的二、三個問題》、I 堀敏一《中唐以後敦煌地域的稅制度》、J 土肥義和《關於敦煌莫高窟供養人圖像題記——以其配置爲中心（一）》；Ⅲ部 4 篇：K 池田溫《圍繞東亞中古莊園的一點考察——“庄”、“莊”詞彙的起源》、L 金子修一《唐朝所見渤海的名分位置》、M 古畑徹《環日本海諸“地域”間交流史中的渤海國——以七～十世紀的航路變遷爲中心》、N 古瀨奈津子《論乞雨的儀式——唐的〈祠令〉與日本的〈神祇令〉》。以下就此 14 篇論文作一簡單述評。

A 文作者長期研究唐代的制敕、官文書、公文書，成績斐然。在本文中，作者認爲所研究的題目與“國家意志如何傳達到地域社會”相關，從而與論文集設定的宗旨聯繫起來。文章先研究了“符”的含義，然後研究了何爲“敕符”，指出“敕符”就是“謄敕符”，是“謄敕”和“符”的複合文書。據此，作者認爲唐代的敕書（特別是敕旨和發日敕）是將敕書與符連在一起，以“敕符”的形式傳達下去的。文章特別解釋了圓仁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所錄一



件發日敕書後署“六月十三日下”中“下”字的含義，認為是“符”的發信年月日。這對於了解禁令的有效期限問題很有意義。

B文將表狀研究視為皇帝研究的基礎工作之一。在本文中，作者依據《沙門玄奘上表記》和《代宗朝贈司空大辨廣智三藏和尚上表制集》分析了上表文的前文、本文和結文，指出上表文已經定型化了。文章還比較了《全唐文》中所收的同一上表文，指出《全唐文》中有些上表文依據的是草稿或副本，有些則有省略或脫漏。這一研究對正確理解《全唐文》所收表狀與他書所收表狀的異同是有幫助的。通過文書形式來研究唐代皇帝制度或政治外交形勢，是日本學者長期以來研究的一個方向。前述中村裕一的諸多研究、關於國書形式的研究，以及本文的研究都是如此。

C文作者回顧了日本研究良賤制的歷史，在本文就“當色為婚”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部曲可以娶良人女是“當色為婚”制的一個例外。然後針對《唐律》中“部曲……妻通娶良人客女奴婢為之”的規定，介紹了玉井、浜口、滋賀的不同意見，認為所謂部曲可以娶婢為妻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由此出發，作者對新近出版的《唐令拾遺補》中刪去原仁井田復原的“諸工樂雜戶官戶、部曲客女、公私奴婢，皆當色為婚”中的“部曲客女、公私奴婢”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衆所周知，日本學者對《唐律》、《唐令》進而對良賤制的研究十分深入和細緻，往往圍繞幾個重要的字進行長期爭論。本文也體現了這種嚴謹學風。

D文作者在十餘年前研究長安洛陽鄉里村制的基礎上，充分利用石刻史料，將研究範圍擴大到京兆府和河南府，復原了二府共45個縣的鄉里村制。指出“鄉”的劃分考慮了自然村落的實態，因而很多鄉名為後代所繼承；而“里”名沒有考慮這一點，所以後世沒有繼承其里名的。作者認為，人為編制的鄉里制與農民實際生活的鄉里有相當的背離，因此“祇進行制度史研究，未必能十分明了歷史的實態”（163頁）。作者還指出，從龍門石窟留下的題記看，有雍州涇陽縣、三原縣農民同年同月同日的題記，說明他們是在農閑時結伴旅行的。這對於了解農民的人際交往圈有一定意義。作者的這一看法頗具啟發性。作者在復原鄉里村制時使用了《長安志》等文獻，但沒有注明版本，因而我們不知道文章中一些鄉里村的位置和距離在與通行本不同時，是依據甚麼

改定的<sup>[1]</sup>。此外，說龍門題記中的那些“弟子”是農民，似也缺乏足够的依據。

關於鹽專賣開始的時間，有至德元載（756）和乾元元年（758）兩種說法。E文從考察河東當時的政治環境入手，又利用石刻史料，特別是一方在乾元元年擔任“監院”或“監”的官員的墓誌，再結合乾元元年在河東設置的“紫泉監”，最後得出結論說：兩池鹽專賣制的開始不是至德元載，而是乾元元年。

F文先介紹了三件敦煌發現的印刷品或印刷品寫本，給出了錄文，然後列出《唐代印刷品一覽表》，從此表探討唐末印刷業的特徵，指出：從內容看，以佛教文獻最多，《曆》次之；從地區看，都是商品經濟的發達地區。文章還認為，印刷業在長安東市營業的重要原因，是因為東市及其周邊地區是全國性的信息中心。作者特別指出，印刷業的發達，使長安的都市文化（包括儒教的價值觀等）傳播到遠離長安的地方。在《結論》中，作者又分析了印刷文化在社會中所起的作用，即促成共同文化圈的形成和社會統合的進展。作者善於從世界文化的範圍看問題，提出的一些觀點很有啓發性。但是作者在做這些印刷品的錄文和解釋時，似有一些可商榷處。比如204頁以下對S.P.12《上都東市大刁家大印曆日》和S.P.6《丁酉年（乾符四年）具注曆日》的錄文與解釋。作者正確指出了這兩件文書在內容上的一致性，所以以S.P.12文書為綱，將該錄文分為A、B、C三段，然後附上S.P.6相關部分的錄文。由於S.P.6文書比較完整，因此我們主要來看看作者對S.P.6這三段內容的錄文與解釋。

A段錄文：“凡大月從上數至下，小月從下數至上。到失物日，止值圓盡。急未得，遲不得。至長盡失物，走者得脫。至短盡失物。日亡者不逐自來，走者不覓自至。唯在誌心，萬不失一。”作者認為這段文字的內容是“占失物”，並將“止值圓盡”解釋為“祇等圓盡”，將“長盡”解釋為“大月最終日的三十日”，將“短盡”解釋為“小月最終日的二十九日”。

按：此段文字確實是某種占法，但不僅是占“失物”而且也包括“走者”。要注意的是在這段文字旁畫有一幅圖，圖由三個橢圓組成（下面似有人用另一張紙又畫了二個橢圓貼在那三個橢圓之下），每個橢圓中畫有二短橫錢和一長橫錢。這段占辭實際是配合這幅圖使用的。這種占法似叫“神龜推走失法”。

P.3602V 文書也畫有一豎五個橢圓，畫法與本文書的圖基本相同。圖右旁寫“神龜推走失法”六字，左旁寫有 6 行字爲：“大月從上向下數之，至失日止。”小月從下向上數之，至失日止。”數值長畫者，走失不可捉得。”數值□□者，走失急捉得。”數值短畫者，走失不捉自來。”萬無一失。”占辭文字與 S.P.6 文書文字很相似，二者應該是同一性質。結合這兩件文書，占走失祇有三種情況，一種是數到“圓”就急捉得，一種是數到“長畫”就不可捉得，一種是數到“短畫”就不捉自來。因此 S.P.6 文書占辭中的“急未得”若參照 S.P.12 文書，則應該是“急求得”。文章錄文中的“盡”，應該是“畫”。全文錄文與斷句似應是：“凡大月從上數至下，小月從下數至上，到失物日止。值圓畫，急未（求？）得，遲不得。至長畫，失物〔日〕，走者得脫。至短畫，失物日，亡者不逐自來，走者不覓自至。唯在誌心，萬不失一。”

B 段內容，作者認爲是八卦方位圖，以及組合有吉凶方位、吉凶日的圖，並識出其中的吉凶方位有“天門、天賊、天門、天陽、天官、天陰、天雷、天□”（並指出有二個“天門”、“雷”字有疑問、“□”不識）。C 段內容，作者認爲是基於八卦方位圖的占風類占法，寫錄文爲：“假令今年太歲丁酉。丁酉日即是內行圖，外占雷（雷）。起天門人民不安。起水門五穀火賤。起鬼門人民累亡。起木門五穀不成。起風門多風雨。起火門其年大旱。起石門損田苗。起金門同鐵貴。”作者並在譯文中把“起”都視爲“風起”。

這裏有二個問題。一、B 段圖中畫的“吉凶方位”實際是“八天”，因此這裏畫的可能是“太歲八天出行圖”，所以 C 段說明開始就說圖“內”圈畫的是“行圖”。作者沒有將“八天”認全，且在注 23 中祇解釋了“天賊”，說其他“天門、天陽、天陰等意義不明”。現在我們可以根據 S.0612《宋太平興國三年戊寅歲應天具注曆日》復原作者沒有認出的“八天”並解釋其吉凶，即“天門”“所求大吉”；“天賊”“傷害，凶”；“天財”“百事吉”；“天陽，出行平”；“天官”“開通吉”；“天陰”“主水災，凶”；“天富”“來財吉”；“天盛”“主劫害，凶”<sup>[2]</sup>。作者識“天官”爲“天宮”、識“天財”爲“天門”（故有二天門）、識“天富”爲“天雷”，似都不準確。二、據 C 段說明，圖“外”圈應與“占雷”有關，而不是占風。《開元占經》卷一百二《占雷》條引京房曰：“雷起水門，流潦滂沱，雷起天門，人不安，雷起石門，蝗蟲食……雷起木門

……歲大熟，雷起風門，霜，禾傷，雷起金門，銅鐵貴，雷起火門，夏旱……雷起土門，五穀賤……雷起鬼門，人民常暴死。”<sup>[3]</sup>占辭雖不盡相同，但可證 C 段是占雷而不是占風。所以錄文似應是：“假令今年太歲丁酉，丁酉日即是。內行圖；外占雷。雷起天門人民不安。起水門五穀火（？）賤。起鬼門人民累（暴？）亡。起木門五穀不成。起風門多風雨。起火門其年大旱。起石門注（？）損田苗。起金門同（銅？）鐵貴。”解釋則應為“雷起”云云而不是“風起”。又，本件唐後期《曆日》文書却不避“民”字，值得注意。

以上用較長篇幅就 F 文作者對文書的錄文和解釋談了自己的一點看法，算是借書評機會與作者的商榷吧。

G 文介紹了美國史學家拉鐵摩爾的“Reservoir”理論，指出所謂“Reservoir”是指在中國和北方遊牧民族之間存在一個中間地帶。這一中間地帶是“儲存將來征服中國、左右後一時代中國歷史的能量的場所”（283 頁）。文章歸納了這一中間地帶亦即中國北邊地帶所指的範圍，以及它所具有的六種機能，並用漢唐間的事例證明了拉氏的理論。作者認為，運用這一在兩文化、兩民族之間設定中間地帶的理論，比以往那種將東亞歷史視為“南北對抗”或“絹馬交易”的理論更有效。作者與拉氏相同，在文章中使用的“中國”或“中國王朝”的概念與我們通常所使用的概念不大一樣，這一點或許仍有討論的必要。

H 文通過高昌國時代的九件吐魯番文書研究了高昌國的坊制，指出這些坊是官方將既存空間機械地、按方便與否劃分的結果。它們的形狀和面積都不相同。作者特別研究了這種坊的機能，指出它不同於唐代令制下的坊，祇具有統計單位的意義，沒有課稅等責任，因此不設坊正。唐征服高昌後，纔設置了基於令制的坊。但是文章也指出，這一結論還有一些殘留問題需要做進一步的探討。

I 文是在以前所寫英文舊稿（有中文譯文）的基礎上<sup>[4]</sup>，利用新資料寫成的。文章分析了歸義軍時代敦煌地區的稅，包括官布、地子和柴草。指出這種課自土地的稅制雖亦屬兩稅法範疇，但與內地實行的“戶出稅錢、畝出斛斗”不同。文章強調指出，敦煌地區這種向土地稅發展的過程，可能比內地還要快一些。

J 文作者曾利用供養人題記研究過實際支持莫高窟的人們的情況。本文則是更進一步的研究。文章首先分前室、甬道、主室列出了 280 個窟的供養人圖像及供養題記所在，然後指出其配置有一定的規律。比如在有前室的情況下，發願文題榜和功德記一般在前室西壁門上，寫這些題記的多是該窟的窟主或施主。在願文題榜的左右（即南壁和北壁）分男女畫有供養者的親屬。作者還打算繼續探討甬道畫的供養人的身份、無前室的甬道和主室壁上所畫供養人彼此之間的關係，以及僅有主室的窟中所畫供養人像等問題。我們期待着作者在完成這些供養人像及題記的配置規律後，能給我們提供更多的富有趣味的結論來。

K 文分“初唐的用例”、“日本古代的用例”和“隋以前的用例”三部分詳細列舉了有關“莊”、“莊田”、“莊園”等用語的實例，指出過去認為“莊田”、“莊園”始於隋或初唐的看法是不對的。它們從南北朝後期即六世紀就已經存在了。文章還糾正了以往認為唐代法律上沒有關於“莊田”規定的說法，舉敦煌發現的《永徽令》的例子，指出初唐的立法者已經將“田莊”作為法律用語而使用了。日本、朝鮮半島有關田莊的詞彙應是受到唐朝影響的結果。文章還推測“莊”從“莊嚴”的含義變為具有田產意義的詞彙，可能與對佛國土或佛的聯想即與佛教有關，因此“莊”的用例在初期多與佛寺相關。作者的這一推測很有啓發意義。作者另有一篇從文化史角度考察中古莊園的文章<sup>[5]</sup>。這些都預示着作者在莊園研究上的角度的轉換。

L 文通過對“渤海”、“郡王”、“國王”等稱號以及朝貢鷹鷂的性質，分析了唐對渤海的處置及其態度，指出唐一貫視渤海為內屬國。從稱號看，唐將渤海放在低於新羅的位置上。這樣做，反映了唐朝巧妙的均衡外交意圖。作者指出，在八世紀，新羅和渤海交惡、日本和新羅對立加深，而日本與渤海的關係逐漸深入。在這一關係深入的過程中，引人注目的事件是渤海最初被封為“渤海郡王”。作者分析其封王的原因，在於渤海在日本向唐提供物資幫助的過程中起了橋梁作用。本文作者一向注意從唐對異民族對外國的不同封號中分析唐的民族或對外政策，以及當時的國際關係，本文也體現了這一特點。

M 文試圖在“地域”交流史的框架中把握渤海的地位。文章以海上航路為中心，研究了渤海國成立前、成立時、滅亡時即七至十世紀環日本海海上航路

的變遷。指出渤海中的地位就在於：它處於從比較自由的環日本海“地域”間交流，發展成因國家管理、統制而收斂為國家間交流這樣一個“古代”走向的最後階段。隨着渤海的滅亡，環日本海地域的“古代”也就崩潰了。

N文首先研究了唐代關於乞雨儀式的規定和實例，然後研究了日本的情形，指出中國的乞雨儀式進入日本是在推古朝，到天武、持統朝繼承並建立了律令制下的乞雨儀式，到奈良朝前半，乞雨儀式仍直接表現出中國的影響，到奈良時代後半，乞雨脫離了唐的直接影響。但同時，隨着乞雨方法在日本的固定，重又進入了接受唐影響的階段，與唐類似的事例又產生了。文章指出佛教乞雨是日唐間最不同處：在中國，佛教乞雨在正史中沒有；在日本，祇要神祇求雨不順，就進行佛教乞雨，這在正史中可以見到。文章研究日本接受唐朝乞雨儀式和思想影響、以及脫離這種影響的過程，使我們感覺這種影響不能截然劃分為有或無，唐朝影響和日本獨特的東西長時間地混雜在一起。另外，用“正史”作判斷的標準之一，其作用似乎也是很有限的。

綜觀本論文集，感覺大多數作者都還是在自己熟悉的領域認真地、持續地進行着深入研究。這就使我們想到一個問題，即在衆多學者長期研究唐代史、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今天，在無法迅速開拓新領域的情況下，我們如何研究唐史？本論文集在這方面或許會給我們一點啓示。這種啓示我想大致有三點：一是還要繼續對以往研究過的問題進行更深入的研究，解決遺留的或有爭論的問題，例如C文E文。二是爲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對新資料給予更加足夠的重視，這其中包括文書資料和石刻史料，例如D文E文H文I文。三是注重理論思考，對以往研究過的問題嘗試着換一個角度去進行研究，例如F文G文K文。本論文集所收論文中，有A、B、K、L四篇論文着重從詞彙或文書格式角度研究歷史。應該說，這種研究方法是日本唐史學界的特色也是其長處，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 注 釋

〔1〕如171頁“豐陽鄉胡邨”條，說“讓皇帝惠陵建在縣北十里的本鄉”，但畢沅校本和四庫本的《長安志》都說是在“縣西北”。又，同頁“豐陽鄉吳邨”條，四庫本作“胡村”。又本條依《長安志》，說“憲宗景陵建在縣東北十三里的本鄉”。同是“豐陽鄉”，一說在縣東北13里，

一說在縣西北 10 里，似有問題。查陝西省文管會編《陝西名勝古迹》（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263 頁，景陵在“縣西北 7.5 公里的豐山”。

〔2〕參見鄧文寬輯校《敦煌天文曆法文獻輯校》，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 年，518—519 頁。

〔3〕《開元占經》，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年，710 頁。

〔4〕參見鄭學稼、楊應平譯《中唐以後敦煌稅法的變化》，《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 年 1 期，以及林世田譯《唐代後期敦煌社會經濟之變化》，《敦煌學輯刊》1991 年 1 期。

〔5〕《圍繞東亞中古莊園的一點考察——由文化史所見——》，《西嶋定生博士追悼論文集》，山川出版社，預定 1999 年出版。

《唐研究論文選集》（池田溫著，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 12 月，28 + 519 頁，33.00 圓）

### 趙和平

池田溫先生是中國學者所熟知的、日本當今研究中國古代史的著名學者，姜伯勤先生《論池田溫先生的唐研究》一文對池田先生的學術成就做了深入的闡釋，《唐研究論文選集》基本上涵蓋了池田先生唐研究的領域，映射出他的治學途徑，帶給我們中國學者有益的啓示。

《唐研究論文選集》共收入池田溫先生自己編選的、按發表先後編排的十二篇論文，第一篇是發表於 1965 年的《八世紀中葉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最終一篇是發表於 1995 年的《論天寶後期唐朝、新羅與日本的關係》，時間跨度三十年；內容涉及唐代的典章制度、社會經濟、文化傳統及變遷、唐朝的對外關係及文化交流等諸多方面，勝意迭出，使讀者如行山陰道上，目不暇接。

在全書十二篇論文中，除《大中年間日本王子入唐說》之外，其餘諸篇筆者都已讀過，有的還不止讀過一兩遍；當把這十二篇論文（按時間順序排列）集中到一起重讀之時，却使筆者產生了一種莫名的衝動，有些體會和想法，雖然並不成熟，還是忍不住要寫出來，一方面是直抒胸臆、不吐不快，另一方面是爲了向同行和池田先生請益。

中國史學之父司馬遷早已將歷史學的方法歸之爲“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與壞之理”，將歷史研究的目的歸之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漢書》卷六二《司馬遷傳》）；並且身體力行地“讀萬

卷書，行萬里路”，為我們留下了人類文化的瑰寶——《史記》。今天的歷史學家比起先輩們多了不少便利的條件，除去傳世典籍外，考古學的發展提供了許多新資料，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提供了許多新方法，當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提供了交通的便利及許多新的技術手段，但是，歷史研究的方法與目的仍然不出太史公之歸納。池田溫先生的唐史研究，貫徹的即是這種歷史研究的根本方法和目的。

1971年，池田先生將敦煌、吐魯番等地出土的籍帳類文書編為《中國古代籍帳集錄》，經過多年的補充、修訂，1979年以《中國古代籍帳研究》的書名，由東京大學出版會正式刊出，全書收錄從西漢至宋初的各種文書數百件，僅敦煌、吐魯番等地出土的籍帳、差科簿等諸種文書多達316件；在此基礎上，“概觀”探討了籍帳制度的形成、發展、完成和崩潰，對戰國到隋唐之間的戶籍、土地、勞役、賦稅等制度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創獲頗多。

1972年，池田先生在影印出版的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收藏的光緒年間洪氏刊本《大唐開元禮（附人唐郊祀錄）》一書中附有解題及《通典》引用《大唐開元禮》的對照表。

1978年至1980年，池田溫與山本達郎、岡野誠合編的《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 Legal Texts》一書A、B兩冊刊出。此書收錄敦煌、吐魯番出土唐律、律疏、令、格、式、職官表、判集等類寫本殘卷25種，對這些文書進行了錄文、校勘和解說，並附有原寫本的照片。

1986年至1987年，池田先生與山本達郎合編的《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II Contracts》一書A、B兩冊刊出。此書收錄敦煌、吐魯番、庫車、和田等地古代契券類文書525件，對這些文書進行了錄文、校勘和解說，並附有原寫本的照片。

1990年，池田先生編集《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發行，此書將敦煌、吐魯番等地出土的寫本文獻與傳世文獻中的跋文題記匯輯起來，總共收錄2623條，在《解說》中，概述中國古代寫本的製作、利用、流傳的情況，並就寫本研究的歷史、概況及存在的問題進行了系統的論述。

1997年，由池田溫先生任編集代表的《唐令拾遺補——附唐日兩令對照



一覽》出版。此書的主體是第二部分《唐令拾遺補訂》，它補入新整理出的唐令，刪去誤入《唐令拾遺》的唐令，訂正《唐令拾遺》原著中的一些文字及排列順序上的失誤等。此書在池田先生領導下，歷時十三年纔得以完成，成為研究中國歷史，尤其是中國法制史的必備之書。

此外，由池田先生主編的《講座敦煌》第三冊《敦煌的社會》、第五冊《敦煌漢文文獻》分別於1980、1992年刊出；池田先生主編的《唐代詔敕目錄》於1981年編成，1987年公開出版。

上揭諸種著作雖然僅是池田先生著述的一部分（請參閱《唐研究論文選集》之附錄《池田溫論著編年目錄》），但我們可以發現網羅資料之勤及涉及範圍之廣；正是這些扎扎實實的基礎性研究，奠定了池田先生論文的厚重及生命力。筆者在閱讀《選集》中，有以下數方面的體會。

第一，對學術研究的執著精神。《中國古代物價初探——關於天寶二年交河郡市估案斷片》一文最初發表在1968年，池田溫先生在小笠原宣秀及仁井田陞研究的基礎上，以無比的耐心和細心，將一百二十一片殘破的大谷文書拼合綴接，并把拼合復原後的文書定名為《天寶二年交河郡市估案》。作者依據傳世文獻及有關地下出土資料，說明唐代的市估是根據市價制定的公定市價，是官府交易和定贓的依據，並不制約一般的私人交易；得出了交河郡市估案從總的來說反映了當時的實際情況，可信程度很高。不僅如此，作者還從市估案記載推察當時流通經濟的現狀，看出貨幣經濟向全國性物資交流和農牧業的滲透，判明交河郡物價在相當程度上同唐中央的物價是對應的。池田先生的這篇論文成為研究唐代社會經濟的必讀文獻。

筆者不能用過多筆墨詳細評價此文，而是要特別強調，在1979年出版的《中國古代籍帳研究》一書中，池田先生將若干大谷文書中與“市估案”有關的牒案補充到1968年發表過的“市估案”錄文中；1992年《中國古代物價初探》由韓昇博士譯為中文時，所收“市估案”的錄文已比1968年的論文有了較多增加。近年來，池田先生檢出旅順博物館“市估案”的殘片3件，又在京都大學羽田紀念館看到了“市估案”一系列的照片，并撰成《論盛唐物價資料——以追加的〈天寶二年交河郡市估案〉殘片為中心》一文，發表在1998年3月創價大學絲綢之路研究中心主辦的《絲綢之路研究》創刊號中。當本書即將

刊印之前，池田先生將新獲“市估案”的錄文補入此篇文章之後。倘若從1961年池田先生在《史學雜誌》上發表《中國古代市估制的考察》算起，到本書中1998年10月的“後記”，對“天寶二年交河郡市估案”這一課題的研究，作者已經連續進行了三十八年。看來，只要有新的資料發現，池田先生還是會對“市估案”這一課題隨時補充和修正的。

從“天寶二年交河郡市估案”的研究中，我們可以感覺到池田先生對學術研究的那份執著，那種咬定青山不放鬆的求真精神。

第二，學術視野的開闊。中國學術界，尤其是史學界中，近年來研究的問題比前些年無論是從視角還是方法論上都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是，真正融會貫通，發前人之未發者仍嫌不足。從本書中《中國古代重數節日的形成》一文中，筆者似乎學到了一點東西，因為筆者也撰寫過唐代節日的文章。近年來，國內學者開始關注古代的節日，池田先生這篇有關中國古代節日的論文，切入點是“重數節日”，即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儘管此前有不少學者對上巳（三月三日）、端午（五月五日）、七夕（七月七日）、重陽（九月九日）這四個節日本身進行過相當的研究，但對於這個節日體系是如何產生的，它又反映了中國古代社會生活中的什麼變化，却無人論及。池田先生充分利用了傳世的史籍，並引用居延漢簡及石刻中的記載，說明東漢末至三國時代，“正式的公文書寫格式多用干支，而日常的紀日中，序數則逐漸普及。重數節日的形成，有序數日的普及作為背景，而它的固定的確又進一步促進了紀日方式與干支的脫離”（381頁）。這種從以干支紀日到以序數紀日的變化是否能給我們以研究問題視角的啟發呢？池田先生在此文的“結束語”中認為，四個重數節日分布於季春、仲夏、初秋、季秋，與正月元旦構成全年生活的五個重要節日，給日常生活賦予了顯著的節奏感和重音。“正巧間隔61天，約兩個月為一個周期，此時，人們清除污濁，增加新的活力，成為休養娛樂之日”（381頁）。他還指出，重數節日的形成在漢帝國崩潰、三國分立的時代；“節日的行事也逐漸揚棄了原始宗教的性質，以增添生活色彩的休養生息和娛樂之日的面目演化着，發展着”（382頁）。這種從小處着手，大處着眼的做法，必得有良好的學術素養及廣闊的視野，方能在習見資料中出新意。

與《中國古代重數節日的形成》相似的是《中國古代的猛獸對策法規》一

文,《禮記》中有“苛政猛於虎”之說,儒家的傳統認為猛獸害及人畜乃惡政的結果,去除貪殘,獸害便自然消失。而池田先生從漢律以降,歷代法律中對捕獲猛獸給以獎勵,同時防止為捕獸設置的設施傷害人畜所製定的措施和處罰規則不斷完善這種事實出發,得出“兩千年的立法一直在致力於限定虎及其他猛獸的活動空間,減少生命財產的損害這一方向上繼承與發展着”(310頁)的結論。就猛獸對策的個案,上下兩千年,旁及朝鮮半島和日本海島的對比研究,可以印證上文所揭“從小處着手,從大處着眼”的方法貫穿於池田先生的學術研究中。進一步說,歷史研究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即找出或發現歷史變遷的脈絡,實現歷史研究的目的。

第三,揚己之長,注重中外關係及其相互影響。《選集》的十二篇文章中,從1965年發表的《八世紀中葉敦煌的粟特人聚落》、1978年的《大中年間日本王子入唐說》、1992年的《中國的史書和〈續日本紀〉》直到1995年的《論天寶後期唐朝、新羅與日本的關係》,池田先生以一位日本東洋史學者的身份,持續多年關注着唐王朝與中亞、西亞、東北亞的國家及地區間多方面的交互影響,提出了許多富有新意的見解。

《八世紀中葉敦煌的粟特人聚落》從對敦煌文書“天寶十載敦煌縣差科簿”的復原入手,以從化鄉所載內容為核心,明確指出該鄉是距敦煌城東500米的安城為中心的中亞粟特人聚落,並深入分析了從化鄉居民的來源、逐漸漢化的過程、政治動蕩所導致的居民離散、聚落的消失等問題,作者認為“敦煌粟特人聚落的消長,也反映了羅布泊和哈密同類聚落的命運。進而言之,它也直接顯示了中國與中亞之間通過河西走廊相互交往的歷史動向”(52頁)。這篇關於粟特人的論文,已經成為西域史及中外關係史研究者必讀的經典文獻。

《大中年間日本王子入唐說》牽涉到九世紀中期東北亞的政治格局,與《論天寶後期唐朝、新羅與日本的關係》一樣,可以看作是池田先生將唐王朝與東北亞的新羅、日本間互動關係深入研究的結果,特別是作者有中國學者不易具有的對日本和新羅歷史文獻的熟稔,頗具啟發性。《中國的史書和〈續日本紀〉》,更是作者在對中日兩國史籍排列對比、詳盡分析的基礎上,指出了兩國史書在編寫機構、撰寫體例、紀事重點以及文法、文風等方面的異同。這樣以中國為參照系研究日本的方法,反過來就可以更深入地認識中國的史書編撰

中的種種問題。

以日本學者來研究中國歷史，能從亞洲乃至世界的角度看待中國，正是池田先生在唐史研究之中的優勢之一，這本《選集》也正體現了這一點。

第四，客觀、求實的治學態度。正如本文前面所曾談到的，在中國史的研究中，池田溫先生搜集資料之勤、涉及範圍之廣、信息掌握之及時，都是學界所熟知的，筆者無庸贅言。關注唐代中日交涉史的學者都注意到日本《續日本紀》中，天寶十二載元旦含元殿朝會中，日本使節與新羅使節爭長事件，大伴古麻呂爭長獲勝。此事引起了中、日、韓諸國學者對《續日本紀》中所述事件真實性的學術論爭。池田先生在《論天寶後期唐朝、新羅與日本的關係》的第四節“大伴古麻呂的抗爭”中，儘可能引述爭論各方的觀點，在對中日史籍推勘排比的基礎上，肯定了天寶十二載元旦含元殿大朝會舉行的真實性，同時，根據當時的亞洲形勢，否認了吐蕃出席的可能性；最爲重要的論據是根據《大唐開元禮》和《通典》元旦大朝會時各國使節站立的方位及地點，指出大伴古麻呂的上奏中提到的新羅、日本使節違反了班列次序。這種嚴謹的論證，是很難反駁的。作者對於爭長之事寫道：“基於日本古代貴族的思想，自然會出現像古麻呂那種視新羅爲自古以來的朝貢國面要求將日本置於新羅之上的主張，此事在新羅王子來日本之後不久爆發出來，並不奇怪。但是，《續日本紀》對古麻呂抗爭的記載，不僅只是概述，略而不詳，而且還包含着諸如吐蕃使在場、東班大食和西班牙等令人懷疑的內容，其可靠性如何，大有值得深入研究的餘地。”（484頁）這種完全從客觀、求真、求實的態度出發研究歷史，是否會引發我們中國學者一些思考呢？特別對一些有狹隘愛國主義的研究者來說，不是更可以從中學到一些甚麼嗎？

此書出版過程中，因故拖延，在編輯、校對中仍留下了一些遺憾，今略舉數例，以示編者之責，糾正失誤。第51頁倒3行，“撒馬爾”後脫一“干”字；第161頁第9行“（四川）”之後一“）”當去掉；第178頁注〔48〕“瑪嚨爾塔克寺院支出簿”十字應移至虛綫之後；第494頁《目錄》說明末行“1997年3月”應爲“1999年7月”；第512頁1993年中之“《東亞元號管見》”，“元”當作“年”；第515頁倒7行“李綿綉”，當作“李錦綉”；第517頁第3行“晉唐軍經”，“軍”當作“寫”等等；我們希望再版時能予更正。

池田溫先生是中國唐史學界、敦煌學界的老朋友，除去他帶給我們的富有創見的著作之外，八十年代初，他還是海峽兩岸學術的溝通者，九十年代初任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主任時，更是為推動兩國學術界的交流做出了貢獻。筆者願意用池田先生在此書《小序》中的一段話結束本文：

“外國人的研究於把握基本資料、理解史料涵義等方面，固然不逮本國學者的着實勞作。然而於宏觀世界史見地，或活用在外史料等角度，一定非無補益本國之國史研究。所以中國學界這種翻譯外國的研究成果之努力，一定得以促進中國史學的成長發展。”

《隋唐貢舉制度》（高明士著，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6月，6+3+442頁，新臺幣410圓。）

#### 寧 欣

近年中國史學界有兩種趨向，一是傳統史學的回歸，二是從大歷史、大文化觀視野詮釋歷史。高明士《隋唐貢舉制度》（以下簡稱《貢舉》，如引文不做說明，均出自原書），應該說正是立足於這兩個交叉點的專著。

貢舉制度歷來是政治史、制度史、教育史乃至社會史、文化史多方關注的論題，迄今研究成果蔚為大觀。

該書“是以貢舉科目的演變作為考察的重心，並探討其歷史意義，以及對韓國、日本的影響”（《導言》）。

全書依次為：導言；第一章隋代的貢舉制度；第二章唐代的貢舉制度；第三章貢科的起源與發展；第四章唐代的武舉與武廟；第五章唐代貢舉對儒學研究的影響；第六章隋唐貢舉制度對韓國的影響；第七章隋唐貢舉制度對日本的影響；結論。此外，書中附表十二，依次為：秀才、明經、進士及第叙階表；貢及第起家官階表；隋唐制舉武科一覽表；今、古文家與鄭玄注經表；南學、北學一覽表；隋代經學與《五經正義》對照表；唐代貢舉科目兼習學藝表；批判《五經正義》諸儒籍貫表；唐、新羅通經規定表；仁宗時期（1136年）科舉科目考試辦法；八世紀前半葉唐、日貢舉制對照表；唐六典與養老選叙令對照表。

本書是高氏近三十年潛心研究的積累，系列研究的集大成者。自1972年

高氏發表譯作曾我部靜雄《中國的選舉、貢舉與科舉》（原文載《史林》53卷4號，1970年），迄今已陸續發表與貢舉有關的論文十幾篇，本書就是在上述論文的基礎上加以補正整理而成，主要內容和論點都有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如作者認為賓貢科與進士科有相承關係的觀點，雖然至今未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同，但初衷不改，持之以恆，在書中又有進一步的闡述。筆者學識、功力有限，不揣淺陋，談幾點讀後的體會。

一是作者的文化大局（整體）觀。

高氏研究貢舉制度，立足於東亞世界整體文化的基礎上。他把東西世界看做一個特定的歷史世界，認為隋唐時代，就其內部發展而言，是一個承前啓後的重要轉折點，就其對外關係而言，則以隋唐文化為主幹，完成了一個自我運行的歷史世界。“這個歷史世界，就是在東亞地區締造了一個‘東亞世界’”，“整體而言，傳統的東亞地區，可說是一個特定的歷史世界。在這個歷史世界裏，東亞士人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貢舉科目中的賓貢科，已成為東亞士子共通的出身管道，如果加上共通的學養（儒家經典），則東亞人士在教養、出身，皆有其共通的背景，這也是至今東亞人士在一起備感親切的歷史因素”（第三章）。基於上述認識，作者將貢舉制度放在東亞“中國文化圈”（《總序》）的大背景中考察，“從時間的縱軸線來考察中國史上的隋唐文化”和“從時間的橫切面來考察隋唐文化對四鄰的影響”（《總序》）。緣此我們看到高氏為追源尋蹤，上溯先秦，下迄有明，不厭其詳地論述儒學（經學）發展、演變的長過程，而且專辟兩章論述隋唐貢舉制對韓國和日本的影響，指出由於儒家經典受重視，使中國文化圈自七、八世紀形成以後，不致因政情的變化（包括貢舉制是否施行及施行的效果）而解體的主要動力之一。由於對“二重證據法”的展開運用，取材更為廣泛，史識自見。此外，明確將貢舉法創置與加強中央集權統一考察也體現了一種大局觀。

二是詳他人所略、發他人所未見。

第一章隋代的貢舉，以往沒有專論文章。本書論述了貢舉制度的起源，隋文帝開皇七年（587）創制貢舉的常舉制度，煬帝“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隋代的制舉，貢舉、九品官人法與學校教育的關係。第四章唐代的武舉與武廟，第五章唐代貢舉對儒學研究的影響，第六章隋唐貢舉制度對韓國的影響和

第七章隋唐貢舉制度對日本的影響，都屬於以往研究中“他人之所略”問題，高氏的研究可以說是迄今為止最系統的成果。高氏探討了賓貢科的創設及前後兩時期的不同性質特點，武舉創設的原因（府兵制的衰散，團結兵的出現與普遍化），武舉創設與新兵制的關係，關於武廟禮儀之爭的性質，武學廟制化的士族地域集團對抗背景，私學學風的變化，儒學與貢舉的關係。從學術史的角度剖析經學演變（由此可以更好地解釋宋代貢舉改革的淵源和流變），士風與貢舉的互動作用，高麗制及其與唐制的關係等。提出大曆之後的社會環境對學術氛圍和學風的影響，以政務變革轉移當時人思想的想法。本書對東亞世界的締建，彌補了以往研究的薄弱環節，雖然以制度為中心，但不囿於制度。再如人們多注意制舉可濟常舉之不足，而高氏同時看到了如制舉過度則可以助長君權膨脹的另一面。對唐穆宗長慶元年（821）以後專為外籍士人設立的賓貢科以及是科在唐以後的發展，高氏的研究較以往更為詳細和深入。對經學發展與貢舉關係的論述顯示了作者的功力。全書立足隋唐又不局限於隋唐。

三是“通變”的考察，不僅注重變的過程，尤為強調由變產生的“新意”。

制度的實施情況，如果已是以往研究的重點，高氏往往從略，重在探討其演變與影響。在考察制度時，更注重的是“變”，對賓貢的詮釋也是基於這一點。通過鍥而不捨的探尋進士科淵源，無非是力求揭示貢舉制在這一歷史時期演變的軌迹。

關於貢舉制的創立，學界較有共識的，是以為貢舉創制於隋文帝開皇七年，創制時所設科目至少有秀才與明經兩科。高氏提出與眾不同的觀點，認為還應有“賓貢”一科，合為三科。因此，“隋文帝創制貢舉的新意，在於設立‘賓貢’科，其與廢除九品官人法，擴大招收官學的四門學，並提昇與國子學、太學並立，均具有特殊的時代意義”。煬帝時，“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即指煬帝變文帝貢舉秀才、明經、賓貢三科為明經、秀才、進士、俊士四科。煬帝建貢舉制度的新意，“應指新設進士與俊士兩科”（《導言》）。高氏認為，以往對於這一關鍵性的歷史變遷，殊少討論，造成“曖昧之處仍多”（《導言》）。他強調不僅要關注進士科的創制，也應注重傳統察舉等制度在隋代發生的變化，避免以偏蓋全。

作者指出，儒學教育的普及與綿延不絕，是中國文化圈自七、八世紀形成

以後，不致因政情變化而解體的主要動力之一；唐代儒學研究至武后以後反因貢舉之興而鄙矣；學術主流與後來的價值的不同步性；唐代儒學研究至武后以後反因貢舉之興而敝，兩者的發展並非同步；貢舉諸科所試學藝的演變與南北學的關係、民族思想與儒學的關係；韓國士人“崇儒重道”之精神比中朝有過之而無不及等，都有點睛之筆。

對武舉與武廟的研討屬於全書的精華。“武舉與武廟，皆創置於唐代，但因相關史料鮮少，迄今猶是唐史中極待解明的一角”（第四章）。高氏同意唐長孺的觀點，即高宗、武后時期並非如當時人乃至宋人所認為的是陞平之時，因“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漸壞”（《新唐書》卷五〇《兵志》），“恐人之忘戰”（《通典》卷一八《選舉典·雜議論》）而置武舉，相反，“外患不已，戰力衰退，方是府兵制崩壞，進而創設武舉的主要原因之一”（第四章）。書中論證詳細具體，比較有說服力。高氏不僅從制度本身的發展着眼，通過對武舉與武廟、武舉武廟與文舉文廟等的關係，以及兵制總體變化、邊境形式變化和全面選拔人才的需要等大的方面分析，使我們能更深刻瞭解制度變化的背景。

對武廟創建與沿革的描述和分析亦堪稱精辟。高氏指出，文舉有廟祀系統，武舉也有廟祀系統，文武並立制度的完成，“人間偶像也由此建立兩個價值體系”，文武兩系統並立的關鍵要素，“當是武舉的創置”（第四章）。他認為文臣武將文武廟制禮儀之爭反映的是更深層的文武分途發展的大趨勢，提出唐代文武學術之廟制化，“其背後是否有山東（學術）與關隴（治統）對抗之潛在意識存在”（第四章）。周公所代表的關隴學術（即所謂制禮作樂）與孔子所代表的魯國學術（宏六經、闡儒風）的爭衡，即“先聖之爭”，表面上看是關係到儒者之統的先聖地位為何人的問題（即孔子和周公孰為先聖），實際則反映了山東、江南人士不斷以學術提高其地位的過程。再如武舉與武廟的出現，固然應分析內外政治軍事形勢的變化與其內在關聯，然而其中也顯示了山東與關隴之間存在着若干矛盾。雖然筆者對學術與廟制等問題均無研究，但由於有作者的刻意提醒，由此受到諸多啓發。作者能較好把握“變”與“常”的關係，故此新意屢見。

有待商榷之處：賓貢科的創設，是該書重點討論的內容，高氏所舉的材料，比較直接的有《李靖碑》“雍州引昇賓貢”，《房玄齡碑》“年十有八，附從



賓貢”，《高上廉塋兆記》“敬從賓貢，射策□第”，《房基墓誌銘》“既預賓貢，策應甲科”等四條（第一章）。間接的有《孫處約墓誌銘》“初膺賓貢，特簡帝心”（第一章），《遊仙窟》“前被賓貢，已入甲科”。（侯力補一條：李百藥《荊州都督劉瞻碑銘》“言從賓貢，利用王庭”。《唐代俊士科考論》，《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1期）。但引用上述材料時，因都屬於墓誌銘類，此類型的文體用詞較為講究，通篇堆積裝飾性詞語，還應有其他更有說服力的佐證史料，是說纔能成立。與“賓貢”一詞有關的，如“賓廷貢士”、“賓興”、“賓從”、“賓薦”等是否應通盤考察。此外，高氏在書中引用了《唐摭言》卷一謁先師條載玄宗開元五年（717）九月詔書曰：“古有賓獻之禮，登於天府，揚於王庭，重學尊師，興賢進士。”是否可以認為賓獻之禮是在“天府”、“王庭”進行，貢與獻屬於同一或近義詞，“賓廷貢士”或許被略稱為“賓貢”，僅供參考。由於沒有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同，高氏的觀點並未見被他人採用，亦有反駁意見（侯力《唐代俊士科考論》）。

書中有的部分僅限於一般性的敘述，如開元二十六年武舉改由兵部侍郎主持的意義，吏部主考改為禮部主考僅有敘述而未論及原因。對科舉官僚在官僚層的作用以及對唐代社會流動的影響的估計不夠深刻。制舉、銓選、科目選、道舉源流、詩賦取士、貢舉制的背景等較為泛泛。對黨爭的分析陷入就事論事。

《唐代教育體制研究》（宋大川著，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6+3+262頁，16.5圓）

劉健明

唐代教育史的研究，海內外的成果並不多，僅有多賀秋五郎、高明士、劉海峰等先生的專著<sup>〔1〕</sup>，本書專研唐代教育體制，是一本選題較新穎的作品。作者以為過去對唐代教育的研究，多從制度上出發，實際上制度祇是體制的具體表現，此書則從教育體制上考察唐代教育的狀況，闡述唐代教育體制的基本結構，以便說明唐代教育體制是政治體制的組成部分。其次，過去的研究也多偏重於個人的教育思想的分析，因而放大了其功能和效果。本書則認為教育體制的建立，必有其思想上的指導，而唐代的教育指導思想，就是崇聖尊儒的教育

思想。

本書共有五章，第一章《崇聖尊儒的教育指導思想》以爲唐代統治者爲維護和鞏固其政權，確立了崇聖尊儒的教育思想，具體表現在三方面：一是在中央及地方學校皆立孔子廟，樹立孔子的權威地位；二是致力於統一儒學教育內容，如編纂《五經正義》以建立唐代新儒學；三是中唐以後形成了“道統”教育思潮，提出教育以明道、文以載道、師嚴道尊的師道觀，強化和發展了崇聖尊儒的教育思想。第二章《政教合一教育體制的健全與完善》指出唐代確立了以禮部爲中心的集權管理體制，並將地方教育納入國家體制之中，實行經學、實科、職業三大教育系統。作者以爲官學和私學教育體制有相輔相承的協調關係，主要表現在三方面：一是教育指導思想的統一性，即官學與私學皆以崇聖尊儒來進行教育活動；二是教育內容的統一性，即官學與私學都按照《五經正義》規定的疏注詮釋來學習和理解儒家經典；三是教育目標的統一性，即官學與私學皆以培養人才去參加禮部統一組織的科舉考試，步入仕宦之路爲目的。第三章《官學的內部管理及其特點》分析唐代政教合一的管理體制，以學禮來強化崇聖尊儒的教育思想，並以嚴肅學規校紀的處罰制度及調整身心健康的休假制度，確保培養目標的完成；又以等級化的入學標準將學校分爲不同的等級，學生嚴格按照其政治等級身份入不同的學校學習，表現學校的政治化。此章後半分析唐代教育經費的國家財政化，使教育投資成爲國家財政預算的重要組成，教師的薪俸、校舍、孔廟的建設維修、學校食堂的供應制度等均成爲國家財政體制所統籌運度的因素。第四章《私學教育的類型及其特點》說明私學教育有隱居讀書、私人講學、私塾、家學、佛寺等類型，但都以講授官方編訂的《五經正義》爲主。而與官學不同，私學有較豐富的教學內容、多樣性的形式、層次性的教育及社會性較廣泛的特點。第五章《養士與取士相結合的選舉制度》認爲養士屬教育範疇，取士是用人的政治之道，隋代以前二者未有相配合；唐代至開元二十四年科舉轉由禮部負責，禮部同時管理教育與科舉，實現了培養目標和考察方式的統一與結合。其次，科舉制所考的科目，與學校教授的內容、考試的方式相一致。作者又統計了中宗、德宗、武宗三朝宰相與六部侍郎的出身，指出由科舉入仕的比例有遞進的趨勢。作者又統計各朝出身科舉的人物，指出唐代前期與中期，明經、進士以北方爲多，而且集中於京畿、河

南、河北、河東和江南東道的北部；晚唐時期北方人所佔比例平緩下降，南方（江南東道、江南西道）人所佔比例則急速上昇，顯示教育文化重心的東南移。

本書能從整體的方向去探討唐代的教育體制，避免了割裂的分析，也避免了過重個人的教育思想或個別教育制度的研究，其研究取向是值得肯定的。不過，作者以崇聖尊儒去概括唐代的教育思想的總趨向，仍有一些問題沒有解決。第一是獨尊儒術乃由漢武帝時董仲舒所提出，漢武帝採納董氏的建議，設五經博士，以通經取士，已實施了尊儒的做法，至東漢時儒學在朝廷上有至高無上的地位。魏晉南北朝時儒學不再獨尊，但社會上並沒有否定經學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唐初編纂《五經正義》，提供了士人學習的範本，但這並不表示唐代政府獨尊儒學，因為從唐代帝王的個人喜好而論，大多數唐代君主都愛好道教，一方面他們以老子為李唐始祖；另一方面是很多君主都崇信煉丹以求長生。因此，唐代君主肯定儒學有治國的功能，這是沒有問題的；但要證明唐代君主尊儒，則作者的解說仍未足夠。第二，在中央太學設立孔廟，始於東晉孝武帝時；而在地方郡學設置孔廟，始於北齊、隋朝<sup>[2]</sup>，唐初政府確實大力推動廟學制，但這是因為唐代政府繼續推行此制度，還是因為唐政府有意識地要強化此制度呢？這是必須先加分辨考析的。第三，唐代的教育政策，是否始終一致，歷有唐一代而沒有任何變更呢？作者以為唐代中央教育體制在玄宗朝確立後，中唐乃至晚唐，都始終按照這一教育體制來進行教育活動的（68頁），這是否當時的真情？作者在138頁也承認安史亂後官學教育瀕於崩潰的地步，中唐以後有勵精圖治的君主企圖振興教育，光大儒學，但實則的成績並不顯著。因此，要說明唐代始終貫徹推行崇聖尊儒的政策，作者恐怕尚需提出更有力的論證。

作者十分強調開元二十四年禮部接掌科舉考試，認為科舉選人與學校教育都由禮部負責（51—54頁），以為是養士與取士相結合；並認為是唐代中央集權政治體制與以禮部為中心的教育集權管理體制的同時建立（前言，3頁），是中國古代教育體制中政教合一的全部過程（68頁）。實則唐代政治體制，經過唐高祖、太宗兩朝，已逐步確立，到了唐玄宗時期，已出現顯著的變化。而教育體制也是經過作者所云創立、健全、調整和完善四個階段（59—68頁），至開元二十四年纔出現教育集權體制，故唐代中央體制與教育體制的進展是否

一致，應有更深入的論證，作者在本書的解說似不能說明中央集權政治體制與教育集權管理體制是互相配合。其次，開元二十四年禮部侍郎接掌科舉考試，乃因為原來負責科舉考試的官員，如吏部考功郎中是從五品上官，考功員外郎為從六品上官，品位不高，未能服衆，故改派禮部侍郎負責<sup>(3)</sup>。這個安排是唐政府有意將取士與教育的職責合歸禮部，還是因為其他因素而作出如此的安排，實在應該進行仔細分析。作者強調這是因為教育與選舉由吏、禮兩部負責，反映了教育與選舉管理體制上的不合理性（52頁）。實則這個安排自唐初至開元二十四年，已實施了一百多年，如果真的存在很大的不合理性，為何仍會運作如此長時間而不作改變？作者認為這兩項工作應由同一部門負責，會否有自己先設的想法而對歷史的制度作出批評？同時，作者也過分強調唐代的選舉制度是取士與養士相配合，首先是教育以培養人才為目標，而科舉目的在甄選作官的人，受良好教育的人才，並不能保證都可以中科舉。因此，即使學校與科舉制度同由禮部負責，並不表示兩項制度可以互相補足。何況，唐代科舉並不是以經學為唯一考試內容，進士科便不以經書為主要考試範圍<sup>(4)</sup>，此科在唐高宗、武則天以後大盛，時人都以此考得進士為最佳出身途徑，作者在第五章也承認此點。因此，學校教育確以傳授經書為主，但科舉並不以經書為最主要的考試內容，過分強調二者在內容相近的主張恐需要進一步的考慮。

作者希望論證唐代官、私學同以《五經正義》為範本，以說明唐代教育體制已完成集權管理。實則唐代的私學，多有教授經書，但其內容並沒有一定的範圍，教授經書時是否全依《五經正義》的解說，作者顯然沒有充份的證據。作者也肯定私學有較豐富的教學內容，可見官、私學的教學內容本有異同，過分強調其一致性恐有問題。其次，私學如家學並不是要以應考科舉為目標，說官、私學的教育目標有統一性，即官學與私學皆以培養人才去參加禮部統一組織的科舉考試，步入仕宦之路的說法，實在有商榷之處。至於說官學和私學都有崇聖尊儒的教育思想，顯然沒有注意私學辦學目標的多樣性，例如佛寺中可以讀儒經，但是否尊儒便大有問題。至於隱居讀書的士人，或許會有暫隱讀書以待出仕的機會，但說他們都以考科舉為目標，實在以偏概全。而唐初編纂《五經正義》，作者以為是書體現了崇聖尊儒的教育思想，形成了唐代新儒學的基本特點（32頁），如無論唐代是否有新儒學的思想，但《五經正義》是否可

以代表此時期的儒學思想，也是可以爭論的<sup>[5]</sup>。

作者統計了中宗、德宗、武宗三朝宰相與六部侍郎的出身，指出由科舉入仕的比例有遞進的趨勢。作者的結論與學界的看法無異，但選樣方式似有問題。作者選擇唐前期的中宗朝、中唐的德宗朝和晚唐的武宗朝為例子，分析此三朝宰相和六部侍郎的出身，去說明科舉入仕的官員有遞進的趨勢。用統計的方式去作論證，是可以提供確實的數據，較平面敘述為優勝。但如何去作統計，如何抽取樣本，都是十分重要的。作者以中宗朝代表初唐，以德宗朝代表中唐及以武宗朝代表晚唐，並沒有解說為何會抽取該朝及該朝在該期中有何代表性，如唐初出身科第的不多，但自高宗、武則天以後，科舉出身已成為入仕的最佳途徑，因此以中宗朝代表唐初，並沒有很高的代表性；又如武宗在位僅有六年，時間短而當權宰相李德裕對進士浮薄的風氣大為不滿，因此以武宗朝代表晚唐，學界實不易認同。同時，選取宰相為例有其代表性，但為何祇選六部侍郎，而不選六部尚書及中書、門下兩侍郎，作者也沒有清楚的解說。實則唐代資料不算太多，如要討論唐代主要官員出身，作一個全面的統計似較可取，何況統計的數據假如數字不大，個別樣本稍有出錯，便大大影響了統計的可信性；我們對唐代史料無法逐一考辨，故如要作統計，必須作全面的統計，除非有足够的理由，否則任何隨意抽樣的統計，都是欠缺代表性的<sup>[6]</sup>。

本書書後列出主要參考文獻，各文獻多列出其版本，但其中如《唐代墓誌彙編》（當作《彙編》）不記周紹良主編及版本，陳明光《唐代財政史》（當作《唐代財政史新編》）不記版本，似應補入。書中個別人名及名詞有誤，如王圭當作王珪（4及80頁），鄭玄誤作鄭衆（7頁），姚萇誤作姚崇（16頁），《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的作者梁廷枏當為饒宗頤之誤（22—23頁），舒元興誤作舒元與（129頁），顏真卿《訊愛寺重修記》當為《汎愛寺重修記》（175頁），《呂溫傳附子溫傳》當為《呂渭傳附子溫傳》（183頁），蔣乂誤作蔣義（191頁）。書中也有一些缺字，如171頁房□當為房瑄，220頁宋□當為宋璟，260頁伍振□當為伍振鸞，希望本書再版時可以補正。

注 釋

[1] 見多賀秋五郎《唐代教育史の研究》，東京不昧堂書店，1953年；高明士《唐代東亞教育圈的形成》，臺北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84年；及劉海峰《唐代教育與選舉制度綜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

[2] 參高明士上引書，188—189頁。

[3] 參劉海峰上引書，93—97頁。

[4] 關於唐代進士科的考試科目，可參吳宗國《唐代科舉制度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2年，145—158頁。

[5] 《五經正義》的編纂，對唐代儒學有正反兩方面的影響，前人已有不少討論，綜合的分析可參高明士《隋唐貢舉制度》，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265—311頁。

[6] 學界討論及統計唐代主要官員出身的研究著作很多，而在作者列出的參考書目中，劉海峰上引書曾表列1804位唐代官員的出身，並依安史之亂分為唐代前後兩期加以討論，見該書18—19頁。

《府兵制の研究——府兵兵士とその社會》，（氣賀澤保規著，京都同朋舍，1999年2月，16+445+48頁，15600日圓）

張國剛

府兵制度是中古制度史研究中比較複雜的問題之一。自唐朝陸贄到宋代以降的文人國士們有不少對它發表過議論。近代以來，濱口重國、陳寅恪最早用現代學術方法處理這個課題。幾十年來，關於府兵制的研究成果十分豐碩。日本明治大學氣賀澤保規教授能够在豐厚的研究基礎上更進一步，出版這部在專題論文基礎上完成的《府兵制研究——府兵兵士及其社會》的專著，確實難能可貴。該書序言介紹全書主旨。第一編分四章，第一章整理介紹中日學者的基本觀點，第二、三、四章討論開皇十年以前的府兵。第二編由第五、六、七、八、九章組成，討論隋煬帝以後到唐代的府兵。第三編是總結性的“府兵制再論”。該書的九章正文都曾經公開發表過，收入本書時做了修訂和增補。

《府兵制研究——府兵兵士及其社會》正如其副標題所揭示的那樣，把研究的焦點集中在府兵兵士及其社會身份上，作者認為這是以往府兵制研究中的薄弱環節。回顧了既往研究史之後，作者認為以往的研究有三點不足：第一，對於前人成果的批判繼承有所不足，在沒有挖掘出新史料的情況下，急於表達

自己的見解，既不能與過去的成果相銜接，又使以往的研究成果缺乏階段性的積累和梯度推進。第二，過多地集中於對制度層面的研究，忽視了從府兵兵士的立場上進行探討。研究者所關心的不是府兵兵士本身，而是其外在的制度、機構。而府兵兵士的社會屬性恰恰是本書作者所最關心的問題。第三，對於府兵制存在及其演變的時代背景分析不足。作者強調說，歸根到底，府兵制在二百年間的變化既與此前的東漢末年和北朝的情勢及鮮卑部落兵制有關，更與西魏以來的時代特點密不可分。因此結合時代的變遷考察府兵兵士社會身份的演進，便成為氣賀澤寫作本書的核心內容。

氣賀澤教授在第一編論述前期府兵制（開皇十年以前）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否定了日本學術界承襲的濱口重國的傳統觀點，即認為西魏北周的府兵是兵農分離的，肯定了中國學術界多數學者所接受的兵農合一的看法。濱口重國在三十年代連續發表《西魏的二十四軍與儀同府》、《從府兵制到新兵制》的論文，認為大統九年（543）西魏在邛山之戰敗於東魏之後，出身於漢族農民的鄉兵被納入府兵組織，從而確立了兵民一致的原則，並且於大統十六年成立了二十四軍。即府兵制剛建立時是兵農一致的。從北周建德三年（574）開始，府兵兵民異籍，纔出現了兵民分離的狀態，直至開皇十年改制又再度兵民合一。與濱口持相同觀點的還有日本學者岡崎文夫教授。

中國學者陳寅恪教授的看法與上述兩位日本學者的觀點恰好相反，主張府兵制剛成立時是兵民分離的，建德三年改革後趨於一致，開皇十年從制度上實現了兵民合一。陳氏認為西魏宇文泰政權的基礎是鮮卑部落制（鮮卑社會）和漢族城郭制（漢族社會），其軍事力量的支柱則偏重於前者。與濱口重國認為鄉兵即是府兵不同，陳氏認為鄉兵乃是府兵統帥或所謂關中豪右屬下的具有私兵性質的部曲家兵，它與作為中央軍隊的府兵分屬於不同的系統。也就是說，府兵統帥在率領府兵的同時，還以鄉帥的身份統領着鄉兵。氣賀澤認為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對丁兵制的理解，所以他在第二章寫下了“丁兵制的性質及其發展——西魏大統十三年文書的負擔體系的再探討”。

作者在詳細地考察了西魏的賦稅負擔體系後解釋“六丁兵”說：“六丁”是指以六人為一個服役小組，平均每人每年服役兩個月（60日），輪流服役；“兵”是指服那種帶有軍事性質的役事。西魏賦役體系中，在租、調之外還有

六丁兵役，兩個系統的並存是西魏朝廷和宇文泰相府二重權力結構的反映。但是這種六丁兵畢竟不是府兵，他們的待遇和社會地位要遠遠低於府兵。府兵有獲得恩賞的機會，六丁兵却被束縛在土地上，從事生產並且負擔義務性的兵役。因此，所謂“丁兵制”祇是府兵制的補充，而不是府兵制。《隋書·食貨志》云：“建德二年（二年爲三年之誤），改軍士爲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爲兵矣。”作者解釋說，這裏有一個從軍士到侍官和從百姓到侍官兩個同時進行的過程，所謂“除其縣籍”的“其”祇是指“百姓”，而不是像濱口理解的那樣包括全部“侍官”。氣賀澤認爲，這正是他與濱口等日本學者理解的差異所在。軍士在軍籍，百姓在民籍（縣籍），改稱侍官後，軍士仍是軍籍，許多百姓也入了軍籍。這說明府兵制在建立之初是兵民異籍的。

那麼這裏的“兵”與“民”的關係是怎樣的呢？作者在第三章“關於北朝、隋的‘軍人’”中作了簡短的討論。該章以開皇三年課役規定爲切入點，認爲當時的“軍人”就是軍士，不是“軍”（軍士）與“民”（百姓，按唐代避太宗諱，始改“民”爲“人”）的合成。《隋唐》卷二四《食貨志》記開皇三年正月“始令軍人以二十一成丁、減十二番，每歲爲二十日役，減調絹一疋爲二丈”。氣賀澤認爲這裏的“軍人”的“軍”字是衍文，這一條祇適用於百姓，所以《北史》卷一一《隋本紀》就沒有“軍”字，作“始令人以二十一成丁”。作者試圖以此來說明隋代軍、民分離的問題。作者論述了鄉兵在西魏北周府兵制發展中的重要性，但是東魏北齊的鄉兵却没有發生這種演變，第四章“東魏—北齊政權下的鄉兵集團”對此進行了探討。

氣賀澤在第一編中論證了府兵制前期兵民分離的一般特徵之後，在第二編中進一步論證了府兵制的變化。由於開皇十年令之後府兵制的實際變動情況缺乏直接的材料加以描述，作者首先在第五六兩章選取隋煬帝時期的府兵進行考察。第五章一般地討論煬帝時期府兵的改革。作者認爲隋代的總管府大約爲70個左右，煬帝廢除了大約一半左右的總管府，將其兵力納入了府兵體制之中，換言之，隋煬帝把府兵制從關中地區擴展到了全國各地，建立了遍佈全國的新府兵制度。作者把它稱爲“以軍事一體化和全國普遍設置軍府爲外在形式的兵民一致的徵兵體制”。建立這樣的體制本是爲了加強中央的軍隊力量，實際結果却是相反。大業時期第一次攻打高麗的失敗就是證明。於是煬帝開始建



立一支特殊的直屬軍隊——驍果，驍果制以專業的驍果戶為基礎，有職業兵性質，通過驍果制煬帝又回到了文帝時期的兵民分離狀態。第六章集中討論了驍果制的全貌。

作者接下來繼續討論唐代的府兵制度。作者的中心意思上，唐代的府兵表面上是兵農合一，實際上兵民是分離的。府兵儘管編入民籍，但是白丁被簡點入伍後，其身份、地位和待遇都與農民迥然不同，府兵一般也不能在 60 歲以前（有時改為 58 歲）無故中途退伍。兵是兵，民是民，兵民地位難以逾越，怎麼說兵民是合一的呢？在第七章作者從比較府兵與民丁的負擔的角度討論了府兵的特殊社會地位；第八章從出土文書中反映的西州四個折衝府府兵服役的情況，再現了府兵在地方上服役的實態，說明西州府兵既保持着府兵制度的一般性質，又帶有西州的地方特徵，顯示出了府兵制度的統一性和多樣性的層面。第九章則認為唐太宗征服高昌後，在西州推行府兵制的意義，不僅是加強邊疆守衛，而且還在於由有較高社會地位的府兵官兵來瓦解和取代高昌舊的上層社會。《唐神龍三年（707）高昌縣崇化鄉點籍樣》等出土文書表明，當地的胡漢衛士混合在一起，說明府兵制度的實行也加速了民族融合的過程。

綜合以上論述，可以看出氣賀澤教授確實是緊緊抓住府兵兵士的社會身份這個中心問題，來考察西魏北周及隋唐間府兵制度的變遷，從而使本來獨立成篇的論文互相之間有了一個中心的發展綫索。

縱覽氣賀澤教授全書，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提煉說，作者關於府兵社會身份的討論，其實主要集中在：兵農是否合一？府兵的社會地位與農民相比較是否更差，負擔是否更重？作者的有些見解是很有新意的，例如認為即使唐代折衝府時代，由於府兵的徵點受到有軍府州和無軍府州的限制，府兵退役受到固定年齡的限制，府兵衛士與普通農民即使是同樣地在民籍上註冊，也不能說是兵農分離。如果這種看法成立，那麼，實際根本不存在所謂兵農合一的問題。因為即使是氣賀澤教授也承認的開皇十年統一全國後的改革，也不能說兵農合一了。因為改革後府兵保留了軍府組織，職業軍人雖然成為隸屬州縣的編戶齊民，但是其軍府統領形式與軍人的義務並沒有變化，改革雖然使府兵們從單純的軍人變得具有了軍籍和民籍的雙重身份，但是府兵作為一種帶有身份性的固定由某些人擔任的兵役仍然沒有發生變化。因此，按照氣賀澤教授的理解，這

樣的府兵制也不能算兵民合一。這樣理解是否合適，當然還可以進一步討論。實際上所謂兵民合一主要指府兵也入民籍，非服役狀態下（如下番之後）也從事農業生產，而不是指他們與農民的身份沒有區別。

關於衛士的社會地位與負擔問題，氣賀澤教授認為要優於普通百姓，因為府兵是國家權力的中堅，是唐朝政權的柱石，如果說其地位低下，怎麼可能保證唐朝的強盛呢？作者還詳細介紹了諸家對於唐代府兵負擔的不同論點，認為府兵負擔比較輕，地位比較高（第307頁）。如果府兵的負擔果真較一般農民為優惠，不需要殷實人家的經濟支持，為何又不允許家境較貧寒的子弟去當兵呢？例如，《唐律疏議》卷一六《擅興律》提到如果簡點衛士不公平，即“捨富取貧，捨強取弱，捨多丁而取少丁之類”，就要受到刑事處罰。作者並不認為這是因為當府兵要有更大的經濟承受能力，於是解釋說這是因為國家不願意取貧窮單弱者入軍（第300頁）。進一步推論就可以說是國家寧願讓比較貧窮的家庭去承擔比較重的賦役，而把負擔比較輕的府兵兵役留給有錢人。關於府兵平時的訓練，作者認為不應該算做府兵的個人負擔，因為冬閑府兵訓練乃是縱獵式的，沒有經濟負擔問題。

府兵的負擔究竟如何計算？目前還是一個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總的說來有三個因素要考慮進去。其一，府兵服役的時間所包含的代價。其二，府兵自備武器裝備糧食的費用。其三，衛士從國家獲得的報酬。

關於第一點，我們有番役的計算公式。唐代的色役大都按照番役來計算。而且，多數情況下都採取500里內5番，500外至1000內7番，1000里外至1500里內8番。我們的推算結果是5番役要服役72天，路途48天，合計120天。7番役服役51天，路途90天，全年服役119天。8番役服役45天，路途90天，全年合計135天。10番役服役36天，路途96天，全年合計132天。12番役服役30天，路途100天，全年合計130天。總之，府兵服役時間一般在120天左右，上下不超過10%。與普通白丁服役情況相比似乎稍重些。氣賀澤教授不同意這種計算辦法，認為府兵一般在所在地附近服役，如宿衛的衛士多來自京畿週邊地區，邊防地區如西州衛士也祇是去附近的鎮戍番上，因此府兵實際的服役地區大都在方圓500里以內，路途里程根本不用計算進去，所以其實際服役天數為72天。

至於白丁，氣賀澤教授認為其負擔有課役（租庸調）和夫役（雜徭）兩項，可以折合為 90 天，即租 15 日、調 15 日、庸（力役）20 日共 50 日，在加上雜徭（充夫）40 日。相反府兵 500 里內 5 番，每年服役天數是 72 日，所以要較普通農民負擔輕。關於夫役即雜徭學術界有種種不同的看法，筆者個人的看法是雜徭又稱小徭，是中男（16 歲）所服的徭役。如果是正丁充夫，大體是兩天當一天，所以有“正丁充夫，四十日免〔役〕，七十日免租，百日以上課役俱免”的規定（引文見《白氏六帖事類集》卷二二《征役第七》）。也就是說，正丁充雜徭 40 天，可以免去其正役 20 天（庸），70 天則免租庸（租 15 日，庸 20 日共 35 日），如果是充雜徭 100 天，則課役（租庸調）皆免（50 天）。從這裏可以發現，白丁充夫役兩天抵正役一天，百日課役俱免，所免除的課役的標準正是與擔任正役時免除的課役標準的兩倍。下文又提到“中男充夫滿四十日以上，免戶內地租，無他（？地）稅，折戶內一丁，無丁聽旁折近親內丁”。我們知道免地租相當於服正役 15 天，即雜徭 30 天。中男服雜徭 40 天免地租，說明中男應該無償服雜徭 10 天，即雜徭的正常服役天數是 10 天。而正丁從法令上說是不應該服雜徭的。有的學者認為，正丁充夫四十日免役意味着正丁服雜徭的天數是 39 日（如張澤咸《唐五代賦役史草》，第 319 頁；堀敏一《均田制的研究》，第 225—227 頁），那等於說正丁免役的代價祇是 1 天，似乎有悖情理。如果正丁必須無償服雜徭 39 日，那麼中男無償服雜徭的時間決不會是 10 天。所以，竊以為正丁原則上無須服雜徭，雜徭是中男應該服的徭役，役期 10 天，超過 10 天應該有相應的減免待遇。總之，一般的白丁的服役負擔可以折算為 50 天，而不是 90 天，這樣看來，府兵的負擔即使是按照 5 番役的 72 天推算，也還是比白丁要重一些。

至於社會地位問題，就要更複雜一些。某個階層社會地位的高低並不單純取決於其負擔賦役的輕重，不可以說由於府兵服役負擔比農民輕（雖然事實是比農民重），其地位就高。相反從唐王朝的法令看，富裕之家如果不是享有免役特權的話，其承擔的賦稅負擔應該較一般貧民要重。如所周知，府兵社會地位有一個前後變化過程。貞觀、永徽之世，府兵的地位很高，衛士宿衛被稱為侍官，“言侍衛天子”。但是，高宗後期至武則天時期府兵的地位已經在衰落，以至“侍官”成為京師里詈罵人的話。再說，至少在武則天時代，衛士之役就

被作為懲罰罪犯的措施。唐中宗神龍年代（705—706）《散頒刑部格》規定，盜用官文書印的犯罪行為予以嚴懲，“頭首配流嶺南遠惡處，從配緣邊有軍府小州，並不在會赦之限”。凡是流外行署、州縣雜任，於監主犯贓賄的，“一匹以上，先決杖六十；滿五匹以上，先決杖一百；並配入軍。如當州無府，配側近州。斷後一月內，即差綱領送所配府取領報訖，申所司”。這裏雖然沒有說配入軍府就是當府兵。但是顯而易見，犯罪分子入軍府服役，對於府兵的社會地位是極大的損害。同一《散頒刑部格》還規定，凡是糾舉盜竊駝馬的人，每糾告得一匹駝馬，賞物二十疋。“告數滿十匹以上者，衛士免軍，百姓免簡點，戶奴放從良”<sup>(1)</sup>。衛士免除軍籍、百姓免除被簡點入軍，竟然是對舉告者的賞賜，甚至與奴婢放良等量齊觀，可以看出這個時期的府兵地位確實是十分低下的。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有志願者被簡點入軍，府兵兵役成為帶有極大強制性的役事。府兵地位的衰落與“折衝府無兵可交”之間構成了必然的聯繫。

當然，從府兵的入伍條件來說，其社會地位並不低，因為府兵有從富戶、多丁和強力者中簡點的原則。而制定這一原則的出發點就涉及到第二點，即衛士自備武器和裝備問題。《新唐書》卷五〇《兵志》的記載提到的各種裝備分為：1. 六駄馬；2. 每火應該具備的生活用品；3. 每隊應該具備的生活及軍事用品；4. 每人應該具備的生活物資及武器裝備。它們“皆自備”。

所謂“皆自備”究竟是甚麼含義？火備六駄馬的運力工具，當然很清楚是為了運載每火 10 名兵士的裝備等物件，包括下文“火具”、“隊具”、“人具”的部分。那麼，這些部分是否都由府兵自己出資備辦呢？從引文中可以看出，火備的物品都是生活用品；隊具的東西很簡單，可以算作戰爭中的輔助用品；人具的則包括隨身攜帶的輕武器、服裝、糧食三大項。下文說“並其介冑、戎具藏於庫”的“介冑、戎具”是不包括在那些輕武器之內的。總之，這一段話的重點是說府兵每火、每隊和每人應該具備的物品，所謂“皆自備”即自己準備的物品，並不是火、隊、人所應該擁有的全部物品。還有介冑和戎具等禁止民間私有的東西，必須由官府準備。無論是自備之物，還是官府備之物，平時都“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唯給弓矢、橫刀而已”。顯然，這裏的“皆自備”強調的不是由誰出資的問題，而是由誰準備的問題。否則，火具之物是如何攤在每位府兵個人的頭上呢？尤其是隊具的幾

條繩索，又如何分攤到 50 名府兵的頭上呢？

衛士服役能够得到甚麼報酬呢？我們知道府兵番上有月賜，在邊疆鎮戍值勤也有官府供給的糧食。府兵從國家得到服役期間的生活費用，這一點與其他番役相同。其次就是府兵在戰爭中立功可以獲得勛賞，通過勛賞獲得勛田<sup>[2]</sup>，進而獲得政治上進步的階梯。

綜合以上論述，府兵的主要負擔仍然是番上服役中的勞役支出。其折衝府“火具”、“隊具”及六馱馬，原則上應該由官府或者調撥百姓籌備。其“人具”的衣糧和輕兵器，有可能是府兵個人的負擔。而府兵得到的報酬主要是獲得勛官，即得到政治上進步的機會，其社會地位自然高，這對於富裕人家也是有吸引力的。但是當勛官很濫，衛士被借給人做童僕，衛府官積歲不得陞遷，富人紛紛逃避兵役，或者雇人代役之時，府兵的社會地位是無從談起的。

總之，氣賀澤教授的大作無論是資料還是觀點都有推陳出新之處，但是其中對前人論點的質疑，也不是沒有繼續討論的餘地。

#### 注 釋

[1] 唐耕耦、陸宏基合編《敦煌社會經濟文書真迹釋錄》第 2 輯，563、567 頁。

[2] 谷霽光《府兵制度考釋》認為府兵通過戰爭獲得勛官，因而獲得更多的勛田。參見該書 202—207 頁。

《唐代財政史研究（運輸編）》〈久留米大學經濟叢書 1〉（清木場東著，福岡九州大學出版會，1996 年 6 月，6 + 373 + 15 頁，6180 日圓）

孫彩紅

財政史一直是二十世紀唐研究的重大課題之一，成果卓著，宏篇巨著迭出，其中不乏交通運輸方面的專論。但是，縱觀國內外，如日本學者清木場東先生《唐代財政史研究（運輸編）》一書那樣用洋洋十七餘萬言深入系統地論述唐代財政運輸且獨立成書的，却是僅見。

我們知道，交通運輸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交通運輸等公共部門投資在財政學中屬消耗性支出，而消耗性支出具有排它性。若運輸成本降低，不僅可以增加政府對其他部門的資金投入，而且運輸的發展還可以擴大物資流通的地理

區域，形成更大的市場，再加上運輸本身就是一個龐大的市場，從而推動經濟發展。反之，運輸費用過高，不僅制約整個財政規模的擴大，而且影響經濟的交流和發展。正因如此，清木場東先生纔不惜筆墨、用大量篇幅闡述唐代水運河川狀況及其里程，考證運腳，並試算出唐開元、天寶間從揚州至長安三次大規模漕糧運輸費用分別為百六十萬貫、二百萬貫、五百零三萬貫，約佔年財政收入的十一分之一，用數字具體論證了財政運輸在唐國家財政中的重要地位及過高的運輸成本對唐代經濟交流和發展的制約。其中，該書建立在堅實考證基礎上的有關唐代漕運水陸里程的推算以及開天間漕糧運費的試算，對於深入研究唐代社會經濟特別是交通運輸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唐代財政史研究（運輸編）》是清木場東先生多年研究的成果，收入了其早年和近刊的多篇專題論文並有進一步發展。該書正文四章，外加《序論》、《英文要旨》、《主要圖表一覽》、《索引》四部分。在《序論》中，作者通過分析考證各種有關材料，指出：天寶中，經濟收支為五千七百餘萬貫石端匹，其中大部分需集中運往京師和沿邊軍鎮。穀物的年官運量是一千七百餘萬石，布絹綿一千四百萬運送京師支出，一千二百六十萬運至諸軍支出。正因為唐朝財政的這種實物財政特性，財政運輸的重要性纔顯得分外突出。

第一章《輸送路與輸送制》探討水運的河川和陸運的八遞制兩個問題。其中，水運路綫和水運里程，各書記載不一，難辨正誤。經過考校，作者指出：唐代租船一般是從揚子出發，東北行十餘里至揚州，入山陽濱經三百里不流河至楚州，再由楚州溯淮六十里至淮陰，沿淮水溯流百六十里抵泗州，從泗州（臨淮）入汴河經虹縣、符離、永城、宋城、開封、河陰至汴口，水程約千里（其間，泗州至汴州八百四十里，汴州至河陰百四十里，河陰至汴口二十里）。天寶三年前，東南租船多從汴口入黃河溯流五十里至洛口，由洛口沿洛水溯流百四十里至洛陽，再經陸路運糧至陝州。天寶三年後，租船多由汴口入黃河溯流約七百里至渭口（途中三門峽一帶有十八里陸運），再由渭口入渭水溯流約三百里至長安東渭橋。關於八遞制，該書除詳述洛陝陸運的道路、輸送制、輸送諸規定、輸送手段（車、牛、夫）及其徵調、輸送規模與陸運設施之外，特別設計了北運八十萬石、二百五十萬石租米的直達法和轉般法輸送日程模型（詳見該書 120 頁表 13、122—123 頁表 14、126 頁表 15、128 頁表 16、130 頁表

17)，使輸送制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

第二章《施設——國倉——》主要探討北太倉之所在及含嘉倉、太倉的構造問題。作者通過考察敦煌發現的水部式殘卷諸規定，考證子宛的位置、漕運路及禁苑中的渠道，從四個方面論證北太倉（北倉）即東渭橋倉，地處芳林門附近。至於含嘉倉的構造，作者主要利用了已發現的倉磚銘文，據含嘉倉的發掘報告展開論述，詳實地描繪了含嘉倉的佈局，包括倉門名稱、街渠的位置、二區制的窖區分佈等。在復原殘缺銘文的基礎上，通過分類比較，指出倉磚的功能主要是作臺帳與倉磚的帳簿上的對照計算的資料、穀物調查結果的審查資料、以及出現欠損時的證據資料。關於太倉的構造，雖然缺乏實地發掘資料，但是作者却充分利用現有的倉磚銘文，力圖完整地再現太倉原貌。比較了含嘉倉、太倉磚銘之後，作者論述了太倉的街、院、行的配置，指出貞觀時期（627—649）的太倉是一街四院、一院六行、一行十三窖，計三百餘窖；大中時期（847—859）的太倉為二場四院、一院六行，計三百十餘窖。並首次繪製了兩個時期的太倉模型圖（詳見該書229頁圖18和240頁圖19）。

第三章《運輸法》探討行程法和運賃法問題。作者首先對《大唐六典》、《五代會要》、敦煌發現的《唐職官表》的相關規定進行了校勘，指出《唐職官表》中長江重船溯流的江日“卅里”是“卅里”的誤寫，《五代會要》中的餘水重船溯流“五十里”，是“四十五里”的誤刻。接着，作者考察了《公式令》的適用範圍。最後通過比較實際的官私車船輸送速度得出結論：《公式令》中行程法的規定祇是一般的輸送原則，是平均速度，適用範圍廣闊，其主要着眼點在於財政、軍需的貨物輸送；因其簡潔明了，適應性廣，簡便易行，而在唐五代延續不變。在運賃法研究中，作者的重要貢獻之一是據《五代會要》增補了《大唐六典》有關水運腳直的單位重量的缺文為“每十斤”上水十六文，下五文。另一貢獻是分析腳法的構成、費用高下的基準，通過比較歌腳、車載腳、船腳的高低、官私實際腳與法定腳的價格差進一步論證：由於輸送手段不同引起輸送費用大幅度變化，從而導致物資的溯流遠距離流通非常不利，水陸遠距離笨重廉價的生活物資流通十分不利，而笨重的農業、手工業產品的大規模流通祇能在近距離的狹小範圍內進行。南貨北運亦由於運河多為逆流或不流而倍加困難，制約着民間商業的發展。

第四章《輸送手段與輸送費》探討各種運輸方式的輸送能力及漕運費用問題。本章大量運用宋代史料全面論述了唐宋時期人夫、各車種、牲畜的單位輸送量，指出：由於唐代運輸困難引起運費高昂，致使擴大財政規模十分艱難。接着通過對開元、天寶年間運糧八十萬石、一百萬石、二百五十萬石的漕運總費用的試算具體論證了上述觀點。這種試算是前人未曾做過的。

總之，作者的運輸編是以維繫國家命脈的漕運為重心，運用豐富的資料，並對史料加以逐字逐句的解讀，對典章制度給予詮釋且進行了精審的考辨，全方位詳盡論述漕運系統的構成和運行，包括運輸線路的里程、沿途轉運倉的設施、輸送手段、輸送體制及輸送總費用額，並附帶多幅很有價值的圖表。它為進一步研究唐代交通運輸能力和商品流通費用、商品流通總量等問題打下了基礎。

不過，作者在書中對某些史料的詮釋和理解亦有令人質疑之處。例如對《大唐六典》規定的車運腳值的理解。作者認為車運費用等於車腳千斤百里九百文加上馱運費用的百斤百里八十文或百文或百二十文之數。其中緣由令人難以理解。再如作者對《新唐書》所載漕糧運費從揚州至河陰斗米船腳百二十文及《陸宣公奏議》十八《請減京東水運收腳價於緣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中所言從淮南至東渭橋斗米腳錢二百文的實際費用低於法定費用的解釋，認為米屬於“賤貨”，所以費用自然較低。其實《大唐六典》並無明文規定租庸雜物為賤貨之說。法定腳直與實際腳值存在差距是客觀事實。法定腳直規定祇是最高限額。因此，作者在計算開元、天寶年間從揚州至長安漕運米糧八十萬、一百萬、二百五十萬石費用時以每斗五斤計算似乎不妥。另外，唐代財政運輸除漕運之外，陸路運輸特別是向邊境軍鎮的糧草運輸也很重要，本書却着墨不多。

但是，瑕不掩瑜，清木場東先生的這部著作對治經濟史者來講，不可不讀。

《王玄策事迹鉤沉》（孫修身著，西域佛教研究叢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281頁，19.86圓。）

王邦維

在唐代前期中國和印度的交往史上，王玄策一直是一位頗受注意的人物。



早在本世紀初，法國學者烈維（S. Lévi）就在《亞洲學報》上發表過文章（*Les missions de Wang Hiuan-ts' e dans l' Inde, Journal Asiatique, Tome XV, Mars-Avril et Mai-Juin 1900, pp. 402 - 468*），對王玄策的事迹作過詳細的討論。這篇文章，後來由馮承鈞先生翻譯為中文，題目是《王玄策使印度記》（收入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七編》，商務印書館 1957 年出版，1995 年重印）。再其後柳詒徵先生與馮承鈞先生自己也發表過專文，對王玄策作進一步的討論。比較而言，幾篇文章中，馮承鈞先生的《王玄策事輯》發表較晚，搜集的材料也更為全面一些。馮文後來又收入其《西域南海史地考證彙輯》一書，1957 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即使是在學術研究並不活躍的五六十年代，仍不時有一些文章，或多或少地提到王玄策。但以研究王玄策為題，作為專書，新近出版的《王玄策事迹鉤沉》，則是惟一的一部。

《王玄策事迹鉤沉》，著者孫修身。全書由五十八篇專題性質的文章組成。文章大多不長，最短的文章還不到一頁。每篇文章基本上就討論一件事或一個問題。文章的題目分得很細，因此瀏覽一下全部題目，就可以知道書大致的內容：唐代杰出外交家王玄策；王玄策出使行進路綫考；唐代杰出外交家王玄策史迹再研究；王玄策奉敕旨使天竺事；敕使王玄策菩提寺勒碑；菩提寺高廣大塔及瑞像；菩提寺主戒龍贈薦敕使王玄策；敕使王玄策普闍崛山勒碑事；泥婆羅阿耆波泐水火池故事；泥婆羅國孤山傳奇；維摩方丈故事緣起；菩提樹傳入我國；瞻波國大頭仙人的故事；佛陀度鷄越吒人的故事；娑羅林釋迦牟尼涅槃塑像；東印度童子王述其先世史事；王玄策平叛王建功異域；吐蕃出軍助唐使平叛；章求拔國助唐平定摩揭陀阿羅那順叛亂；昭陵前阿羅那順蕃王像；迦沒路國童子王請老子像及《道德經》；僧伽跋摩隨王玄策使西國；罽賓國漢寺新證；婆栗闍王為王玄策設五女戲；摩揭陀國五百溫泉遺址；佛足迹石的流傳；山西五臺山普賢道場佛足迹石圖；日本奈良藥師寺佛足迹石；吐蕃西南湯鑊傳說；耆闍崛山曬衣石的故事；西域第一大塔雀離浮圖；烏菟國檀特山毛驢運糧供僧；王玄策歸携迦畢試國佛頂骨；屈露多國黃金山的故事；龍樹造塔七百所的故事；龍樹化龍王寶塔事；佛法興於四方之說；古代印度處刑量罪之法；《王玄策行記》撰著的有關問題；阿育王太子雙目復明的故事；王玄策奉旨追玄照歸國；彼岸智岸隨王玄策使印度；王玄策侄智弘律師入印度事；王玄策備

知戒日王崩後事；王玄策使大夏事；王玄策入印取制糖之法；大唐天竺使出銘；釋迦牟尼至咸亨二年的時間；印度方士那羅延娑婆寐合長生藥事；婆羅門盧迦溢多合藥事考證；王玄策歷官的新資料；王玄策《議沙門不應拜俗狀》；《西域記圖》有關問題的考證；官修《西國志》的編撰；王玄策指揮敬愛寺塑像；王玄策造彌勒像銘。最後是一個附錄：王玄策事迹略表。

文章的論題分得如此之細，有關王玄策的材料以及問題差不多都接觸到了。著者的努力因此很值得贊賞，取得的成績也值得肯定。本文僅就書中部分內容提一點意見。

做學術研究，最基本的，主要有兩方面的工作：搜尋材料和處理材料。就材料的搜集而言，孫書做了很多工作。這從上列書中的篇題大致也可以看得出來。在這一方面，著者比以前的研究者作了更多一些的工作。例如書中有一節討論日本奈良藥師寺“佛足迹石”有關王玄策的一段銘文，以前柳詒徵先生曾經引用過，錄文是轉引的，著者則利用訪問日本的機會重新對銘文作了抄錄（第159—162頁）。再如《王玄策歷官的新資料》一節，從《唐文續拾》卷十檢出的唐貞觀二十三年的窑磚銘，提到王玄策的官歷，雖然文字很短，以前也少有人注意到（第249頁）。再如洛陽龍門石窟中的王玄策造彌勒佛像銘，也是在七十年代纔被發現。這些相對較新的材料，與過去大半祇能從文獻的記載中了解王玄策的情形相比，應該說有了進步。至於保存王玄策資料最多的《法苑珠林》等書，雖然此前的研究者已經大量利用過，著者看來也重新作過全面的翻檢。這些工作，都是有意義的。

但是書中在使用某些材料時也存在一些問題。這方面祇舉一個例子。書中有好些地方提到梵文的《龍喜記》（第6，7，106，108，111頁），並引用了據說是其中的材料來說明王玄策在印度的活動和經歷。但是，在梵文本的《龍喜記》中，實際上並沒有任何與王玄策直接有關的記載。依照印度方面的傳說，梵文的《龍喜記》是戒日王的作品，這大致可信。戒日王與玄奘基本同時，但去世比玄奘還早十多年，這在中國方面的材料中是有記載的。今天研究印度歷史，講到戒日王去世的時間，靠的也就是中國方面的這一段材料。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印度，到達印度的摩揭陀，剛好碰上戒日王去世，於是纔有後來與阿羅那順衝突，並俘阿羅那順帶回中國的事。孫書中《王玄策平叛王建功異域》一

節（第106頁），引用了被說明為是《龍喜記》中的一長段文字，不像是出自《龍喜記》原書。我不知道，孫修身先生見到的是甚麼樣的《龍喜記》。著者講，“此書季羨林根據梵文曾譯為漢文印行”（第108頁）。但據我所知，《龍喜記》一書，國內所能見到，從梵文翻譯為中文的，祇有吳曉鈴先生的譯本（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1956年出版），而季羨林先生却從來沒有翻譯過。

再有，書中的某些引自《法苑珠林》的材料，都被認為全是出自王玄策的《行記》，是否都如此，我個人的意見，恐怕還需要作更仔細的考慮。因為道世的《法苑珠林》一書的材料，有多種來源。我們在作判斷時，如果沒有確切根據，寧可存疑，這樣似乎比較穩妥一些。同樣還有的一個問題過去早已經有人討論過：玄策出使印度，究竟是三次還是四次。孫書是主張四次的，但我至今還是比較相信《法苑珠林》中所引《西國志》等的殘文反復講到的“三度至彼”，“前後三回往彼”，“使至西域，前後三度”，以及王玄策自己在《沙門不應拜俗事狀》中所講的“臣經三使”。因為這些話講得如此明白，而且又是反復地講。

與王玄策出使印度有關，近年來最重要的一個發現，是1994年在西藏吉隆縣發現的《大唐天竺使出銘》。孫書中有一節即以此為討論的題目。有關《大唐天竺使出銘》，最早發表的研究性的文章是霍巍的《大唐天竺使出銘及其相關問題研究》（《東方學報》，第66冊，京都，1994）。霍文附有兩幅黑白照片，是迄今為止就研究而言最重要的文章之一。有關《大唐天竺使出銘》，涉及的問題很多，可以作多方面的討論。我這裏祇對孫書對銘文中最後一行“使人息王令敏”中的“息”的解釋補充一個例子。霍文曾經解釋“息”為古息國之“息”，即今河南息縣。孫書則舉了好些例子，尤其是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名結銜中的“息”字，作為例證，說明此處的“息”，是指後代，這裏具體地講，是指兒子。孫書的解釋完全正確。在唐代義淨撰寫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中，有“土蕃公主嫺母息二人”一節，其中講到“復有二人，在泥波羅國，是土蕃公主嫺母之息也”。義淨的書，無論是撰書的時間，還是講到的人和事，以及事情發生的地點，都與《大唐天竺使出銘》最為接近。因此這應該說是對孫書中上面解釋的最直接的支持。

書中的有些錯誤也需要在閱讀時注意。例如道世與道宣相混，把《法苑珠

林》的作者誤爲道宣，而又把《釋迦方志》作爲道世的作品（第165頁）。但這似乎不大像是著者會有的錯誤，或許是由於印刷或其他的原因所造成。書中引用的材料不少未能注明準確的出處，因此難於復核，嚴格一點講，這也是一個不足。

本書的出版表明，對於唐代前期的中印關係的研究，目前仍然是國內學界關注的題目之一。這當然是一件好事。希望本書所討論到的題目由此可以得到進一步的注意和研究。

孫修身先生多年來供職於敦煌研究院，是國內研究敦煌學的資深學者。國內敦煌學界的朋友大多與他熟識。我知道他的大名，却始終緣慳一面，沒有拜識的機會。寫這篇書評之前，聽到他去世的消息，不禁爲國內敦煌學界失去這樣一位資深的專家而感覺痛惜。

《牛僧孺年譜》（丁鼎著，瀋陽遼海出版社，1997年5月，4+2+245頁，12圓。）

### 周建國

丁鼎先生撰寫的《牛僧孺年譜》（以下簡稱丁《譜》）1997年5月由遼海出版社出版。卞孝萱先生在爲丁《譜》所作的序文中說：“這是一部很有學術價值的著作，讀者即使不完全同意作者的觀點和結論，也一定會承認作者爲恢復‘牛李黨爭’的真相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卞序的評價基本上符合此書的實際。

前此，關於牛僧孺的專門論著並不多，凡從牛李黨爭論及牛僧孺生平思想者大率就史書所記的若干事件展開評述。丁君博考載籍，廣稽放佚舊聞，於牛氏生平始末，事業交遊，年經月緯，辨誤補闕，爲對譜主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份頗爲詳實的史料。卞孝萱先生的序文列舉丁《譜》考證細密諸端，信而有徵，確已揭出此書的主要貢獻及特色。此處僅以作者考證牛僧孺與李德裕大中二年初相會一事略作說明。

大中二年冬，牛僧孺卒於洛陽。不久，杜牧撰《唐故太子少師奇章郡開國公贈太尉牛公墓誌銘》，李珣撰《故丞相太子少師贈太尉牛公神道碑銘》。他們都提到大中二年初，李德裕於洛陽赴潮州貶任，途經汝州，受到牛僧孺的款待

慰問。對於此事之有無，學者們有不同意見。有些論著持懷疑態度，因為據《舊唐書·宣宗紀》大中元年六月載：“以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少保分司東都、上柱國、奇章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牛僧孺守太子太師。”既然牛僧孺遷東都洛陽在大中元年六月，他怎麼可能在第二年春初在汝州款待赴潮州貶任的李德裕呢？但李珣、杜牧分別撰寫《牛碑》、《牛誌》時李德裕尚在人世，他們似不至於捏造此事。十餘年前，我在《論牛李黨爭與中晚唐文學》一文中以事理推測牛李汝州之會的可信，並以爲分司東都爲牛氏榮遷之閑職，“牛僧孺未必即行赴洛”<sup>[1]</sup>。丁《譜》則通過旁徵博引，細辨李《碑》、杜《誌》有關的年月記載，有力證明牛僧孺於大中元年由衡州長史移汝州長史後，至次年五月以後，方由汝州長史遷太子少保分司東都，這樣就從時間上解決了牛李之會與史書記載之間的矛盾，令人感到真實可信。丁《譜》中諸如此類的細密考證不少，對史書及今人論著中的疏漏錯訛亦時有糾補，卞序已有所論，此處毋庸贅述。

丁《譜》在微觀的繫年考證上成績顯著，在宏觀的評史論事上亦欲有所貢獻。作者於此書後跋中言：“小子狂簡，於譜文中時與前賢時修商榷質疑，斟酌異同，頗有獻替，非敢有意唐突。”這一獨立思考的精神用意甚好，但《譜》中一些與史家之評大異其旨的觀點則甚有可商酌處。誠若一位偉大的哲人所言，歷史事實矛盾的陳述中被清理出來。茲就丁《譜》中一些評史論事的重要觀點提出質疑，以求正於丁君與同道。

牛李黨爭有沒有政治是非？這是關涉兩黨人物評價的重要問題。縱觀歷代史家的評論大率就牛李的重大政爭比較其是非優劣。但亦有少數史家別立異說的，如柳詒徵先生說：“唐之牛僧孺、李德裕雖似兩黨之魁，然所爭者官位，所報者私怨，亦無政策可言，故雖號爲黨，而皆非政黨也。”（《中國文化史》第十九章《政黨政治》）牛李兩黨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政黨”，這是對的。但兩黨黨魁數十年的政爭謂之“無政策可言”，卻不符合事實。丁《譜》引述柳詒徵這段話，更推導出：“兩黨的爭鬥主要是爲了爭權奪利而互相傾軋，既談不上甚麼士庶之爭，更談不上甚麼政見之爭。”<sup>[2]</sup>陳寅恪先生說：“牛李兩黨的對立，其根本在兩晉北朝以來山東士族與唐高宗武后之後由進士詞科進用之新興階級，兩者互不相容。”<sup>[3]</sup>此論對人們認識兩黨在門第風教，學術文化背景上的不同特點很有啓益。有些研究者不顧陳先生大量的“屈牛直李”論述，却從中

演繹出揚牛貶李的士庶之爭說，大大有違於陳先生的初衷。要之，學界對於陳先生的理論尚有待於進一步認識和深入研究。至於簡單地將牛李之爭歸結為“所報者私怨，亦無政策可言”之說者，則須一辨，以明是非。

在長期的黨爭中，牛僧孺與李德裕之間難免會有一些個人恩怨，從中尋找他們帶有挾嫌報怨的事例也很容易。但是，他們位處樞要，為推行其政策而展開的鬥爭是有深刻社會原因的。筆者在《李德裕與牛李黨爭考述》一文指出：“牛李黨爭是充滿憂患意識的士大夫圍繞封建中央集權之鞏固或削弱的一場革新與保守之爭。”<sup>[4]</sup>文章從科舉用人、藩鎮割據、邊境政策等關涉當時政爭的幾個方面論其是非，此處不再細述。茲唯就丁《譜》專論牛李二人是非的幾件大事，再作申論。

丁《譜》大和五年記：正月，幽州軍亂，副兵馬使楊志誠逐節度使李載義，自立為留後。牛僧孺當政，主張採取撫綏政策，且曰：“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暫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文宗從之，即以楊志誠為盧龍節度使。作者的評論以為“因而撫之”的政策是當時形勢使然，與會昌元年李德裕當政時對作亂的幽州鎮將張仲武採取撫綏政策是同一性質，均不必苛責，也不必強分軒輊。按之事實，楊志誠作亂與張仲武平亂是性質根本不同的事。司馬光在評論牛李是非中曾有偏袒牛氏之傾向，但他對“不必計其逆順”的謬論則作了嚴正駁斥。其曰：“載義藩屏大臣，有功於國，無罪而志誠逐之，此天子所宜治也。……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術耳，豈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sup>[5]</sup>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會昌元年張仲武起兵擊叛將張絳，為動亂不寧的幽州趨於穩定作出了貢獻。後來，張仲武在抗擊屢屢犯邊的回鶻餘部戰爭中功勳卓著，為維護中央集權與國家統一作出了更大貢獻。牛李不同的政策導致不同的結果，兩者豈能同日而語。牛李政治實踐的根本區別在於作為宰相面對藩鎮叛亂有沒有維護中央集權的決心。《資治通鑑》會昌元年記幽州事件即着限於這一點，其曰：“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脅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先自發兵為朝廷討亂，與之則似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sup>[6]</sup>同樣，張仲武事與楊志誠事的軒輊之別，亦當作如是觀。

第二件大事即是大和五年九月的維州事件。兩《唐書》、《通鑑》都詳細記載當時李德裕任西川節度使，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等以唐舊地維州請降，德裕遣兵入據維州，並具奏其狀，且陳出師收復失地之利。事下尚書省，百官議狀皆請如德裕策，當時人心向背可知。但宰相牛僧孺以唐廷與吐蕃有會盟為辭，借口須守誓約，迫令德裕遣返降將，以維州歸吐蕃。結果悉怛謀等三百餘人慘遭吐蕃奴隸主的殺戮。史書紀事本身已清楚說明了牛李的功罪是非。但在《通鑑》會昌三年記載李德裕追論維州事後，司馬光有一段“臣光曰”的議論公然為牛僧孺辯護，其曰：“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又說：“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sup>[7]</sup>司馬光這種與史實相牴牾的史評受到歷代史家的批評。傅璇琮《李德裕年譜》大和五年記此事引述胡寅、范成大、陸游、王夫之、岑仲勉諸家評論以明牛李是非<sup>[8]</sup>，很有說服力。下面我想引用朱熹的一段頗有啓示意義的話來加以說明。《朱子語類》云：“或問：‘維州事，溫公以德裕所言為利，僧孺所言為義，如何？’曰：‘德裕所言雖以利害，然意却全在為國；僧孺所言雖在義，然意却全濟其己私。且德裕既受其降矣，雖義有未安，也須別做置處。乃縛送悉怛謀，使之恣其殺戮，果何為也。’”又云：“牛僧孺何緣去結得個杜牧之，後為渠作墓誌。今《通鑑》所載維州等，有些事好底皆是。”<sup>[9]</sup>除了領土與邊防的是非外，朱熹特別指出牛僧孺殺降及杜牧諛墓的問題。殺降不祥，借敵方之手殺戮歸順的義士，更是使親者痛仇者快的蠢事。牛僧孺以宰相之權迫令西川節度使李德裕遣返悉怛謀等三百餘人時，李德裕一再回奏，希望朝廷能矜全這些歸順之士，結果却是嚴旨切責，迫令送還。吐蕃主在恣行殺戮後，還嘲笑唐廷部送者云：“既已降彼，何用送來。”如此乖謬失措之舉，在唐代摯政者處置與吐蕃、回鶻等少數族邊境事件中實為罕見。杜牧平素以知兵自許，他的平叛禦外之策也寫得很有見地。然而，《牛誌》中關於維州事件的評述實在太勉強，全無其當時上書李德裕太尉時的那股豪邁英發之氣。丁《譜》云：“德裕所守者小信，僧孺所守者大信。守大信而背小信，自當無可厚非。”此論直承牛僧孺、杜牧、司馬光而來，稽之史實，未合事理。

第二件大事關涉劉從諫及澤潞叛鎮諸端。

李德裕平澤潞叛鎮，運籌決策，史稱其功。杜牧當時亦支持伐叛，那麼如何

替牛僧孺說話呢？《牛誌》云：“從諫以大和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拜闕下，實以其月十九日節度淮南。明年正月，從諫以宰相東還。河南少尹呂述，公惡其爲人。述與李太尉書，言稹破報至，公出聲嘆恨。上見述書，復聞前縱從諫去，疊二怒，不一參校。自十月至十二月，公凡三貶至循州員外長史。”杜牧之意有二：一是當年劉從諫加宰相縱去與牛僧孺無關，因爲牛已出鎮淮南。二是呂述上報澤潞平牛僧孺出聲嘆恨是出於個人報復。丁《譜》所述大至承杜牧之說。而杜牧曾爲牛氏親信幕僚，受恩最深，其說的可信度如朱熹所點破的，值得參校。其一是劉從諫加宰相縱去與牛僧孺有沒有關係？當然有關。大和六年十二月，牛勣舉政後仍以同平章事出鎮淮南。牛黨宰相牛僧孺、李宗閔二人，牛之位望在李之上。從幽州楊志誠事、維州悉怛謀事可見牛在重大事件上的決策作用，李宗閔則處於附從地位。雖然劉從諫加宰相時，牛剛離京，這樣的大事李宗閔難道不聽黨魁牛僧孺的意見？杜牧煞費苦心地在牛何時離京，劉何時到京上計算月日，但他恰恰回避了牛反對用兵澤潞，同情劉氏後人覆亡的事實。其二，丁《譜》謂：“即使僧孺當時聽到劉稹被剿滅的消息後發出幾聲‘嘆恨’，也不應構成犯罪。”<sup>[10]</sup>牛僧孺長期任相位處樞要，從他對劉從諫、劉稹父子的一貫態度看是姑息和同情。當國家耗費大量人力物力纔得以平定叛亂，牛氏“嘆恨”實有罪過。丁《譜》引《通鑑》關於澤潞平後，李德裕降詔稱甘露事變中被殺的王涯、賈餗等人爲“逆賊”，“識者非之”，這是對的。但牛氏“嘆恨”在八月，李德裕降詔在九月，兩者之間並非因果關係。由此可證，劉稹被剿滅纔是牛氏“嘆恨”之主因，這同其對割據之藩鎮一貫採取消極姑息的政策大有關係。

最後，談一談牛李與宦官的關係問題。

丁《譜》引述《通鑑》開成五年九月：“初，德裕在淮南，敕召監軍楊欽義。人皆言必知樞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心衡之。一旦獨延欽義，置酒中堂，情禮極厚，陳珍玩數牀，酒罷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行至汴州，敕復還淮南，欽義盡以所餉歸之，德裕曰：‘此何值？’卒以與之。其後欽義竟知樞密。德裕柄用，欽義頗有力焉。”然後，作者下斷語曰：“凡此種種，不難領略德裕交結宦官之手段。”<sup>[11]</sup>德裕於大和、會昌間二度任相，主要是由於其數歷重鎮，政績卓著，在朝野士人間聲望很高所致。李德裕與宦官的關係不能一概而論。他與“甘露之變”中大肆屠殺朝官的權閹仇士良就多次發生衝突，並用



相權阻遏仇士良的專橫，表現了朝官士大夫的正直。這同牛僧孺在穆宗將崩之際，在朝堂抗議權閹王守澄一樣，是牛李朝官反抗宦官專權的反映，體現了士大夫的獨立性。至於宦官並非一色，其中亦有良莠之別。《通鑑》卷二六三天復三年載朱全忠殺宦官數百人“冤號之聲，徹於內外”。司馬光評曰：“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其中豈無賢才乎！”李德裕會昌元年二月就為馬存亮作過長篇神道碑銘。李德裕與楊欽義的關係是一般同僚關係，謂之交結，無乃太過！范文瀾先生對此有很精辟的分析，其曰：“李德裕不因楊欽義將作樞密使特加禮貌，也不因不作樞密使收回禮物，使楊欽義不敢以炎涼鄙態來看待李德裕。臨行設宴送禮，使楊欽義感到同僚的情誼。楊欽義薦李德裕，並非李德裕有求於楊欽義。這樣對待宦官，在唐後期，應該說是較為適當的態度。”<sup>[12]</sup> 范氏的分析有不少是推論，但合情合理，特具卓識，讀者切莫輕忽也。

綜上所述，丁《譜》考證細密，為牛僧孺生平事迹提供了一份詳細的史料。《譜》文謂牛氏為政清直，廉潔奉公，不收納賄賂，不阿附宦官，不趨炎附勢，亦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牛氏身為當政治國的宰相在一系列關係到國家利害的內外政策上，或消極保守，或措置乖謬，實難辭其咎。上文擇要從牛李政策是非、幽州楊志誠作亂事件、維州事件、澤潞事件分析了牛李的是非優劣。作為一位歷史人物，我們主要是根據其重大政治行為作出評價的。范文瀾先生說：“牛僧孺是庸人，但還不算姦人。”<sup>[13]</sup> 正是從其重大政治行為作出的正確評價，而與其同時任相的李逢吉和李宗閔則無疑是姦人。

歷史事實在矛盾的陳述中被清理出來，對千百年來聚訟紛紜的牛李黨爭見仁見智是很自然的。新時期以來，由於唐代文史研究的突飛猛進，傅璇琮先生《李德裕年譜》、丁鼎先生《牛僧孺年譜》以及有關文獻的整理出版，為這一課題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史料基礎。筆者深信，祇要我們堅持實事求是，以考證為求證史實之第一步，再就客觀史實說明其意義，如陳寅恪先生所倡導的那樣更從史實中求史識，那麼我們的研究必定會再展新境。

## 注 釋

[1] 拙文見《文學遺產》1987年第3期，137頁。

[2]《牛僧孺年譜》第20頁。

[3]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11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4]拙文見《唐研究》第五輯，316頁。

[5]《資治通鑑》卷二四四。

[6]《資治通鑑》卷二四六。又，李德裕摧抑藩鎮，維護中央權威的言行更集中體現於《通鑑》卷二四八所載會昌四年八月平澤潞後的一段記錄。其云：“自用兵以來，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李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威命以安軍情。……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爲國家盡忠平滄景，及爲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楊志誠遣大將遽敕使馬求官，及爲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由是二鎮不敢有異志。”

[7]《資治通鑑》卷二四七。

[8]傅兼琮《李德裕年譜》，1984年齊魯書社出版，第235頁至239頁。

[9]《朱子語類》卷一二六，中華書局出版，1984年，3249頁。

[10]《牛僧孺年譜》181頁。

[11]《牛僧孺年譜》135頁。

[12]《中國通史簡編》第三編第一冊第178頁，人民出版社，1964年。

[13]《中國通史簡編》第三編第一冊第173頁。

《隋唐兩京坊里譜》（楊鴻年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528頁，29.2圓）

### 王 靜

此書爲楊鴻年先生的另一著述《唐代宮廷建築考》（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的姊妹篇，本書不叙兩京宮城、皇城建置，但對隋唐長安、洛陽兩京外郭城的坊里的史料進行敘述、增補和考證。

本書雖然仍以徐松《唐兩京城坊考》（以下簡稱《城坊考》）爲基礎進行增補校訂，但却有自己的特色。作者把《長安志》、《城坊考》對兩京外郭城的建置沿革、變遷等等記述重新整理編排，一改以往先西京後東都，從街東到街西的形式，而是以筆畫順序來排列兩京各坊，在體例上有所發明。同時，作者以按語的形式對有關的研究成果進行總結，並以平岡武夫《長安與洛陽》第一圖《長安城圖》、徐松《長安城圖》、足立喜六《長安城圖》、福山敏男《長安城

圖》及《咸寧（長安）縣志·長安坊里圖》作參照，對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論證，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該書內容可分為四部分：一、坊里目錄；二、是各坊具體的內容記載；三、附錄缺名坊資料；四、隋唐兩京各種建築所在坊里索引。以下依次評介各部分的内容和特點：

第一部分坊里目錄，按筆畫順序排列長安及洛陽的坊里，對於想瞭解兩京的每一坊具體內容的研究者來說，該目錄便於查找。

第二部分是本書的主體部分。作者在每一坊下，先是分別述錄《長安志》、《城坊考》對每一建置的記載，說明《城坊考》對於《長安志》取捨及其原因，這使讀者對《長安志》和《城坊考》的記載一目瞭然。在此之後，作者以按語形式結合今人的研究，進行比較論證，同時給出自己的觀點，對於不能究其實的地方，作者並存諸說，以存疑的方式列出以待考證，其態度是認真、嚴謹的。本書並不是僅對別人的研究進行彙編，對於一些有爭議的問題也作以考證研究，在這一部分既有前人研究總結，又有自己的論證和增訂。首先，作者對《長安志》與《城坊考》及《唐兩京城坊考校補記》（以下簡稱《校補記》）的訛誤有所訂正。一方面是對記載有所混淆的坊里的考證：《長安志》因不記洛陽而使兩京的個別坊名在記載上有舛誤，徐松在《城坊考》中又審之不詳而踵其錯誤：《城坊考》在西京長興坊的張嘉貞宅下稱“無思順坊”的記載是復述《長安志》的，楊先生指出此說係《長安志》不記洛陽之故致誤，而《城坊考》雖兼述兩京，却因疏略仍襲這一訛誤。而實際上，思順坊乃是洛陽一坊，並以史料證明張嘉貞在東都思順坊有宅（202頁）。又如徐松把正平坊作為輔興坊的別名，閻文儒先生在《兩京城坊考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601頁）也持此說，但作者經過排比史料，論證正平為東都洛陽的一坊，長安並無這一坊名（68—69頁），這一論證結果與辛德勇的考證（《隋唐兩京叢考》，三秦出版社，1991年10月，37頁）是相同的。另一方面是對各坊里的記載進行考訂糾誤。如作者指出《校補記》中關於宣平坊裴遵慶宅的記載，係誤解《國史補》的“遵慶罷相知選，朝廷優其年德，令就第注官，自宣平坊榜引士子，以及東市兩街”所致，裴遵慶的宅第在昇平坊，《城坊考》原來的記載是正確的（179頁）。這一考證辨誤，《中原文物》1994年第3期所刊裴遵慶神道碑可以確證。其次，作者在前人已利用過的唐代史籍、筆記小說等傳世的史料當中細

心搜檢，又輯出一些前人疏漏之材料而對徐松的《城坊考》的內容有所增補，於每一坊下將有關的史料記載一一列出，同時，也注意運用新材料來進行增補。如《城坊考》於崇義坊條下載：《通鑑》，甘露之變，右神策軍獲左金吾衛大將軍韓約於崇義坊，斬之。作者又於《冊府元龜》卷九五三中搜集到類似的記述，並且增補了《舊唐書·五行志》中與該坊有關的一條記載（264頁）。又如，新昌坊白居易宅下，作者又於《全唐文》中輯得一條加以補充（354頁）。像這樣的史料的集總補充書中尚有很多，在此不再一一列舉。這裏要強調的一點是在該書中，作者還利用了1983年5月西安史迹文物展覽會隋唐史展室所展《隋唐名人所居坊名表》，比定出一些坊現在所在的地理位置，像崇義坊、通義坊、安邑坊等等，這是以前諸多增補中所未見的。此外，作者在利用出土墓誌進行增補時，比較注意京兆中城內的里與郊區的里的區別。作者據《全唐文》卷二二七張說《元城府左果毅贈郎將葛公碑》“〔夫人〕薨於京兆三真里”補三真里（1頁，關於三真里為“修真里”之誤，見朱玉麒《〈唐兩京城坊考〉增補小議》，《書品》2000年第6期），據《全唐文》卷六八〇《大唐故賢京京兆韋氏墓誌銘序》所補上好里（9頁），都涉及到這方面的問題，同時又說明並不一定就是長安城之內的坊。筆者較贊同這種態度，因唐京兆府直接管轄的有二十三縣，京師長安包括長安、萬年（天寶七年改萬年為咸寧，乾元二年復曰萬年）兩縣，縣下又轄城外的鄉，加之隋唐長安的“坊”與“里”又混用，京兆某里或有可能是別的縣的里，或是有可能是長安、萬年兩縣在郊區的“鄉”下所設的“里”而不是長安城內的坊里，所以在京兆某里的這種情況下，增補長安城里坊名還是應審慎對待的好。否則，這樣也會人為地增加長安城內的坊里之數，使之與歷史事實不符，給研究帶來困擾。最後，本書對傳世文獻史料收集詳實之外，更為可貴的是作者對所引史籍、墓誌、碑刻和詩文俱給予了明確的出處，這為研究者進一步的利用和理解資料提供了便利，這也是本書的另一價值所在。

但我們在肯定本部分的成果的同時，也應看到其存在不足之處。

一、此書完成於1987年，對已發表的研究成果也有所遺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有關朱雀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一坊和第二坊為善和坊和通化坊兩坊的問題。關於這一問題，向來眾說紛紜，但黃永年先生在1985年《中國古都研究》

第一輯上所發表的《述類編長安志》中，從此書的編纂特點和版本校勘的角度已作過考定，後又經辛德勇先生（前引書，26—27頁）、趙力光先生（《唐長安城善和通化兩坊考》，《文博》1993年第5期）進一步的論證，並且，日本森鹿三和松田壽男合編的《亞洲歷史地圖唐長安圖》也據福山敏男同樣的結論補上了善和與通化兩坊。但本書所附圖却仍依《城坊考》，並且在論證過程未引黃先生的論證，對該問題仍未作定論，不免使人遺憾。二、有的論證並不是很詳細清楚，關於“安善坊”的問題，作者同意《城坊考》及平岡武夫《長安與洛陽》的“安善”係“崇業”舊名之說，而對城東另有“安善”一坊名，一城之內二坊重名的現象未作出解釋（264頁）。三、書中有審之不詳與疏漏之處，如晉昌坊中，作者就《全唐文》卷二二四梁未賓《大唐故朝議郎行澤王府主簿上柱國梁府君並夫人唐氏墓誌銘序》中“夫人晉昌唐氏”的記載補以唐氏宅。理由是唐世習慣以坊名冠於官稱姓氏之上，推測若無他解，則晉昌坊應有唐氏宅（325頁）。唐朝的確有以坊名來稱呼或指稱居住在坊里的有影響的人物或是具有某種特色的家族，象靖恭楊家指楊汝士等兄弟、修行楊家指楊收兄弟、親仁後裔指郭子儀之後代，李安邑指居住於安邑坊的李德裕、劉光德指劉崇望。在姓氏前加以坊名的記載見《唐代墓誌彙編》殘誌三一：“故今之勛人者，舉曰修行鄭氏，……。修行其第之里名也。”因在姓氏前加以坊名，易與郡望相混淆，所以在後加以補充說明。而此處的晉昌唐氏，無此說明，且瓜州晉昌郡唐氏為當地大姓，所以這應是瓜州晉昌而非長安之晉昌坊。又如作者雖注意到了有光天觀和先天觀的區別，但卻認為《唐會要》務本坊“光天觀”係“先天觀”之誤，應糾正，這一論斷是失考的（288—289頁）。關於“先天觀”應為“光天觀”，閻文儒（《兩京城坊考補》）、辛德勇（《隋唐兩京叢考》）、李健超（《增訂唐兩京城坊考》）諸位先生均有論證，此不贅述。此外，《唐會要》卷五〇載平康坊中有華封觀，所記建觀始末完全同於《長安志》、《城坊考》對該坊中的萬安觀的記載，因此，作者認為萬安觀又名華封觀（62—63頁），但作者却又疏漏了在興寧坊下也有華封觀，為高力士捨宅所立（435頁），這是因《長安志》、《城坊考》把太平公主宅、姚元崇宅、郭虔瓘宅記於平康、興寧兩坊中所致，因此，這一問題尚待考訂，而不能遽斷定華封觀就是萬安觀別名。四、書中有宅第重出的現象，如懷遠坊下，戴夫人宅與戴氏宅所用材料相

同，本是一宅，但作者却分爲兩宅作以記載，未知何故（454頁）。五、筆者覺得作者有些增補之處還是值得商榷的。在新昌坊下作者根據《太平廣記》卷四八六載天寶九年夏六月韋岷與其從妹婿鄭六會飲於新昌里，推測新昌坊或有旗亭、酒樓之類（356頁），我認爲理由並不是很充分，也有可能是會飲於其宅第。另作者據《太平廣記》卷八四《義寧坊狂人》：“元和初，上都義寧坊有婦人瘋狂，……常止宿於永穆墻下。”疑此“永穆”或是義寧坊中一墻名，或是用永穆坊之墻（54頁）。但閻文儒先生在興寧坊條下曾補一“永穆觀”，筆者認爲或許此係該觀之墻。

本書的第三部分，主要是收集《全唐文》、《千唐誌齋藏誌》、《八瓊室金石補正》以及《芒洛冢墓遺文》所錄碑文中坊名缺一字者，作者不妄加填補，別列出，以供參考。

第四部分，爲兩京外郭城中寺、祠、衙署、宅第等等具體建築的索引，憑藉此，我們很快可以查到其在兩京中具體的坊里，這也是本書較之於他書的一突出特點。

目前，根據考古發掘的結果與大量出土墓誌，對唐代兩京建置增補考證的成果很多，這些成果是更深層次研究兩京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基礎，爲都市史研究的進一步展開提供了條件。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現在據新出土的史料和墓誌進行增補的時候，仍存在着一些問題應引起我們的注意：

在衆多的增補中，往往忽視遺漏敦煌吐魯番文書中有關兩京的記載亦可對兩京的地理、歷史有所增補。陳國燦先生在《從吐魯番出土的“質庫帳”看唐代的質庫制度》（《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3年10月，316—343頁）一文中，已經根據阿斯塔那206號墓中出土的唐代質庫帳曆補長安新昌坊民宅數處，池田溫和妹尾達彥兩位先生也將此運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去，但在諸家增補的著作中，却未見利用。除此之外，根據敦煌寫本《敕河西節度兵部尚書張公德政之碑》中“宣陽賜宅，廩實九年之儲；錫壤千畦，地守義川之分”，可豐富兩京城坊考中對宣陽坊中張議潮宅的記載，並可知其有莊等等居住環境和方式。同時，該碑文中關於張議潭“春秋七十四，壽終於京永嘉坊之私第”的記載（碑文見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附錄），我們於永嘉坊下又可增補“張議潭宅”一條。除此之外，就是在已發表的出土墓誌中，仍有

疏漏，據此我們還可以對兩京的坊里宅第加以增補。

在此還要補充說明的是，在據墓誌進行增補時，我認為應該結合兩京已有的記載和墓誌的內容，加以分析鑒別後再做增補是必要的。墓誌中某人卒於某坊里，未必就可以據此補以此人之宅，要考慮婦女長期居母家而卒於母家，兄弟同居一坊，幾代同居一宅的情況，否則，祇憑某一墓誌就增補一坊，往往會使宅第重出，這將影響在此基礎上的進一步研究。

對兩京的增補考訂，隨着新墓誌材料的出土、整理和發表，取得了很大的發展，這為以後我們進行兩京的諸層面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楊鴻年先生的《隋唐兩京坊里譜》對我們今後深層次地研究兩京具有重要價值。

《唐代工藝美術史》（尚剛著，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11月，403頁，18圖）

齊東方

工藝美術作品是藝術和科學技術的產物，也是精神、物質文化的結晶，直接反映人們的審美趣味、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傳播、社會制度。每個時代的研究，都會出現探索的新視角，並產生出各種方法。傳統的工藝美術史研究的是藏品，受金石學的影響，對個別器物的考據回答了“是甚麼”，而少見“為甚麼”的解釋，這種追求客觀地反映歷史已成為古典式的研究。現代工藝美術史也討論藏品，却更關注現代考古發現，研究的取向多是探索文化演變過程。所以，目前工藝美術、歷史、考古研究的界限越來越模糊，越來越趨於統一。那麼尚剛先生的《唐代工藝美術史》是如何開展研究的呢？

該書分緒言、刺繡織染（上）、刺繡織染（下）、陶瓷、其它門類、尾語六章，外加三個附錄。每章的細目以第四章“陶瓷”為例，下設引言、邢窑和白瓷、越窑與青瓷、長沙窑與彩繪瓷、黑瓷花瓷和絞胎、三彩六節。進一步看每節下的標題，以邢窑和白瓷一節為例，下設邢窑、其他窑場、白瓷的崛起及其背景三個標題。這便是作者借以闡述唐代工藝美術史所搭設出的框架結構，儘管每章情況略有不同。應該說，看上去基本採用的是一種教科書式的體例來撰寫。然而，與同類著作明顯的區別，是緒言一章討論了“關於分期”、“工藝美

術與時代”、“工藝美術的產生”三個問題。其他章節下也設有如“聯珠紋織物和與之相關的若干問題”、“白瓷的崛起及其背景”這樣的標題。顯然，這部書并非一般教科書類的介紹性著作。通讀全書，學術研究性很强的印象更深。由於體例的影響，作者把一些系統完整、頗有見地的論述分割在織物、陶瓷、金銀器等專業術語式的標題內，以至於欲瞭解作者對工藝美術反映的世風民情、風範的確立、中外關係等重大問題中自己獨特見解，不得不翻前顧後綴合作者的觀點。例如，作者十分清楚織物的織造技術和紋樣密不可分，共同反映中外文化的傳播與融合，但在著書體例的影響下却相互脫離，這是在讀這本書的過程中涌出的感受和遺憾。讀書人都有這樣的經驗，不是所有的書都要去通讀，很多情況下只是選擇章節細琢磨，其他一掃而過甚至忽略，但這部書却要通讀纔能把握作者的看法。當然，體例未影響作者觀點的表述，何況專著不同論文，似乎很少有人能解決好這類問題，也許是過於苛刻要求的完美。

在相當長時間內，沒有中國人自己撰寫的關於工藝美術史的專著，繼1985年出版田自秉先生的《中國工藝美術史》後，《唐代工藝美術史》無疑是第一次全面、系統、詳細、深入地對唐代工藝美術進行斷代研究的著作。

就唐代工藝美術史研究現狀而言，此前未有人對這一歷史時期的文獻史料作過全面的疏理，不斷出土的文物又時常對舊的觀點提出挑戰。此書的特點便是在這兩個方面下功夫。書中的附錄一稱“唐代工藝美術史料簡編”，單列成章，也作全書各章節的注釋，佔據了全書的三分之一。檢索匯集的史料均標明出典頁碼，附錄二“徵引書目”則為版本年代，個別之處還有作者的校釋。而對唐代土貢有關物品，依地點、時代列表刊出，各地產品一目瞭然。“史料簡編”所收文獻不能說是徹底，但已備其大概，有方便學人之功。所憾者為地下出土文書文獻所納甚少。在實物資料方面，目前地下出土遺物浩如烟海，根本無法一一點到。如果接受工藝美術研究的對象是那些有藝術價值的作品這種看法的話，那麼，該書佔有的實物資料是相當豐富的，至於某些精美的作品書中未見引用，是作者的取捨和選擇問題。無論是文獻還是實物中的工藝美術史料，都是零亂分散的，檢索出來需要大量時間和學術水平，該書充分體現了作者所下功夫頗深。如果說在此之前的同類著作對學術發展推動不大，不光是時代的局限，還有考古資料的缺乏，以及對傳世的文獻沒能認真梳理的原因，如



今尚剛先生的新作可作為今後學術研究的立足之點。

是否可以這樣歸納：該書的研究風格是古典式的方法，學術視野却是現代化的。這樣評介的理由，正是由於上面談到的唐代工藝美術史研究現狀的原因。當原始資料尚未整理的條件下，對藏品或出土遺物考據研究是絕對必要的，這種古典式的方法也將長期有用。而現代研究視角應該通過對史料的分析更多地着眼於探索文化演變過程。如何把握兩者間的關係，在唐代工藝美術史研究中尤顯得突出。

作者對陶瓷研究中沸沸揚揚討論的“秘色瓷”、“唐青花”等重要工藝美術現象，作出了有見地的評論。作為個人見解指出了歷來以為“玉璧底”為唐瓷標準器物并非中國獨有，列舉伊拉克九世紀“玉璧底”白釉碗，新疆出土的二十餘片唐代白地藍花瓷片，又引證中國出土“唐青花”的揚州也出土波斯釉陶，從而推測唐代既然能輸入波斯釉陶，自然也可能帶來白地藍花器，而那時西亞也有仿唐的風尚，伊拉克撒哈拉地區“唐青花”與波斯釉陶共出。因此，提出了揚州出土“唐青花”可能來自西亞。結論雖未見能得到普遍認同，却絕非無的放矢。把對器物的考證嵌入到歷史時間、空間及其聯繫中，揭示事件的因果關係，在過去的工藝美術史研究中并不多見，從這個意義上說，結論的正確與否反倒顯得不那麼重要了。

作者對瓷器的研究精彩很多，却也有商榷之處，如在談到白瓷的崛起及其背景時，認為當時統治集團與北方少數民族血緣、政治關係很深，北方少數民族信奉薩滿教，薩滿教里白色是善的象徵，於是，強調隋唐白瓷的勃興與“尚白”有很大關係，論據和論證邏輯上應無問題，但似乎跳躍太大，缺乏中間層次的證據。況且白瓷并未普及，特別是在隋和唐前期，脫離整個南方地區來討論瓷器哪怕專指白瓷的崛起似乎也不合適。

歷史、考古、美術、紡織史都從不同角度來研究織物，特別是有了大量考古新發現後，實物依據更推動了討論的熱烈。該書對織物的研究耗費的筆墨最多。與其他種類的工藝品相比，織物的特殊重要在於它是人類生活必需品、普及品，廣泛用於服裝和居室內外裝飾，具有展示觀賞作用，由此而反映的社會生活也最突出。如果說對紋樣、色彩、質地、製造技術演進的探討還屬於對物品本身的研究，對出土地點、生產機制、物品反映的文化傳播則是深層次的問

題。書中從賦稅制度到織物質料，從作坊管理到產地分佈都作了論述，這些與歷史考古及紡織史研究並無大的區別，該書長處是特別分析了工藝美術品產生的藝術效果，從中讓人們去瞭解當時人的審美情趣，例如指出了紗、羅、縠的織造技術特點和由此產生的輕薄、纖細特徵，它們適合於裁造夏服和內衣，這種被贊嘆為“舉之若無”、“真若烟霧”的輕柔精妙質地，烘托了人們體態的嬌柔婀娜，這就把對物品的高貴、美的追求引入到對社會時尚的探索。

很少有人注意到，被稱為燦爛輝煌唐朝工藝美術，有時并非是得到帝王、政府的扶植而發展的，甚至屢屢遭到阻撓，當時不僅要限制某些高超的技術使用，精美的作品也要被禁用。武則天禁錦，并杖殺私蓄錦的官吏。唐玄宗禁織成等品種和錦、綺、羅的龍鳳、禽獸紋樣。唐代宗禁止十幾種高檔織物的製造和十幾種紋樣裝飾。帝王每每以節儉抑奢、整肅世風為名，實質是維護綱紀禮儀。并不奇怪，無論工藝多麼精緻，色彩、紋樣多麼美麗，對社會發展貢獻多大，都必須是在服從於綱紀禮儀的前提之下，否則遭到禁止在所難免。但這一政治行為的持續，必然引起了織物及其圖案發生改觀。以往的工藝美術研究，偏愛對色彩、紋樣的論述，用勾起人的想像的藝術語言描述當然是必要的，可却極易落入空泛，并很難避免以今人觀念來解釋古代事物。通常以為的唐代工藝美術繁富絢麗、熱烈明艷，不注重色彩搭配的和諧自然，顯然這是今人的感覺。且不說色彩由於時代久遠產生的變化已非原貌，紋樣的社會含義也與現代不同。如何走出這一誤區，擺脫現代人審美的主觀感受來探求承傳和影響，使議論扎實可靠，是美術研究急需解決的問題。尚剛先生不僅謳歌贊揚了唐代織物洋溢的歡快、展現的奔放這些有別前代的特色，指出彩色的炳煥是唐代三百年工藝美術的共同追求，但更強調造型和圖案明顯的先後變化，這就把作為美的象徵的色彩、紋樣等藝術現象演化，與禮儀等級、思想觀念緊密結合在一起了。書中所指出的從七世紀八十年代起寶相花紋錦開始流行，七世紀五十到八十年代聯珠紋最盛，八世紀後期出現寫實性花鳥紋錦的宏觀概述，看上去像是仔細爬梳排比原始資料的自然結果，實際却是從政治干預中找到較合理的解釋。如今所謂唐代許多工藝美術作品，就其本意來說，當時主要是功能性的而非藝術性的，由於藝匠在完成雇主意圖或社會需求時，在表現手法和技巧上展示出藝術成就，纔成為後人認為的藝術品，當時沒有或少有展示供人觀賞的功能。作品品格高下，在於材質、設計、做工和裝飾，與擁有

者的身份有關，設計要符合禮儀制度，常常由欽定和政府規定。作品的變化，主要圍繞社會功能來運行。

探討唐代工藝美術，豐富多彩的織錦永遠是令人興奮的話題。唐代不光織錦的成就最高，由它引出的問題也最多。紋樣中寶相花紋、聯珠紋、花鳥紋的交叉組合令人眼花繚亂。織金、緯絲、暈欄也使人目不暇接，而且粟特、薩珊波斯、拜占庭，以至大食的影響也參雜在其中。如何在紛亂中縷出頭緒，曾難住不少研究者。書中正確指出了在漢人中帝王、貴族是錦的主要佔有者，中國傳統是以經綫起花，西方傳統是以緯綫起花。學界對某些錦是屬於經錦或緯錦之爭，隱含的問題是產地來源，一些奇妙的“唐錦”究竟產在哪裏？唐代開放，出土織錦多在西北的吐魯番，而且墓葬出土文書又明確有“波斯錦”的文字等，都是衆所周知的事實，問題是我們對西方薩珊波斯、拜占庭、粟特等地的情況所知不多。尚剛先生研究了美國學者謝菲爾德、亨寧、俄羅斯學者捷露薩莉姆斯卡婭和姜伯勤的論著，指出新疆出土的那些帶新月紋的織錦，至少與著名的粟特錦產地中亞布哈拉撒答刺欺的產品屬同一體系。對“通經斷緯”工藝的緯絲，作者的結論簡潔清楚：先西方，後中國；先緯毛，後緯絲。因為找到了斯坦因、伯希和、日本大谷探險隊所獲標本，再參照新疆吐魯番的遺物和青海都蘭新發現，論證“通經斷緯”工藝起源於埃及，此後在西方世界長期流行，為緯毛製品。中國新疆也發現過漢、北魏和唐的緯毛作品，緯毛與緯絲技法相同，因此，工藝外來，用做緯絲是中國的發明。

無論多麼精彩的自圓其說，如果依據資料的年代出現偏差，就會遇到釜底抽薪式的批判。值得稱道的是尚剛先生的研究，遵循慣例引入初、盛、中、晚的分期法，但特別強調安史之亂粉碎了唐代工藝美術舊格局的根基，催化了新風範的確立。對原始材料一般都有仔細的年代學分析，在此基礎上，無論是談到西方文化影響，唐人的喜惡棄取，作品紋樣、款式的改變等，都與政治制度，生活習俗相聯繫，對唐代工藝美術的長足進展，創造輝煌的事實，沒有單純從藝術的演進中尋求解說，而是把唐代工藝美術放入歷史大背景中討論。

書中許多討論都涉及到對外關係。西方織物特別是紋樣裝飾東漸的大潮中，只有在中亞長期流行過，纔會在中國流行。西方藝術在中國內地的選擇比中亞更為嚴格，這裏深厚的文化傳統令藝術只接納與自己相去不太遠的裝飾因

素，至於新穎與否，奇特與否，已經退為其次了，哪怕是喜新尚奇的唐代。

把握一個時代的工藝美術，大約要解決承傳影響、政治法令、生活習俗、時代區域及社會階層對工藝美術的影響，更要關注器物的組合、地點、環境甚至與人的關係等，注重的不是器物的目錄而是對器物的看法。籠統地講述唐代工藝美術特徵，很難不出現破綻，因為研究者很難對所有問題都做過深入研究，另外用三十二萬字左右來概括唐代工藝美術的各個細節也絕無可能。作者的做法是，全面吸收近些年的研究成果，把握住唐代地域遼闊，延續時間長的歷史特徵，將所有的研究置于時代與區域的框架之內。如華夏中心區流行的絲綢樣式同西北民族、域外國度差別，南方和北方傳統的差別等方面的論述等，都體現了作者對宏觀整體和對微觀局部的制約認識。此外，對官府與民間、高檔奢侈品與低檔日用品的分析，也是在等級社會前提下展開的。

任何歷史問題進行深入研究時，學者都往往痛感史料的缺乏，羅伯特·貝德納里克說：“在考古學研究的過去所發生的所有事物中有 9999% 以上沒有任何種類的證據幸存超過一秒鐘，在仍然不計數的留存下來的事例中，只有百分之一的一百萬分之一這樣一個微小的比例有證據留存下來。其中，只有無窮小的一部分被考古學發掘出來，而其中更小的一部分得到了正確的解釋。”這話聽起來有些聳人聽聞，細想也有道理。通過有限的遺存去發現某些“規律”實在太難。作者的清醒在於，有實物而無文獻，不苛責文獻的缺失，有文獻而無實物，也不指斥文獻的虛妄。完美的歷史很難復原，精彩的研究却可能實現。由於有了宏觀把握，該書纔較好地把一部通論性的斷代史著作，構築成了一個學術平臺，不以包羅萬象取勝，以思想深度見長。

*Chinese Gold and Silver* (ed. and published by The Museum of Art and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13pp., 166pls, Ulricehamn 1999)

齊東方

中國古代金銀器很早就流入海外，收藏數量較多的主要有幾家：倫敦英國博物館、美國華盛頓弗利爾美術館、日本神戶白鶴美術館和瑞典卡爾·凱波 (Carl Kempe) 的私人收藏。其中以瑞典卡爾·凱波的私人收藏最為豐富。然而，英國、弗利爾、白鶴的藏品經常展出，人們瞭解較多，卡爾·凱波的私人收藏

則知之較少，1953年曾出版過一本圖錄（Bo Gyllensvard, *Chinese Gold and Silver in Carl Kempe Collection*, Nordisk Rotogravyr, Stockholm 1953），1954到1955年在美國作過巡回展覽。1967年卡爾·凱波去世，在被認為這批寶物將要永久性分散前，美國國際展覽基金會於1971年再度借到150件器物到美國展出，並出版圖錄（Bo Gyllensvard, *Chinese Gold, Silver and Porcelain: The Carl Kempe Collection*, New York Graphic Society Ltd, 1971）。此後，卡爾·凱波的收藏幾乎是下落不明。

然而，這批文物並沒有被人們遺忘，學術研究中還經常被引用，來源多取自1953年和1971年出版的這兩本圖錄，限於當時的印刷條件，只有一件鑲金銀壺發表了彩色照片，其餘均是不很精美的黑白圖版，而且圖錄所收只有卡爾·凱波的部分藏品。卡爾·凱波的收藏在中國更是鮮為人知，直到1989年纔由韓偉編著的《海內外唐代金銀器萃編》（三秦出版社）作過部分介紹，採用的是綫圖。由於卡爾·凱波的藏品曾一度保存在美國，學者們引用他的藏品時誤以為卡爾·凱波是美國人，以至我在《唐代金銀器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一書中也以訛傳訛稱卡爾·凱波是一位美國收藏家。另外，卡爾·凱波在世時也常把個別器物借出去展覽，出版圖錄時語焉不詳，造成個別藏品所屬不明。

2000年4月我到北歐訪問，驚異的得知這批珍貴文物仍完好地保存在瑞典，而且剛剛歸屬於瑞典屋列系好物藝術與遠東古物博物館（The Museum of Art and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in Ulricehamn Museum），並有幸在總管安格（Erik Engel）陪同下，仔細觀看、鑒定了每件金銀器物。

在將近三十年後這批文物重見天日時，出版了一部裝幀豪華的大型彩色圖書——即這裏評介的《中國金銀器》。採用大十六開本，全部用銅版紙印製，文字論述30頁，彩色圖版166幅，綫圖23幅，每幅彩圖還都有較詳細的說明。所收器物包括唐代金器14、銀器47件。該書不僅反映了瑞典及歐洲學界對中國金銀器的研究狀況和水準，也是一部報告式的資料集。比起1953年和1971年出版的兩本圖錄，其中同類作品，這次用大幅清晰的彩色照片發表，更有一些首次刊佈的器物，實際上也是該館的一本介紹中國金銀器藏品的圖版目錄。

談到這部書和這批文物的學術價值，必須從卡爾·凱波及其收藏說起。卡

爾·凱波出生在瑞典北部，是一個經營木材、造紙工業致富的實業家族的後人。早在青年時代，卡爾·凱波就迷上了中國文物，並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開始了他漫長的收藏生涯，他通過各種朋友從美國、法國、德國、英國、日本和中國大陸購買，到手的珍貴文物與日俱增。當時的瑞典有不少優秀學者和文化人對中國藝術充滿興趣，他們集中住在瑞典東海岸的斯德哥爾摩，上層社會有許多收藏家。然而，卡爾·凱波與眾不同，他一開始便以敏銳的雙眼走上了獨特的收藏道路，他對一般收藏家鍾情的明清青花、彩瓷興趣不大，執迷於人們不太關注的“粗瓷”、“素瓷”，所謂粗瓷、素瓷今天看來，有不少即價值連城的唐宋瓷器。然而他更為狂熱地是尋找中國古代金銀器物，目的是要建立一個系統性的中國金銀器收藏。數年之後，當他的素瓷、玻璃、金銀器都構成了收藏的特色時，金銀器則成為最為豐富的種類，當時世界各國包括國家級博物館也無法與之匹敵。即便是今天，中國雖然有了何家村、丁卯橋、法門寺等重大發現，但卡爾·凱波的舊藏中的不少器物仍是孤品，如折枝紋銀長杯、高足銀長杯、桃形紋銀環底碗、纏枝紋環底銀碗、折枝紋多曲銀碗、荷葉形銀盒、蓮花紋罐形銀壺、銀牛、銀俑等，仍是目前所見唐代銀器中唯一的實例。

卡爾·凱波是個開放式的收藏家，他不僅慷慨地允許藏品到外面展出，出版目錄和圖錄，而且邀請學者和學生到他家來研究，為歐洲早期研究中國文物的學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瑞典著名學者俞博（Bo Gyllensvard）教授。俞博青年時代結識了卡爾·凱波，很快卡爾·凱波就將他全部收藏委托給俞博進行研究，1953年和1971年出版的兩本圖錄和一些研究文章，均由俞博撰寫。俞博正是以研究卡爾·凱波的收藏起步，成為歐洲率先研究中國文物的專家之一，特別是金銀器研究領域，他的大作《唐代金銀器》就是在整理研究卡爾·凱波藏品的基礎上完成的。以至於1957年俞博在正式出版這部著作時，在扉頁鄭重題詞：獻給卡爾·凱波。

卡爾·凱波去世後，作為藏品遺產繼承人的是他的兩個女兒。過了三十多年，她們決定賣掉父親的舊藏。消息傳出，英國、德國、美國和香港等大博物館和公司機構、私人等紛紛前來接洽求購，在近乎於搶購式的拍賣競爭籌備中，瑞典政府和各界纔意識到它的重要性，決心將之留在瑞典，最後由瑞典一家叫作威蘭德（Weland）的建築公司經過艱難的談判和國際間的競爭之後，成

功地買下全部文物。此事發生在 1997 年。因此，卡爾·凱波的收藏品目前已經全部歸這家公司下屬的屋列系好物藝術與遠東古物博物館所有。該館藏品主要是中國文物，卡爾·凱波的舊藏佔絕對多數。原來卡爾·凱波的舊藏中的金銀、瓷器和玻璃三類，除了玻璃器捐給了瑞典遠東古物博物館，其他收藏只被他的女兒賣掉五件，其餘 1200 多件目前全部在這裏保存。屋列系好物藝術與遠東古物博物館也一躍成為瑞典乃至歐洲著名的博物館，收藏數量之多，藏品之精正在被世界所矚目。

收購卡爾·凱波的舊藏前，威蘭德公司在風景秀麗的屋列系好物買下一座北歐古典風格的火車站，火車站 1906 年建造，由於高速公路發達，1988 年車站連同鐵路一起廢棄，這座本身也是文物的三層建築，內部稍加休整便成了一個別具一格的博物館。一樓陳列中國金銀器和清代瓷器，還有一個小咖啡館。二樓按年代先後展示中國瓷器的發展史。三樓展示的是來自威蘭德公司收藏品的各種式樣的同期藝術品。1999 年 10 月 8 日，經過修繕整理後卡爾·凱波的舊藏再次向觀眾展出，開幕式上，瑞典女王親自起來祝賀剪彩。

新出版的《中國金銀器》一書，絕大部分是卡爾·凱波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前從世界各地陸續收集到的，這些金銀器包括了從公元前五世紀到公元十八世紀的 166 件器物，其中唐代的 61 件是主要、精美的內容。應該說，較之早年的兩本圖錄，該書的文字介紹更加詳細，論述得更全面、深刻，對大量金銀收藏品時代斷定，歷史價值判斷上大都沒有問題。圖錄說明中準確的斷代是十分必要的，因為研究者往往以此為據來探討唐代歷史，涉及到當時社會習俗、時尚等問題的探討。圖錄說明深入詳細，主要表現在對唐代器物的說明上，有的器物在肯定是唐代器物的同時，進一步指出了更準確的時代，如“早唐”、“晚唐”等，但也正是在這些方面出現了需要商榷之處。如海狸鼠紋蛤形銀盒（圖 137），書中認為是 9 至 10 世紀的晚唐器物。蛤形銀盒目前在國內外共發表有十幾件，收藏品的年代多被推定為 9 世紀晚唐時期的作品。但近年考古發掘出土的器物，為蛤形盒準確的斷代提供了線索。河南洛陽偃師杏園開元二十六年（738）李景由墓、大曆十三年（778）鄭洵墓、陝西西安市東郊開元六年第 65 號墓、陝西西安市東郊開元二十一年韋美美墓各出土 1 件。時代均不晚於 8 世紀中葉，表明了蛤形銀盒的流行時期。該館的蛤形銀盒，造型沒有特殊之

處，飾繁縟的葡萄紋，並以細密、滿地裝為特徵，這正是 7 世紀末到 8 世紀中葉唐代金銀器的特徵。還有兩件犀牛紋圓形帶圈足的銀盤，犀牛紋唐代并不多見，在銀器中還有兩例，即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的一件圓形銀盒（通常被稱為獨角獸）、洛陽偃師大中元年（847）穆儆墓出土的犀牛紋橢方形銀銀盒，這件器物厚重、犀牛刻畫準確細膩，不應晚于 8 世紀。

該書刊佈的銀牛、銀俑和一件獨特的高足杯在中國從未介紹過。銀牛高 21.2 釐米、長 23.8 釐米，造型準確生動，滿身鑿刻出極為細密皮毛，重達 630 克，是件難得的銀器精品。俑通常用陶瓷製造，銀俑極為罕見，該書中的銀俑是件女俑，高 20.8 釐米，刻畫精細。還有蓮瓣紋高足杯，金銀高足杯是唐代前期常見器形，這件器物的造型並無獨特之處，也是深腹、喇叭形圈足，口沿下的凸弦紋和高足中部的“算盤珠”式的節也與目前發掘出土遺物一樣。但器物腹部由底到口沿下的凸弦紋大面積鑿刻出蓮瓣紋，這是從未見過的。書中還首次用彩色照片刊佈了三件大型器物，即口徑 24.5 釐米的團花紋圈底銀碗（圖 119）、口徑 17.6 釐米的纏枝紋圈底銀碗（圖 102）、口徑 16.3 釐米的凱波桃形紋圈底銀碗（圖 101）。這三件器物保存完好無損，目前地下出土器物也十分罕見。

作為二十世紀最後一年出版的新書，儘管採用了現代印刷技術，但圖版質量仍不令人滿意，主要是照片選擇的底襯太暗，不少器物的形制與底襯混為一體。光有文字的圖書，紙張印刷稍差一些，只要文字清楚就不影響對內容的了解，但考古、美術類圖書，照片質量影響人們對器物的形制和紋樣的觀察，這是一大遺憾。

國外博物館和私人的收藏經常借展、轉手，藏品所在地點有時會發生變化，因此引用已出版圖書時提到的藏品地點有時會出現錯誤。卡爾·凱波的舊藏以前雖有借展，至今沒有散失，如今這批遺物全部歸屬屋列系好物藝術與遠東古物博物館。由於該書的出版和我這次逐件觀察核對了每件器物，我的《唐代金銀器研究》引用的幾件器物的收藏地點需要更正：霍姆斯銀帶把杯（47 頁，圖 1—81）、五曲帶蓋銀碗（72 頁，圖 1—172）、折枝紋多曲銀碗（78 頁，圖 1—196）、丹麥寶相花紋橢方形銀盒（92 頁，圖 1—251）、弗拉海狸鼠紋蛤形銀盒（96 頁，圖 1—268）、普賴斯折枝紋銀唾壺（105 頁，圖 1—297），均屬卡爾·凱波的舊藏，現藏地點為屋列系好物藝術與遠東古物博物館。



## 新 書 目

《安祿山史思明評傳》，牛致功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5月。

*The Aspirations and Standards of Taoist Priests in the Early T'ang Period* (Asien-und Afrikastudien der Humboldt – Universität zu Berlin 1), by Florian Reiter,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1998.

*Cities of Aristocrats and Bureaucrats: The Medieval Development of Cityscapes in Medieval China*, by Heng Chye Kiang,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Collection of Essays 1993. Buddhism Across Boundaries-Chinese Buddhism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by E. Zürcher, L. Sander, and others, Taipei: Foguang Cultural Enterprise Co., Ltd. 1999.

《道教文化研究》第一輯，李裕民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年5月。

《狄仁杰評傳》，杜文玉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5月。

《敦煌本〈甘棠集〉研究》，趙和平著，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0年3月。

《敦煌本〈文選注〉箋證》，羅國威著，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5月。

《敦煌本〈昭明文選〉研究》，羅國威著，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

《敦煌變文研究》，陸永峰著，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5月。

《敦煌漢文吐蕃史料輯校》，楊富學、李吉和輯校，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

《敦煌漢文文書》，丘古耶夫斯基著，王克孝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6月。

《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第一卷，彭金章、王建軍著，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6月。

《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徐俊纂輯，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6月。

- 《敦煌歲時文化導論》，譚蟬雪著，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年12月。
- 《敦煌吐魯番本文選》，饒宗頤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5月。
- 《敦煌吐魯番文書論叢》，朱雷著，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
- 《敦煌吐魯番學論著目錄初編（日文部分）》，李德範、方久忠編著，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4月。
- 《敦煌文書與唐史研究》，劉進寶著，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0年5月。
- 《敦煌吐魯番學論稿》，柴劍虹著，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5月。
- 《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施萍婷主撰稿，邵惠莉助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7月。
- 《敦煌文叢》上下冊，饒宗頤主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4月。
- 《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鄭阿財、朱鳳玉主編，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0年4月。
- 《敦煌願文集》，黃征、吳偉著，長沙岳麓書社，1995年11月。
- 《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獻譯注》，黃布凡、馬德著，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0年6月。
- 《法門寺地宮唐密曼荼羅之研究》，吳立民、韓金科著，香港中國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10月。
- 《佛學與文學》，丁敏等著，法鼓文化出版社，1998年12月。
- 《甘肅藏敦煌文獻》，六卷，段文杰主編，施萍婷副主編，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
- 《高昌史稿·交通編》，王素著，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3月。
- 《古道西風——考古新發現所見中西文化交流》，林梅村著，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3月。
- 《古都洛陽》，洛陽市文物管理局編，北京朝華出版社，1999年。
- 《管領春風女校書·薛濤全傳》，尹鐵錚著，長春出版社，1999年1月。
- 《歸義軍賦役制度初探》，雷紹鋒著，臺北洪業文化發展有限公司，2000年4月。
- 《郭子儀評傳》，穆涓生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5月。
- 《漢傳密教》，嚴耀中著，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11月。

- 《漢唐長安與關中平原》，史念海編，陝西師範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1999年12月。
- 《漢唐賦淺說》，俞紀東著，北京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12月。
- 《晉唐彌陀淨土信仰研究》，劉長東著，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5月。
- 《漢唐之間的宗教藝術與考古》，巫鴻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6月。
- 《韓愈年譜及詩文繫年》，陳克明著，成都巴蜀書社，1999年8月。
- 《繪畫與表演——中國的看圖講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梅維恒著，王邦維、榮新江、錢文忠譯，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6月。
- 《合著黃金鑄詩魂·陳子昂全傳》，田老全著，長春出版社，1999年1月。
- Huai-su and the Beginning of Wold Cursive Script in Chinese Calligraphy* ( *Munchener Ostasiatischen Studien*, vol. 5 ), by Adele Schlombs,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98.
- 《懷素評傳》，王元軍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5月。
- 《荒冢殘陽——唐代帝陵研究》，王雙懷著，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2月。
- I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Humanity: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sung- Mi's Yuan Jen Lun with a Modern Commentary*, translated and with commentary by Peter Gregory,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 《金剛般若經の思想的研究》，阿部慈圓編，東京春秋社，1999年10月。
- 《匡謬正俗平議》，劉曉東著，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9年9月。
- 《李德裕文集校箋》，傅璇琮、周建國校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
- 《李勣評傳》，寧志新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5月。
- 《洛陽博物館建館四十周年紀念文集（1958—1998）》，洛陽市文物局，洛陽博物館編，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年9月。
- 《鳴沙集——敦煌學學術史和方法論的探討》，榮新江著，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9月。
- 《南宗開山祖——慧能評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
- 《遣唐使船》（朝日選書），東野治之著，東京朝日新聞社，1999年9月。

《慶祝吳其昱先生八秩華誕敦煌學特刊》，潘重規等著，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1月。

《陝西古代佛教美術》，李淞著，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

《神界鬼域——唐代民間信仰透視》，賈二強著，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2月。

*Son of Heaven and Heavenly Qaghan: Sui-Tang China and its Neighbors* (Studies on East Asia, vol. 20), by Pan Yihong, Bellingham, Wash: Center for Easy Asia Studies,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97.

*Sui-Tang Chang'an. A Study in the Urban History of Medieval China*, by Victor Cunrui Xiong,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0.

《隋唐佛教宗派研究》，顏尚文著，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年11月。

《隋唐の佛教と國家》，磯波護著，東京中央公論社，1999年1月。

《唐朝二百九十年》，烏廷玉著，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年11月。

《唐朝朔方軍研究——兼論唐廷與西北諸族的關係及其演變》，李鴻賓著，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

《唐傳奇箋證》，周紹良著，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5月。

《唐刺史考全編》，郁賢皓著，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年1月。

《唐代變文》（上、下），梅維恒著，楊繼東、陳引馳譯，香港中國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12月。

《唐代財政史新編》，陳明光著，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9年1月。

《唐代過所研究》，程喜霖著，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6月。

《唐代禮制研究》，任爽著，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9月。

《唐代士族個案研究——以吳郡、清河、范陽、敦煌張氏為中心》，郭鋒著，廈門大學出版社，1999年5月。

《唐代絲綢之路與中亞歷史地理研究》，許序雅著，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00年5月。

《唐風館雜稿》，郁賢皓著，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年8月。

《唐律疏議》，劉俊文點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9月。

《唐明律合編》，[清]薛允開編，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1月。

- 《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團》，樊文禮著，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年2月。
- 《唐詩美學意味——初盛唐詩學思想研究》，陳允鋒著，北京新華出版社，2000年1月。
- 《唐詩淺說》，張宗原著，北京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12月。
- 《唐詩選》，馬茂元選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
- 《唐宋词評譯》，楊鴻儒編，北京華文出版社，2000年1月。
- 《唐宋词社會文化學研究》，沈松勤著，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0年1月。
- 《唐宋词選注》，吳彬、馮統一著，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年9月。
- 《唐宋词與唐宋歌妓制度》，李劍亮著，杭州大學出版社，1995年5月。
- 《唐宋名篇品鑒》，霍松林著，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11月。
- 《唐宋史論叢》，孫國棟著，香港商務印書館，2000年2月。
- 《唐宋詩文精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1月。
- 《唐肅宗評傳》，任士英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5月。
- 《唐學與唐詩——中晚唐詩的一種文化考察》，查屏球著，商務印書館，2000年5月。
- 《唐五代散文》，胡士明、徐樹儀編著，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2月。
- 《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箋異注評》，莫友芝著，梁光華注評，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
- 《天馬嘶雲——新舊唐書隨筆》，洪迪、王自亮、楊自強等著，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年1月。
- T' ien-t' ai Buddhism and Early Madhyamika*, by Ng Yu-kwan,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 《吐魯番唐代交通路綫的考察與研究》，巫新華著，青島出版社，1999年10月。
- 《吐魯番新出摩尼教文獻研究》，柳洪亮主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1月。
- 《王績詩文集校注》，金榮華著，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年6月。
- 《王維詩比較研究》，〔韓〕柳晟俊，京華出版社，1999年9月。
- 《王摩詰全集箋注》，〔唐〕王維、〔清〕趙松谷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4月。
- 《巍巍無字碑——武則天的治國謀略》，劉後濱著，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年2月。

月。

《文選李善注の研究》，富永一登著，東京研文出版，1999年2月。

*Women in the Chinese Literati Tradition*, ed. by Sherry Mou,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武則天評傳》，趙文潤、王雙懷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5月。

《西安歷史地圖集》，史念海主編，西安地圖出版社，1996年。

《西北大學史學叢刊》第2輯《中國西北大學·奧地利薩爾茨堡大學絲綢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周偉洲、王欣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9年8月。

《西域歷史研究（八至十世紀）》，華濤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2月。

《曉傳書齋集》，王利器著，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2月。

《新疆伊斯蘭汗朝史略》，李進新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8月。

《玄宗皇帝》，今枝二郎著，高文堂出版社，1999年3月。

《1994年敦煌學國際研討會文集》，四冊，敦煌研究院編，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00年6月。

《語文學論集》（增訂本），張永言著，北京語文出版社，1999年5月。

《遠望集——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華誕四十周年紀念文集》，韓偉等編，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年12月。

《英國收藏敦煌漢藏文獻研究》，宋家鈺、劉忠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6月。

《浙藏敦煌文獻》，浙藏敦煌文獻編纂委員會編，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5月。

《中國法律在東亞諸國之影響》，楊鴻烈著，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7月。

《中國古代判例研究》，汪世榮著，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4月。

《中國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和早期傳播——西夏和回鶻活字印刷術研究》，史金波、雅森·吾爾守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1月。

《中國教育制度史論》，高明上著，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9年9月。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精品選》，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上海龍華寺、《藏外佛教文獻》編輯部合編，中國國家圖書館，2000年6月。

- 《中國文物地圖集·陝西分冊》，國家文物局編，西安地圖出版社，1998年。
- 《中國醫學の起源》，山田慶兒著，東京岩波書店，1999年7月。
- 《中國の佛教》6《隋唐の佛教》（下），鎌田茂雄著，東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月。
- 《中國の正倉院——法門寺地下宮殿の秘寶展圖録》，朝日新聞社，1999年。
- 《中日の古代都城と文物交流の研究》，王維坤著，京都朋友書店，1997年8月。
- 《中世の日中交流と禪宗》，西尾賢隆著，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年6月。
- 《俎豆馨香——中國祭祀禮俗探索》，方光華著，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2月。

## 第六卷作者研究或學習單位及文章索引

- 安家瑤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VI/337
- 陳尚君 復旦大學中文系 VI/425
- 杜文玉 陝西師範大學唐史研究所 VI/407
- 葛承雍 西北大學圖書館 VI/303
- 葛曉音 北京大學中文系 VI/87
- 戶倉英美 東京大學文學部 VI/87
- 黃清發 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VI/481
- 黃正建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VI/227, 458
- 雷 聞 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VI/447
- 李伯重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 VI/321
- 李鵬飛 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VI/109
- 林悟殊 中山大學歷史系 VI/67
- 劉後濱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 VI/221
- 劉健明 加拿大獨立研究者 VI/435, 476
- 劉 屹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 VI/451
- 劉 鷹 陝西師範大學唐史研究所 VI/413
- 盧向前 浙江大學歷史系 VI/233
- 蒙 曼 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VI/431
- 寧 欣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 VI/472
- 齊東方 北京大學考古系 VI/506, 511
- 氣賀澤保規 明治大學文學部 VI/139
- 沈睿文 北京大學考古系 VI/353



孫彩紅	廈門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VI/488
唐剛卯	湖北省博物館	VI/213
唐 群	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	VI/413
王邦維	北京大學外語學院東語系	VI/491
王 靜	北京大學歷史系（研究生）	VI/501
王 卡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VI/57
王小甫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	VI/155
王育成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VI/27
王育龍	陝西省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VI/395
吳麗娛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VI/269
吳敏霞	陝西省古籍整理委員會	VI/419
嚴耀中	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	VI/19
余才林	南開大學中文系	VI/135
張國剛	南開大學歷史系	VI/481
張 總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VI/1
趙和平	北京理工大學人文社科系	VI/466
趙雨樂	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VI/255
周建國	上海市楊浦教育學院	VI/495
周偉洲	西北大學西北史研究室	VI/383

## 《唐研究》

《唐研究》由美國羅傑偉（Roger E. Covey）先生創辦的唐研究基金會資助，每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一卷，論文和書評以中文為主，也將包括英文論文和書評。

《唐研究》以唐代及相關時代的研究為主，內容包括歷史、地理、美術、考古、語言、文學、哲學、宗教、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傳統學術問題。其特色是論文之外，發表新史料、書評和學術信息。

來稿請附作者簡歷。中文論文用繁體字書寫，須附中英文提要；英文稿件須用A4型紙單面隔行打印。注釋放在文末。詳細書寫格式附於本書最後。

論文作者可得到論文抽印本二十份及該卷書一冊。大陸作者，酌付稿酬。

論文、書評以及作者或出版社寄贈本刊之待評圖書均請寄至：

（100871） 北京大學歷史系 榮新江收。

訂閱請與北京大學出版社發行科聯繫。電話：（010）62752019，電傳：（010）62556201。

---

## *Journal of Tang Studies (JTS)*

The *Journal of Tang Studies* was found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Tang Research Foundation founded by Mr. Roger E. Covey. It is published annually by the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Most of the articles and reviews are presented in Chinese, with some in English as well.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papers is the Tang dynasty and related periods, including issues in history, geography, fine arts, archaeology, language, literature, philosophy, religion, political science, law,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etc. The *JTS* features new sources, book reviews and professional news in addition to research articles.

Prospective authors should send a brief resume. Manuscripts submitted in Chinese must be accompanied by English abstracts, and those in English must be typed double spaced. Footnotes should appear at the end of the text. The style-sheet appears at the end of this issue.

Contributors will receive 20 offprints of their articles, and one copy of the Journal.

Please address all manuscripts of articles, reviews, and book reviews to Professor Rong Xinji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Subscription enquiries should be addressed to the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el. 010-62752019, fax. 010-62556201).

### 稿件書寫格式

一、手寫稿件，必須用橫格稿紙單面書寫；字體使用標準繁體字，除專論文章外，俗字、異體字改用繁體字；引用西文，則必須打字。歡迎用電腦打字，請用與方正系統兼容的 WPS、Word 等軟件，用 A4 型紙隔行打印。

二、一律使用新式標點符號，除破折號、省略號各佔兩格外，其他標點均佔一格。書刊及論文均用《》，此點尤請海外撰稿人注意。

三、第一次提及帝王年號，須加公元紀年；第一次提及外國人名，須附原名。中國年號、古籍卷、葉數用中文數字，如貞觀十四年，《新唐書》卷五八，《西域水道記》葉三正。其他公曆、雜誌卷、期、號、頁等均用阿拉伯數字。引用敦煌文書，用 S.、P.、Φ.、Дx.、千字文、大谷等縮略語加阿拉伯數字形式。

四、注釋號碼用阿拉伯數字表示，作〔1〕、〔2〕、〔3〕……其位置放在標點符號前（引號除外）的右上角。再次徵引，用“同上”第幾頁或“同注〔1〕第幾頁”形式，不用合併注號方式。

五、注釋一律寫於正文之後；除常見的《舊唐書》、《新唐書》、《冊府元龜》、《資治通鑑》等外，引用古籍，應標明著者、版本、卷數、頁碼；引用專書及新印古籍，應標明著者、章卷數、出版者及出版年代、頁碼；引用期刊論文，應標明期刊名、年代卷次、頁碼；引用西文論著，依西文慣例，如 P. Demieville, *Le concile de Lhasa*, Paris 1952, pp.50—100。書刊名用斜體；論文加引號。

六、中文論文必須附五百字的中、英文摘要，同時提供大作的英文名稱。

七、來稿請寫明作者姓名、性別、工作單位和職稱、詳細地址和郵政編碼，以及來稿字數。